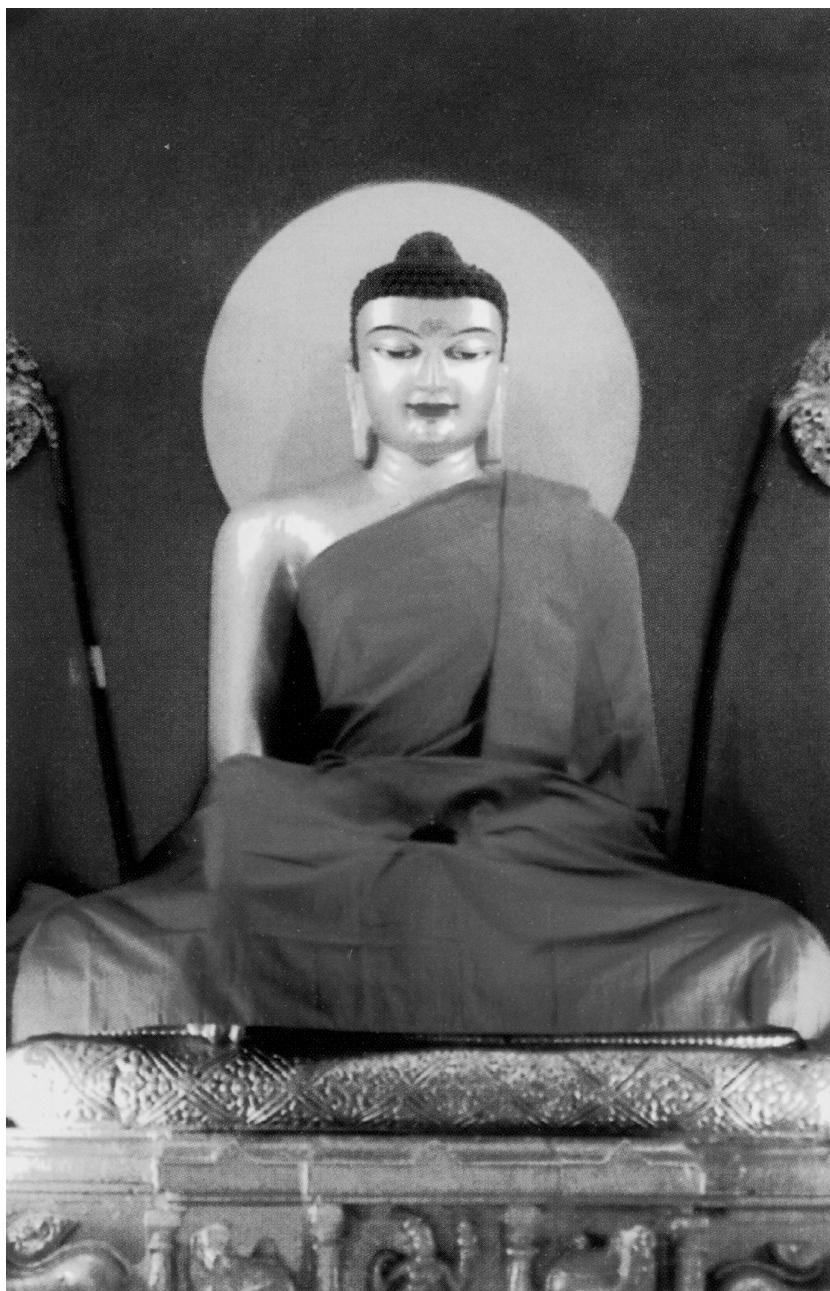


天上天下無如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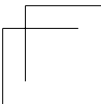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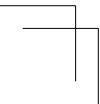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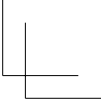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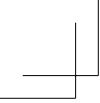
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間所有我盡見

一切無有如佛者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印度菩提迦耶千佛塔內供之佛像)



目錄

印造佛經佛像之十大利益

附：住持法席警語十則

一
六八七

普賢菩薩十大願

附：臨濟鐘板

二
七〇七

龐居士 語錄

千字偈 卷五

三
七一四

示看經 (保寧勇禪師)

大悲緣起 卷六

四
七八一

靈巖山寺念誦儀規題辭文 (印光大師)

自行錄 卷七

五
七九六

來果禪師語錄

來果禪師禪七開示錄

來公命達本居士書墨寶

揚州高旻寺來果禪師塔銘並亭記

七
八四七

來果老和尚相讚

序 (達本居士)

八
八五二

前言

序 (倓虛大師)

一三
八五五

異行錄

序 (復仁和尚)

一四
八五八

重修來果老和尚舍利塔記

上冊

四二
八六一

序 (達本居士)

下冊

四〇
九七三

解謗扶宗淺說 卷一

佛學名相及辭彙

五〇
一〇六八

參禪普說 卷二

七佛偈

一九二
一〇七二

十界因果淺錄 卷三

西天二十八祖付法偈

三四八
一〇七三

東土六祖付法偈	一〇七五
補闕真言 懺悔偈 懺悔文	一〇七六
三皈依 回向	一〇七七
慈雲懺主晨朝十念法	一〇七九
心經 大悲咒 十小咒	一〇八〇
解毒咒 解冤咒	一〇八六
虛空藏菩薩咒 地藏菩薩滅定業真言	
金剛心陀羅尼	一〇八七
天台智者大師觀心誦經法	一〇八八
印光大師開示	一〇九〇
印光大師 十念記數法	一〇九一
淨戒十益 (月燈三昧經)	一〇九二
尺牘 (信札) 規範	一〇九三
妙音印經會宗旨	
預印經書 (105年4月)	一〇九四

印造佛經佛像之十大利益

印光大師

- 一、從前所作種種罪過，輕者立即消滅，重者亦得轉輕。
- 二、常得吉神擁護，一切瘟疫、水火、寇盜、刀兵、牢獄之災，悉皆不受。
- 三、夙生怨對，咸蒙法益，而得解脫，永免尋仇報復之苦。
- 四、夜叉惡鬼，不能侵犯。毒蛇餓虎，不能為害。
- 五、心得安慰，日無險事，夜無惡夢，顏色光澤，氣力充盛，所作吉利。
- 六、至心奉法，雖無希求，自然衣食豐足，家庭和睦，福壽綿長。
- 七、所言所行，人天歡喜。任到何方，常為多眾傾誠愛戴，恭敬禮拜。
- 八、愚者轉智，病者轉健，困者轉亨，為婦女者，報謝之日，捷轉男身。
- 九、永離惡道，受生善道，相貌端正，天資超越，福祿殊勝。
- 十、能為一切眾生，種植善根。以眾生心，作大福田，獲無量勝果。所生之處，常得見聞佛法。直至三慧宏開，六通親證，速得成佛。

普賢菩薩十大願

- 一者禮敬諸佛
- 二者稱讚如來
- 三者廣修供養
- 四者懺悔業障
- 五者隨喜功德
- 六者請轉法輪
- 七者請佛住世
- 八者常隨佛學
- 九者恆順眾生
- 十者普皆迴向

龐居士
語錄

識若不受塵
心亦不顛狂

妙智作心師
名為破有王

須臾證六度
動用五種香

此即真極樂
亦是真西方

釋迦無量壽
同居此道場

示看經

保寧·勇禪師

四

夫看經之法 後學須知 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
則百福俱集·三業者 身口意也·一端身正坐 如
對尊顏 則身業淨也·二口無雜言 斷諸嬉笑 則口
業淨也·三意不散亂 屏息萬緣 則意業淨也·內心
既寂 外境俱捐 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於法理 可
謂水澄珠瑩 雲散月明 義海湧於胸襟 智嶽凝於耳
目 輒莫容易 實非小緣·心法雙忘 自他俱利 若
能如是 真報佛恩·

靈巖山寺念誦儀規題辭文

民國·印光大師述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 無不令人趨吉避凶 改
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 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
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 作難遭想·淨手
潔案 主敬存誠 如面佛天 如臨師保 則無邊利益
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 任意褻瀆_{工世勿文} 及固執管見 妄生
毀謗 則罪過彌天 苦報無盡矣·奉勸世人 當遠罪求
益 離苦得樂也·

禪藏法海 ⑳

來果禪師語錄

◎述者：民國·來果禪師

禪宗一法
救世慈航

壬辰八月

高旻堂上來公命門人達本

學書於上海

來果老和尚四十四歲相



來公老和尚 像讚

念眾生苦 不離此土 以宏誓願 和光逐物
或不解脫 入牛馬腹 或現身形 頓同佛祖
代有情屬 受諸煎煮 行菩薩道 在在處處
嗟吁吾祖 行高莫睹 踏破十虛 功超今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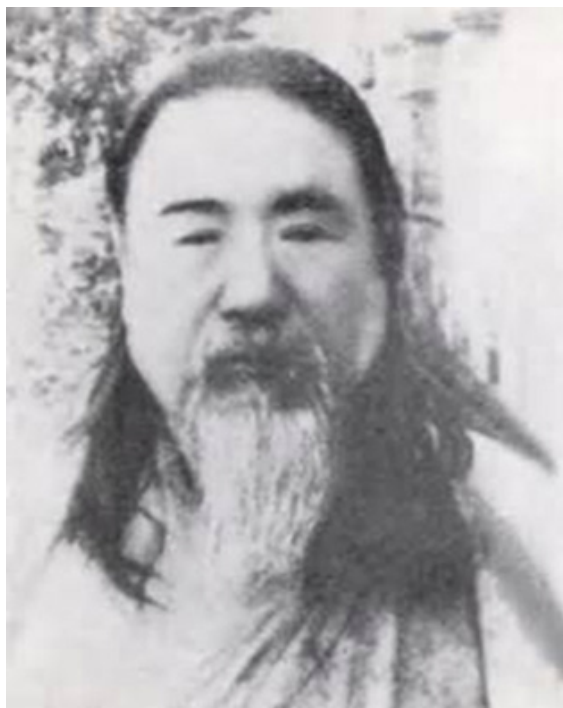
後學 道真 拜題

恩師來果老和尚 像讚

吾師老婆心切 常將佛祖骨髓向眾橫說豎說
解粘去縛 抽釘拔楔 博得後學 腳跟點地
頂門眼徹 五十年來 誨人不倦 宗風猛烈

住持 道定 頂禮敬題

來果老和尚十五歲法相



來公老和尚 像讚

慈悲面目 菩薩心腸 擊大法鼓 豎大法幢
紹佛祖業 宗旨向上 輝天鑑地 獨蹈大方
惟深惟遠 惟德惟馨 乃智乃仁 乃壽乃康
現優曇端 騰覺海光 我今讚仰 一瓣心香

後學 蓮開 拜題

來果老和尚 像讚

傲古風範 執法森嚴 秉定慧劍 用殺活機
機教迅速 普度凡迷 闢生死關 見真本有
化人無量 常伸雙手 吾至誠頂禮 頌曰
宗門泰斗

學人 德林 頂禮敬題

來果老和尚十六歲法相



來公老和尚 像讚

高旻高人 提倡宗門 慧眼孤撐 絕世絕倫
於莫灣室 持佛祖印 入道海堂 棒喝驚驚
解黏去縛 脫落殆盡 拔釘抽楔 道者雲臻
為人天眼 作苦海津 坐斷_刊水 北斗南尊

後學 禪慧 拜題

來果老和尚 像讚

吾師闡揚宗風 近五十年 專以向上一著
示諸後學 有時棒喝交馳 有時奔風迎雨
主席高旻三十餘年 唱無生曲 彈沒弦琴
冬夏長香 禪七頻仍 剃卻學人的毛蓋頭
無量無數 唵 何其婆心乎

學人 禪慧 頂禮百拜敬題

來果老和尚十七歲法相



來公老和尚 像讚

以相見相 眾生一樣 見相非相 佛祖惆悵
離相見相 多一層障 無相不相 乃名實相
祖德巍巍 相貌堂堂 乃智乃仁 乃壽乃康
踞法王座 號獅子王 為萬世師 何盡讚揚

再晚 德林 拜題

來果老和尚 像讚

此老雄猛 願力宏深 年逾古稀 行不減色
常年靜七 源源不輟 用龜毛帚 掃虛空葉
豁開學人正眼 誠當代宗師誰耶

學人 蓮開 頂禮百拜敬題

虛雲法師與來果禪師合影



虛雲老和尚
到上海，過鳳陽
路，侯在里崇德
會，與來果老和
尚合影。

前言

高旻堂上來果老和尚，是中國近世禪宗大德，與虛雲和尚同為法門龍象，在心行滅處，均曾桶底脫落，三關透徹，親履本地風光。

來祖生於前清光緒七年（公元一八八一）農曆七月初二日寅時，幼時即已道心堅決。二十四歲參訪普陀，逐自剃髮易服，行頭陀行^註後流落寶華、投師寶塔、受戒金山。大徹堂中啓悟後，浪跡終南、承法高旻，領眾三十餘年，為法為人，終成一代高德。晚年移錫上海，一九五三年農曆十月十七日寅時捨報於靜七茅蓬，世壽七十三歲。茶毘後^註得舍利極多，建塔藏於寺中東河塔院。

來祖生平遺有三書：來果禪師語錄、禪七開示錄及手訂文室、禪堂、客堂、庫房四寮規約，皆為入道要門，婆心痛切。凡學道人百世難得一見，誠來祖一生實踐禪門之血淚結晶也。

本寺為追思一代大師，特重印全部遺珍，以作海內外有志於禪者之椎棒，是為記。（◎茶毘——火化◎頭陀——意義：抖擻法塵，指修苦行者）

一九九三年歲次癸酉十月十七日 江蘇省揚州高旻禪寺謹識

異行錄

【一、喜塑佛相】（◎惟一同「唯」◎臺一同「台」）

余三、四歲時，母引我至廟，我指聖像問曰：「這是甚麼菩薩？」母曰：「快走，這是吃小孩子菩薩。」我即哭曰：「請母抱我到菩薩前望望。」母拒不肯，我即臥地哭滾不起。母去，私自爬上顧視，用手扶聖像笑曰：「咦！身是黃色，好看得很。」下佛龕時倒身下拜。母扯住曰：「拜過就走罷。」眾人異而歎曰：「此人將來，怕是做和尚。」母聞之，心甚憂慮。余回家夜夢聖像，如在目前。由是日惟喜捏佛相^註

一日，佛頭未做好，手執一泥團，送人請做佛頭。人詫^不而笑曰：「去吧，瞎打岔。」我掃興而歸。佛相做成，特在田岸邊挖一土窟，作一小廟，佛供當中，泥巴燭臺^註泥做香燭，完全不缺，每日往拜者數次，至上學時，始稍懈。

【二、居家修行】（◎盃^又一同「杯」）

自是土廟供佛，燒香拜佛打坐，無日虛度。雙親憐我在外拜佛燒香，恐受涼熱，特收拾一房，內供佛像，各件俱全。我每用淨水一盃^註內放香

灰，供在佛前。每天至晚，喝一盃水曰：「求佛慈悲，開我智慧。」乃盤膝念金剛經、心經。（◎樵—木魚）

某次在誦經時，一老鼠在余肩上睡覺，其小尾拂及我頸項，我覺癢，用手一抹，鼠不肯去，我即不復理。不多時，掉下來一蜈蚣，約四寸長，藏小樵口內，首尾掛外。我見老鼠不喜，見蜈蚣不憂，繼續誠心念經，樵聲不絕。至是輒以（註）為常，一日，有一鄰廟僧來見之，曰：「此子有點道理，老鼠俯睡肩上，似伏虎勢，蜈蚣藏在樵內，是降龍勢。」我時不知，甚麼叫做降龍伏虎。（◎准—同「準」）

一日，父酒醉，不准念經。我恨曰：「日行之事，豈能有缺！」心悶不樂。至夜父眼陡疼，急喊救命，母呼我曰：「汝快去看。」我即前去。父曰：「我兒誦經有過，令我眼疼。」我云：「誦經有過，以何為驗？若誦經有過，兒眼當疼。如止人誦經無過，父眼當好。」如是父疼更倍前。父言：「莫是阻止你誦經有過麼？你向後誦經，我不過問。」我云：「父眼欲好否？向後，父若不厭念經，並且戒殺止葷，（註）準保立癒。」父云：「吃花齋罷。」我云：「也好。」

即以淨水洗父雙眼，父即立時不疼，眼光還復如故。

〔三、天樂鳴空〕

一日與外道辯心經，外道云：「舍利子是佛身之靈骨。」我云：「是人之名字。」我此時，不知舍利子翻何名義，但經義朗然，為人之名。伊又云：「遠離顛倒為一句，夢想究竟涅槃為一句。」我云：「遠離顛倒夢想是一句，究竟涅槃是一句。」爭之不已，相持不下，二人悶坐一小時。忽於淡雲籠月，樹影依稀中，發生鑼鼓喧天，細聲音樂，外道聞之，驚懼云：「洩漏天機，神聖動怒。」乃各回家休息。余雖掃興而歸，久懷不決。出家以後，參閱佛經，雜錄有云：「解道玄微，天人奏樂，聞經得利，天女散花。」自此，前疑頓釋，外道云天機者，誠外道之外論也。

〔四、神人點化〕

余自幼發心出家未遂，絕而復甦者數次，一日，戚友臨門，我正念誦，彼問何人？親顏面赤，不敢作答。二老嘗言：「我家門第感受何因？出此庸人，敗壞宗族，玷辱祖地，愧對鄉鄰。」一日，余大聲念佛，父聞之，止曰：「你又出醜。」百計阻擾，動輒橫遮。余慘痛傷心，暈去。恍惚

間，忽見雲霧中，似有人曰：「汝到某處，歸依某人。」驚醒後，知是夢事。次日即至某處，晉見某人，果授歸依。方知神人指導，毫不錯謬也。

【五、神人療傷】（◎縷——細長的線）

余十八歲時，父染隔食病月餘，飲食未沾，身體羸瘦，氣絕如縷。百醫難治，束手無策，衣衾棺槨已為備辦。待死而已。每閱前賢多方行孝，挽救親病。我何人乎，其不愧歟？由是立誓，願捨身命，贖父病痊，如不能生，誓死替父。（◎病——病◎衾——殮尸的衣被◎槨——棺）

即夜避去家人，孤身危坐，取快刀、飯碗、磨刀石，各件俱備，以刀割裂胸口，不料割開後：刀口三寸寬四寸長，大氣直沖，又恐氣息不從喉出，乃急解褲帶一根，當刀口束住，熱氣止出，氣從喉上，方始放心，否則危急萬分。迨至數日後，復求神佑，刀傷早愈，免使人知，令父不悅。即夜夢中見一老者在前，解我衣襟，用手抹擦數轉，無言而去。次早掀胸私看，刀口合縫，還復如故，誠心感召，神必有靈，可謂無妄矣。

【六、化妻歸佛】

余十三歲時，勸妻吃蔬念佛。曉以人生苦惱，轉瞬即換頭顱。妻性純

良，深知大義，即被勸服，立誓永為兄弟，世所行事，決不染著^{染著}，彼此以道為謀，終身無怠，動輒以禮接之，我稱她為小弟，她稱我曰二哥，見面合掌，言畢揖遜。如是行之，必恭必敬，各懷禮敬，其他世俗塵緣習慣，毫未染著^{染著}。可見禮能斷淫，其功偉大。

妻學佛經，所修行法，皆我所教。嘗以婚關難過，互商談曰：「我二人學佛、學祖，唯恐上人，不能允許，故預先討論辦法。至成婚時，我坐蒲團，妻坐方几^几至三日後，各行其道，萬不隨風塵轉動，並在佛前立誓，永無改易。」由是至期，未蒙塵擾，因各有決烈志願也。

【七、長齋娛樂】（◎几—小桌子）

余吃胎蔬，實由宿世善根，出生以來，見人打犬，我身發抖；聽人殺雞，我牙交戰；看人打架，我急躲避；見人拜佛，我陪拜之；聞腥即嘔，見葷即吐，每日另洗一雙與眾不同之碗筷，私藏僻處，至時取用。

一日家人不知，誤用我碗裝肉，我生氣痛哭三日，不食不飲，定要另購新碗，方才吃飯，後一老者勸曰：「長齋素口，不宜如此，可吃肉邊飯，不吃飯邊肉。」余聞之，覺頗有理，向後不再固執，心量大開。

一日，一手舉一青菜，一手舉一雞子，問人曰：「那個好吃？」他曰：「雞肉好吃。」我曰：「雞肉有債主，終要還他；青菜好吃，無債主，不須還他。」眾皆無對。以後常以齋事婉轉化人，引為娛樂。

【八、喜行頭陀】

每聞人言：不剃頭，不帶笠，不穿履，破衲襖，方便鏟，拗蒲團^註出外行腳，名行頭陀行。要知：頭陀是梵語，此云抖擻，言抖擻塵勞，作佛事。非徒具形式而已。（◎遽——忽然◎拗——折、手拉）

憶余居家時，見有朝山者，經過我處，必先供以飯，再與資助，一見拗蒲團、方便鏟、赤腳科頭來者，較之親生父母更為親熱。他辭行去，嘗遙送之，不肯遽離^註故科頭赤腳之禪師，我最喜之。

一日剃髮之時，自將頭髮剪下，即將鞋襪脫去一摔，口念偈云：「久困危塵竟少知，覺來今日幾多遲，一腳踏翻離垢地，寸絲難掛未生時。」頌畢，即光頭赤腳，正如鄉村之討飯和尚一樣。

有一僧友賜我香袋，余為題一詩云：「朝拜南濱立志高，山中風景樂逍遙，進步三參觀自在，香煙五分脫塵囂。」嵌「朝山進香」四字。該僧

見曰：「咦！你在家是個居士麼？你的教典很熟的。」歡笑而散。

余自是穿一破爛袍子，各處掛單，人見笑曰：「才換裝的俗人，大似老頭陀的樣子。」（◎表——同「錶」◎賸——同「剩」◎川資——旅費）

〔九、三次捨身〕（◎价——用人）

余朝南海，將上海岸，見僧人有手把洋傘者，身穿藍褂者，腳踏粉鞋者，手帶銀表者註如此名山佛聖道場，僧人竟全無規則，因思：「我若出家，定成同類，不如轉身再世，向有規矩處出家。」如是心灰意冷，悽悽慘慘，一人往各處燒香畢，即將所餘川資註在前後寺，打齋供眾，只賸云一雙空手註擬往梵音洞捨身。將到洞內，見上懸一牌云：禁止捨身。我即跪不起，約四小時，候人走盡，急忙翻跳出牆外，忽有人在後，將我右腳拖住。我往外奔，他向內拖，直拖不歇，無法跳下，轉身回頭，見是一沙彌，我氣極欲毆，及再掉頭則不復見，當時並不知是菩薩攔阻，由是懊喪回寓。次日復去，該洞上之人已知我去，專為捨身，即派二价註同我齊到洞內，我想捨身，他亦跟上。至晚再來，彼亦同來。於是求死不得，不覺心如火焚，以為等至夜深，候人盡睡，定能滿願。

將至深更，悄悄下去，乃見洞門緊閉，只得坐等天亮。是時，人來甚眾，更無辦法，奄奄回頭。偶遇苦行僧人五位，內有一位是秀才出家，科頭赤腳，衲襖蒲團，方便鏟，棕笠子，頗有道貌，我上前細看，正合我意，竊思：此山還有這種人，何不早見？因與他同坐談心。他云：「我先看不起你，原來是個道心菩薩。」我如是依法出家，將捨身作為罷論。

【十、神人送飯】（◎緇—黑，喻出家）

自披緇後，離開道朋，孤身遊化，已二天餘未食，擬持瓢化飯，即赴鄉村，到一人家，正在午飯，我立門前曰：「阿彌陀佛！我朝山路過，請化碗飯食。」屋內大人，急喊小孩趕快關門，曰：「討飯和尚到了。」

我自思云：「我今化飯，將來能得解脫地位，必須耐煩，祇可三日不食，工夫不可打失。」又到一家，可憐將到門前，又被把門碰統一關，我心冰冷。再趕一家，到門邊時，將要開口，又被一頓毒罵。自想：行菩薩道，托鉢化飯正依佛制，不與我食則已，反言討飯和尚，實不忍聽。

化飯不得，腹已饑透，兩腳站立發抖，心內慌慌，不知作何主宰？忽猛然醒悟曰：「我寧為道死，不為食存。」即上山打餓七。此時已有三天

未吃，直上山頂，望見另一高山，復奔彼山，至彼一望，還有高山，乃復前進，或棘刺身，或藤繞膝，或岩石滾墮，或無路可上，卒因鼓足勇氣到達高山，時已四天未食。乃將隨身用具置於他處，雙膝盤坐，又三晝夜。坐起經行，行畢復坐三次，一天一夜，共有十天，雜念澄清，禪心靜極。

忽然睡中，見一青衣老婦，手提飯籃，碗筷在內，用布蓋好，到我邊云：「汝可吃飽，下山二里許有池水，可飲之。趕急下山，不可多住。」言畢不見。我即用碗盛飯食之。將飽，碗筷未放即醒，起身後，精神更倍於前，氣清神朗，似稍渴，即下山。至二里許，果有一小池，飲水畢，時正夜半耳。

次日上架房小園_{ㄉㄨㄥˊ}竊思十天未沾飲食，竟有大小便利，則夢中老婦賜食，豈真實事耶？為之深疑不解。復坐三天，即負物下山，計算前後共十三天也。（●園_{ㄉㄨㄥˊ}—廁所）

【一一、洞內觀天】

住寶塔寺時，每聞人言，南茅山有朝陽洞，洞內有碟子大一塊天，有人親往見過。我聞之，疑無此事，久懷不解者三閱月矣。及金山開期傳戒

，余於二月二十外，由寶塔寺起程，計劃先到茅山，次趕至金山受戒。

迨行至茅山腳下，見「朝陽洞」三字在焉，即避遊人，私自下洞，洞深約五丈餘，下為平地，內大無邊，暗不見手。前行約一里許，雙手摸得一石凳，乃將蒲團放下，坐定，不分晝夜，不知早晚，忽抬頭望見一明月，正照當前，洞內石色，晃然清朗。此時，已忘前所聽到，有碟子大一塊天事，祇知茫然顧視左右。正深審中，忽聞水聲如雷響，於是急急負物起身，出洞問人今天幾時？彼答曰：「三十。」屈指在洞七天，宛如數小時。方信古人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不我欺也。」

【一二、普天教化】

受戒後，住禪堂，已受善知識種種開導，必須刻骨究實，方能達到開悟目的。無如吃鉢飯之願未行，心頭不能放下，是故私出行之，身披一衲襖，頭戴一涼蓬、方便鏟、圓蒲團、一瓢一筷，不帶其他雜物，一路勸人念佛吃蔬，參禪打坐。蒲團外，掛一香口袋，書云：「並在日頭上，大下一字高，人中孝第一，七人一擔挑。」將行化事，隱四句中。

正行路時，忽被後面一人拖住曰：「你是那個？」即答：「阿彌陀佛

。「彼曰：「你難道就是阿彌陀佛麼？」我云：「是誰？」彼笑曰：「這個老道是個呆子。」我即默然往前直走。復遇一人，將我布袋扯住云：「你既普天教化，應在天上，因何又在人間？」我即答云：「天在那裏？」彼不能答。我即問他：「是那個同我講話？」

彼被我一問，更被呆住。如是一路用禪淨機教接人，頗有進益，是則普天普地，盡可行化也。

【一三、降外教徒】

行至村中，忽遇一男子，手執文明棍，一見我面，碰統兩棍，把我打得頭暈胸悶，不便行走。我乃慢慢挨擦，出村里許，坐下休息。自思：我行佛道，既遇惡緣，護法無人，將來前途不堪設想。

不多時，擁來百餘男女老少，余恐是來捉我，正思走避，彼等已一擁上前，將我圍住。我不知所措，因問來人，才知方才打我的人，乃是耶穌教徒。他回家後，兩腳直伸，雙眼翻紅，口吐血沫，亂喊：「打死了，救救命呀！」伊母只此一子，家頗富有，詢知曾侮辱我，乃請同村人抬其人至我前，請我救他，若能活命，供給所需，在所不辭。

我聞此說，心才放下，乃告訴他：「你兒要好不難，我講的事汝能行否？」其母滿口承當能行。我說：「汝兒好後，不許毀謗三寶，必須誠信佛道，全家茹素，念佛修行，廣結眾緣，見有往來朝山僧人，在此經過，汝母子必須恭敬，供以飯食，給以川資。自行勸人，如是一字不改，我能救你；若行之不久，中途退失者，汝子之命，終難久保。」

母子及村人齊跪謝我，我即持一杯淨水，念三遍大悲咒畢，與其人吃下，並用水洗頭，其人即起坐，向我哭訴云：「弟子愚癡，冒瀆大師，後即見一天神，狀殊威武，亂鞭打我。今蒙救命，願依大師為徒，永改前非。」

隨送余銅元十二串為川資。余謝不收，囑暫收存，為給別人川資之用。余思此是韋馱感應，替我保護，行菩薩道，必有護法神擁護，此其明證也。

【一四、乞瓜遭厄】

如是行腳已至伏天，大熱難受，渴不能耐，餓苦已屬次要，即在樹下，坐涼一刻。見地頭看守西瓜之小孩，一人抱一小瓜，隨吃隨要。我即向

小孩曰：「給一小瓜與我解渴吧！」小孩聽錯為要瓜下藥。乃各駭走回家，向其父訴說：「樹下有拭胡子。」傳言拭胡子者，帶有迷藥，無人處，用藥迷騙孩兒，此時鄉下正鬧此風，故錯把我當拭胡子。

未幾，數百人齊擁前來，手執鐵器，洶湧圍看，幸未動手，年輕者脫我衣褲，又摔蒲團，折衲襖，尋找藥水。當時我若藏有任何治病藥水，到此時，亦將被認為毒藥矣。又有人舉一挖鋤，離我頭不過二寸高，倘一下來，頭將分成兩塊。後有一老者言：「大眾請勿動手，此是朝山老道，不可亂動。」如是一喊，眾人鐵器一齊放下。有人對我冷望，有人將我物件收攏，又有請教我者。我含笑唯唯。不謂因向小孩要西瓜解渴一念之動，幾乎身成肉醬，好不危險！

【一五、化外道】

某日行腳至晚，欲坐樹下休息，遇一外道首領，見我形異，以好奇心同我交談甚久，擬請我住伊處，我拒不肯去。

後續來多人，誠懇祈求，乃隨之去。一進公所，先拜聖宗畢，眾等同拜接駕，焚香點燭，請求開示。我先用外道極則語開導，令彼初得信益，

乃云：「一竅玄關徹頂天，陽兒吹笛煉金丹。黃河倒轉崑崙嶺，朝元五氣汞加鉛。夭女情多丹灶冷，註黃庭尊處喜添筵。莫把坎離輕放手，三花尤在聖胎邊。」此八句工夫話寫出後，彼等書寫多紙，四處張貼，一千六百餘人見者無不稱奇讚異，皆云：「此是老佛爺降世。」隨求普說歸依。我乃乘機引歸正道，登座云：汝欲歸依我，須知我是三寶弟子，代佛化度，汝能信佛、信法、信僧，方能歸依。」彼等以熱情誠信心，皆願切實歸依三寶。歸依畢，余再為開導，乃云：「汝等向所行道，皆在精氣神三處修煉，我今問汝，未有父母之精，未有天地之氣，神在那裏安身立命？」眾皆無對，將前外道功用，一概推翻，從此參「念佛是誰」矣。

【一六、解天災】（●夭女不同「姪女」：少女）

吃鉢飯至村落，餓時坐下，男女老少齊送食來，吃飽不收；然後來者盛情難卻，乃將各人所施食品，各拈一粒吃之，眾人皆大歡喜。有時打禁語七，專門用功，不多化度。

某次打七至第五日，有外道見我不言，問亦不答，以為我是仙人下凡，適是處有三縣範圍，禾苗盡被蝗蟲吃傷，徧鄉徧地設壇求神免災，已求

十餘日，乃轉語眾人。眾人見我，同聲喜曰：「這位仙人，是我們求下來的。」看者愈來愈多，眾人搶著蒲團，邀我到一寬大屋子裏，請我往火炕上一坐。（◎觔——同「斤」◎晒——同「曬」）

時正六月暑天，十五觔重的衲襖在身^註又坐在火炕上，又將向東窗子打開。於是頭上被太陽晒著^註身上衲襖圍著，火炕燒起火來煮飯，臀股燙得不能安坐，加之外面謠言，硬說我是仙人，引得許多人，每人手執箍香一把，把五個大香爐插滿，以致滿屋是煙，熱氣逼人。每人繞香禮拜畢，都用頭伸來，看我眼珠動否？這個看去，那個又來，幾百幾千，一一看過，皆大聲言：「真是神仙。」

余急將一向所有功夫，盡力拿來抵抗，直使身無汗滴，眼不翻珠，身不動搖。若汗一滴，或眼一翻，或身一動，必使三縣人民信心，一退乾淨，不但不當我是神仙，反將被誣為妖邪惑眾，前途大為不利。如是由早上七點鐘坐起，已至下午兩點鐘，乃思如何設法，令人散去，於是用手作寫字勢，眾人知我要筆，即時取來紙筆墨硯備用。我即大書云：「善惡報應，感召蟲災；蝗災將過，貧者喜，富者歡，人壽年豐樂自然。」寫畢，擲

筆下炕，起身就走。

【一七、遇異僧】

行腳至一平原，功夫得力，頓忘人世。是時忽來一位騎駿馬之高僧，轟轟烈烈，至我面前下馬。

該僧左手提肉，右手掛佛珠，向我前面坐下，高聲大笑曰：「你到此地，我也是此地人，大僧那裏發腳來的？」答云：「南方來的。」又問：「那家叢林住過？」答：「金山住過。」聞說有個高旻，你可住過嗎？」答：「將來有緣可以住住。」他云：「高旻住住很好。」

那時會面，雖是閒談，現在方知大有大意。他說畢，我問他：「大師住在何處？」他云：「我在山上洞中住。」又問：「高馬、肉、珠，依何教住？」彼云：「你看我這一塊肉，是誰身上來的。」

彼擬取肉給我看。我乃沉下臉來危坐。他見我不悅，即起身云：「咱告假去了。」我聞上馬鈴叮噹響了數聲，及抬頭一望，不聞其聲，不見其人，心疑莫是文殊現身我前麼？當面不識，痛心！

【一八、走雪化父】

由五台山經過，赴中印度參訪佛出世之地，不料中途遇尺深大雪，前路不知寬窄，後路不知有無，加之望無村店，聽絕人聲，正惶惑間，一失腳滾下一、二丈，墜落石坑邊，扒ㄅㄚ不能上註喊無人應，大雪仍在紛紛下降，若不拚出，不久即將埋身雪窟。（◎扒—攀援）

乃將雪作成硬磚，一層築一層，十餘腳奔上岸邊，然舉目無親，天地一色，此時腹內饑荒，竭力尋路，循路行至一貧人家，在他家門口站住，云：「阿彌陀佛！三天未吃，請給點我吃。」該家一婦人云：「老道，我也兩天未吃，現在只有餵豬的高粱殼，這是不能吃的，很對不起你，請往別家去要吧。」我云：「就是餵豬的高粱殼子，給我幾個充饑吧！」她隨給我三個，我喜不自勝，一齊吃下。吃畢，似有精神。

過一日後，抽解不出，亦無暇顧及，午夜兼程，擬將父親化回，歸依三寶，以滿我願。將到家廟門首，與父相值同進廟門註寒暄後，一同回家，即至，誠勸父云：「韶光虛度，數十年如一瞬，我父前途，路有多少？還有幾天光陰可過呢？」父不覺淚下不止，遂傾心歸依三寶。

【一九、降蟒】（◎值—遇著）

住終南山韓湘子洞時，洞內另有一門，約三尺高，用維摩龕遮擋。據云：此洞有數十里之深，唐朝時，避難男女二千餘人，隱匿洞中，尚不見人多之象，洞之大，可想而知。

我一日靜坐於龕內，覺後有冷風颯颯，置之不顧，偶微睜眼，見三尺餘高之黑色肉團蠕動，亦不以為意，心靜身安，了無畏懼。及再開眼一望，始知是蟒，蟒身漸漸出外，盤在石場上，約七、八圈，中盤兩層，約六、七尺高，頭向東南望。我自念云：「孤身一人，怕也無益。」隨即下龕，欲出不得，因蟒身塞門，兩邊無多餘空隙，乃奮起一跳，躍過蟒身，坐於石台之上。蟒眼不時開閉，眼閉時，眼皮如瓢大，我大膽對蟒說：「你我同住一處，必須護我，萬不可破我道念，我當為你說歸依。」彼即將眼一翻，一對大烏珠如臉盆大，旋復閉目，似願受歸依者。我即下來，以手按蟒頭，為說歸依。說畢，大雨傾盆，我即歸洞靜坐，蟒亦隨余進洞。及後，不知蟒之著落如何？

不多時，天晴雲散，對面山腰黃土崩墮，現出低窪約四畝地面。後聞此處曾起龍，大概蟒出送龍耳。後聞人言，此蟒六十年出現一次云。

【二〇、伏妖】

湘子洞有妖，有時佛燈明而復暗，有時水井竭而復流，有時外面聞人講話，有時半夜聞人喊門。

一日，余出外拾柴歸，見一穿紅褂青年女子，坐洞門口，拒不肯走，我云：「汝究竟是人是妖？」她說：「是人，請給飯吃之即去。」

我不允，復往洞內，坐我炕上。問她那裏人？說是後山人。問有丈夫否？云無。問其年？云二十餘歲。更問其為何在我這裏要飯？則云與我有緣。余曰：「汝既與我有緣，必信我語。」彼云：「信。」余即請其跪於佛前，受三皈依。受畢即去。（◎嫗——老婦）

不多時，我往大茅蓬有事，遇臺溝人互相閒談，我問云：「汝處可有青年女子要飯麼？」齊答：敝處並無青年女子，向有五、六十歲老嫗_山。假朝山為名，立門要錢要飯則有之。」我更疑此女子不是好人。

過數日，龕中坐至半夜，欲睡一覺，將至土炕眠下，兩腳伸去，有兩大腳板觸住我腳，我用腳抵觸，覺腳板大而冷，往返三、四次，我即用乾柴一塊，舉起摔去云：「任你甚麼妖怪，總教你不能攏身，好大的膽子！」

「如是一擊，以後太平無事。」

【二二一、遇異人】

終南山最高之處名曰蔥嶺，此脈由大蔥嶺而來，至此約萬里，故稱萬里終南。此蔥嶺正對湘子洞，我常自思惟：高山之頂必有高人。擬欲一往參觀。

正九月間，備乾糧一口袋，蒲團、方便鏟各一，即日起程，全在荆棘樹林中經過，硬往上爬，將至半山，有小石頭。因自山下至此，不見一石，忽見小石，欣然快慰，坐下休歇。

坐片刻，復往上奔爬，奇險萬端。山之三成，已上二成，遙見一蓬頭灰袍老僧，默坐石上，乃急奔近前，對之輕輕坐下，合掌請教曰：「你老菩薩常住那裡？」彼云：「後山。」「多大年紀？」答云：「記不清楚。」又問：「到山幾時？」彼答云：「唐朝。」我一聽唐朝二字，下文不敢再問，悶坐思惟，難道唐朝還有人在世麼？又疑莫非非人麼？心顫抖的，起身就走，及一轉身，回頭再望，不見老僧形影，心慌意亂，不欲再上。繼思功虧一簣，亦殊可惜，乃強作主宰，埋頭上奔。次日到頂，見四

面平正，約四畝地寬，上有鐵亭一座，鐵瓦墜地者小半，中有一道士坐脫，不知已閱幾時，面貌如生，頭髮成黃棕色，身穿藍褂已朽爛，其他不見一物。盤桓兩日，第三日下山，至晚歸洞，乾糧將完，是又見過一異景也。

【一二二、狐催單】（◎棹——同「桌」◎扒——攀援）

余自天童辭維那職後，逕赴福建雪峰掩生死關。至次年，高旻屢來信催促，未與回音。關內不設棹坐老凳，誓不倒臥，後病水腫，寧死關內，無出關意。

每夜靜坐一小時，時有鼠數隻在我身上亂扒亂鬧，初不知何故，以為老鼠膽大，全不怕人。如是鬧三、四日，至第四夜，來一大鼠，有如大貓，坐作靜聽狀，我即起身，鼠還未走，由是心起恐懼，至無閉關心願。迨退心生起，鼠始不見。

次日即向雪峰主人云：「高旻數次來信未覆，倘不回去，定派人來，似覺太難。」於是決意回高旻。

及回寺，至丈室，和尚先問：「有幾天夜間見狐？」我答：「有三、

四天。」和尚又云：「後有一個大狐可見麼？」我聞之不覺一驚，曰：「咦！和尚何以知道？」和尚云：「是我請牠催你回寺。」我問：「狐在何處？」和尚云：「在樓上供牠。因牠能替人做事。」我云：「能如韋馱護法才好。」

【二三、仙鶴依人】

余於民國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夜，夢坐法堂前，偶有白鶴飛來，歡騰鼓舞，鵠立於柏樹枝上^註。余見之，欣喜非常，即以手招，鶴隨飛入丈室。時有人來問事，談話之際，見白鶴驟飛往後山三岔河內。醒時，記憶分明。

○（◎鵠立——引頸企望）

次日早晨派侍者往探之，侍者以為我說夢話，拒不肯去，余婉勸往查之。侍者回報曰：「和尚夢中見鶴，果真有名，現立於扁舟之上。」余即囑侍者往詢舟人肯出售否？如願出賣，不用還價，向彼買之。舟人索價七十元，余即按數與之。

舟人送鶴至寺，不料此鶴前行，先至客堂，僧俗見之，無不稱奇讚善。隨即令鶴前行，直步法堂，歡騰欣喜，與昨夜夢中所見無異。

此後數月間，隨余往返，余到禪堂坐香，亦跟至禪堂，或出山門外，亦隨之出門，乃至上紅船去，亦跟著不捨。最奇者，余叫之，隨叫應聲。更奇者，余與修行人講功夫話，鶴亦悄悄低頭來聽，至言畢，方走。二年後，被人擊斃。

【二四、猿護法】

一日余有事往上海，上海世界保護動物會以牲靈太多，無法^{妥善}豢養^註以電話就商於余云：「和尚寺內寬大，請為收養五十隻野獸，望勿推卻。」我即答云：「理當遵命，不過寺內專修禪宗，畜養牲靈，實無暇兼顧。」

推之再四，臨回寺時，該會仍送來二小狗及一小猴。不得已，帶回養之。（●豢養——飼養）

狗養年餘而死。猴極乖巧，日夜不離我身。我過河去，猴划水先渡，在岸邊歡躍似迎接狀。我上殿繞佛，猴亦復不離，甚至坐香睡我懷內，過堂坐我膝上，睡覺用兩猴手，抱我後腦而臥；我無事時，在我頭上搔癢，偶或閉之門外，即痛哭失聲，如是者三年，後送至華山放生。

【二五、肉身菩薩】

侍者淨參，年十八歲來寺，禪堂住過，受侍者職。是時，因佛法關係，請六、七人打長七，淨參亦在內。（◎戌^上—晚上七（九時））

至次年九月，未死以前三天，淨參向我哭云：「我有數事，要和尚滿願：一、和尚今生為我導師，來世為我慈父。二、擇日死後，要坐瓦缸，三年滿期，開缸裝金。三、死後靈性，還親近和尚。」

言畢，候我答允，余乃曰：「你那天死？」伊云：「九月二十四日戌^上時^註」余又問云：「來世為我兒子，你有何把握？」彼云：「願為前導。」「三年開缸時，如是一堆散骨，將如何？」伊云：「身形無缺，請為裝金；若骨散脫，即請茶毗^註」

未死以前三天，伊將身前身後事，作文一篇約二千字，陳我參閱，云：戌時將死，囑我不能離他。又要我與某人同聲念四十八願。死後要停三天裝缸。又要我封缸。我雖逐一答應，然意中以為淨參年幼，學歷復淺，諒無此等善狀。不料，彼竟準時於二十四日晚戌時斷氣，面貌如生。乃將他所囑事，概依行之，惟有三年開缸裝金一節^註未能信及。

【二六、托夢開缸】（◎惟—同「唯」◎茶毗—火化）

淨參於（民國）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戌時入滅，應當在（民國）二十年開缸。因未能信及，且余善忘，一擱九年，至二十六年七月，夢淨參來催我云：「我不願住那裡，我要出來。」

我聞說一驚，夢中自思，淨參死了八、九年，未曾夢過，今何以忽有所要求？因問曰：「你莫是淨參麼？」他云：「是的。」「現住那裏？」他云：「和尚忘了嗎？」（●荏苒——光陰迅速過去●嗤——譏笑）

四板一響，醒知是夢。其時，日間正計劃拆牆裝修等事，不復憶及夢事。次夜，彼復來云：「我是淨參，我不願住那裡。」並引我去，直到缸前，用手指缸云：「我要出來。」向我一拜而隱。

我醒時汗流浹背，乃憶及彼前囑我，三年開缸事，時光荏苒^註屈指計算，現已九年，今夢催出缸，諒肉身尚存。至起缸時，眾人嗤^註曰「爛了，散了散了。」因眾人不知我有夢兆。待缸蓋掀開，清香撲鼻，全身鐵硬，及抬至法堂，頭稍偏，即用繩帶正。

夜來又夢淨參哭曰：「繩細我頭難看^註」余即答云：「明日為汝解去。」至次日，將繩解下，一扳即正。鄉下男女聞知此事，來看者，來求方

者，來問籤者，絡繹於途。我即囑淨參曰：「你要安心修道，不得在外醫病，不許有人來寺打鑼鼓、放爆竹，有妨禪念。」自囑咐後，即無俗人到寺，來找肉身菩薩者。（◎緹—綁）

裝金後，安坐龕內，威儀端正。間有人言，曾聞其夜間下來行香，上去盤腿之響動聲。

【異行錄 完】

- ◎止—定◎觀—慧◎契經—經◎如來禪—遵循經教而修之禪法，有頓有漸
- ◎黃面老子—指佛陀◎醇—謹厚◎僮侗—籠統◎顛預—不明事理◎濯—洗◎烏焉成馬—相像的字易錯（第42～43頁）。
- ◎遯—同「遁」◎茆—通「茅」◎謨—謀◎叔季—亂世◎珣玞—像玉的石
- ◎尠—同「鮮」◎魯魚亥豕—文字傳寫的錯誤◎筆路藍縷—比喻辛苦◎郁郁—有文采◎嶷嶷—高尚（第44～45頁）。

重修來果老和尚舍利塔記

高旻堂上傳臨濟正宗第四十六世來果老和尚。師法名淨如，字妙樹。湖北黃崗人，俗姓劉。生具異秉，幼能事佛。年十二，萌出家志。十五，依大智老和尚，教以念佛法門，並教參「念佛是誰」。光緒三十一年，朝南海普陀，遂自剃髮易僧服，於句容縣寶塔寺投師出家，時年二十四歲。

（●樵—木魚●俟—等候）

金山受戒後，擬往印度佛地不果，仍返金山禪堂，克苦參究。光緒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晚六枝開靜樵子一下，猛然豁落，如千斤擔子頓下，打失娘生鼻孔。宣統二年，金山擬請為班首，未允。自覺學淺，來參高旻，月朗定祖囑以苦住高旻，不可離去，即請班首職。民國三年，仍住金山，亦請為班首，俟以辦事時長●不利用工，遂隱居於終南山湘子洞。民國四年，金山、高旻皆來電催回，初無返意，因勸歸甚急，乃返高旻。時月老病，即命現住持明老傳法，接法後，擬再參方。至民國五年，參常州天寧寺。六年，參天童寺。七年至福建雪峰掩生死關。八年，高旻來函催回。六月初四接住持位，從此一肩荷負，任重道遠，領眾三十餘年，

僧俗輻湊，獨蹈大方。（◎瘥——病好◎闍維——火化）

每念宗門一法，極關重要，高著眼看，高旻稍能荷擔。計畫修建五大工程，冀使高旻固若磐石，永遠常住。師生平著作有：來果禪師語錄及來果禪師開示錄行世，更重要者，師親製高旻四寮規約，計客堂、庫房、禪堂、文室，俾行止各有所依。至一九五〇年，歲次庚寅，常住處境維艱，因以成疾，卸住持位，移錫滬瀆[㊦]病稍瘥[㊦]假上海崇德會關七茅蓬道場，領眾坐香，一開上海禪風。一九五三年，歲次癸巳，師病危。十月十七日寅時，安然示寂。（◎腊——同「臘」◎腊月——十二月◎滬瀆——上海）

師生於光緒七年，歲次辛巳，七月初二日寅時。世壽七十有三，僧臘四十九春，戒臘四十九夏，法臘三十九秋，住持三十五冬。於冬月初一日運柩回寺，腊月初八闍維[㊦]得舍利纍纍。明年四月初四辰時入塔，安奉於本寺河東塔院，建亭藏焉。

十年浩劫，高旻寺與塔院同遭不幸。如今佛日重光，寺與塔院皆獲恢復，重建來祖舍利塔於塔院之東南隅，用垂久遠，蔭被高旻，庶乎無盡。

時維公元一九八六年秋 住持德林 立

來果禪師語錄 序

達本居士

竊聞；妙高山頂，從來不許商量；第二峰頭，諸祖略容會話。綜大藏七千餘卷，所談何止萬法，而言般若者，即有七百餘卷之多，良以真源素範，諸佛從生。所謂：惟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大事因緣，出現在此。此一路事，離四句，絕百非，非禪莫由入手，非禪莫由實證。（◎薄伽梵——世尊◎二乘——聲聞、緣覺）

此之謂禪，非色、無色界禪定之禪，非二乘沈空之禪，非大乘止觀之禪，乃所謂大乘根本最上大法也。聖教浩瀚如淵海，如來禪徧於契經，證入之法亦夥，要在各適其機，仍非禪宗之所謂「禪」。故古德有言：「如來禪容你會，祖師禪尚未夢見在。」所謂祖師禪者何？雖曰教外別傳，特為黃面老子之所流布，拈花公案，語在般若大梵王問決經。自是祖師應世，西天四七，東土二三，蟬帶聯輝，龍象輩出，乃有宗門之稱。

宗者何？總持之謂也。到此，語言道斷，心行處滅，為一總持。涅槃不二，不知其名，強名曰宗。有唐以來，多上根利器，夙因早植，故一言半句，即所作成辦。但中下根人，能發起信念，即培無量善根，功德亦復

相等。個中要妙，擎拳合掌，不待言詮。古德所謂：「但貴子眼正，不貴子行履」是也。自後醇風日往，根性日下，多生積垢，應假修持以滌濯，不可儻侗真如，顛預佛性，庶免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曹溪以後，宗門大德教示學人，漸重行履，非行無以踐言，非行無以驗其眼之正與否。北宋後，乃拈上大人公案，一言半句以為話頭，令人苦參；話頭之風，自是以興。此時關鍵，乃在參禪。參究之要，重在疑情成團，又非狐疑之疑，乃大信後自有之境界。話頭雖多，本無優劣，應機對症，不無簡擇。故於明萬曆後，天下叢林均揀「念佛是誰」為唯一話頭，陶鑄龍象，不可縷計。然宗門正脈，祇有參禪一法，別無二路。有之，則非宗下所謂祖師禪也。其有觀照、止觀、看話頭諸法，乃教觀中事，與宗門大法無涉。如南嶽之言：「觀是何人？心是何物」一語，道盡無餘。

參禪大法，後世或且尚有嫌其遲者，又或嫌其苦者，是皆目睫之言，不知個中甘苦；離心意識，空身心世；獨蹈大方，坐斷兩頭，始得個入門。向上一路，更須自看。不然，盡是鬼家活計。此中焉能夾用秋毫教觀乎？或以為話頭云者，看話之前頭，又或在話頭、話尾處看——烏焉成馬，皆

非宗門正途。況照看中間，乃觀照用功，即成無念，亦可謂禪？要亦如來聖教，了生脫死之大法，但非參禪，亦非禪宗。蓋觀照之功，重在無念。參禪之功，念不能歇，即重在疑情是也。（◎ 拗——同「粗」◎ 諳——熟悉）

金雞含粟，馬祖應興，為便天下學人行持，垂萬古鴻謨，創建叢林，百丈因立清規，是以震旦叢林之制原出宗下；其規矩皆宗門祖法，與西竺戒制，均有出入，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宗門別出者，良有以也。

叢林何事？事在坐香，即參禪也。夫禪雖不在坐，亦不在不坐。老古錐鉗錘下死去活來，始知象王行處，一踏到底。故天下叢林一枝香，上關諸佛法身，下關衆生慧命。智者自明，不待辭費。顧以叔季，祖燈秋晚，叢林規矩不立，宗門大法日廢，玃玃亂玉，難已於言。

其有諸方尊宿，因緣各別，或於人影不到處，把茆蓋頭，或復十字街頭，即俗修真；遯世者日夥，為人者漸少，又或偶出領眾，為時甚替，叢林機宜方諳，人事不久又更。說法既無記錄，即記亦多斷爛朝報，他人代筆，有時失真；或為拈古頌古之法語，或為泛泛因襲之陳言；由於傳誤者之魯魚亥豕，似又美中不足。其有道高德劭，主持叢林道場，一住數十年

，領導萬眾，廣接方來者，碩果晨星，幾不多覯覯。（◎覯——遇見）

吾師高旻堂上來果老和尚，幼而徇齊徇長具超方之眼；眉毛拖地，苦撐大願之舟。參禪行腳十餘年，輔導金山數年，主持高旻三十餘年。居恆破衲粗糲，克己厚人。火種刀耕，含辛茹苦，筆路藍縷縷以啓山林。復以事必躬親，不容翽忽翽由是所至皆理。其於坐香規約，因時因地，輒為損益，至今國內各大叢林均以為法。一生為道忘身，老而彌篤；其色郁郁郁其德嶷嶷嶷彌中彪外彌軋軋然天機自動，精義流行。顧以素厭聲華，不事造述，惟因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德厚流光，終不可掩，十方緇素請益日眾；無已，迺於無言說中，拈示一、二，堂哉皇哉皇煥乎有文煥既能由淺入深，引人趣向，復能抽絲剝筍，愈引愈深。宗門之大經大法，功行之抉擇方便，當陽拋出，無欠無餘。書凡八種，家談尚缺。

夫以佛法多門，歸元無二，心外求法，落二落三，不啻各宗不可互諍，等觀心地，恰好相得益彰。駁正目論，庶幾無諍。更陳百條，詳說參禪之方法，功行之層次，見地之考驗，及功夫深淺諸要義，著解諍扶宗淺說第一。（◎煥乎有文——指禮儀制度◎彌中彪外——德才兼備）

宗門造述，汗牛充棟，深者或過深，淺者或甚簡。究竟禪之為禪，其義何居？參禪之道云何？用功之法如何？如何方能得力？如何為正途？如何為歧路？林林總總，不可囫圇吞棗。稍一僮侗，天地懸殊，萬里無雲，青天喫棒^註繼解謗扶宗、百條，更加發揮詳盡，宗門樞要，盡在於斯，著參禪普說第二。（◎徇一徧、營、使◎矧一況且◎喫一吃）

未悟之人，不離因果；大悟後人，不昧因果。一心根本，攝十法界^註十界因果，不出一心。儻涉擬議^註販賣三寶，不誠無物，何為道人？一念機心，無邊業種，矧以理雖頓悟^註事則漸修；聖凡關頭，切須著眼。故以十界因果攝全藏菁華。內行上乘之頓法，以悟唯心；外秉聖教之規箴，用浸身習。言之似淺，義實淵深，惟高明者能道中庸，拯物導迷，淺云乎哉，著十界因果淺錄第三。（◎儻一假使◎瑜伽一相應、唯識）

平常心是道，馬祖一喊，三日耳聾。佛法雖在世間，但當躬行實踐，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敦倫盡分，閑邪存誠。世出世聖人，一道平實，無非布帛菽粟之言，但實天經地義之理。鳥窠云：「三歲小兒皆盡知，八十老翁做不到。」尋常行履處，乃見真面目。大悟過來，見山還是山，見水

還是水。世間極成真實，瑜伽載於明文^註蓮池琴偈云：「道人鼓琴不會按，平淡平淡復平淡。」又論辯融有言，此老可敬處，正在此耳，平實無奇，人人可學。擬著家談百則第四。（●搗——敲打●眇——瞎一隻眼、微小）

龍天推出，毒鼓頻搗^註大用現前，機鋒流布。四十餘年來，法幢高豎，印證天下龍象，響如振玉，窮極幼眇^註以是般若堂前，齊超聖域；無縫塔下，棒喝如雷。門人記語錄第五。

圓人說法，無法不圓；信手拈來，都同拈花一諦。臨濟在黃檗會下，問：「如何是西來大意？」三問三痛棒，後到大愚聞黃檗老婆心切語，即默有所契。克勤佛果，聞五祖法眼^註舉「小艷詩」而當下實悟。從上老凍膿，類此者夥。文字雖非實相，載道亦可利生。事非勾章棘句^註無不啓迪玄關。矧以河沙妙用，收攝一卷。寒山拾得^註且唱且歌，一種平懷，三根普被^註著千字偈第六。（●五祖——五祖山●勾——通「鈎」）

如來大事因緣，禪淨兩門，當機大教。彌陀淨土，果上莊嚴，功德巍巍，猗歟盛矣！惟諸佛垂跡雖殊，要不外乎弘誓，是故釋迦闡教，願在娑婆，隨類現身，大悲何盡？良以明心之後，尤重發心！哀彼群迷，多生父

母，陪伴三界，發菩提心，著四十八願文第七。（●鹽鹽—勤勉）

千七百則公案，善觀者，觀其行履；不善學者，跡其機鋒。要在以古人之行履用功，為後來之薰習借鑑。功行無取巧，取巧即偷心。老人一生行履，入死出生，千錘百鍊，故能脚跟點地，到處為人。四十餘年來，國內外四眾，或前往或具函，依止者無數。德響寰區，傳佛心印，法歟人歟，至心皈命，高旻兩序大眾及門人懇請三年，記自行錄第八。

脫稿之期，倘有先後，總其大較，要言不繁，汪汪乎，宗門大義備矣！使讀之者鹽鹽然而不厭不疑老和尚舌頭，實曜昏衢之高炬濟苦海之迅航也。先後由揚州高旻寺石印，隨即散盡，後來多望。迺者老人黃髮蟠養痾滬上鳳陽路侯在里佛教崇德會諸君，再四懇請領導坐香，開建靜七茅蓬，人天福田，選佛道場，老人夜夜說法，開導不倦；學人雲集，饒益日多，藉使上海佛門四眾從此有緣受持宗門大法，關繫諸佛法身慧命，培福消業，莫此為甚！功德勝善，福不唐捐。（●滬上—上海）

諸大心者鳩資再版彙印全集，書中文句，老人誦潤色私以為：宗門法語，類皆不事雕琢，不妨存舊。渾金璞玉，愈見其真矣！不佞些竊

① 一自高旻禮座，違教五秋，帶水拖泥，依然故我，鳩拙不違②何能妄效
豐干饒舌③惟以近自重慶來滬，欣逢盛舉，勉綴蕪詞④聊志緣起云爾。

佛元二千九百七十九年 農曆壬辰八月 佛弟子達本 拜撰_謹

◎ 叔季——亂世、末法（第44頁）。

◎ 堂哉皇哉——端正莊嚴或雄偉（第45頁）。

◎ 十法界——佛、菩薩、緣覺、聲聞、天、人、修羅、畜生、餓鬼、地獄（第46頁）。

◎ 勾章棘句——形容文辭艱澀拗口◎ 三根——上根、中根、下根◎ 寒山——文殊大士化現◎ 拾得——普賢大士化現（第47頁）。

◎ 曜——光明◎ 幡幡——白髮◎ 四眾——出家、在家男女二眾◎ 鳩——聚集◎ 鳩拙——愚笨◎ 唾諉——相託、相囑◎ 些窳——苟且懶惰◎ 不遑——無暇◎ 豐干——阿彌陀佛再來◎ 蕪詞——粗俗的文字◎ 撰——同「撰」。

解謗扶宗淺說 卷一

宗門一事，始自如來雪山苦行六年，臘月八夜睹星悟道，為宗門見性明心之首創。繼則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為宗門傳佛心印之正規。再則達摩西來，九年面壁，一花五葉^註為東土第一代禪宗初祖。自此燈燈相續，法法相傳，大倡拈花，宗門鼎盛。如來教自漢而來，達摩禪從梁而始。由是禪、教並行，勝負角立，互謗之聲蜂起，門庭之立競爭。

今將謗端特略錄出，逐條解釋；免謗者多種惡因，聞謗者多培謗種，否則痛哉！自他俱害，福慧兼傷，只圖一時快口，豈防萬劫火坑！

古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是也。宗門謗教有四：

宗謗教 一（◎五葉—臨濟、^義沩仰、法眼、雲門、曹洞）

【謗云】一切經教，首由悟心，再可宏教；始倣世尊雪山悟道^註鹿苑談經之先範；勢必先入禪宗，深悟心理，方為大功。果能先宗而後教者，教理之妙，皆從悟心流出，隨發一言，無不是教。（◎倣—同「效」）

【解謗曰】大悟者，唯佛一人，其他皆次之。能在末法世中，為人解說一句半句佛經，令人種大善根，擁護三寶者^註此人即與如來現身說法無異。

雜錄云：「其人戒定雖羸劣，善能說法利多人，若人供養此人者，勝供十方一切佛。」斯人不但與佛無異，足可勝過諸佛無疑也。

宗謗教 二（◎三寶—佛、法、僧）

【謗云】佛說一切法，皆為治病之藥方。講教者，善能說得藥方，倒背如流，與自己身心習氣，尚未動著。依文解義，乘「戒」教人，利養名聞，終其身而不懈；似此，不但人之大病不能醫，及自己轉身之重恙，將何能治？

【解謗曰】如來經教，只要有處可宏，有人可聽；宏教者，盡量發揮，終身不懈，不顧他人解否，不顧自己昇沉，以利人為事業，以宏法為家務，不但今生如是行，及世世生生亦如是行。眾生雖廣，不難度盡，誠大菩薩乘願再來人也。

【又謗云】聽教者，學經之廣，記憶之多，盡畢生之能，只許是個讀藥方之學者，直到自己生死大病到來，滿腔佛法，一腹學才，不能醫治，悔何及乎！

【解謗曰】學教之人，盡一生能力苦學者，近時鮮得其人；只要將佛所說

，治眾生生死大病之藥方，讀熟記取，觀機逗教，盡此一生，置身教海，別無他事，此人真法門龍象。次則能學一年半載，或一日半日，極至於學得一句半句者，現身為學地，佛法之良材，轉身為彌勒，成佛之愛子；首會得度，幸何如之。

宗謗教 三（◎殮——同「餐」）

【謗云】紙上學道，終是入海算沙，說食不飽，任是講得天花亂墜，終與自己沒交涉。

【解謗曰】能在紙上學道者，終許是個道人，其為藉教明心何，假使世諦流布之庸人，逼他入海尚難，算沙其可得乎？說食不飽者，切望盡世間人說食，不容片刻間斷，極至於廢寢忘殮トク說食註不飽者，不求飽，只求說食也。如是我佛之大法，將末世一切眾生，一網打盡，快也何如！不願入海者，不肯說食者，今日大有人在。

【又謗云】如梁之雲光法師，金陵說法，天雨寶花，不遵佛制，誤食牛肉，人問法師：「食肉可有報乎？」答曰：「食而不食。」轉身變牛，犁耕鞭撻。識者問曰：「今日可是疼而不疼乎？」該牛聞之，雙眼淚流，如雨

直下。

【解謗曰】雲光法師乃大菩薩現身說法，感天雨花，誠非細事，今古可有一、二者乎？更對於末世不信持齋之人，顯示身後定獲果報，故示現身前食而不食，身後疼而不疼之鐵證。實是痛念行人，悲愍有加，令人知因識果，感報毫不差殊，慶哉雲光法師者，真顯揚密化之大悲菩薩也！

宗謗教 四

【謗云】教下「說」得一丈，不如宗門行得一寸。一丈之說，如風過樹，一寸之行，點地實行。果能說之於口，行之於心，如是言行相應，何道不成！單說不行，如說過不改。

【解謗曰】「說」多乃虛，「行」少即實，誠然。要知學得多，說得多，記得多，講得多，一則代佛行化，一則言說即行，此語人難盡信。類如大風過樹，樹不動，則言不關心，由風不動樹也；風既動樹，言必關心，不但口行，心口併行也，豈非鐵證乎？

【又謗云】「說」得頑石點頭，不能逃閻君手；若能藉教明心，明心之法，不以「說」代之，必依明心之法「行」之，可得無咎？

【解謗曰】講經、聽經、看經、拜經、疏經、註經、印經、請經，悉名為「行」，人果不信，且看晉之道生法師，因人謗「一闡提人無佛性」註道生法師言：「有佛性」，爭持不下，道生法師即棄講入山。一日，思一闡提有無佛性義，對石立誓曰：「一闡提若無佛性，石不能動；若有佛性，石即點頭。」生公講到有佛性否，頑石如人，點頭數下。如是迄今，有「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之古語。

言說即行，早逃閻君手；證驗者何？能說到無情之頑石點頭，閻君見之，駭得魂飛天外，恐閻君早落法師之手矣！明也。宗門謗教之伎倆カカ，不值一解，誠然也。教謗宗亦四：

教謗宗 一（◎闡提——不信因果者◎塵——市區）

【謗云】坐香門庭之人，盡是裝模作樣，外面說真禪，關門睡大覺。規矩之大，法則之細，一棒之疼，一喝之惡，誠不解也。

【解謗曰】宗門一法，行之在人，欲了生脫死，成佛作祖，直令龍天擁護，舉世讚揚。為宗法師，為人天範者，唯禪宗為最；其他塵市之禪師カカ拋頭露面，足使世人譏謗，大好佛法，因之牽連。加之鄉村之僧者，奇形穢

跡，直聽聞士摧殘，整個僧倫為之毀辱。豈知宗門嚴範，向上傳持，大戒密修，身心寂定，語默動靜，細行威儀，慘澹經營，以道為念。黃煙紙煙，離遠其身，牙刷香粉，首遵其戒。破衲為棄世之榮，苦食乃續佛之行。忽然掉面，知犯心規，ㄉㄨㄛˊ倏爾私言ㄉㄨㄛˊ愧違恆約。其他葷酒賭錢，世行之事，從未預聞。至此，方知小廟，難安道念之身，竟住叢林，適合伽藍之範ㄉㄨㄛˊ循規蹈矩，作樣裝模，從今放手學人，大作宗門進取；欲修用心之法，必求棒喝加持，大規矩以制身，小法則而率性。要知：毒棒之疼，打落千生重障；猛喝之痛，吼開萬劫痴迷。故古云：「七尺棒頭開正眼，一聲喝下ㄉㄨㄛˊ息狂心」是也。（◎倏—忽然◎遐邇—遠近◎煨—同「煨」）

凡我同仁，共遵禪範，悉入宗門，ㄉㄨㄛˊ遐邇讚為高超之士ㄉㄨㄛˊ檀護敬為福田之僧ㄉㄨㄛˊ再則日用用心之法，刻定時間，或行或坐，當有一定規矩，使身不亂，其心則安。如行香時，一則煅煉動中工夫得力與否ㄉㄨㄛˊ一則坐久成疲，必行動以振作精神，一則飯食經行，免身受困。行坐之利，曷可言宣！

【又謗云】禪和子開口，不是糊說，便是亂道。如此看將來，佛法無人撐ㄉㄨㄛˊ一定還是倒。（◎伽藍—道場◎撐—同「撐」）

【解謗曰】禪宗行門，了無開口處，不但糊說亂道不宜，正說直言亦不許。何以故？「語言道斷，心行處滅」故也，人能達到，道斷處滅處，何止末世之正法，實佛世之正法，何倒之有？

【又謗云】甘作啞羊僧，反說僧中寶；問他用心處，只是把手搖；不識者讚他，必定有大道；堪笑宗門人，盡是做假套。

【解謗曰】羊子啞口，一生不能叫喊；禪和子稱啞羊僧者，似嫌客氣。何以？該僧豈能一生無語耶？人問佛法不能答，或問經義不能辨，稱為啞羊僧者，大非也。實因參禪人，首捨一切文字語言，佛經祖語，諸家著作，一捨乾淨。若捨不淨，名為雜毒入心，最障道念！可憐為道心切，多年不敢憶及之文字問答，今被不明真修行苦衷之人一問，不能稍答，急忙弄個啞羊僧的帽子，攔頭一砍，直使道念堅強，遠消人我，向道一會，工夫尚在。道念稍微之人，不能答辯，已大慚愧，再加一啞羊之謗！嗚呼！道念消亡，人我陡起，互相亂鬥，羊何能啞耶？

再則，工夫用到得力處，聞聲見色，如痴若呆，不識者以為做假圈套，悲夫！更有不通文字經教之禪者，亦不能輕視，一旦發明己躬大事，一

口吸盡海水，一拳打破虛空，誠宗門常事，何可概論也！

教謗宗 二（◎三途——地獄：火途、餓鬼：刀途、畜生：血途）

【謗云】末法澆漓人心日下，有志僧眾，趕急聽經學教，不可偏執修禪。習禪者，獨善其身，自尚難利，何能利人？當知五濁世人正知淪陷，邪見轉深，若無佛教挽救人心，徧地盡成黑暗。學教乃宏法利生，參禪獨修心利己。禪門之眾，不是大木瓜，即是來呆王、放參桶、瞌睡漢，滿目皆是。被人一問，不是閉目藏睛，即是滿口支吾，將何以挽大教，復何以救人心？至囑學教人，不可錯入門牆，不但難成法器，反而有誤終身。

【解謗曰】末法人心，正知者少，邪見者多，恰用宗、教兩門之法治之，正當其機。何以故？「教」能糾正人心，開示正見，使不受五濁澆漓之世流轉。「宗」能空聖凡，了階級，使不受迷悟淪陷之境遮瞞；庶免悠游六道展轉三途豈不宗、教兩宏，轉惡世而成佛世，改人心而成佛心，互相讚譽，何謗之有？（◎六道——天、人、修羅、畜生、餓鬼、地獄）

【解謗曰】大木瓜，來呆王，此語實是，並非謗也。何以故？參禪人參到無念即無情，如木瓜似；無知即無愛，如來呆王似。放參桶，大似宗門關

椽子^註何以故？如心依身有，身依地有，地依空有；空空則地空，地空則身空，身空則心空，許是心空及第也。又如放參依桶有，桶依^文箍有^註，箍依木有；木空則箍空，箍空則桶空，桶空則放參空。果是心空及第，桶底脫落的漢子，可許叫個放參桶。否則顧名有餘，思義莫及。

【解謗曰】瞌睡漢，非也。世人沖盹打呼，由根勞身倦，五陰蓋覆^註正念被昏黑而沉沒於睡眠矣！參禪人遠塵離垢，不住身心，有記、無記^註悉不憶及，不但身離，心亦離也。人若見之如昏睡，聽之若呼聲，非大有具眼者，不可同日語也。（◎澆漓—薄◎游—同「遊」◎無記—蒙昧不清）

昔四祖訪牛頭山懶融禪師，將到門，見虎作怕勢，融云：「還有這個在。」四祖在蒲團上書一「佛」字，請懶融坐。融曰：「『佛』能坐麼？」四祖曰：「汝還有這個在。」（◎箍—套器具的環）

至夜深，懶融讓禪床與四祖睡，四祖睡下，一夜呼聲如雷震耳。懶融靜坐，一夜捉虱子，擲地傷腳，虱子哭聲叫喊，四祖在呼聲中，聞之動念。次早起時，互相爭吵。懶融云：我因你是客，讓床與汝眠，一夜呼聲不斷，令我眼不欲閉。」四祖云：「我眠一夜，半刻未睡著，被你打岔，通

夜不安。汝坐蒲團，忙捉虱子，拋擲地下，腳傷手跛，虱子哭聲如雷，吵得我不安席枕。」（◎關楔子——參悟奧秘玄機的要訣）

兩人嘲鬧不已，一位說打呼打岔，一位說虱子哭聲打岔。試問：睡著打呼，聞得虱子哭，此瞌睡漢，即宗下人。寄語謗者，可做尤否？汝能做到的呼聲中聞虱子哭，謗可得乎？

教謗宗 三（◎五陰——色、受、想、行、識）

【謗云】八萬四千法門，諸佛無量妙義，皆世尊親口宣揚。獨禪宗一法，自稱教外別傳，不知出何經典，大謬_誤迄今，莫可言喻。又佛祖心法，傳至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該尊者遭難慘亡，法隨斷滅，後之續法，未是真傳。禪宗之源，流而復竭，何稱教外別傳乎？

【解謗曰】禪宗教外別傳一法，由凡夫頓同佛體，不落聖凡階漸；超佛越祖，直透法身之大法。何以？未悟以前，不與教_乘乘合，全教即宗。大悟以後，不與宗乘合，全宗即教。

不與教合者——正用心時，掃一切法，離一切心；絕語言，空文字，專辦己事，何教之有？此名：教外別傳之宗。

不與宗合者——發明以後，立一切法，發一切心，隨機利世，何宗之有？此名：宗外別傳之教。

要知：教該名相，必絕相以安名，乃如來正教。宗本無心，必離心而立相，乃達摩正宗。又宗外教外，互相別傳，不容互謗者。宿植教因，聞教生歡；宿植宗因，聞宗生信。教因感發，必喜聽教宏經；宗因感發，必喜修禪習定。前種之麻，今必得麻，無復得豆也。尚望有志之士，聞得宗之教外別傳，也盡力讚揚；教內同傳，亦盡力讚揚，方許免謗法之愆。否則不但毀後果，正是毀前因。因果俱謗，感報之惡，令人吐舌。

復明，教外別傳之事相，有二：

一、靈山會上，百萬人天大眾，敷坐聽法之際，如來欲傳心印，拈優鉢羅花舉示大眾，大眾默然，唯迦葉破顏微笑，徹悟拈花之旨。至是如來正示傳心，迦葉同時見性，如千里一箭，正投鋒尖；如遠捨一函，正合斯蓋。拈花微笑相同，傳心悟心相印，此正未開口前事，故云教外別傳也。

二、禪宗旨趣，先離文字，即一切經典，再離語言，即一切言教；遠絕視聽，即可參禪，亦名教外別傳也。

【解謗曰】二十四祖遭難，法隨斷滅等語，據歷代諸祖語錄通載，盡云：「非也。」今將師子尊者前後三代略出。（◎拏——同「拿」）

第二十三代鶴勒那尊者，月氏國人氏，得法摩拏羅尊者後行化至印度國，彼國王名無畏海，崇信佛法，捨次子一名師子，投鶴勒那出家。因問答頓悟，即入佛慧；是時，鶴勒那尊者忽以手指東北問云：「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似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互其中。」鶴勒那曰：「其兆云何？」師子曰：「莫可知矣！」鶴勒那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生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

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

師子比丘聞偈畢，復問鶴勒那：「我將遭何劫難？」鶴勒那即密示之，隨入滅已，即後漢獻帝二十年己丑歲也。

師子尊者，中印度人，得法遊方，至罽賓國，化度訖，欲求法嗣，遇長者引其子，問尊者曰：「此子名斯多，生下左手，捏拳未舒者已十餘年，請尊者示其宿因。」

尊者睹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即開手奉珠，眾皆駭異。尊者曰：「吾前世為一僧人，有童子名婆舍，為我侍者。一日我赴西海應供，受齋賜之珠，交付童子。持之未久，死未交吾，今時還我，理固然也。」（◎賜—布施◎僧伽黎—僧衣的一種）

長者遂捨其子斯多出家，尊者即與受具。以前生名婆舍，今生名斯多，仍名婆舍斯多。師子尊者向斯多曰：「我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復說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於今。

尊者說偈已，以僧伽黎衣密付斯多◎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竺，當中國魏齊王芳元始八年丁卯歲也。

師子尊者以難不可免，留闕賓國。時有本國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一名多都落遮，學諸幻術，欲共謀亂，即盜穿出家衣服，潛入王宮。欣然曰：「如事不成，即罪歸佛子。」

二人計謀已作，事即敗露，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寶，僧人何乃構害，一至於斯？」

即命破毀伽藍，祛除僧眾，復自秉劍，至師子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尊者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師子曰：「身非我有，何怪於頭？」（◎悒——同「吝」）

王即揮劍，斷尊者首，涌出白乳，沖高數尺。王之右臂，隨即墮地，七日而終。師子尊者付婆舍斯多正嗣外，傍出達摩達，四世二十二師。師子遭難時，即中國魏之高貴鄉公己卯歲也。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罽賓國人，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受心印。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國，王名迦勝，敬禮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與尊者論議，互相辯問，如是五十九翻，外道杜口無語，立即信服。正是時，婆舍斯多尊者忽面北合掌，痛哭曰：「我師！師子尊者此時遇難，實可傷焉！」即辭王南遊，達於南天，潛隱山谷。時彼國王名天勝，迎請供養。（◎五濁——見濁、劫濁、煩惱濁、命濁、眾生濁〔第57頁〕）

王有二子，一子兇惡，一子和柔，長生毛病，尊者即說因果，王釋所疑。是時，斯多正與王談論，有咒術師，欲私謀害斯多，即置毒藥飯碗中

，斯多尊者知而食之。咒術師自反遭禍，繼即悔過，投尊者出家，祖即與受具。（◎飲光大士——即迦葉尊者，在涅槃經中，被稱迦葉大士）

後六十年，迦勝國王之子，名德勝即位，復信外道，致難於斯多尊者。德勝國王太子不如蜜多進諫王前，請赦出囚，亦招王禁。王問斯多尊者曰：「我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斯多尊者答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即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年，師從誰得？」斯多尊者曰：「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得。」王曰：「予聞師子比丘，不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斯多尊者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

斯多尊者即於囊中取出呈王。王命焚之，五色光騰，薪盡如故。王即追悔禮懺，幸喜師子尊者真嗣既明，乃赦太子，太子遂求出家。婆舍斯多問太子曰：「汝欲出家，當為何事？」太子曰：「我若出家，不為他事。」婆舍斯多再曰：「不為何事？」太子曰：「不為俗事。」婆舍斯多曰：「當為何事？」太子曰：「當為佛事。」婆舍斯多曰：「太子智慧天至，

必諸聖降跡。」即許出家受具。婆舍斯多曰：「吾已衰老，安可久留？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濟群有。」聽我偈曰：

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本性，無道亦無理。

說畢，不如密多聞偈，再啓祖曰：「法衣宜可傳受乎？」祖曰：「此衣恐身遭難，假以證明；汝身無難，衣謹保存，傳諸後世。」

不如密多聞語，作禮而退。祖即現諸神變，化火自焚。平地舍利，竟高一尺，德勝王建浮圖而祕之。當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世謗二十四祖師子尊者云：未傳法而遭劫難。今將師子尊者前後三世傳法事實，敬謹錄出，俾明真相，力免謗者誤墜沉淪，否則謗人謗法之太過，誠自招也。（◎浮圖—塔◎止—定◎觀—慧）

教謗宗 四

【謗云】宗門一法，位太高上，中下之人，不但信，加之輕忽；不如學習止觀念佛號，足保無虞。縱講經聽經之人，雖講各經，雖明各行，對於依經立行，非我所行到的。終身能彌陀為念，似為穩妥，否則，恐難終身而行之；任是上根利器之人，聞可開悟，不過石火電光，承虛接響，

光影門頭而已。

又云：宗下人疏懶成性，不但不肯學習經教，研究文字，專事枯坐，貪孤好寂，稍一動著，即云「打叉」。似此空過一生，難消信施，變牛變馬，豈奈飯債何？視此不久，將來宗門掃地也。

【解謗曰】古今未了之人，與不信之人，妄言宗門事高而且上，根鈍之人不易達到，誠謬之特謬也。

要知宗門一法，非正法，非邪法，非世法，非佛法，乃各人自己悟心之大法。是法最高上也有，最低下也有，虛空大地有，磚石瓦片有，諸佛眾生有，天堂地獄有，人與非人有，頭上腳下有，身內身外有，真如妄想有，有情無情有，人我是非亦有。嗚呼痛哉！各人自己最平實，最現成、最易得、最親切，一喊即應，一拖即來，一抓到手，成佛作祖的一個本來面目，反被不信之輩，與不了之人，雙手捧到高山頂上，置於幽處，直令人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如有人問及，快言：「宗門法太高。」可憐信力稍淺之人，太低尚不願走；一聞太高，趕急回頭，望崖而退。傷心痛心！大哭流涕長嘆也！

如來一大藏教^具，正為各人自己事；宗門用心一法，亦為各人自己事。滿世間人，對於一切事相信，但是自己事反不相信，世間一切事總可認真辦，對於各人自己事更不肯辦；不但不信自己，反用泥土污自己，復教人不信自己，令人用泥土污他自己。言念及此，不由淚下。可憐日月中，造何業障，自不覺知，至爾受報，更不覺知；甘為輪迴之客，願做苦海之人，果能一覺回頭，置身彼岸，何樂而不為也。

要知大根器之人，亦從不信自己而來，並非生來大根器人。能知過必改，從此聞得宗門法，即我了生脫死之大法；見到宗門人，即我互相助道之人；到得宗門地，即我成佛作祖之聖地；自尊敬，亦教人尊敬；自力行，亦教人力行，可免轉生惡報。

如佛生四子，即主宗、教、律、淨之四人，如來早知此四人性根各別，即設法度脫，或用飛機、洋船、木船、火車四乘運載，先後歸家。宗門如坐飛機，教乘如坐洋船，律宗如坐木船，淨宗如坐火車。雖然坐處不同，先後必到彼岸；豈有坐火車人謗飛機，坐木船人謗洋船或互相誹謗者？可憐四子，是佛親生之子，四乘是佛親設之乘，謗乘者，即謗我佛所

設之法乘；謗人者，即謗我佛所生之佛子。法從佛設，人從佛生，要知謗佛之過小，謗法之過大。因佛只說法，法能度人故也。謗之一字，何可得乎？宗謗淨有四。

宗謗淨 一（◎系一繫）

【謗云】西竺彌陀，肇自韋提希，請佛開導，為西天闡淨土之始。東土彌陀，始晉之慧遠，結社往生，為我國開念佛之初。由是風行徧處，自晉迄今，盛行於世。所謗者，一句心佛不斷，尚有系念毫釐^註毫釐系念，三途業因是也。況終日念佛，未曾一句從心中念出，即講話時，佛珠連響，名：珠念佛是。若靜坐時，妄念紛飛，口急忙念，名：口念佛是。其餘行動睡眠，置彌陀於腦後，逢人所講的切，所信的真，所願的確，直到行時，一曝十寒，朝勤夕懈；前念佛，後念妄。算來一天，未有一時之切心念佛，此名散心念佛，不夠生西材料。

【解謗曰】如多人落海，水內生涯，初則難悶，次則得過，繼則全忘在水，通身拶入，出海無期。內有一、二人思求出離，回憶故鄉，念父母，想家園；行坐不安，朝夕如斯，念念不忘，既無居海之心，自有出離之念，

久之必如所願。不過念有真妄，出有遲急；果真猛然一念，自當立刻出離。如人念佛，終年終日懈之，忽遇正念現前，或八苦俱至，奮勇一聲佛號，直達西方有餘。

【評曰】有心念佛，出海有期；無心念佛，出海無期。有心無心，較之霄壤矣。似此散心念佛，謗則有過；不信念佛，謗可無虞，何可概謗！

宗謗淨 二

【謗曰】念佛人一生向外馳求，不知佛在心裡，終日念佛，終是佛念，全不覺知「能念的是誰？」果若一念回光，忽然大悟，方知彌陀即是自性，極樂盡是唯心；故云：「見自性之彌陀，了唯心之淨土」。是知：心外無佛，心外無土。

如有心境不能互融之人，謂不從信願行念佛，或不持名念佛，云不能直達西方，誠謬之謬也！何以？信願行非是資糧，持名念佛，亦非身口。果能信願行堅，再加資糧，持名念佛，盡從心念。例如人行遠路，衣食充滿，乾糧無缺，到家無疑也。

【又謗曰】一句彌陀，從生至死念去，能得念佛三昧？敢保往生？否則數

十年軌念佛之名。對於今生一生，廣行六度，深修萬行，培福修慧；開叢林，建道場，當執事，充行單，結人緣，培法種；如：俗之戒殺放生，吃齋念佛，護三寶，守三皈，持五戒，一切培福修慧之大功德事，正是生西之資糧，急不容緩，最為重要；何忍單守一句彌陀，一路資糧盡失？不審彌陀經云：「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此乃不辦資糧，或資糧不足，定不能生西方之鐵證也。

嘆近時人，對於「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這一句彌陀經，無人問津，亦不介意，不能深講，不使人知。

直如無知之村夫，要到北京，再聽人講北京怎好，更急得跳腳，此可以說「信切」。或有人問曰：「既好何以不去？」村夫曰：「我若不去，請你砍我頭去！寧死在北京，不願回家。」此可以說「願切」。再有人曰：「你既說去，何以不行？」該村夫曰：「好，明日就起身。」

可憐村夫未出遠門，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身無多錢，又少衣單，抽身就跑，一跑千里。饑去渴來，渾不顧及，一心把北京事掛在心頭，不他顧盼。豺狼擋路，蛇虎纏身，亦不稍顧，只顧向前飛跑。

請問這村夫，信切、願切、行更切，不能不讚許，豈料一直跑到地廣人稀，遠不見煙村，近不見宿店，前瞻後盼，孤此一身，進則無力，退則不能！請問：不信辦資糧之人，不肯培福慧之士，此時作何感想？豈不喊天不應，入地無門？有死在極樂東邊者，名疑城；有死在娑婆西邊者，皆他界；有死在南瞻部洲者，即老窠窠；死不一致，單信念佛，不信辦資糧之人，請多看此段，久之或資糧之道，爭先搶辦也，幸已。

【解謗曰】未悟之士，分東分西；既了之人，何內何外？向外馳求，外不離內，內心念佛，何離於外！果能心佛俱念，自可非東非西；心佛一如，當即忘內忘外，既云見得自性，性非彌陀。了得唯心，心非淨土，何以？性本無名，何彌陀之名立？心本無相，何淨土之相生？

如無信願行，只在心上持名念佛者，易到一心不亂，打成一片，正禪淨兩門出路。何以？由散心念佛，至一心念佛，後心佛互念，再心佛一如，皆屬有心念佛。由有心念佛，念到無心念佛，無心念到心空佛極。因地一聲轉身過來，覲體承當見自性之彌陀也是！見性明心也是！見自本來面目也是！此乃一心念佛，開悟之捷徑也。（◎覲—見面）

又，從信願行，由散心念到無心，正是一心不亂。何為無心？無世間心、無出世間心、無二心、只是一心，故名無心。若有此心——顛沛必如是，造次必如是，生如是，死如是，瞋如是，愛好是，此名：念佛三昧^註。有此三昧，前後際斷，保持一心，悠遊終日，報盡往生，直登上品，此一心念佛，生西方之捷徑也。（◎^五因地一聲——徹底大悟）

總之，打破一心，親見自性；保持一心，親見彌陀；毫無差謬。其餘一路資糧及善根福德因緣，宿先造就，雖今生未辦，而由多生以來，足植深厚，今各現成。如過去世中未深修積，今生欲赤手空拳往生者，無有是處。（◎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禪定、精進、般若〔第70頁〕）

要知生西方，貴在心生，非身口能生。口念佛則心粗，心念佛則心細。粗則佛難入心，細則心易憶佛。若專在身口念佛，身有病恙，口有言談，念有間斷；能心憶佛，心記佛，心念佛，是真執持名號！是真持名念佛！近時有人，默念者即阻之，云是念宗門之佛。出聲念者即喜之，云是念西方之佛。至是宗門，真不念佛。何以？穿衣吃飯，尚嫌打叉，念一聲佛，工夫早已間斷也，不誠然乎？（◎三昧——定）

宗謗淨 三

【謗曰】時人妄稱永明延壽禪師四料揀為讚淨土之鐵證。云：「有禪有淨土，猶如帶角虎。無禪無淨土，銅床並鐵柱。有禪無淨土，十人九錯路。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今撮四料揀，各前兩句評之。

禪淨兩門，行決定別；參禪要成一團，念佛要成一片；一個團中，若毫有念佛之心，兩心不能成團；一個片中，若稍有參禪之念，早為兩片；「有禪有淨土」之法，不能行世，明也。

盡世間僧、俗等人，無禪無淨土者，多如牛毛，銅床鐵柱之廣，恐難一律收容，請作此語之人細思量看，如是「無禪無淨土」之法，不能行世，明也。

經云：「十方諸佛慧，皆由禪定生。」八萬四千法門，唯參禪一法，獨標最上，古及今來，由參禪悟道者，不知凡幾，何錯路之有？要知錯路，必有錯人，可能指出一、二參禪之人，仍需借念佛之力，方能開悟？諒難尋覓！如是「有禪無淨土」之法，不能行世，明也。

當此末法澆漓，佛難挽救，唯念佛一法，首當其機，何止「無禪有淨

土，萬修萬人去」？滿世間人修，滿世間人可以去，安能加一禪字？為比較優劣乎？果能專修淨土，不見他法非，不睹他人過，直使千年萬載行去，足可為一切法門之領袖也。

能如此說，足可雪永明之冤，贖作者之罪。雍正專選禪宗，超群出眾之人——以永明延壽禪師為古今天下第一大善知識，載入大藏。加之永明宗鏡錄、萬善同歸、心賦、自行錄諸書，多人查考，未見有此四料揀，惑世駭眾，瞎人天眼；誠為鬥法之窠巢，今後之爭柄。不但實無此料揀，縱有永明四料揀權設，不過一時對病發藥之用，病去藥即當除。如人生病，非用砒礪不能治，用之病即痊癒，豈有認定砒礪為治一切諸病之藥耶？正是聞塗毒鼓聲而死者^註大有其人。尚望後之來者，切勉戒焉。永明為法眼下天台韶國師門徒，乃宗門傑出之偉人，望讀者深思之。

【解謗曰】四料揀，是則盡是，非則全非。可憐今時人者，任是將錯法辯正，望其力而行之，非「法」改善，使其從而樂之，誠不然也。人之習慣，自始迄今，不但錯謬之法不行，及不錯謬之法亦不肯行，悲乎！較之謗與不謗，負勝不難立見。能謗者，因信自法，而謗他法。不謗者，因自無

法，何謗他之有，明也。

前之四料揀之設，由切信念佛產生。內中不知，信之功小，謗之過大，各起爭端，互相誹謗，今既解除，可免無咎。

宗謗淨 四（◎塗毒鼓——師家令學人喪心或三毒之機言）

【謗云】念一生佛，要待「死後往生，方能結束念佛事。」此是古及今人未曾睜眼的實看到念佛之人，一直向西念佛而去；及至死時，有言異香滿室者，有言天樂迎空者，有言預知時至者，有言彌陀來引者，雖有確實根據，必以念佛真切與否為目標，何能概論！

【解謗曰】念佛人對於往生數難，能有把握，雖不親見往生，而實有往生正行者。如是，終日念佛，能一心不亂否？遇順逆境，佛聲還在否？重病到來，佛未忘否？夢中，佛還念否？念佛有此四種辦到，斯是往生實行。何以？此數種，正是臨終捨身受身之重要關鍵；能一心不亂，即生西之主人；順逆境來，佛聲在念，即八苦至時，遠而即散；重病到來，佛未離念，即臨命終時不被身心轉動；夢中佛聲，未離佛念，即是生西途中，了無阻滯；有此四種，無缺無少，直見彌陀，品位高上，無疑也。淨謗宗亦四。

淨謗宗 一

【謗云】念佛之人，全仗佛力加持，有進無退。遇事雖時，一句彌陀，自解決之，亦不覺知。口念佛、身禮佛、心憶佛，身口意三業，全是佛成。可嘆宗門人，自相矛盾，名云辦道，自何有力？若趁自力，不仗佛力者，不但道念難成，眾業尚難消滅。

【解謗曰】得自力，得佛力，與不得力者，在此試驗看。念佛人，自力保持一心不亂，又仗佛力，保持一心不亂，一心之佛，從無再亂。參禪之人，全仗自力，不假他力，能究竟「佛是誰念的」？不許片念走作。類如禪淨二人，經行至熱鬧處，參禪之人，瞬目觀心，威儀整肅，對於極美色相現前，即時收拾視聽，以自力工夫提足；如是外無聲色，內無塵染，工夫全在。念佛之人，一向是仗佛力為人，對於極美色相現前，佛能令心不動，佛能令眼不見，佛能令心不亂者，真有仗佛力維護，不然，隨聲逐色去可乎？瞞人得，恐瞞己不得也。不但佛不能念，連心被聲色拖去了，再想念佛也大難。此際，正是仗佛力之要關。佛若不替我收視聽，不替我離聲色，何仗佛力之有？前已在鬧境中念過佛，有自力，有佛力，當各自知。

且曰：「佛被境遷，當仗佛力，以成一心不亂。」如因中一心多心，隨業流轉，無仗佛力實據；果上欲仗佛力者，為何如之？

淨謗宗 二

【謗曰】縱許宗門下人辦道，轉身還要償宿債；幾十年苦行禪定工夫，忙到開大悟後，前所造罪，竟不能免；不開悟，不能免，情所固然；開大悟後，不能免，誠不解也。

【解謗曰】此謗迄今，未有人解釋者，疑誤退墮，當不在少。萬不可以說：「生西方是逃宿債，不生西方是償宿債。」釋迦如來難道未生西方？阿彌陀佛難道未生東方？生西方者再來東方，前所造之業，毫不能免，必一筆一筆還清。至成佛時，尚有九惱之報^①雖然顯示，不為無因。生東方者眾罪報畢，轉生西方，成佛利生，尚有九品之憂，雖曰佛事，不為無因。

九品往生，據大彌陀等經云：「深修禪定，願生西方者，捨此報身，生上上品，頃刻花開，見佛聞法，不落時間。又有念佛三昧之人，死後，生蓮花中一晝夜，花開見佛；有死後，生蓮花中七日夜，花開見佛；有死後，生蓮花中四十九日夜，花開見佛；有死後，生蓮花中六大劫，花開見

佛；有死後，生蓮花中十二大劫，花開見佛；隨生高下不同，時間長短不一，此乃念佛人之業障輕重，行願深淺故也。

類如空懸一絲，遇風揚之，必高而上上；絲繫微塵，必高而難上；絲繫草木，必無高上；絲繫磚石，必沉墜下；勢所必然，明矣！但娑婆世界一劫二十小劫，住二十小劫，壞二十小劫，空二十小劫，共八十小劫，在極樂世界為一晝夜；極樂世界過一晝夜，娑婆世界過八十小劫；極樂世界過十日夜，娑婆世界過八百小劫；極樂世界過一百日夜，娑婆世界過八千小劫；至於極樂世界過五百大劫日夜，娑婆世界所過之大劫，恐難思議。可憐下品下生之人，在黑蓮花胎中，要過極樂世界十二大劫，方可花開見佛，較上上品一生見佛，懸遠之殊，真令人嘆也！

警告念佛人！急用上上品功夫，見佛聞法悟道，萬不可再事恍惚。試問九子出外，一子先回，父母喜否？諸人答看，先回者喜，後回必憂，悲乎！末後見佛之人，經過時間之長，見佛聞法之後，得益悟道之遲，直令出格志向之高人，在所不為。

若能信得：「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不問你生在那一方，自己借債，逃到天外，會遇之時，定必還他；不還，終被債累。參禪人，未悟時能還宿債，誠為出世高見；大悟以後，再還宿債，誠為脫縛高人；大悟之人，只求債還，別無他事。不過借債時利重，還債時本輕，一還即了，不再借債，復何以償宿債為辱乎？任是東西佛祖，因中尚將宿債還清，我何人也？若謗宗門還宿債非，與謗佛祖何異！」

淨謗宗 三（◎大三災—火災、水災、風災）

【謗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世人不思出離則可，我僧界中之宗門禪子，不辦出三界事，為不可！三災八難^註五濁頻侵，生老病死，穿梭返復；不畏沒身火窟，漫言辦道參禪，何謬之甚，不如一句彌陀，享西方七寶成之地，半聲佛號，遠娑婆十萬億之程；蓋世之樂，何如極樂；盡世之苦，莫如娑婆，何不惺惺哉！（◎四生—卵生、濕生、胎生、化生）

【解謗曰】宗下人，正在盡人畏懼之世，不捨參禪；悟道之後，亦不離苦濁世界；何以？火宅之輩，長期沉沒，出苦無期，稍有仁心之人，慘何忍睹？必具有「一眾生不成佛，我不成佛」之志願。眾生隨四生六道往返^註我隨眾生之後；正如你生我生，你死我死之決心，非將眾生追出十界之外

不可。由是不捨五濁世人，不貪西方極樂，直使娑婆界盡，我還不離，恐防再生眾生，復行化度。

淨謗宗 四（◎安養——又稱極樂世界）

【謗云】去聖時遙，佛法將秋，釋迦過去，彌勒未來，其中無佛出世，聖賢隱而不作；我等何不趕急設法，親近阿彌陀佛，見佛聞法，享受安養之樂^註何苦忙忙碌碌，不顧前途，甘墮輪轉，何愚之甚！

【解謗曰】此語獨善其身可以，念眾生苦，發菩提心不可以！當知我之生死，只求佛遺之教法，依法修行可了，佛不能替我了。任是彌陀、釋迦、彌勒現身我前，我若造業，三佛不能阻我；我受惡報，三佛不能替我；我有生死，三佛何能與我了耶？

現雖末世，佛之大法猶在，如法行持，豈不直下承當！若處此初有之末法，往求他佛說法，雖秉佛囑，未免繞道太遠，恐成虛設。果此世界真至末法，不聞佛法之名，不見佛經之字時，我尚可代佛宏化，續末法之佛法，依法行道，不令斷絕，誠為釋迦之愛子，娑婆之救星。凡釋迦如來之佛子，當發此願，當具此正見，直期紹隆佛化，度苦眾生也。

【又謗云】念佛人，今生一生念佛，死後定生極樂；可憐參禪人，苦一生的禪，至死，腳忙手亂，死後更不知去向，又無樂土可生，又無天堂可到，不是牛胎睡覺，就是馬腹安身，或是隨業遷流，毫無把握，良可痛也！

【解謗曰】此謗，從淨土家裏人說出，因念佛人至死，有極樂可生，參禪人至死，無何處可住。起謗者，本擬謗人，而反毀己，何以？念佛人，單止念十萬億佛土西之阿彌陀佛^註能生與否，尚在語言中，究實有無生西之鐵證，更屬茫然，果能念到東西不辨，自他全空，不見有彌陀，不知有淨土，世內世外無著^世，心內心外不住，從生至死，只有此句彌陀，可許西方在掌握中。能如此利己，再可以教人，斯為上上根人念佛也。

參禪人所生者，今生參一生的禪，至死不離一句「念佛是誰」，生則不離佛法家，死則不離佛性地。若今生參一生的禪，轉身不能生佛法家，另生別處者，其念一生的佛，轉身必難生極樂地無疑也。果有如此之生，種麻定當得豆，豈有是理乎？（◎止一尺）

參禪人要生佛法家，為何？因有信佛法之父母，輕世重道，易許出家，必滿「自幼出家，童真入道」之先願，能願生生出家，世世學道，一旦

發明己躬大事，直使娑婆世界之東方也去生，極樂世界之西方也去生，十方上下一切諸佛世界，更要去生，真為我修學處，為我利生處，何區區執著極樂世界之一佛土也！

廣而言之，為利一切，至心參禪即是正行；為利諸己，一心念佛亦是正行；一切法門，佛親口說，悉皆正行。貴在行人，一行到老，老而病，病而死，死而生，萬不可一念離正行，直使前因後果，感應道交，不期然而自然也。若虛當其名，不真「行」其實，徒托空言，不但不生善處，善因反遭惡果，其何以救乎？強爭勝負，單說不「行」者，切宜戒之。

宗謗律 一（◎科頭——露出頭頂，不戴帽子）

【謗云】大戒沾體，置身方外。古云：「五夏以前，專精戒律；五夏以後，聽教參禪。等到戒牒隨身，即是飯票；戒鉢到手，便是飯盂；傳戒之錄，即是鐵證，證明我是佛子也。高上者，棕笠子、破衲襖、方便鏟、拗蒲團，赤腳科頭^註沿門托鉢，終其身而行，斯足可為末世規範。次者，齋難清潔，老酒假稱治病；律未嚴持，根本五戒尚非；紙煙常伴其身，牙刷何嘗離口？談問戒相，只言識字不多；世諦如何？可說文章大雅；持戒之非

，日趨一日，悲乎痛哉！尚望宏戒法之師承，痛言開導，愷切說明^註其困難者，正受戒時，經懺堂皇，戒子正事，難暇顧及；懺摩說法之際^註有說得清而且切者，有說得快而且低者，有說得聲音不懂者，使聽戒者一側耳難聞其義，全堂只聽其音；嗚呼！一期戒滿，半句難收；其過，在受戒時而未得授戒之真傳也。（◎懺摩—懺悔◎尸羅—戒律◎愷—樂）

傳戒叢林，能令學戒人得真戒度，擴大期間，二句講沙彌戒，二句講比丘戒，二句講菩薩戒；六句三戒，深義朗然，誠宏揚尸羅之正範^註大闡戒度之真科，方不負佛滅度後「以戒為師」之佛囑也。宏此戒之功，與佛無二，因戒與佛同故也。（◎應真—阿羅漢◎喫—吃◎鉢—同「鉢」）

【解謗曰】世人持八關齋，守一夜戒，尚因「戒」感生天；古有醉中削髮，夢裏披衣，尚報應真之果^註今則心持大戒，身著袈裟，豈有落後之談？

人能聞得一戒字，終懷出塵之志，定有入道之時，況堂堂比丘，為世福田之僧相，見之者如佛敬，聞之者若佛尊。要知：好僧人，尚有不及之處；醜衲子，足有不測之深。拗蒲團，喫鉢飯^註聊作僧中道貌；喫紙煙，喝老酒，無妨逆化人天。（◎吉羅—身口二業之戒，易犯難持須常念學）

若云戒相，非授可以能持？如不顯揚，無以進化。要知無作聖戒^註菩薩持二乘之戒名「犯」，二乘持菩薩之戒名「違」，誠「戒」在人宏，持、犯皆從「行」得，豈偶然也！又云「六句三戒」雖善，不如持、犯全蠲^註。如有能持無上無作之寶戒者，夫復何言！（◎六凡—六道）

「戒」之一字，任是十方三世一切佛祖，終難逃乎寸步。十方法界，由持戒而成四聖^註，由違戒而墮六凡^註。世出世間，最大莫過於「戒」也！

律謗宗 一（◎四聖—佛、菩薩、緣覺、聲聞）

【謗云】宗門下大話滔天，連諸佛之聖戒，全不顧及。捉虱子，弄蚊蟲，習成慣伎；燙臭虱，灌螞蟻，竟犯吉羅^註。反言大法全提，置犯、持於度外，傷心害理，破戒行於律中。諸佛戒海，難容毀禁之屍；律度科分，當貶無間之地；一任頓超空外，難逃有日之天；不日，小鬼追來，閻王拍案，不尊聖戒之輩，將何以免之煙城，誠畏之特畏也。（◎蠲^註—去除）

【解謗曰】禪宗首先由戒而定，從定而慧，三學頓修^註，慚成無漏。大法嚴持，守持無持之聖戒；宗關打破，持破不破之律儀。有情之蛆蟲，無情之瓦礫^註，尚達無生之旨；頓守之心儀，漸持之身律，豈陳越範之虞？要知悟

本無生，何生可犯？迷時難覺，在覺何持？如是守佛戒於犯、持之外，了性空於大律之中；直使閻君合掌其傍，小鬼不容其側。蕩蕩乎佛戒，巍巍乎嚴持。宗門守戒之人，誣作難持之士，其何謂也歟！

上陳宗、教、律、淨四門，首由宗謗，次各互誹，廣錄贅煩，不遑枚舉。作此謗論，豈不無謗，反令人謗；有謗，反令人加謗者？非也！永嘉云：「任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此語雖是，試問：謗者、非者，可有過乎？縱如燒天之火，不能燒人，而反燒己。

解謗之意，不許燒人，不許燒己，直達互相讚嘆，各行各道，我願足矣！永嘉云：「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如瓦碎。」此互謗之端也。永嘉又云：「圓頓教，沒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莫謂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斯解謗之端也。（◎三學—戒、定、慧）

宗教律淨四門，如佛一人，宗是佛心，教是佛口，律是佛腳，念佛是佛身，豈有身說腳非，口說心不是之理？要知如來救度眾生，以此四處成為佛身，眾生界空，佛尚不存，四處安在？能領會得，性空世界，全是眾生離垢而成；水月道場，盡是諸佛悲願而立；諸佛為離垢而處眾生界內，

衆生仗悲願而來諸佛海中。一旦性空界隱，水月輝潛，尚無佛生之名，何有其他之實？果能直下承當，定作人天宏範，大闡如來戒法輪，度盡衆生成正覺。（◎無作戒——戒體由作禮乞戒而生起，發得之後，恆常相續）

扶宗說

參禪一宗，直達當人本來面目之重大關鍵，最直捷、最便宜、最穩當、最平實，世出世法，無逾此也。

今人指定穿衣、吃飯、屙屎、放尿為最易事，不思尚有一、二之難，人向不知。何以故？穿衣有冷暖之難，吃飯有饑飽之難，屙屎有緩急之難，放尿有濺衣之難。如此數難，在人類中，竟不能免。

又云伸手動腳，低頭合掌，為最易事。亦有數難，更不易知。何以故？伸手有礙物之難，動腳有物礙之難，低頭有俯仰之難，合掌有高下之難。果能在微細中，依其準繩，不偏不中，如法行到，是為大難。

近人指定念佛為最易事，內中數難，人尚不知，知亦不覺者。何以故？生西之法，必捨此身，生彼華中，有何把握？是為最難。由信不實，忽生疑城，到極樂難。由願不切，忽生下品；欲生上品，一生見佛，是為甚

難。由行不真，一生念佛，不能成片，生西方難。有此數難，嘆哉！垂隻手之彌陀，接一心之眾生，豈奈難何？（◎性罪——又作：性重、實罪）

宏教之法師，能事理圓融，教觀不二，言行相應，機教相投；以利生為懷，以宏法為行，誠自他俱利，何難之有耶？如觀照般若ウツミヤカ若未修，文字般若未學，實相般若未悟，則理事難融，機教難徹，必招入海算沙之嫌，說食不飽之謗。（◎性罪——不待佛陀制禁，性自是惡，犯之即有罪報）

持戒之律師，不達無作戒體，性遮持犯之旨註必僅於身外之律儀，戒中之名相；雖曰無犯，「心戒」常違，必招「戒止生天」之譏。「戒為不墮」之利，欲達無上金剛寶戒者，不其難乎？其他一切法門，以此類推可也。（◎遮罪——避世譏嫌，佛陀因應時地、情況而制之禁戒）

獨禪宗旨趣，為諸佛母，為萬法師。釋迦雪山睹星悟道，迦葉ヒカ見佛拈花悟道，東土神光安心悟道，及至臨濟還拳悟道。易之如反掌，快之如掣電，迅之若彈指，速之若瞬目，不勞動步，不費工夫，誠易中之再易也。從上諸祖，皆由禪定悟入者，了生脫死，證大涅槃；開叢林、建道場，廣度群品；非悟心地，不為大功。（◎遮罪——又稱：制罪、遮制）

參禪之益，範圍極廣，類如心是黃金，身亦黃金，真如妄想亦是黃金，咳嗽吐痰亦是黃金，男女老幼亦是黃金，天堂地獄亦是黃金，虛空大地亦是黃金，草木叢林亦是黃金，有情無情更是黃金，任他有打破虛空之力，不能出黃金一步。又如「自心」包羅極大，十方法界皆在心中，四聖六凡皆在心中，語默動靜皆在心中，牛馬豬羊皆在心中，蛆蟲螻蛄皆在心中，世法佛法皆在心中，空內空外皆在心中，地上地下皆在心中，任他有踏翻大地之能，不能出「自心」一念。

其所謂黃金之喻，自心之法，法喻並明，心力參究，深修禪悅，方能領會，不然恐多一「明」字。

要知：黑暗是病，明白亦病。真禪之旨，妙在暗明，未悟以前云「暗」，大悟以後謂「明」。正如宗門之程序，由迷而悟，由小悟而大悟，大悟而徹悟，徹悟而後真修，故云：「悟後起修，即真修」是也。至此明暗之病全蠲，迷悟之途路絕。

今在未悟以前，謹將禪路廣設百法，每法事實，詳細指陳。

- 一、發心學道
- 二、願住叢林
- 三、立決定行
- 四、棒喝難挨

- | | | | |
|--------------------------|---------|---------|----------|
| 五、規矩難學 | 六、身心不安 | 七、委屈難受 | 八、習氣難除 |
| 九、跣 <small>時</small> 跌難坐 | 一〇、六根難收 | 一一、請示用功 | 一二、厭住叢林 |
| 一三、樂處深山 | 一四、不喜培福 | 一五、不真修慧 | 一六、不願常住 |
| 一七、易犯規矩 | 一八、喜捨一切 | 一九、奮勇發心 | 二〇、身心純熟 |
| 二一、不信參禪 | 二二、疑法 | 二三、疑人 | 二四、擬退 |
| 二五、追悔 | 二六、慚愧 | 二七、起信 | 二八、聽可領會 |
| 二九、覺有相應 | 三〇、自願用工 | 三一、忘疲 | 三二、疑情不得力 |
| 三三、身心悶燥 | 三四、退心陡起 | 三五、受人勸服 | 三六、妄心暫歇 |
| 三七、身外暫忘 | 三八、覺身輕安 | 三九、住枯靜處 | 四〇、妄自穿鑿 |
| 四一、專好詩偈 | 四二、不願深進 | 四三、提起用 | 四四、功能除妄 |
| 四五、功能除睡 | 四六、落堂自在 | 四七、妄自承當 | 四八、戒道時非 |
| 四九、心法俱寂 | 五〇、得少為足 | 五一、生心用 | 五二、有心用 |
| 五三、散心用 | 五四、把持用 | 五五、得力用 | 五六、放心用 |
| 五七、親切用 | 五八、間斷用 | 五九、粗心用 | 六〇、綿密用 |
| 六一、不間斷用 | 六二、細心用 | 六三、離法用 | 六四、無心用 |

- | | | | |
|---------|---------|---------|---------|
| 六五、真心用 | 六六、轉身用 | 六七、同體大悲 | 六八、代眾生苦 |
| 六九、慈心與樂 | 七〇、愍念眾苦 | 七一、學菩薩行 | 七二、布施 |
| 七三、持戒 | 七四、忍辱 | 七五、精進 | 七六、禪定 |
| 七七、智慧 | 七八、喜捨 | 七九、愛語 | 八〇、利行 |
| 八一、同事 | 八二、立向上志 | 八三、除懈 | 八四、恭敬 |
| 八五、供養 | 八六、讚嘆 | 八七、隱惡揚善 | 八八、除謗 |
| 八九、息諍 | 九〇、三常不足 | 九一、勸住叢林 | 九二、發心作事 |
| 九三、喜作清眾 | 九四、願當行單 | 九五、知因識果 | 九六、發大誓願 |
| 九七、事理用 | 九八、化導用 | 九九、他受用 | 一〇〇、自受用 |

第一、發心學道者——舉世僧倫，受戒可以，朝山可以，於修行學道一事獨不可以，何其怪耶？自出生以來，受家庭習慣，深加纏縛，不思捨離；加之順逆之事交逼，苦樂之境相侵，宿因感動，善根稍熟，係有出俗之心，竟作披緇之舉，將入師門，授以應赴之經懺，加以趕快之佛事。午夜熟讀，寢食俱忘，欲精其事，擬過其人，喜有終身之業，而終其身也。

哀哉痛哉，孰知錯入門牆。隨流打混，終日空忙，竟不知有康莊大路

，坦蕩叢林，甘染小廟習慣，竟作經懺僧人，弄得一身灰頭土面，常思：一日之佛事，難買一盒香煙，趕了一夜之苦辛，不夠一斤葷菜。奮然立志，脫去樊籠，訪道求師，心難終日。世塵之心將盡，為道之念始萌。一遇行僧，即行苦拜。或授念佛，或指持戒，或勸學教，或教參禪，直使一日求師，千日學道。斯僅為出家，一生終了之苦行，於庵堂，於小廟，或會館，或祠宇，徧俱有之，此輩行人，世具多數。（◎緇——喻出家眾）

第二、願住叢林者——叢林為十二頭陀中第一頭陀，梵語阿蘭若，此云寂靜處，或云無女人處，又云僧伽藍，復為十界聖賢聚集處。

受戒之人，首由堂師多方開導，次聞前輩讚住禪堂，如是發心，修整衣單，購備鞋履，思維打聽，百計難成。欲學經教，字墨缺如；擬去朝山，又少路費。才聽天甯之好，又想天目之奇；常聞金山之腿子難熬，久知高旻之長香難坐；大好蘭若，欲住式微，進退為難，徬徨終日！

忽遇鄰僧，百般指示，授以正路，教以方針，膽敢前行，一切不顧。將到山門，心慌腳抖，客堂一進，面赤身呆。執事見者，一吼之曰：「初參！」再吼之曰：「半吊！」其不聞乎？規矩之嚴，殿堂之緊，往返不聞

其聲，坐臥必遵其教。

有志於道者，漸定其心，次舒其見，規模次第，逐漸了知。膽既大而心寬，事將熟而志固。

無心於道者，如雀進籠，身難安住；所見盡不稱意，所聞悉是駭人。胡竄亂撞，黑地昏天；百計私逃，竟難如願。其盤膝也，寬如鍋腔，高如茶桌；其跑香也，行如跳舞，居若防賊。隨眾打混，忍苦過活，暗地流涕，瞞人哭泣。一聽執事吼聲，全身肅靜，將有道朋勸誡，滿面生歡。宿有道因者，今遇斯緣，果將成熟；三、五十年，居如一日；般若之種，成佛之根，益加深厚。宿無道因者，助遇勝緣，因隨果熟，熏修煅煉，大器堪成。今修勝因，未來勝果，生死之道修也，涅槃之道明也。如是非住叢林，不能培其佛因；非住叢林，不能成其佛果；否則因地不真，果遭紆曲。

要知叢林為三寶主體，亦為辦道礎基。叢林衰，正法無從久住；叢林興，三寶為世福田。古云：「能發心住叢林，三、五十年不犯一毫苗稼者，此人具大福報，有大正因。」又云：「若在深山辦道，不如叢林睡覺。」誠哉斯言也！大凡住過林下之人，出外行腳，城市鄉村，人若見此威儀

細行，舉動語默，非常可比，直令世人信而敬愛；使一切善男言女，培福德無量，種善根無量。仰願當世聞人，信佛長者，必盡力護持，不稍岐視

●註 功德之大，世無可喻。（◎岐——可作「歧」）

人能生住叢林，死入塔院，不但過去父母超昇淨土，現存父母增福延生，及自己深入堂奧，其願足也。

第三、立決定行者——既為道來，必先立行。行立，其道雖行，其心必亂。何以故？要知無始以來，染習深厚，今生所作，加倍純熟，終日隨世遷流，順心樂受，了無阻礙，稱意樂從。今既出家，習慣之熟，已受刺激，再加立行，行與習違。違逆者何？類如心向喜葷，今逼吃素，不是飯吃不飽，就是菜裏無油，種種違意之事，迂迂逼積於心，一覺行立，心自紛亂，勢所必然。行一切事，以此類推。

凡立行之人，知向所行鉅細各事，縵無標幟，亦無體制；今於立行念中，鑒其各事，無端倪者，檢而理之；有條理者，新而合之；作事似較前有方，動念似較前有主；至爾動靜閒忙，皆從行得。果能得其行之受用者，其心自不混亂，其身自不妄行，其事自不錯謬。如是行能制事，一也。

再加定行者，既定之行，任死不移，任生不改。天地能動，我行不動；虛空能空，我行不空，是名定行。凡所行事，及所立行，各不相礙。心愈亂而行愈堅，身愈危而行愈切，事愈敗而行愈高。行能改惡心向善念，行能轉病質成肥身，行能化兇險為安寧，斯名定行能制身，二也。

決定行者，雖云行能制事不亂，行能制身清安，行能制心一處，何若無事可亂，無身可安，無心可制，三也。

從這裏一決既定，放手直行，忽到水窮山盡，人法雙忘，轉過身來，方知決定行三，了身心世，要知決定行之妙者，在林下三、五十年，苦心於道，敢保立見也。

第四、棒喝難挨者——大凡有志行人，必先徵究其去向，次研其住止，再審其家風，然後直從其道。

當思世間之學，不出孔子遺教，諸子百家，咸皆包括。出世間學，先離情識，再掃聖凡者，必首明離情之法，絕識之方。要知情因愛有，識由妄生；「情識」二字，聖凡所關；實因情不能空，六凡輾轉；識不能了，四聖歷然。不妨將此二字，舉令世知，直使畢世之才，高明之士，能將「

情識」二字，作一解釋，設一除法，為一嘗試。可以另立了除之奧，除之、了之，我可樂從其學，仿效其法也。

舉世既無掃情之能，亦無空識之妙，定依古人棒喝之道行之，方不負修行之志，如是鉢囊高掛，以悟為期。（◎羈——同「羈」）

欲求去情識之學，先求吃棒喝之道。須知情關瞋愛，識鎖悟迷；盡世間人，易愛易瞋者，皆為情所覆；能迷能悟者，亦由識所羈^註如是痛棒一巡，情飛空外，瞋愛何存？猛喝一聲，識影全消，悟迷何有？

每有初學之人，不了助道之法，云：「有道可學，有心可用，一生大事畢也；何用香板打之若孩童，大聲吼之如赤子？規矩之難，為用心之障；開示之多，為行坐之煩！」（◎蹬——失勢）

試問：有此見解，莫若居山或住小廟，如斯錯會，諸佛聞之流淚，祖師聽之傷心，龍天知之蹬足^註神鬼知之捶胸。不思我佛世尊，雪山修道，六年寒苦，一麻一麥，如此精勤，勝過棒喝之惡，規矩之難，開示之多，不止千萬倍也。二祖求法，白雪齊腰，尚呵之曰：「輕心慢心，何聞其道！」遂至紅血齊腰，方為說法，能不勝禪堂之委屈千倍乎？

臨濟受黃檗之痛棒三頓，尚且劈破面門，恐超今時萬萬倍之委屈也！不然，直使禪堂之弊，循情應對，禮節歡呼，情也！問答語言，神會見解，識也！許有破空之能，不若禪堂一棒，一棒能破此情，任有沉地之力，不如禪堂一喝，一喝能離此識。故云：「七尺棒頭開正眼，一聲喝下歇狂心。」又云：「香板頭上出祖師，大聲喝內出菩薩。」能有佛法知識者，求善知識打，請善知識喝；一棒打除多生情垢，一喝震了歷劫識昏。欲住禪堂，若畏棒喝，其住者難久。若有禪堂，暫離棒喝，其禪堂莫存。

禪堂，為世出世之舟航；棒喝，為了生死之利器。欲成佛道，當住禪堂；欲了生死，必受棒喝。禪堂棒喝，其為母也；見性成佛，其為子也。故諸佛指歸於禪室，歷祖盡出於斯宗，誠不信乎！

第五、規矩難學者——規矩為世出世之最大法網。規者，為之繩墨；矩者，為之角尺。長直非繩墨無標準，方圓非角尺無的之範註。故古云：「不依規矩，不成方圓是也。」（◎的——真實）

又如伐樹欲取其直，先用繩墨，其礙線者，大斧砍之，小刀劈之，其料自直；任何材料，悉皆就用，斯盡繩墨之功也。又如箍桶，擬取其圓，

先用角尺，四角方之，八方角之，其料自圓；任何圓器，隨取用之，此盡角尺之力也。要知虛空何其高，繩墨掛之直也；大地何其廣，角尺量之圓也。一虛空一大地，未出規矩一步。又如直則豎窮三際^註圓則橫徧十方，其規矩之範圍，大無倫比。

欲住叢林，不依規矩者，不知來為何事？要知我人身心，乃業障成之，習氣薰之，散於六道，處於四生。向不聞規矩之名，何有其實？隨心放擴，任意欲為，前無擋絆，後無遮攔，耽慾橫行，隨業受報，頭出頭沒，不知幾時？（◎三際—過去、現在、未來◎海眾—眾生、眾多沙門）

今幸出家，再遇規矩；其規矩者，為叢林基礎，為海眾依歸^註為學道之初步，為入聖之階梯，為出世之良師，為成佛之導者，為苦海之寶筏，為黑夜之明燈；為窮者之大寶，為病者之良醫，為人道之救星，為學者之宏範。任佛口宣，讚莫能盡。

禪堂學道，大規矩，小法則，必依而行，有犯者皆隨業轉，無犯者不隨業遷。如是規矩之多，法則之細，任再難學，必耐煩學；學熟之後，一日學之，千日用之，此處他方，皆稱上座。

當知規矩與業障，冰炭不同爐；法則與習氣，水火不同器。業障現，規矩離；習氣放，法則隱。業障現，依舊輪迴；習氣放，哀哉六道。

試問學道人，守規矩是？隨業障是？故和尚班首，維那各執，必盡心力，嚴守規矩。使學者日新又新，不遭塵網。悲心之大，婆心之切，舉世莫過此也，幸已哉。

第六、身心不安者——身心不安，正為入道階漸。何以故？身若安閑，現業易造；心若自在，惡習頓生。試問：心依身住，心再不安，何能離身一刻？身依地住，身再不安，何能離地一步？能如是會，何不安之有？假使身心，安於向所貪染之處，此處即是苦因。此雖能安，終屬須臾之安；轉過身來，直使身心安於火輪刀山之所，此所即是惡果；此雖難安，堪為永久之安。

悲乎！能在禪堂久住，身心不安自安。要知身心，受世縈纏，纏久自安。今將身心，禪堂久住，住久亦安。類如居家，終日長安，忽犯王刑，處於囚獄，片刻難安；願將囚事，詳細施為，作為日用，久之或安，不但無在獄之難，至爾不願出獄，不但身安，心亦安也。

身心之弊，無論居於何處，初實不安，漸可稍安，次則能安，久自長安，斯蓋六道通同之病也，嗟哉！禪者身心，住一切處，不能相安，理正當然；因一切處皆塵勞處，不安可也，今住禪堂，為佛子正行，為道者正居，若不能安，萬不可以！何以故？禪者受辦道之身，住不辦道之處，道何能辦？至爾十分道心之人，在辦道之場，道尚難辦，在非道之場，豈能辦道耶？類如十字街頭，鄉村田野，欲離塵擾，屏絕喧鬧，可乎？切將身心，久住禪堂，不安而死；不願身心，暫離禪堂，苟安而生。其為道者，不亦樂乎！

第七、委屈難受者——此語，乃無知者言之，稍有程度者，斷不掛齒，何以故？下至眾生，上齊諸佛，「委屈」二字，竟不能免。所以者何？

釋迦世尊乞食既畢，敷座說法；百萬大眾，巍巍端坐，靜肅莊嚴，忽一僧尼捧腹而至，對佛面立即云：「汝今說法，我身難安；不久欲生，何不顧及等語……」

是時大眾，凝然罔措；可憐我佛，受此重大委屈！梵天諸王，著一天人，化一雄鷹，飛僧尼邊，將繩啄斷，瓢隨墮地，眾釋狐疑，委屈之大，

何能及此。(◎調達—提婆達多比丘◎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

又，我佛一日領眾入城，循例乞食，時有阿闍世與調達二人^註欲謀我佛及諸大眾，屬令滿城^註禁止留食，如是者七日未得粒米。後因二人改悔，依舊留食，如前供養。此之餓飯委屈，世何能受！

又一日，諸大羅漢，他處安居，留數百人同佛結夏，崖內安居。調達竟著力士多人，暗將巨石推崩下山，擊傷佛足。可憐佛為三界大師^註四生慈父，受此辱佛、餓佛、擊佛之最大委屈。佛尚如是，我何人也！

又如慈明請法汾陽，寒冬之際，設法往覲，汾陽即以冷水澆之，欲令他去，慈明私立殿角一夜。汾陽次日晨早見之，後又澆水，如是再三；可憐慈明，當順受之，後開大悟，號西河師子。(◎師子—獅子)

又如徑山老人，為四句偈，未避國刑，充放楚粵；後大宏化，遐邇欽崇，此委屈之大，大無能比。(◎屬—同「屬」)

從上諸佛、諸祖尚然！既隱林下，安住禪堂，任何委屈，逆來順受，瞋來喜受。要知：受得一分委屈，消得一分業障，開得一分智慧。任人取我頭去，截我飯碗，更不能顧。只要有禪堂可住，有規矩可守，有道可行

足矣！其他身內身外，皆屬餘事。一任委屈之事，堆如高山，竟能消受，方稱大人知識。

第八、習氣難除者——習氣一事，唯佛一人淨了，其餘皆次之。我等薄地凡夫，豈容稍緩？習氣之主體者，身、心、世三。貪染捨離皆習氣；穿衣吃飯，屙屎放尿皆習氣；語默動靜，出入往返皆習氣；舉心動念，執迷開悟皆習氣；了生脫死，成佛作祖皆習氣；參禪學道，明心見性皆習氣。如此習氣之深，難除之苦，非達道人，恐難除之。

或問：我等日用中，所行規矩，所參工夫，諒必不為習氣。答曰：「此雖不是習氣，只許是除習氣之法。」但在除習氣法中，竟添習氣。如早時還債一百，晚時借債一千；除之者少，添之者多，嗚呼！痛哉！習氣之大，將何以去？

思之，必假禪堂之清規，日行之細則，棒喝之加持，知識之開導。三、五十年不了，盡此一生，如未除清，付諸來世。任是習氣之大，唯怕立志之堅，終必了了也。

類如一無鼻孔漢，天地之大，虛空之高，佛祖之尊，眾生之廣，此漢

置若罔聞；其他一切，毫不沾染。能學到此漢，教你成佛去亦不為難。此漢雖妙，當離迷悟看，始得；果能許你見得，方知虛空有此漢，大地有此漢，有情無情皆有此漢，動腳遇著此漢，開口咬著此漢，此漢之妙，竟無能喻。

第九、跏趺難坐者——跏趺，即右腳在下，左腳在上，名單腿子。結跏趺，即左腳在內，右腳在外，兩腳底向上，名雙腿子。

當知佛為眾生標榜，佛為我等教師。佛口宣言，令我行之；佛之儀容，令我學之。我當如教而行，可稱佛行；我當如相而學，可稱佛學。每大殿內，或各寮中，供有本師釋迦之佛相，雖不全學雙搭膝，而單腿子，應當要學，方可不違佛教，不背佛儀。

上古傳言：有一比丘，初出家時，欲住禪堂，腿已熬熟，即擔衣單，行之將夜，置孤塚邊，靜坐一夜；結跏趺坐，名盤雙腿子，約有三時許。眾鬼見之，敬如活佛，尊如金塔，禮拜不止。

雙腿將疼，放下隻腳，坐單腿子。眾鬼見之，忽驚駭異，才見金塔，忽成銀塔；其鬼有畏而欲逃者，有近前細看者，有誠心禱拜者。至時夜深

，日又辛苦，單腿又疼，即用兩腳向下，近時稱為支鍋腔子。鬼復見之，驚然嘆曰：「先拜者是金寶塔，後拜者是銀寶塔，現見者是鐵寶塔。」

眾鬼見之，紛紛欲回，不願再拜，徬徨塔前，言三語四。這位比丘，盤的支鍋腔又疼起來了，忽然伸腳一睡。駭得眾鬼星散，有膽大的鬼，來看者即罵云：「辛辛苦苦拜了一夜，原來是個爛木頭。」

你一腳，他一腳，踢醒比丘。至天將明，起身跑到坐香門庭，說昨夜事。此話徧傳海內，迄至今時。各著述家未見此段，因是故錄之，足可為人警覺。

古人云：「心以動為用，身以腳為用。」心不動，則身自靜；腳不動，則事自息；心動，則念愈多，根愈擾；腳動，則身愈煩，心愈亂。故辦道之人，先收其心，次收其腳；盤膝者，斯之謂。

第十、六根難收者——六根：指眼、耳、鼻、舌、身、意，此六根之範圍，不過一身攝之，何其太小耶？汝云難收，我曰要放。何以故？收而藏之，寶而密之，終為大害，不如知有眼者，先放其見；聞有聲者，先去其聽；其他四根，以此類推。

行道之人，先忘視聽，次靜身心；不但六根捨、六塵放，六識亦止也。每見住林下之人，頭身手腳，硬如枯椿，行如木人，坐如土地；此雖不善，比放蕩者較好萬倍。不過眼未亂翻，閉目內動，珠忽一瞷交相統收之。耳雖未聞，面無掉舉，頭忽一動，音統收之。如斯行處，何收之有？正收之道者，類如一室，周有五窗，中明一燈，五窗照時，光透於外；若去一窗，必用布遮，一窗自暗。布遮者，即留心眼根，不許外望也。若去二窗，亦用木閉；木閉者，即不掉頭外聽也。三窗亦然。如此行法，漸收可以，未為頓行。（●瞷—視）

宗門之法，欲閉五窗，先去中燈，次撤其室。不但六根空，六識忘，六塵遠離也。直是中燈與室，並皆瓦解，試問：這野狐精，藏身何處？

禪宗之道，先制其心。心忘而內外俱忘，不閉自閉，不收自收，誠不然乎？雖然，當頭還欠一棒在。

第十一、請示用工者—請示一法，佛世有之，事機重大，世難比擬，類如：

一日，外道持華華供佛，請佛開示，佛云：「花放著。」外道放花。佛

云：「手放著。」外道放手。佛云：「身放著。」外道躊躇間，佛呵曰：「既不能放，擔起去！」外道豁然大悟，請示之利，曷可言喻！

佛在因中，為一仙人，遠住深山，終日為道，最真且切。天人擬試之，化一羅剎，至洞側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仙人聞之，即下禪床，出外顧視。見一惡相，頭髮紅蓬，面如靛色，牙漏於外，黑似鐵釘，身形之大，饑腹之小，見而畏之。仙人問曰：「此二句偈，是汝說麼？」羅剎即言：「正是我說。」仙人啓曰：「請將下句，再為我說，深當感謝。」羅剎即云：「我腹饑餓，無力再說；汝能捨身，於我為食，當許說之。」仙人自思，若身捨食，法將誰聽？即請仙人，法書石上，視即捨身。如是書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八字。

仙人跳下，羅剎捧身，現本帝釋，讚言：「善哉！汝即當成阿耨菩提。」
◎阿耨菩提——無上正等正覺

仰望仙人，不忘度我。」（思之，古人捨身求法，為八個字，命送鬼食。視身之輕，敬「法」之「重」，恐今時人，難以做到。

禪堂道者，用心真切，工夫深入，定要博問先知，請求開示，必誠惶

誠恐，五體投地^註說誠實言，陳當前見。是善知識，當機一撥，回頭轉腦有之，地轉天旋有之，立地成佛有之。

類如路行千里，相差一步可以到家，在此一步，妄為家住者，大有其人。既不願後退，又不敢前進，盤桓終日，莫知所自。

果是智人，當處請問；如是博學之、審問之、善思之、明辨之，直下承當，深入堂奧。信請開示者，動步歸家，何便宜之甚！有道學者，切宜儆。 (◎五體一頭、兩手、兩腳◎五體投地一表恭敬)

第十二、厭住叢林者——久住叢林，諸不如法，身心疲厭，勢所必然。試問：欲得身心如法，喜住叢林，深得法益者，何皆未見到？

共住之人，日行其事，內中大利，人不易見，故特指出。

禪堂，日行殿堂，行坐規則，日日如是，月月如是，年年如是，所行之法，不增不減；一日行之，萬日同之，此是以搖動身，熏不動習，久之其身必靜，其心自清。際此深修之處，多不易見。盡人只喜今天上殿，明日過堂，後日唱念，再日出外，一天有二、三樣掉換，可為合意。如是每日冷冰冰，終日煩悶悶，直令人無意味，無興趣者；厭住叢林，第一大病。

果能立志為人，將叢林法，鉅細各事，深知底蘊。所見者無不是利，所聞者無不是益，所學者無不是道，所行者無不是法。如此深入，以禪堂為身，以規矩為行，以禪悅為食，以參禪為念。如此埋頭苦幹，三、二十年去，不但閻王老子不奈你何，任是釋迦老子亦不奈你何。自得大益，轉教他人，亦得其益；得深益已，明了今後所受因果，拈一草，焚一香，皆培性德。聞一聲，見一色，盡是禪機。

叢林為十方聚會之所，聖賢安居之地，同居大眾，互相瞻依；一言一行，皆有稽考；一文一米，不落虛空。

古云：「歷代諸祖出自叢林，古今聖賢從叢林出，自當敬常住如佛刹，愛寺物如金珠。自恨遲來，何不早住？寧願生生世世，以叢林為家，以規矩為住。其他小廟庵堂，深山窮谷，關房靜室，決不暫住。」請住叢林之人，謹將此段熟讀記取，以作未來防範可也。

再者，佛為娑婆教主，為佛子者，當設殿宇以供之。法為濁世明燈，必用華堂以貯之。僧為世界福田，當其永供而養之。敬信三寶之念雖誠，不如護叢林之功大；三寶非叢林莫住，叢林非三寶莫存；若得正法久住，

必使叢林久住。叢林不在，正法何住？故先有叢林，而後有三寶也！

尚望厭住叢林者，改喜住叢林。厭者必離，喜者必住。其前程之大，非言喻所能及。（◎鄰單——鄰床）

第十三、樂處深山者——喜住山之人，皆從道念不堅中有。愛山之心不歇，厭住之念愈堅。亦有日用中規矩雜事，優劣見聞，時擾於心。或坐香短，工不夠用；或行香長，色力難拖。有因開示不稱意者，有因調眾不遂心者，有因鄰單打叉者^註。有因坡事太多者，有因殿堂太苦者；厭處太多，阻礙紛紜，實難辦道，竟作溜單之人，係有住山之念。一到山中，有屋無床，有碗無米，有柴無火，勝如家庭，倍加繁瑣，至時方知也。

再有與道稍次者，勉住叢林，盡是敷衍。一切時間，掛板敲鐘，倒茶打水，香板竹篋，轟轟驚人；班首開示，聞之冒火；維那規矩，聽則心煩；百計思維，莫衷一是。欲回小廟，惹笑鄰庵；住他叢林，身難如意；自思小廟之煩，叢林之苦，不若遠遁深山，世罕聞見。此住山人，非真為道，貪安偷閑，以山為快。（◎褲——扶持）

要知：能否住山，必有稽考。向在叢林，久住用工，得到懸崖撒手極

處，轉身過來；根大者，開叢林，建道場，廣宏法化，利己利人，終身利他，不圖自適；根小者，一得大悟，上忘佛德，下背眾生；樂處深林，清悠泉水，置四恩於度外^註。忍三有於泉鄉^註。利人之功大，利己之功小。培二乘因，播焦芽種，全不顧及。（◎三有一欲有、色有、無色有）

住山數弊，人盡不知。任是透過重關，難免搶劫之患，竟無解救之人。

樹前因執事煩勞，避山靜養，將到山洞，初居數日，忽聞上庵哭聲喊叫，余即奔往，見之慘狀，目不忍睹。急將彼身繩索解開，口內黃土拔清，耳內棉花夾出，急燒開水灌之，始有氣聲呼出。又將身手扶起，四肢活動，擗放床睡^註。不半日知識醒來，問其所以，云：「先用衣服裹頭，橫身重打，再用繩索捆綁睡地，已二晝夜。」往內視知，盡其所有，一掠乾淨；雖受痛苦，幸未斃命。其弊一也。每有山下窮苦婦女上山求食，聖戒難保，二也。食不敷吃，必下山苦化；有道者大袋擗之，無道者小袋空之。一餓十天八天，有因餓下山者，三也。有與鄰山不和，打架吵死，無人救者，四也。有病無藥，有藥無人看病，死之臭而惹鄰庵之厭，五也。請住山者深思之。（◎四恩——說：眾生恩、父母恩、三寶恩、國王恩）

第十四、不喜培福者——每有久住叢林之人，未開佛法知識，未閱佛祖經典，一向執迷枯坐，靜此一生可以，稍動一刻不可以。如此行處，大為法門害，大為前途障！何以故？佛於三大阿僧祇劫，廣行六度，精修萬行，皆是培福。佛在因中，當一圍頭_{ㄉㄨㄥˊ}歷九十劫，盡為培福。我等能當三年飯頭，萬不得了！此是最大道心？悲乎！

佛在世時，有病目比丘，日唯補衲，覓人穿針，大聲喊曰：「有作福者，與我穿針，功德無量哦。」

一眾笑曰：「不知慚愧，瞽目不見_{ㄍㄨˇ}請人穿針，言有福求，真恥之甚！」佛聞嘆曰：「汝輕視彼，不與穿針，我與他穿。」眾羅漢曰：「世尊為三界大師，豈能與這瞎子穿針？」佛言：「我為培福，歷三僧祇，捨頭目髓、身肉手足、心肝五臟，悉為培福。因福深厚，得成佛果。既已成佛，更不能捨穿針之福。」眾羅漢聞之，赧顏冷色_{ㄉㄨㄥˊ}生大慚愧；後知福為佛本，見義勇為。（◎圍——廁所◎瞽——盲者◎赧——慚愧而臉紅）

林下人身耽慣懶，心著孤閑，一動不安，何能再動？培福之道，了無修處。有福之人，安住叢林，心是寬的，身是健的，力是壯的，量是大的

；一住再住，出坡作事，吃苦出力，在所不辭，無福之人，安居林下，心窄身瘦，力弱量小。心窄者，紛亂之事，見而生畏；身瘦者，稍重之物，見而生退；力弱者，多勞之事，見即麻煩；量小者，重棒逆言，不堪納受。聽到執事講規矩，疑曰：「又是講我的！」心如火起。犯則罰一、二香板，瞋曰：「又放我不下！」惡念陡生，此皆無福之過者，何以故？行人向所造罪，至深且厚故也。心窄者，雜念煩惱，塞滿心中，無插針處，不容別念，故心窄；身瘦者，淫慾消耗，惡事纏擾，氣倦神疲，故身瘦；力弱者，病苦糾纏，忙山忙海，諸不遂心，身難負重，故力弱；量小者，世知未忘，佛見未開，專愛體面，深耽人我，讚則生歡，毀則生怒，故量小；再不培福，久之，將成流俗也。

當知福能空罪，慧能破愚。假如二人同行化飯，無福者，米未入唇，餓難行路；有福者，飽殮^{トク}足食，化導多人。故古人云：「修慧不修福，羅漢托空鉢是也。」

第十五、不真修慧者——修慧一事，極為重大。滿世間人，只說聰明，不說智慧者，何以故？當知：慧從心修，聰從境得。從心了，心則慧明；

從境研，境則聰發。不但世人未嘗研心，即我等住禪堂，負研心責任之人，尚未研心，不其難乎！要知：神通不如智慧。

一日佛往忉利，為母說法，目連、舍利諸有神通者隨同佛往。天王設宴，諸大尊者出外遊覽，同回見佛。佛與天王，共殮餽膳，諸羅漢等不識世尊，佛用神力，自與天王等同一相。目連近不能見，復至梵天，亦不能見，再至他方世界觀之，復不能見。諸大羅漢徬徨座側，渺無所自。舍利弗向稱智慧第一，商諸羅漢曰：「目連神通，竟不能見，我有一法，定可能睹。」云：「佛與天王，身相不別，唯眼睛不同。」

諸人直向席上觀看，佛眼瞬目藏睛，雍容和藹，天王眼珠亂翻，腳忙手亂。如是一觀，才敢近佛。受佛呵斥曰：「任你神通廣大，不如智慧光明。」（◎渺——遠而看不清）

不真修慧之人，可不愧歎？嗟哉！背覺合塵，迷真逐妄，認非為是，趨惡離善；種種苦惱，皆由愚痴所致。

要知智慧為破愚之利器，愚則從明入暗，慧則從暗入明。從明入暗者，六道循環，三途遞償。從暗入明者，從凡至聖，證大涅槃。

近時住禪堂者，本無了生死之志；亦無修智慧之心，能不痛乎！果真有志於道者，限定今生，盡此形壽，不作別事，不修二法，專辦參禪，以悟為期；今生不悟，付諸來世可也。至日用中，自無二心，更無他事。再要緊者二：一、今生三、五十年行去，不悟，不可另行別法，否則半途自廢。二、參禪至老，老而病，病而死，不可忘參禪一念。轉身再來，定是一聞千悟。

類如：行路以到家為止，作飯以熟為止，吃飯以飽為止，妄想以打了為止，沖盹以睡醒為止，人生以死為止，眾生以成佛為止，用工以開悟為止，了生死以證涅槃為止。

試問：歷世迄今，究竟是暗中為人，還是在明中為人？嗚呼！痛哉！又問從生以來，究是以身為人，還是以心為人？可憐可愍！

過去為人，不知其處，現在為人，亦不知其處；未來之人，大須仔細。只要苦到前無期限，後無時間，一旦徹悟，本來面目其人也，風光本地其處也！自此大哭三天，喊冤數日，苦哉！何迷之甚！世世生生，除辦慧業外，其餘盡是辦痴業。故修福不修慧，白象掛瓔珞是也。

第十六、不願常住者——常住一事，實是難能。類如戲場，最極好玩，十天、二十天可以留戀，再多時日自不願住。何以故？無適意處，難住當然！再稱心處，何以不住？其中另有凡不能解、聖不能會之奇特事在。奇特者何？我人最初一念，依無住本，而生幻住，如不能常住者，非今時不常住也。

世界有成、住、壞、空相，人有生、老、病、死相，心有生、住、異、滅相，皆非常住相。盡人隨此相生，隨此相滅，終不能逃出此相一步。故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是也。能悟此相，一切諸相悉皆常住。參禪人先立三行，至死不移，自可發明至真常住，三行者何？一、住此一處，處要常住。二、持此一法，法要常住。三、專此一心，心要常住。有此三常，住不改易，誠轉生滅成寂滅，轉難住成常住也。

今時禪堂，久住不安，擬私他往者，其病在未得長安之道，自不願常住，理所當然。首由難處太多，是故不如自意。再則規矩法則，紊亂紛紜，身心勞苦，昏睡不時，語言難懂，暗疾時發，日無暇及，夜不夠眠。又云：「那個與我無緣，那個與我有礙！」種種逼迫，自不願住。果能回頭

，忍住三十年、五十載，身心清安，日得法益，人緣熟悉，事態安祥，外念息清，內心不動，復恨從前，因何動念要走，幸喜未隨妄想轉去，如是加倍精進，重立死行，任死再不妄動。

總之，念外好者，久之心必向外，常住之念自忘。能將向外之事，作一醜想、作毒蛇想、作糞坑想、作地獄想、作造罪想、作破戒想、作害我想，種種對治，向外之心自息，常住之念復萌。請妄動者，務將禪堂一切佛事，想出許多好處出來。云：「打我是去我業障，吼我是剪我習氣，再受困難，盡是助我道念。」能將好的也會在好上，不好的也會在好上，心自安然，不願再動。最要緊者，對治之法，極關重要。

第十七、易犯規矩者——類如古人畫地為牢，即人犯法，官家捉去，立於地上，用一木器，離身不遠畫一圓圈，不能妄動一步，斯古人之道也。叢林以規矩為圈，三五十年不出圓圈一步，亦學古人之道。若亂犯規矩者，當犯破法之過。何以故？順治皇帝云：「出入於金門之下，行藏於寶殿之中，鐘鳴上殿，板響過堂，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般般現成，種種如意。」又云：「百年三萬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閑。」誠哉斯言也！

如是身居離塵之地，心攀大法之緣，世人忙死，只為今生；我等閑暇，盡為來世。他人一生忙人，我等一生忙己，何不快樂！如斯受用，再犯規矩，故云有過。

初住禪堂，身心不熟，規矩不會，犯則可能教誨；若住年久，或是飽參，或在他方出過頭面，再犯規矩者，誠為法門惡人也。

正如林下，守規矩則隨眾行道，犯規矩則不入眾數。守規矩者心地寬閑，一切自在。犯規矩者身心浮燥，遇事生煩。守規矩人，人若見之，歡喜讚嘆，為叢林法；作人天範；犯規矩者，人若見之，即生厭離，定難久住，外出不安。守規矩人，佛、天生喜；犯規矩人，神、鬼生瞋。守規矩人，為興叢林法器；犯規矩人，為壞叢林惡人。當思犯國法重者，以身殉之；犯家法重者，以身離之；犯叢林法重者，以身遷之；理所當然，毫無訛謬。（◎幃^{ㄉㄞ}—香囊、同「帷」）

要知自己業重，定有違法之虞。常立誓曰：「願人砍我頭去，挖我眼睛，不願一時犯叢林法。」果依此誓，不但身命救，慧命亦救，加之父母生於惡道亦救。然則易犯，改為易守也。

第十八、喜捨一切者——喜捨二字，乃菩薩事也。住林下人，對於「捨」字，似嫌太過，何以故？出生已來，有田園豐富者、有功名富貴者、有官爵品位者、有妻子兒女者、一切遠離，渾不念及，披緇具戒，大捨俗家；復處僧倫，晏住庵堂，閑棲山洞，特長成績，宏富學術，全不顧及，大捨僧家；至爾僧俗之家俱捨，才能之事並傾。今云喜捨，誠不解也！不見古人道：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此人不會，即擔起去。如是之人，果能領會，正與宗門大捨，吻相符合。不得此捨者，日用中，上殿捨腳，過堂捨手，穿衣捨身，吃飯捨口，一棒來捨瞋心，一喝來捨惡念，人讚我捨歡喜，人毀我捨煩惱，悉名大捨。（◎莊—盛飾）

又，參話頭，捨工夫；任空過，捨光陰；隨眾混，捨多人；住叢林，捨處所；守規矩，捨他人；犯規矩，捨自己；亦名大捨。

又次之捨者，未進禪堂，其冠者：觀音斗、平頂冠、小帽頭、一把抓、韋馱尖、風幃子^註其衣者：綢袍子、緞褂子、絲七衣、紗臥具、緊身服、衛生衣。外有奇者：鶴敞衣、絨圍巾。其履者：膠皮鞋、絲棉靴、泰州高底履、揚州粉底鞋、白襪子、絲褲子。其莊璜者^註金蓋指、銀手表、磁

茶缸、骨牙刷，金剛粉、雪花膏、香煙嘴、大煙桿、燄口本、散花書、麻雀朋、酒肉友。一捨乾淨，只留一副無鼻孔、無面子，一個清淨人格，來住禪堂，其庶乎善捨也。（◎用工——同「用功」）

第十九、奮勇發心者——此一發心，為世出世間之導者。不然，不但佛道難成，即地獄亦不易墮。何以故？世人種田，播種興苗，芟草灌溉^㉑收棉軋子，紡織漿紗，牽頭上架；朝日梭之^㉒暮日織之，方成其布。由一顆種，變一件衣，種種手續，一切困難，所得三寶，人不易知。何者為三種？種以田為寶，布以紗為寶，人以衣為寶。因此三種寶貴之事，為世人者不得不奮勇發心，否則半途斷，一寶難得，人豈形於裸體乎？

亦如林下人披緇受具，訪道求師，安叢林，守規矩，遵教訓，挨香板，受惡辣，用忍辱，立道念，請法要，用工夫，得真疑，開大悟；由一凡夫，成一聖人。其中經過萬分困難，一切磨練，幸得三寶，亦不易知。三寶者何？一人以僧為寶，叢林以規矩為寶，徹悟以用工為寶^㉓亦因有此種寶貴之事，更不能不奮勇發心，否則終成庸鄙，一寶不得，僧何存於林下乎？（◎芟^㉔——除去◎梭織——來往很頻繁）

又行道者一切精進，人跑香有妄想，我跑香有工夫，是奮勇發心；人坐香有昏沉，我坐香無雜念；人往返有低言，我往返無自他；人睡臥有夢想，我睡臥無床褥；人空過無覺知，我空過有慚愧；人用工有間斷，我用工無身心；人用工知寒暑，我用工忘歲月；人用工有精進，我用工無懈怠。斯之行處是大精進，是真奮勇，何其人而不道乎！

第二十、身心純熟者——身心本無生熟；生熟者，由身作之事，心緣之境是也。一身生者——身所行事，既未多行，偶一作之，殊難得妙，是故云生。由生久習，再四琢磨，多方淘汰，信手自作，言行即行，初後一如，不假猶豫，此名身熟。

心生者——誠所緣境，向未染心，忽一思之，茫無舉措，亦名為生。由生久想，沉思靜慮，密加覺審，一想即現，說記便知，此名心熟。

身心雖熟，尚有遺忘之患；使之純熟成為習慣，歷萬劫而無遺，處千差而不動。拈來使用，水到渠成。身之一作再作，不復差訛；心之千思萬慮，更無遺漏；此名身心純熟也。

正如林下參學規矩，乍入禪堂，渺無頭緒。身所行事，向未見過，忽

逼進行，自難得妙。能苦心苦志，謹將一切事則留心研討，窺清記取；一精再精，漸可從生而熟。此時正學規矩之際，務將全身放在事上，不宜朝勤夕懈。立定真宰，寧死不離此法，有此決志，不但事熟，身亦熟也。又如初學禪行，向未用功，一舉話頭，無從下手。能將此法，死志不離，通身通心盡力拶入，只知法在，不知有心；如是久之，不但法熟，心亦熟也。

第二十一、不信參禪者——不信有二：每聞人言，宗門太高，中下之人萬不能到；任是做到，終難免還宿生業債，依舊變牛變馬，何愚之甚！根稍淺者，被此謗風一吹下海，再不敢言宗門一字，參禪一事，誰云敢信，一也。（◎櫛雨梳風——喻奔走辦事很辛苦）

自既決願了脫生死，而來宗門；來時披星帶月，櫛雨梳風^註一路辛苦，任何難受，今住禪堂，心願滿足！雖日用中規矩不熟，身心浮躁，又受惡棒之疼，猛呵之痛，自住下時，迄無虛日。自思專為辦道，苦捨外緣；既為生死，忍受苦痛，任置死地，在所不辭。對於用工一事，每聞善知識多方開導「念佛是誰」，懇切勸勉頓超大法；如是用心，竟難提起，任是空句亦難站住，業障之深，將何如之？二也。

類如身衣有寶，終不相信，不信參禪者亦然。若信自身有寶，任死決要找出，方為了期。故古人云：「衣裏明珠人不識，何須向外苦追尋。」是也。

第二十二、疑法者——行人為道，至真且實，忍苦茹疼，全不顧及；參禪一法，為終日行。不料，「念佛是誰」一句，長時不提，似覺輕安；稍一提著，煩惱陡起，身心片刻不容坐住，靜中欲出，遠行解悶，如坐火似。加之執事，見我舉止儀形稍缺，整而策之，更是火上加油，急不容緩之憤怒，填滿胸襟。細審此番始末，皆提一「念佛是誰」所致，不妨舉用別法試之；往日素信念佛者，或信持咒者，拈來用用看，一念佛號，或念咒言，如水潑火，清涼滿地。由是對於此法，更覺難信，既盡力參，不能得入，斯法之咎也！

試問：教書先生，日唯清閑，身心瀟灑，忽挑重物，萬分困難。有人問彼，擔物之力，為何如之？教書先生對曰：「此吃飯物，欲罷不能，欲挑難遠。」正躊躇間，因重放下，仍執書本，較前之樂，倍加輕快！

另有知識者曰：「既云食物，非挑不可，何不慢慢挨去，久之難圍，

當自解也。」（◎烏焉成馬——相像的字容易寫錯）

疑法者思之，「疑」之一字，今特釋之，否則烏焉成馬^註。

解曰：「念佛是誰」，即「人」能念佛，不知佛是「誰」念的？要明自己本來面目念佛之人是也。此人非肉團身，直離肉團外找之；找到這個人，即是本來面目。

大器者，不找現成；中下之人，非找不可。如何找法？

曰：「佛既不是口念，又不是心念，再不是身念，究竟這句佛是誰念的呢？」

念佛到底是誰？如此輾轉在這一句上追問，既不能領會，忽然起疑，即疑「佛是心念的？」又疑「佛是口念的？」又疑「佛是身念的？」既不
是身、口、心念的，畢竟是誰念的？此時在心、口、身上起疑。次知非心、口、身念的，更是疑上加疑；現在正要離開身、口、心外，急把念佛的這個人追出不可。如此追究，指「參禪」即「疑情」是也！

後之段段言「工夫」二字，即是「疑情」，再不煩贅。是知疑人疑法是「狐疑」，此疑即參禪工夫，是「正疑」也。

第二十三、疑人者——用心之人安住禪堂，初則依人言教，受人指導，聽人開示，會人法意；依而行之，不敢減少一字，不敢輕忽一言；視之如法寶，敬之若活佛；朝而禮之，夕而聞之，日不稍懈。敬人重法之殷，真令人信。至所授之法，久而行去，自覺此人指之最為的確，彼所講的似不合宜；你是他非，莫衷一是。再或先講之言，初用則是，用久成非。又或自用之法，正合佛經，亦符祖語。聽人所講，不但於我用處不宜，即與佛祖之言甚異。疑人之念深萌，信己之心決定。又疑，外聞某人開大悟了，或已破本參，或開過小悟，今親聽之，反不如我。又或見他各處，並無開悟行為，似有習氣的樣子；由是至時開導，不是咳嗽遮攔，即是藉事不聽。有疑此時是某人講者，即身留外而不回。有畏某人講者，即藉詞而裝病。疑人之過，大非淺鮮。

試問：汝欲到家，必尋歸路，途中差別，當問來人。既指前行，其行在己。只能指路，非替你行。正路不行，反疑人咎，誠可乎哉！

第二十四、擬退者——行人有人、法之疑，常而暗時憤恨曰：多年發願，數載留心。於平日中，先熬腿子，試坐長短；長而不疼，喜則生歡；短

而難熬，怒則生畏。次則置灰色服，改大袖袍，辦背架子，整衣鉢包。所用之物將齊，擇行之日將到，忽聽金山規矩之大，兩臉駭得飛紅。又聞高曼坐香之長，中心怕得碰跳；進退維谷，難作主宰。幸來道場，了生脫死，既得法已，法難關心；復覲其人，人難稱意。聽法者心煩，聞聲者念動，不但法緣未結，人緣亦無；欲逃他處，再近高人，何其晚乎？且曰：「任你走到天邊，只許徒勞空過。」

欲求高人？古人見群鷹悟道，群鷹即是高人！

欲求大法？古人聞鐘聲悟道，鐘聲即是大法！

大法之大，高人之高，觸目皆是，何退而逃乎？

第二十五、追悔者——禪堂行道，未得真參，疑法、疑人，皆由自得，其不聞乎？世出世人，無能比佛；世出世法，不過於經。

佛出世時，與佛有緣，佛可度之。與法有緣，法可行之。一世之佛，親說之法，尚因緣而然，無緣而不然！故佛有七能，三不能者何？眾生定業不能轉，眾生無緣不能度，眾生數量不能知。

今何人乎？居學地者，能不悔過自責？輕法之罪，謗人之愆，退道之

愚，追之何及！悔之何窮！只得佛前，重立誓願，新立志向：「所行之法，以死行之；所覲之人，以死親之；所退之過，以死改之；寧可守道而死，不可退道而生。任是佛祖親教我不信法，親教我不信人，親教我退道心；直令我骨揚灰可以，教我不信，定不可以！」追悔之道，通矣！

第二十六、慚愧者——慚者負人，愧者負己。負人者，羞人以善，譏人以長，凌人以恥，辜人以德。負己者，虛榮之果，舛錯之因，悞己之善^註溺己之能。人能內不愧於己，外不愧於人，其人自篤也。

凡一切事，在正行中行，在中道中辦。捨己從人，扶危濟急，容人以量，頌人以德；顯揚其長，隱匿其短。不顧自己有虞，只求他人得利。至於工夫，得深益處，感人之恩，謝法之惠，粉其身而報之，敲其髓而酌之^{多文}。不但慚於人，實不愧於己也。（◎悞——同「誤」◎酌——同「酬」）

每有無慚愧人，聆法之深，得育之厚，承益之廣，受惠之多，稍不遂心，即反面而對之，仇視而懷之；暗謀私算，設法離間^{斗爭}，唆使乖違，致傷聲譽；殊不知含血噴人，先污自口。如是毀伽藍，逆恩惠，其過之大，無逾此也。反此，皆從「慚愧」二字產生也。

第二十七、起信者——經云：「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成佛作祖，非信難成；變牛變馬，非信莫入。信為眾善之門，信為眾惡之門。

世人信「心」者，誤會不少，既云信「心」，先知「心」之底蘊，心有何取？是何面目？因何信心？盡世間人，只信一切，從未信自有心。

常言信「心」者，假使被人一問曰：「汝既信『心』，必知『心』相，見是何物，請與我看。」言信心者，忽被一問，滿口支吾；心尚不知，信從何有？大謬之深，不止今日。

或見某事，愛樂於心，不名信心，只名信事。既云信事，諒以心信，假名信心。此說，作不盡意可以，若盡意不可以。

唯宗下人，所講的是心，所參的是心，所談的是心，所用的是心，所迷的是心，所悟的是心；日用中一切時，一切處，皆不離「心」。至爾直悟性理，心空信寂，徧地盡是心，滿空盡是信，「信」「心」不二，擲大地於下方；不二信心，搬虛空於上界。學道之人，能信此心者，不亦善哉！

第二十八、聽可領會者——初住禪堂，氣勇心粗，百凡各別，觸事面牆

，不但聽不入耳，見亦不能關心。

氣勇者身浮，如撞倒他人，自尚不知，或咳嗽、拖鞋，自難清聽，必久之隨眾薰習，氣自彌平，身暫純淨。

心粗者聰塞，見一切事，難入其心，聽一切聲，難留於耳。向所聞事，塞滿胸臆，其他一切，毫難納受。或初住禪堂，所有一切，遑不及記；縱記亦不留心，故難領會。

身心久住，各事常行，於事於言，一聽即懂；久之薰修，粗障自除，聽可領會也。再則心緣雜境，耳未關聲，向未熟聞，聞不相應。常以原因，久之觸耳，其音自清，其義自晰。正如堂中，聽講開示，亦復如是。世出世法，不得入耳者，置若罔聞，聽能領會者，聞可開悟也。

古有一聞千悟，不其然乎！又義淺者易知，理深者難會。能在禪堂三、五十年，遠塵離垢，如來禪、祖師關，不聽自可領會也。

第二十九、覺有相應者——相應有二：一與「道」相應。二與「情」相應。

與「情」相應者——情之一字，範圍極廣。十方佛祖也有情，蠢動含靈

也有情，天堂地獄也有情，大地虛空也有情，磚石瓦塊也有情，有情無情也有情，四生六道也有情，人與非人也有情。

又與「道」相應者——道之一字，範圍相等；情有多大，道有多大。與道相應者「離情」，與情相應者「離道」；情之與道，冰炭不同爐也。

今林下用工之人，雖有相應分，與道太遠，何以故？守規矩，用工夫，開大悟，了生死，皆屬乎情。

如何是道呢？覺不相應，可許同語也。未具眼者，莫莽蕩好。次則離俗家，與出家相應；去業障，與道人相應；去習氣，與工夫相應；去煩惱，與清淨相應；此數相應，雖然覺得，不如不相應好，大須仔細。

第三十、自願用工者——用工有二：一、人勸用工。二、自願用工。

人勸用工者，縱然發心，來住叢林，專為虛當其名，全不究實；裝裝場面，看看家風，自覺住時不多，往他處去做大人物。二六時中無他顧及，一心以學人為行。有同道者勸曰：「做方丈不能了生死，拜國師不能了生死，住地方不能了生死，當家理事不能了生死。只有『念佛是誰』能了生死，何不學習學習？」

受人勸發，即捨一切，專學辦道；如是道念之精，用心之切，忽然踏破禪堂，始知為善知識者，皆從道中出也。

自願用工者，既住林下，先知日行，一切規矩法則，吃棒挨喝，受種種苦，無非成就道人身心；若不辦道，吃苦何益？故知：非辦道，罔住叢林。如是孜孜以道為念^註久之道念純熟，工夫得力，知辦道一事，非世間事可比。不知辦道者，循環六道，往返四生，尚不知覺。今既見到這「道」字，超佛祖之尊，勝大法之貴，非精誠自肯，自願用功不可也！

第三十一、忘疲者——忘疲者有二：一、出家人，專務世法，應赴經懺，貪圖名聞，關心利養，佛行全缺，世行深追，至其極點，直使忘形，何止忘疲。悲乎！痛哉！（◎孜孜——勤進不息◎日無暇晷——無空閒）

二、身居林下，心每耽憂，吃無功之飯，喝有味之茶；若不修行，債何能免？如是不辭午夜，不顧身心，先守清規，次敬執事；一呼坡事，趕向其前；再報其人，忙如搶寶。只知有事，不知有身，從朝至暮，日以為常；自愧無能，以身作則。加之身忙其福，心修其慧；數年不聽其多言，日行未見其妄動，威儀細行，舉動驚人。用心之深，日無暇晷^註生死念切

，苦行彌深。日之不足，繼之以夜，衣破未嘗稍補，病重不願藥醫，每云一氣不來，身歸誰有？如斯痛切，晝夜忘疲。只憂道業難成，不慮身心沉沒。

此之人格，為末世箴，作當前範。願諸學道者，仿倣不容緩也，並非朝勤夕懈之假忘疲可比擬也。

第三十二、疑情不得力者——此用心人之大病，不易療治也。何以故？類如忽犯官刑，捉去正法，犯者知命難保，急設法救。如是，不顧性命向人磕頭，不顧家資，求人擔保，時刻奔忙，一切不顧；能有命救，在所不辭。

試問這犯法送命者，可以稍閑娛樂否？能遊覽看戲否？稍一遲緩，命將不保。我等用心不得力者，依照此樣做去，不得力之大病，自可立除。何以故？正用心時，先思自己，犯生死法，必要受報；稍一遲緩，即被捉去，定下油鍋！犯世間法來捉者，見可躲藏，或能倖免；犯生死法來捉者，不容汝見，去即身銷！較他法嚴，萬難逃脫。如是急將了生死，「念佛是誰」貼在眉毛上，放在心頭上，亡身亡命拚去，捨人捨己撈去，急如星

火，快若雷奔；得力也不顧，不得力更不顧；吃飯不顧，穿衣不顧，不顧也不顧。如此行去，何不得力之有？

第三十三、身心煩躁者——類如人去遠鄉，孤身寂寞，所作之事：擔土、挑泥，不但未積分文，常時腹難一飽。如斯苦況^註進退為難；不作者，身無處安；作者，命難得活；百思不解，鬱悶中傷也。何不以擔土挑泥為樂事，以身饑口渴為飽殮？不思富長者家，冬月火邊取暖，貧寒子處，臘時水內取魚；暖而加火者，尚有嫌冷之憂；寒而取魚者，間有忘水之樂。層次比類，煩悶何居？林下用工之人，易於煩躁者何？

初住叢林，發大誓願，立大志向，終以叢林為住；日以道念為身，不但對聖親宣，抑且向人游說^註。一旦委屈違身，規模越志，其心時悖，境遇生煩，欲作退志；有誓證盟，不敢違神，終歸迂積，何不參深禪而解悶倦，信立行而去焦炎？更悶躁，緊加功，逼到身心及第空，才知千佛萬祖，皆從煩躁中出來。（◎況——同「況」◎游——同「遊」）

第三十四、退心陡起者——用工之人，林下已住多年，參禪已非一日；見人初住者，工夫深而見地切。自思我年比他高，我禪比他深，他既大悟

，我還大迷，他任首領，我猶清眾，誠愧之大愧也。加之見放逸者心煩，見溜單者意動；種種逼迫，於行全非，事事關懷，於身何靜？不若找一小廟，住一茅蓬，其身自寂，其意自閑。既生退念，即取衣單，不走山門，而竄狗洞；一見寺執，滿口支吾，即云：「告假尋醫」，或曰：「因公出外」，如斯慘狀，實可傷悲。

真有志於道者，禪參既久，身又純熟，於規矩，不留心而自會；於心法，不再舉而自參。大好一個老參，甘作他方學者，務宜猛省，莫負先心。到家之路不多，受屈之時將了。一日_五因_五地一聲，看你退於何處？何處也是你的面目，不亦快乎！

第三十五、受人勸服者——首自釋迦世尊初成佛道，觀眾生機，無一得度。佛云：「我之大法，實非此輩堪能受化，不動寂處，擬入涅槃。」釋梵諸天流涕勸請，三而再四，請轉法輪，苦請殷勤，方為住世。受勸之道，佛祖有之。

而今叢林，有頭首清眾，行單各執者，或因事煩，或因身病，或因內外不睦，或因上下礙難，擬欲置身閒寮安住；如斯習慣，今古有之。

要知：為首領之人，苦其身，高其志，為當來範，作學者箴。既苦勸留，當從其允；念叢林於將替，睹大法於式微，能不痛心乎？

清眾行單者^註禪堂為修慧之窟，外寮為培福之場。謹守清規，嚴持戒行，不違教誨，不犯稼苗，縱有他緣，不如禪室；任是好事，不若道場，務宜信勸，莫執自愚，能轉身心，終成大器，何樂而不為也。

第三十六、妄心暫歇者——類如世人日夜用心，忙家、忙事，向不言其心，何能知其歇？學道之人，日被妄遷，起而復止，不如止處；止而復起，不知起處；未能關心及此。（◎清眾——在道場中，修行的清淨大眾）

要知：妄本無因，隨波逐浪，風平浪靜，海晏河清，能回頭覺；內動外搖，知而復失，見而或移；能色能空，或隱或顯，渺無實據，約而為妄，既能知妄，定識其真。初約眾心為妄，一心即真；欲建一心，必先除妄；除妄之法，貴在參禪。日用有禪，自能歇妄。

古云：「狂心一歇，歇即菩提。」從上古人，在菩提「提」字下，呵曰：「死漢，至此一心也不可得！」既是菩提，何云死漢？試問汝等，喜菩提乎？喜死漢乎？要歇妄心，擔起菩提去。欲再前行，還我死漢來。如

是見處，作何了解？且曰：「汝能捧個妄心與我看看，再向汝道；莫謂覓心了不可得麼？我與你歇心竟！」（◎山門—道場◎架房—化妝室）

第三十七、身外暫忘者—身外暫忘，實與道反。身內盡忘，亦與道乖。『中』尚難明，何云內外？達道之人，先去其身，內、外、中三，安將寄乎？雖然初用心人，俗之園林田地、名利財富，能不掛心；毫無念動，亦不易得！勝如今之道人，三年而後，近俗一親，或藉詞上坟^註或借事回里，偶一見面，即悲喜交集，真光頭俗人也！

用工得力時，穿衣、吃飯、屙屎、放尿，身外之事，毫不憶及，正忘身外也。至於人問大殿之佛幾尊？不能答。又問齋堂到幾次？不能辯。山門之向未分^註架房之屋誰住^註直在工夫，概未留意。此忘身外之心，正與道近；再忘身外之物，方與世違。逐漸歸來，切宜猛進，忘心忽破。身世儼然^註何關其外耶？（◎坟—俗「墳」◎儼然—恭敬莊重）

第三十八、覺身輕安者—辦道之人，萬不可以身外之境，稍減為輕，以心內之相暫隱為安。似覺自身之輕安者，大非也！要緊在疑情真切！否則，或將「念佛是誰」一句塞於胸次，耿耿於心，心外也是，心內也是，

直如念「阿彌陀佛」似，刻不容間！外不見有境，內不知有相，寬寬大大的一句子，正在這一句上，不緩不急，身平氣和，默默參究；外有色相，即收眼識；外有音聲，即收耳識；視聽不聞，聲色自靜。

正在參中，外有見聞，識何能收？收識之法者，一直參去，不他顧及，識自收也。果能達到心緣外，不見一物——並非無物；心緣內，不見一念——並非無念；此即中識兼之不緣也。如此再覺，試看輕安，即內、外、中間之真輕安。又如一身輕安，十方世界悉皆輕安是也。

第三十九、住枯靜處者——枯者，如樹將死，枝葉枯槁，風不動搖，人不取蔭，儼如靜處；好靜者所取也。若樹茂盛，枝葉繁榮，風動之聲，人映之色，耳目紛無稍靜；好動者所取也。

正如用工之人，道心堅銳，疑情親切，即外不被塵擾，內不被身遷，中不被識縛，內外清幽，安閑獨處。此雖由工夫做到，此處不宜住下；住下者，即疑情被靜境遮覆，工夫休歇，自不覺知。又復耽著靜處之境，深邃空閑以為自勝；不但不知枯靜處為病，反以為好；實由疑情打失，不隨於動，必住於靜也。（◎邃——幽深難見）

有志道人，大生慚愧，一刻無工夫，必痛責自己，拳打其身，掌擊其臉。愧曰：「古人用功，尚不容剪爪之間，我何人也？」大哭流涕，佛前立誓：不悟「念佛是誰」，任死將「念佛是誰」帶去，死後也不離參！

第四十、妄自穿鑿者——最為禪宗大病！初入禪堂，一見「念佛是誰」即云：「念字是心，佛字是覺，是字是我，誰不問誰。」又見照顧話頭者，云：「照者照而常寂，顧者顧盼無移，話者言前薦取，頭者頭上安頭。」穿鑿之病最深，藥王之藥難治！

見到木頭之板，曰香板者，諒想是坐香之警策；見到毛竹之板，曰竹篔者^ㄩ。諒必是行香之利用。又曰：「鐘掛上而直，板掛下而橫，莫是豎窮三際，橫徧十方耶？」又班首者，謂是執香板之板首；維那者，定是維護那執之維那。（◎篔——竹器）

妄自比譬，無謂穿鑿，良深長嘆也！若令他在「念佛是誰」上切心研究，即時心煩悶，身疲厭，五內不安；不妨能久住禪堂，終有發明大事之一日。要知那時之穿鑿，即差別智之妙用。

第四十一、專好詩偈者——自覺禪苦多年，功深自若，忽於古人句下有

猛省處，或於本分工夫，亦有尋味處；向有文字者吟詩，無文字者作偈。要知身處清幽，心耽禪寂，情逸境幻，義味淵深；日以詠詩為業，夜以李杜為師；致爾坐香，忽身搖而頭擺，詩可成篇，忽然義塞，使口誦而心追，偈方成韻。不思大好韶光，硬硬甘送，因緣再大，白白遇著。詩僧之鄙名不避，文僧之大業何居？（◎耽——同「耽」）

古人在大事了明，已躬辦畢，而後觀機設教；接士大夫者用以文，深學博士者用以詩。因文入道，無非利世之婆心；非泛泛之流，嗜諸文味，而稱了事者也。

第四十二、不願深進者——行人決志未堅，縛纏稍重，不得益者不願深進，可然。既得益者，不肯再進，必有二障。

宗門二障：一、身障——身內、身外是。二、心障——心內、心外是。

身內障者：六根殘缺，重病久侵，年老力衰，暗常染疾。於飲食，於寒冷，不堪久耐。

身外障者：舉止各事，鉅細嫌煩；或因他事耽延，或因宿習牽累，置身於道，礙難深追。

心內障者：道念直行，工夫純淨。偶被獨頭煩惱^註不時暗擾其心，致有相續心起，覺難歇清。

心外障者：工夫得力時，聞其聲而被聲去，見其色而隨色追。現有之深禪，覺使久之微動，動雖能覺，倦擾於心，疲極力沉，工難止念，日復一日，不願深進。（◎十八界—六根、六塵、六識）

果能內外屏除^{ウツ}，一切不顧，挺身徑入，直達玄微。要知九仞之高^註功虧一簣可乎^註。（◎仞—七尺或八尺◎簣—盛土用的竹簸箕）

第四十三、提起用者—參禪之人，工夫用到心窮力極，境謝身疲，不但工夫難提，至爾妄想難打，與人講話，問答時乖；處眾操持，記前忘後；視之如痴子，問之若呆兒，人謂莫是無心道人乎？知之者，淺淺禪人，深深靜慮，一懈之不問其身，再懈之何關乎道？不知者，不作神會，定說仙人。（◎獨頭—意識不與前五識俱起，獨起而泛緣十八界）

要知：行道之功，恰如行路；若一日勤之，十日懈之，竟無到家之能，終被途中牽住。果能覺得途中非安身之所，歸家非奮勇何期？由是盡力全提，現成公案，震威拶去，懶鬼潛形，猛力深追；窮兒就道，再接再厲

；直使地裂天崩，屢舉屢擄，一任身忘心寂，雖然十年冰冷，一朝焰發寒灰。猛提之道，功在久熏，庶免無咎。

第四十四、功能除妄者——除妄之功，並非正行。試問：欲除妄想，用何工夫？若以除妄為功，實為大錯！何以故？妄想一事，未了者嫌之，大了者愛之。（◎城隍——沒水的城壕、陰間判事的官）

嫌之者何？不用工時，心覺清閑，念無煩擾；工夫一舉，眾妄奔來；南天台、北五台，紛紛而現；東城隍^註西土地，擠擠而前；直把「念佛是誰」這一個生生念頭，打在衣鉢包裹去。思之，恨而帶哭。怒之，悔而流涕！徹骨凶癥，非除不可，當前大害，非滅不行。嗚呼！幸已哉！今日恨他者，特錯也。

要知：妄想能造生死，了生死也是他；妄想能做眾生，成佛也是他；妄想能下地獄，上天堂也是他。妄想之力勝佛力，妄想之功勝佛功。

勸請欲除妄想之禪師，仔細思量看！答曰：「此說甚是，工夫如何？」**急將除妄想之工夫，改參「念佛是誰」始得！**

第四十五、功能除睡者——此除睡之工夫更錯！類如明是白天，黑是暗

天，正行路時，日行不足，繼之以夜；醒用不足，繼之以睡。當知念有浮沉，心無醒睡；只顧用工，不問醒睡，如是行路，如是用工，其揆一也。註除睡二字，安將寄乎？若云：「白天行路則喜，黑天行路則憂，擬欲設法除去黑夜而睹白天。」有是理乎？用工亦然。再則，醒睡本乎天然，迷之者「體」共浮沉，悟之者「用」同醒睡，體用雙遮，何醒？何睡？體用並顯，即浮即沉。（●揆——道理、審度、官）

莫謂睡覺無工夫，只慮醒來無妄想。又睡覺為夜天，妄想為白天；黑白來去，何礙虛空？醒睡梭巡，何關禪悅？若能會者，睡也無妨。

第四十六、落堂自在者——前既除妄，繼又除昏；工夫落堂，身心自在，不亦快乎！誠大非也。

類如挑重擔人，本擬歸家放下，無奈身疲力極，竟爾歇路為家，自稱瀟灑，樂以為「常」，可是家乎？欲了歸程，何能止此？

參禪者亦然，首在塵世中做工夫，次在幻身中做工夫，再在煩惱中做工夫；歷盡苦心，從微至著；如是經過身心世累，得到塵空身寂，心靜意閑，正好放身安住。以為前無路去，後顧無憂，故云落堂，身心自在。須

知：前途路大，大越山河，舊住屋寬，寬超空界；望捨草堂，急登故宅，於是乎撩起便行，不稍回顧，一追到底，後患無虞。

第四十七、妄自承當者——行人工夫，既到身心自在，樂處安身，當無他咎。既而久居異地，當然妄見紛陳，不言盡大地是他隻眼，即云滿虛空不夠一拳；水底之魚，手伸就獲；雲籠之鳥，喚即歸來；佛手與我手同筋，狗臉與我臉同肉。揚眉，大作度人佛事；瞬目，宏宣佛祖真傳；咳嗽者，聲震遐方，聞而悟道；吐痰者，性空他自，見即歸真；一語無非顯性，一默當下傳心。（◎塹——深坑、繞城的河）

哀哉！粗粗乎謬論，昏昏乎妄陳，何知慚之有？豈知自與乞兒為侶，閑談大寶金銀；霎時饑餓逼來，依舊沿門討飯！雖愚之甚，難自覺知。

務宜振作精神，通身不是！稍一未了，不死於常坑，即墮於斷塹^註快將本分工夫，著力勉提參去，可保無慮。

第四十八、戒道時非者——用工之人，既能承當自己，又可悟及他人。偶被明眼人一呵之曰：「乞兒」，再呵之曰：「呆漢」，至是縹無所自，進退茫然。擬進者，反退於異地；擬退者，又回於慾鄉；直使進路全無，

退可自由。如是舊業大翻，最熟不過「瞋愛」！淫心稍動，兩臉通紅；憤怒忽萌，偏身成紫；自覺竟從何有？令人駭得他奔。要知久掃心塵，淫灰尚在；時磨意垢，瞋惑猶存。

真求道者，方知放大燈光，照滿一屋，回頭視己然是黑人。方明粗心雖伏，細妄深藏；自此心戒中傷，大生慚愧，從茲專搜幽隱，不讓毫釐，舊道復行，埋頭前往。再思：不翻心業，何得知非？故云：「不得漁夫引，怎得見波濤。」

第四十九、心法俱寂者——用工夫人，前既人法雙行，了無回互，知途擴遠，研審進行，直抵路盡人絕，萬聲俱息，掉頭不見村煙，轉面難知處所；仰望其天，天不在上；俯窺其地，地不在下；視他如月內之光，見己如日中之亮；似光明身，坐光明處，了無所睹，亦無所聞。如此見處，大易惑人，要知塵盡光生，本非奇特；垢淨明顯，更是常情。須知人法全藏，未是真了。何以故？靜念現前，其心自寂；垢塵暫淨，其法自殊。莫因不見其人，妄說人空，不睹其法，便說法忘；心被寂迷，只認其寂，不見其心，其心尚在；法由靜隱，只知其靜，頓忘其法，其法尚存。俱寂之道

，終非到家消息，切宜猛省，莫戀須臾；大法全提再進一步，方為正行。否則久之，污垢忽萌，再參何及！

第五十、得少為足者——工夫用到塵盡光生，垢去明現之時，掉面涕唾，盡是當人；合掌低頭，無非佛事。雖然，頭頭頂毗盧之地^註步步踏化日之天，如斯自願不前，正是得少為足。

世尊呵緣覺、聲聞曰：「上不學佛，下不度生，逍遙界外，自以為居。為何不捨化城，急登寶所？甘作焦芽之輩，徒為果上之人！得少之真，自不知覺，何愚之甚！」（◎毗盧——毗盧遮那：法身）

試思：佛呵羅漢得少為足者，羅漢尚有十八變神通，能虛空起，大地沒，水內起，火內沒，頭上出水，腳下出火，共十八通——尚云得其少分！痛呵者：「上無佛道可成，下無眾生可度；自受樂，不求上進；厭眾生，不願度生。」故云不足也。

我等尚是大業凡夫，禪未參通，道未深進，縱有稍入，自不願修，若承當得少為足者，豈不愧中之愧乎？急將得少之功放下，不足之道再行，前途之大，後自知也。

第五十一、生心用者——既入深禪，心法俱靜，了無阻滯，為無所為；欲再用心，恐難進步。不思「念佛是誰」之法，參禪用工之心，其法也，由諸而一，由一而專；其心也，由亂而定，由定而禪；法與參俱了，心與禪並蠲；欲再起修，正為頭上安頭，用之一字，從何下手乎？正如今人用工，識得目前聞聲者，知得目前見色者，認是本來真人。一舉一止，非念莫動；能語能默，非心不生。決定是心之見既深，非心無他之證不改；任何舉動，皆從心生，若不是心，決無此理。有此惡見，復何用工？悲夫！一副好大人材，甘作孟八郎漢也註（◎孟八郎——不依道理行事者）

切將從前所見一切，急從徹骨徹髓拔出，勦淨滅絕；再如初學用心，死他三十年，再來會我談談佛法，不亦快乎！

第五十二、有心用者——由前用心，了無撈摸，後加追審，似難入門，故特立志，重儆初參，從頭再來，願為學子，此時用工，與初參時，倍加難用者，因未參前，身心粗著，只是動境當前；既參之久，心法俱寂，又多一重靜境；故凡用工，留心於動、靜，防患於未然。任是上殿、過堂，有心追審；穿衣、吃飯，用意堅持；走路必緊提撕，說話留心打失；將臥

禪床，以工夫為被；次晨早起，以疑情穿衣；用「念佛是誰」洗臉，將「念佛是誰」吃茶，處處有心用工，日日無時間歇，他日打破疑團，不但小悟不貪，大悟亦不願住。有心用者，務宜有此心也。

第五十三、散心用者——非初參之散亂心用也，行人大須仔細！雖然，初、老雖別，散心本同，只在善用、不善用之別耳。

初參用工，用則有心，散則無心；心既云無，功何云有？是名初用心矣！久參用工，用之不無，散之亦有；散心既有，有心更有，此名久參矣！
究實散心，不出二種：一、業識純熟心，二工夫純熟心。業識純熟心者——心散於業識。工夫純熟心者——心散於工夫。心散業識，其心難一；心散工夫，其心易收。

能將一句「念佛是誰」一口咬住，一腳踩住，一手抓住，一心記住；萬別千差，同歸於盡；千枝萬葉，一掃全空。貴在深追研審，莫貪得意工夫，一出頭來，有大人存。

第五十四、把持用者——前云用工，首由散心，用到一心，忽由一心！易於散亂者，無把持故也！

類如養蛇，日以食飼之，夜以床臥之，欲令當陽暫住，在所不能。蛇為動性，非動不可，若欲行而同行，居而同居，坐而同坐，臥而同臥，任置死地，猶恐難能；直須避地捉來，把之得力，持之奇緊，方可勉強住下，一任往返出入，所在不離。（◎掇—拾取）

此喻「把持」，與把持用工亦然，要知用心之心，過於蛇毒，能害人下地獄，能害人成佛祖，能令人種凡根，能令人種聖種，能害人了生死，能害人證涅槃。其蛇之害大也，其蛇之毒深也。今已被我一抓到手，誓曰：「你生我生，你死我死，不是你毒死我，就是我捏死你。」一旦蛇死人亡，識得「把持」之人，原來是這個！咄！切莫錯認好。

第五十五、得力用者—前已堅持密用，二六時中，行居坐臥，無暇間歇。雖知「念佛是誰」工用幽深，究不盡知其受用與否？復不知得力與不得力工夫如何？今必切實審討，作一嘗試。

如是端身正坐，疑情自起，妄不能近，睡亦遠離，此是工夫得力也。行香時，內心疑情雖不親切，正念還在，疑情念念不斷，得力也。同人講話，先動用工念，後動人事念，得力也。吃飯時，工夫之念在前，掇碗之

念在後[㊟]得力也。睡覺時，先知有工夫，不知有蓋被，得力也。行一切事，知得工夫之念在前，行事之念在後，雖如此，亦只許一半。

若真得力者，動靜閑忙，寤寐語默[㊟]概有工夫，與事並行不悖[㊟]，亦無前後，無空過一時，斯工夫得力之鐵證也。

不得力者，先將疑情起得密密切切；忽一聞聲，與人講話，即被音聲與人一同轉去，去後竟不知有多時！回頭自問，工夫綿密，在得力處用，究被哪一根遷去？如此一審，方知不得力也。

「念佛是誰」一舉，當下不聞聲、不見色，忽被一熟情之道者見面，只知談家常，未及記工夫。悲夫！用功之人，取得力處為法可也。

第五十六、放心用者——工夫雖云得力，未敢放手大行，何以故？類如工夫親切，作事做活，一面留心工夫，一而留心做事。若事做不好者，恐受指責，棒喝一受，恐心不安。故特暫放工夫，片刻做事，候事做畢，再提工夫，豈不兩益？若真想了生死者，不然！何以故？為了生死來，非為做事來！生死不了者，皆被生死障。正用工時，再隨生死，了無可期！必先立誓曰：「決痛切用心，毫無假借，親親切切，綿綿密密；遇有事時，

工夫更加親密，一任事做不好，挨打挨罵可以，放工夫不可以！」

朝精夕進，久不改行，能將心放到工夫上，用到一切處，在一切處用；有動靜閑忙，在動靜閑忙中用；見色聞聲，在見色聞聲中用；講話吃飯，在講話吃飯中用——是名放心用。（◎寤寐——似醒未醒，似睡未睡）

第五十七、親切用者——因前用工，把持得力，雖能放心用去，未免觸途成滯。用心之心，隨緣一相；縱不遷去，定遭鼓動，被一相隔。

何如靜如是、動如是、色如是、空如是？任事態之大不能隔，人事之熟不能隔，音聲之響不能隔，身心之動不能隔，身之存沒不能隔，身之轉變不能隔，寤寐睡覺不能隔，讚嘆毀謗不能隔，不隔不能隔，正隔不能隔；世界身心，存亡夢寐，能不隔者，曰：親。實真辦到者，曰：切。

親切二字，未了者，故取而法之。既了者，須除而去之。何以故？要知：此二字者，世出世人，易為入手工夫，假若深功未辦，淺道時忘，一旦與常情用此親切者，大須留意！

第五十八、間斷用者——工夫任是至親且切，有時間斷，自不覺知。何以故？正用心時，知得清淨快樂，或知得空洞消閑，或知疑情得力與不得

力，悉名間斷！至疑情正得力時，知得力處是何處，不得力處是何處，亦名間斷！任是即時打失，即時提起，亦名間斷！正在「念佛是誰」上深追，知追到靜處，追到光明處，或追出佛相寶塔，追出山河大地、老幼男女，自他一切，悉名間斷；此間斷者，與初學工夫迥然不同。

初學工夫，提則有參，忘則全忘，不知忘於何處。久參之間斷，有時口中講話，心覺參禪；有時心在參禪，口能講話；或作事身動，工夫尚在；或用工時，身能作事；或工夫與事全忘，亦有工夫與事同做，或將睡著時，工夫親切，不知是夢，至覺方知；或先做他夢，後做工夫，由禪而醒。睡著，無工夫、無夢想，如白日相同，好自用心可也！

第五十九、粗心用者——心有定、亂，禪有得、失，間斷之常事，此皆粗心使然。（◎迴——深遠、特別）

粗心者何？如取黃豆，裹成一包，任置何處，內必鬆動，稍一放手，拋撒徧地。又若沾水生芽，包能榨破。實因粗心緣境，心境同粗，任收一團，未忘眾識。稍一鬆懈，散身心世，疑情冰消，禪心瓦解也。

喻將包豆碾細和水，捏成一團，必自內去其豆，外滅其芽，不復發出

原豆也。亦如眾妄紛紜，收歸一念，即在念上用「念佛是誰」之力，參之、究之、追之、研之，灰塵盡去，渣滓不留，參成一團。必自內去其妄，外去其塵，自不發生粗心也。

第六十、綿密用者——前間斷之工，歷歷明明，由粗心所構成；既云粗心，更進一步，綿密者，綿之如絲，密之如布，由一絲而成綿，由一線而成布。工夫者，由一法而成片，由一念而成團。又如絲之綿不通風，即出世無漏也；如布之密不漏雨，即世界無漏也。果能參到世出世法與「念佛是誰」同一法，世出世心與「念佛是誰」同一心，綿密之道深矣！人能做到綿密工夫者，規矩之純，儀形之肅，進止之端，語言之少，舉世人稱上座也。（◎六粗——智相、相識相、執取相、計名字相、起業相、業繫苦相）

寄語參禪人，莫疑參禪這多難處，頭緒之細，直令首尾共畏！嗟乎！果能如吐絲之蠶，從一根為始，以成團為終，中無間斷，綿密之功俱在。否則，豈可人而不如物乎？

第六十一、不間斷用者——間斷皆是粗心，由綿密而成不間斷，用工之程序也。

工夫做到外無塵境可忘，內無身心可守。一味「念佛是誰」絕早晚，忘歲月，首由工夫起床，次由工夫睡覺，夢由工夫醒覺，是名不間斷。

人做到不間斷的工夫，龍天不見其身，鬼神不睹其相，喊之不聽其聲，視之不見其色；罵聞其音，不知其故；打識其相，不知其疼。瞋厭工夫而逃，愛畏疑情而避；一任空置我前，渾不顧及；佛同我坐，竟爾全忘。任是佛魔齊斬，凡聖雙傾。鐵額銅頭，見之腦裂；三眼六臂，聽之心灰，不間斷之工夫，使神而妙也。（◎此文箒此文—同「帚」）

第六十二、細心用者——不間斷之功，首通神妙，次秉全真，雖曰非凡，猶多粗著。細心用者，從前一切用心之法，如大地土，一拋空外；如世界塵，一箒掃清註仰之不見虛空，微塵一同掃去；俯之不睹大地，寸土拋向他方。細心之功，有如斯力，慕道者何不一試？

每有粗念未歇者，對於此際細心工夫，初學強用留心細、有心細、遏捺細、設法細之用，大相徑庭。

初學細者，全粗成之，不細即粗也。此之細者，忘粗忘細，細之再細也。雖然云細，莫名真細，真細即無細也。古人云：「一念不覺生三細註

境界為緣長六粗」是也^註

類如將一大地分為四塊，三塊空之；由四而八，七塊空之；由八而十六，十五塊空之；輾轉分至一鄰虛塵，其他之塵悉皆空盡，此鄰虛者，即此細心也。細心之細，何可比喻！只許工夫用到此處，方知我言不謬。

第六十三、離法用者——前用細心工夫，尚有一鄰虛之塵，此當離之，故名離法用也。此法即「念佛是誰」之法，何以離之？因「心」即是「法」成，「法」即是心成；首則心法難如，次則心法一如，現在心法不如也。此皆由最初力參「念佛是誰」，從生而熟，由粗而細，窮其極，研其源，深追至此，一超直往！故里之程，當不在遠。由是用自心之法，不用他法，雖離「念佛是誰」之心外法，其用皆與「念佛是誰」同一用法也。如自無錢，借人錢用，自既有錢，當用自錢是也。故離外法，用自心法，並非離法而無法用也。（◎三細——無明業相、能見相、境界相）

際此，乃法忘、人未忘，法即禪參，人即心參，不假法參，單用心究；直參不止，不稍暫住。閻羅見者合掌，神鬼看者皈依；千聖途中無阻，萬賢道上有期。忘法之功，驚天駭地，其不羨歟！

第六十四、無心用者——古人云：「有心用到無心處，無心還隔一重關。」無心之前，風雲雷雨，盡在空中；無心之後，磚石瓦塊，悉歸大地，此名真無心也。無心者，非無自心，亦非無道心，正是無成佛作祖心，無明心見性心，無世出世間心，無瞋愛取捨心，無世法佛法心，無有為、無為心，無二心，無一心，即是無心；正宗下言「離心、意、識、參」是也！無心之功，在諸佛未成以前，眾生未生以先。

所謂無心之道，宏揚於宗室，大闡於禪那，直使木人跳舞，石虎吞羊，泥牛隊裏藏身，鐵蛇洞中奪食；直饒千佛出世，難睹無心道者；萬祖齊聲，同讚有位真人。其不聞乎：

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還隔一重關！

第六十五、真心用者——真心與假心，等同一用。最初用工與最後用工，毫無改易；故初後之法一同，初後之心不異，初後之用亦然。

類如有人路行萬里，初步行路，後步到家，終是腳行，了無他法，是故初後云「同也。」不過根器大者，一跑到家，途無阻滯，前念可說凡夫，後念可說聖人。聖凡之差，只隔一念，何勞遠步，斯上根也。

根稍淺者，信力若切，最初抱定一句「念佛是誰」至死不放，直到此處最後用心，途中窒礙，渾不顧及，斯中根者。

根再小者，最初從「念佛是誰」上用心，觸途成滯，舉止乖違，變若風雲，改同晴雨；進退輾轉，殊糜時日^①任是猛力追打，最後梢頭則易，更進一步則難！死守此處者，今古尤多。（●糜——浪費）

真疑者——「疑」為悟因，「悟」為疑果；小疑因開小悟果，大疑因開大悟果，真疑因開正悟果，不疑因感不悟果。發真疑者，疑時行坐不安，飽而忘饑，醒而忘睡，外如愚魯，內若痴人。一遇時至，驚天動地，與佛祖齊肩，與眾生同等，不亦快乎！

第六十六、轉身用者——類如平地，直上高山，正動腳時，泥糊鞋面，糞濺周身。信力足者，橫身不顧；信稍弱者，洗而後行。一路行時，翻坑拔塹，落草求人；荆棘之深，瓦石之厚，擁於當路，動腳難行，饑餓逼人，孤無他侶；遠望高山峻嶺，膽怯腳酸，平走之力無多，登高之心更弱；久而挨到山邊，虎狼擋路，蛇豹驚人，拔一步，上一腳，手不能鬆，腳更挖緊。有在半途中歇者，有竟直奔向上者；一遇頑石，縵無窄路，手一鬆

，身一滾，直下平垣，嗚呼！痛哉！依舊葫蘆，大苦白吃，思之能不痛也？任是再踏覆轍，也大難矣！

果能一勇上山，直到峰頂，四方仰望，縵無去程，此名百尺竿頭坐的人，雖然得入未為真，自思久住難能，藏身無地，更進一步，直下承當，此名「百尺竿頭重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

又如胎懷滿足，時至臨盆，囷地一聲，桶底脫落，未生以前鼻孔，與既生以後面目，相隔不遠，於是乎轉身已，大須留意！此際，未轉身前即是凡夫，大轉身後即是聖人；直繞凡聖不居，原是自己。咄！當頭還欠三十棒。

第六十七、同體大悲者——未悟以前，同是凡夫，既悟以後，知是眾生。恰如世尊睹星悟道，三嘆奇哉！曰：「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即倣我佛度生之先範，己躬事畢，宏法為懷，利生為業，別無他事。尚望菩薩地上，掃盡無明；羅漢果中，快侵習氣；諸天王眾捨樂悟道，修羅等類急發善心；仰請四聖諸天，八部海眾^註我及他人，共同一體，發大悲心，救苦眾生，急不容緩。再乞同學諸佛大悲

願海：虛空界盡，眾生界空，我度生心無有窮盡。若一眾生成佛道者，我此悲願等諸眾生；眾生無邊，我願無邊。任六道而常隨，去四生而同往；眾生在一日，我願在一天。

仰請大方碩德，曷興乎來同駕大願船，共遊眾生海，不亦樂乎！

第六十八、代眾生苦者——梵網經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豈不理當孝養，應當代受！既是父母，何稱眾生？要知：眾生二字，佛菩薩稱之當然，我等稱眾生者，似覺不恭；因眾生盡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故也。

由此而後，有人打我者，是過去父母打我；有人罵我者，是未來諸佛罵我；我見他擔子挑不動，我急與他挑之；見他車子推不動，我急與他推之；見有人殺豬羊雞犬者，我急勸殺者止之，縱不能止，有錢贖之，無錢勸之；再勸不服，用深敬心，授佛皈依，方便設法，以救度之；其他性靈，以此類推。見人落水者，急設船筏救之；見人遭難者，急施錢物濟之；見牛馬豬羊者，即悲心授以皈依度之；見蛆蟲細蟻者，急用痛切心代皈依之；見人謗三寶者，即善言安慰之；見人欺僧侶者，即盡力勸解之。再發

大願，替地獄人出苦生天，替餓鬼人除饑得飽，替一切人受苦得樂，斯略名代眾生苦也。

第六十九、慈心與樂者——先知人類對於樂者，盡一身力不易辦好，皆未達到得樂目的。何以故？要知快樂之本，不出「道、德」兩途，捨此，無辦法也。「道」者，離世乖違；「德」者，感人敬信。

具道德之人，任其何時，冰心淡世，非樂而何？再則，窮以富為樂；苦以財為樂；病以癒為樂，無兒以得子為樂；沉溺以出水為樂；徒刑以出獄為樂；饑渴以飽滿為樂；出家以明道為樂。斯是世間人類中所需，誠不易有之大樂！

若得至真常樂者，在一切處一切苦中，令人念一句佛，或持一遍咒，誦一卷經，參一刻禪，拜一拜佛者。立即在無形中鏟去惡根，深栽佛種。無始苦因，從茲絕已，未來無邊樂因，從茲植矣，此是善與人樂也。

對於地獄、餓鬼兩途，願諸仁者，在未見中想到實有，在未聞中聽得實在。日唯憂念地獄苦，時常記罣餓鬼饑，必設法購以紙箔，辦以水飯，建以佛事，設以薦壇，超而度之。又見水陸空行一切物命，更加痛念，見

即與說皈依，令彼脫苦超昇，此亦聊與樂之漸也。

第七十、愍念眾苦者——菩薩地上有變易之苦，羅漢果中有分段之苦，一切諸天有五衰之苦[㊟]阿修羅中有瞋鬥苦，滿世間人有生老病死苦，地獄有燒煮之苦，餓鬼有咽針之苦，畜生有互吞之苦；九界之苦，大小不同，一念之差，昇沉各異。茲指盡人所見所聞者，人道、畜生道是也。

富有憂貧之苦，窮有憂富之苦，讀書有難進之苦，種田有荒歉之苦，商賈有滯貨之苦，手藝有空閑之苦；又，野獸有擒捉之苦，家畜有湯鍋之苦，飛禽有網捕之苦，水族有吞噉之苦[㊟]我念眾苦，誰能與其出苦者？傷心！痛心！淚何能止？（●噉——吃）

欲令一切出苦者，必先治本；治本之法，勸請諸上善人修出世法，證出世地，轉教人與非人，超出世間，斯為最上善法也。治標者，負有度生責任之人，眼見任何之苦，盡命設法救之！耳聞任何之難，捨身代他免之！直勸一切人敬信三寶，皈依之後，出世因種也；見一切牲靈，將三寶之音灌入彼耳，今其聞之，出世因亦漸深植也。斯拔苦之道盡矣！

第七十一、學菩薩行者——凡夫地位，向以貪圖無厭為快，不以知足為

樂。(◎五衰—頭上花萎、腋下出汗、衣裳汙穢、不樂本坐、身失威光)

貪圖者，損人利己，剗そ他肉し補我肉，不顧他窮，只圖我富；至於傷他命，養我命；由斯惡因，自他互報，直為推廣。一處如此，一國如此，故風行徧地，因果純熟，凶機一動，大劫何堪？此由多時、多世之造就機會也。(◎剗—挖◎喂—通「餵」)

欲免大劫，先去貪婪カク。貪婪之動，全在人之心念發起也。擬化災劫為無劫者，必學我佛在因地中，行菩薩道時，對於人類捨頭目、腦髓、眼鼻舌齒，拯救災黎。佛捨眼睛珠子，徧三千世界之地，尚無插針之處。於飛禽類，割肉喂鷹註於走獸類，捨身飼虎。

有一世時，愍諸蟲類，變一蝦蟆，住大海中，直上水灘承暖，忽被眾蟻圍食。其時，有烏鴉急拖蝦蟆下水，竟不肯急下，「寧我命死，令牠將飽；我若下水，眾蟻齊死。」直在水族中行菩薩道者。此時烏鴉者，阿難是；眾蟻者，眾羅漢是；蝦蟆者，佛身是。

痛願學佛者，齊出隻手，挺身前進，學菩薩行，度諸有情。果能做到二千菩薩度一千眾生，何難之有？

第七十二、布施者——為六度行中之一。欲行菩薩道，度一切眾生，首
先行施者何？

當知眾生之心病，任是活佛現於眾生之前，眾生無緣，不欲見之，一
任現諸神變於眾生之前，眾生不欲信之，何以？與他，無益於家庭，無益
於自身。縱佛之相好神通，遇無緣眾生，難生敬信，置而不顧也。

類如一人，欲度彼等，彼若無錢，即與錢；無物，即與物；無衣，即
與衣；無食，即與食；彼等眾生念救之恩，思救之德，不但今生不忘，即
世世生生難忘。是故欲度眾生，必行布施。

首由自身運無盡施——有人讚我者，施歡喜；有人謗我者，施煩惱；有
人盜我者，施財物；有人害我者，施身命；有人打我者，施報復；有人罵
我者，施恥辱；身內施已，必施身外；見人無衣者，即脫自身衣施之；見
人無食者，即將到口食施之；見人無路費者，即與錢濟之；見人打架者，
即忙勸開；見父逼子者，即善言慰之；見子逆父者，即阻而勸之；見惡婆
打媳者，即扯而避之；見惡媳逆婆者，即勸而止之。

菩薩之道，本無僧俗之分；布施之法，何拘男女之別？斯大菩薩行施

之行。(◎三壇大戒—沙彌戒壇、比丘戒壇、菩薩戒壇)

第七十三、持戒者—「戒」之一字，不但僧家日行不能暫離一刻，即世間一切人亦不能暫離一刻。何以故？居家有賭者戒賭，有煙者戒煙，私慾者戒私慾，有欺騙者戒欺騙，有殺生者戒殺生，有不孝者戒之，有不貞者戒之，有不嚴者戒之，有不慈者戒之，有忤逆者戒之，有不正者戒之；「戒」之一字，對於家庭，通用無缺。少一不戒，即成陋劣。

我等受三壇大戒之堂堂比丘二百五十條戒相^註沙彌十條戒相，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相。

「戒」之確守，一字無遺，不稍違犯者，收功不大。

要從戒入定，由定發慧；破愚痴，開智慧，建法幢，立宗旨，誠「戒」之大功也。

尚望我等學佛之人，急將三壇戒本，請用多看，深審詳細，研究戒中關礙，相中名義，如法透徹，方知自己日用中，除犯戒外，別無他事。

恐犯聖戒者，必直言云「犯」，萬不可包藏，藏則多犯一妄語戒。有犯者，不怕不犯，最怕不知；知而不懺者，此千佛不能救；若犯即懺，懺

後永不再犯，懺方滅罪；若懺後不改，依舊造罪破戒者，無救也！要知自持戒之功小，勸人持戒之功大。

第七十四、忍辱者——世人常言：「饒字沒有『忍』字高，忍字心上一把刀」誠不虛也。

梵語娑婆，此云：「堪忍」，直言即是忍辱世界。果能事事能忍，處處能忍，自可從忍入道。

佛在因中，被歌利王割截身體，節節支解，得成於忍，稱為忍辱仙人，證六度中第三忍辱度。

我等當行忍辱道者，如蚊蟲在我頭上，叮得痛不可忍，必讓牠吃飽，護而飛去，喜再來吃，忍成也。坐香時，或冷或熱不顧，只要救住工夫不打失，忍成也。或鄰單鄰位，有狐臭、汗臭、身臭、口臭、腳臭者，必作香看，疑是香味，久之不厭，忍成也。住叢林，被執事委屈再委屈，不但身不妄動，即念亦不妄動，忍成也。執事或打我、罵我，不但不動煩惱，反生歡喜，一過即了，忍成也。任自衣物等件被人竊去，寧穿破爛，或打赤身、赤腳，不動煩惱，不疑人過，忍成也。如淫心大動，即咬住牙關，

參禪急誓曰：「我若以淫機淫人者，自願生下阿鼻地獄，或瞎眼睛，或吐血而亡可以。」再或人欲破我戒體，寧將我頭與人砍去，逼我破戒體，萬不可以，此名大忍。或有人勸我吃葷、吃酒，我寧吃屎、吃尿，不一稍嘗，亦名真忍也。

第七十五、精進者——精進二字，關係最大。行道之精進，進道而行，必成四聖；退道而行，定成六凡。

如人行路，初由地獄、餓鬼、畜生、人間、修羅、天人、聲聞、緣覺、菩薩、佛，一道一百里，十道約一千里。我等站在人間路上，前有六百里，後有三百里，向前精進，入樂位；向後精進，入苦位；向前，向後，同一精進，行人大須仔細，可也。

不加精進，必多懈怠，懈怠之弊，前後不行，久之順水推舟而下；務宜揀審其事實，決擇其行為。

我僧等違法破戒之事，不當行之；利人濟物之事，必當行之。鬧叢林，犯執事，不當行之；參深禪，發苦行，必當行之。不當行者，擇而戒之；當行者，奮而勇之；於精進二字，方不錯用。否則對於殺戒，見臭虱，

不是用開水燙之，即是用洋油灌之；灌之不足，再灌而浣之，誠破殺戒之精進。後破四戒之精進者，以此類推。

行人之道念，何為精進？何為懈怠者？用心人之心，念念無間，不容一毫雜念，久而行之，是名真精進。若道念，首則堅銳，次則鬆懈，繼則間歇，故名懈怠。若精而不散，進而不退，即精進是也。

第七十六、禪定者——單修禪悅，生四禪天；單修空定，生四空天；雙修禪定，生上界十八天^註。宗下禪定者，**梵語「禪那」**，此云「靜慮」，當知靜慮即禪，全禪即定。靜慮之功，非淺之易見易知者，必先身內、身外不起動相，而後心內、心外不生動心，動心不生，其心自靜；此靜由身靜、心靜而後靜慮，由慮而後定者，並不停上靜慮為定；又不因身心不動為定；此定之真相者，由靜慮之功做到；全靜慮即定，全定即靜慮，能達祖師門下之上上乘禪者，此也。

是故參禪之人不能歇念，歇念即同觀照。觀照之功，無一念可起；參禪之功，無一念可歇。

要知：「禪」之一字，如出生佛祖之父；「定」之一字，如出生佛祖

之母；「禪定」既為生佛祖之父母，故經云：「十方諸佛慧，皆由禪定生」是也。

冷眼見之，滿世間人塵勞滾滾，業識茫茫，將伊胡底；果能回頭，當下一覺者，即初入禪定之邊際；再覺，必知向所行事，使今日盡是，前日概非。

一切人能嘗得禪定一毫意味者，恐世間之人不願為也！

第七十七、智慧者——智能破愚，慧能破痴；愚即人之心，痴即人之身。智者如日，慧者如光；智為日體，慧為光用。

智慧二字，用金銀七寶堆滿虛空，欲換智慧二字，了不可得。智慧雖超虛空七寶之貴，唯佛一人可稱完善，其餘皆次之。智慧之道，世人固不涉及，任是我等僧倫，應當辦慧業之人，尚不知智慧為何物，能不嘆乎！

要知智慧，本無虛空裹著，亦無大地墊著，又無房屋囚著，並無衣食養著；直饒虛空能掛一塵，智慧不著掛一物；至爾智慧二字，是借題立言。其餘天堂地獄、水陸空行、情與無情，皆是迷智慧、逐愚痴、隨業造成，本無實據，故佛云：「若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消殞。」試問：虛空

尚消滅無形，其他一切安於何處？此可統收而總結也。

欲知智慧之發源地者，我有舌頭，狗有骨頭；佛有耳朵，我有鼻子；我有臉皮，牛有尾巴。磚石瓦塊，為智慧之藏身處；蚊蟲臭虱，為智慧之發源地。悟智慧者成諸佛，迷智慧者成眾生。學地上之人，切莫放過。

第七十八、喜捨者——乃菩薩四攝法中之一也。捨還要喜捨，若捨而不喜，不名真捨；若喜而不捨，不名喜捨。

如人要我眼珠，我必問曰：「汝是真要否？」彼曰：「是真要。」我即安慰彼曰：「我此眼珠，做藥最靈，去我一珠，能得天眼。」請彼稍避一刻，即用手一挖，珠已到手，必用紙裹好，雙手遞彼。彼問：「痛否？」我答曰：「一點不痛，心極快慰，請你急將此珠取回，煎藥與食。如再不癒，請汝再來我處，我將這眼挖出，交你。」等云。

如尋常事一樣，萬不能對彼現半點苦相，及難過之相，又不能對彼言「學菩薩道」等語。自行亦教人行，輾轉教世間人行。能做到挖眼珠人多，要眼珠人少；達到這個目的，十方世界眾生度盡之期，當不在遠。喜捨眼珠之捨法如是，一切諸根捨法亦如是！我如是捨，仰望為佛子者亦如是。

捨。

要知：衆生雖云無邊，萬不出虛空之外，總之不過一虛空衆生之多。多一個捨眼珠者，少一衆生；多千個捨頭目者，少千個衆生，久之當會少了也。

第七十九、愛語者——乃菩薩發心，逐類隨形，接物之道也。實由人之口業，共出四語，皆為送人下地獄之言，害自己入犁耕之語。

四語者何？一惡口語，二兩舌語，三綺語，四妄語。

此四語在人道中，無一少之！故菩薩欲令一切衆生種佛善種，故用慈愛語言，利樂有情。類如我等為人作事，成者少，敗者多，皆無愛語是也。如學人請開示，無愛語者，三拜畢云：「你替我講講用工夫話！」此說是動善知識念頭，又為不恭。

有愛語者云：「和尚慈悲，晚學苦惱，不會用工，請和尚開導。」此即愛語，又名請法恭敬之套言。

上對下無愛語者，喻某人闖寮，見面即罵曰：「你這個東西，亂竄寮房，再捉到你，就要臭打你一頓。」言語又粗惡，氣相又凶橫，犯者畏而

逃之。

有愛語者，見人闖寮曰：「你下次不可闖寮，無事在本寮用工，好好學人，莫犯規矩。」言詞和藹，平聲靜氣。犯者聞之，悲喜交集，自加慚愧。

愛語之道，非世間情欲之愛語可比擬，學道之人，萬不可錯會意。

第八十、利行者——乃菩薩行利生之道也。大凡悟道之人，稱菩薩；未悟道之人，所行之行與菩薩行相同，亦稱菩薩。前之喜捨，以財物結緣；其次之愛語，以法益結緣；再之利行，以助道結緣，菩薩利生事業，無非捨己從人。

利行有二：一、助人道行。二、利一切人為行。

助人道行者，如人欲住叢林，無衣單，又無路費，少戒牒，又少行裝；菩薩設法給自衣被，與彼挑之；賣自衣鉢，作彼路費，將自戒牒，與彼住之，自用扁擔包袱，與彼用之；只與人全，不顧自用，成就人一大擔衣單各物，毫無吝惜。如再有人，發心住叢林者，亦如上成就之，無一念厭倦。

又利一切人為行者，菩薩為利一切眾生，令一切人歡喜愛樂，以自得之利利人，以自悟之法教人，以自行之行令人行。人有違道，勸之以改；人有懈怠，勵之以勤；人有破戒，慰之以守；人有退墮，勸之以覺。又勸人厭世，脫離塵網；勸人孝順，令親心歡；勸人戒色，令人歸正。要知：自己行道之功小，勸人行道之功大，是故利行之道無盡也。

第八十一、同事者——乃菩薩欲度一切眾生，用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四攝法攝之。

同事有二：一、自度生事，化他行度生事，同為一事。二、法化不受，隨形化度。

自他度生同一事者，類如我吃鉢飯，隨機教化，或男或女，令信三寶，行十善道。見老者必近前扶之，勸令走好，婉言安慰，慢慢引歸佛道。云人老必病，病而死，最好念一聲佛，或吃個長齋。勸而帶誘，彼即一時心被說熱，就地可以回頭向善；或勸不服者，反被他打一頓，罵一遍，間有之，菩薩無怒色，再或勸回信佛。他向喜修外道工夫，菩薩必觀機設教，不能改正，不能強勉，隨彼做外道工夫，自亦做外道工夫，加之讚嘆，

候他佛根穩固，漸漸引入正路，斯略明，自他同事也。

又隨形同事者——菩薩化他不信，無法教之，又非度人不可。遇有放牛者，即勸他念佛，他言：「你要我念佛可以，我要你幫我放牛，你能替我放牛，我定念佛。」菩薩念言：若顧我是僧人，何能替他放牛，則必捨此人，終不能受度。菩薩曰：「好，我替你放牛，你要念佛十萬聲。」彼放牛者答曰：「二十萬聲我也可以！」試問：菩薩放牛，世人見之，必譏而謗曰：「光頭和尚」，或罵曰：「討飯和尚」。菩薩此時聞之，心生歡悅，又多度數人也！最怕無人沾邊，世人不能得益。菩薩行道，或讚或毀，同種善根。

彼放牛者，有了二十萬佛聲，薰於心中，恐牛亦不肯放，曰：「師父，同你一路出家去好罷！」其他一切度生事，以此類推。

第八十二、立向上志者——世人向上之志，莫過於讀書；讀書向上之志，莫過於做官；做官向上之志，莫過於高陞。此云向上，萬不向下，向下則出頭無路也。（◎毗盧冠——黃檗僧所戴的大日如來帽）

又如討飯人，有向上之志者，我寧餓死溝壑，不偷不摸。由有此志後

，再曰：「我學好人行為，願餓死葬於道途，再不討飯。」世人見此窮子心念正大，身無乖謬，必招去傭工。漸漸深進，不久成一大富長者。何也？雖是窮得討飯，志向超群，故有此勝舉也。若一向下，不堪設想。

我等僧倫，有應赴經懺者，作佛事時稍一不會，主佛事者撫尺一拍，冷眼一矚^文嗚呼！這一家小廟又難久住了！即從此際，立決定志，任死不但不趕經懺，連毗盧冠都不願戴^文寧住叢林而死，不住小廟而生，斯向上志也。又有住林下人，終日打混空過，依依規矩，循行故事；久之，道念日漸減之，習氣日唯濃之。根小者，業識一翻，昏天黑地，犯一條規矩，擁而出外；回顧思之，何愚之甚！恨我無向上志也。根基大者，久之與身無益，與道全乖；一旦猛立冲天志向，借叢林一碗飯，養我修法身之道。如是任死，不隨習氣流轉，徹底改過，終日以道為念；否則依自身，依叢林，皆非上策，決定與道拼命而後已！此向上志。一切事上，以此為準則。

（◎矚—視 ◎淵藪—萬物聚集之處）

第八十三、除懈者—世出世間共有之。懈者，倦之淵藪也^文世之萬事，若沾住一「懈」字，做事縱使能成，定無深妙，常言：「美中不足」是

也。（◎葬——同「葬」◎不倒單——夜不眠臥床而用功）

再如上山取寶，一鼓真精神尚不易到，假使有一個懈字，不但寶歸他有，性命甘^取葬於山下^取何苦如之？要知：懈之一字，為世間最惡毒之物，任何事，有一懈近之，其事畢矣！無疑也。

我等學菩薩道之行人，在利生事上所受之苦，正如小刀天天在身上割肉一樣，事事疼之，日日痛之，尚不厭其繁瑣；置身不顧之精神，與人悅之，令人信之；稍帶倦容，不但度人之事不行，度生之心亦難發起也。

學道之事亦然，初參禪時，信力真切，身力雄壯。日吃一餐，夜不倒單^註三年而後，又與懈怠為朋，自己障礙自己，不云道非一日事，即云「將身調好，從容行之。」再說「把三十年的工夫，不愁辦不好。」殊不知：早被懈怠一迷，自不覺知，反而以退道之見為是。其不聞乎？儒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試問：懈怠乎？精進乎？故云：「朝日勤之，夕日懈之，不但道之不成，人亦隨之流去也。」

第八十四、恭敬者——恭者：尊禮其人，敬者：篤重其教，是名恭敬也。
世人無恭敬，則無禮貌。禮貌缺，則倫常必紊^紊。「恭敬」二字，為鎮

世界，定人心之最大關鍵，必不可片刻容間也。

我等對於恭敬二字，加倍力而行之，更不能疏忽。何以故？古人云：「盡十方大地，人與非人，皆是我過去父母，又是未來諸佛；我又是他過去父母，是他未來諸佛。」人能識得互相為父母，互相為諸佛，豈不此世界成佛世界，何有刀兵、水火之劫梭巡？又何有殺、盜、淫、妄之大罪可造？直使一切人，認定是我父母，又認定是未來諸佛，何世而不善？何人而不道者乎？（◎銃——即現代俗稱的槍）

我等學菩薩行之人，切學釋迦世尊，在因地中為常不輕菩薩時，見人打鳥，即禮拜曰：「我不敢輕慢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佛字出口最高，狩者見他拜之，銃口不準，空放一下，恨入骨髓，隨驅該菩薩，鳥聞銃聲而逃，一救兩命。何以故？狩者聞佛聲而慧命救，鳥聞佛聲而避他方，身命救。再遇有多人打架者，該菩薩捧身而抱曰：「請你打我。」打架人聞之四散。又人若打他，他即磕響頭曰：「我不敢輕慢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人若以石擊疼之，又曰：「我不敢輕慢汝等，汝等皆當作佛。」盡世間人能學得此菩薩者，一切恭敬之道通矣！

第八十五、供養者——供奉羹湯，資養身心，故名供養。

佛在世時，出生於無憂樹下，成道於菩提樹下，死於娑羅雙樹下；表成佛一生，未住自備房屋，其講堂、寮舍，皆王臣宰官供而養之；每日二時，入城乞食，顯成佛一生，自己未備炊灶，皆長者居士、婆羅門供而養之。自是不構而居，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者；盡人供養之，而自求福慧也。

我等學菩薩行之人，供養者何？人無衣食者，與他講無衣食報應，是真供養。人多病苦者，與人講戒殺因緣；人多窮困者，與人講貪吝因緣；人多愛慾者，與人講矮身因緣；人多瞋怒者，與人講短命因緣；人多謗三寶者，與人講墮落因緣；人信出家者，與人講三世因緣。人不信住叢林者，與人講錯過因緣；人多信住叢林者，與人講佛法因緣。

咦！既是供養，為何不教人捨身供養，或挖肉供養？要知諸供養中，法供養最！身供養只樂一時；法供養，令成佛道故也。

又羅漢神通廣大無比，不能與人了生死，出苦輪；是故神通，只能利己，不能利人；菩薩說法，既能利人，又能利己，自他俱利，斯真供養也。

第八十六、讚嘆者——讚者頌其功，嘆者稱其德，是名讚嘆。

但讚嘆之功，大而無比，利而無遺。何以故？類如佛出世間，人若不信，何能受度？人必頌其至德，稱其大利，令人信者，人得度之。直使忙了三大阿僧祇劫的苦行，直到成佛，世人不知佛為何人？作何事業？必仗諸天及人，唱言稱讚，人始能知佛相好，聽佛音好，然後信而服之；轉大法輪，與之有緣，悉皆度脫。

類如二人出外行化，至人稠處，必有一人稱此入之道，讚此入之德，然後一切人皈而依之，信而敬之，供而養之，禮而拜之。

又如叢林之興，必假人成。外有侵略者，人若見之，急讚某叢林之歷史極深，維持之人極善，直使讚無數好處，侵略者聞雖稍信，暫不便動，久之必保安全，斯皆盡出讚嘆之功也。

又如某人之短處如何如何？有人讚曰：此人怎樣好、怎樣好。任何惡人，一聞某人有一好字，其惡作必蠲，其惡心必改。

但「讚嘆」二字，非任何人可以用，必能讚有功者，讚之，若讚有過者默然之，不可概讚也。如人欲破戒作惡者，不能讚，只可阻之。不可以謗，謗則互非也。

第八十七、隱惡揚善者——為成人之至德也。人之大善者，唯佛一人，次善者菩薩，再次羅漢。其他雖然盡善，不能盡美也。

類如人有惡心，急將惡心久隱，而不一動，凡動者皆善念也。一人如是，盡十方人亦如是，何惡人之有？又一人有惡事，一切人見者，久而隱之，聞者久而匿之。凡所見者皆善事，所聞者皆善音。一人如是，一切人亦如是，何惡事之有？一人之惡事消滅無形，一切人之惡事能互相隱匿，滿世間不見有一惡事。世間之善，並非自善，皆先從人心，改惡心為善心；人事，化惡事為善事，而後善天下也。

我等學菩薩行者，類如有人要捉殺豬之人定罪，殺豬者藏菩薩處。來捉者問曰：「適有殺豬者在汝處否？」菩薩對曰：「此處無殺豬者。」又對曰：「殺豬犯何罪，捉他為何？」捉者對曰：「殺豬太多，故定罪。」菩薩答曰：「殺多豬之過小，殺一人之過大。我勸你不用捉他，可免他人捉你。」菩薩如是勸解二人，能令改悔，出家修道，此隱惡揚善之大佛事也。

叢林下人，見人有習氣者，隱而不記，縱人問者，亦不言之；人若責

者，即隱其惡而揚其善。能止不犯，多住一日，多種一天佛種。如是，在上者揚在下之善，居下者隱在上之惡，互相隱忍，不但道成，叢林興，而菩薩道行。（◎阿鼻地獄——無間地獄）

又，常言「要得佛法興，除非僧讚僧。」誠久住三寶之要素也。

第八十八、除謗者——謗之一字，最為不善。調達謗佛，生墮阿鼻地獄；無聞比丘謗法，生下地獄；琉璃大王害僧，生下火坑；寶蓮香比丘尼謗戒，生下阿鼻地獄。

生下者，惡事做畢，或惡話說畢，即就原住之處裂開，下無邊底，全身直下阿鼻地獄，如秤錘落水，一直到底。

究論謗之輕重者，類如見人真有違佛禁戒，或錯因果事，見而再見，聞而多聞者，見聞之處，毫無虛謬。人能不謗，默然者無過；若謗，當不犯墮罪，只犯破僧和合罪，其罪比阿鼻尚輕。若人真無違犯，遭人謗者，彼謗者定墮地獄。總之，言人之過，定要眼見耳聞，自己方不招過。若單聞到人之是非，欲妄言人之有過者，即遭謗人之過，自反招罪。

大概「讚」之一句，無論如何？只許有功。凡是「謗」人者，終歸謗

者招過。今時佛法前途，盡人讚者，尚有隱憂之處，再加無知瞎謗，將來必弄得自己終無安身之地，寄語好謗人，急醒醒看。

第八十九、息諍者——息諍一事，乃當前急務。現值二千五百年後，正「鬥爭堅固」開始之際，直使世與世爭，人與人爭，久爭必亂。

究其原始，不出自心；由是道德之心愈薄，人我之心愈厚。果能視浮世等空雲，聚則俱有，散則全無。觀自、他若春花，初開喜愛，謝等污泥，何人不能讓？何事不能蠲？斯也，超濁劫之大丈夫事耳。至是能有出塵上士善和鬥爭者，見人爭吵打架，婉言以勸之；或人誣我為非，必聽他以處之。人能一生不願與人爭，人若與我爭，我必盡其所與，免彼鬥爭。

人說我好，不喜；人說我醜，不憂；人謗我，我不謗他；人找我鬥，我不找人鬥；如是名聞利養，悉為他有，我不與爭；悉為我有，他與我爭，悉皆與他；彼此互讓，何爭之有？人言我破戒，我臉不紅，不與他爭；反為以他作我良朋，增我道念。人說我討飯出家，我只歡喜，不與人爭；人要我衣物，諒力捨之，不與他爭；人要我性命，我能捨者與之，不能捨者聽之，毫無念動。

痛哉悲乎！因有「我」在，固必有「人」，假使你爭、我爭，必隨世轉；你爭，我不爭，不順濁流。欲打破此關，必先無我，試問「我」何能無乎？非也！並非滅我為無，只要將大眾作一同胞，願你有，我無，你富，我窮，我心方安也。

「我」為鬥爭之府，「我」為息爭之樞！盡人能「無我」者，爭從何有！人能至死行去，終無改易者，至人壽十歲時，准來此世，廣行我佛法化；任何時、任何世，不被轉去，誠釋迦佛之好兒也。

第九十、三常不足者——衣不足、食不足、睡不足是也。三常充足，與道相違；三常不足，與道相應。

貪好衣者——重身、愛身，美觀好看之惡習，今古不易改之者，是為根本習氣也。試思上古，樹皮為內衣，樹葉為外服，天下皆然，上下一致。於身何其樂也！於慾何其輕也！雖有滅劫之侵，人之身體日漸弱瘦。只可治身不寒不熱為止。不但與道相期，及與世之工藝金錢，減省當不在少。不思我穿好看，人見我喜，喜後如何？穿不好看，人見我憂，憂後如何？悲乎！人之恆情，只歡當前之樂，不知樂後如何？實今後不解之一大隱痛

也！果能借身暫用，為道是謀，何愛穿之有乎？

食不足者——我等住不耕而食之處，為不耕而食之人，當思食之來處，好大駭人。古人云：「信施一粒米，重如須彌山，若是不行道，披毛戴角還。」思之，不但不食好的，醜的也不敢多吃。何以故？多吃必多還故也。能在道上精誠苦究，終日以道為念者，古云：「寸香能銷斗金，亦不虛妄。」否則，「毫釐繫念，三途業因。」嗟夫！

睡不足者——正做倣禪堂規模，由起養息香，至開大靜為初夜^註不能睡；由大靜後至打四板為中夜，可睡；由上早殿，至早叫香為後夜，不能睡。中夜必熟睡一覺，否則日夜不分，致與道礙。若當睡不睡，有勞其身；不當睡多睡，有妨其道。故睡不得亂睡，方合規矩。違則一睡一千年，不聞佛名字，悲乎！（◎開大靜——指道場晚上入眠）

第九十一、勸住叢林者——滿世僧人，漂流零落，漫無主宰，實可痛心。

當知叢林為宏道利生之法窟，為明心見性之佛場——如衣有領，如網有綱。身心安樂，飲食調和——有道者慰之以深加，無道者警之以前進。如滿林之竹，比比爭高；如大園之松，雄雄上進。不負四恩，有光三有，誠為

僧人之僧寶地也。特勸我等久住叢林者，其大要有三。

身居林下，將至大殿，見到我佛，方知是我本師教主，為佛寶。如宏經大藏，為我佛金口誠言，見者聞者生希有想，培無量福，為法寶。與眾僧同倫，所講的佛聲，所行的佛事，為僧寶。佛法僧寶，永久熏因，至成佛時，以斯為種，一也。（◎海眾—眾多沙門）

修禪之人，一朝悟道，知我已離苦世；由苦世助我開悟，不捨娑婆。我離苦人，由苦人助我明心，故不捨苦眾生。而後以此界為宏道之場，以此人為化度之眾。十方世界眾生之多，只許一個多字，別無他數。我禪堂中若一人明心，為一世界主，度一世界人；若二人明心，為二世界主，度二世界人；世界之大，我主之多，終要辦到主人多、世界少之步驟，任是十方世界之眾生，不難度盡，二也。

叢林之重要，最深且鉅，為濁世明燈。三寶住地，雖有我佛遺相，不假宏敞莊嚴，而灰塵勃勃，世人見者難生敬信。三藏法寶，深密存儲，集歸大藏，必用高樓大廈，寶而藏之，免使經文零落，令人見者致遭褻過。海眾清修僧侶^註必假寮舍安居，首其執而清其眾，樂道忘閑，極為重要。

其他信佛之徒，皈佛之眾，樂從佛行，用廣見聞；加之三寶居之，龍天護之，世界安之，人民樂之；無形助化，誠為濁流砥柱也。

第九十二、發心作事者——作事即是當執事，當知：叢林執事共四十八單，各執各事，不稍越逾。在人眾中作一切事，必具有護叢林如自家，愛寺物如己物，念大眾如同胞。人有此志，誰肯家敗？誰肯物廢？誰肯人壞？有此知識者，叢林必蒸蒸日上，左輔右弼，龍象蹴之（文）擠擠人才，何慮無道乎？（◎蹴——躡、蹋、跟在後面）

最要緊者，所行之事，必依叢林法行之，所講之話，必依叢林話講之；不可閑談世諦，不宜國事語言；警眾如撫愛赤子，調整若五殿閻羅。菩薩心，愍人之苦；羅剎面，破人之愚。內必圓而外方，心必慈而語惡，方可息事寧人，以免違法亂眾。自則威儀整肅，細行精嚴，語默驚人，言詞柔妙。雖言出法隨，而無偏黨；縱行規舉罰，而博約折中。眾人見者，畏而愛之，常住喜者，寶而貴之。久之如斯，真法門上棟也。

第九十三 喜作清眾者——清眾一職，為辨道之通職。

每有立志高上之人，不以鉢囊高掛，以悟為期作準則。必先捨多餘衣

單，次捨鉢囊錢鈔，免掛心頭，減除妄動之障礙，一掃乾淨，萬慮全空。棄身於禪堂，放心於道上；一任天翻地覆，與我無關，再任水火驚聞，與我何礙？忘歲月於長空，置炎涼於度外。精進時，無人、無我，何渴何饑？稍懈時，有策、有鞭，何退何恨？縱生上界之三禪，莫若自如之一念。禪參無漏，身忘地而地忘天；深究有方，心如理而理如事。眼無暇而見人，何分人之愛惡？耳無隙而聽事，那知事之短長，睹執事若活佛，視鄰單如骨肉，大忘之道現前，小悟之功不計。直到打失娘生面孔，露地白牛不從他得；再建法幢，作他方之世界主，又度一些眾生，直饒我佛於常寂光中，大笑不止也。

第九十四、願當行單者——行單一執，誠菩薩事也。

叢林重執，全在行單；行單之人，首明培福之道；次存愛物之心，正法久住，功在行單。

叢林久安，德歸自己。每云：「無福者培福，有福者更要培福。」何以故？十方世界，四聖六凡，一切聖賢聚集之處，肉眼不見，毫末相瞞。古有普賢當行堂，彌勒當大火，觀音當飯頭，文殊拾字紙。又瀉^多山菜頭，

雪峰飯頭，臨濟園頭，馬祖打掃，百丈侍者，諸行單執，盡是菩薩；各執之人，皆是祖師，能發心作事，吃苦出力，無非供養十方諸佛，賢聖僧眾。

最要緊者，預行此行，先息瞋心；同事之人，可以和睦。次滅懈怠，常住之事，可以精嚴。縱遇事態違恆，必受指責，萬要會歸自己，不可恨及他人，三、五十年，福功最大，苦行崇高，身心純熟，達道在邇。一旦洗米添柴，撞著這箇；有朝切菜燒水，碰倒那邊；做滄山之水牯牛[㊟]做百丈之新羅鷄；如是一切祖師，皆從苦行出；一切菩薩，悉由苦行入。當行單者，不亦快乎。（●牯——無根的公牛、母牛）

第九十五、知因識果者——因果二字，十界同之：任何人、任何事、任何處，概不出此。類如參禪因者，決定感開大悟果；念佛因者，決定感生西方果；修破戒因者，定感地獄果；修持戒因者，定感生天果；種麻因者，定成芝麻果；種豆因者，定感黃豆果；修叢林因者，感坐道場果；修苦行因者，感福德果；修禪定因者，感智慧果；修惑業因者，感眾生果；修解脫因者，感諸佛果。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前因後果，盡在當人。換面改頭，無非這個！一言一行，必審利害；

一舉一動，莫落因果。凡所動念，皆屬乎因；至所作事，皆關乎果。帶果修因，因該果海；從因感果，果徹因源。

任是千佛，不能出「因果」二字；直饒諸聖，何曾於「因果」分居？每有豁達空，撥因果者，一盲領眾，同入火坑。因果之大，誠險矣哉！

第九十六、發大誓願者——世出世間，皆共有之。

類如二人賭錢，兩皆發願，各各求贏，菩薩必滿有德之願。又如兩人爭地，各各求勝，菩薩必以信佛之心重者，道德之行深者，定滿其願。既是求神，神以道德決勝負，斯靈感之效驗也。若有道德之人遭敗，無道德之人反勝者，亦由因果感發不同，間有也。

我等住林下人，先發大願，決了生死；次發大願，定成佛道；再發大願，度盡眾生。此之宏願，日為常課，不稍間歇。若歇一次，定墮地獄，此名為誓。既立誓願，不能違願一字，方為行願兼資，言行相應。但講食不嘗者，終不能飽，是為空講。如發願不行者，終不能到，是為空願；不過修發願之因而已。行人萬不可修發願之因，定要行發願之事方可。

又願有邪正，亦有大小。何為邪願？如發願謀財貪色，學仙得道，此

名邪願。發正願者，發願度眾生，發願了生死，發願學經教，發願成佛道，此名正願。

大願者，不為自度，當度大地一切眾生；不度一道，當度六道一切眾生；不度一世界眾生，當度十方世界眾生，此名大願。

小願者，發願度自己，不願度他人；發願度地獄眾生，不願度畜類眾生；發願度自己父母，不願度大地父母，此名小願。

我等發願欲度眾生，必先辦度生人材，方可如願而行；但此人材，非久住禪堂，頓開大悟，了脫生死，不為大功。是故大願度生，必先度己；度己之處，定住叢林。能在道場日以禪工深究，夜以大願熏修，了自性之眾生將盡，度大地之眾生有期。

仰請十方禪德，擁擠歸來，共同大冶，煅煉身心。一旦發明，共遊願海，眾生之末日將臨，成佛之良辰已屆，大好圓滿佛事。至是常覺不迷，幸矣！

第九十七、事理用者——透悟以後，類如初生赤子，光其身，赤其體，百無一物。饑則無食，冷則無衣。六根雖俱註現未動著，資身之物急需，

撫育之人難少。特於一切事上，照體而行，斯為養體；如理而作，斯為資身。（◎俱一同「具」）

故凡有道之人，如愚若魯，似痴若呆。所以者何？發一言，必從性中流出；作一事，定與理上無違；順逆之境緣，皆從權而達變；喜怒之形彩，亦從方而入圓；大量包容，納歸理上；日雖眾事，收入體中。持佛戒為性寶，徧充塵刹；守威儀為至教，廣化凡區——任「念佛」，「念」為佛性；若「持咒」，「持」即咒心。任何法門，咸歸性窟，一切佛事，盡入圓規；直使事理一如，性相不二。切不可執理廢事，宗下呵曰「擔板漢」；又不可隨用忘體，又呵曰「孟八郎漢」。偏「性」而證二乘；偏「相」而成凡質。性相並行，理事無礙，斯為法身莊嚴也。

第九十八、化導用者——自己既已發明了生脫死大事，此事之大，舉世無過此也！世人不但不知此事，更不知此事即各人自己事。如是乎，千佛出世，為此事，萬祖現身為此事。捨頭顱，挖眼睛，正為此事；忍饑渴，受寒冷，正為此事；開叢林，建道場，正為此事；當學人，受委屈，正為此事。

欲辦此事，任是深山窮谷，小廟關房，概不能辦。此事發明，必在叢林；接大機，顯大用，專宏頓化，指導禪者，入手用工，提防錯路。舉足下足，步行泥刺，楚歌四面，去向渺無；前路茫茫，殊無指導。若自妄行，不是惑南為北，定是指西為東；故此，「欲行山下路，先問過來人」是也。

叢林之法規，最極正大，最合人行。有道可行，有人可問；擬懈者，用以嚴規制之；欲止者，加以警勉慰之。身前之衣食，不關於心；身後之大事，不離於處。要知辦自己事，除禪宗叢林而外者，必具大根器之人，隨處為修可也。

第九十九、他受用者——他者，為十方法界有情無情之謂也。

欲令受用者何？必了所見之性，十界同之，當知所悟之心，自他共之。十界之人，既同一體，復同一心，法界豈有差別？聖凡自是一同。因何？體既同而界何異？心既同而相何殊？嗟夫！不覺之迷，改頭換面，直使妙樹捶胸蹬足，痛哭傷心；願將此一滴淚，徧洒六道身心，化為去迷甘露，可乎愧矣。（◎洒——同「灑」）

常思宗門法，如釜底抽薪之大法，為一超直入之心法，又如人身全是寶成。修他法者，即捨自寶而求他寶，是故云：「難！」

宗下參禪，即是自身找寶，一朝尋得，成佛尚有餘裕。故此一法，達道之人，教我不成佛可，教我不宏此道不可。何以故？行人業輕者，費時少之；罪重者，需時多之，終是甕中不能走鰲故也。化導之人，必將自己所有，散諸情與無情。自須受用，亦令一切同一受用，故名他受用。

第一百、自受用者——十方虛空，諸微塵數，數等虛空。十方世界中，所有微塵數一切眾生中，及非眾生類，一切諸地獄、餓鬼、畜生等，欲受我法化，先吃我身肉；若有一眾生，不受我法化，不吃我身肉者，誓不成佛。故於因中喜捨一切，只知有眾生，不知有自己；自願扶瞎子過橋，替跛子擗物²代聾子傳言，與啞吧講話；見佛經及字紙，拋撒在地者，拾取藏而寶之；見世論及書籍，遺失道途者，撿起收而敬之。見者莫謂瑣事之煩，收功之細，將何如之！（●擗——扶持）

古人云：「悟大乘，行小乘，小乘步步即大乘。」至是見一世界微塵數之人，用多世界微塵數之身供養之；見一虛空微塵數之人，用二虛空微

塵數之身供養之，能吃我肉，當信我法。吃我肉者，養我眾生；捨肉之多，度生之廣，恆使虛空界盡，眾生界空，他化將圓，自度亦了，略名自受用也。（◎然——同「燃」◎披瀝——傾吐深心◎帙——放香的袋子）

至聖親宣，隨觀入妙，玄微幽趣，得體忘詮，歷祖傳教外之旨，如來逗頓器之機。正置末時，睹秋零而落葉，當陽一著，看春水之游魚，雖大教有代謝之徵，且自心無古今之別。任罪花之漂泊，僅演浮沉；視殘月之梭巡，無非來去；想身內物，似若無形；動念置身於操作，觀他外景，恰如陽焰，閉目束手於歸藏。瞋火忽然^註初禪之天成炭；愛河湧出，二禪之地將沉。嗟夫！樂處異鄉，地獄天堂，向稱故旅，形忘舊域，畜生餓鬼，用讚良朋，徧六道而無遺，蹈四生而何止。自是身移時異，頓忘地獄之形，換面改頭，難記餓鬼之相。舉眼悲觀，牲靈滿地。單指牛類，慘狀難言，角長當頭，全忘醜態，尾安臀畔^去，喜趕蚊蠅，擲下一鞭，兩眼落淚，少行半腳，全體撻傷，莫謂變牛為苦，未超火宅寒冰。

嗚呼痛哉！苦樂千差，全歸一念；聖凡迴別，盡是當人。迄今住果修因，從凡軀而熏聖業，帶因修果，悟心地而掃境緣，樹手著此書，為當前

之急務。開忱披瀝^註作行者之指歸，首列解謗，去沿途之荆棘。次曰扶宗，示坦蕩之歸程。行路者只求到家，何妨其遠！閱此者只求途正，何畏其煩！解謗之門，分宗教律淨。扶宗之說，定一百條規，萬莫睹汪洋而急退，看全卷以疑多；若拘此說為然，何若藏經半頁？試問由南京到北京，一路行程之煩，驛站之廣，關津之嚴，資糧之重，不妨謹將一路事由，作一書看。其文句，其卷帙^註恐較此說為多者，更無疑礙也。

悲乎！從我薄地凡夫，說到聖人地位，其中經過事實，對上根者，默而無言，可以悟道；對中根者，必假言說，行而悟道；對下根者，必多方指導，四出搜羅，性說相說，頓說漸說，久而悟道。正如上山取寶，大根器人，就地轉身取之；中根器人，一超直上取之；下根器人，一上再上，展轉而上者取之。間有空手而歸者，有尋不見寶者，有捨身求寶者，根不一致，此說正當上中下之機也。每有不信此書者，病在言句嫌多，路途嫌煩，自當鈍置，何以故？其他法門，一句佛號，或一句咒言，終身事畢，無他說項，何如宗下，言之瑣細，行之粗雜？不信可以，信則心煩而眉皺。悲乎！請閱者不妨作一試驗看，未用工者，似覺文多；若深進者，恐

嫌義淺；不但嫌淺，加之太略也。余作是書者，不避譏嫌，不揣陋劣^註盡我所見，報我佛恩。然我佛恩，用虛空微塵，一微塵、一來果，粉身碎骨，終難報盡！祇有學我佛法，以法利生，縱業厚者，苦深者，我必耐煩隨眾生苦，苦到十法界外，回頭找一點泥土不可得，誠是歸無所得。（◎不揣陋劣——不畏自己才疏學淺）

參禪普說 卷二（◎二三一——指東土禪宗祖師）

敬維我佛雪山悟道，闡五時八教之真經^註繼承迦葉^譯，鷲嶺傳心，印四七二三之宗體^註少林達摩付法，曹溪大鑑止衣，歷代相承，諸祖應化，莫不秉我佛之至教，自行化他，日為正行。

慶哉！如來人天教主，四生慈父，三界大師。向知國主為治國治人之王，我佛為救人救心之主。凡我僧徒，必兢兢勇奮，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救人救心之苦役。（◎四七一——二十八，指西天禪宗祖師）

當知人之處境，有身惡化者，急用改邪歸正之法勸導；有心惡化者，急用返妄歸真之道加持；斯為佛教僧人，應盡度人天職。且救世莫如救人，救人莫如救心；救心之法，為釜底抽薪之根本大法。何以故？世善由人

善，人善由心善，心善則古今後世，此界他方，稱為十方之善世界也。然世界之善，直指善心；此心雖善，誠未盡善。所以者何？因心為虛空大地之本業，心為天堂地獄之中心，心為富貴功名之樂府，心為貧窮賤役之憂城。心善感善地住；心惡感惡地生，由是善惡歧途，長期往返，莫此為非者。因世間人以「心」為我之悞，故造迷輪轉轆註而莫知返也，如斯大錯，其咎在心。（◎轆—轉盤◎岐—分叉的）

或有問曰：「我人日用中，以何為善心？以何為惡心？」答曰：「身之殺、盜、淫，口之綺言、妄語、兩舌、惡口；意之貪、瞋、痴是也。反此，即為善心。」

今更言善惡之心，是否錯謬者，尚望滿世賢達君子，大智高人，萬莫指「腹內肉團」為心，亦莫以「見聞覺知」為心，再莫以「喜怒哀樂」為心，更不以「賢愚利鈍」為心，此心皆為非心！若以此心為心者，則有虛空大地，種種處所，是為吾人著錐之地也。

欲求不被心迷，不隨世轉，不入岐境註識心達本者，仰請各人，先敬佛教，再信僧倫。佛法為救心之法，僧師為指心之人；不但自信三寶，再

勸一切人恭敬三寶。雖知信三寶之心，為成佛之初心，信三寶之人，為學佛之善人，能推全世；盡世有此人，盡世有此心，始為信心之初步工夫。

心既能信，再謀追心之道，方為返妄歸真之途徑；妄既能返，邪復何存？真有所歸，正何及乎？是知佛教之功，僧倫之德，恐萬萬世，莫言其盡也！世有救沉溺，挽狂瀾，正人心，培道德，清世界，樂人民，正由此道去！（◎三乘—菩薩、緣覺、聲聞）

復請仁人，撫心自問：三寶住世，有功乎？有過乎？若礙世者，何至今日耶？若利世者，應尊於其上。既知三寶為世界醫王，三寶為人民導者，三寶為苦海寶筏，三寶為大夜明燈，三寶為人天眼目，三寶為世界福田，當知三寶，如斯重要，豈不捨鉅資、捐家財？如謝太傅，捨宅為揚州之天寧；王安石，施屋為南京之香林；正為宏法度生基礎，望人效尤於萬一也。（◎四十二大士—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覺、妙覺之大士）

人能見一佛相，聞一佛聲，皆種多生佛種。有見破廟者修之，有聞苦聲者救之，斯悉為成佛真種。間有不知因果利害者，傷心害理者，不敬佛反輕佛，不信僧反毀僧，甚至於拆廟驅僧，甘栽沉墜遠種，深蒙迷本淵藪

。如斯之事，正眼觀之，終難免其自作自受！要知父母可逆，佛教不可毀；弟兄可辱，僧倫不可欺；捨此，則迷本逐末，趨惡棄善！不但人心日下，將恐身入輪回，直使長劫，徒增浩歎，悲乎慟哉！

來果不忍人心陷溺，三寶式微，謹將「參禪救心普說」，用曉當機，渴望見即轉念，聞即回頭，直使無救之因，定感成佛之果，萬乞勿以人負言，是為幸也！（◎三身—法身、報身、化身）

參禪（◎四智—成所作智、妙觀察智、平等性智、大圓鏡智）

參禪一法，非世出世法可比擬；乃菩提達摩大師，建樹不立語言文字，直指人心，明心見性，為立地成佛宗旨，為教外別傳頓法。三身四智，十地三乘，一切佛經祖語，有情無情，皆為此禪言攝。

諸佛大覺，眾生不覺，此禪在不覺以後，居無明間，有大力量漢，參透此禪者，上明諸佛本覺，下空三細六粗，是名「向上關頭」，亦名「最上乘禪」，更名「出世間禪」，再名「上妙深禪」，復名「祖師禪」。能參此禪者，經過四十二位法身大士之地，及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三十七道品等諸階漸，足為一超直入，頓居一切法門之上。是故用凡夫念，悟諸

佛心，誠為不二法門。

次有初禪，證「離生喜樂地」，名初禪天。二禪，證「定生喜樂地」，名二禪天。三禪，證「離喜妙樂地」，名三禪天。四禪，證「捨念清淨地」，名四禪天。四禪天以上，修空處定，證空處天；修識處定，證識處天；修無所有處定，證無所有處天；修非非想處定，證非非想處天；此名四定。前四禪兼四定，故名四禪八定。

由人間地，至他化天，名欲界天。由梵眾天至色究竟天，名色界天。由空處天，至非非想處天，名無色界天。三界之人，共一生死，同一苦輪；有欲界天之帝釋，投驢身之苦；有色界天之無聞比丘，生墮阿鼻之苦；有無色界天之鬱頭藍弗，墮牛身蟲之苦；始知三界無安，猶如火宅。

總之，參宗門禪，成諸佛，共證無生；修世間禪，生諸天，同證有生；其他外道禪，沉空定。不勝枚舉，辦道者，不可不慎其門徑，大為要緊。

救心（◎祖師禪——直指心性，不立文字而由祖師所傳之禪）

心何以言救，豈不笑天下乎？實由我人，於日用中，只知有我，不知有心；一向只言心即是我，我即是心！悞認身心為一體；更不知有真心、

有妄心；故一切處，忘其命來，逼我痴心。替他要面子、擺架子、圖他適意，直使他身，這裡也是「我」，那裡也是「我」，殊不知：將我生生不捨，世世不離之「佛心」匿他肺腑，藏他肉中！我可憐之痴心，被他不認識我，是何面目？是何物件者？很有年代，痛恨極已！何不想想，究竟是誰人，替你躡住一百多斤的一副肉擔子？行住坐臥，東方看把戲，西邊捉兔子，這裡談天，那裡作樂；適意者，把我痴心擺在臉上，不適意者，把我痴心放在肚中；一天忙到晚，一夜忙到天亮，只顧你忙，向未回過頭來，看看是誰人忙？問問我辛苦吧！註你可替我註鬆鬆肩吧！甚至於令我痴心，休息半刻，向未有過！（◎我——此處指心◎你——此處指身）

他身有病，我痴心替他設辦法，找醫生；他身有罪，我痴心替他設救法，求解脫；他身有榮耀，我痴心替他生歡喜，增快樂；他身將死，我痴心替他找下處，忙家務；他在世時，向以他為我註未有片刻以我痴心為我；弄到陰間，閻王老子，界尺一拍！大哭流涕。不要他「身」，定要我「心」！反委屈我，說一切「業」是我造的，不關「身」事，聞之更加氣忿填膺！誰知忙到今日，才知我心，被他「身」騙！他「身」離了我心，不

言不語；見有鳥獸鬩在一處^註只見忙搶打架，嗚呼！他到忙極了了，弄得我住火地、下寒池，苦何可言？（◎鬩——爭鬥）

悔恨當初，何不自愛？何不知非？如此下去，地獄天堂，牛胎馬腹，餓鬼畜生，何能免乎！思之人身，尚由我痴心所造，這些四生六道之雜身^註難道又離得了我嗎？我痴心既被^文人身，及非人身，一騙再騙！將待何時休息？哀哉！痛哉！至誠百拜，仰請大德，救我痴心，至此，始名救心！

不懂（◎壳——同「殼」◎乾矢橛——又稱：乾屎橛）

「不懂」一句，實宗門禪人之慣口吻，然世界一切有相之法，隨拈一事，初則不懂，次則可會。因有相可見，見即可知，不懂之處，久之可懂也。（◎乾矢橛——斥學人只遠求佛而反不清淨自己，而予破執）

類如宗門，問：「狗子有佛性否？」又問：「庭前柏樹子，可是佛法否？」又問：「乾矢橛^註是西來大意否？」又問：「百草頭，是祖師禪否？」又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又問：「父母未生以前，那個是我本來面目？」會麼？

從上古德公案，問你懂否？果真不懂，殊不足怪。前，世法不懂；次

，佛法不懂；直令我汗流夾背，無法可說，其不愧乎？再問：現前當下，走路的是誰？吃飯的是誰？諒可以懂。何以直如呆瓜？又問：說話的這個人是誰？發笑的這個人是誰？問得眼睛直翻！再問：要面子的是誰？有本事的是誰？實問得明明是我！但不敢承認是我，好大難！

如此數則，何以不懂？豈不急死人吧！

又問：見愛者，生歡是誰？見惡者，生怒是誰？加倍的不懂，氣何如也！（◎沉——昏沉◎掉——掉舉：心念飄浮）

復特指出各人日用中，舉止動靜，運轉施為，語默沉掉^註當陽獨露之時，正好承擔自己！何以又用「不懂」二字答我，奇哉！奇哉！妙不可言也。復欲令人深懂大法者，人人念佛，即請歇佛片刻。再問一句：「才念的這一句佛，是那個念的？」再追問：「究竟佛是甚麼人念的？」重追，「畢竟是誰人念佛？」「難道佛是別人替你念的麼？」好大奇！明明念佛，明明不知是誰念的？真正弄得人，不懂真不懂！若知而不懂，不同其語；若不知而不懂者，必定要追到真懂，是名大懂！

放得下

參禪人，最要放得下，才有禪可參，有心可用。世間事放得下，任我在俗存款，被人騙去；任我田被人佔去；屋被人拆去；妻子跟別人去；兒女幫人家去。思之，盡去盡好，如此不關我事。

古云：「出家無家，動想亂如麻，誠能放得下，許可看破世界，一切皆空，終無一實；幸得我離塵脫俗，以道念為家庭，以參禪為事業。不但世事不能轉我，我能轉世。有日發明大事，還可秉佛度世！」此為世事放得下也。如是，還須立出格志，預防再貢俗念；任是有時想起俗事，不能放下者，必咬定幾回牙關！迎頭痛擊，死打自己一頓；無形將翻的俗念，一打即散，趕快佛前焚香發願，磕響頭，任死不回俗家一次。此願要長發，稍停少頃，痛哉！慚愧慚愧！才離參禪，就貢出俗念來！是知：參禪，為救我捨俗成佛之大法，報法之恩，恐粉身難耐耐萬一註斯為俗念放得下也。

（◎耐——同「酬」◎四大——地、水、火、風）

身放得下者，當知身為四大所成註父母膿血所造，有愛身如寶，實臭不可聞！世間任何髒物，莫過於身。九孔為臭氣之宅註全身為大臭之源！惡尚不及，何愛之有？今既假此臭皮袋子，來辦佛道，正是借假修真，何

樂不為耶？（◎頭陀——意譯：抖擻，即抖擻法塵。一般指修苦行者）

最要緊，住叢林為上策，叢林為第一頭陀。執事剪其習，班首指其非；有棒下其身者，思之，磕頭謝謝；有喝震其耳者，正是開我聰慧；要得消業之速，去垢之深，自願請執事多加棒喝！正是自己不足，請他人助我！

最要緊者，如此委屈其身，令身成法器，萬不可悞會，悞會則過加萬倍。何以？人助我道，應當謝人，反而怪人，誠大愚之至，必改過前非，痛加自責；堅持規則，細心辦道，可免此咎。（◎甯——寧）

復思之：叢林辦道一天，勝過居山十載。故古人云：「甯在叢林睡覺，不在深山辦道。」雖然如是，還須萬緣放下，始得！

放不下（◎九孔——兩眼、兩耳、兩鼻孔、口、大小便利處）

參禪人，放不下世界身心者，人在室，而心在世。徒增陋劣，毫無進取。要知心被識業關住，識被意惑關住，意被想塵關住，想被身體關住，身被家庭關住，家庭被山河關住，山河被大地關住，大地被虛空關住，虛空被無明關住，無明被不覺關住，不覺被眾生關住，眾生被迷輪關住！迷輪這一大關，從古至今，不知關了多少天地日月、人與非人、大空太空、

磚石瓦礫、青菜蘿蔔、泥巴木頭、烏龜腳魚、天男女等。直關過去無量劫，又關現在無量劫，再關未來無量劫；盡未來際，不知關到何時為止！悲乎痛哉！算來算去，皆由「放不下」三字構成。弄得一蹋糊塗，烏焦八工。所以者何？識能放下思量，身能放下妄想，虛空能放下大地，磚頭能放下泥巴。詳細算之，識能放思量，心不可得；妄能放想塵，身不可得；虛空能放大地，世不可得；如此身心世三，全能放下，恐打燈籠，找不到一個眾生，豈奈放下何？

是知「放不下」這三個字，好大本事！能弄得「不覺」成眾生，弄得「妄想」成身體，弄得虛空成大地，弄得肉身臥荒山！弄得青頭變白頭！行，能弄得坐；走，能弄得住；咦！豈不是偌大的迷輪，還能弄得悟否？果能有這大的力量，即謀放得下的方法——就是參禪！

趕緊快參「念佛是誰」的這個深禪！任他三十年五十載，以打破迷輪，為我參禪休歇處。再進一言：休歇可得，休歇處不可得！

莫發急（●愿—願）

參禪人，學成佛之大法，必立高上志，發寬大愿。幸我今日得入學佛

道場，已遲三十年！何不最初，早來三十年？思之，已遲過了！

對這大法，詳細計劃，深深思忖；既進堂後，要得幾年熟規矩與腿子？要得幾年身心純熟？要得幾年才會用工？要得幾年工夫成熟？要得幾年開小悟？要得幾年開大悟？從初進堂算到開悟，約得三十年方可辦到。假使時間不足，再定三十年！如此辦法，始可不發急、不生煩、無退志。

近時有等參禪上客者，聞說坐香門庭——專門了生死、成佛祖之大廟，發心之久，立志之高！來到叢林，參上乘禪。由性急之故，今日討單，明天想進堂；稍遲些時，討單者即發急曰：「如不准進堂，即往他處歇夏去！或某處過冬去！」跑出跑進，五心不安，一擲就走。這一個「急」一發，就使這一副好人格，好心腸，依舊昏迷去了！假若有不發急之人，安心靜待，既來道場，身心交於常住，性命交於龍天，怎說怎好；此人格，此心腸，現作法門好子，後為僧中高人！不過，就是遇事不發急，得到將來成佛作祖之大果也。

「不發急」三字，能辦成佛之大事。善勸諸師：作何事？發何心？必緩圖而後成，否則果招紆曲也。又有久不開悟者發急；他當執事，我當清

眾發急；那一天請我執者發急；要知「發急」二字，為催命鬼，為斷佛因，可不慎歟！

長遠心

參禪人，首知：禪法，非世間法可比！世間法有相，禪法無形；有相法，尚得三年五載，惟恐會難透徹；任學得好本事，只謀一生之利。無相之禪，學何容易？無下手處，無撈摸處，無動腳處，無尋覓處，學此法人，請思量看！能有過量知識，明知此法！千佛萬祖，皆由此法悟，我何人也？

在此，立堅固志，用鐵石心，此法不參明，與參禪拚命！拚死轉身再參！

最要緊者，參禪不限時間，不立期約。古人云：「久參有禪，久住有緣。」其意云何？禪之參途深邃^參，今日耐煩參，即從耐煩中——外緣內妄，漸漸休息。明日耐煩參，亦從耐煩中——無明煩惱，無形減輕。初不覺知，假使今年如是參，明年如是參，無量劫來業障，譬喻參一時少一劫，參一天少十劫，參一年少百劫，盡此一生參去，再多之業，不難參了。因耐久

精參，漸至深禪，般若緣熟故也。

類如鏡面有灰，即用布揩，慢揩也去灰，急揩也去灰；布擺鏡面，久之不動，雖不去灰，終不染灰。何以故？我人心鏡，不大不小，大可以照虛空背後，小可以放鄰虛塵中。今用「念佛是誰」這塊布，大過虛空，小過微塵；以此一塊破布，放在鏡面，揩得快！灰泥去得快！揩得慢，渣滓去得慢；任是不揩，放在鏡上，外使飛塵不入，內使垢穢不生，不揩之利，尚不可盡，況急揩慢揩之功乎？正如我人，會參，猛參！不會參，慢參；再不會參，久久提住，亦是參念。何以故？終未離鏡一毫之處。至此，不長遠心辦不到，要長遠心，方能辦到。

無長遠心（●鄰虛塵—極微色量）

參禪人，無長遠心，這一句話，粗不盡會。細向自己胸中，深審一刻，一頭貢出一個上海來，還沒想了，蘇州又貢出來，又忙蘇州；再詳細看，這裏哥哥，那裏兄弟，不知多少，真沒有數。恰如唱木頭人戲相似。

是知：心如流水，日夜不息，能令長江水不流動，可做得到？要想妄心剎那休歇，真辦不到！所以者何？世有力者，海水能乾，江水能斷，因

有相見！有法可辦，斷非難事。妄心無「體」，行止無「定」，如猴子找毛桃，亂碰亂跳；又如芭蕉，剝一層又一層，剝了中間空的！何處找芭蕉？又如痴人撈月，這撈那有，東撈西有，撈得要死，一個亮月，還浮水面！使命撈了，月難撈起。

是知此心，早為不善！尚難暫停，何能長遠？說了一篇，合法譬喻，正比各人肚子內裏——這個講話的、發笑的「妄心」！恐看此書之人，疑是說別人的，就是說我！望把萬要緊急的事丟下，靜坐細思，再問：才靜坐的是誰？這細思的又是甚麼？不明白、不懂得！這不明白不懂的，這一點念頭，切記莫忘！定要多參多問，能在虛妄心中，活捉我的本來面目。

但辦最長遠心，才能做到；若追心不長，終被「不長」轉去。此參究心，既不長遠，可憐又落在不長遠「妄心」窩裏。思之，輪回萬劫，變牛變馬，地獄天堂，經過多少劫才變人！又過多少劫才變雞？難道不是無長遠心辦到的否？將這無長遠心，捉來辦道參禪！若捉不住，聽他亂竄亂撞，自由自在，殊不可以！

思之：我無量劫生死，既是他造的，佛教有個善法，即是參「念佛是

誰」這個善法，不但將無長遠心活活捉住，任是長遠心亦消滅無存。「念佛是誰」，好大利害，不妨各人試試看！

應有盡有

參禪人，稍懈者，日用中，虛喪光陰。或瞋、或喜，全不顧及！亦不知非。知非即改，可無大過。

要知此心，俱屬「狂心」；狂心體貌者，知理為妄，非理即狂。本無處所，亦無頭緒，似空非空，似有非有，力之大而無邊，性之狂而無底，自古至今，向無敵者。任是千佛出世，化他不動；羅漢神通，搬他不動；上天堂下地獄，在所不辭；變黃牛、做烏龜，自由自在！遇緣即應之能，藏形隱跡之術，應有盡有，無美不備！何以故？狂心，向有成佛作祖之功，舉空奪地之力，有情之人與非人，無情之石與草木，逐類現身，同塵應物，大而無礙，小而可安；有時成虛空，有時變大地，經營歷史之長，忍耐時間之久，虛空之身雖大，莫大乎「狂心」！大地之壽雖大，亦莫大乎「狂心」！思之：狂心之處境真寬，狂心之本事真大，人有替他不服氣者曰：「有如此之程度，為何叫個狂心？名字真不好聽！有不願聞，不忍不

聞者，可請說明一二。」答曰：「就是你的心！」問者，渺不自知，即愁眉而氣曰：「你知道是我的心否？」答曰：「才為『狂心』不服問我。要知不服問我者，是狂心否？若心不狂，不應問我。」

再問：「如何是不狂之心？」答曰：「這個我不盡知，汝若不明此意，最好趕快到宗門下，找參禪的禪和子，自有吩咐。」

問者依而行之，一到山門，舉頭一望，見到「狂心一歇，歇即菩提」八字，當下豁然如桶底落！即時轉狂心為正念。才知道無量劫，狂到今天！今日才知：「狂心是我！」承認「狂心是我」的這一位，詳細思之曰：「心狂不能知，能知狂者，只有佛敎宗門參禪之法，正當我機，不妨作一試驗看。」

將進禪門，一聲喝下如雷吼！一支棒下似山奔！日用中，昏天黑地，入地無門，喊天不應，至此，不但「狂心」早飛天外，連一點「細心」，也駭得無處藏身。要知：人人心無管束，欲東自東，想西即西，情同野馬，日用而不知，今日知狂心，不參禪、不悟道，非狂而何？

大地有仁心者，請看此書，萬莫言這是和尚作的，沒有世俗人的事！

誠一篇心血文章，無形置於高閣，可不痛乎！

直指此法（◎如來藏——眾生煩惱身中所隱藏的清淨本性）

參禪人，為世間最優、最勝、無比、無擬之清高上品人格。所以者何？盡世間，人與非人類，上至草木叢林，下齊磚石瓦礫，皆具我佛心體。凡人能講話者，畜能蠕動者^註草木能生長者，磚石能不動者，概為佛心。包括所有有情、無情，一切諸心，久居如來藏中^註故古人云：「虛空有盡，我願無窮，情與無情，同圓種智。」是也！（◎蠕——蟲類微動）

世人任何相信，獨不信自心。任何能會，獨不會參禪。是知各人之「心」，為世間第一大病，任何方法不能治，任何醫藥不能醫，唯佛教宗門參禪一法，獨醫人之心病！且教外別傳之真禪，為八萬四千法門之上者。

類如世間黑闇，任人有翻天的本事，不能去其黑；任有十八變神通，不能去其闇；任你點燈來照，只能照他人，尚不能照自己！任你請人念佛誦經，直使萬劫，不能求其亮！惟有一個圓明獨露之日光，不假人求，不須燈火，不用神通，直透當陽！圓明朗照！復不用此光，欲求其黑者，亦如前之辦法，終不能去；獨有一片黑暗，能破光明。

要知：暗病用明藥醫，明病用暗藥醫，火病用水藥醫，飢病用飯藥醫，寒病用衣藥醫，窮病用富藥醫，苦病用樂藥醫，身病用世藥醫，心病用禪藥醫；最要緊者，看病發藥，可以藥到病除。是知：人之心病，任何藥不能醫，獨有參禪這副妙藥，一醫就好！

人世可憐，心病日重一日，不但不醫，強加其病。何法令人，用參禪這付妙藥？徒喚奈何！至此可知參禪人，為最高尚、最清淨之上品人物也。世何可比麼？悲乎！我得醫心之妙方，更望天下人，服此醫「病心」之聖藥，不苦不酸，不妨作一嘗試看；思之：只有「莫奈何」一句止之！

直指此心

初參禪人，警他用心曰：「我沒有看到一個什麼心，在那裏用呢？要有心，才可用心。」再警曰：「要好好的用心才對。」初參禪者聞之，急得跳腳曰：「我只知吃飯穿衣，除此別無他事，要用心作麼！不用心也沒有關係。」

凡初參禪者，同一心理。要知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專為不了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此語佛言，人敢不信？汝若只穿衣、吃

飯，別無他事者，豈不佛出世，無益於眾生乎！

指曰：「趕快想想，穿衣者誰？吃飯者誰？不喜參者又是誰？」這位初心禪者，即以手抓頭曰：「這個我不會。」指者曰：「說不會者，是甚麼？」初者曰：「難道這就是我心否？」不但這是你心；你的身，也是你心！你做好事，也是你心；你做壞事，也是你心；你吃飯是你心、穿衣是你心、講話是你心，發笑是你心、要好看也是你心、生也是你心、死也是你心、病也是你心、老也是你心、玩耍也是你心、放逸也是你心、爹爹媽媽也是你心、哥哥兄弟也是你心。」

這位初學者曰：「豈有此理！穿衣吃飯在我身中，說是我心，馬馬虎虎有點相信。若言爹爹媽媽、哥哥弟兄是我心者，我死也不相信。」

指曰：「這些不信？再指心與你聽，天堂地獄是你心，森羅萬象是你心；蒼蠅螞蟻是你心，糞窖蛆子也是你心！」初學者紅起臉來曰：「糟了！糟了！不信不信！」指者高聲厲曰：「架房的蛆子，不但是你的心！正是我的心！你可知道否？」初者曰：「這個不知道。」

指曰：「你有許多的心，你還不信！我只說其少分。」初心者，氣得

要哭。

指曰：「不聞佛初悟道曰：『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正由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後又曰：『情與無情，皆有佛性。』難道你就無佛性麼？」初者問：「佛性是甚麼？」

指者曰：「佛性正是你心。」初者聞之喜曰：「我也有佛性？」忽覺悟曰：「莫就是我不信參禪的那個『心』麼！」

指者曰：「恭喜你！正是！正是！」弄到今天，才信參禪之心是佛性，慶也何如！

何不信心

參禪人，不信參禪之人開悟，不信自有佛心，更不信「心」是誰個？自疑曰：「若我有心，究在身外？還是身內？還是身中？若有一個身，另有一個心，豈不分成兩個？」

復思之：「心在內者，是何人知外面事？心在內，久不受悶否？若心在外，忙東西、忙人事，似有相像；若腹內疼痛，為何知道？難道忙外面，又忙內面？既在外面，從那裏貢進來忙內面？復從那裏貢出來忙外面？

實不明了！身內身外之義，真難領會！」

「難道這個『心』，住內裏忙裏頭，外面有事忙外頭！中間之血肉筋骨，有時或疼或痛，又是何人，貢在肉裏忙中間？類如：一屋只住一人，忙屋內、忙屋外，屋牆中間是磚泥做的，是何人，貢在牆洞裏？由牆中間跑出跑進，無事歇在牆中？我們這個『心』，難道以牆中為安身處麼？好大難！」（◎牆—同「牆」）

每每聞人說：「你做事留心！」又，你在這裏想心思，據此看來，一定有個「心」！不敢不承認沒有心，若在這個「心」的意義，是真不知道；由不知道故，只好隨人起倒，說有就有，說無可無！深思之，實無辦法，誠一憾事也。自此，這一摸索不著，再不聞問，是真可憐！

今將「心」之來因，說一譬喻：心如水，業如冷，身如冰；要得去「身」，必先去「業」，業去則心忘也。又如，要得去冰，必先去冷，冷去則水平也。又如燈光，有柴必有火，有火必有亮；要得去亮，必先去柴，柴去則火熄也。是知：身心業三，無中內外，人與非人，共同一體。

又如虛空，無無明，不成虛空，無虛空，不成大地。要得去虛空，必

先去無明；無明去，大地自去！有情無情，由因緣生，由因緣滅，此情與無情之慣習。明眼人看來，人能去虛空，指為奇特事者，必吼而歎曰：「假使最初不被動轉，那有今天？」這大冤枉，悔之愧之！

不認得我

參禪人，腳跟未曾點地參去，一向在門頭戶口，逞機鋒，忙熱鬧，二六時中，開眼忙妄想，閉眼忙夢想。忙「妄想」時，忙得天花亂墜，地湧金蓮！並不關身事。只知想他不如我，想我勝過他。正想到有趣時，有人喊「肉身」，這個「妄想」也不願顧他；及想到真濃趣時，亦是置「身」不顧。望世人，在這裏研究研究看！

「心」既是「身」，理當身心同一舉止，為何喊「身」，而「身」不動，形同呆子！非要連喊帶推，觸動這個內當家人耳朵，才忙把身上眼睛，替「身」打開，再在口裏，代「身」交談人事。思之！正想到真濃趣時，實與宗門參禪，參到忘「身」忘「體」，無二無別。

想世間人，將這一點趣味，可似深深研討，一旦大事違身，即好找你身中，與身同行、同坐、同床、共睡的這位內當家人，與他商量一刻，可

憐肉身即有重大解脫辦法。盡天下人，並沒有人回過頭來問曰：「我身得樂，感謝你費心費心！很辛苦你。我身遭難，又恐是你這位內當家人，不會幹事！弄得我全身挨傢伙！自古至今，任何奇特巧妙之事，總有人做；獨沒有人知道做好事、做逆事，全是肚內住的這位內當家人辦的！能可與他商量妥善，苦惱『肉身』才可敢動敢行。否則稍有冒昧，這位內當家人發起脾氣來，直令我可憐肉身，安居無地。」此之「妄想」，即是人人內當家人。直到受疲一睡，這內當家人，即回舊宅，清查前生今世，所作所為舊事，正濃厚時，一遇肉身疲去醒來，又做肉身生活。

妄想、夢想，專造肉身事業，忙肉身住處，有仁心者，思量思量看。

撥無因果（●構—牽、交、通「構」）

參禪人，因日用中，向未切實用心，從未放下身心人我，不知參是何人？禪是何物？有我慢參禪之輩，與世謗佛之人，虛構事實^①不是呵佛罵祖，即是妄加自證。云：「佛是捏造的，法是訛傳的，僧是無賴的！」自毀自己之人，與世不明佛法之輩，加之禪未參透之人，懷此惡見，可以花天酒地，可以肉飯酒茶，只圖中飽，任何不顧！如此，正是欺佛欺祖，毀

自毀他！（◎正因佛性——正即中正，中必雙照，離於邊邪，三諦具足）

云佛是捏造的，即毀自因。云法是訛傳的，即滅自果。何以故？我人因中，有正因佛註緣因佛註了因佛註三佛共住，既撥正因佛，即毀果上之法身佛、報身佛、化身佛；復撥正因法，即毀果上之法身法、報身法、化身法；佛法因果，既已撥毀，何僧果之有？悲乎！自己妄作妄為，撥無因果，自害害他，將成無救之因！恐再勸他人，或住三寶之人，做毀三寶之事！（◎了因佛性——由前正因，發照了之智，智與理相應）

要知：見一佛相，聞一佛聲及三寶聲，略生少喜，喜佛之心種深植，久之發芽長根，樹莖生枝掛葉，即成佛果。反此，云無佛心，即無佛種！無佛種，則生惡種；即長惡芽、惡根、惡莖、惡枝、惡葉，結成阿鼻與三塗惡果也。（◎緣因佛性——諸功德善根，資助了因，開發正因）

不但僧人不明佛法，撥無因果；及世間人，天地日月、風雲雷雨、父母長上，及有道德之人，應當尊敬！應當孝順！自是樂因，將感樂果。初則信善，次則敬佛；能在天地日月、風雲雷雨、父母長上，生一毫善心，有一毫孝念，始則感福因，終則感佛果。因佛與善同，善與人同。否則，

若是一切不信，甚至於罵天地，逆父母，亦與撥無因果同科，興利除弊，苦衷不忍言而言之也。

錯大因果

參禪人，守住無慧，不忍受苦無福；無福不能成佛，無慧不能度生。大力量者，應當修福。而常靜坐參禪，真實修慧，在閑空修福。有此福因，加此慧種，真為成佛度生大業。

間有無知愚人，不會參禪，坐時眼睛一閉，自己識業之明，如石火電光，偶而見之，即高呼：「我悟！」再加夢中，隨業翻出，或現有人同耳講話曰：「大光明藏，從自心生。」妄曰：「自此大事可了！心地可明！」再或見佛相、見寶塔、見菩薩、或見自己成佛說法、飛行虛空等等諸見，惜無明眼人證明，自以為是；未悟言悟，未證言證，未得言得，未有言有，以虛為實；大妄語成，墮阿鼻獄！

世間最大，莫過於佛因；最深，莫過於佛果。佛所言之法，成為佛大法；佛所行為之事，為成佛大事；類如我等，聞佛大法，辦佛大事，既感佛因，得成佛果，毫無錯謬。所修如是因，所感如是果。

不料愚人，還是愚心，更作愚事，誰知「假悟」，一言入口，成大妄語！妄以此言，教一切人，成大惡人。

思之：真悟者，成諸佛；假悟者，下地獄；利害處在何處呢？答曰：佛以大法，令人成佛；未悟者，妄以「假悟」，自誤誤人，由是負諸佛心，瞎人天眼！直使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火坑即阿鼻地獄；若犯逆罪

●受阿鼻四大劫，方出。（●逆罪——五逆罪）

參禪者！准可苦參一世、或再世，不但小悟不住，大悟更不住！許是大人氣量。我有真參實悟，擺到心裏，強盜偷不去，水火劫不去，爛不了、腐不了，是真悟人！有日龍天，一旦推出，為法為人。有人問曰：「你老人，是大徹大悟的人，提拔我吧！」該弘法者曰：「我真苦惱，深禪尚未入門，何敢言悟？」誠對也！

錯小因果

參禪人，首知違犯佛法僧戒，及世間聖賢，名錯大因果。如世間人，不講因果，不知因果為何物，不必與論。參禪辦道之人，要緊第一——留心因果！（●五逆——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破和合僧）

古有年幼比丘，笑老比丘：「誦經如犬吠。」說一句無意味語，老僧向年輕者曰：「你笑我誦經如犬吠，我可允你免下地獄；白狗子身，你不能免！」該年輕者，痛哭求救。彼曰：「我已赦你不下地獄，白狗子報我無力赦你。」七日後，年輕者凶死，變白狗身，脫骨如須彌山，雜色狗不計。一日白狗，跟一商人行路，偷商人肉吃，被商人砍斷四腳，擲荒野中。後舍利弗持鉢飯，以鉢飯喂狗^①。七日夜生大富長者家。已成童子，見舍利弗來，歡喜無量，即出家入道，名字均提。（◎喂—同「餵」）

又有比丘，請開示，問：「大修行人，可落因果否？」該長者答曰：「不落因果。」比丘即放肆無比，毀齋破戒，無所不至，後下地獄。該長老因錯答一字，墮野狐身五百世。最惡莫過於口，一言送人下地獄，一言令人了生死。欲長免口過，常修福慧者，要久住禪堂，敢保一生不造口過。

禪堂最清淨、最純厚、最嚴格、最公正，不容私語。二六時中，善知識令其嚴防身過、嚴防口過、嚴防意過，真三業清淨之佛地。小因果者，舉心即因，事成即果。前念即因，後念即果。要知念念因，念念果；萬不能在人間錯一點小因果，錯時不覺，受報方知！你們辦到，在未錯以前，

留心防範。古云：「謹言慎行，有相應分。」又云：「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念起即覺，覺即無咎，果能辦到，不但小因果不錯，久之或可知因識果也！

怕錯因果

參禪人，首知世世人「怕錯因果」。這一句話，很有人講！若真做到「怕錯因果」，不但世間人當然辦不到，乃至我僧家，萬不能錯因果！真不怕錯因果之行人！恐刻刻在錯因果中。

古人云：「舉心即錯，動念即乖。」這一句金口誠言——我參禪人，大多數不但未負起責任來，惟恐不知其所以！再云：「怕錯因果，誠無根據也。」

類如功德主助錢買瓦，功德主培「屋不漏雨，人不漏財」之要義，特捐房瓦，用植往因。不怕錯因果者，私取助瓦之功德錢，撥去買磚！還自計較云：「買磚買瓦，皆是替人做功德。」或謂：「錢進山門，福歸施主。」再或「總在廟裏用，我不上腰包，諒不錯因果！」想出多少理由，來搪塞買瓦之錢可以買磚。這買磚的師父，實未見到功德主來意，因果錯了

，還弄出道理來遮蓋，誠大謬也！

稍有知識者云：「不能買磚，若功德主查出，豈不當下受指責？再云：功德主助瓦，必有用意！不可錯亂人家因果報應！」

該辦事人，無錢買磚者，少吃幾頓飯，可以省些錢來買磚。若替人家做事，弄得自己錯因果、遭惡報，真不合算！此辦事人，才許是「怕錯因果」，其他以此類推。

真怕錯因果的人，儒云：「守口如守花瓶，防意如防禁城。」從始至終，不稍改動，不是太平無事？歡心樂意。

講道德、怕因果，一到委屈違身，或人欺我，或人騙我，或人謗我，或人害我，即臉紅咽哽，手一捋^カ脚一碰！不是腰疼臉腫，即是找人打救命針，貼布膏藥，弄得死而復生。謹言慎行乎？怕錯因果乎？平時唱高調，何能算事？將有惡因，隨感惡果！怕錯因果者，是何言歟！

不錯因果（●捋一把套的東西，取下來）

參禪人，能辦到不錯因果，大事畢矣！實為「因錯，果自錯」也。要知：各人之初因，在不覺以前，早已錯了！既是錯因，必感錯果。何云今

天不錯因果？恐早由錯因果而來也。何以故？有情無情，同一因果，同一業性，造成五顏六色的因地。造人因，受人果；造天因，受天果；造佛因，受佛果；造地獄因，受地獄果；造餓鬼因，受餓鬼果；造畜生因，受畜生果；造參禪因，受開悟果。故云：「如是因，如是果。」直使山河大地，男女人等，如你歡喜幹這一行，感這一行果；他歡喜幹那一行，感那一行果。怎樣幹法，弄到五顏六色呢？！

實由最初一念不覺，忙了多少手續？受此人身！在人道中，心喜善事，一喜再喜，喜善因熟，在善心中，廣加熏習，善業熏成；因善心是歡悅心，是喜樂心，故感天生。其它四生、六道之形形色色，依次類推。

欲得真不錯「因」，定不錯「果」者，只有佛教宗門參禪之士，二六時中，身不住的參！心不住的參！法不住的參！此參未透，正真參中，世出世間，虛空大地，有情無情，已絕滅無存；若一毫存，即被一毫轉去。舉世間人在虛空內，五顏六色看夠了！看夠了，要想一個好地方遊覽觀光才好！任是東方之琉璃世界，西方之極樂世界，看看玩玩，終有休期。何以？因二世界同在虛空內，共住大地中。類如最好是上海，再次是揚州，

要知上海、揚州，與東西兩方，同一處地，莫若宗門之深禪真境，非比喻所可能及。有疑，作一嘗試看！

前因後果

參禪人，不審前因後果，雖努力精參，終難善後。類如行萬里路，方可到家，但少一腳，不能進門。直到來生，一出頭來，撞著、碰著，開大悟去。

每有人指為利根，非也！因前生已行萬里，到家之路，只少一腳，直到今生，故有一聞千悟者，有不參而悟者。

譬如將夠一腳，即行歸家。我等萬里到家之路，今日才行，行過十年，還未到家！行了二十年，亦未開悟，不悟任死行去，此人終有到家消息。

擬今日參禪，明日想開悟！今年參禪，明年定要開悟！若不開悟，趕辦別事，免在禪堂空過，再或當行單，朝山等等。哎呀！不該來參什麼「念佛是誰」，把人頭弄昏了，弄不到一點名堂；這一法怕與我無緣，堂中執事又很來呆，罷了罷了！似此誠可憐愍者！一萬里路，未走小半退者，有才動腳退者，有走三五十里退者，有走八、九千里退者，有少一腳、半

腳退者。嗚呼！少半腳路，尚難到家，少一腳路，何能到家？誠自欺無疑也！

又如在家人，前生先作惡，後作善；先作惡，感今世家庭兒女，先不遂心報。前生後作善，感今生後信佛，家庭兒女後好報。前生先作惡，今生先受惡報，前生後作善，今生後受善報。若前生先作惡，今生想先受好報，不能。前生後作善，今生想先受善報，不能。今生信佛，不能減前生惡報。前生作惡，不能減今生善報。故如是因，如是果。

又云：「種麻得麻，種豆得豆」、「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或有善因，感惡果；亦有惡因，感善果。「因果」二字，非參禪開悟，不能盡知其少分。嗚呼！惡口一言，角長頭上；傷人一語，尾生臀際支。諒無一人相信，痛哉！

不倒單

參禪人，奮發道心，勉強用工，不能得力，趕急坐用。短坐不及，放身長坐；能長坐時，身不倚床依枕者，名「不倒單」。單即床枕，即不倒床是也。究竟不睡，專坐用工，誠倣世尊雪山六年之靜坐，非細事也。

我人痛念生死，不敢虛度光陰，既入禪門，辦我大事，何敢貪惜身命，再誤因緣？必努力精參！日之不足，繼之以夜；稍一打失，行之不足，繼之以坐；若工夫能不被妄想拖去，正在二六時中，恆長不間，身心堅久，煅煉純熟，進止行為，自然心不生煩，身無暴躁。明知身被業牽，心隨世轉，已非一生一劫，若再無恆心，何時得離苦境？加倍不許身心妄動，妄動即是業因！

今已睹穿世態，識破先因，猛力堅持宗門大法「念佛是誰」，有此了生脫死大法，不但今世專修，遠離雜行，及此生後世，塵沙大劫，直至成佛，決以此法為成佛度生之宗體。至成佛後，復更加倍，以此大法，世世成佛，劫劫度生之心範。是知「念佛是誰」之法，為諸佛成佛度生之本法。我何人也，其不愧歟？

不倒單有三種：有立行三年，或十年不倒單者。有畏惡念、惡夢，或畏走身不倒單者。有禪工幽邃，忘其行坐，一坐三年、五載者。直使工夫得力，既不知行，何以知坐？若知坐者，非正坐也。

六祖云：「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

六祖所云：離坐、離臥也。十二頭陀^註在第十二頭陀之長坐不臥是也。

怕動

參禪人，工夫得力時，如挑千斤擔子，久之力難勝任。自逼曰：「非一氣挑到家不可。」他逼曰：「用工夫堅持勿懈，懈則別生矛盾。」由是受自逼，復受他逼，過分勉強，直待一肩卸下，再不敢挑！甚至於言，這一副擔子的話，尚不敢開口，放下即了！悲乎！此之行人有大多數。

從此，另謀途徑者，有一生不聞問者，言被此法空過者，間或謗此法非正法者，可憐傷心。

類如因病求藥，藥將到手，即謗藥不靈，自遭死症。又如為寶登山，跋涉歧途，至寶到手，復疑其石，即捨去也！

由用工得力時，不能耐久挨去，半途休歇，故得力時不謀再進，再進無力；要知得力工夫，正是奮勇勤勞，動用參究，才有得力分，不過精誠研討，久之參尋，並非氣力勞身也；今既怕動，參禪之動力即止，非參禪人！**正是不怕動，才是工夫得力；若怕動，工夫即歇。**明知怕動皆由過動而有，雖知過動，才有到家希望，怕動即歇途中矣！此途中非二乘一聲聞

、緣覺之所，乃是凡夫根劣之人，薄福無緣之輩！

要知：最初無明緣行，行即行動，非動莫行；參禪用工，心心參！努力參！是名身心大動！非大動不能達最初之行動。又名以動彌動，以槩去槩，以妄去妄，以真去真，誠由參禪之動功，達到最初目的，最後關頭。

求靜（◎蘭若——靜處）

參禪人，求靜，非真參禪，何以？工夫得力時，靜不可得，求靜為誰？疑情精參，外忘世界，內忘身心，身心兩忘，誰動誰靜？果知不靜，再求靜者，非參禪正行。須知禪堂，不但止動，尚須止靜；止動，則動不關身。止靜，則靜不關心。心既不關，忘何動靜乎？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正參禪時，有動有靜，皆以身心為依止，何以？工夫得力，淨戒嚴持，定力堅固，慧自然生；不存持戒，大戒嚴持；無心修定，而亂無住；不望發慧，慧力淵深，是知「真禪」，即「戒定慧」。其意云何？止其塵境，即「戒」；忘其亂心，即「定」；不染一切，即「慧」是也。

住禪堂人，不下死心參禪，專在見聞取捨上做生活，一旦退念復蒙，即厭喧求靜。要知怕鬧熱，畏人事，深種二乘之種。捨蘭若^註取寂處，甘

入焦芽之門。嗚呼！痛哉！

若人對求靜一事，不能了解，不能除清，上少一成佛之種，下少一度生之人，故所以諸佛痛恨，菩薩傷心，好好一佛教良材，甘作法門敗種。

緣覺之路，由求靜而去；聲聞之人，由怕動而生。大勸住宗下之禪和，把定一句「念佛是誰」，動如是參、靜如是參、生如是參、死如是參，直參不捨，許不落二乘窠臼。果能辦到，諸佛生歡喜，龍天降吉祥。快哉！快哉！

愛淡薄

參禪人，身心萬不可浮華，不可驕泰，不可我慢！類如食則二粥一飯，衣則任冷、任寒，儒教「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古人云：「飽暖思淫欲，饑寒發道心。」有道禪人，除衣鉢外，只有薄被單、破掛褲、心板、便鏟、蒲團。安居蘭若也好，行腳參方也好，總之，「多一物多一心，少一物少一念」，能少到一物不存，一心不生，是真法器，是真道人。

近有初淺禪人，三壇戒已將求，一付鉢而到手，辦高肩擔子，必多方美貌，弄好背架子，亦貯多物器；間有好牙刷，雪花膏，身口香透，拗蒲

團，又帶香煙；持佛珠，加唱小調；袍子之黑，小褂之白，動人愛染；黑有污點，白有汗斑，即日新又新；走路則四望鄰人，打坐則一心靜睡；早茶小點，日為常課；攀緣接待，時有所聞。出家如是胡混一生，大好光陰一錯再錯，道緣再善，真空大空！一日閻王，界尺一拍！正看有道者，直上青天；無道者，深埋地府。閻王雖惡，難收無過之人；膽大驚人，何畏冥途路上？

是知：浮華者、驕泰者、我慢者，全被一個淡薄禪人，拚命逃出，任是美滿一生，莫如淡薄一世。望各思之！

不蓄錢（◎牟尼——滿願寶）

參禪人，先明隻身孤詣，行無伴侶；絕人情、沒親疏、泯人我；如身能安閑，心得自在，以禪為食，用悅為茶；法為充實之具，喜為滿足之餘，不但人間粥飯衣服，不假他求；自有無價真禪牟尼法寶[◎]受用無盡。

再云：多蓄金錢，及所愛美物，有寶而深藏者，有執而不捨者，皆與世俗同一貪愛，禪何參乎？道何辦乎？久之必與流俗阿師無異，似此情狀，初則下流，次則流下，再想恢復原有僧貌者，豈得能乎？

行人既無深禪，謹遵佛制，三衣瓶鉢，久住伽藍，從淺入深，從粗至細，漸登聖地，如是必立大行。

身不藏錢，手不持鈔，可以持銀錢戒，可以守清苦行，身如呆兒，心如佛子，何以？既持錢戒，又守清規，再不能弄點好衣服，辦的好鞋襪，要苦到底，無一毫差別。

不但自守佛制，亦教他人專守佛制，如此行處，走到人間，人要吐舌曰：「此時還有好僧師，真活佛應世也！」能如是行，佛教可以輝煌，僧眾漸有起色，三寶前途，無形受益，大非淺鮮。

不過，望人放下浮華，一律穿破，行佛行，依佛學；久之不改，一生到老，善始全終，誠法門救星，末流導者，再從破落，深入禪那，若發明本有佛法，從苦參、苦行得來，望爾久住於世，真三寶巨子。

持午

參禪人，不能持午；持午雖是佛事，並列入沙彌戒——「過午不飲漿」之一戒，唯參禪人生活很重，有午夜忘疲之行，有廢寢忘飧之時；若一持午則道器之身，將必挨餓，久餓與道相違，與身不利，由持午之佛事，堅

不肯改，久之禪不能參，道不能辦，直是棄大法而著劣小乘。

持午之利，本在除貪。能一生過午不食，還存人間，能至來世，有六十二億餘糧屯集防荒；對於生死，依舊從輪而轉，無出生死輪回希望。不過居人間世，餘糧福報多多；久遠劫來，再發大心，辦生死事，行參禪法亦有之。根性稍大，與志烈勇者，等不到來世，今生了生死，尚遲三十年！豈到將來耶？

宗門禪人，參到心境雙忘，寢食俱廢，不但過午不食，唯恐到早，亦不知食，何以？心忘境寂故。

再有持午不真之人，午前吃一大肚子飯，防午後饑，每有人言：「持午之人吃飯，比不持午時還吃得有點。」再預備紅棗一罈，芝麻膏一罐，鍋粿大袋子，麵餅小點，桂圓冰糖，留晚腹饑之用。如是持午，增貪心、犯佛戒，以持午為名，實是沽名釣譽，甚至於領供養，收徒弟皈依者眾，如此之因，難感善果，早不如開午參禪，尋了生死出路，終保無過！

打餓七

參禪人，必刻苦翹勤，愛惜體質，無剪爪之工，無片刻之間；吃飯尚

嫌打叉，穿衣似覺麻煩，轉瞬帶住工夫，動腳提起禪念，有此大好光陰，不容剎那空過，毫厘空過，即是苦根；如是克儉克勤，至真至實，方許無過。若心稍嫌屙屎打叉，即不吃飯；屙屎打叉，即不吃茶者；要知：動念即乖，何一動再動？大好工夫，全被一動轉去，轉歸何處呢？這一消息，人可知麼？答曰：「分別即處，無分別即無處是也。」

近有打餓七者，或七天不吃茶飯，或二七、三七、四七不吃茶飯，只是苦其身軀，餓其體膚，無故把苦給肉殼吃作麼？若能吃，有身用；不吃，則身難用，久之，傾倒無疑也。

我人何不把我各人的心，餓他十天、八天，三、二十天，能餓得心氣斷絕，不搖不動，鼻子喊，心不應；耳朵喊，心不聞；眼睛喊，心不見；舌頭喊，心不嚐；手足喊，心不動；肉殼喊，心不搖；若人能打這個餓七，無邊生死，被你打了；六道輪回，也被你打空！我還普勸天下人，在心上打餓七，不但把心餓透，連身也餓得不能動；虛空被你餓昏了，大地被你餓沉了；翻過身來，活過心來，佛、祖見我害怕，贊嘆曰：「好大的本事，盡世間人，只知在身上打餓七，把身餓得要死；萬不料這位師父，在

心上打餓七，這個七一打，有超佛超祖之力，故我佛、祖尚需害怕！」

清素（◎三業—身、口、意◎羅卜—蘿蔔）

參禪人，首要三業清淨^註次則如法修行，若無決擇身心，終必得而復失。（◎五葷—韭菜、蔥、洋蔥、大蒜、薤〔小蒜、蕎頭〕◎蠲—去除）

身業者—禪既真參，身非我有，復何以有他乎？地不可得，殺具安寄？此持名無作聖戒。（◎四過—妄言、兩舌、惡口、綺語◎藿—豆葉）

口業者—四過全蠲^註五葷何在^註蔥、韭、蒜以無聞，蛋、蝦子而未嗜。羅卜青菜^註為無上清齋；黃齋野藿^註當珍饈妙味，素口之道，通矣！

意業者—烈馬奔騰，唯以意會；狂猿浮動，正約心規；三業澄清，加以清素，一乘理顯，更倍光明，此清素為成佛之真清素也。

近人吃齋，亦名吃素者。吃素一事，誠大善事，其中，有還願吃齋者，有吃齋到老者。凡吃齋之人，有門頭，有傳授，終生天處，或生富家。真吃素人，首先歸敬三寶，繼則嚴持五戒，此可漸培佛種，深植往因。

吃素之人，若入先天道^註無為門，瑤池門，清淨門，大乘門，三杯茶，五支香，九公道等傍門，修學很善，足為世間善人。內有密行，不便公

開者，致有印書化世者；亦有受人恭敬，買魚放生者；更有不能稍改門徑者；此各外道，多謗佛教，慢三寶，實為深深遺憾事也！

有各門各道之清齋信士，謗之最重者，做和尚入空門，佛教不如我教。如此，皆由主教首領，未看佛經，未明佛義，不疑自是外道，反疑佛是空門；若各門各道，不謗佛、不毀僧，加敬三寶，轉外道成為佛門道友，大勸各道主事人，急急大醒，堪為人間寶筏也！

持戒（◎先天道——貫道◎染衣——喻出家眾）

參禪人，首知：佛將滅度，阿難啓曰：「佛在世時，以佛為師；佛滅度後，以何為師？」佛答阿難曰：「我滅度後，汝等以戒為師。」是知聖戒，乃佛親口至囑；凡我佛子，無不嚴持淨戒，謹守清規；守規則昇，犯戒則墮。戒有白衣戒，染衣戒之別^註。

白衣戒者——各種身衣，盡皆本色，縱染亦是紅綠，間諸雜色，從貪身愛好習慣製之，故在家二眾稱「白衣戒」。

染衣戒者——乃青、黃、赤、黑、灰色，世不喜愛之色，出家二眾服之，當稱上色。

近有錯亂，違犯聖戒者，在家居士，間穿灰色；出家比丘，多穿白色者。白色為俗服，僧何敢服？甘作佛門逆子，誠為波旬眷屬，哭何能止？

佛在世時，有自在天王逆佛曰：「汝在世，我魔王無法壞你正法；至佛滅後，後五百歲，我魔王著魔子、魔女來末法世，壞佛正法，同僧出世，共僧出家，外現僧形，內懷俗行，白衣說法，比丘聽經；比丘穿白衣作僧服，居士穿僧服作白衣。」

魔王誓欲壞佛正法，我佛聞之，淚下如雨！

來果跪求我界僧師：謹守佛規，莫中魔計，改白色為灰衣，改破法為護法。跪請諸上師尊，即時立誓，自行化他，灰布衣，粗飯飽，以叢林為家，以規戒為行，化他學佛為事業，戒自奢華為日行。再願同護如來正法，共守我佛戒規，於身不掛一白絲，於口常談守佛戒，於意不思白衣美，誠三業清淨，是真佛子。何不快乎！

威儀

參禪人，有三千威儀①八萬細行②能行得到，是好僧人，儒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況僧人乎？

威儀名「無言教」，一切眾生，見即生歡，聞即生喜，生大信念，種大善根！近有不入威儀門，不守佛禁戒者，走路東張西望，喜笑顏開；間有袍披肩上，煙執手中，小帽頭加以偏戴，緊身服愛以夏穿。

賭錢為失儀之首，貪淫為下墮之門，置佛規於不顧，破聖戒於急忙，地獄火坑，只爭就到；畜生餓鬼，聞等未聞；三塗痛苦！破戒僧人，何不趕快回頭，埋身蘭若？常將法水，洗滌之愆尤，猛發道心，解斯重過，從前之大惡彌天，不夠參禪一赦。

敬望自知改過，更勸他人！萬莫只顧自己除愆，不慮他人造惡。菩薩之道，以自利利他為日常本行，果能辦到，為末世芳規，為人天眼目，諸佛歡喜，龍天降祥，九祖得以超昇，現眷蒙恩獲福。

威儀這一堂大佛事，行之者教化天人，難行者尚稱庸鄙。古有二比丘，同行化飯，有威儀者，飽而帶歸；無威儀者，餓難行路。

二人同進護法頭門，有威儀者，眼觀鼻，鼻觀心，身心寂靜，絕語絕聞，全家只快磕頭，如敬活佛。無威儀者，頭亂掉，眼亂翻，坐則翹腳，立則倚牆，護法推出，曰：「請這位往他處去，我家正做供活佛佛事。」

翻大眼睛的這位師父，思之真氣死人，曰：「他與我同吃鉢飯，你將他當活佛供養，飽而加殮，將我推出，云：『忙供活佛佛事』，無暇顧我，哎呀！我不過少點威儀，弄得我打餓肚，不但餓死人，更加氣死人！」試問有威儀者，走到天下，有人恭敬！

細行（◎那伽一指佛之定）

參禪人，最關重要的是細行，缺細行，難入那伽^①全細行，動行即定。

我人由一念不覺，才有無明；無明只行細行，未入名色。今既復本細行，是知心源不遠。

初學行人，不知細行為何物。粗心膽大，語重情傷，皆無細行所致。行走腳不能響，是細行；居止站立，手垂直，身不動，是細行；坐必端直，無諸偏歪，是細行；睡則吉祥臥，不仰臥，不覆臥，不反臥，右手枕頭，左手搭膝，是細行；與人講話，眼看彼胸，言無口水，低聲輕語，是細行；作事動腳必輕，動手必穩，是細行；十惡之粗行遠離，十善之細行無懈。交語，不可未言先笑，是細行；有事，不可畏頭畏尾，是細行；佛戒能持清，是細行；威儀能具足，是細行；他人參禪難進步，細行人初參即

進步。螞蟻喊救命，粗心人不能聽，細心人能聽復能救；四祖聞懶融禪師，捉虱子置地，腳跌跛哭，是細行。余一日睡廣單，聞聲哭喊，下單尋覓，見無腳虱子，在地亂碰亂滾，心細足可能聞，非奇特事。

佛在世時，一日，上忉利天有事，帝釋設宴，佛化帝釋，身與佛同。一般飛行羅漢，有目連、舍利弗、迦葉、須菩提等，遠遊天宮，遲回佛處；見佛正宴時，不知何是我佛，不識何是帝釋？目連心驚毛豎，即飛身梵天，不見誰個是佛，即遠飛九百九十恆河沙佛土，看佛不見。即回商請舍利弗，舍利弗曰：「諸羅漢！請看座上那個有細行？眼睛不亂翻，定是世尊。」眾羅漢齊看，才至佛前。佛呵曰：「神通不如智慧，目連粗心，不如舍利弗細行。」細行，是參禪光風有以夫！

清規

參禪人，第一要守清規，方能參禪。清規者，「公正清嚴」為模範，「公」能除私曲猥弊；「正」能除邪謬垢染；「清」能除粗濁穢污；「嚴」能除疲慣懈怠。故以清規建叢林、以清規治人格、以清規利人世、以清規成佛祖。規矩不清嚴，則人隨之懈怠；規矩不公正，則人易成流鄙。是

知：「公正清嚴」為叢林本，為佛祖基，作禪人路，為苦海舟。能守清規之人，身能忍苦，心能耐勞，寧死於清規，不存於濁穢。

我人素極昏濁，隨業遷流，為圖適意，稍加規範，則難挨也可乎！每人住叢林，應知守規矩，是除自己惡習，剪自己業愆，應當嚴守，不可奔馳。明知規矩，為我成好人之法範，是知：人能守清規，業障不肯守清規。每有人曰：「我很苦惱，並想守清規為好人，業障不肯！」

咦！豈不成為兩個人？能回過頭來想想，我要向東，業障向西；我要吃飯，業要吃茶；如此，方許業不由主。各人細心審問自心：我要看經，即時看經；我要拜佛，即便拜佛；並無一毫擋絆，要叫你守清規，何以冤枉「業障」不守清規？業障若能講話，再聽到說「業不由主！」我業障即喊：「冤枉！主人委屈我『業障』啊！遇事不辦，明明是他不肯辦，老賴我『業障』不肯辦，豈有此理？業不由主！」

這個主人醒過來了說：「哦！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情願守規矩，從今立大行，發大願，誓死守清規，決定不隨業障轉！誠哉是我！不關業障的事！」

忍苦

參禪人，要精參力究，日夜忘疲，任飯不吃，茶不喝！工夫得力，十天、二十天用去，不知有饑渴，不知有難過；任病纏身，更不理會。或即立死，不捨工夫！縱氣斷命終，禪工加緊；若死，緊帶工夫死去。

再任人毀我是壞人、是破戒人、是新出家人、是大惡人，工夫更加深密。間或有人讚我、愛我、恭敬我、供養我，用工夫人，嚴防打失！何以？逆事可以不打失，順事時有打失者。（◎掇一轉）

又有人誣我為賊、為匪、為奸者，用工夫人，萬不可隨一時惡境牽去；能不牽去，不入煩惱火坑，如是名「身外忍苦」。有人打我身痛者，有人罵我難受者，腿子難熬者，即放放腿子，或下位子，站站跪跪，穿脫衣服，亦是免去痛苦。執事有意委屈，或打、或罵、或毀、或讚，趕快提緊工夫，不隨身境轉去！（◎死跑—堅決地跑）

有工夫不易做上者，即用錐刺手股，或大腿；若寮房冲盹，用繩扣頭懸其上者；有眼忽翻者，掇起打自己一耳光子；有頭忽掉者，即咬牙撞頭數下；有易冲盹難醒者，即死跑或磕響頭制之；有忽講話者，即蹬足捶

胸一頓；有工夫打失一次者，即用腳打自己臉一頓者；有工夫得力者，即大慚愧；有工夫進步者，即努力猛參。萬不可有順境適身，稍生喜意；逆境違身，即起大瞋，此皆隨身心轉。能夠不離身心，不住身心，如此，則工夫成熟而後可。

耐煩

參禪人，切宜恆心遠固，不得碰著即退！要知：參禪事，大無可比，任世間一切千萬重要，莫如參禪重要。何以故？盡世間人向外馳求，參禪人向內奔走。但「走」——非腳走、非身走、非心走，只是提起這一句「念佛是誰」，心心參、刻刻參、綿綿參、密密參；走路一腳，有二尺多遠為一步，參禪綿密，一針之空，尚不能有，「有」——則世間生也！不但一有，毫厘之「有」，皆不可「有」，是為參禪行處。如此之行，必耐煩行，何以？如人行至荆棘林中、虎豹群中、糞屎堆中、女眾人中，此處向所未行，亦未到過。今既猛進，一任平心靜氣，尚難直行，是知外路之難，內心之急！不是瞋火炎炎，即是忿怒不已。如此之路，加以如此之行，真不敢行，不願再行者！

辦道之人，必做到非行不可而後是。其中巧妙者，必先明心之處境，是逍遙的、是適意的、是自在的、是快樂的。所以六道輪迴之窠臼，皆如此也！今行舊路，貪戀不捨人世者，已非今日也！直到今天，只是來過一回，尚未回去過一次；大家看看，今擬原路回歸，原路之路，渺不自見，是知此路，雖然來過一次，時間很久，頓爾全忘，再想回家，不知去向。

有一妙法，即「念佛是誰」，有一苦行，即「耐煩」二字。我人今天欲想歸家，抱定一句「忍中忍，耐中耐」，忍之久而純，耐之久而熟，耐煩既久，已成習慣，叫他做別事不會，唯耐煩一事，熟加慣會，如此行處，大地不夠行，虛空更不夠行，一行即了。先用耐行，後用心行，再用法行，到此一拳打破無明，一腳踢翻識白，自此，家庭不離大路，大路盡是家庭，快也何如！

戒貪

參禪人，頓修戒定慧，即滅貪瞋癡。並不離參，而另去除貪等習。真道心人，身邊掛褲無換的，口中日食無餘的，襪子無底，鞋子無跟，袍子補上加補，帽子破了又破；遠觀即乞丐者，近看是參禪人！此人是僧中寶

，是人中尊。若能淡薄其身，堅固其志，還要一身到老，無改變，無中止，只進無懈，只空無有，誠於事無心，於理無心，真道人心也。

近有學道者，好蒲團，毛邊子，望過復留心再看，竹心板，光滑的，擦過復認真再拭；竹墊子可做枕頭，棕蒲團可當床睡，鉢盂一個嫌醜，戒牒一張嫌薄，眼若明珠，可帶眼鏡；圓領圍頸，又掛毛巾；黃鞋最喜泰州，牙粉莫若上海；滿身屎做，蓋之以香；滿臉生毛，有鬚即光；如此貪身之美，誰識糞成？果能看破肉形，捨而不顧，斯大丈夫也！

真有心於道之人，有禪可參之士，明知我心屢受塵染，致有身形，今既披緇，豈敢再隨身轉？否則牛胎馬腹，億萬斯年；地獄天堂，長期迷縛，出期之日，恐在驢年^註趕急捨去迷身家具，好蒲團送人，竹墊枕蠲去，鉢盂、戒牒，為掛單之具，好醜再不願聞；眼鏡毛巾，即速送俗人；牙粉香皂，快埋糞窖；汗身臭而不聞，破落僧而不顧，黃履掛褲，黑色能穿；脫離俗習，剪去浮華；自此以後，除其貪種，根莖何生？一肩破爛衣單，閱者當稱道者；兩腳奔歸蘭若，首執讚若菩薩。禪堂住下，回憶當初，即臉酸牙露曰：「今日得到今天，是我安身立命。」（◎驢年——無此期）

當頭一劈，貪鬼死亡，回頭做個好人，世稱有道之士，何樂而不為乎？

戒瞋

參禪人，首知瞋怒，為傷身害命之淵府！並不費大事，見人與我不利，聞人與我有害，即惡言一句，眼珠一翻，大臉一紅，始做瞋怒生活。有語言爭吵者、有拳打腳踢者、有送官加刑者、有互相結恨者，這一趟生活做了，弄得日夜不安，做夢還是打架，可憐累到來世。心狠者，即懷一見仇人即弄死；心弱者，即懷他若害我，趕快躲好；二人到了來世，惡者如貓子，弱者如老鼠，見面即死。又如兔子，見狗子即死；又如羊子，見老虎即死；又如蟲子，遇雀即死，又如魚蝦，遇人即死；又如豬子，長大即死；又如仇人，遇害即死。好傷心！

一世人生幾十年，能有一次，吵一回鬧，扛一回喪，打一回架，出一惡言，喉嚨稍大點，臉上稍紅點，眼睛鼓出點，這樣一次、二次，就能造到無邊惡業，今生不能懺了，就要弄到來世；他不能逃你的手，你不能饒他的命。嗚呼！造業稍大點，畜生、餓鬼，萬劫無期；業再大點，阿鼻諸獄，何日回頭？悲乎！

跪勸同仁，急將大地人與非人，當我過去父母，未來諸佛。有此辦法，信我勸者，我敢保你無過；向後見了仇人，趕快向仇人磕響頭；聽到害我者，急忙向害我者痛哭曰：「我是你的逆子，求我父母，赦我一次，改過前非。」

如此辦法，害我者見你一哭，即不便害。自此，今生後世，更加親密。人能將冤親作父母孝，作諸佛敬，此是「除瞋」根本辦法。要知瞋是傷人毒箭，瞋會斷人慧命，瞋是殺人利斧，瞋是地獄火車。真要除瞋，只有參禪，如釜底抽薪，除此而外，盡是揚湯止沸，行人大須揀擇。

戒淫

參禪人，要知：身為淫本！古人云：「皆因淫慾，而正性命。」愛慾為因，愛命為果；欲因愛生，命因慾有。佛經親囑，何敢稍違？

大凡辦道行人，防淫如防火，防愛如防賊；火不防即成灰燼，賊不防悉為賊有，大關我人生命財產。命即法身慧命，財即七聖功德財。誠非細事。（◎七聖財—信、戒、慚、愧、聞、施、慧）

參禪得力時，有問曰：「既能得力，何防之有？」是知工夫得力，不

防淫而淫自淨；有「防淫」念，難做工夫！中下行人，參禪用工，防淫尚防不勝防，犯淫何止一犯再犯？有防淫之念，未稱得力工夫，再若犯淫，自稱法門罪輩。

防淫之形態者，三業未動，已具淫心；七惡奔馳，淫池水溢；見女色，動淫心，過可能赦；見男色，動淫念，逆罪難逃。有觸摩身手者，有口吻彼口者，有私送愛物者，有私訂淫約者，有淫人口者，有淫坐股者，有勒逼淫者，有互愛淫者，獨男色互淫罪，與七逆同科^註判處阿鼻四大劫罪。僧與女淫，判處阿鼻一大劫罪；逆淫亦四大劫罪。

世間人云：「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況僧人乎？世間一夫一妻為正淫，無過；若有一時半刻二妻，為邪淫，有過！若一妻一夫，是正淫，無過！若一妻有一時半刻二夫，為邪淫，有過！

守戒僧人，邪淫、正淫，一律持淨；稍有不清，時至即下三塗受罪。果能想淫戒持清，不稍違犯者，只有參禪一法，根本剷除。何以？禪正參時，絕人我相，何物為淫物乎？禪能參透，先斷生死命根，不但淫根、淫種俱絕，連下淫種之地，徹底掀揚。小則成羅漢，中則成菩薩，大則成諸

佛是也。

禪法

參禪人，最要緊者，先明禪旨，再曉參情。我人日用中，諸佛與眾生，只隔一個妄想；「有心」成眾生，「離心」成諸佛。此禪正在諸佛心後，眾生心前；諸佛與眾生，只隔一禪字；佛、生之間，禪居當中，禪關未開，乃眾生界；十方有情、無情，被這一禪關關住，禪關打破，成諸佛界。十方佛祖，菩薩祖師，一肩共荷，一體承擔，故宗門參禪，以「念佛是誰」為敲禪門瓦子。今生不開，敲今生；來世不開，敲來世；生生世世，不辦人間事，不行第二法，專門死守這個禪關。一日敲開，笑煞釋迦老子，喜壞護法龍天。回憶前時，大哭流涕，悲喜交集。

又，禪為定、亂間一張薄紙；禪為迷、悟間一毫塵滓；禪為佛、生間一點垢濁；禪為淨、垢間一塊拭布；禪為佛、魔間一支寶劍；禪為苦海慈舟、禪為病者妙藥、禪為冥途火炬、禪為了生死大法；禪為勦涅槃窠巢，禪為成佛大路；禪為破虛空利斧；禪為沉大地磐石；禪滅貪瞋癡、禪掃人我見、禪生十方佛、禪說塵沙法、禪養清淨僧；要知三世諸佛，諸大菩薩

，歷代祖師，古今善知識，概從此「禪」生。迷此禪者成眾生，悟此禪者成諸佛。東西佛祖住此禪中、十方大地住此禪中、十方法界住此禪中、十方虛空住此禪中、森羅萬象，住此禪中；禪之大，包虛空；禪之深，居佛祖。禪之廣，居眾生。人能聞一禪字，見一禪字，說一禪字，皆種佛種。故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即此義也！

修雜行（◎噉—咬◎撬—用器具向上使勁弄開來）

參禪人，守住一門做工夫，何以？專辦此事，盡此一生，尚不容易辦好，何能這一頭，那一頭？正要如老鼠噉棺材^{ㄉㄨㄢˊ}抱住一處噉。今天也噉，明天也噉；今生也噉，來世也噉；久之耐煩，一日噉通，如吃口麼齋的受用，如此方稱好手。若東邊噉不通，即向西邊噉；底下噉不通，又向蓋上噉；任你噉了三十年，還是一個破皮爛肉的整棺材。正噉時，心思煩惱，忍饑受餓，跳起腳來噉；撬起屁股來噉^{ㄉㄨㄢˊ}噉暈倒了，終不能通，何苦癡之類！如人說拜佛好，即便拜佛；人說念佛好，即便念佛；人說看經好，即便看經；人說參禪好，即便參禪；人說朝山好，即便朝山；終是隨人口轉，或是隨人腳轉；直許空過光陰，正是法門胡混！

怎樣不空過？怎樣不胡混？試問拜佛者誰？懂吧！看經者誰？念佛者誰？參禪者誰？朝山者誰？懂吧！能悟拜佛者，能悟看經者，能悟念佛者，能悟參禪者，能悟朝山者，如此行處，能轉一切，不被一切轉，此名不空過！亦名不胡混！

若修一切雜行，必「悟心」修，不可「迷心」修；悟心修雜行，成六度萬行；迷心修雜行，成輪迴生死；果悟心修，可不過問；若迷心修者，趕快投入宗門，將心修悟，再修雜行可也。

有問云：「何為迷心？何為悟心？」答曰：「凡所有心，皆稱迷心；心本無生，始稱悟心。」行人大需仔細！

求神通

參禪人，直參不歇，參通自了，正參時，不得有心等悟，不得求玄妙，不得嫌法不靈，不得生煩惱，不得生歡喜，不得生畏懼，不得求神通。

每有人學法求通，擬將神通學好，可以保國家，可以保富貴，可以遊他方，可以報仇怨，可以保長壽，可以保發達，可以謀事業，可以免人欺，如此皆稱愚見，何以故？神鬼徧地盡有，一求可通！但終非己有。

如唐時，有大耳三藏來京，稱有神通；南陽慧忠國師，此時在朝，即問大耳三藏曰：「聞三藏有神通，是否？」該三藏即答：「是。」「請問你知我心在何處？」三藏答曰：「大師為一朝國師，豈可在天津橋上看把戲？」國師思之，答曰：「是。」

國師復入那伽定，問三藏，三藏啞口無對。國師斥曰：「你這野狐精，來混唐朝，逐出！」

試問：已有神通之人，還被逐出，我等盲修瞎煉求神通者，吃了多少苦，花了多少錢，尚難一時到手；任是到手神通，尚不保其長久！思之，趕快參禪，將求神通之工夫與資本，來求參禪，將來很有希望。

又言：開大悟人應當有神通，明神通沒有，暗神通總有；若真沒有神通，說開大悟，人不相信。試問：世間以「法」利生，未聞以「神通」利生；羅漢有神通，尚不住世，菩薩以法利生，常住世間。

又，前代諸祖，多數有通，唯自不言「某有神通」。大乘人以神通一法，為當機滯貨！不能行銷，小乘人以神通為稱奇希有，誠未識機教關鍵也。

最易

參禪人，要知何法為行人最易行之法？何法為行人最難行之法？若難與易，不能識別者，終被難易轉去。何以故？盡世間法，非學三年五年，不可出師。做篇文章，尚需十載寒窗，一方鐵硯，方可達到做文章地位；其他任何一切技藝，萬沒有不學即會。

最易，吃飯皆易，尚得十分、八分鐘時間；屙屎亦得三、二分鐘時間；伸手最易，仍要一伸時間；動腳最易，亦得一動時間。人世每言，學佛最易，更得相當時間；又言念佛最易，到受用時，念到死後，尚難料及生西與否？（◎屙——如廁排泄）

舉世出世，一切學佛，真莫易於參禪。有參禪一天開悟者；有參禪一時開悟者；有將參，悟者；有預參，悟者；有不參，悟者；最易達到。乃一悟即了，了即成佛。或有不真參者，必遲悟之；真參者，立時可悟。所以者何？盡世間法，學可以會；不學不會，唯參禪一法，不學，可以有；不學，可以會。一切學，向「世間」學，唯參禪向「自心」學；此參禪心，人與非人心，情與無情心，悉同一心！

參與造，不出當人一心；參則成佛，造則成生；參則空心，造則有身；參則統空情與無情，造則業歸眾生輪轉；要知參心，久之漸空；造心，久之漸有；空則成諸佛，有則成眾生，是知一切，可不問心，獨參禪一法，不能離心。

真好

參禪人，必先揀擇法之利鈍，法之好醜。利法悟心，鈍法忙世；好法參禪，醜法造業；行人萬不可不慎其途路。

最初一腳動錯，惑南為北，到西向東，故萬里程途，重在最初一步！類如我家在北方，最初一腳，向南移動，許你走到驢年，無到家時節，終忙走路，定難到家。遇有參禪識者，問曰：「先生行路，慌忙火急，似迷路者麼？」該行者答曰：「正想到家，已走了三十年，還在途中，急如星火。」參禪者問曰：「你真想回家麼？」答曰：「真想。」參禪者即教以參禪之法，盤坐閉眼，心不想路，亦不想家，良久，一時豁然，曰：「快哉！參禪一法真好，真正好極了！何以？世間之路，走錯萬里，還退萬里，才歸原處；這坐少許，不退萬里，立即到家。」

始知：宗門有途中不離家舍，家舍即是途中明證；世間人雖迷家萬里，終未出門一步！

任人謗佛，謗得駭人，誰知自己是未來佛；任人毀法，誰知大法，是明自己心法；任人慢僧，誰知僧人，是將來指我學佛恩人，不過信者早點成佛，謗者遲點成佛。有問曰：「遲多少時成佛呢？」答曰：「人若謗三寶，造阿鼻業，以非非想天八萬大劫，為阿鼻一日一夜；其他之業，與墮時間稍少劫數。」

該問者曰：「我從今向後，不敢謗佛法僧，還要急急學佛法僧。」「何以？」「若造這點惡業，一墮下去，就沒有出時；不但我今天大發慚愧，決志參禪，更勸我親戚故舊，及滿天下人，回頭醒醒！看好世界是百花做的，終不長久！不多時即謝了，好家庭、好兒女、好功名，更是朝霜暮露，即時身非我有，何況其他？只有真參禪，是真好事，何以真好呢？要知參禪，一悟直到諸佛家裡去，叫我生東方，生西方，我一定不去，與佛同肩，與佛同坐，世間那有這個好？」誠好無可比！

直接

參禪人，這一法不動腳可以「了」，「了」即悟道歸家之「了」也。

不行路也可了，不挑擔子也可了，挑重擔子也可了，惡人、善人也可了，智人、愚人也可了，做大官、做老爺也可了，種田人、做商人也行了，大男、小女可了，老幼貧賤可了，挑糞桶、賣瓜子也可了，出家、在家也可了；不肯了，也可了；肯了，更可了！吃飯可了，屙屎也可了，殺人的可了，救人的也可了，謗三寶可了，信三寶也可了，此為有情了道。

虛空也可了，大地也可了，磚石、瓦礫也可了，草木、叢林也可了，泥巴、狗屎也可了，此為無情了道。

再曰：「有情了道，人可以信；無情了道，人真難信！」我說：「信者成諸佛，不信成眾生。」若云：「不信無情成佛；有情成佛，我可信否？」試問：你是有情一分子，你可相信你能成佛麼？你若信你成佛，頑空即可成佛！你尚不信你能成佛，磚頭、瓦礫成佛，你當然不信！並沒有奇特。

明明是佛，明明與佛同體，與佛同心，睜眼硬是不信！豈奈「迷」何，若人能識得眼見是何人？耳聽是何人？身動是何人？想心思是何人？做

大夢是何人？思之，不是何人，就是我也！

想你也是我，我也是我，死在土內，可以說是我吧？早上講話是我，晚上埋土內，可是我麼？咦！據這樣說，講話是我，埋土裡不能說不是我吧？哎呀，真弄不通，若把他擺下來，更難弄通。思之復思之，世間事弄不通，可以置之，我自己事如弄不通，將來還不是埋土中麼？何敢承當是我，難道是我睡土中吧？「我」的事，益想益發急，聞參禪人可知得一點，去問問吧！一到即問：「將來把我埋在土中，請問那個是我呢？」參禪人答曰：「你要找你的『真我』吧？」答曰：「是。」該參禪人即令問者坐下，眼睛閉好，問曰：「不善。」停半時，又問：「善念有否？」答曰：「無。」再曰：「不思惡。」停半時，又問曰：「還有惡念否？」答曰：「無。」乃曰：「善惡不思，正恁麼時^註是你本來面目。」問者曰：「悟了！悟了！」讚曰：「參禪這一法，真直接！真直接！」

好勝（◎恁——思念、這樣）

參禪人，只顧真參，只忙努力工夫；打失時，用頭觸柱，或用頭碰地，眼淚掛臉上不止，才有參禪面目。若不在本參上忙工夫，專在工夫外逞

好勝，你高我低，你能我不能，如此，是真空過！

類如坐香，人坐冲盹，我坐鼓勁；人跑香低頭，我跑香端正；人站敲腳，我站壁直；人睡伸腳，我臥吉祥；人一天講句巴話，我整天不開口；人行路掉頭，我行路威儀；人犯規矩受罰，我守規矩修行；人見人行禮，我見人直撞；人多請開示，我未請一次！人睡大覺，我不倒單！人吃四頓，我吃三殮；人喜出坡，我喜靜坐；此人格雖強勝，終非道人資格。

此好勝之心，有在「道心」上要清高，有在「人我」上逞勝負；亦不能全是，又不能盡非；若全是，則無開悟機會；若盡非，雖好勝，亦在道場中好勝，並在道人眾中好勝；所以，只好「參」！不可好「勝」，才是真好勝人。（◎阿練若——又稱阿蘭若：靜處）

明知天上最大，莫過於天王；天王最大，莫過於死；人之最大，莫過於生；生之最大，莫過於死。任他天上人間，最強最勝，最英最雄，終莫大於生死！既知「生死」二字之重大，超人間，超天上；若在天上人間，比強比勝，非出格丈夫也。必須遠離人間，空谷深山，或阿練若^註專辦生死大事！一日將此大事辦好，誠世無比擬者。

此生死事，任你修何法門，想了生死，只為間接；獨有參禪一法，首當其機，直許直接，參禪之法，無別大用，只有明心性，了生死，成佛祖，度眾生，是參禪正用！捨參禪外，直稱第二法門。

想度人

參禪人，禪未參熟，凳未坐熱，工夫尚不會用，強稱禪師者，自稱了脫者，自言開悟者，覺得自己既已明了，心想度人，有問曰：「你說你明了，我問你一句，曰：『一天幾碗飯，是那個吃的？』」

想度人這一位，眼睛直翻，臉上血紅，形同菜色，口水直吞，再若追問，正許立身無地！自思之，自己被人一問，弄得不能開口，幸未再追；若再追問，我真要溜，簡直站不住了。

思之！一天吃到晚的飯，還不知吃飯的是誰？豈不連自己也正是一個大凡夫！敢言度眾生？好大慚愧！趕急把度人心放下，度人事丟開，專門先將自己大事辦好再酌。

才將「被人弄得不能開口」這一回事，想想從何處下手呢？想起某處參禪，可是辦此一事麼？

即束裝來阿蘭若處，將進山門，被執事一吼曰：「初參！」再吼曰：「半吊！」吼得魂飛天外，好害怕！這樣一看，將來把我弄得甚麼樣子？腳抖抖戰。思之，見執事吼「半吊」，吼「初參」，這還有我開的口麼？住下不久，隨請開示，善知識問曰：「那裡來的？」將要開口，即打下。再追問那裡來的？答曰：「小廟來的！」又問是腳走來的？是頭走來的？再不敢答。忽憶從前有人問我：「飯是何人吃的？」意思相同。即任棒、任喝，在所不辭。

一日，將鞋當烏龜怕，急忙丟下，從此，得有小消息，即勸諸人曰：「天下人何苦！埋在情愛坑中，那日得脫世間情枷愛鎖，哀請一同到宗門下參禪，了脫生死，何不快乎？」

怕苦事

參禪人，要學菩薩行。菩薩行者，舉世間人行不到的，菩薩能行到；任何忍不下的，菩薩能忍得下。何以故？有菩薩心之人，以世間人，為我父母，為未來諸佛；有人打我，菩薩即言：父母打我，我應當受；父母罵我，我應當聞；不但打我、罵我，眾生父母有病，要眼睛，趕快設辦法，

不令別人知道，輕將眼珠扣出，用好紙包緊，親送大地父母處，替父母燒好，送父母吃。父母即大罵曰：「混帳！弄這一點，吃得很有味的，趕快再弄一點來。」菩薩即歡歡喜喜的，又弄出一個眼珠，依前辦法，送父母吃。父母怒曰：「這是一個大魚鱗壳子^㊸也給我吃吧？」即舉手就打，死打一頓。菩薩跪曰：「請父母息怒，若是魚鱗壳子，令我眼瞎；若是眼珠，令我眼明。」言畢，兩眼復明。

有人栽曰：「我錢是你偷的吧？」菩薩曰：「是的。」有小孩失腳淹死，問曰：「這小孩是你丟下水吧？」菩薩曰：「是的。」又：「請你替我拾狗屎吧。」菩薩即去拾狗屎，半夜請你偷些錢可吧？菩薩回曰：「這我不會，你要多少錢，我替你化，可以多化一點；因為菩薩做強盜、偷銀錢、大犯佛戒，又種惡種！」（◎壳——同「殼」）

如住禪堂，或當行單，一請就去，不得稍遲。何敢不去？世人不能做，菩薩能做；世人不能行，菩薩能行；世人不能忍，菩薩能忍；我等三壇大戒受過，即是菩薩。任死不生一念怨心，任死不生一念退心；苦到無處再苦，更加大苦！正我行道處。

即是難行能行！難忍能忍！若是菩薩，行不能行，忍不能忍，菩薩之名不可有，有則濫廁僧倫^註得無良善結果也。嗟夫！

怕規矩（●廁——雜在中間）

參禪人先有守清規之志，方可安住叢林。要知「規矩」二字，關係頗大，意義很深。何以故？能得清規謹守，許是僧中行人，少一差遲，即擯出寺外。

又天無濁而清，地無清而濁，皆有天地規矩。雲退日明，雷聲電至，亦稱空中規矩。（●中陰——又稱中有：往生日起（49日內））

人間規矩者：將生則嫩，漸長即壯，病重即死，業識中陰^註依舊來生；再生之人，人不能識。情同樹木，將春即花，至夏即葉，在秋即果，在冬即枯，莖根在土，以繼來春；再春之花，人喜如舊。

物質清規者，罈甕瓦盆，皆依規矩；磚石木物，盡規矩成。

無規矩時：地想蓋天，無規矩賓將輕主，無規矩國法懈綱，無規矩家難就範，無規矩寺僧無倚，無規矩習惡難除，無規矩身心不靜，無規矩不能守法，無規矩不能參禪。

喜規矩人，初則稱好人，次則稱善人，再則稱賢人，進則稱聖人。怕規矩人，初則恨執事，次則厭叢林，再則退道心，進則作歹人。

清規一法，天地雖大，不能逃清規；日月雖明，不能違清規；山河樹木，依規矩成；瓦礫磚石，依規矩作；雷有雷的規矩，電有電的規矩；風雲雖躍，不能出規矩外。

願我同門，轉怕規矩為愛規矩；將規矩一法，想出多少好處來，自歡喜曰：「無規矩不能成佛祖，無規矩不能成好人，無規矩不能成賢聖，無規矩不能了生死。」真心發願，重立死行，自今天始，至成佛終，有人講我規矩，我向他磕響頭；有人委屈我，我向他多禮拜；任是打死我，我不回手；任是罵死我！我不回口；任在守清規死，不在犯規矩生。

唯恐久而生畏者，即在佛前，燒香磕頭發願，我若向後不守規矩，怕規矩者，即請韋馱菩薩譴責我，將我化為泥土而後已！

喜交遊

參禪人，有一坐三十年鐵志，可以辦道。此一法，無長遠心，無耐煩心，無向上心，無堅固心，不能參禪！何以故？如人鑽木取火，益急益好

！再精再妙！一口氣——將木鑽熱，一鼓勁——鑽出微煙，一勇猛——火出燒木；火出，木即成灰；灰燼將無他事。此鑽木出火，與參禪一致。

又如磨鏡，初則抗手，次則將平，再則灰燼，進則塵淨光生。

不料未明參禪行止之人，參禪得力，一參！再參！禪工深著；稍一遲懈，即生悶厭；或向人談心，或找人講話，甚至於想到他處交談；或到九華會友，或往普陀找人。交遊之心一動，辦道之身，隨之俱動！能在未動以前，稍加覺念，或可不動。

覺念之法者，先從內心；忽生煩惱，即快著力，猛提工夫，一提不止，再提工夫，總以妄念歇清為止。再覺有少煩妄微動，即加呵曰：「業障鬼，外面有甚麼好？無量劫玩到今天！四生六道，轉到今天，好不知慚愧！向後決志不移，任我父母、師長，生死存亡，概非我事！」

這一重呵，煩念當下瓦解，找煩惱影子都找不到。如此重呵，不能久歇者，即痛打自己耳巴子，或到佛前磕響頭，必定深加懺悔發願，交遊之心，應即歇清。

凡有惡念、淫念、瞋念、溜念，將起動時，必用「呵」法，痛呵自己

！後用「打」法，痛打自己！再用「懺」法，痛懺自己。呵、痛、懺三法能用，則辦道參禪，當有辦法。既有辦法，望行道入，痛加力辦，萬不可隨煩惱鬼拖入火坑，參禪人大須慎重！

打同參

參禪人，立志孤高，迴絕人世，隻身孤詣，以道為侶者，才是參禪人行履。

無始劫來，攀情扯愛，極惡深交，致使改頭換面，不知凡幾！直到今天，再隨情，欲轉去，孤負佛祖、父母、師長，何臉見人？尚對不起自己。

至是以道為我至親，以禪為我至友，其他不但不顧，加以遠離。非遠離不能脫愛染窠臼，非真參不能絕生死幽巢。與人講一句有益的話，尚與道違，無益之語，豈可得乎？

古有慈明等，結伴一同參汾陽昭祖，將至門外，被澆一頓冷水，立即私溜二、三個；至晚汾陽弄葷菜一席，各人默然不食，獨慈明一人，聽其指吃則吃。次早一跑，只剩慈明一人，汾陽曰：「我用一席水飯，祭走這些孤魂野鬼，只留一個人在。」若照這樣，打同參尚不能同行大法，同了

生死，同開道場，同行度世，何稱同參？半點委屈一受，各顧各人性命，任何不顧！悲乎！不過逞一時熱鬧而已，終是空過光陰，真與道違也！

近今之世，打同參者，你愛我之人格，我喜你之清嚴，午夜商談，深為合意，即二人發願，寫血表，立願書，同在佛前發宏誓願；或生死不離，或你死我死，或同患難，或同參禪。血表化後，你的戒牒歸我收，我的願書歸你收，情深義厚，出入同行。一進禪堂或當行單，見到你與他親，我生嫉妒！或你要朝山，我要拜海，先是言語不和，次則人情稍疏，再則你交我的戒牒，我還你的願文；甚至於你一拳，我一腳。嗚呼！這好同參，恐一年未到。嗟夫！何愚之甚？參禪正要斷情絕愛！道尚難辦，何能污情染愛？禪豈能參乎！

至囑有志之人，知識之士，萬莫有此愚弄，唐喪光陰不淺！

走俗家

參禪人，身要遠塵脫俗，心要別井離家，方能辦參禪事；稍一差遲，自則落情網，他則受牽連。

古人云：「正用心時，忽思父之身像，即用刀刺父身體；再想母之孤

苦，即用火燒母頭顱。」此義云何？當知：「禪心真淨，不染一塵！」

偶將父母情身，置淨心中，冥感父母，疼痛如刀刺火燒；故古人思兒回家，即咬指，待兒忽心痛，回問母曰：「兒何心痛？」母曰：「乃我咬指，想你歸家，故令汝心痛即回。」誠是此則，乃二十四孝中一段也。

是知：心念俗家父母，尚令雙親感受痛苦，況堂堂僧相，威儀皇皇，為世人敬愛，為僧人譏嫌，豈可不顧僧儀違犯，不顧父母痛苦乎！

近有參禪未久，俗念未忘；禪參得意，頓爾全蠲。忽然稍懈，俗境逼來，念父母眼流痛淚，想兒女情慘傷心！手足之親，朋友之愛，滾滾催來——直令肉團人身，將成僵屍，至再思之，不能再住。告假不准，即便溜單，至出無門，唯竄狗洞，一肩雲水，喘氣難行。

坐下思惟，哎呀！哎呀！錯了！錯了！才用得力，何故私逃？

將出外時，這裏看心板，那裏抹草鞋，似覺不能前去，至此進退維谷之間，儘可回來銷假，許是好人。至生至死，不離禪堂！若出悠悠，天涯遠別，要想再來，發心久住，恐今世今生，無此力量。嗚呼！痛思之！參禪之人，不但俗家妄想不能打，任是僧家妄想，亦不能打，可保安全！

喜詩偈

參禪人，要想了生死，成佛祖，必死心一處，始有道辦。若一曝十寒，朝勤夕懈，想了生死？只許騙騙自己。

人之習慣，長年不動，則身難悶；或瀟灑長堤，或一日一新，方可置身樂境。稍有違身之物，或有負重之事，即趣斯愁域，直到行不可、不行不可之處境。行則身難安適；不行衣食難求；屈身之處，無日無之，好可憐！世人執身為我者，當宜愛之，唯我辦道行人，應以身非我，何苦不能吃？何事不能行？獨我參禪學子——以「道」為人，以「參」為心之士；尚不能務正業，閉觀俗典，悶看儒書，深可惜也！

每有見「念佛是誰」四字，做大篇文章，或喜吟詩，或歡作偈，些小行動，大與道違！任是文章成錦，終是僧人！

僧人喜務俗事可乎？直饒詩高杜甫，許是詩人，終非僧事！作偈勝東坡之美，等韻若李白之深，「俗比詩章為翰墨，僧家作偈動人愁。」筆端將下，有若反掌禪機；意韻奇渥，何似吹毛悟處？南奔北訪，總是詩僧，午夜推敲，空吃佛飯，此病之源，皆由參禪人，不知生死為何物？不知參

禪為何事？根本尚未弄清，欲得真參實究可乎？

本分行人，僧事可以行，可以勤行，直行不歇，方稱好僧。俗事不可行，人勸我行，任死不行！

請問歡喜作詩、作偈、做文章、成歌賦之禪者，可知慚愧否？能知羞恥乎？自此發願，一生到老，勤學高僧，不學詩僧。

用外道工

參禪人，務宜死守禪法。不會參、不肯參、不能參、不願參者，千萬不離本參！

如何是本參？本參者——世人有此參，非人有此參，僧人有此參，願參有此參，不願參有此參，實因人人本具此參，個個未離此參。不參是本參，參更是本參；未悟是本參，悟後是本參；初參是本參，老參是本參；皆由人人本具此心、本具此性，故行道禪人，正具本參。各人之心如是，本參之義亦如是，是名根本參。

近有禪人，明知參禪為法門「上」，為諸乘「最」，自覺無力參禪，還用從前外道工夫。可憐！無形捨大乘、捨小乘，棄佛因地，取世因地。

參禪之人，何以出此一錯呢？由參禪人不知參禪底蘊，故不敢深用佛學，益學益空。今見到了，哎呀！在俗家時，每聞人言：僧家是空門，不知「空的」有何用處？我今天若用俗工，似覺有力，更覺有味！若用禪工，這也掃了，那也丟了，弄得色身一點不住，弄得妄心一點不著！果真是空的，還是用自己工夫，真靠得住！

你雖如是，捨正道，捨外道；外道生天，天壽盡時，還要投人身、豬羊之身。正道成佛，永脫生死，永出輪回。望做外道人，比較比較看！再則，外道工夫，俗人用有功，僧人用有過。何以有過呢？出家參禪，了生死！外道工夫，加生死！非過而何？

蓄錢物

參禪人，先知世空則身空，身空則心空，心空則及第真空；即參禪人正行正見。

身外廢物，趕急捨去。如私有田地、屋宇，金銀七寶，貴重各物。又，俗之兒女、妻室，僧之小廟、市房，及園林、池沼，幻世萬物，一捨乾淨！（◎十惡——殺、盜、淫、妄言、惡口、兩舌、綺語、貪、嗔、癡）

身外捨盡，再捨自身：世愛之美物，如絲綾綢緞，金銀首飾，毛衣鴨衣，皮衣駝絨，膠皮靴_{（註）}，大領衣，衛生衫，衛生褲，紫白綠色，內外衣服，毛巾手巾，平頂冠，觀音斗，小帽頭，洋襪吊帶，葷酒賭錢，各煙女色，一律禁絕！只有一身，外無一物，身各衣履，一律灰色，並無二色，衣履行裝破爛，大個補丁，小個補丁，補上加補，破上加破，一補再補，補到任何衣服，置大路上，無人見聞，加帶一點酸臭氣，真是如來子！真是我佛兒！此衣，稱世間奇衣，稱僧中上衣。由是，於世於身，行初捨行也。

心捨者，首捨業障，次捨身習，再捨身心，進捨貪瞋痴愛心、五逆十惡心_{（註）}人我貢高心、我慢嫉妒心、煩惱是非心、善惡取捨心、生死涅槃心、成佛作祖心、天堂地獄心、四生六道心、你心我心，一捨乾淨！

近有辦道參禪者，穿衲襖，內藏食物；吃鉢飯，愛大洋錢；衣服破爛，手戴戒指；頭陀苦行，齒嵌金牙；腳穿草鞋，腰纏絲帶；風幃_{（註）}雖破_{（註）}尚是洋花；五顏六色之形，稀奇古怪之狀，全未看破世界、放下身心，故有此行裝也。大修行人！衣服既破，身心內外，俱捨淨盡，唯喜蓄銀錢鈔票！不捨愛物，何道之有？（◎幃——香囊、同「帷」：帳子）

要知：世窮盡，身窮清，心窮空；見本來人，只許一半！更如古人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貧到底；去年貧，還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恭喜！恭喜！

朝山

參禪人，外面說空、說了，心實滿滿愁勞；忽小風至，揚塵萬里！因未腳跟點地，只得發願朝山。

要知朝山一事，係初出家人，如雀囚籠，勢難關住，或師承指去朝山，或自悶難挨，拜海！間有老參，欲觀真容，見相發願，擬朝五台見文殊，求開智慧；想朝九華求地藏，怕墮三塗；峨嵋山高，非大行難到；普陀路近，稍動腳可登。試問：朝山，是還願的？求智慧的？怕墮地獄的？是得福報的？總有重事，定非朝山不能辦到，亦或有之。

正式批評，勿分初、老，趕辦已躬大事，必以此事為大事！大事不了，動腳皆非，觸途成滯！何以故？再過千年，山還在世，若山要走，許可急朝。

我人幸得出家，應當趕辦己事；大事不明，急如星火，何慮其他也？

要知：人之存歿在呼吸間，一息不來，還歸輪轉。果能「將心參透，大事發明」，得大智——已朝文殊，行大行——已朝普賢，運大悲——已朝觀音。發大願——已朝地藏，此是真朝山！此真拜海！若不問為何事出家，為何事朝山者，勢必出家，一生修行，只是朝山，為終身事，除此，非僧家正事，苦哉！吁噓！（◎五夏——五年◎准——同「準」）

諸佛經教，祖師典章，並未見到「非朝海不是僧人，非朝山不是僧事」，只有五夏以前◎專精戒律；五夏以後，聽教參禪。

大勸行人，山不朝，可見山中主人；急將朝山之真誠，轉過來安心辦道，准定朝山之願◎不朝之過，我替你躉。請急放下罷！

閉關

參禪人，禪參很久，未得工夫，苦力追尋，並無見地；加之規矩之繁，打叉之多，思之，真不能辦道！

欲真辦道，非閉關不可。人一進關，萬事消極，不聞世事，不睹塵緣，立誓「不開悟不出關，不滿期不出關」，志願深堅，精神勇奮。三、兩月後，飯吃不飽，身體難調，功課稍減，道念式微，煩惱將生，百凡不順

；不嫌護關懈怠，即厭菜飯不香。道念一鬆，即云：「關裏坐吃山崩，想回小廟，幫祖庭忙，也是功德。」即向護關人言：「請主人來，告假朝山。」

真無道心，不知慚愧！要進關房，說進關好處；今擬出關，說出關清閑；主人不准出關，即欲溜逃出外。自己無力久閉，即尋狗洞偷跑，一再不准，即找梯子扒屋頂，急如心火，或尋高橈，跳牆頭。間有關師出關，腳難行路，面難見人，閉關下場，不勝枚舉。

再有閉關，替人念經者、替人打七者、替人拜經者，間有關內會人客者，收弟子者，替常住忙緣法者，關內講經者，諸所作為，概非正行。閉關三年，徒勞空過，自己大事，毫未問著！

若為道求關者，因向所用心，嫌不清淨，與道難行，不易進步，故覓清淨禪關，專了生死大事，對生死事，正好力行，無諸喧鬧，工上加工，行上立行，參到人不知人，我不知我，行住坐臥，毫無間歇！既無間歇，於此行去，一日千里，實有不悟，不出關鐵志。否則拉那些粥飯債！嗚呼！血汗行人，護你「忙道」有功，護你「忙業」有過！

住山

參禪人，身居蘭若，第一頭陀。上有諸佛護念，中有知識開導，再有眾執同行；習氣不能留，業障不能翻，大意不能放，小口不能開，加之眼見盡是道人，耳聞全是大法！同參之眾，更是菩薩；冷暖有人照顧，饑渴有人供給，茶來伸手，飯來張口。間有惡習奔騰，必策之以法杖；或有清規觸犯，即警之以厲言；果能三業純和，一心辦道，三十年如一日，任是三禪天雖樂，樂後還歸世轉！我等學道參禪之樂，即忘苦而忘樂。

恐有人請我拜國師，不去！任是使我成佛，亦不願去；何以故？我在此正做成佛大事，人請成佛，何成佛之有？

稍有道心者，細思量看：能在般若堂中，發起久住不退之心，以悟為期之志，此人已有大根，將必成為大器，縱有一時、半間，雜妄蒙心，蠢蠢欲動，大吼一聲曰：「成佛的事，不願意做，動腳成眾生！天堂不願登，地獄有何好處？」若這樣當眾一警，自己惡念，當即消除。

有真不能降惡妄者，禪堂雖好，住山亦好；總之，不退道心就是。自此立志，永住此山，此住山之心，誠是好人。次之，千萬不能發起住山心

來，一到深山，又怕老虎；茅蓬住下，一屋全空，這裏忙碗筷，那裏找鍋瓢，弄了一天，飯難吃飽，燒柴不多，水無處挑；一日下山化飯，茅蓬內被、物偷空，回至茅蓬，淚如雨下，肚腸餓得如蝦蟆叫，就此大業一翻！嗚呼！依舊跑回禪堂。

有人問曰：「住山能挨就住。」答曰：「算來還是住禪堂好！」

化飯

參禪人，飽殮足食，衲被遮身，一年百年，千足萬足，若隨身習轉去，飽飯並不願吃，縱食亦是平常；破衲常披，為省工布之圖；一念萬年，實行難辦之事。諸佛正行，指曰虛談，適身暢達，正樂如斯！自每思惟，住叢林要守規矩，居小廟要念經文，住山又覺怕鬼，閉關似嫌悶人，百計難為，情出無奈，曰：「只有化飯！一堂佛事，解脫無憂。」

由是衣單從簡，用件合宜，一瓶一鉢之儀，百化百家之飯，弄得狗子難離身後，周圍圍繞，不能向前。

將到俗門，棍被狗子拖去；饑將吃飯，碗被狗子碰傷；化滿袋來，手抓飯吃，別人一罵：「討飯和尚，太沒出息！」竟被俗人你一吼，他一謗

！弄得虎身難下。若化飯，又怕狗子；不化飯，餓逼死人。思之：還是叢林好吧！又思之：叢林雖好，難挨規矩；化飯更好，豈奈狗子何？

百計千思，置身無地，忽醒思之：叢林與化飯，俱是難行，唯有一事，若能辦到，那是一生真好真好。是甚麼事呢？林下當職事、當清眾、當行單！看此等人，清高一世，自在一生，似能超過我化飯吃。化飯吃時，一天到晚，肚子是餓的，棍子是忙的，狗子是圍的，這完全不成出家人的事！我覺得化飯，也是清高的、解脫的、是快活的，是不操心的。我經過這一番化飯的風味，人是不恭敬的，自己是空過的。仔細思量：任他餓死，再不化飯吃！以叢林為家，以叢林為住，生叢林，死叢林，足之足矣！

我慢

參禪人，日用中做天下人灰孫子，見世俗僧人，謙恭客氣，極禮厚敬，才為僧人本分。並不是我怕人，我豈怕人？

惟願我怕天下人，願天下人不怕我，不敬我。果能辦到，是好僧人。

各人千萬勸十方俗僧人，**急除我慢！要知：我慢，是貪瞋痴之附屬物**，故佛云：「貪、瞋、痴、慢、疑，地獄五條根。」誠哉斯言也。

欲請天下僧俗人，除我慢者，有一善法，人能辦到，不除自除。

那一法呢？男女僧俗，為我過去父母，又為未來諸佛。我見你當父母孝順，你見我當諸佛恭敬，盡天下人你孝順我，我恭敬你，如此做去，「慢」之一字，當絕種也。

我慢者——盡天下只有我一人，任天下人，無一如我，是為我慢。其他增上慢者——這些佛經祖語是故紙，佛是銅木所成。此慢死後，墮阿鼻獄。卑劣慢者——言君子人不作下賤事，和尚當家，不可化飯、拾破布等。此慢死後，墮三塗苦。

一切諸慢，凡慢有我，比貪瞋痴三毒更毒！前三毒雖毒，終有休時；獨我慢一毒，在人道慢人！在鬼道慢鬼！在畜道慢畜！任居何處，有處生慢。其義云何？在人道慢人者，如俗人唱歌，一聽，這歌不好聽！鬼道慢鬼者，大鬼弄人太慢，小鬼即嫉曰：「我比你還弄得快些！」畜道慢畜者，如豬子初來，大豬一口含住小豬一擻^{ㄉㄨㄣˋ}，又如羊子新來，慢小羊者，大羊就欺小羊，一角擻多遠。（◎擻——轉）

仔細看來，即將大地人與非人，見他如見父母，見你如見諸佛，將或

可改！

多疑

參禪人，信此參禪一法，決定無疑；稍有狐疑，即生輕謗。今日得到了生死一法，諸佛從此悟去，菩薩從此悟去，諸祖師從此悟去，難道不許我悟去？自此，死守此法，不信他法，不行他法，一任諸佛降世，言此法非，不疑！菩薩講此法非，不疑！天下人講此法非，不疑！從今生始，至成佛終；生也參禪，死也參禪，吃飯也參禪，屙屎也參禪，變牛也參禪，變馬也參禪，下地獄也參禪，拖火車也參禪，臥寒冰也參禪，做餓鬼也參禪，做兔子也參禪，上天也參禪，做羅漢也參禪，做菩薩也參禪，成諸佛也參禪，成虛空也參禪，變大地也參禪，變磚頭也參禪，做泥巴也參禪，參禪也參禪，不參禪也參禪！任變一切，不離參禪。一切參禪，不離一切。至此，「信」不可得，「疑」何寄乎？

初學人投師，即疑無道、受戒即疑哄人、住叢林即疑吃苦、當參學即疑無益、住禪堂即疑空混、學大法即疑難行，有如此狐疑一毫厘者，佛種斯斷也！

世間一切，任何不能疑。增長痴心，更與道違。何以？明明是佛，你疑為鬼，明明是菩薩，你疑是歹人；思之，可得罪否？

唯有了生死，成佛、祖之參禪大法，非「疑」不得力，非「疑」不用工，非「疑」不開悟。故參禪人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此疑非狐疑；狐疑墮惡道，正疑成諸佛。

「疑」之一字，眾善之門！眾禍之門！行人大須仔細。

世禪

參禪人，莫疑只許我能做工夫，世間人不能參禪；莫疑我能成佛，世間人不能成佛。此個狐疑，駭死天下人，輕慢天下人。何以故？當知未有眾生時，並無虛空大地，亦無森羅萬象、老少男女，亦無家庭兒女。由吾人最初一念不覺，忽生山河大地，虛空世間；由眾生不了自心，不修覺性，故常居世間。眾生一日不了，虛空一日不空。眾生常存，大地常在；由是虛空大地，皆眾生「業力」所使，諸佛「慈力」所攝，菩薩「願力」所持。三力攝持，如鼎三足，只待眾生業盡，諸佛願滿，菩薩度盡。

何人居大地？何人說虛空？大地住何地？虛空住何空？大地有地住，

眾生業未空；虛空有空住，眾生業未盡。要知：先有眾生，後有虛空大地，再有諸佛菩薩。一有俱有，一空俱空！是故十方一切眾生，因不了自心，同受輪轉；大地眾生，參禪悟道，一了俱了，何有虛空大地不了？類如：因有人，必有房屋；人即眾生，房屋即虛空大地。若要去虛空大地，必先去人；人去，則虛空大地同去。至是，何世間可有？

是故天下人人有心，人人有性，要見自心，非參禪不能見；要見自性，非用工不能見；所以自修功德，如天上星；勸人參禪，如天上月；功德勝劣者，眾星朗朗，不如孤月獨明！你勸我悟心，我勸你悟心；此處勸他處悟心，他處勸此處悟心；互相勸導，不難同了。

盡世間人，迷時誤認幻身為自己身，誤認客旅為自己家庭，一日氣斷身死，不但家庭非我有，我身亦非我有。自古迄今，循循故事，無一人打破迷關，奮身跳出，苦哉苦哉！一一認為古有定例，不敢出迷世間一步，由是諸佛駕慈航於苦海，菩薩興大願於人間。度一個，了一個；慢慢度，慢慢了；總有度了那一天，請放心吧！

悞會

參禪人，間由過去生中，惡業深造，善業輕微，般若佛緣，從未修習；雖得出家，誠難入道；一經宿遇，不是心狂，即身凌亂！如迷路者，見堆黃金，忙無舉措；拾則不能，捨則不忍；捨恐捨去，捨怕歸人；百計無能，千思未得，久之迂心，漸成重恙，其他以此類推。由是身顛狂，致心凌亂，見之，似發魔者，議之，似神經者；急忙加罪宗門，硬栽參禪，得有此症！

其實，由佛法知見不正之人，瞎造阿鼻在所不顧！因愛自行小法，不喜人修大乘。故古人云：「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如瓦碎。」聽說有人參禪，急忙說：「參禪，恐發魔！」之句，攔頭一砍，聞者即改修之！似此排除異己，破法之愆，莫過毀宗門、謗參禪之罪，大無倫比也。然斯病之發起，因緣有二：

一者、宿世生中，瞋愛深染，於心於境，錯亂操持，或逆父母，或毀聖賢，或污伽藍，或破他戒；稱意者狂喜，逆意者顛狂，至使身心，忽遭錯亂者，皆失正念，神識昏迷，令身無主。身若無主，則隨惡境，昏識紛陳，非理行為，俗曰神經，僧曰發魔；此發魔事，實與參禪毫無關係。

每有畏曰：「參禪雖好，恐遭魔魅。」此語出唇，定墮無救，何以故？自離參禪大法，教他人離參禪大法，如人落水，自不肯救，教人不救，罪可思之。又如自己不行佛道，言佛道非，亦勸他人不行佛道，此之惡業，感兩種報：一、自謗正法，墮阿鼻獄一大劫出，復受寒冰。二、斷他善種，令他生謗，應墮阿鼻四劫逆罪，報畢同前，感受諸獄。

何不思之：宿生重障，累積今生，至使身心非時狂亂，心失正念，身受非虞；當怪自己，何敢謗法？此之惡病只有禪定能醫，他無法救。復何捏造，誣為參禪得此重咎？此雖逞口，無稽之談已遭大過，何以？世俗之人，有神經病，有瘋狂病；有治療所、有瘋醫院，各地俱有，妄指參禪可乎？次則，各法門中，同樣而病，不知凡幾。

二者、要緊知道，每犯此症者，因宿生中，單造此惡，過分精熟，未及劇受，從因感果；今忽會遇，至使身心俱暗，渺不自知。

單造此因，觸犯此報。類如破口，欺毀三寶，謗善知識。又如俗時，暗傷無辜，盜僧伽物，淫有道者，謊騙重物，種種根本諸佛聖戒；輕則吐血而亡，重則發魔而死；有遭眼瞎者，有遭橫死者；犯罪感報，理當來生

。過重之惡，減壽而報，有血肉活身生墮者，惡更重也！

每有人言，發魔乃魔入心，使心作亂者，非也。

大般若經：「有舍利弗問文殊曰：『魔力最大，能入人心肺腑作主。』文殊答曰：『不也，舍利弗！佛菩薩能入魔心，魔不能入佛菩薩，及禪者心。』比時，魔擬入比丘心，輒不能入！文殊菩薩入魔心中，即現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說般若法，天人聞法悟道者衆。出魔心後，恍然不覺令魔作佛說法，天人開悟者有之，比丘得果者有之。文殊復入舍利弗心中，作佛說法如前。」是知：魔不能入人之心，明矣！

一切聖賢，能入魔心，令魔狂亂者，令魔朽老者亦有之。萬望一切人，念惡念善，終歸善報、惡報，有了生死，出輪迴希望；若口說魔一字，心思魔一念，終離佛種，漸成魔王眷屬，佛子不做魔事；做則終成魔子！痛勸僧俗等人，切要為我佛真子。真子者何？持佛禁戒，行佛正行，言佛之言，食佛之食，衣佛之衣，行佛之行，居佛之居，坐佛之坐，臥佛之臥，此為六度萬行之諸佛真子事也。

參禪一法，獨標其上者，一切法迷心，參禪法悟心。任何身病、心病

、瘋病，一醫就好，復本心源，藥到病除。

悞會翻成會悟，有謗參禪，疑發魔者，誰知世間魔病，獨參禪能醫！謗參禪者，非魔而何？但謗參禪之病，任何方法不能醫，終成墮症！

世疑

參禪人，不問世間，不問出世間。

有問曰：「何為世間？何為出世間？」在世間人疑：「我何以要為僧人作麼？」

出世間人疑：「世人何以要為俗人作麼？」另有問曰：「難道俗人是世間，僧人是出世間？」

非也！世人不修自心，稱世間人；僧人能了自心，稱出世間人。世與出世，何以見到呢？俗人見自本心，明白本性，廣行教化，是出世間人。僧人不明自心，不見自性，專為自利，是世間人。總之，染塵勞是世間人；脫纏縛是出世間人。決定以生死了否為鐵證——了即出世間；未了即世間。

又疑：世人從朝至暮，以住為家，以身為我，此亙古不易之世理。答曰：你出家，我出家，世界豈不空了？田也無人種，飯也無人吃，豈不成

了混沌先天麼？果若天下人盡出家，這兒女誰人養？事體誰人做？斷無此理，若這樣一來，那是滅天地日月，滅虛空大地，磚石瓦塊乎？豈不睜眼一看，盡是和尚！和尚將從那裏來的呢？那到不是俗世間，成了僧世界？

此之見解，不但今人通同，恐上古人亦同。此見解何足怪耶？譬如有一世界，黃金為地，七寶為家，腹饑時，參禪一刻「念佛是誰」肚子就飽了，並不出糞；少衣時，聽一刻法音，身就熱了，並不用穿衣，亦不用脫衣；香水池一灑，徧地皆香；金子成堆，丟在路上無人要。假有這個好世界，那豈不是你要去，我要去，把這一世界人都跑空了，還有人回顧：「我們這一齊出來，我先住的那個世界，豈不空了麼？世界那個撐？家庭那個顧？兒女那個養？」那麼，我們到了這個好世界，那個世界就壞了，就空了，就了了！

又有人曰：「那個我還顧他作麼？我們在那個苦世界，吃死了苦，幻化無常，駭得要死；三災八難，苦得要死！有的吃早上，忙晚上；有的錢財多，送了命；有的窮得要死，有的富得要死。慶哉！我們今天到了，我們古有不生不滅，真富貴家鄉來，享受多少快樂。」快也何如！

請問：你從前怕世界空了，怕人盡了，怕俗人盡做了和尚，怕把世界弄滅了，今天我叫你去前住的世界，一腳你都不肯去！世間人要到那個時候，才知我言不謬。

大志

參禪人，首立沖天大志、出格大志、出世大志、成佛大志。人大志，何事不能行？何事不能成？但志有向上志，有向下志。行人必強加研審，否則，被人謗曰：「你吃飯的這點志向都沒有，人何存世乎？」要知：志心，未動身手之初心，為行人志心。每有人發心作事，志未立堅，半途而廢。有志不高上者、有某人無志者、甘為敗類者，志之關係深遠。

何為「沖天志」？言人作事與諸行為，世人多未見過如此圓滿。於言談、於知識、於儀則、於事實，超一切人上，故名沖天志。

何為「出格志」？此人在群眾中，動轉施為，不樂世樂，深求寂靜，故特發心出家；知出家—超世間上，知出家—非出格志，不能辦到，是名出格志。

何為「出世大志」？一經出家，非行苦行，不為大功。行道一事，有

兩種行：一福，二慧。知初出家，必住叢林，先修福本。

福為成佛根本、福為人身根本、福為出苦根本、福為修慧根本、福為住緣根本、福為人緣根本、福為出家根本！是知：福本，為最上福田，任何不修可以，唯不修福不可以！何以故？福為僧人本錢，財為世人本錢，世人任何不要可以，唯不要錢不可以，是名出世大志。

何為「成佛大志」？行人立志，要以成佛為大志！先修福，為成佛大志；後修慧，為成佛大志；清淨三業，為成佛大志；嚴持聖戒，為成佛大志；謹守寺規，為成佛大志；永住叢林，為成佛大志；不染世緣，為成佛大志；專門修禪，為成佛大志；至開大悟，為成佛大志；是名成佛大志。世出世人，以此諸志為人，以此諸志作事，獨能辦到，誠離俗、離僧之大聖。

嫌污

參禪人，專在「心」上用禪追心，用參追禪，不得與身撕結，若沾住了一毫「身」分，即有饑渴痛癢，香臭垢潔，污穢清淨，悉皆俱有。

住禪堂人，或住寮房人，未空色相，專愛自身；並不知肉身為肉牢，

逃出肉牢，竟無力辦，尚孜孜為肉牢添色彩，為肉牢辦莊嚴，何愚之甚！

肉牢，名義為何？衛生甚勤，愛身如寶；內住成佛的一付好「心」，終被身累，不能出肉牢一步！此牢一壞，又弄肉牢關我！被肉牢關久，不想出牢。若這裏要好看，那裏要新衣，正為肉牢添體面；肉牢牆外，有點灰泥，非拔不可。要知：厚糞捏個人面，五彩畫好，看看真是好看。若人弄點狗屎，糊在身上，這糞做人，急想天法刮去，縱有臭味，快買花露水，雪花膏蓋上，每一天蓋一次，或二次，只准有香，不准有臭，稍有污點，即忙擦去。試問：內裏也是屎，外面也是屎，中間也是屎，通身是屎做的，怕污為何？恐污比你屎身稍好點！

近有無知愚人，稍到熱天，小褂脫下聞領臭；手抹脇下恐肉臭；有鼻臭，即恨曰：「不知慚愧！人有狐臭氣。」即捧鼻而去，人有腳汗臭，即罵曰：「業障鬼！」人有汗氣臭，即遠而捧鼻曰：「多洗洗澡呢！」汗臭人答曰：「你聞你身上，再聞你脇下；你的臭氣，比人大十倍大，臭不能聞！聞即作嘔。不過，彼此盡是道人，思之，臭氣鄰單，狐臭共位，辦道人不得惡之，惡則非道人也！」嫌污怕臭的這位半吊禪和，被這一位道心

菩薩，𢆶𢆶軟軟教訓一番^註弄得面紅失色，從此，再不敢嫌污怕穢了！

三常不足（◎軟——同「軟」◎𢆶𢆶董董——短、種種）

參禪人，先要知足，「知足者常樂，能忍者自安。」世雖有言，終是說到，行不到。辦道之人，不但自行，還教他行，方是當前佳範。

類如：三常不足者——衣不足，食不足，睡不足；是也。

穿衣為何？衣不穿足，冬天不冷否？食不食足，不是常打餓肚否？睡覺若少睡，白天昏𢆶𢆶董董的^註終還要睡。如此三常不足？非也。實由參禪人，只許粗布衣，菜飯飽，中夜一睡，足矣！

若大褂子，稍破即補，是也；另做新褂，非也。鞋子，黑鞋不好看，另辦黃鞋，非也。如襖子粗布棉花可以，若另辦黑色絲棉，非也。如吃飯，隨眾飯食，足矣；若另加麻油或用小菜，非也。吃大米飯不樂，總想弄點麵條、大餅吃吃，非也。若睡覺，隨眾起倒，足矣；私在別處偷睡，非也。正睡時不睡，不正睡偷睡，非也。夜不倒單，日唯大睡，非也。准晚十點鐘睡^註三點鐘起，為中夜，足睡一覺，足矣。不依時睡，隨自意睡，非也。（◎准——同「準」）

如此，衣、食、睡三，當穿、當吃、當睡，為足，不當穿亂穿，不當吃瞎吃，不當睡偷睡，是為貪足；不足則依規矩，貪足則依習氣；不足為止貪，足為增貪。故云：「知足，是；不知足，非也。」

真參禪人，只知有生死，只知想了生死，除了生死外，身心世界，榮枯得失，饑渴冷暖，非我正行。那有閑工夫，管他「足與不足」！足是工夫外邊事，「不足」更是工夫外邊事。謹依叢林法行，依叢林法坐，行居坐臥，不離叢林法一步。

類如有人，在我後行，用刀砍我，此時何能顧及他事，只顧逃命，生死羅剎，在我後追，何有閑心，忙衣食睡？豈不只顧逃命？思之，細思之，足矣！

愛叢林（◎塵——同「塵」：市區）

參禪人，要知以禪為道，辦道即參禪是也。此一大法，塵世街塵不能辦^註因人事紛繁，日無靜處，夜無靜聲，正與此法反；鄉村荒野不能辦，人聲、畜聲，及男色、女色，世俗風習，至深且重，更不能辦；小廟關房，檀護酌應，人跡往來，佛事經懺，粥飯參差，更不能辦；獨有阿蘭若處

，正辦此道。

阿蘭若——梵語，華言：寂靜處，又云：無居女人處，又云：第一頭陀地。行此一法，定在頭陀處，才好真行，能放下行。離此處行者，如在石上種田，可能行否？可有收穫否？

任在一切處，辦道十年，不如叢林辦道一日，其義云何？類如木船與飛機為比例，木船一日行數十里，飛機一日行數千里。又如他處參禪十年，不如叢林參禪一日！斯何理解？在其他一切處參禪，每日參禪時少，忙外務時多；縱有一日真參，又被外緣攀扯。禪宜靜而心宜動，故在他處參多年禪，成個百無所知呆子！一進叢林住下，如定水澄清，內清外潔。思之！在他處參多年禪，未一日靜坐；今在叢林，日日見工，天天寂靜，縱有規矩，防止業動與身疲厭。

規矩萬不能少，少則不但規矩講不來，行亦不上規矩；久之規矩鬆懈，住眾不安。參禪人要知：「規矩，為叢林本！」「本立而道生」。

當首領

參禪人，必明叢林以清規建立，清規以人才建立；人之有才，方立清

規。

若人無才，亦立清規，何以？任人無才，清規為人才本，既有其本，必不愁末也。

要知人才，出在正知正見首領；首領一職，為清眾行單上，出言先合規矩，次除人習，規矩也講好了，習氣也除清了，此為正知見職事。執事悟心，辦事更善。若無心地見解，必以現矩為法，為人作準則；對眾講話，無私無曲，無黨無偏；調大眾，結人緣，扶宗綱，整叢林，培福慧。

最關重要者：受職未久，不依清規為人，不以叢林為重，猥弊百出，惡習頓呈；日用中不是鬧人我，即是弄是非；大眾倣尤其短，同寮共之難長；挺身不顧因果，硬硬敗自人格！由是人心日下，叢林且衰；大法繫之於職事，清規行乎眾人，上既惡習熏熏，下即任何不顧！

大勸首領，苦告同人：首領負興衰之責，執事保叢林之人，雖不能興，萬不能敗！何以故？職事既當，先審利害，稍一大意，因果隨之。總以盡命愛叢林，任死不離職事。

正法久住，先必久人，若人不久，法何能久？能在宗門苦一世職，發

願來世，再當宗門首領職事。

當職事者，先要存心：任受天大委屈，我行不移；再有萬分苦辛，我心加喜。藉常住香花，培自己福慧。日用中一切處，自培大福，亦令他人培大福；自修大慧，亦令他人修大慧。正是福慧雙修，自他俱利。

當行單

參禪人，不可固執，怕打閒叉。

要知吃飯穿衣、屙屎放尿、上殿過堂、出坡等等，豈不盡是在動中忙？此種種事，可能免罷？若報人公務，或報當行單，該禪人即業大沖天云：「我來叢林，是辦道的，不是當行單的！」煩惱一動，有即捲衣單者，有向香桌告退者，有請人代者，有罵執事者，如此惡性比丘，清規不容共住！何以？初來叢林，即曰：「住叢林人，令行則行，令止則止，不得隨自己便。」又云：「性命交於龍天，色身交於常住，行居坐臥，一律聽執事招呼，不能一毫違犯，稍違即犯叢林法，犯則擯出！」所以，叢林舊有如此嚴厲清規，任何人不敢違犯，喊到即去，去慢尚存污跡。

住叢林當行單，先學木頭泥巴。把我木頭，豎起就豎起；把我泥巴，

搭牆上，放糞窖，就搭牆上，就放糞窖；悉聽招呼，不違一毫，此人是僧中寶，是大法器，不久為人師範也。要知雪峰飯頭，滄山典座，堂裏坐禪，堂外禪坐，古德家風，至今未墮。思之：我何人也，能不愧乎？

又文殊、普賢、觀音、地藏，悉為我佛大行單；次則須菩提、目犍連、舍利弗、阿難陀，為佛小行單。諸佛、諸祖，從行單入，從行單出，未有一人不吃苦、不受屈。

古人曰：「要得千人頭上坐，先從萬人腳下行。」是也。凡參禪人，若顧參禪怕勞動者，深種二乘焦芽敗種，上不能成佛，下不能度生。佛祖呵之，道人惡之！動能參禪！才許是真參禪。

禪堂

參禪人，定要住禪堂，始為名能符實，否則終成流俗阿師也。禪堂為諸佛母，禪堂為祖師室，禪堂為大冶洪爐；禪堂為禪人住處，禪堂為法身法窟，禪堂為慧命慧燈，禪堂為諸佛出身之處，禪堂為眾生悟道之所，禪堂為行法之場，禪堂為清規之主。

諸佛與眾生，只隔一禪堂；六道三塗，只離一禪堂；無邊生死，最怕

禪堂；無上涅槃，最喜禪堂。三藏十二部註從禪堂出，一千七百公案，從禪堂出，諸佛從禪堂出，諸祖從禪堂出，諸大菩薩從禪堂出，古今善知識亦從禪堂出。輪迴生死，了在禪堂；三界九有空在禪堂；虛空大地，住在禪堂；磚石瓦礫，睡在禪堂；大男小女，迷了禪堂；一切眾生，忘了禪堂；蠢動含靈，自誤禪堂；四大名山，躲在禪堂；朝山拜海，未出禪堂！俗人也有禪堂，僧人更有禪堂；禪堂之尊、禪堂之貴、禪堂之高、禪堂之上、禪堂最尊最貴、最高最上，無比上上，上無再上！

每有俗人，禪堂走一轉，消了無邊業障，增了無量壽命。

古有高旻寺，河北某姓，素業豆腐，餘款供土地祠；一日，送豆腐百塊，與禪堂供衆，執事領走三轉，坐香一支。

靜中，忽憶吃狗肉事，平時任何不愛，只喜狗肉。在禪堂一小時，即泣悔曰：「任死再不吃狗肉。」（◎三藏一經、律、論）

回至家中，過多年而卒。一到閻王前，閻王即吼聲曰：「你趕快變狗子！」判官即翻善惡簿，看到吃狗肉數十次，唯在高旻禪堂，行三圈子，坐一支香。閻王復曰：「禪堂諸師，將來盡是諸佛，我閻王尚求他救；趕

快放回陽世，再加福壽三十年！」

即回家，棺將上蓋，大眾駭走！死者大聲曰：「你們不要怕我，我再來人世，有三十年大壽，你若不信，閻王叫我在趙姓家，投狗子身。昨天生出，內一死狗，即我後身，請汝去看。」行人一齊往趙姓家，趙姓將死狗，指眾人看，大家除疑，才信。

思之，禪堂好厲害！行行坐坐，脫了狗子身，還加大壽！仰請天下人，盡來住禪堂，豈不與他一樣。

此段公案，聞自前人，自古傳今，豈有訛錯ざ？悲乎！何人不信歟！

講開示有厭（◎大雄—佛陀）

參禪人行般若禪時，恐有工夫疲懈，路途不清，追心用不起，妄想歇不下，必請過來人之班首，時而開導。所以，「欲行山下路，先問過來人。」許路行不錯，工夫能進步。

當班首者—誠天下人法身父母，必以堂師為諸佛子、為大雄兒註始盡法身父母責任。路行錯者，指之；工用錯者，正之；冷暖者，調之；饑渴者，念之；二六時中，跟隨諸師，出入往返；恐放逸者，斥之！有疏散者

，視之！有犯規矩者，警之！有違亂眾者，策之！棒喝交馳古規，警言策行大範。自古至今，未有一毫稍減；必先見到，人今行之，我已行之。

明知棒喝，為了生脫死法器，為嚴規肅矩鉗椎，為斷情之斧，為割愛之刀，能夠幾斧幾刀，直將情之種，愛之根，灰飛天外。人若無情，即是聖人，果能斷愛，正是賢人。當知情愛為生死本，為世界根，欲人求了者，非禪堂無了處，非班首無了人！是知：禪堂與班首，為天下人法身父母也。

班首既為天下禪子父母，所講所行，為學者師。講開示，萬不可講經典、講公案、講寺外事、國家事，不得講自己工夫、外道工夫。正講開示時，不得代表某人堂；要知宗門法語，不能攙有是非語、出氣語、遊戲語、鬧笑語，若講，即招罪過。真無話講，臨到自己講話，無話可講，寧可不講，不為恥辱。

若不講工夫話，反錯修行路，又不可臨到我講，即生煩厭；生厭一念，即墮大蟒。

古有尊者至山，見一大蟒，纏尊者身。曰：「你下來，我到你洞少坐

。「蟒化老者曰：「我非是人，乃才纏汝身，蟒也。」尊者曰：「你作業知否？」蟒曰：「不知。」尊者曰：「你前世在叢林，當班首，講開示時，忽生一念厭心，已墮蟒身數千年。」老者聞即淚下，即向尊者五體投地。至誠懺悔。過七日後，蟒脫生人也。」

任是一天講十次、八次，萬不能生一毫厭。要緊！若生厭心，蟒即上身，好怕人耳！（◎五體—頭、兩手、兩腳）

聽法有厭

參禪人，全仗和尚班首開導，才有工用，才知路途。若少聽開示，或不肯聽開示，參禪精神，日懈一日，久之不能前進、不願前進；再遇他緣，稍扯即退下無疑也。

獨參禪這條路，非他路可比。世間文路、武路，學路、行路，知一復能知二，知此復能知彼，知淺可以窺深，知小可以比大，一學可不再學，一問可不再問，故學可以行，不學亦可以行。

唯參禪人，如生盲瞎子，請明眼人，牽生盲瞎子，一處不會，一竅不通。在母腹中瞎為生盲，一生出來，就是瞎子，有日，要請瞎子回家，「

你路不熟，我替你牽。」請看這瞎子，還能離得人牽罷^註還能離得一根拐棍罷？恐怕稍一鬆手，不是墮常坑，即是落斷塹。

世人眼瞎，要人牽走；參禪學人，心眼不明，需人指路！全在指一步，走一腳；指半步，走半腳；不指，不能動腳。受指者，即聽開示，今天聽這位班首開示，不懂！明天聽那位班首開示，不懂！再聽和尚開示，更不懂！可憐三個不懂，此人的心，又被「溜業」蓋了。一直想溜，將溜出外，被人捉回。（◎罷！同「吧」）

問曰：「你為甚麼溜單？」該溜者曰：「我為大法而來，善知識講話，我一句不懂，恐與大法無緣，故溜。」執事勸曰：「久住與法有緣，久參與禪有緣。那有早上下種，晚有收稻麼？」

上古，聽法有厭的一位僧人，聞到某人講話，即生煩厭，後墮狐身。數千歲後，聞前講話生厭一位善知識才遇著，即曰：「小野狐精！躲在這裏作麼？何不變人，再去做和尚，住禪堂，了生死多好呢！」這個野狐，聞到原人講話，觸動宿因，即脫狐身做人，依舊出家做和尚。

請思之！厭聽班首謂開示，一念厭心，轉身變狐狸精，後遇原人開導

，方脫野狐精，又做和尚。

想想看：任何人講開示，講話，再不敢生一毫厭心。何以？厭他請開示，報感野狐，後遇被我厭的這位班首開示，令我脫野狐。那時厭他，今日弄個野狐，自被我厭的這位班首師父，替我脫野狐身。前已厭之，今復愛之！要得不厭，並無今日之愛好_{「愛」}害怕，改過、改過！

改過前非

參禪人，沒有過，日用中一切時「參」，一切處「參」，一切事「參」，無造過餘地，何云有過？非也，大非也！

殊不知：無量劫來，所造五逆十惡，過於須彌山，直使今日禪也參不上，道也辦不好；說無過者，豈不非也？諸佛成佛，滅度久矣，我們還在這裡講過，至此說無過者，豈不大非也！

過有小改、大改二種；小改者，凡出一言即過，動一腳即過，放逸即過，充穀子即過，空坐即過，空行即過，空住即過，空臥即過，穿衣即過，吃飯即過，屙屎即過，放尿即過，有過即過，無過即過；以此極小之過，尚稱有過，五逆十惡，毀齋破戒，輕毀三寶，訛謗大乘，污僧伽藍，破

他梵行，此種大過，只言大惡，惡與過，稍有分別。

大改過者，前「非」一念，「覺」即無之，正覺昭彰，了無不了，「功」尚不言，何「過」言歟！

要得在世不造過者，只有參禪一法，足可辦到。功不可得，過不可得。何以？造惡之人，惡從「心」有，若將「參禪」二字，蓋惡人心，只見參禪，不見惡心。

如何蓋法呢？惡人豈可參禪，非也。任惡人持刀，我參禪；任人偷盜，我參禪；只做到他惡，我不惡。不但不惡，再加參禪，如是惡人之法不能施，惡人之心何能起？世間惡人，千萬沒有向自己惡！唯世間人，盡是善人，看這惡人從何下手？能下手處，是善人處，難到持刀砍石頭、剝木頭罷？

噫！前不造惡因，今不感惡果；類如前未殺人，任何時無人殺你。能辦生生世世，不殺、盜、淫，直到成佛，終沒有殺盜淫。大過須改，小過尤防；不防，又「過」了！

永不再犯

參禪人，如有過惡，既懺悔後，要不再犯，才有受用。若早上還錢，晚上借債，如此下去，何日還清呢？

類如弄陰失精，這一大過，初不介意，只圖快活；若人能用自手，觸捋小便一次，死後墮大呼喚地獄一次！一次多少時間呢？要過兜率陀天二千歲大壽，在人間，要過一萬四千四百萬年；若有二次，又受一萬四千四百萬年大呼喚地獄；罪畢，再到寒冰地獄。太苦、太苦！

大叫喚地獄苦，如何受法呢？用手走身，圖快活的罪人，一到此獄來，鐵火狗拖你小便，用手趕狗，手即燒斷；不半刻，兩座大黑山，遠遠攏身，壓如碾布似，這一黑山碾去，那一黑山碾來，罪人喊天大哭，無一人救。這一次，要吃一萬四千四百萬年大苦，再用自手二次、三次，照你幾次弄精，受罪幾次。

既知弄精要下地獄，立即發願立誓改過，十天、八天，大叫喚地獄苦忘了，想起快樂，又弄起來了；又發願立行，將手用帶子捆起來，跳起腳來發誓。有怕走身，長坐不臥者，有持咒防走身者，此皆免過。不是有心用手去弄，則得輕罪；防他過小，久防則無過。

又有喜望女色，喜與女色交往者，直犯大炎熱罪。畏罪者必改，改後又犯，犯後又改；閻王判官，為你一生，忙改、忙犯，定非細事。一日眼光落地，直入斯獄。如石下水，別無他處——直到你受罪處。真可憐！受樂只一時，受罪千萬倍。思之！地獄苦楚，想起害怕！不多時，何故又忘了？為甚麼不緊記在心呢？

可憐滿世間人，總是忙「揚湯止沸」，鍋水沸起，急弄冷水一澆，暫可不起，少停又沸！真忙不了，何不釜底抽薪？一忙永不再忙。

釜底抽薪辦法，正是參禪！深禪得力，不但水能不沸，連鍋與火，俱時並了，何不快乎？

專門

參禪人，堅持一法，專門力守，不容一毫散漫，任十二分專門修學，尚難達目的地，況散漫可乎？

如世間人學木匠，拜過師後，天天拿斧頭，慢點就要吃傢伙，十天、八天，一挨，挨不下去，即借詞告假，或設法私逃；歸家又挨父母打罵，不歸家，肚子餓得做蝦蟆叫，情出無奈，只得又學剃頭，先把肚子混飽。

一到理髮館，這裏燒茶，那裏拔耳，手法稍重，耳朵淌血；被人一罵，剃頭手藝又離開了。三家學徒弟，四家混飯吃，弄得到老一門不入，終成浪子。

又如學佛人，聞說持咒得通，放下身心，專門持咒；未到一年，這裡見神，那裏怕鬼！輒自思之：恐少根基，辦此大法。聽人勸曰：「頂好念阿彌陀佛，再好沒有！生前一句佛號，死後九品蓮台。」「這是我到家辦法，任死再也不改換，任死以此為行。」此志向真高，即日放聲大念！佛已念到一年半載，因有專門，沒有專行。又聞人說：「朝文殊開智慧。」即時妄念又貢出來，即將「任死不改念佛正行」，到又忘了！復又這裡找扁擔，那裡忙香袋，一肩雲水路。忽記曰：「我發願念佛到死，今日到又朝山，自恨自己太無恆心！」歎氣而止。真修行人若照此樣做去，終不能成大器。

假使參禪，更加一層，要專門參，念動無形，修學無相，專在「念佛是誰」句子上。修一間房子，打一個高舖，二六時中，穿衣吃飯，屙屎放尿，在此住他三十年，不悟不休！始有相應分。

若參禪人無長遠心，無堅固志，難辦此道。何以？世間學不專門，終成浪子；出家事不專門，終成廢人！浪子與廢人，無關重要；參禪不通，埋沒自己，因本來面目，住在禪裡，故不參不可以！

一心

參禪人，貴在一心一行，可辦大事。如心不一，若二心者，二心即離「參」也。

世間各事，不問一心，只要認真苦學，不稍生懈，事可能成足矣！獨參禪一法，不但二心不能參，一心尚是權用；直到真參，一心不可得，可得非真參也。

參禪如何要一心作麼？無始不覺，只由一念而成妄心，妄心以前，即是一心。一心一念，名別體同，故初為一念，今指一心。一心乃從散亂心中，辦成一心；妄心造生死，一心止生死。吾人在妄念中，受盡無始無終苦楚，其心益苦益亂，亂心造業，感報萬端。歷盡塵沙大劫，聞一心名字，尚不可得；今日得到一心參禪地位，不參即亂心，參即一心，才知有「一心」名字，萬幸萬幸！好險！好險！

最初參禪，只顧一直參去，不問一心、亂心，何以故？妄念中說一心，久之即成一心，一心中說亂心，一說即成亂心。所以只顧直參，不稍一問，問即「妄」也。

大地一切，人與非人，現在正是妄心作活計，誰人能識得「我在妄心中不好，我要了這妄心才好！」

因妄心有輪回因，妄心有生死因，妄心有世間因，妄心有苦海果。真知道妄為苦本，並有返妄歸真之道——一行即了者，誰？「念佛是誰」是也！非一心不能參禪，非一心不能辨道，非一心不能起疑情，非一心不能了塵境，非一心不能空世間，非一心不能了煩惱，非一心不能收視聽，非一心不能脫身習，非一心不能除妄想，非一心不能悟真心！

一心之心，無名相、無依倚、無表裏、無界限、無邊際；一心之力勝佛力，一心之功勝佛功。何以故？非一心不能成諸佛，非一心不能成菩薩。

一心之道，大非淺鮮，若人念佛，念到一心，生西穩坐。若人參禪，參到一心，明心見性，甕中不能走鱉。

一行

參禪人，只行參禪一行，千足萬足，若泥一腳、刺一腳、天上一腳、地下一腳、正道一腳、外道一腳、精進一腳、懶惰一腳、空過一腳、胡混一腳，果然腳跟點地，那是腳腳皆是！否則觸途成滯，步步皆非。

前之一心，非眾心莫能歸其一心；此之一行，非眾行莫能歸其一行。行之一字，眾善之門；行之一字，眾禍之門。世出世人，有開眼行者，有閉眼行者，有向上行者，有向下行者；凡所有身，皆為行本，由是，頭行則頂禮；腳行動者，動已成非，行更非也。眼行觀色，耳行聞聲，鼻行嗅香，舌行嗜味，身行觸抹，意行緣法，至此，欲想回過頭行，則萬難矣。

由有此身，所行之道，共有六道；非身行持戒培福，不能生天道；非身行仁義道德，不能生人道；非身行布施瞋鬥，不能生修羅道；非身行破戒毀謗，不能生地獄道；非身行慳貪吝惜，不能生餓鬼道；非身行愚痴蠢笨，不能生畜生道；此六道眾生，真正可憐，害在這個「行」上，人雖有身，身若不「行」，六道全空，空無一有，自此不怨有身，只怨「妄行」。

或有問曰：「我已擗住^ク這個肉身，何能老坐？多少總要行行才是，豈不坐久成勞，非也？」可惜滿世間人，一直向外行，向無一人回過頭行，果有一人高聲厲曰：「天下人盡向外行，弄得人類滿大地，畜類滿虛空，將何底止？我今天慷慨告天下人：我獨向轉頭來行——即『回光返照』，向自己身內，找真自己！」

找時又名：腳跟下事，又名本分事，又名了生死事，又為辦成佛事。

天下人問曰：「你怎知道我向外行？」向內行者曰：「問我者『誰』？你若領會，許你向內行；否則天下人，看我獨步大方去也！」

咦！獨步大方，難道不是行否？恐一腳比我們行得多點。該向內行者曰：「請你們跟我來罷！」天下人聞而不敢直答。曰：你這個行，不是身行，看看好像是心行。

我勸天下人：能知心行，敢保天下人，盡是諸佛。何以故？心行處滅，達諸佛體是也。

究實

參禪人，正要研真究實，許參禪有得力分。若循循故態，不但不能開

悟，久之，連工夫漸漸滅忘，誠非細事。（◎洋火—火柴）

行人首先要知道參深禪者，大非三年五載工夫。必先從歡喜打妄想，不許打妄想；歡喜談笑，不許談笑；歡喜穿好的，不許穿好的；歡喜吃好的，不許吃好的；歡喜要面子，不許要面子。要知歡喜者—乃我「業身」無始劫來，久久染此大惡習慣！稱意則歡，逆意則怒。今日不許者，乃道人狠心截斷無始身習！大要留心，時刻用意，才能除得一點、半點。否則今日除習，明日染習，還可以加重。（◎巴—物名的附帶語尾詞）

從滿身惡習，慢慢狠心呵斥惡習，有一習即呵斥，有半習即呵斥。如何呵法呢？類如淫念忽翻，即快狠心，一呵曰特！一特不歇、再特！以淫念息為止。要知道這一特，念頭不向淫念去，特，即正念吼邪念是也。

日用中一切惡心惡念，與道有違，即快一特，一特即了，省事多多矣。如行千里、萬里、萬萬里路，頭一脚若行錯，即一特，錯腳收回，即行正路；算來所錯，不過腳巴^註最初一錯不特，等到錯千里、萬里，再知是錯路者，已枉費許多時日及辛苦也。又如火為惡性，一點情面沒有，遇著即了；假使如洋火大的火頭^註一指頭可以按熄，等到燒著草堆，就難熄了

！又如淫念將起，一特即息，若不用這一特，先動淫念，次動淫身，再動淫事，復受淫報。思之，億萬千年之淫惡地獄苦報，只少最初淫起一特！這一特可以了淫念，可以免生死，可以出輪回。要知這一特，直達究實目的，目的為何？直是我人著有。一特，有不可得。再特，空不可得，是名研真究實工夫。

能辦到一切惡念將起，即特工夫，正與參禪相應。不過猛力一特，只防止息惡念，再特，准防惡念不起！並無發明一特處是何處，惡念又是何處？終非大了目的！大了者，只有參禪發悟，任何一切徹底掀揚，至此，不但惡念無，善念亦無。特何寄乎？

持久

參禪人，工夫能做到不打失、不走作、不間斷，三能辦到，許是工夫持久。何以故？正提起「念佛是誰」句子，審疑清徹，念無浮昏，見無細妄，任見色聞聲，工夫尚在。名「不打失」；不被聲色轉去是也。

二六時中，歷歷明明，精參實究，從早至晚，未有一刻微懈，是名「不走作」。

心心力參，念念深審，無不參之念，無不參之心；有心心參，有念念參；有心即有心參，有念即有念參，無心即無心參，無念即無念參，只知有參，不知不參，是名「不間斷」，斯為成佛工夫。

三能如是，正持久工夫，工夫即參禪也。如此行處，外人見之，似覺難行，做到這樣工夫，才有成佛少分，思之，太難太難！

隨拈一則，問諸仁者：如世間人，發心種田，身居田上，心存田上，事忙田上，豈不口說田話，身做田事，心存田念？極至於叫他看頂好的把戲，他都要忙田事，無一時半刻休息。另有人問曰：「你忙田，何苦之甚？」田者曰：「不忙，沒有吃的，任怎樣忙，尚不夠吃，何能不忙？」問曰：你的身可以忙，你的心沒有忙，心既清閑，請用心念佛好吧！」

田者曰：「身心俱瘁，那有一毫閑心做別事？」再追曰：「別事比你田事更好，何不為乎？」田者即正聲曰：「種田人只知種田，不會其他！不願其他！」由此一切各事，概此類推，不得重贅也。

種田人因身心，俱在田上，今年忙，明年忙，久之久忙，純熟上加純熟，身心持久，是名世間持久；故任何人指出，比田超過萬倍好處者，終

不願為，因只精於此而未精於彼故也。

我等參禪人，亦如種田人，做下手工夫，身心俱瘁，久不稍懈，方可明了。

悲乎！世人用不持久之心，受不持久之身，做不持久之事，住不持久之地！修世間因，感受世間身，忍受世間報，終無持久目的地。

只有真參禪人，先在朝更夕改聲色中參，次在夢幻泡影中參，由參久之念，念久之參，參不能忘念，念不能捨參，念與參持，參與念久。是知此念，虛空不長，此念可久，參念撕結，足可久持，先由久持之參，再忘持久之念，能將持久，打破參念，不但參不可得，悟亦不可得。

堅固

參禪人，日用中，心不堅，不能常參；力不固，不能久住。

是知「參禪」一法，人不易知者何？禪為一張薄紙，擣破即空；禪如鏡上灰塵，磨淨即見；禪為空手拳頭，手鬆即了；禪為芭蕉中心，剝了即無；禪為空中雲霧，一掃即去；禪為春天花艷，風吹即謝；禪為三冬冰凍，一熱即水；禪為柴中火炬，一撲即熄；禪為大地黑暗，日出即明；禪為

眾生妄想，一明即了；禪為真不明白，一疑即悟；禪為無迷、無悟，證者方知！

是知：此禪為生、佛種子，人不易見、易知者。因種子得其瞋愛喜怒身心，好比水土之營養；故盡未來際，窮不能盡。今擬收種子、拔根莖、下枝葉、取花果，同時俱空！要得空眾生，必先參禪。禪既是生、佛種子，參為拔種子器具；種子起出，自眾生、他眾生，消滅無餘。

又，禪如根本障，障去即成諸佛。當知諸佛與眾生，只隔當人一「念」！念即「禪」也。思之！諸佛之佛，尚不知何處不佛！眾生之生，實在我人念中，難道我人當下這個妄想，靠諸佛不遠罷？非也！近尚不可得，遠更不可得，據這樣說，豈不我就是諸佛，諸佛就是我罷？又非也。

生、佛雖不分別，中間隔住一個「禪」字，若能打破禪關，是真不隔。然生、佛所隔者一禪，望我等天下人，務要認清！今日在禪上參，明日在禪上參，久之參究，達到堅固不退目的，直到打破禪關，佛不可得，生亦不可得；再下苦修，生可得，佛亦可得；盡虛空，徧法界，十方佛祖，大地磚頭，悉成永得！此「永得」二字，甚堅且固；虛空雖空，不能稱真

空；大地雖實，不能稱永實；有情雖有，不能稱永有；無情雖無，不能稱永無；唯永得自得，自得終成歸無所得。

大勸我及天下人，盡有心者盡有禪，盡有禪者盡有關，盡有關者，認真急參！慢參則無破關餘地。急參、久參、堅固參！久之打破各人心關。心關，即禪關也。

得力

參禪人，參到得力處——忘身心、忘世界；上不見有天，下不見有地，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斯為工夫得力處。

工夫做到得力處，未審是何處；要知何處，總歸得力處；既得力，即忘處；忘處之時盡不記，只知猛參不知力，知力即得而復失，得而復失力何居？「知」之一箭直入骨，拔知箭，取禪力，正使工夫久未息；久未息，不問得力與無力。工夫一旦做成功，禪關破後莫休息。試問：禪關已忙到打破，何以不休息？休息之過非等閑，上負佛心，下昧生；若做大乘菩薩事，趕快捨小救眾生。

我們若不參禪，萬不能悟道；若不參禪，自己萬難照顧自己；今已開

悟，切念眾生痛苦。回憶我是一個與眾生相同的凡人，不難達到度生目的；既能度生，必知眾苦，不知眾苦，不能與樂，要得與樂，先運大悲；做到慈能慰樂，悲能拔苦目的，許是菩薩心，截斷二乘種。誠能如是，自他俱利。

何忘得力工夫？因參苦禪時，絕人我、忘寢食、泯疏親、離憤鬧、遠塵垢、截愛纏、斷俗念，始可順心樂意，做得力工夫，若不在千萬叢中經驗過來，不但度人無力，辦到度自己事，尚屬茫然！

慶哉今日，是我度盡自性眾生時，至非得到真工實行力量，不為大功；有此力量，方可夠得上打破生死禪關，禪關既破，趕快忙度眾生，始稱佛子。

散心用

參禪人，一念禪，一念妄。在一念禪時——這個念頭一到禪上，四望無門，喊無人答，叫無人應，三念兩思，兩念一想，實在登不住，住在禪上，如火燒身，才叫難過。思之：把我弄到這裏作麼？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又不見一人與我會面，恨曰：「這個甚麼禪！我無量劫來，直到今天，

那裏都跑到了，未見這個地方！」

如人初到黑房，伸手不見手，黑得不能動腳。稍停半刻，「咦！似有小亮。」可憐這個造生死的大惡人——與他客氣叫個「念頭」，把他關住一個黑房。初見是黑房，實不願住！亂碰亂跳，跳辛苦了，休歇片刻。黑房漸見微亮，這裏瞄瞄，那裏楚楚^①見不到甚麼東西；滾起一腳，碰出外來！欣哉！好快活。（◎楚楚——鮮明）

「無故把我弄到一個黑禪關邊，初則盡黑，次則微亮，又無一人與我談心；實在悶不過，糊裏糊塗，一腳跳出，想想再也不肯到那個黑地方去。」此為一念禪之現狀。

一念妄者——才被這個黑禪，關了片刻，一跳出外，這裏抓頭，那裏抓腳，又打歡喜，又伸懶腰，弄到一百多斤的肉壳，擲到跑香，又擲到一間尿房放尿，回頭望到無執事時，即偷偷與人，充兩句黑壳子，一見執事，即閉目藏睛，旁人見到曰：「某人到不放棄！」其實黑壳子，到充了多少，外面裝好人，裏面真壞人。

又聞善知識開導曰：「為人要內外真實，不可陽奉陰違。」這位禪人

即臉紅面赤，到了坐香時間，才盤腿子，復做參禪生活。思之：人疑行居士臥，不離參禪，我覺得有好大時候，心裏並無「念佛是誰」，真慚愧！向後任何再動，決定要帶住「念佛是誰」動，不准離工夫，聽他亂動！此名一念妄。妄即散心已！

有心用

參禪人，在散亂心中參禪，不是妄想打工夫又，即是工夫打妄想又。何以故？正要用工，妄想擁擁而來，知道妄想來的這個念頭，已打了妄想又不少，若再知道是妄想，還要去妄想！再要滅妄想！那妄想就要發無明。何以故？無始無終的劫數，皆是我「妄想」造的虛空大地，造的磚頭草木，造的一切萬物，造的十方佛、祖、眾生，你這個野「念佛是誰」應當不容你在「我處」站腳！因我家裏，別人請得來的，先是做客，後估我地盤，次要我家人順他；今日竟敢還要滅主，豈有此理！盡世間一切天堂、地獄，皆是我慢慢苦守、苦辦成功的。

你這個「念佛是誰」，好大的膽子！先把你當客待，今天預備要滅我，我的力量已被你弄去不少，現在看你一腳、一腳走到我睡覺的地方來，

將要我一變為「念佛是誰」的老用人^註，到要聽你指揮；這一力不勝舉的一件事，還有甚麼方法逃出？恐怕益逃，益往他家裏逃。好吧，我看你為了我的地方，辛苦也很有時間，到不如做你的乖乖兒吧了。只得怎說怎好罷！

大勸參禪人，只要苦守禪關，不怕這個「惡羅刹的妄想」功超佛祖，遇傲阿鼻的本事。我今天參「念佛是誰」，明日參「念佛是誰」，久參久審，得到永久不退工夫，就將「羅刹妄想」心肝，往外面拔出！唯「妄想」這個大惡人，諸佛他總不怕，單單獨怕「念佛是誰」這個金剛王寶劍，何以故？望行人細看；妄想打得天翻地覆，有趣得很，一提「念佛是誰」，腳都不敢動！再若一提，躲身無處，駭得成呆子！除念佛是誰外，任何最有本事，要想令「妄想」，停一刻半刻，從未有過。

轉請世間仁人君子，不妨試驗試驗看，到此放開手來用工，處處是得力處，毫無擋絆，正名「有心」用。

無心用（●用人——佣人）

參禪人，參到外不知有世界，內不知有身根，中不知有識心，能參此禪，還未達到無心目的。何以？參到無心這個工夫，直參直去——無顧盼、

無思慮、無分別、無他念、無自念、無有念、無無念、無參念、無不參念，許真無心工夫。（◎川資—旅費◎汭—歧出的水◎咫尺—很近的距離）

有問曰：「每聞宗下人言：世間最易，莫如參禪！」我說：「唯參禪為真難！」何以故？今日講「散心」用工，明日講「有心」用工，又講「無心」用工，再講「真心」用工；又云：覓心了不可得，又云：心空及第，又云：心空一切空。似此這一心，那一心，實在把人頭腦子弄暈了，不知用那個心才好，似乎比世間一切事，還要難些。

答曰：「請汝由揚州到瓜洲，直去就是。」試問：這一句說了，可以走到吧？必問你曰：「由揚州去，從那一門出？城外太平否？川資充實否？」還是水路？還是陸路？三汭河有擺渡否？六淺地方，有茶亭可吃茶否？八里舖有飯店可吃飯否？四里舖無多舖面，到瓜洲吃午飯否？」

請問：揚州到瓜洲，咫尺間之路，尚有經過這許多事，所說可多否？若以此少路，言有許多情狀，何止從薄地凡夫，業障心裏，說到諸佛心裏，行到諸佛心裏？可以萬萬年，恐說不了！

今日參禪之人是凡夫，從「禪」參到「諸佛心中」，何云：言心之多

，說事之廣？唯恐未通禪意者，何足怪也！

今日用到「無心」工夫，日月中見聞覺知，歷歷明明！唯不與身心世界，有一一念；有毫厘念，即成有念！有念有身心，無念皆是無心，還未忘參禪一念，是名「無心用」。

真心用（◎烟—同「煙」◎方寸—心）

參禪人，由散亂心，參到有心，只有參禪心，無妄想心。復由有心，用到無心。無心、無世界身心、一切心；至此綿密不稍間斷，類如鑽木，只有熱性，再加綿密，則離識心影子。

只有工夫，不存工夫知見，是名真心。真心之道，譬如鑽木有烟註定有火出！明知有烟必有火；無火，烟從何出？是知烟與火，不離方寸註稍有間隔，則火熄，烟隨斷滅也。

如人能辦此真心用工者，大非等閑事。此真心用，並非初淺禪人習慣口吻曰：「參禪，要真心參、要著實參、要真實參」等等，大相迥別。類如一個在妄想窩裏參，一個在法身邊參，足稱天地懸隔。

到此真參地位，因上是真參，果上是真悟！諸佛護念，龍天擁衛。工

至無心時，尚能感動聖賢呵護，何況無心後之真心？

在「解謗扶宗」書內，雖詳加深指，恐現代行人，厭深取淺，所以超近指陳。

間有根器稍大，未能荷負大悟法器，即從此處休歇。此地見處，大相彷彿，亦可談玄說妙，更可漫自承擔，並有機鋒轉語、揚眉瞬目、擎拳舉手，單合掌、小低頭、咳唾掉舉，覺知疼痛；但許只是住在門外看家庭，正面可見到一、二，反面不能盡見，故稱「門頭戶口漢」，又稱「光影門頭漢」，若稱得少為足，又隔遠也！二乘得少為足，有十八變神通，飛行虛空，自由自在，不受後有，已稱羅漢，豈可比歟？

真心用者，真疑用；真疑用，真悟入！自此，方知「參」為正知，「疑」為正行；名實俱真，必開大悟！

古人云：「無疑則無悟。」疑為悟因，悟為疑果。

工夫不被世轉

參禪人，工夫做到不被一切轉去，不被世間轉去，難道不吃世間飯？不吃世間茶？非也！

早知世界無常，諸行非久，雖在世間，常離世間；只住世間地，不染世間情。（◎大三災——火災、水災、風災）

為何只住世間地？當知：地為人之營養品，地為眾生造業處，地為諸佛行化所，地為菩薩行道處，地為人間造化物，地為人與非人立腳處。大三災到^①地成水國；修行至道，指地為火宅；難救眾生，指地為苦海；地之害，大也！地之利，大也！人有生老病死，地有成住壞空，人之大死，地之大空；地與人，同一本性；地與人，共一種生！參禪之人，寄居其地，地為分內物，非分外物，雖居無過。世間情者，及一切見色聞聲、情愛取捨、人我是非、煩惱無明、善惡果報、天堂地獄、餓鬼畜生，貪瞋十惡、忤逆不善，一切諸行，至我禪參，有日打破關來，不但世間情空，世間地亦空！分外物不住，分內物亦不住也。

今日工夫不被世間轉去者，實因一向做工夫，專心一致，毫無境遇，早已仰不見青天！不但不見，連仰見的念頭，尚不可得，何青天可見？低頭不見大地，不但不見，連低頭之閑隙，更不可得，何大地可見？甚至於行不知行，也是忘世間；坐不知坐，亦是忘世間；住不知住，更是忘世間。

；臥不知臥，復是忘世間；世間各節，早已忘得乾乾淨淨。

參禪工夫，早離世間；參禪資養，還在世間；身雖住世，不過造身之報，指在宿生。報在一天，身住一日，宿報盡時，身歸大地！

大地養我身，大地住我身。謝水土之恩，培我道念；感世間之德，悟我法身。幾十年工夫，未忙世間，未聞世間，未替世間作事，只是一個空身——吃世間，喝世間，而心尚未聞問世間！借世間香花，培自己福慧。

一旦工夫做到能轉世間，那是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報世間恩、四恩總報！

工夫不被身轉

禪人，能辦到世間轉不去，工夫有了進步。如何是世間轉不去呢？類如正參禪時，外有好看色相，無心望他，此為不被世間轉去。

不被身轉者——身為眾苦之本、身為世界僕人、身為天堂香燭、身為地獄火丸、身為修羅美酒、身為餓鬼咽喉、身為畜生鱗羽、身為人類糞囊、身為二乘禪定、身為菩薩化身、身為諸佛事業、身為祖師心肝；「身」之一字，苦得非常，樂得非常！身為眾惡之傢伙，亦為眾善之傢伙。

要知身本無情，受有情使——造世界、造人間，非「身」莫造！今日參禪，正要打破這個造業傢伙！何為傢伙？身雖無情，偶受惡人擺弄，惡人住此「身」中，惡人要吃飯，使身趕快替惡人弄飯；惡人要邪淫，使身趕快替惡人做壞事；所以指「身」為木頭人，木頭人故為惡人用具，用具即傢伙也。

參禪人正用心時，若隨身傢伙轉動，那豈不是這大好的禪工，輕輕被木頭人轉去，何不愧乎？任色之好，捨眼目！任聲再好，捨耳朵！任香再妙，捨鼻子！任味再好，捨舌頭！任動再巧，捨身體！任法再妙，捨意根！此一身傢伙，全捨盡！即是不被身轉。

若無力全捨，稍捨一、二之處，終被全身轉去。全身傢伙，厲害得很！類如被眼轉者，轉去即忙打倒禪工，快做眼睛生活，貪得世間半小時之樂！再想回頭用工，心肝被人拔去，任怎樣用，總不入心，如隔靴抓癢。自此而後，受一大劫苦壽，身被火燒，即成火球，喊天不應，入地無門，這時忙苦難熬！只怪當初弄那半時小樂，今時就忙苦，無暇顧及工夫。所以參禪人恨「身」入骨，萬忙參禪，不容一毫念頭，緣在「身」上去，一

去就無歸了。

縱歸只是一個假面目！何以？被身轉後，身即受人間現在、未來果報。任身有癢、有痛、有污、有淨，能不顧及頂好！稍在身上抹索一下，就被身轉去了。正要被身轉去時，趕快一吼自己，可以能救！

工夫不被心轉

參禪人，用「心」，心上是「禪」，禪上有個「參」，心、禪、參三，許是正參。不正參者，不知心為何物？亦不知禪為何物？復不知參為何物？果能知「心」為無明本，「妄」為變異本，心無住處，妄無根據，凡所有心，只是一句明言。凡所有妄，更是虛無定體。能在心不知妄，妄不知心之處參禪，是成佛禪。何以？諸佛悟此，成諸佛；眾生迷此，成眾生；禪人在此，迷悟關頭；類如左手抓住眾生權，右手捉住諸佛柄。參此禪者是心禪，禪此心者是心參。有禪即心，有心即參。禪、參、心，如三股麻繩，遠看即一，近望則三。

心如得罪幻人，自取滅亡相比擬。心即幻人罪，禪即幻人物，參即幻人手，幻人用手執幻物，破壞幻身，誠以幻除幻也！是知幻人之罪，大過

虛空；幻人之罪，大如大地；幻人之罪，大過眾生業；幻人之罪，大過諸佛福。今日回頭，深知慚愧，自願捐身，自肯受報！

幻罪人者，初不相信，我有何罪？次被人勸，受人逼拶。久之，識得見有世間的一個「見」字，是根本大罪；聞到世間的一個「聞」字，是根本大罪；覺得知疼知癢的一個「覺」字，是根本大罪；知道是你、是我的，是一個「知」字，是根本大罪，心之罪狀，略有「見、聞、覺、知」四條，廣則無窮無盡，既能畏罪逃進心關，關內生活，大非他比：

無榮辱，沒疏親，午夜光明勝日明，頭頂佛，腳踏佛，口中聲聲盡是佛。除佛以外別無呈，寂光佛土無比倫，禪心不破加緊參，參透禪心會本人。本人本自無修證，修證何妨礙本人，此個人，要認真，無頭無腳無諸根。不是參禪勤苦力，險些錯認定盤星^註。至囑禪關未破人，不可認賊為子親。既參禪，必叩關，關外修行下苦參，苦忘世後復忘身，忘身之道未為真。趕將忘者快認清，一拳打倒用心人。心即人，人是心，忘心之後沒疏親。寂光淨土又添人！（◎定盤星——執有或執無，而心不得自在）

工夫不被昏沉轉

參禪人，豎起脊梁，捋緊拳頭，頭靠衣領，不稍鬆懈。「念佛是誰」工夫提起，字字分明，念念清徹，不緩不急。

如人要我命的樣子，還加重要；放亦不下，提亦不起。放不下者，工夫純熟，如妄想式，妄想無提起、無放下，大似長江流水，找休歇處不可得！提不起者，禪工深密，參力精熟，毫無間斷；無間斷者，工夫只參不歇，稍歇即放下，因放下後，再提起者，非緊要工夫。總之，無休歇，無放下；無放下，無提起，工夫既未打失，起個甚麼，是故提亦不起也。

昏沉者，一昏即黑，直使百無所知，一沉即墜，至是渺無所有。昏沉有二義：「身」昏沉者——居此清白地上，午夜向外馳求，隨流入流，毫無覺識！正不知：身非我久有，不但「久有」不知，及「暫有」更不覺知；恰如白日睜眼做大夢，昏之速而沉之銳！

「心」昏沉者——心之本身範圍很大，歷史很深，唯人日用而不知；縱有知之，妄指「身」為心有！並無一人，置身不顧，以所作所為之「心」為身中主。身昏不動，隨即沉於床榻；心昏不動，關起門來翻家事，過去存貨多少，現在存貨若干，未來貨銷何處！一霎時心事辦畢，疲病復原

，又做白黑生活。

悲乎！大地昏昏，人心昏昏，業識昏昏，醒待何時？痛哉！我等參禪之士，明知心為幻化，身為泡影，盡被昏沉纏縛！自我參禪得力，身不被昏黑轉去，心亦不被昏黑轉去，直到深禪幽邃，不但昏黑之身心不住，亦使清白之淨地，更不願住。此工夫力量，不被昏沉轉去；任轉何處，就在何處究竟工夫。久之，全工夫中，不知有昏沉；全昏沉中，有得力工夫！工夫與昏沉，打成一片；方許工夫不被昏沉轉去，轉去亦有工夫。

生死在抱

參禪人，參到身不可得，心不可得，身心俱不可得，何人造生？誰人造死？身之生老病死，心之生住異滅，至此身之老死無關！心之生滅有責。參禪之心不滅，不滅即無生，心既無生，生從何有？有即生生滅滅，念念不停，何無心工夫乎？能將參禪之心，不許有一心，更不能有二心。

有問曰：「正參禪時，云二心不能有，誠是。為何一心不許有？」若知有一心，知即一心，即成二心。由是二心既不可得，一心當然不可得，何以？二因一有，一亦莫守，是真一心，是真離生滅，是真離生死。要知

：生滅為因，生死為果；先了生滅因，後空生死果。有心滅身未滅者，有身滅心未滅者。其意云何？

禪參空寂，無念無生，此名「心滅」，藉有盡身，行無漏行，此名「身未滅」也。

有身滅心未滅者，宿感報身，受諸苦樂，苦樂報盡，身即滅亡，此名「身滅」；藉善惡因，感善惡果，此名「心未滅」也。

心滅身滅，復有二義：心滅滅生——因生一生，種種諸生，吁嗟一生一輪迴，一生一性命，一生一生死，一生一世界，能將初生一滅，種種諸生即滅也。

身滅滅心——因心一生，種種諸身，悲夫！天人身、修羅身、人類身、地獄身、一切飛禽走獸身；能將初心一滅，種種諸身即滅也。

參禪一鼓猛勁，直參不歇，佛勸我不參不聽；魔逼我不參不信；至此，不但生死在抱，生滅的這個罪魁，也被參禪得力捉住！慶也何如？行人做工夫，要做生死在抱的工夫，許是了生脫死工夫，許是明心見性工夫，許是大徹大悟工夫，許是成佛作祖工夫。噫！參禪工夫，能把各人生死弄

到手，還在手中抱住，謝謝佛、祖大眾。

百尺竿頭（◎三關——禪宗之初關、重關、生死牢關）

參禪人，念世無常，觀身最苦。何居苦地，受此苦身？真與世人同一途轍！那是你苦我苦，通身是苦，通世是苦，豈不成個苦海？每有人言：「苦海茫茫何日了？生來死去幾時休？」思之，的確不錯。

由是氣忿填膺，猛立出塵大志，一腳跳出凡籠，出家受戒，訪師學道，行苦參禪，朝夕無間！無閑吃飯，何敢睡覺？收視聽、力深參，奮勇不顧一切，一心要透三關（◎茨——茅草◎仆——跌倒伏地）

細心追究細無心，無心忘後不生生；生生不生，正用心，用心之處使全真；真心用，絕疏親，諸佛不能近，眾生不能親，獨步上頭關，百尺竿頭頂。處不及，莫稍疑，竿頭之上路多岐，先腳水，後腳泥，平坦大地未稍疲。十字街，慢經行，直至人稀少問程；不怕鬼，不畏神，一步一步慢高昇。石頭路滑不求人。地行了，至山根，左腳碰到虎，右腳踩著冰；山難上，路難行，荆棘茨厚亂傷人（註）行一腳，拔一步，手抓不及連身仆（註）腹內饑，眼淚滴，稍一鬆手命歸西！一猛勁，向上奔，一腳石頭一腳藤；十天

拼，五天征，人我不顧有何親？上不見天，下不見人，佛不問我事，佛不關我心，大願菩薩力，更難度我身；豁然直上路無程。放眼看，無一塵，孤峰頂上一毫極，竟登竿頂看歸程！喊無人應，睹及分明；腳下一竿竹，心內坦然平；念佛是誰事，指日可圓成。

參禪人，參到雜念妄想，恰如十字街頭，雜念稍清，宜參不歇，瞋愛不關，善惡不念。譬喻一步高一步，世間無念，身妄無心，即一鼓上去路難行，不求佛，不度生，聖凡不立沒疏親。類如一直上到頂，竿頭極坦平，放身不下上難能，一腳不足踏，兩腳更難伸；好在真疑上，真疑切要真，莫疑是杲日_{ㄍㄠˇ}。杲日待天明。

懸崖撒手（◎杲——高而明◎屣——鞋）

參禪人，參到萬仞山頭上的禪，拜望我界僧師，與一切世人，仰請尋路而上，跟門而入，讚為蓋世高人。若久住塵埃，深被飛灰湮沒_{ㄩㄢˋ}，終非君子上策。

稍有知識者流，念紅塵如敝屣_{ㄅㄟˋ ㄩˋ ㄩˋ}。想名利若身泥；世間之牢，家庭之枷，兒女為討債鬼，夫妻為報仇人，詳閱世情，無一是處！何不回頭問問自

己？

問曰：「那個是我自己？」答曰：「除你臭皮袋肉壳外。」

簡直深追深問，問到口吃飯未吃粒米，身穿衣未掛寸絲。再加詳審，根器大者，一步登山！既到山頂，切莫自他顧盼，更勿四望鄰峰，上山生
活，更非汝事。回憶世間人，疑曰：「參禪一法，似瑣細事，又是登山，
又是到頂，又是起疑，又是深入，何不一天、兩天，把他一刻辦好拉倒！
免得囉哩八嗦，似覺太難，令人聞之，畏而且厭。」誠大非也。

試問：汝身有尊活佛，不住身外，不住身內，不住身中，寸步未離你
身一腳，你想甚麼辦法，要見這尊活佛？請你認真詳細思量看！若不顧他
，則孤負先靈，埋沒自己；長沉六道，出苦無期，能忍心不顧否？

咦！今日講到竿頭進步，極關重要，何以能弄這些俗話遮蓋作麼？正
被說著，請問人到萬仞山峰，上山無路，下地無程；正是口不能議，心不
能思，何言說心思之有？要知宗下極處——就是「語言道斷，心行處滅」，
少一轉思，身歸崖下也！但崖下事，非世間事與出世事，稍可比擬。

我今日講到此處，並未明言如何若何？望閱者莫錯會意，責曰：「開

悟形色，盡行吐漏，恐誤學者前程。」我依古人曰：「若向你說破，待你開悟，要罵我在，然我不落天下人罵。」

絕後再甦

參禪人，初學死世，再學死身，復學死心。世可以死，身不可以死；身可以死，心不可以死。

要知死世，即是死「世之色空」；死身，即是死「身之業習」；死心，即是死「心之惑障」。並非死世，世死則離處；亦非死身，身死則離世；又非死心，心死則離身也。

從凡夫地至此悟來，毫無奇特，只是離「世之明暗色空」，離「身之瞋愛取捨」，離「心之心意識智」。身心世三，離清掃淨，絕滅無存！無存不存，大活過來，足可震大地、足可動諸天、足能了生死、足可成佛祖。勸天下人，要為此入、要行此事、要修此因，定感此果。

問曰：「這個凡人死透，復活過來，就稱聖人。從何下手做工夫呢？我世間人，可以行行看。行不到，有個凡人在；行得到，做個聖人多好！」

答曰：「你在『身、心、世』三字下手，如何了世？如何清身？如何空心？實是最低程度，極微小事，並不費深工，亦不化多錢，肩不挑半斤，手不提四兩。單抱定『念佛是誰』四字！今日也思索，明日也研討；今年也察審，明年也追究；久久純熟，自有達到目的地。要緊！任生任死，只行此法，不行別法；任危任亡，只此一心，不生別心；能一心一法開悟；有甕中捉鱉之易；若多心多法，如海底撈針之難！難易皆自取也。」真活過來之人，對明眼人前，擎拳合掌，函蓋相投^註機鋒相扣。若懸崖時，稍生顧慮，即墮身死漢，名半死半活人。此人見善知識，語言問答，即面紅失色，不能再問；再問心慌，學人不可學此人。

過祖師關（◎函—盒◎函蓋相投—喻師徒機緣相投）

參禪人，根器有大小不同，力大直透三關，力小透兩關，力再小，透個祖師關，還費了多少曲折，吃了多少辛苦，才進得此關。一進關來，誰知無量劫，作善造惡，生死輪迴，皆一場迷夢！今醒過來，滿面羞顏，大生慚愧！悲喜交集者有之，痛哭流涕者亦有之。

自此改頭換面，專做培福生活；於身三種惡習，一時淨盡；有過重之

根本習氣，兼修兼了，整肅威儀。於口四種惡習，極深且熟，至是出口之非，開言之過，大須審慎；有重習不易轉者，深培口福，用消口業。於意三種惡習，自始至今，舉心即錯，動念即乖之習慣，佛祖力大不能除我，菩薩願大不能救我，閻王惡大不能滅我；佛、祖能除我貪瞋痴，既能除我，必能除他，滿天下人，豈不度盡？菩薩不能救我，而我何能受救？若稍受救，則世間人，悉皆無我！我既能無，何人世乎？閻王若滅我者，地獄三塗，將無人到，地獄種子亦空，復何人做閻王乎？

心之貪瞋痴，誠為世界種、法界種、六道種、冥界種，要倒樹，定拔種！種子者何？我人之「心」是也。

今日進了祖師設的這個「念佛是誰」一道關口，不但進關，在這關外歇歇，也得無窮受用。何以？身業不淨，口業不淨，意業不淨，何能達到「祖師關」邊際？任何人能在心地上，說一句話，直須三業清淨！再講進祖師關，深恐成佛不遠。

我所講者，皆是工夫程序，並非見處；見處到者自知，無容我講，我講成非。

破重關（◎考妣——往生的父親、母親之稱謂）

參禪人，必須努力加參，勿稍觀望，觀望則休止、難進也！進祖師關之人，見到祖師門下事，識得祖師度世心，雖在門裏，依舊徘徊殿角，未入堂奧者有之；祖師肺腑，關內幽微，尚未窺見者更有之，所以悟後重疑，即此意也。古人云：「未悟以前，如喪考妣^ㄉ，大悟以後，更如喪考妣。」此皆破本參後，重起疑情，猛求上進。悟後用工，有兩條路：一條路到此，還依初路前進，即最初用工之路，此是大人工夫。若悟後修行，只是修而無修，無修而修，可稱「保任」工夫；此為不住而住之見地。

若求真住，必須真行，至更進一重門戶。真行不行，真住不住，至此祖師所設的關鍵，將難關住。

然大悟以後之大疑者，更如初學，還加猛烈！不求悟、不求迷、不成佛、不度生，心參、意亦參、識亦參；世也參、身也參、心也參；精進也參、懈怠也參；戒也參、不戒也參；定也參、亂也參；愚也參、慧也參；昏也參、妄也參；夢也參、醒也參；此名悟後大參，大參即重疑也。有重疑工夫，定必將開重關，為重悟行人，深入堂奧。

根大者斯非我事，雖然生死可了，輪迴可停，不肯自棄，自棄則善住矣。當要奮勇猛進，到不疑之地，可到重關，誠不在遠。直待深工精密，人法雙忘，聖凡迴別，緩緩直透重關。宗門三關，只言行處，不言見處；見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並非我不言，又莫疑我無言，到此，方知。

透牢關

參禪人，到此重關後，萬不可離初步工夫，千萬要緊，類如最初用腳行路，非輪船，非火車，用腳行到鎮江地頭，此喻破本參也。力小者，住下盤桓幾日，或就此住下，此是過祖師關人行處；力大者，此處諒非到家消息，即捨前行，途中無荆棘瓦石，平坦大路，此喻破本參後，毫無阻滯；放手大行，又至南京，範圍較廣，眼界寬闊，在此想住之人多數。思維至再，前途有路，盡量進行，此行更勝於前。

咦！佛本一乘法，方便而說三；宗本一法悟，方便說三關，因根器優劣故也。然此三關，初參「念佛是誰」，奮勇猛追，直破牢關，有由初參「念佛是誰」直達重關，後久苦修，亦破牢關。復初參禪，行不精銳，力不更奮，加力勉強過祖師關。大力者，如象過河，一腳到底；中力者，如

鹿過河，半在水下，半在水上；小力者，如兔過河，全浮水上。

假若盡是上根參禪，一齊擁到末後牢關，一時打破，出牢關去。出牢關生涯，直任諸佛一切經教，祖師典章，菩薩度生事業，最上無比之法界、虛空界、實際界、真如界、涅槃界，任何一切佛聖境界，一超直上，過無不及。類如一切諸佛眾生，未出虛空一步，牢關正在虛空外，出虛空，即出牢關。

足可以虛空為關，誰個能出此關？只有參禪人，不勞寸步，能出此關無疑？閱者問曰：「正義未見說明，非也。」一關未言正義，況三關乎！

悟後重修

參禪人，雖過祖師關，根大者為大悟，根小者為小悟。心離塵境，道不虛行；生來死去皆知，「念佛是誰」能會，生死能伏不能空，業障可以消，亦可不造；愛欲嗔忿，應當空寂。人之覺念稍疏，境遇過重，有時能伏，有時不能伏者，因未斷命根故也。

破重關者，類如虛空是大關，身是小關；不但出「世關」，當可出「身關」。世關為當面關、為生死關、為祖師關。今出身關者，為破重關。

重關後之行處者，人忘、法忘，心空、境空，視生死如水中月，看浮世如岸上花，日無昏妄，夜絕夢思，縱睡有覺，如朗月在，存為福慧本，報盡成諸佛身。（●毗盧—法身）

雖然，佛即因中佛，非妙覺後之果頭佛也；為不立語言文字，直指明心見性，立地成佛。此佛至破牢關後，以悟為身，名為「法身」，悟時同未悟，生後與生前，以理融事，無聖無凡；以事融理，佛生俱顯。捨培「法身」之福，忙修慧命之慧，理事俱辭，自他己利，大步清淨毗盧之頂註超出一真法界之門。自此，隱而佛體，顯而佛用，隱顯雙非，體用並寂。

此最後牢關起修者「見色是色，聞聲是聲，見山還是山，見水仍是水」，行居坐臥，無須這個！有了這個，有了那個，大智如愚，吃飯穿衣忘是我；大才若魯，屙屎放尿竟忘誰。修悟後之心，培生前之福，集法身之慧，大哉乎也！至哉斯人！請看出牢關人，修行態度，與我異否？若異，好向腳下檢點看。

悟後自休

參禪人，務要發心真切，用心精細，一悟即徹！大根器人，並無三關

兩關；根小者，非三關不可，否則儻侗真如，顛預佛性，大非細事，任何有悟處之人，先須上體佛慈，下度眾生，必念我等正參禪時，諸佛心心護念，龍天刻刻照拂，想早開悟，幫救眾生。不料，無仁心者，一經悟道，快入山林，水邊林下謀生，深谷窮崖休養。上負佛祖大慈，下滅度生大悲，甘作敗種，自肯焦芽；嘯虎身中取膽，龍吟頂上奪珠；住法性身，絕後有念，雖有神通，眾生不聞不見，獨居化域，諸佛常恥、常呵，漸出三界之家，久住有餘之地，最初因厭喧學道，終將取有餘涅槃^註盡始全終，難出二乘窩臼。（◎有餘涅槃——斷盡煩惱障，尚餘欲界五欲之身為所依）

厭人、厭世，高超界外安居；其與他人一也，其與他心一也，其與他悟亦一也。「因」在人間離世，「果」中豈可度生？大勸參禪人，萬莫厭喧取靜！厭喧者，即是嫌世間鬧熱；取靜者，即是最愁勞、怕動。行人正用心時，做到工夫益動，益得力；厭動要做成喜動，厭喧要做成欣喧；此之行人，為大乘根！為佛愛子，為法親兒。

但初發心參禪辦道，只顧深追，不顧一切，任女色坐我身上，一面工夫得力，一面愍她最苦，將她比我父母，由是惡動之心不可得，世俗之心

更不可得！任好音聲在我耳邊，一面提緊工夫，一面急收視聽，將此音聲比諸佛聲，由是厭喧之心不可得，取靜之心更不可得，久之堅持，不稍鬆懈，習慣成熟，快哉慶也！二乘種子將滅，菩薩佛種生芽，諸佛生歡喜，龍天降吉祥，捨小向大，並無別法，只是依教而行可也！

悟後度人

參禪人，至開小悟，加緊用工，開大悟後，不以自身為我身，要以眾生為我身；眾生苦，我身苦；同住一苦，不知何為「我」苦，更不知何為人苦。

今雖發明心地，開大圓悟——我身出世間，我心出世間，我離苦世界，知道眾生苦，快要辦到他樂我苦，決定我苦長苦，他樂永樂；想個甚麼特別辦法，能令眾生父母出苦長樂呢？

每聞外道有「五能五不能」，佛有「七能三不能」，三不能者：眾生無緣，度脫不能；眾生定業，欲轉不能；眾生邊際，欲數不能。此三不能者，難了諸佛，苦了眾生！

妙樹百計無能，千思無法，擬將眾生一度即空，不但眾生不可得，眾

生住處還要度了。想起一個我人做不到的辦法，告示諸人，若能做到，大家同做；若做不到，我一人在苦海中，陪伴眾生做做看。甚麼辦法？塵世生中，發心出家，受佛聖戒，專門參禪，至大悟後，廣修六度，勤行萬行，難忍能忍，難行能行；至心發願，由眾生始，至成佛終，為十方世界人灰孫子；要我眼睛，趕快取眼睛；要我心肝，急忙取心肝；全身俱捨，直有一根頭髮，總要捨掉，還要捨心上一切煩惱無明，瞋愛喜怒，痛癢饑渴，若有一毫世界念頭，急忙捨淨；成就十方眾生父母，供養眾生未來諸佛。

我有心願，得自性通，住眾生心上，每一眾生，若動善念，或做善事，我許他做；若動惡念，急代他止，一切眾生父母，人人修善；若人作惡，即令惡人心上止惡。十方眾生，無一惡者，漸至上善，可成諸佛。

開叢林

參禪人，發明心地後，自既能利，必設法利人。利人之法甚多，最大之利，莫如開叢林，建道場。何以故？佛出世後，開給孤獨園、尸陀林、闍窟山、靈鷲山，及諸山等各大叢林，乃十方祖師降臨之地，一切賢聖雲

集之地；有龍天捍衛，伽藍守護，度人之廣，容人之眾，守法之嚴，安居之久，較任何法門，高無再上。佛既如是，吾亦如是；正是代佛宣揚，助佛行化。

既建叢林，必依古法，古法有二；一、古法者，佛居世間，弘法之所，度生之處，悉為叢林。二、唐代以還，馬祖開叢林，百丈立清規，如大冶爐，如陶家器。陶佛模，出佛相。鑄祖模，出祖相；好模型，出好貨；壞模型，出壞貨。林下主人參禪，一寺人參禪；主人念佛，一切人念佛；主人做經懺，一切人做經懺；主人破戒，一切人破戒，主人持戒，一切人持戒；主人犯叢林法，一切人犯規矩；主人守叢林法，一切人守規矩。

最關重要者，先得其地，次得其人；有地與人，則成宏法基礎。正宏大法，必賴大人，有此大人，宏此大法，是名大人宏法基礎。

何為大法？盡各人力量思惟，看誰大？誰為大法？思之！又思之！世間最大，莫過於心；心能包虛空，心能含大地；心大莫如悟心之法大，是名最大！

最大之法，即參禪正法；有參禪之地，居參禪之人，行參禪之法，方

許大人住大叢林，宏大法化。能將此叢林，徧立大地，盡人安居，普學大法，則真開叢林，真叢林主人，真宏大法。願僧如是，俗亦如是，方稱我心。

正法久住

參禪人，當思「法」既救我，仍須救人；必以救我之法救人，可不負立法之人，亦不違大法之意。

此利人之法，非世間法可比擬。何以故？學世間法，只能成世間；此法不但成世間，還要度世間。何為度世間？要知：人人有心，人人有法。問曰：「我不知我有甚麼心？何為有法？」答曰：「你可走路否？你可說話否？你可吃飯否？你可交遊否？」問者曰：「這是我做的，安不上是甚麼心法。」答曰：「你睡覺時，為何不做？死時為何不做？睡覺也有我！死時屍擺地上也有我！為何不說話？」等云。

問者被這一答，如吞一口冷水，眼睛直翻，頭上忙抓，不便再問，就想弄別的話來遮蓋，真可憐愍者！日用而不知也。

滿世間人，只知有我，不知有心！故六道四生，轉何能盡？佛出世間

，為眾生苦，不「了」自「心」，故立大法，以救人心。

大法雖住叢林，叢林亦非久住！大法之地，欲得久住，必住禪人心中；心能參禪，即是大法。

一人參禪，大法住一人心中；十人參禪，大法住十人心中；盡我界人參禪，大法住我界人心中；滿世界人參禪，大法住滿世界人心中。此法與心同，心與法同，人必有心，心必有法；人果無心，當無此法！

正法久住，今始發明久住之處，何以故？世間最久，莫如人之心久；世間最正，莫如人之心正。世間能壞，人之心不能壞，法亦如是；世間能空，人之心不能空，法更如是。故正法之久，當有久住之地，地即人之心地是也。

宏大法之人，大須自審，能將自身善惡習氣除清，自心真妄習垢滌淨，行則儀形如神，居則如釘木椿，坐則如鐘，臥則如弓，始有宏大法樣子。否則大須仔細。

護正法眼藏

參禪人，悟法宏法，萬不可兼宏他法。

他法，是世間法，從人間地，至非非想天，皆稱世間；或此世間，與彼世間，亦稱世間；**悟心者出世間，未悟心者即世間。**

類如參禪帶持諸咒，直使咒無靈驗，禪亦難通，一腳踏兩船，終須失腳落水；落水即空過也。有念佛行半支香，參禪坐半支香者，念佛將熟，心能歸一，忽被一禪打失，佛終不能成團；參禪心切，念可精純，未忘一句彌陀，真疑終未成片。有坐參禪，行念佛者；有行參禪，睡持咒者；有用參禪求兩者，有用參禪求晴者，有用參禪還願者，有用參禪求福慧者，終非正眼利人，亦非正眼行道。**我佛大法，以「明心」為主體，以「專門」為正行。**（◎箒—同「帚」◎條—通「滌」：洗）

如周利槃陀伽尊者，生來無賴，出家不識一字，不識一事，世無一識者。佛教他念條「條箒」二字為工夫，該尊者記「條」忘「箒」，記「箒」忘「條」，久抱一句「條箒」「箒條」，不三年，成大阿羅漢。

要知：心是「亂」的，法是「一」的，欲得「一心」，必用「一法」，「一法」久持，其心漸漸轉亂而定，任用何法，必須專門，持久耐長；身可以終，法不可忘；心可以遷，法不可移；能將定法，治此亂心，亂心

久必依法而定。由是參「念佛是誰」悟心，念阿彌陀佛亦能悟心、持咒能悟心、看經亦能悟心。

不過，悟心之法，有間接、有直接。直接者——在心追心，故悟心易。間接者——在境追心，或在他法追心，悟心稍難；難易兩頭，更在專門與否？一心否？一法否？多心否？多法否？利鈍與否？由此辨別，人能行這一法，終身不行他法，不生別念者，誠利根人！若行這一法，行三年、五載，再行那一法，生那一心者，一生行若干法，終不得法！行人只知恨佛法，並無一人怪自己，痛哉！

發廣大心

參禪人，能開大悟，當發大心。大心者何？類如發願度人，必發度盡十方眾生願，斯為大心。

又念眾生苦，發菩提心，但度人不能揀擇親冤彼此！男度、女亦度，人度、畜亦度。如何度法呢？

一見老幼男女，即流淚心思曰：「你是我過去父母，將來一定成佛。」即拭淚心禮。

又見牛馬鳥獸，即含悲哭曰：「你造何業，受此報身？我是你兒，你是我父，我如何孝你？怎樣同聲講話？」嘆息畢，即痛發大願：「願你早歸人道，我好說法救你！」收淚而止。

復見大地山河，磚石草木，泥巴瓦片，即默念：「你住此類作麼？古有頑石聽法，木人哭訴，你何人也？我何人也？等我成佛有日，汝等悉聽我法音，盡受我法化！」念畢即止。

有兩人打架者扯開，無力扯者勸開；有人落水者，即設法救起，並不是直向水中救溺，此輩名為「呆」菩薩心。先顧自己，再顧他人，方成兩得。有小孩挨上人打者，即抱孩頭，自與打之；有人要手指者，與之；有人要腦髓者，與之；有人要褲子者，與之；有人要你幫挑擔子者，代挑之；此為大心救世，苦心度人。

又有人勸我破戒根、戒體者，不准！彼強為者，砍頭示之；有人請我幫他做強盜者，不准！有人請我陪人吃酒者，不准！菩薩道准行，破一切戒不准行；強我行者，寧砍我頭可，破一切戒，萬不可。實由末世行人，心雖廣大，「行」未堅持，大意慈悲，不擇「能」「否」；一日，忽忘聖

戒，度人反成害人；守戒之人，忽犯大戒！

又大心者，不感凡夫果，不修二乘因，此大心，名真大心！其庶乎盡也。（◎三千威儀——比丘²⁵⁰戒，各四威儀，再配三世〔一說：三聚戒〕◎八萬細行——三千威儀各身三、口四，再配貪、瞋、癡、等分〔第235頁〕）

十界因果淺錄 卷三（◎四威儀——行、住、坐、臥）

蓋夫性海湛澄，純清絕點；非廣非狹，非淺非深。視之莫窮其極，履之莫踏其邊；千佛無能究其源，眾聖不能曉其量。遠之則虛空大地，草木叢林，四聖六凡，而不出其外；近之則動轉施為，揚眉瞬目，語默沉掉，亦不外其中。顯之則十方剎塵而周徧，隱之則一毫端許而難收。即理，越乎佛祖之先；即事，等乎含靈之類。在染，而六道輪迴長往；在淨，而一真法界無遺。（◎身三——殺盜淫◎口四——妄言、綺語、兩舌、惡口）

逮乎！理、事之相雙收，何諸佛、眾生可有？染、淨之緣俱泯，何涅槃、生死可存？是海也，蕩蕩乎，汪洋無際，巍巍乎，浩渺難量，楞嚴經云：「覺海性澄源，圓澄覺元妙，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忘」。

悲乎！生所既立，照性已忘，偶爾境風鼓動，識浪滔天，不覺變成業

海。苦海之名既立，性海之號莫存。雖言海名別立而濕性無殊。無殊之性昭然，故爾相間非遠。（◎五時—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法華涅槃）

苦海者，以昇沉為義，及三界二十五有註總該六道四生之極；而死此生彼，頭出頭沒，由是張名也。且性海，即未動念以前之心；苦海，即動念之後之心；始由一念之差，故有悟、迷之別；悟之者，寂光長往；迷之者，六道長浸。（◎八教—化儀四教、化法四教◎亙古—最古之時候）

今言久沉諸趣不返之流，皆各有所執事業，各有進行方向，各有安居處所；由此愛纏苦縛，戀繫難捨，久泊此岸，無有出期。遂感覺皇垂世，大展化權，法演五時八教註機被九界三乘；如是化緣既竟，跡示雙林，將入滅時，阿難啓問，白云：「世尊在世，大眾以佛為師；如來滅後，大眾以何為師？」世尊囑云：「我滅度後，汝等以波羅提木叉為師。」

波羅提木叉者—華言「戒」，然「戒」之一字，乃諸佛證道之本源，菩薩行道之根本，眾生成佛之種子。且戒之體貌，大而無邊，廣而無極；豎之則周窮三際，橫之則徧滿十方，亙亙古今而不增註彌染淨而不減，非色空可觀，非方圓所及，在諸佛而不生，在眾生而不滅，非來非去，不降不

昇。持此戒者，則性海之源復本；破此戒者，則苦海之岸長登，由是以四生而為體，以六道而為家。在昇者，為樂繩所捆；在墜者，為苦火所然。在苦樂相間者，又被情關所閉；審細思之，不覺淚下。

嗟夫！澆離^{以世}之世，聖賢隱而不作；樹目擊心酸，不時常嘆，自恨胸襟垢重，法藏失學，道德荒涼，百無一進；撫心自揣，回慮思維，己眼尚屬如盲，何敢謬涉他事？睹世寒心，情出無奈，欲舒臆見，大挽頹風者，必須竭乾苦海，塞滿愛河；勦滅^{以世}生死橋樑，掘斷輪迴路徑；擊破虛空粉碎，踏翻大地平沉；直使人人登淨白之地，各各樂正覺之天。如此可滿菩薩大願，方暢諸佛本懷。（◎化法四教—教導的教理，分藏、通、別、圓）

今則研窮聖凡本末，深探法界根源，莫不由一「戒」字，展轉從生。何以「破戒者，則地獄、餓鬼、畜生，三法界已成；持戒者，則佛、菩薩、緣覺、聲聞、天上、人間、修羅，七法界已就」？六凡同戒，有持犯之殊；四聖秉戒，有定慧之別；如是，則聖凡羅列，法界攸分，其戒之功能，大莫比矣！（◎化儀四教—教導眾生方式，分頓、漸、秘密、不定）

茲乃宏舉戒綱，廣陳因果，料簡迷悟前途，以曉造修進退。然此述章

義，多採大藏部中，刪繁取要。窺時人，厭多取少，喜淺惡深；略則事義不周，廣則文繁難贅；由是錄者，解深談而編淺讀，從粗句以合常言，用備同志，行則攜囊，居則置案，時時檢看，足可策發圓根，剪除惡習，庶使法門昌盛，戒度重輝。（◎然——同「燃」）

而此篇之本末，全宗實相，以持戒為進修，以究心為實行，以大悲為日用，以大願為主持。其中，大小乘之戒等持，頓漸之法俱備，如國王御兵，保衛四門，賊盜凶寇，自不得入，如日月中，有悲願防護其心，破戒之心自不起也。三科者——一大悲，二大願，三實行。

十章者——一地獄，二餓鬼，三畜生，四修羅，五人道，六天道，七聲聞，八緣覺，九菩薩，十佛道，即此十界，我等日月中，晝夜六時，念念之中，皆不出此，故一念善因，即上七法界果攝，一念惡因，即下三法界果收，因屬正報之心，果感依報之境。

先明修因者，乃持犯縛解，善惡之心是；後論果報者，乃苦樂久近，地土大小，壽命長短之境是。因果無虛，依正不謬。能如是信，思之審之，依之行之，發明本有，洞徹虛無，了心、境於空華，視正依於水月，大

步毗盧之頂，常遊華藏_下之門；色身與法身不二，極苦與極樂無殊，如是，莫不由持戒之功，用彰實行之本，而期成也。

一、大悲者——謂悲能拔苦，慈能慰樂，舉悲則慈不廢，因輪迴苦樂兩途故也。當知自性，本無生滅，由一念不覺，故有身形；既有身形，必先明出身之本。（◎四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

然身本者，乃父母造化而成，父有撫養之恩，母有生育之德。古德云：「脫四生骨殼_註如須彌之高。」一骨皆一父母所生，骨既無數，父母豈能量也？如是，當知：大地眾生，蠢動含靈，皆是我生身父母。

梵網經云：「佛言：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眾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

從上佛祖，尚將一切眾生作自己父母，而我等豈能違佛本意，故體佛祖之大悲，愍念一切眾生，及蚊蟲虱蚤，皆是我父母。既是我父母，應當孝養，應當恭敬，即捨錢財、衣服、飲食、湯藥、頭目手足，盡身供養，略為報恩。

欲報深恩者，必須精修道業，日夜忘疲，心開意解，即行度脫，是真報恩。（◎餒——同「餵」◎勅——同「敕」◎俱——同「具」）

然先廣運悲心者，如世尊往昔因中，為凡夫時，割肉餒鷹^{ㄉㄨ}捨身飼虎。又流水長者子，尋藥治病，說法濟魚，後魚命終，脫生天上。無不從悲心流出，度苦眾生。蓋未成佛道，先結人緣。其義云何？然凡夫地中，最初發心，為眾生苦，故求佛道，直至捨身命、財法施，以期成佛之法化。且世尊三祇劫內，大千界中，行六度道，無一芥子許，不是如來捨身命處。已成佛時，如雲籠月，未有一眾生，不受其法化也。

如悲心未及者，佛在世時，有一小國，佛欲往化，即領眾趣之。其彼國人，盡皆不顧，即回本處。觀其因緣，唯目犍連，彼堪受化。爾時勅目連去^註彼一見之，踴躍歡喜，盡皆皈服。於時大眾，請佛決疑。佛言：「過去世中，目連為貧夫時，山中斫柴，見窠胡蜂甚多無數，即時悲畏兼俱^註從無心中，稱一聲南無佛，眾蜂聞已，即時命終，脫生彼國，盡為人道，堪受汝化。」

由是觀之，不運悲心，不念眾苦，直至成佛，不能受化！尚且一切眾

生，是我父母，亦是未來諸佛，理當孝養，理當恭敬，微細思之，義必明矣。（◎安樂世界——又稱：極樂世界）

二、大願者——世出世間，「願」為前導。梵網經云：「佛言：若佛子，應當發一切願，孝順父母、師僧，願得好師、同學、善知識。」

欲期成佛，非願莫到；欲度眾生，非願莫成。故安樂世界，阿彌陀佛，乃十方諸佛同聲讚嘆曰：「十方三世佛，阿彌陀第一，九品度眾生，威德無窮極。」

至言阿彌陀佛第一者何？乃四十八願，超過諸佛之上，故稱第一，四十八願之因既超，依正二報之果自勝。

地藏王菩薩發願云：「眾生度盡，方證菩提」，眾生未必能度盡。「地獄不空，誓不成佛」，地獄一時未必能空。有此願盡、願空之大願，歷劫長熏，久之，自有能空、能盡之願，具足圓滿。

又普賢菩薩十種大願，盡云：「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此大願，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大願者，乃「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

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又：「自性眾生誓願度，自性煩惱誓願斷，自性法門誓願學，自性佛道誓願成。」斯乃諸佛菩薩所發之願，故名大願。

近有諸方上座，見人發願者，即言：「犯妄語戒」，又云：「發狂願」，如此之言，將出於口，斯人墮阿鼻無救，何以？譬如有人溺於水中，其自見之，無救拔之心，他人發心救溺，即出言阻擋，不許救之。於此罪過，能否受報，祈自思之！然諸佛菩薩，在因地中，為凡夫時，為眾生苦，發無窮大願，我何人也，誠不自欺！當知大地眾生，及一切物命，深溺苦淵，受諸痛苦，無有出期，我等豈可奄奄度日，將來同為他類，甘心受之？必須立冲天志，踴躍奮迅，不顧危亡。念眾生苦，發廣大願，不厭苦土，不求樂邦，恆順眾生，逐類隨形，同塵接物，痛念一切眾生，如孝順父母；憐愍一切物命，如敬事諸佛，如此念念相續，無有間斷，眾生不盡，不出輪迴，如是方名大願。

三、實行者——有二：一、行惡實行；二、止惡實行。

行惡實行，謂日用中，身口七支，所犯禁戒，不自覺知，只圖適意，後墮惡道，亦不覺知，甘受痛苦。

止惡實行，即研究自心，所破聖戒，皆由自心，發於身口，因身口意，三業互動，一切惡事方成，欲止身、口不造，必先制心不生。今特發明「止惡實行」，及制心方法，略用「三觀」，可能制心不動、止惡不作，能救諸佛一切大戒，能行諸佛無上正道。

其一觀者，當知六道眾生，是我生身父母，亦是未來諸佛。既是父母，何有殺盜淫妄之心可起？少有念生，即同殺父母，與七逆之惡業無異。既是未來諸佛，益加孝養恭敬，何有破戒損他之心可生？少有念起，即同出佛身血，與七逆之重罪豈別？由是觀之，則破戒之心自息，惡業之事不成，必須時時防護其心也。

其二觀者，即自四大幻身，與虛空大地，草木叢林，一切無情，皆是諸佛菩薩之先身，故梵網經云：「一切地水，是吾故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又云：「觀三界微塵等色，是吾故身，」既自身與虛空大地，一切無情，皆是諸佛先身，能如是觀察，何戒不持？何身不淨？豈有殺盜淫妄，而損害諸佛先身？又豈有弄陰失精，觸摩彼身，而毀壞自己戒體？謹將此文，本末一貫，撫心思之，效力自生矣。

其三觀者，研究這破戒之心根源，即跏趺端坐，澄思靜慮，因何有此心發動，究是先有外境，而後生此心？究是先內有此心，而後緣外境者？究是觸境生心，而一時俱動者？切須審其此心，未動以前，其心有何相貌？正動此心，其心是何形狀？正起念動身，與彼交業時，審此心有何所取？及結業後，復研此心，藏於何處？因何發動？若能返覆思惟研究，翻來覆去，年深月久，窮其根源，了不可得。若能如是追究，一切聖戒等持，三途種子永斷，止觀禪那俱備，戒定慧等全修。（◎返一通「反」）

若不依此三觀行者，古德云：「善念將生，天堂已就；惡心纔動，地獄早成。」豈不信歟？又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然唯心唯識之殊，不出當人現前一念，而此一念，從無始來，貪染惡習，念念潤生，歷加濃厚。相愛，如乾柴投火；相瞋，如惡虎攙羊，不期然而自然也。

今用三觀之法，救戒窮心，無戒不持，無心不淨，由犯而持，從縛而脫；先空其境，後研其心；根塵識界，了無沾滯，諸佛聖戒已自持矣。

凡破戒時有四種事，成就惡業，云何為四？一因，二緣，三法，四業。何者為因？

一、殺「因」者——從無始來，所有行殺之業，蘊集識田，惡水滋生，至今受身，其前殺業，於此識心忽時發動，或緣內心，所現之業而殺心動；即動時，前所行殺之影相，一一發現於心中，故名殺因。

殺「緣」者——緣屬外境，或見彼人與我，前有仇對而殺心動；或見彼人輕我、毀我及欲取我所重，而殺心動；或見一切作務事跡，似行殺之模樣而殺心動；或聽歌唱行殺之言詞而殺心動；其中一一皆助行殺之惡緣。

殺「法」者——欲行殺時，或用刀磨快，或用箭上弓，或用棍棒、拳腳、瓦石，或用傷身計謀，此一一皆是行殺之方法。

殺「業」者——謂見殺時命根未斷，可通懺悔；若氣絕身死，殺業已成。但殺業有三——自殺，即「身」殺。二教他殺，即「口」殺。三見殺隨喜，即「意」殺。身口意俱殺，故名三途大業，若有逆犯，受阿鼻苦，一大劫方出。（◎攙——搶、刺）

今用三觀制止，殺心起時，必先制心，若制身口，則快刀棍棒在手，何能休歇？故難制止。制心不起，而緣、法、業三種惡事，一時頓息。

今言殺心者，非斷彼命為殺，及至瞋心忿怒，惡罵交手，悉名殺心。

殺念起時，趕快用觀察止息，念言大地眾生，盡是我父母，乃至蚊蟲虱蚤，亦是未來諸佛；父母歷生以來，生我、養我，反遭我殺。一切物命，即未來諸佛，返遭我殺而且食！由此之念，放在心中，時刻觀想，或三遍、五遍，以惡念休歇為止。

若不能止，急忙在佛菩薩形像前，發露懺悔，若無佛像，即快一心念佛，或一心持咒，少有休息，即安禪靜坐，研究惡心從何處起？微細審詳，搜尋精研，窮到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外不見有世界，內不見有身根，中不見有惡心；年深月久，忽然「㊦」地一聲，管取驚天動地，方知惡念來由。

若不發悟，即有偈頌，終日行持，漸次降伏。偈云：

**大地眾生，是我父母；一切畜命，未來諸佛。
克苦究心，不辭勞倦；發明真性，即當度脫。**

謹將此偈，早晨將起時，衣服穿好，正心端坐，觀念此偈三遍；即三時喫飯畢，碗筷將放下，澄心靜慮，默念此偈三遍；至晚養息安睡時，誠心懇意，靜默此偈三遍；至盡形壽，如是行持，不得暫時忘廢，可保成佛。

種子深植矣！

後盜、淫、妄、酒，兼一切戒，恐有毀犯，悉依此法及偈頌，終日行持，不宜暫廢。

二、盜「因」者——乃無始來，所行偷盜、私取之業，蘊集識田，貪水滋潤，迄今受身，其偷念不時發現，或因自心思忖，有缺乏什物而偷心動，即動偷念時，無量劫來，所行偷之影相，俱時發現於心中，故名盜因。

盜「緣」者——亦屬外緣，或見彼物，甚可悅心而偷心起；或饑渴所逼而偷心起，或無人處，取無人知而偷心起，或聽行偷言詞，及看行偷書籍，而偷心起；此一一皆是助偷心之緣。

盜「法」者——即行盜之方法，或翻牆用梯，掘洞開鑿；或明強姦盜，及黑夜作貓，或將自鄙物，放彼物屏處，後詐惡強取，或順手隨帶，此一一乃行盜之法。

盜「業」者——正行盜時，所愛之物，盡行竊取，若被捉交還，所犯盜罪，可通懺悔；若取彼物，急行變賣，或自受用者，盜業已成。

盜業亦三：自盜，即「身」盜。教他盜，即「口」盜。見盜隨喜，即

「意」盜。

由身口意俱盜，故直入三途，若有逆盜，受阿鼻一大劫，此界壞時，轉寄他方世界，阿鼻地獄中，苦盡方出。

今用三觀，制止其心，則緣、法、業，自不復生。

正起盜心，即言：所偷一切，皆是現在父母受用之物，亦是未來諸佛應用之物，我豈敢偷父母？盜諸佛之重物？正是犯上之罪，我豈為之？寧忍饑渴而死，化如灰塵，不犯此大罪。（◎娼—女）

隨時研究此盜心，從何處發起？必須深探源底，窮徹極微；尋覓盜心，起處不可得，久之參究，自性發明，此業盜種子，不復再生矣！

三、淫「因」者—無量劫來，行淫之事，納識田中，愛水潤生，今受身形，前作淫業，時時惡發，或內心緣行淫之境，而淫心動，正動時，一切行淫之影相，俱時發現於心中，故名淫因。

淫「緣」者—或見彼容顏媚_左媚_右，花言令色，而淫心動；或見彼人，前與我交過淫色，兩相情愛而淫心動，或聽歌唱，行淫言詞而淫心動；或見女人，或聽女聲，或見女字，或見女人衣服紅綠，女身所著一切物件，而

淫心動，此一正是助發淫緣。

淫「法」者——欲行淫時，作行淫之方法；或屏處，或黑暗處，或畏犯戒，或恐人知，於中略明行淫之法。

淫「業」者——即兩相交淫之時，如未相觸而止者，可通懺悔；若觸沾彼，一胡麻子之多，淫業已成。

淫業有三：自淫，即「身」淫。教他人淫，即「口」淫，見淫色隨喜，即「心」淫。

有此三淫，故受三途苦報，若有逆犯，受阿鼻一大劫，此界壞時，寄至他方阿鼻中。

今用三觀先制其心，而緣、法、業，三大惡事，自不能成。

若正起淫心，急端坐觀察，世間大小，僧俗男女，盡是我生身父母，亦是未來諸佛，豈敢毀傷父母？何敢欺輕諸佛？如是逆惡，豈不開眼入阿鼻？寧臥熱鐵炮身而死，不犯此違天大惡。

研究淫心，起於何處？的審的觀，窮其極極，思其思思，轉窮轉深，轉思轉極；久之，不暫忘廢，以窮明淫根為限。如是行持，忽然疑團打破

，方知此事來由；少有不慎，只圖一時快樂，不顧萬劫痛苦，豈不畏哉？

四、妄語「因」者——無量劫來，造虛妄因，故感四大幻身之果；然修因不實，受果非真故也。妄語者，凡出言不實，皆由內心不真。即不見言見，見言不見，未得言得，未證言證，此大惡妄言，出於唇口，皆由虛妄惡習，現於心中，故名妄語因。

妄語「緣」者——或見彼人，妄言大悟，實圖彼利，自妄語生；或乃巧媚令色，華彩之語，或乖巧軟言詐騙之說，於中一一助發妄語之緣。

妄語「法」者——或用誠實至言而莊飾，或艷曲情詞而蓋羞，或導欲增悲，而蔽起暗傷，或柔軟言詞，而深藏惡習，此一一助妄語之法。

妄語「業」者——如人兩相諍訟，交手打拍，暗言受打之非，即至打後，向言打者之非，或言：我已證如來道。若用權巧悲心利物，不在此限；若虛作妄為，定入三途；其有逆犯，受阿鼻一大劫，極苦罪畢方出。

今用三觀，制止其心，而緣、法、業，了沒交涉。

妄心起時，急言：父有撫養之恩，母有生育之德，他父母與我父母，同一體性；又未來諸佛，即是現在諸佛，妄心敢起？若起妄語，正是毀傷

父母，哄騙諸佛，寧將此身，化如泥土，不犯此無邊大罪。即研妄言為何故有？為從口出？為從心生？若從口說，死人亦有口；若從心生，死人亦有心；既非心口，何人說出？

當知：一言出口，能送人犯王難、受刀刑、壞名譽、下地獄、破家產、傷人命，皆在這一言中。即今決定，要把這講話之人，淘汰出來，一日不明，一日參；一年不明，一年參；終身不明，至命盡後更不放捨，發願來生要明此事。如此堅固行去，自有天旋地轉，一旦受用也。

五、飲酒「因」者——多生以來，貪飲酒習，蘊集識藏，至稟身形，飲酒之習隨時發動，或心緣前，飲酒滋味，思念莫忘；其飲念生，而無量飲酒之習，盡發現於心中，是名飲酒因。

飲酒「緣」者——或見他人飲酒動心，或人同邀飲酒生心，或見彼人手著酒器，或聞酒氣而自生心，或聽飲酒，言詞歌唱而忽生心，此一一助發飲酒之緣。

飲酒「法」者——或取醋瓶當酒瓶，恐防人知，或壺盛、缸裝，或畏人譏，匿屏處飲，或袖籠酒瓶，外現空手，或自貪酒，妄言醫病，此即飲酒

之法。(◎五無間——時無間、形無間、受苦無間、趣果無間、命無間)

飲酒「業」者——欲飲酒時，或與共飲，或一人飲，或赴筵席，或尋酒店。若真有病，聽醫為引，即白眾飲，可通懺悔。而實貪心任意飲酒者，極惡重罪，過前四戒，何以故？殺、盜、淫，造身業。妄語，造口業。唯酒，造意業。

若人飲酒，意識昏顛，無一聖戒不破，無一惡事不行。由先起惑於心意，而後發業於身、口故也。如下阿鼻，雖具五無間罪[◎]苦壽一大劫。

人不飲酒，心自明淨，身口業清，則萬牛挽不入阿鼻矣。何以故？酒是往阿鼻大路，殺、盜、淫、妄，是阿鼻火具。若不行其路，則無所趣，由惑不起，而業不造故也。

今用三觀，先制其心，而緣、法、業，三種惡事，自不起矣。

若飲酒心起，急快作觀，念言：吃大糞，飲小尿，尚污身口於一時；若唇沾酒一滴，其身直下阿鼻，身體焦爛，叫苦連天，受無窮苦，有何出期？如是思維，大生慚愧，立大誓願，若再飲酒者，其心惑亂，損他人即是害我生身父母，傷畜命即是害未來諸佛，豈敢飲之？

須研此心，廢寢忘飧，痛哭流涕，如死了父母一般，不顧危亡，念念審察，搜尋討問；不得明白，更加參究；更參究，更不明白；更不明白，更要參。如此結成一團，打成一片，疑團不破，誓不放參，盡此一生行去，自有發明時節矣！

然三觀理趣，作止惡、制心之用。能依次用，不違毫末，即是持菩薩心地戒；若有違犯，罪過彌天。何以故？前犯根本大戒及一切戒，皆由不知自、他之理，今既發明，六道眾生是我父母，亦是未來諸佛，以至蚊蟲虱蚤，微蟻蛆蟲，虱中蠛子，悉有父母所生處，諸佛所化處。

大智度論：「佛言，我前亦曾為大惡人，為最小蟲。」諸佛誠言，豈敢不信。

近有等人，言虱子吃肉，蚊子咬人，臭蟲用洋油灌漑，虱蟻用指甲傷生，蚊子用手一拍，跳蚤入口齒釘。悲乎！痛哉，情慘傷心，殺父母不容活命，害諸佛惡意不休；妄言用工，甚打閑叉；本擬了脫生死，誰知反遭阿鼻！

從此已知自、他理趣，少不依行，明知故犯，前無知犯，其罪可懺，

其獄可出；若知故犯，其惡無邊，其獄無出。即手摸胸膛，微細詳審，自有深理流出；若粗浮莽蕩，逞性胡為，亦自思之。

十章者

第一修地獄因——但此文意，乃從惡至善，從世至出世，若看此書，於自心理，少有違犯，即生大慚愧，發大誓願，悔過自責，誓不再犯，斯即無咎。（◎羯磨——於懺悔、結界有關戒律行事之場合，行生善滅惡之法）

若看此書，磕著痛處，即便之乎也者，口中婆婆呵呵，疑水泛漲，是非風生，即將此書，置於蔽閣，埋目低頭而冷去，虧心負意卻難為；如是，更加多看，反覆尋思，於中雖有病跡，亦有藥方，依病下藥，病即除矣。

我等日用中，現前一念修地獄因者，即弑父、弑母、弑和尚、破羯磨轉法輪僧^註出佛身血、破和合僧、污淨僧尼——此七逆罪，又殺生、偷盜、淫欲、妄言、綺語、兩舌、惡口、貪、瞋、癡，此十惡罪，及飲酒，行凶，誹謗大乘，輕慢正法，並非道行淫。（◎羯磨——業、事、辦事）

非道者——或淫唇口，或淫大便處，或淫畜牲。被淫者——向持淨戒，忽被強迫，如針刺骨，懊悔無已，可無大過。若甘願作，受阿鼻罪，大苦一

劫。行此淫者，與七逆同罪。（◎便利—排泄）

如此大惡，若不悔改，直至命終，現地獄相，惡眼長翻，舉手揮空，便利不通^註身常臭穢，兩眼赤紅。或見惡相，口不能言，呻吟叫喚，手捏死拳，身硬如鐵。氣斷如石下水，一直到底，入阿鼻獄。

阿鼻地獄，在火輪上，往下第八，至底一處，其城高三萬零五百由旬，縱廣亦等，火銅火鐵所成，獄中有鐵床，闊一萬里，一人亦滿，多人亦滿。有五種無間：一向果無間，即捨身生彼處。二苦無間。三時無間。四命無間。五形無間。（◎時無間：指歷劫受罪，無時間歇。◎形無間：指此地獄縱廣八萬由旬〔限量〕，一切有情於中受苦，其身形亦廣八萬由旬，徧滿此獄。一人亦滿，多人亦滿，無有間隙。◎受苦無間：諸有情於劍樹刀山、罪器叉棒、確磨鋸鑿及挫斫鑊湯等，備受諸苦，無有歇息。◎趣果無間：不問男子女人、老幼貴賤及天龍鬼神，罪業所感，悉同受之。◎命無間：若墮此獄，從初入時，至百千萬劫，一日一夜，萬死萬生，求一念間暫住不得，除非業盡，方得受生。）

罪人至此，卒鬼即將罪人，身皮剝下，掛在樹上，或纏獄主身上，

即拖火車，少慢，獄卒用火叉刺背，叫苦連天，無暫時安。壽命乃非非想天，八萬大劫，此獄為一日夜，如是經一大劫方出。若犯七逆，當受二大劫；此界壞時，轉寄他方阿鼻獄中，罪畢至十六小地獄；後至寒冰八大地獄，壽命以二十斛芝麻，過百年除一粒，除盡；又至第二寒冰，以四十斛芝麻，過二百年除一粒，除盡。如是展轉至第八獄，罪畢方出。又復生黑暗處，八千萬歲，目無所見，受大蟲身，宛轉腹行，狼狐牽食。後生畜中，五千萬歲，受鳥獸形。後生人中，盲聾瘖啞，癱殘百病，貧窮下賤，經五百世。後生餓鬼中，或生人中，遇善知識，及菩薩呵責，自願改悔，稱南無佛，承佛恩力，尋即命終，生四天處，悔過自責，發菩提心，

我等日用中，現前一念，世人則橫行，僧人則橫犯。雖有持戒之名，實一切戒盡毀，自不覺知；縱知不改，常起惡心，呵風罵雨，打罵父母或謗師僧；及寺廟僧房，佛像經典各處，私行淫惡、不淨等習；或酒肉葷腥，放在佛前；或對日月三光，強行淫事；及佛菩薩形像前，塔廟幢邊，大小便利；或兩相讎對，即起惡心，致害彼命；或行惡不止，破戒回俗。由此惡業，不肯改悔，命終生大炎熱地獄。此地獄者，在阿鼻上，其城高廣

二萬二千由旬^註銅鐵所成。

罪人至此，獄卒將罪人置大火坑，用火叉貫之，火中燒炙，身肉焦爛；壽命減阿鼻一半，出至十六小地獄。一一經受大苦，後至寒冰大地獄，罪畢乃出，復得人身。（◎由旬——說：四十里◎癡——脊背彎曲）

我等日用中，現前一念，專習惡務，不貴戒修。謗一切戒，毀貞破節，開齋破戒，及食一切魚肉生命，蔥韭大蒜蕎頭^註或教人吃，見吃隨喜；佛像經典，賣給使用；偷僧伽物，破壞叢林，攪散好人，盜賣寺產，或手過酒器與人，或談彼過惡，刁唆是非，喜看外典，不守寺規，私勾壞人，冒犯執事；自行大惡，隱匿不肯白眾懺悔，反毀他人。如是惡業，不肯改悔，命終生炎熱地獄。此地獄者，在大炎熱上，其城高廣一萬六千由旬，銅鐵所成^註（◎三光——日、月、星◎鐵——同「鐵」◎蕎頭——小蒜）

罪人到此，獄卒將罪人置鐵城上，或火炭中，或火樓上，火鍋中，其身赤體燒煮焦爛；壽命他化天，一萬六千歲，此獄為一日夜，比人間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俱胝，一俱胝約百億。出到十六小地獄，再至寒冰諸獄中，罪畢，後得人身。

我等日用中，現前一念，殺、盜、淫、妄等戒，其名雖持，而實一切戒盡犯！或淫心頓發，或欲火逼身，竟難止伏；或睡或坐、或立或行，即用自手，觸捋小便，或心觀想前行淫樣，弄精失出，貪圖適意；或見年幼僧俗男女，即用身手，觸彼身分，或握手生歡，身耽淫業；或外現威儀，弊專淫惡，或與僧尼及女士等通致往來，心耽淫色；或與俗人結拜干親，或僧房屋，安居女眷，及養雞犬；或將三寶衣服財物，私取俗家混用；或專看淫戲，喜造淫書。如此極惡重罪，若不悔改，命終生大叫喚地獄。此地獄者，在炎熱上，其城高廣八千由旬，銅鐵所成。（◎干—通「乾」）

罪人至此，獄卒將罪人放油鍋中，或火鏃_{ㄉㄨㄛˋ}上_{ㄉㄨㄛˋ}返覆燒煮，遂大叫喚，久受苦已。壽命化樂天八千歲，此地獄為一日夜；比人間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俱胝年，方出。至十六小地獄，一一受苦，復至寒冰諸大地獄；罪畢，生餓鬼、畜生中；後出，復得人身。（◎鏃—燒器）

我等日用中，現前一念，不專佛法，不修戒定；精學世業，應赴經懺，自恃己能，瞋他醜惡；作佛事時，心無誠意，葷口念誦；身染色欲，復學卜卦、算命、書符、煉咒、吹歌彈擲；彼人行道，自造惡業，反生障

礙，辱罵誹謗；又僧房知眾，不善通塞，不識機宜，曲彼道人，心生退墮，令趨惡緣，屈學異業，至使空過，道業無成。於此過咎，罪報彼身，若不改悔，直至命終，生叫喚地獄。此地獄者，在大叫喚地獄上，其城高廣四千由旬，生鐵鑄成。（◎鑊—鍋子◎碁—同「棋」◎毗尼—戒律）

罪人至此，獄卒將罪人，一手捉頭，一手捉腳，擲火鑊中或火鏃上，通身爛瀉，呼號叫喚，久受苦已。壽命兜率天四千歲，此地獄為一日夜；比人間十二萬九千六百俱胝年，方出。至十六小地獄，後至寒冰諸獄，罪畢，生畜生、餓鬼，後生飛禽中，出已，後得人身。

我等日用中，現前一念，不習毗尼不專禪教，逞性胡為，貪圖適意；愛重衣服，好喜鮮色，絲綢羊皮，鵝鴨羽毛，以稱好服；賭錢下碁拭牌擲骰，遊街看戲，香粉肥皂，牙刷牙粉，內身俗服，及吸香煙、黃煙，喜看俗典；彼人持戒，坐禪看經，即言裝模作樣，不生恭敬，不與隨學；一身行惡，一口邪言，意專淫怒，強奪道人行李衣裝，致傷彼命。見有改悔典籍，即生褻瀆瞋畏，一向情存粗惡，深藏下墮惡習，不聽人勸；或通軍往來，毀言僧過。如此極惡，若不改悔，命終生眾合地獄。此地獄者，

在叫喚地獄上，其城純鐵所成，高廣二千由旬。

罪人至此，獄卒即推兩山合壓，骨肉糜爛；或鐵象踏身，或鐵杵搗身，大石壓身，膿血流地，眾苦齊至，久受苦已。壽命夜摩天二千歲，此獄中為一日夜；比人間六萬四千八百俱胝年，方出。至十六小地獄，復至寒冰諸獄，罪畢，後得人身。

我等日用中，現前一念，以持戒為名，不通律義；因果不明，不審罪福；偷懶蔽安，常貪睡眠；不依律制，或打傷蚊虱，或睡看佛經，或口吹佛燈，或腳對佛睡，及背佛坐、背佛睡，或不吉祥睡；運動作為，不依毗尼，搭衣開具，敬香上水，一切所行，不用偈咒；或將施主供養三寶錢財飲食，私蓄歸囊；或佛形像，欣厭好歹，好即禮拜燒香，歹即置之不敬，或用經書衣具，枕頭墊腳；或有行腳僧至，不肯結緣；或有病僧不盡心看，及不肯看病，嫌污怕穢，令病加重；或立行不堅，誓言斷習，不過數日，依舊惡習無所不為；或彼法師，文義精通，而實有德，自恃我慢，不往聽習，反加毀辱；及加誹謗諸善知識，喜談國家興衰等事。於此惡習，不急改悔，命終生黑繩地獄，此地獄者，在眾合地獄上，其城高廣，一千由

旬，生鐵所成。（◎阿闍黎——軌範師）

罪人至此，獄卒將罪人，用熱鐵繩，纏捆其身，鐵斧砍碎，鐵鋸分身；風吹其繩，歷烙其身，皮骨焦爛，痛苦萬端，久受苦已。壽命_{久々}忉利天一千歲，此獄中一日夜；比人間三萬六千四百俱胝年，方出，至十六小地獄，復至寒冰諸獄，出生畜生中；罪畢乃出，後得人身。

我等日用中，現前一念，不持戒律，不學正法，不近善知識，不信因果；四威儀中，毫無嚴肅，心口所犯，一切大戒，自不覺知，被人指明，自不承認；習學外道，九煉還丹，三花聚頂，反輕佛法，托跡僧形，專行俗業；或不守僧規，主事擯_之罰，自不甘服，即罵詈毀_之謗，私行讎害；或與俗人爭訟打罵；或有和尚、阿闍黎_註善知識經過，不起身，合掌禮拜，誠迎敬送及坐無次第；或慳吝不捨，反加毀辱；或瞋心不肯悔過，或不捨財物，供養眾善知識；或畜殺具及刀鎗炮箭，或放火燒山及販賣良人奴婢、棺材板木，盛_之死之具；或僻說法師講義，或恃勢乞求，仗官形勢，燒手割肉，惡求財物；或見死不救，亦教他人不救。

或見有販賣佛菩薩形像，及賣經律卷，兼比丘四眾等，不行救贖；或

暫離菩提心，不喜持戒，言持戒是小乘；或不發大願，度苦眾生，不發大願，斷諸惡習；或不供養佛法僧三寶，及不化非眾生；或破壞一切法門，及假他勢，輕欺正法，破滅僧倫，似報舊冤。如是種種惡業，不急改悔，命終生等活大地獄。此地獄者，在黑繩地獄上，其城高廣五百由旬，純鐵鑄成。

罪人至此，獄卒將罪人送到刀山劍樹中，即時手生鐵爪，遞相瞋挖，身肉墮地；又手執刀劍，互相砍剝，身碎在地；死已，業風吹活，或獄卒唱「生」！或罪人自想：「我今活已」，活已復死，久受苦已。壽命四天，王天五百歲，比人間一萬六千二百俱胝年，方出，至十六小地獄，歷受苦已，復至寒冰諸地獄，出生餓鬼，後生畜生，經無數劫，一切飛禽走獸，及蛆蟲虱蚤，蚊蟲螞蟻，無不展轉投生。罪畢後得人身，六根不具，百病纏身，再造惡業，又入三途痛苦也。

此八大獄，在南瞻部洲地下四千里，至等活地獄，直至阿鼻，如斛子形，上小下大，其大小獄，共有一百三十六處，每獄有四門，一門外有四獄，故每大獄，有十六小獄，其名曰一斤斧，二豺狼，三劍樹，四寒冰，

五黑砂，六沸尿，七鐵釘，八焦渴，九饑餓，十銅鑊，十一多鑊，十二石磨，十三膿血，十四量火，十五灰河，十六鐵丸。其獄有三等，上等即此八大獄；中等即寒冰八大獄，在鐵圍山外，無日月三光，殺風吹體，冷水分身；下等在荒山曠野，水邊塚間，亦名邊地獄。

凡獄有四處，一、八大獄。二、十八大獄。三、三十六獄。四、一百零八獄。皆人所造之業不同，有自他共造，有各根各造，有單復二造。如人單犯根本大戒，及一切戒等持，又一切戒盡犯，根本戒不毀；又本末一切戒盡犯。因能造之業有輕重，而所感之獄有不同故也。

佛在世時，調達毀佛謗法，生陷地獄，琉璃大王，強殺釋種數萬，佛言：「此人，當墮地獄。」琉璃大王聞之，即念言：「佛言無妄。」

大生畏懼，時渡船至海中，言：「大海中心無地，可免此患。」不覺海水潮涸，地出水面，即時地裂，生身陷下，直入阿鼻。

古有年少沙彌，私取常住華鬘，生陷地獄。寶蓮香比丘尼，淫心過度，言：「殺、盜戒，當違佛戒；淫欲不殺、不盜，應得無罪。」言未畢，即從女根，猛火陡發，徧體燒燃，生陷地獄。善星比丘，妄言一切法空，

生陷地獄。

生陷地獄者，罪人腳踩之地面，忽然裂開數百丈，其人就此血肉之身，即時沉墜！

阿鼻大獄，在此南洲，八大地獄，最下一獄是也。既生陷時，舉世皆知，在近眾生，無一不見。噫，可不畏歟？

前八獄名相，出法界安立圖，及四教儀集註。其現生中，犯罪名相，依沙彌律、四分戒本、梵網律藏、阿含諸經略出。而十惡中，一一罪相，申明各彙，以期樂閱者，擊目知歸，方知作何因，受何果。因果昭彰，直使可尋出世階梯也。

第二修餓鬼因——我等日用中，現前一念，持戒有虧，慳貪不捨；凡有乞求，一錢一針一草，乃至求法，不為說一句、半句，不肯布施，更加毀辱，惡意不休，惡心忿起，惡口傷人，欺誑哄騙；茶飯餘積，傾潑在地，恣用常住，米麵油醬，糖薑鹽醋，不加愛惜；有患饑渴冷凍之人，不肯布施，好貪美味飲食。若不改悔，臨命終時，好舐其脣，身熱如火；常患饑渴，好說飲食，張口不合；貪戀財物，命卒難斷，開眼而去，此人定入餓

鬼道中。(●鍼—針●癭—云在頸上的瘤)

生餓鬼道者，其有兩處：一、住人間；二、住餓鬼界。餓鬼世界，在閻浮提下五百由旬，長廣三萬六千由旬，受苦無量，口吐火燄，頭如泰山，頸似針鋒；行住坐臥，吼聲如雷；見清冷水，強食腹中，化成猛火，更倍燒身，即阿難定中見者是。

人中餓鬼者，如大夜中，或黑暗處，或空房久無人居，或廁處，或盛痰涎之處，皆餓鬼藏身尋食之所。世人常有見者，或黑小團影，見人即藏；或有高大身，來求水食者。每有見之：如有患頭疼、驚駭，種種異病，皆此鬼所使；即燒紙錢、潑水飯，其觸食除饑，彼病急癒矣。

其有福德餓鬼者，或為廟神、山神、土地、樹神、河神，或有閑居花木、樹下，大樹林中；無德者，居不淨處。餓鬼界中，共有三種九類。

三種者：一、多財，二、少財，三、無財。九類者：一、得棄，二、得失，三、勢力，四、鍼口註五、臭毛，六、大癭云七、炬口，八、針喉，九、臭口，皆盡餓鬼所屬。

第三修畜生因——我等日用中，現前一念，修畜生因者有三：一、飛禽

，二、走獸，三、水族。三種業因，果感三處。

一、飛禽因者——因身口意不清，雖行善事，與人爭勝；雖行布施，競分優劣，心不均平，惡クセ惡クセ喜善，由心凌虛，我慢增高；即拜佛拜經，愛惜衣袍，膝不至地，懸虛而拜；兼有希勝之事，好爭其前，或行住坐臥，欲強其先，其心常欲過人之上，苦惱眾生，心多瞋恚，即生心遭慢，愚毒盈滿。命欲終時，身染重病，如在雲霧之中，心神昏散；怕聞佛名，愛吃血肉，不受勸化，愛戀眷屬；蹠手足指，偏身流汗，出粗惡聲，口中咀沫註。此相現前，定入畜生道中。

生飛禽者，有二種：重為毛群，即為鵝、鴨、雞、鵠，輕為羽族，即一切空行。（●咀——含味、人之口水）

其最上者，大鵬金翅鳥，由瞋心、我慢，而生畜生中，由布施福德，為鳥中王。其鳥王宮殿莊嚴，在須彌山北，大海北岸，有大樹名居吒奢摩離，其樹本周七由旬，入地二十由旬，其身出高一百由旬，枝葉徧布五十由旬。樹東有卵生龍，及卵生金翅鳥宮殿，廣六百由旬，及南、北、西有胎、濕、化，四方各有生龍，生金翅鳥宮殿。其鳥王欲吃諸龍，即

飛往樹上，下觀大海，便以兩翅扇大海水，水即開一千六百由旬，即時銜取諸龍，隨意而食。四生龍等皆為鳥王飲食，唯有受三皈、六齋、八禁者註不能取食。鳥王行時，從此須彌稍閃一翅，至彼須彌，共一百零四萬二千一百二十四由旬，再有三翅四翅，不知其遠近也。其餘諸飛類，有從地獄出生者，有從畜生生此者，有從修羅生者，有人及天人投生也。

二、走獸因者——我等日用中，現前一念，或專殺畜命，及獵戶屠家，漁夫釣者；或淫心過度，不擇畜生，或愚痴無智，不明因果；或食畜生肉，或負債未還，或躲債逃身，或戲弄生靈。如是作為，命終即生諸走獸中。

走獸有兩種：一、家獸——即馬、牛、羊、犬、豬、貓、鼠、兔、象、駱駝、驢、騾。二、野獸——即豺、狼、虎、豹、麀註、麂註、麝註、麝註、獅、鹿、狐狸、野干、惡蟒、毒蛇、蜈蚣、蝮蠍及一切巨細諸蟲，或岩穴安身，土中為舍，泥裡為家，牆壁暫居，人身安住。（◎麀——獐◎麂——雄鹿）

凡家畜者，酬宿債以近人；野獸者，懷瞋畏而居蔽；居蟄戶者，聞雷聲而出舍，見霜降以歸家；居人身者，食血汗以營生，遇手刀而喪命。皆有一念之愚，致有改形之患也。（◎八禁——八關齋戒）

三、水族因者——我等日用中，現前一念，心多瞋恚，心曲不正，思念彎邪，刁滑諂媚；雖行布施，將瞋心惡眼，視彼受施人；最喜遊戲，口戲者，出言奇異，令人失正念；身戲者，及疏散放逸，淫戒不堅，常興爭鬥，誹謗三寶；或放火燒焚僧房，及城邑聚落，亡者棺木。如是大惡，命終生水族中。（◎鼈——大鱉◎鼉——豬婆龍◎蜃——蛤類的總稱）

水族者，有二種：一、諸海龍王，及諸龍等。二、水中魚、鱉、蝦、蟹、龜（註）、鼉（註）、蜃（註）、螺，一切水蟲，並及大小諸蟲等。

其中最尊者即一切龍王，須彌山北，大海水下，有娑伽龍王宮殿，縱廣八萬由旬，眾寶莊嚴，華嚴經云：「龍王宮有四寶珠，能生海中一切珍寶。一者日藏大寶，二者離潤大寶，三者火燄光大寶，四者盡無餘大寶。」有此四寶，故百川大江，流入海中，其海不盈不缺，其龍王太子，閻浮幢之宮殿，及大奮迅龍王等，八十億諸大龍王宮殿各別。

生龍中，有五種：一、蛇龍，二、蛟龍，三、魚龍，四、象龍，五、蝦蟆龍。

然龍有善龍、惡龍，善龍行雨，從四天下至他化天，風、雲、雷、電

，溫柔細綿，其諸眾生，心生愛慕。惡龍行雨，即起惡雲、惡風、惡雨，毒水散處，五穀弊惡，水食病苦，令人短命，今時俗言：「發人瘟」者是，皆由眾生業感故也。

其中，有最大龍者，難陀、跋難陀，二龍甚大，遶須彌山七匝，頭在山頂，尾在海中。阿修羅欲與忉利鬥，此龍即用尾打海水，雨至忉利，令帝釋得知。

業因者，由布施福德故，生龍王宮，由心曲不正，瞋心惡意者，生畜生中；其餘諸水族等，有從地獄生此，有從人道生此，有從天道生此；六道循環，所生不定。此二大龍，乃目犍連降伏，受三皈八齋戒，龍中上也。

第四、修修羅因——我等日用中，修修羅因者，現前一念，由貪瞋癡三種為本，雖行佛道，志力不堅，疑法不真，貪作功德，瞋恨善知識，戒行不清；因佛甚深妙行難行，是故捨之，專行世福；雖行好善，不具仁慈；行布施時，口常瞋怒，心懷忿恚，及施外道、邪見等人，名不淨施。供養破戒比丘，心多諂曲；好興鬥勝，專逞己能，揚人過惡。於此重習，若不改悔，命終生修羅道中。

阿修羅住處，在須彌山東，去千由旬，海下，有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國土，海水在上，風持如雲，縱廣八萬由旬。七重寶城及寶樹園苑等，宮城縱廣萬由旬；中有宮殿，縱廣千由旬。諸修羅宮，大小各各不同。須彌山南踊躍阿修羅王宮殿，山西奢婆羅阿修羅王宮殿，山北羅睺阿修羅王宮殿，國土寶樹人民，與東國同。

正法念處經云：「大海地下，天之怨敵，名阿修羅。」有二種：一、鬼道攝，魔身、鬼身，有神通力。二、畜生攝，住須彌側，在海地下八萬四千由旬，有四地。

第一地——二萬一千由旬，是羅睺阿修羅王住處。於欲界中，化身大小，隨意能作。其所住城，名曰光明，縱廣八千由旬。無量寶林，泉流浴池，壽五千歲，人間五百年，此處為一日一夜。

第二地——在一地下，二萬一千由旬，是勇健阿修羅王住處。縱廣一萬三千由旬，城名星鬘，壽六千歲，人間六百年，為一日一夜。

第三地——在二地下，二萬一千由旬，是華鬘阿修羅王住處，縱廣一萬三千由旬，城名舍毘羅，縱廣八千由旬，壽七千歲，人間七百年，為一日

一夜。

第四地——在三地下，二萬一千由旬，是毗摩質多羅王住處。廣博六萬由旬，城名舍毗羅，廣一萬三千由旬。壽八千歲，人間八百年，為一日一夜。

楞嚴有胎、卵、濕、化，四種修羅。修羅欲與天戰時，先遣惡龍，行惡風雨，壞南洲人百穀。法行善龍王，雲迎教誡，惡龍不聽，隨相鬥爭，雷火交戰。時人間行善之人多，則善龍得勝，惡龍敗退；修羅復使官兵來戰，時人間若行惡之人多，則修羅眾勝，龍眾敗走；乃勞空行夜叉，躡身飛空，上請天兵，戰勝，修羅敗退；小修羅王復出，又復合戰，天龍不勝，故請四大天王出，四部大兵而擊之，小修羅王兵將不勝，共請大阿修羅，其王忿怒，躡身起坐，大地震動。

難陀龍王，以尾打大海水，雨至忉利，帝釋見地動、雲擾，知修羅起亂侵境，即勅三十二天，入質多羅林，各環金剛甲冑註各持金剛刀劍，弓箭鉞叉，骨索器械等，悉皆備之。（◎環——穿）

其大修羅王，率領四國諸修羅兵眾，無數千萬，出大海水，各執器械

，升空而上，與四天王共戰，天王見彼勢重，即升須彌頂上，奏帝釋，帝釋即乘六牙白象，勅諸天王，召集天兵，從空而下。然修羅王兵，已到山脇，帝釋以善言誠諭，其王罵曰：「捉汝！縛汝！」帝釋聞已，即勅令發兵。（◎湧—同「涌」◎槩—矛）

日天子在前，放大光明，射修羅眼，其修羅王目盲不見天眾，乃以手遮日，令眾修羅鬥戰。於時二陣相合，最極雄猛；世間大戰，無過於此；王與王戰，官與官戰，軍與軍戰，龍與龍戰；乘大雲，擊大鼓，運大神力，其鬥不一；或執劍戟，或執矛槩（矛）或雷電霹靂，或宮殿刀輪；有取大石，有取大樹，有水鬥者，雨火鬥者，拳鬥者，叫鬥者，幻術鬥者；或雨箭及雨山石，或相擒相縛，相殺相傷！故損耳損目，及損手足等。天人身分，損已復生；修羅遭傷，手足墮落，不能復生，若頭落心傷則死；天人雖中流矢，穿身而過，過已還合，但覺痛觸，若頭落，腰斷亦死。

正此時，須彌搖動，大海沸湧（註）魚龍出沒，驚惶鼓舞；阿修羅現神通力，有五百頭、五百手，取大山三百由旬，走向天眾，天王以箭射山，碎如沙末；又取大山五百由旬，擲向帝釋；伊羅象王，以鼻取山，返擲修羅

，中胸身傾。天人唱言：「畜生，象王打汝，象王現身通力，化為千頭，口出火燄，化身無量，徧虛空界。」帝釋奮威，現身千頭千臂，執金剛杵，流金剛燄，化身無數，各乘象王，皆向修羅，震威驅逐。修羅王見帝釋神變，逼塞虛空，心生怖畏，攝諸軍旅，奔逃而下。三十二天及四天王，神兵億載，飛刃如落華，流矢如秋雨，共追修羅。

帝釋說慈心，令攝諸神兵，還復忉利，解甲胄，易天衣。帝釋陞殿，諸天王禮賀。帝釋說法，教誡諸天，勤修戒善，慎無放逸！諸天奉行，各還本宮。

伊羅象王，歡喜踴躍，鼻出二河，徧灑四洲，甘雨七日，百穀滋茂，亦還寶窟。

修羅被逐，躲入藕絲孔中，未逃脫者，盡皆喪命，而帝釋每向南洲禮拜，願佛子菩薩、比丘，專精道業。

一日，有空行夜叉，心中不服，言帝釋乃四洲三十二天之正主，為何向凡民禮拜，帝釋言：「南洲人，行惡者多，則修羅力勝，常起惡心，侵擾我境。行善者多，則我天增勝，善力堅強，壽命益增，則修羅自弱，由

是故也。」

修羅業因者，有布施福德故，有寶殿樓閣；有瞋恚鬥爭故，墮修羅中，每日常浸三苦，見美饌盛滿銀盆，至口中清泥滿腹；修羅亦翻無酒，欲取四洲花，放大海中，釀海水成酒，龍王力勝，久之不成，故瞋不吃，即云無酒；有天福，而無天德。由因不真，果遭紆曲也。

第五、修人道因——我等日用中，現前一念，修人道因者，唯人道乃十界之總窠，如大海為百川之本源，今則廣開善利，詳析正因。

當知盡虛空，徧法界，皆是真如法用。凡燒一香，禮一拜，單合掌，小低頭，無非性起功德；種極微小之因，結圓滿之大果；由因果俱實，故事理全真。

有問云：「既修人道，何以獨標僧界，不藉俗因？」答曰：「世間人道之類，俗多僧少，僧有俗出；舉僧因，而俗植全該；論俗因，而僧種斯植。」且在家菩薩，有已皈三寶，置之勿論；其未皈依者，舉世皆然，而欲令皈依佛法僧三寶者，恐信根不具，必須崇綱常而作皈依。

此皈依者何？孝順嚴父，即是皈依佛；孝順慈母，即是皈依法；孝順

伯叔兄弟，一切師長上人，即是皈依僧。

五戒者，以慈育物為仁，即是持不殺戒；以德推遷為義，即是持不盜戒；以進退合宜為禮，即是持不邪淫戒；以權奇超拔為智，即是持不妄語戒；以言無反覆為信，即是持不飲酒戒。

此三皈五戒俱備，無諸缺少，方成人道；若外揚五德，本在輕他，慢強好勝，判屬修羅；若此三皈五戒俱缺，定墮三途；若守三皈，堅持五戒，敬信佛法僧三寶，兼一切利世功德，定生六欲諸天；若兼禪悅，生四禪天；禪定專修，生四空天；若出家修行戒定慧，定入聖道；由是僧俗兩門，因果不異；昇沉脫縛，用在當人。（◎然一同「燃」）

今合論修人道因，兼修出家因者，略開二十種修門：一參學，二棄貪，三棄瞋，四棄癡，五棄慢，六棄睡，七禪宗，八教宗，九律宗，十蓮宗，十一多聞，十二懺悔，十三恭敬三寶，十四禮拜，十五供養，十六然指註十七作事，十八吃齋，十九唱誦，二十眾善。

一、參學者——略有三種：一上等，二中等，三下等。

上等者——痛念生死，為道心切即發心行腳，參名師、學正法，或往宗

教之門，或歸律淨之社，近善知識，為法忘軀，陸沉賤役，執爨爨負春春無片時厭倦，無一念退屈，朝參暮請，以悟為期；任打則躬其身，任罵則和其色，道眼不明，至死不退。如此誠為佛法樑材，人天模範，故上等也。

中等者——染衣稟戒，行腳參方，禮名山於四處，學規矩於各家；至若參方俱畢，學業精通，戒德無虧，四儀不缺；或為頭首，輔佐叢林；或處清修，相依大眾，則專其業而終其身，福慧雙修，自他俱利，斯中等也。

下等者——或居小廟，在上則富家，事繁生厭；居下則依教，規矩難挨；或賭錢欠債，或經懺難耐，或色欲纏身，或病延不遂，即擔行李之挑出外，擗擗參學之號遊方註住叢林者，討單既成，進居不久，或規矩緊，而難安身；或疾病生，而難隨眾，即假他緣告假，或蔽大眾溜單。出叢林者欲小廟，有經懺之難；出小廟欲叢林者，有規矩之畏；二俱離居，究無安身之地！百心不定，難為僧界之人。即賣衣鉢以資身，求廊簷而借住，久之，天霖不止，饑餓逼人，欲沿門乞化，人言討飯和尚；擬安身靜睡，又言光頭俗人；萬一難為，情出無奈。或蓄毛而無俗衣服之便，欲劫奪故有一「馬溜子」之稱，如斯情狀，其可悲哀。（◎擗——扶持◎爨——燒煮東西）

若免此患者，無論上、中、下，三等之人，出外參方，或高肩擔，或背架子，或大包袱，決定時刻隨帶，至死不離；亦好掛單歇店，過午餐齋，大凡出家學道之人，切須安住叢林，相依大眾，近善知識，修出世因。

妙法蓮華經云：「佛曾親近千百萬億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上道法，勇猛精進，名稱普聞。」又云：「善知識者，是大因緣。所謂令得見佛，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華嚴經云：「譬如暗中寶，無燈不可見。佛法無人說，雖智不能了。」又云：「不要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珍寶，惟願樂聞一句未聞之佛法。」又云：「雖知諸法不由他悟，而常尊敬諸善知識。」起信論云：「又諸佛法，有因有緣，因緣具足，乃得成辦，如木中火性，是火正因，不假方便，能自燒木，無有是處。眾生亦爾，雖有正因，薰習之力，若不遇諸佛、菩薩、善知識等，以之為緣，能自斷煩惱，入涅槃者，則無是處。」法句經云：「如裹香之紙，繫魚之索。佛語比丘：夫物本淨，皆由因緣，以興罪福。」近賢明，則道義隆；友愚暗，則禍殃集。

譬如紙索，近香則香，近魚則臭。漸染翫習，各不自覺。頌曰：「鄙夫染人，如近臭物，漸迷習非，不覺成惡。賢夫染人，如近香熏，進智習

善，行成芳潔。」楞嚴經云：「佛告阿難，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業種自然，如惡又聚。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生死，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

是知初心，須親道友，以辨邪正，方契真修。及至實悟之時，唯證無師，自然之智，決定不從人得，（◎煮—同「煮」◎烟—同「煙」）

二、棄貪者—略有三種：一貪心，二貪身，三貪物。

貪心者—乃至禪定，智慧解脫，一切聖道心法。宗下言：「法身不住。」教中言：「白淨識。」則貪心所不及矣。

貪身者—衣服、飲食、睡眠、淫欲，無病安逸，牙刷牙粉、黃烟香烟，鼻烟大烟、高廣大床、金銀玉器、嚴飾周身，及香皂香油塗身；騎騾馬，坐車轎，斯即貪身。（◎惡又聚—多數、眾多）

貪物者—名聞利養，恭敬讚嘆；房屋田產，徒子眷屬。破戒之人，貪一切極惡之事，更多更喜。（◎三毒—貪、瞋、癡）

凡一切所愛，悉名為貪，前一種之貪心，不在此限；後身、物，二貪

即名心貪。若此二大貪不除者，定受三途地獄之報。

今除此貪，切須持戒。持戒之法，略有二種：一頓持，二漸持。

頓持者——當知沙彌所戒，十種大過；比丘所戒，二百五十條大惡；菩薩所戒，十種、四十八輕大罪；皆不出身口七支所造，身口不出貪瞋癡三毒所發，三毒不出一心所使。今則持一心戒，則三毒全消；三毒消，而身口七支清淨；身口清淨，則一切惡業不生；惡業不生，則諸佛一切聖戒等持，故名頓持。（◎四棄——比丘犯殺盜淫妄之四波羅夷罪，永棄佛門之外）

漸持者——先從身口七支持戒，而身口所犯，即沙彌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戒，兼持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持一戒，去一惡；持十戒，去十惡；一切戒盡持，一切惡去盡。若少一戒不持清，此一惡即是三途種子；久之自有發生根莖也。若一切戒堅持冰潔，則身口自淨；身口淨，則三毒休；三毒休，而一心頓現；一心現，而一切戒悉皆清淨，故名漸持。

楞嚴經云：「先持聲聞，四棄八棄。執身不動。後行菩薩清淨律儀，執心不起。」且戒「心不起」者，如宗下參深禪。持此一法，究此一心，即至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外不見有世界，內不見有根身，中不見有識心。

。如此，身尚不有，何塵可染？根塵既遣，何戒不持？雖然如是，不問悟與未悟，二六時中念念研窮，終身不懈，方可名持心戒。少有一念緣於染境，而菩薩心地聖戒，悉皆毀盡。

近時有等上人者，言：「枝末小戒，可不必持，持之有礙用心，一個話頭就是。」而此之言將出口唇，諸佛眼淚，已滴膝下！至爾龍天發怒，鬼神生瞋。於斯之人，定生無救也。何以故？諸佛禁戒之枝末，尚無力持，豈能持菩薩心地大戒？然自不持，又教他不持，兼有謗戒，其大惡無過如是，發此言者，請自思之。（◎八棄——比丘尼之八波羅夷罪）

三、棄瞋者——瞋有三種：一非理瞋，二順理瞋，三諍論瞋。

非理瞋者——如有逆境現前，不用思惟，惡心陡起，或罵或打。類如：鄰近忽然失手，將汝衣墮地，泥灰塗污。或取其物，忽觸汝身。或人談論，即自疑曰：「這又是講我的。」少有逆境，便瞋火起，或口罵詈，或報私讎。不問是的、非的，就是一盤托出。至心火暫息，忽回頭覺想：「哦！那一件事，脾氣發錯了。」等到你曉得錯了，早已遲了。如人欲殺害讎人，誤將無讎人殺死，近身細看「咦！殺錯了。」等到你看時言錯，頭早

已落地也。

順理瞋者——行一切事，如我多做，他少做，他反輕我，說我做少。如派公、分財物等件，我得少，他得多，即瞋心惡發，罵言：「混帳！還了得，世間沒有這個道理，我這個『理』，天下人總說不過。」身力強者，或拳打；身體弱者，或口罵。打之不勝，罵之不休；或稟公人，或經官事，或分疆列界，或妄記讎心。如毘沙王，因兵不勝，起一瞋心，誓言：「我為地獄閻王，教你難逃我手。」由是瞋心，敵報先讎。悲乎！感報每日溶銅灌口，兼多苦受，瞋心報仇者，可不慎歟！

諍論瞋者——或有相契，辯問義理者，或共相博審玄義者，或談古閒論者，或有問難，所答不相宜者，如其中間若有義理不通，或言詞不妙，或不合彼意，一言半句之下，即起鬥爭。先用義爭，後用瞋爭，至於口罵相爭；極至於拳打腳踢鬥爭，痛哉！鬥爭堅固日增也！何能轉之？由不了自他同一佛性，與十方諸佛、諸祖、諸大菩薩，同一心知，同一眼見，同一鼻孔出氣，同一舌頭說話；至於含靈，盡同一體。如此，何鬥爭之有？

當知，「瞋」是失佛法根本，墮惡道根源，法樂之怨家，善心之大賊

，種種惡口之府藏。是故，行者於坐禪時，瞋念數起，即思惟：某人現在惱我及惱我親，讚嘆我冤；思惟過去未來亦如是，是為九惱，故生瞋恨，瞋恨故生怨，以怨心故，便起惱心害他；如是瞋念覆心，故名毒蓋，當急棄之，無令增長，如釋提婆那，以偈問佛：

何物殺安樂？何物殺無憂？何物毒之根？吞滅一切善。

佛以偈答曰：

殺瞋則安樂 殺瞋則無憂 瞋為毒之根 瞋滅一切善。

有此瞋心，即是修羅宮殿，餓鬼咽喉，刀山之血肉，阿鼻之火具。華嚴經云：「一念瞋心起，八萬障門開。」又言：「瞋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又言：「一念瞋火起，燒盡萬重山。」古德云：「瞋是心中火，能燒功德林，欲行菩薩道，忍辱護瞋心。」若此瞋惡不除，定受三途餓鬼之報；欲除瞋毒，切須習定。

當知：心是火，境是柴，如地上有火，決定有柴，欲添柴，則火更大；欲滅火，必先去柴。柴去則火自息，習定者亦然。

當知：已有瞋火，定有境柴；欲添境柴，則心火更大。若滅心火，須

去境柴；境柴去，則心火自息。故柴去火除，清涼徧地；心空境寂，智日光輝。

然瞋除，貪、癡盡除；一了，一切俱了，欲了瞋心，不習禪定，無有是處！

四、棄癡者——癡以暗昧不明為義；背覺合塵，妄生執取，於諸前境，虛偽不實，迷而不知，以為真有，故名為癡。

即指現今行事之中，譬如欲住禪堂，又無衣單，必須先去趕幾年經懺，有了衣單，再住禪堂；另有，正住禪堂，衣資不足，欲出找錢，再來久住；又有無多衣單，不敢久住禪堂；如是俱屬愚癡，何以故？儒云：「君子謀道不謀食。」又云：「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又云：「道人三常不足，正好行道。」三常者——謂食不足、衣不足、睡不足，是也。

修禪定時，自起障礙，即言：「我的根基不足，業障又重，病痛纏身。」或工夫不進，或路途不清，恐為空過，即改業；或念佛，或朝山，或當行單，或住小廟，或習聽講，或學經懺；如此者，盡屬愚癡，何以故？乃棄無生而修有漏，捨圓種而習漸修。用工時，不死心塌地用去；或在經

典上安排比譬，誰是誰非；或專見他人過惡，或見某善知識見地真不真；或有他事請到，恨言瞎打閑叉。殊不知：念念之中，全是忙他，無一為己，而尚不知己之為誰？皆大愚癡。

或這家過夏，不能用工，那家過冬，頂好用工。古人云：「萬法本閑，唯人自鬧。」由心不鬧，而境自閑矣！豈論彼此好歹也？古德云：「高掛鉢囊，以悟為期。」若不如此，大屬愚癡。

或有安住一年一期，及半期三、五天，即逃出者，起無端大誹謗：「哎呀！茶飯又苦，規矩又緊，善知識講的話，不如我講的話。一天到晚，全是吃得飽飽，睡得好好，真是空過光陰！又見堂中諸多弊病，實不願住。」如此之人，但願諸君會見，生大憐愍，勸慰引導，令生善信，何以故？此人謗佛法僧，滅正法輪，兼自斷善根，亦令他人斷善根，由斯過惡，定入阿鼻。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是也。

或有願住禪堂，心生畏懼，耳聽惡人之言：「叢林如牢獄一般，從朝至暮，全是吃苦。」聞者益加害怕，至爾挂單過午^註不敢近其邊際。悲乎！苦哉！障道因緣，無可治也。（◎挂——同「掛」）

殊不知禪堂，或教、律、淨處，主事者行菩薩道，立望人人成佛作祖；以道德仁義接人，以慈悲喜捨為眾，愛護勝若同胞，照料情同手足；雖然一棒一喝，皆是為法、為人。我等無始劫來，順心適意，故生死不了；今受惡辣鉗椎，剪除慣習，策發明心，實萬劫難逢，莫大因緣，必須耐煩忍苦，切莫因規矩緊而生退屈；亦莫因茶飯歹，或坡事多而生退屈；又莫因執事不會調眾，及善知識有道、無道，而生退屈。又莫因堂中，眼見、耳聞諸多弊病，而生退屈；亦莫因堂中人眾多少，或少單資，而生退屈；只拿一個鐵石心腸，眼如瞎，耳如聾，從朝至暮，將閻王老子要命的一件事，放在心頭，寧可住禪堂守道而死，不可出禪堂退道而生。慎之！慎之！

茲單評論，堂中弊病多端者，近時每每將住禪堂，見有微小過端，即生厭離，兼之誹謗；究未舉眼大觀，休足怪也。何以故？世出世間，凡一切事，皆有是非優劣，世間優劣，置之勿論；言我界中，學道之流，根基有遲疾，習氣有淺深；故在道者，身心寂然；習厚者，諸多陋劣；而凡聖交參是也！豈但人道中如是？及天上有福者；五欲自娛；無福者，一切不足。饑時，即下人間，見桑樹有棗，慌忙摘而食之，忽有人見之問曰：「

汝何人也？」彼答曰：「我非人，乃欲界中，薄福天人也。」直至有頂註難逃優劣。（◎有頂——說：阿迦尼吒天◎止——定◎觀——慧）

又一、二、三、四果羅漢中，見思斷多者註則習氣可少；斷少者，則習氣益重；斷盡者，見其斷少之人，如堂中所見眾弊不異。如是觀之，羅漢中豈免優劣也？

又，菩薩位中，權位菩薩，即是大心凡夫；實行位中，理度全修，可無優劣乎？且出世上聖，尚不免乎優劣，而具縛凡夫，豈能逃乎習氣？然任心從意，亦有堂中法度，並加知識誠言，如是棒喝交馳，敢容餘習安在？切宜審之。

然此科，獨標禪宗事跡。其義云何？皆由禪定，而生智慧；因智慧以破愚癡故也。（◎見惑——迷於三世的道理◎思惑——迷於現在的事象）

於此大癡不除，定受三途畜生之報，今若除癡，切須修慧；慧即悟心，癡即迷心，又，心即光明，迷即黑暗，由黑暗蓋覆光明，故名為癡。然除癡之法，或看話頭，或參公案，或修止觀註最貴乎以悟方休；若未悟不參，徒勞心力耳。

古德云：「悟後更如喪考妣。」即悟後，更要重疑，自有倒斷也，如鑽木取火，火未出，萬不能歇鑽，若歇鑽，依舊是木，必須以火出為限。何故？由火出，方能燒木，木投火而化，修慧必以明心為限，由心明而破黑暗，明出而暗即消也。

近有修禪之士，已到門頭戶口者，已至光影門頭者，已有承虛接響者，已有一知半解者，已有發悟而不修者，已有苦修而不悟者，已有認賊為子者，此等皆屬歇鑽之咎。大丈夫漢，豈願坐井觀天，尤可忍乎？

五、棄慢者——略有三種：一我慢，二增上慢，三卑劣慢。

言我慢者——凡一切事，皆由我能，再無他人。如人言：某人有道德，有才能。我即言那人不好，或習氣又重，或眼眶又大，說彼諸多短處，即漸漸引他自己分中，異常之好，超過一切。或自己實有能為，見他不如我者，即現輕慢意，或說挖苦話，或做刻薄事，種種羞他，令他面紅失色，難乎為情，縮頭滯腳，兼之手無處可放也。或自實無才能，詐現會手，見彼高超我者，即將彼之短處，記取搜出，令眾得知，總教他不如我，其實自真不如人，於此者，良可愧也。

增上慢者——如菩薩行六度萬行，及與人穿針，或手拈失飯，即輕言：「事六度，乃小見之人所修。」或善知識講一切話，行一切事，其中，有逆行順化，抑揚顯密，即慢言：「虧你在諸方當善知識，行出事，說出話，總不如我。」或有淺言平實，當機應用之書，自不看，亦教他不看，即慢言：「此書，我也能作。」或有供給道人，衣服湯藥等件，即慢言：「此人有多少不好，不要與他。」略明增上慢之大意也。

卑劣慢者——亦屬我慢，乃用心中，失正受所得也。楞嚴經云：「善男子，見色陰消，受陰明白，自謂已足。忽有無端大我慢起，如是乃至慢與過慢，及慢過慢，或增上慢，或卑劣慢，一時俱發心中，尚輕十方如來，何況下位聲聞緣覺？此名見勝自救。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腑，不禮塔廟，摧毀經像，謂檀越言：此是金銅，或是土木，經是樹葉，或是氈華^{毘舍}。肉身真常，不自恭敬，卻崇土木，實為顛倒。其深信者，從其毀碎，埋棄地中，疑誤眾生，入無間獄，失於正受，當從淪墜。」（◎氈——揉毛成片）

欲除此慢，必以孝順、恭敬治之：見一切人，如生身父母孝順，亦如

十方諸佛恭敬。所作一切事，捨己從人，克己復禮，惡事向自己，好事與他人；寧自忍苦，令他受樂。若輕他，如輕多生父母；若慢他，如慢十方諸佛。如此念念習學，可免此咎，若忽略不慎，佛言當從淪墜，豈有妄哉？寄語慢師，留心此段。（◎五情—眼耳鼻舌身能生情識，而謂之）

六、棄睡者—內心昏暗名為睡，五情暗蔽^①放恣支節，委臥睡熟名為眠，能破今生後世，實樂法心，及後世生天，及涅槃樂；如此睡眠，最為不善，何以故？諸餘蓋情，覺故可除，唯睡眠如死，無可覺識。以不覺故，難可滅除。如佛菩薩，訶睡眠弟子偈曰：

汝起勿抱臭屍臥，種種不淨假名人，如得重病箭入體，諸苦痛集安可眠？
如人被縛將去殺，災害垂至安可眠？劫賊不滅害未除，如共毒蛇一室居。
亦如臨陣兩刃間，爾時云何安可眠？眠為大眠無所見，日月欺誑奪人明。
以眠覆心無所見，如是大失安可眠？

譬喻經云：「有一比丘，飽食入室，閉房靜眠，愛身快樂。卻後七日，其命將終，佛愍傷之，告比丘言：『汝舍衛佛時，曾得出家，不念經戒，飽食卻眠，命終魂神，生蜈蚣蟲中，積五萬歲；壽終復為螺蚌之蟲，樹

中蠹蟲註各五萬歲；此四品蟲，生在冥中，貪生愛命，樂隱為家，不喜光明。一眠之時，百歲乃覺。纏綿罪網，不求出要。今世罪畢，得為沙門，如何睡眠，不知厭足？』比丘聞已，慚愧自責，五體投地註求佛懺悔，五蓋即除註成阿羅漢。」（◎蠹——咬壞書、竹、木的小蟲）

佛在世時，升座說法。有阿那律尊者，不欲精聽，常好睡眠，即今時聞經沖盹之意。一日佛呵曰：「貪睡阿那律，螺螄蚌蛤類註一睡一千年，不聞佛名字。」尊者聞已，即時踴躍奮迅，七日夜兩眼不閉，由是傷之，雙目失明；佛即愍念，令開天眼，天上人間，無不精明，故稱天眼第一。

儒教孔子弟子宰予，白日貪睡，不精學問。聖人呵曰：「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污也。」宰予聞之，心驚毛豎，不敢欲睡，後成大賢。（◎螺螄——軟體動物之名，而有殼）

昔慈明近汾陽昭，夜欲睡，即拿鐵錐刺手股，後號西河師子，海內蒙恩。（◎五蓋——貪、瞋、眠、掉舉、疑◎仞——七尺或八尺）

靜琳禪師，棄講習禪，昏睡惑心，近有懸崖，下望千仞註旁出一樹，以草藉之，跌坐其上，一心繫念；動經數日，怖死既重，專精不二，後遂

超悟。(●詰—同「哲」●欿—同「凳」●應真—阿羅漢)

詰侍者^註睡時以圓木為枕，小睡則枕轉，覺而復起，率以為常。近者言之：「汝用心似卻太過。」答云：「我與般若^{ウツク}，緣份素薄，若不如此，恐為妄習所牽。」由是精勤，後獲勝益。

中峰本禪師，侍高峰死關，晝夜精勤，睡則以頭觸柱。一日，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自知所證未極，彌加勤苦，寢食俱忘，各決無怠，後觀流水乃大悟。

圭峰善禪師，在幽溪進關，不設臥榻，惟置一欿，以悟為期。一夕睡眠，不覺夜半，急去欿^註晝夜立行，又倚壁睡去。即誓不靠壁。遼空而行，身力勞倦，睡魔愈重，號泣痛哭，佛前悲嘆，百計逼拶，遂得功夫日進，聞鐘聲，忽不自由，即說偈云：

沉沉寂寂絕施為，觸著無端吼似雷，動地一聲消息盡，髑髏粉碎夢初回。

波羅奈國，一人出家，自誓不得應真^云終不臥息。晝夜經行，三年得道。(●褥—墊子)

羅閱祇國，一沙門，布草為褥^註趺坐其上，誓云：「不得真道，終不

起座。」但欲睡眠，以錐刺肉。一年之中，得應真道。

如上多種棄睡之法，後成道業，若不除者，在生；與傷害慧命之賊為侶；死後，與蜈蚣蚌蛤之類為儔^{トウ}。從無始睡到今世，今生再睡，直到未來。捨堂堂僧相之身，擲螺螄蠹蟲之殼，那時豈能醒也？痛勸諸仁，切勿貪睡。（●儔——同類）

然醒睡之法，須以「痛念生死」為念，努力精進，強作主宰。立大誓願，白天、初日、中日、後日，不敢懈怠，直到初夜、後夜，更加精進。唯中夜，即不脫衣服，吉祥熟覺而臥，一醒便起，即離臥處；再覺昏沉未散，身似疲勞，心欲貪臥，即將臥處作毒蛇想、作地獄想、作糞坑想、作冤讎想，究心之法，念念現前，不容絲毫打失。若常時如是，睡病可除。若順他再睡，睡到彌勒下生，不得滿願。如是者，這一筆飯債，作何商量？直饒變牛、變馬還之不及，可不畏歟！

七、禪宗——宗門者，以無相為宗，以無念為門。入此門者，心行道斷；會此宗者，語言處滅；人法雙忘，真空理顯，故稱最上禪宗，不落聖凡階級。

於斯宗幢，肇自梁朝建立，始由達摩^表勸興^表，大展化權，高標宗剎，立教外別傳之嫡旨，接上根利器之高流。飯食經行而偕佛制，結跏趺坐以倣先規；上殿過堂，用報四恩之厚德；穿衣吃飯，敢忘施主之深恩！規矩嚴，而習氣易斷；策勵緊，而道念重增。大冶宏開於宗室，高流自出於禪堂；痛棒一巡，驚動魔宮膽戰；震威一喝，直使地轉天旋。庶使無量劫來，生死魔、調皮鬼，潛形隱跡；懶妖精、瞌睡蟲，入洞沉淵。八萬行中，四儀全攝；無始妄想，一念全收。聞棒聲，身業自淨；聽喝響，口業何存？起疑情，意根清淨；勤參究，三業冰清。三業清，則佛出世；三業染，則佛涅槃。（◎勸一同一「創」◎七祖一父、祖、曾、高、太、玄、顯）

要知：棒喝交馳，由為此舉，實乃選佛道場，禪思蘭若，諸佛法身，出生於此室；眾生慧命，據指於斯宗，如天普蓋，如地普擎，哀勸同人，益加守護。（◎九玄一子、孫、曾、玄、來、昆、仍、雲、耳）

若聞他人，有謗破禪堂之聲，一經於耳，如三百矛刺心，千刀萬杖打拍其身，等無有異。倘有惡人侵擾禪堂，欺詐僧眾，改禪堂為世業，謗宗範為毒方者，寧自入地獄，不聞一惡人，以惡言謗滅宗門。何以故？禪堂

者，自拈花以來，三世諸佛，出生其中；十方菩薩，應現其中；歷代祖師，發悟其中；今古行人，精研其中。首自梁代，迄唐宋間，六祖菩薩現身，趙州古佛應世。從上以來，頓悟圓宗者，而莫窮其數矣。

欲真保護，切須安住禪堂，謹守規則，禪堂乃行道之場，規矩乃助道之法；久遠耐煩，勿生退屈，生居禪堂，死居塔院。能如此者，佛恩深報，祖德良酬；重習已除，圓種斯種；真為法門上士，出世良朋。九玄七祖以超生，過現父母而獲福；人天眼目，法範來今。

如斯行道，龍天護法，世比尊崇，何法門不興？何禪宗不盛？是真護大法，是真護禪堂。自他之利兼資，福慧之修已備，豈不慶快平生者哉？

古德云：「宗門一事，不與教乘合。」然明心一同，用心稍別，故久習大乘業者，尚不知不識，何況聲聞、緣覺諸小乘耶？三賢十聖，豈不通教？說此一事，三乘膽戰，十地魂驚。等覺菩薩說法，如雲如雨，度不可思議眾生，入無生法忍，尚喚作所知愚，與道全乖，何況其餘耶？

蓋此事，從凡夫地，頓同佛體，人所難信。信者，當堪此任；不信者，終非法器。諸修行人，欲入此宗者，悉從信而入，「信」之一字，有淺

有深，有邪有正，不可不辨。

淺者——凡入法門，誰云不信？但信法門，非信自心——深者，大乘菩薩，尚不具信。（◎三賢——十住、十行、十回向之菩薩位◎十聖——十地）

華嚴疏云：「見有能說法者，有所聽法眾，尚未入乎信門。」如云即心是佛，誰云不信？及乎問汝，可是佛耶？則支吾排遣，承當不下。法華經云：「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所以者何？有盡思度量之心，非達本心，故信不具耳。（◎無生法忍——忍可諸法無生寂滅之理）

邪正者，自心即佛，名正信；心外取法，名邪信。即心是佛，要究自心，真踐實履，行到不疑之地，始稱正信；如顛預儻侗，猜三謎相似，但云心即佛，實不識心，即名邪信。

又云：吾宗門下，勿論利鈍賢愚，但以正信而入，發勇猛堅固心，如坐鐵壁銀山，祇求迸出，諸妄想心，悉不能入，觀照功行，安將寄乎？果得一心迸出，如披雲見日，如獲故物，觀照功行，亦何所施？只貴參究之念甚切，其參究亦涉乎觀照，但不以功行立名；如看破世緣，切究至道，亦涉乎觀照，然不以觀照立名。如圓覺經云：「唯除頓覺人，并法不隨順」

。「若以觀照為事，則有「能」觀能照之心註必有「所」觀所照之境註能所對立，非妄而何？若真發明性理，能所雙忘，境智俱泯，遮照同時者，與宗何異？故揀非心境齊彰，能所對立，猶是階級之論，未陳頓悟之談，故云非妄而何？所以禪宗云：「獨蹈大方，心外無境，將十方世界及父母身心，融成一個，坐斷兩頭，始得個入門；向上一路，更須自看，不然盡是鬼家活計，安可與修證同日而語乎？」果顛預不到此地，即名自欺。此輩名為可憐愍者，寧堪齒錄也。（◎驀——忽然、超越）

南嶽云：「修證即不無，染污即不得。」即此不染之修，可謂圓修，還著得個「修」字麼？如此，則終日修而無修，掃地焚香，悉無量之佛事，又安可廢？但不著修證耳。九地尚無功用，況十地乎？乃至等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老南泉呵斥：「與道全乖。」況十地觀照，與宗門參究，而較其優劣可乎？（◎能——主動、主體◎所——被動、客體）

志向宗門功用者，必須痛念生死，發大信心，從朝至暮，如死了生身父母一般，痛哭流涕，無一刻喜意。提起「念佛是誰」，驀直參去註工夫得力時，抬頭不見天，低頭不見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行不知行

，坐不知坐，千人萬人之中，不見有一人，通身內外，是一個疑團。可謂攪渾世界，疑團不破，誓不甘休；此是工夫要緊處。

工夫做得上，如挑千斤擔子相似，放亦不下，提亦不起。又如覓要緊的失物相似，若找不著，死不放手，其中但不可生執、生著、生計。

生「執」者——乃執恪不改，如執定晝夜不倒單，或不拜佛燒香，不禮敬善知識及道友等；或執定一句失參疑之益，或執定不喜聽看大藏經典，或執定妄心不起，起即遏捺；如此堅執，不名善用心，故執久成病也。

生「著」者——乃貪著不捨。或見所愛之境，即生貪取；或聽可惡之境，即生厭離，悉名為「著」。正用心時，心中所現一切善美境界，如佛相、寶塔，光明大會，天樂幢幡等，心生愛著，所愛之念，即是「著」。著則諸魔得便，故魔宮眷屬，建立一個「著」字中。心中所現，一切醜惡境界，如魔王三頭六臂，或舊時讎對，或刀斧鬥具及不淨事，心生厭惡，所惡之念，亦是著，著則魔得其便，故「著」之一字，即是魔王宮殿。

若有毫釐愛惡之念不除，久之定成「魔著」矣。欲除此惡者，切將「念佛是誰」提起，綿密微細研究，外不依塵境，內不依根身，中不依妄念

；如金剛王寶劍，佛來也斬，魔來也斬，色來也斬，空來也斬，善來也斬，惡來也斬，直饒聖凡不立，佛魔俱遣；只有一個真疑現前，不緩不急，動靜一如，直待時至，自有一段真風顯露也。於此者，可免此咎。

生「計」者——乃思惟忖度，比譬安排及計有計無，計斷計常。五陰之中，橫起邪見，謂陰大我小，我在陰內；我大陰小，陰在我內。又謂離陰是我，即陰是我。或見身心清淨，又見空空洞洞；又見一點光明，六根門頭出入；又見揚眉瞬目，認為本來面目；輾轉惡計，共成六十二種邪見。故計久，即成外道。果得一心一意，如覓失物相似，則三種泮然沒交涉，所謂：生心動念，即乖法體是也。

做工夫人，念要中正，心要端直，獨眼孤撐，不求倚靠。生死大事，釋迦老子只可說法，不能代了，況其餘耶？生死乃自己造下，還要自己了脫，故不近人情，不顧接待。

近有禪者，外假親近以重參學，實因情愛而誤參學；借近善之名，圖空過之實。真果為法求人，至死不離，共成大善者，非關此限。又有等人，發道心時，工夫將未純熟，即有他緣攀扯，或請首領，或當住持，或邀

朝山，或興地方，即歡天喜地，隨他轉去，以為這好因緣何時得有，豈能錯過？殊不知：身將出水，忽遇推逼，慟乎！又溺深淵也！若真發明大事，則世出世事，盡力當為。

又有等，正坐香時、或拜佛時、看聽經時，偶有相契，前來相會，即滿面春風，喜之不甚，把工夫拋在北俱盧洲去。自念言：「若不應酬，難以為情，待我情厚，正當接待。」

【評曰】情分再厚，豈過父母？生不孝養，死不祭奠；念他情厚，當應酬者，豈不大愚之至也？既人來尚不應酬，豈可往他處奉看？苟用心時，若循情應對，則工夫做不上，不但做不上，日久歲深，則隨流俗阿師無疑。

做工夫，最怕思惟、作詩、作偈、作文賦等，詩偈成，名詩僧；文賦成，名文字僧；與參禪毫沒交涉。

凡遇逆順境界現前，動其心念，工夫打失，急忙當下提起，親切細心追審，其緣境之念自息。趕快提起本參工夫，收攝看聽，強作主宰，不隨境緣轉去，始得相應。

或謂：「轉去後，再提工夫，也不要緊。」這「不要緊」三個字最是

毒藥，害人下地獄如箭，斷般ウツ若因。上人大士，切宜慎之！

月心和尚示眾云：「憤起新鮮志氣，舉箇話頭，要於結末字上，疑情永長。」沉沉痛切，或杜口默參，或出聲追審，如失重物，務要親逢親得。日用中，一切時，一切處，更無二念。

學禪宗者，如日出銷冰，雖大地皆冰，日出即溶；亦如得四兩黃金，價置斗銀之上。永嘉大師云：「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卻三祇劫。」又，「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恆沙七寶塔，寶塔終是化微塵，一念清淨成正覺。」龍樹祖師云：「觀佛十力中註二力最勝。因業力故，入生死；因定力故，出生死。」正法念處經云：「救四天下人命，不如一食頃端心正意。」

古有貧人，專業豆腐，唯好吃狗肉「公」。每將所賣餘資，買香燭，供土地祠。一日賣腐至禪堂，堂中首師，令彼經行三轉，坐香一支。在靜中妄念澄息，忽憶從前食狗肉事，生大慚愧，再不復食，誓斷諸惡。由此坐香一支，諸惡已懺銷滅。至命終後，閻羅大王，令他投生狗於近村趙姓；獄卒檢尋善惡總簿，逐一查看，得見此人，在某禪堂經行三轉，坐香一支，已改前過；快將此人，送回陽世，增福延壽。是人命終已一日夜，將上棺蓋

，猛然翻起。端坐告眾曰：「我今不死，已添壽福。」將前投狗胎之事，一一奉白，曰：「汝等若不相信，前村趙家，養有母狗，正將生中，死狗一個，即我本身。」

眾往視之，果然是實，斯人後出家發悟也。思之，俗人坐香一支，尚有如是之功德，豈不信歟？

又，明末時，有比丘安住禪堂八年，忽妄想動，欲下山聽講。行至半山，歇息石上；夜聞崖邊，有女聲哭，心中不忍，近前探看。即問彼曰：「汝何家人氏，為何哭泣？」彼曰：「我非是人，已為罪鬼，我在世時，生養兒女，造下大惡，獄主將我又至血湖。後看我兒出家行道，安住禪堂，纔赦我出，今時獄主，限我三日，復食血水。由此事故，切望我兒，回居禪堂，可能救我無罪。」（◎賢首—華嚴宗，或賢首大師）

此時比丘，心有疑念，即趨問彼：「汝兒姓氏，家居何處？」彼鬼一一說明，比丘痛曰：「汝是我母。」即時悲哭，其鬼隱跡，比丘念言：「我住禪堂，我母尚得無罪；不如回山復住，令母超昇。」後發明大事，為當代善知識，啓悟群品，廣化人天，其母托夢言曰：「我生人道。」感

謝而去。(◎震旦—支那、中國◎釋迦文佛—釋迦牟尼佛)

古德云：「一子明道，九祖超昇。」實不謬也。有志於道者，切宜儆
鑿。(◎五教—小、始、終、圓、頓)

八、宗教—教者，乃經、律、論之統稱，即如來一代金言。法演五時
八教，機被九界三乘。而震旦流時始自夢感金人於明帝，白馬馱經於洛
陽；摩騰翻貝葉之文，竺法編支那之卷。玄奘迎經於西竺，羅什譯字於東
華；由是經宏漢室，教啓明皇。賢首闡五教之義。天台演四教之儀，註解
疏鈔，咸歸大藏；典章語錄，御製欽頒，龍藏嚴存於帝室，請頒欽賜於叢
林；實苦海慈航，幽途寶炬，諸佛法身之本，眾生慧命之源；天上人間敬
仰，龍宮海藏欽崇。經演片時，諸佛護念；法輪轉處，神鬼皈依。

賢愚經云：「行者欲成佛道，當樂經法，讀誦演說。正使白衣說法，
諸天鬼神，悉來聽受，況出家者？有道之人，乃至行路，誦經說偈，常有
諸天，隨而聽之，是故應勤誦經說法。」是以志心讀誦演說，證驗非常，
恆為十方如來、釋迦文佛密垂護念。讚言善哉，授手摩頭，共宿衣覆，攝
受付囑，隨喜冥加。乃至神王護持，天仙給侍，金剛擁從，釋梵散花，成

就福因，等法界虛空之量，校量功德，勝恆沙七寶之施。

至爾凡質通靈，肉身不壞，舌變紅蓮之色，口騰紫檀之香，說一句，而畢趨菩提；演半偈，而功齊大覺。所謂法威德力，不思議門，萬瑞千靈，因茲而感；三賢十聖，從此而生。亙古該今，從凡至聖，三業供養，十種受持，盡稟真詮，傳持不絕。（◎三業—身、口、意◎檀那—施主）

四教儀云：頓教初品，即是凡夫。若信入圓門，亦可說法。以凡夫心，同佛所知，用所生眼，齊如來見。（◎儻—若）

般若經中，校量正憶念云：「自修行般若之福，不如廣為人天，巧說譬喻，令前人易解般若，其福最勝。」經云：「其人戒定雖羸劣，善能說法利多人，若有供養是人者，則為供養十方佛。」未曾有經云：「說法有二大因緣：一者開化天人，福無量故；二者為報檀那施食恩故，豈得不說？又財施如燈，但明小室；法施如日，遠照天下。」

大方廣總持經云：「佛言：善男子，佛滅度後，若有法師，善隨樂欲，為人說法，能令菩薩學大乘者，及諸大眾，有發一毛歡喜之心，乃至暫下一滴淚者，當知皆是佛之神力。」但見解不謬，冥契佛心，雖為他人，

亦乃化功歸己，既能助道，又報佛恩。儻たう不涉名聞利養註實一毫不棄。

至於傳持法寶，演唱大乘，制論譯經，著文解義，拔不信之疑箭，照愚暗之智光，建法牆垣註續佛慧命；或取經西土，求法遐方；或翻譯大乘，潤文至教；或廣行經咒，徧施受持，開法施之門，續傳燈之焰；能將甘露，沃枯竭之心；善使金錚註扶癡盲之眼；或稱揚佛德，讚嘆大乘，勝報無邊，殊因最大。讚一偈，有超劫成佛之功；頌一言，獲舌相妙音之報；乃至發一言，則為已供養十方三世諸佛，是人甚為希有，過於優曇華。

法華經云：「爾時，千世界微塵數菩薩摩訶薩註從地涌出，皆於佛前，一心合掌，瞻仰尊顏。而白佛言：『世尊，我等於佛滅度之後，世尊分身所在國土，滅度之處，當廣說經，所以者何？我等亦自欲得是真淨大法，受持讀誦，解說書寫而供養之。』」以知登地菩薩，非獨為他解說。尚自發願誦持，何況初心而不承受？但先求信解悟入，後即如說而行；口演心思，助開正慧。（◎垣—低牆◎摩訶薩—大◎徇—徧、使）

若未窮宗旨，且徇文言註雖不親明，亦薰善本。般若威力，初後冥資，於正法中，發一微心，皆是初因，終不孤棄。如習講者，處眾則謙恭和

下，四攝為懷^註陞座則端拱凝神，依文發表，以戒德而感龍天擁護，法會平安，以詞雅而動海內學流，遐邇雲臻，報佛深恩，而報國恩，千佛護念，利他益而利己益，互轉法輪。（◎錚^錚——作「錚^錚」：刮眼器）

然末運當時，魔強法弱，必須廣運悲心，哀憐業厚；勿憚^忽勤勞^註不辭厭倦，積四緣而多開法會^註令七眾而深植正因^註業講者，莫因聽眾少，而茶飯薄，心生欲罷；在聽者，豈因詞義淺，或坡事多，耳不欲聞？既知講有通塞，當知機有疾遲；濁世行人，淺深俱被，豈徒然哉？

經云：「假使頂戴塵沙劫，身為床坐徧三千。若不說法度眾生，畢竟無由報恩者。」誠哉斯言也。（◎毘奈耶、尸羅——戒律◎憚——怕）

澆漓之世，若不宏經演教，久之即同斷滅，使冥途杳杳，鬼哭神號。喜哉演教者，實大夜之明燈也。（◎四攝——布施、愛語、利行、同事）

九、律宗——即毘奈耶藏所該^註為戒之正範。

然尸羅妙旨^註大盛唐朝。道宣律師，波離再世^註開諸佛之本際，闡萬聖之源規，演出世階梯，顯成佛真種，為聖賢生母，定愚智方針。過去諸佛，由此而證；未來諸佛，從此薰修；現在菩薩，誠為基本。

梵網經云：「汝是當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一切有心者，皆應攝佛戒，眾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真是諸佛子。」華嚴經云：「戒為無上菩提本。應當具足清淨戒。」若能堅持於淨戒，是則如來所讚嘆。（◎波離—優波離尊者，持戒第一）

涅槃經云：「欲見佛性，證大涅槃，必須深心修持淨戒。」當知：戒為萬行之先鋒，戒為六度之基址，戒為大道之資糧，戒為渡海之船筏。莊嚴法身，以戒為瓔珞；破除煩惱，以戒為清涼。

戒經云：「戒如明日月，亦如瓔珞珠，微塵菩薩衆，由是成正覺。」隨將五種根本大戒持犯因緣，發明罪福之端，以曉嚴持之用，專奉於戒者，切意遵行，慎勿違犯。何以故？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庶幾成就聖道，不負出家之志矣！（◎四緣—因緣、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

一、戒殺因緣者—昔有二比丘，往覲世尊，中途渴乏，見池水有蟲，大比丘護戒，不飲而死，次比丘飲已，往見世尊，佛即呵云：「汝愚癡人，彼已護戒，得生善趣，已先見我。汝雖近吾，去吾千里。」

正法念處經云：「經宿之水，若不細觀，恐生細蟲。若不漉瀘，不飲

、不用，是名細持不殺戒。」（◎三昧—定）

儀則經云：「乃至草木上，塗壇牛糞中，一一仔細觀，是名出家行。」若人以拳棒土石，及磚瓦打擲禽獸等，亦得犯戒罪。

雜寶藏經云：「昔有一羅漢，畜一沙彌，知其卻後七日，命必當終，即使歸家。沙彌行至路中，見眾蟻子，隨水漂流，命將欲絕；沙彌生慈悲心，即脫衣服，身下堰水，而取蟻子，置高燥處，七日還歸師所。師甚怪之，即入定以天眼觀，知彼無餘福得活，以救蟻子因緣，故七日不死，得延壽命。」（◎五大戒—殺、盜、淫、妄、酒之五根本戒）

丈夫論偈云：「悲心施一人，功德如大地；為己施一切，得報如芥子。救一厄難人，勝餘一切施；眾星雖有光，不如一月明。」

當起慈心者，謂他人殺生，應以財物，救贖其命；若自無財，可為乞化；乞化亦無，可為殺者方便說法，勸喻令生歡喜而釋放之。若其不信，當生慈心；愍彼行殺者罪墮三途，被殺者苦痛無地，怨業既結於今生，殺報綿纏於遠世；願得菩提，度令解脫。故經云：「誓吾得道，國無殺者。」

如度狗經云：「昔有沙門，見一屠兒，抱一狗子，持歸欲殺。沙門語

曰：『殺生之罪，甚為不善，願持我鉢中飯，買此狗子，令命得活，獲福無量』，乃至殷懃曉喻，屠兒不肯，隨時沙門即以飯餒狗子，以手摩頭，咒願痛哭而告曰：『卿何罪所致，得是狗身，不得自在，為他殺食。願汝世世，罪滅福生，離狗子身，得生為人，值遇三寶。』狗子得食，善心即生，踴躍歡喜，自知歸依。屠兒將歸殺食，狗子命終，生大長者家。時沙門乞食，到長者門，其子見之，歡喜禮足，供以百味，即隨出家；深解經義，便得三昧，至不退轉，開化一切，發菩提心。』畜生尚乃得道，況人不獲果證？前細思之殺，尚實嚴持；刀斧之殺，豈不戒盡？

輪迴五道經云：「為人喜殺者，後生水上，蜉蝣之蟲，朝生暮死。」

大論云：「佛言：殺生有十罪，一者、心常懷毒，世世不絕；二者、眾生憎惡，眼不喜見；三者、常懷惡念，思惟惡事；四者、眾生畏之，如見蛇虎；五者、睡時心怖，寤亦不安；六者、常有惡夢；七者、命終之時，狂怖惡死；八者、種短命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墮於地獄；十者、若出為人，常當短命。」如佛所說，不可戒歟？（◎方等——大乘經典）

二、盜戒因緣者——方等經註華聚菩薩云：「犯五逆四重註我亦能救；

盜僧物者^註我不能救。」三昧經云：「盜僧鬻物者，過殺八萬四千父母等罪。」（◎五逆—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破和合僧）

大論云：「若盜佛塔物，及寺中供具，即犯重罪。若盜他經卷，及紙墨等，直犯罪。」

寶梁經云：「寧啗^吞身肉^註終不用常住物，得大苦報，罪受一劫。」苦過一劫，以侵損三寶物故。」（◎啗—吃）

唐汾州，啓福寺主惠澄，染患，作牛吼而死。寺僧長寧，夜見澄來，行色顛顛曰^註「為互用三寶物，受苦難言，諸罪蓋輕，唯用常住物最重，願賜救濟。」寧即為誦經懺罪，月餘復來云：「多承利益，已得息苦，別居一處，但未知得脫之日！」（◎斫—砍◎顛顛—同「憔悴」）

阿含經云：「時目連尊者，告勒又那比丘言：『我路中見一大身眾生，有熱鐵丸，從身上出入，乘虛而行，苦痛切迫，啼哭號呼，受如是苦，亦何痛哉？復見一眾生，其舌長廣，有熾然利斧，以斫^斫其舌^註乘空而行，啼哭號呼如前。復見一眾生，有雙鐵輪，在兩脇燒然，旋轉還燒其身，如前呼號而行。』」（◎僧物—屬於僧尼團體的一切物質）

比丘聞已，白佛。佛告諸比丘：『我亦見如是眾生，而不說者，恐愚癡人，不信如來所說。長夜受苦，彼熱鐵丸，從身上出入者，過去世時，曾於迦葉佛所，出家作沙彌，令守眾僧果園，盜取七枚，持奉其師；緣斯罪故，已墮地獄，受無量苦，地獄餘罪，今得人身，續受斯苦。又被熾燃利斧斫舌者，亦於過去世時，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沙彌，以斧斫石蜜供僧。』
① 著斧刃蜜，盜起食之；緣斯罪故，入地獄中，受無量苦，罪餘續受斯苦，又彼雙鐵輪，在脇下者，亦從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沙彌，遣持蜜餅供僧，盜取二餅，著於脇下；緣此罪故墮地獄中，受無量苦，罪餘續受斯苦。』

隋文帝十六年，齊州靈巖寺釋道相，暴亡至冥府。見勢至菩薩引觀地獄，有榜云：「沙彌道宏，為眾僧作餛飩，先盜食一鉢，當墮鐵丸地獄。」然道宏患數年口瘡，開道相說，乃為眾設供，如彼所見，復有三十餘人罪報。道相於七日內，十三度死，見菩薩指示罪報，道相以告諸人，即各賠償，獄榜隨滅。出僧鏡錄。（◎石蜜—冰糖）

六度集經云：「佛宿生作貧人時，曰：『吾寧守道貧賤而死，不為無道富貴而生也。』」

增一阿含經云：「佛告比丘，若人偷盜他物，為主所執，送官治罪，關著牢獄，或截手足耳鼻，乃至斬首箭射，種種苦切，殺之命終。生地獄中，猛火燒身，洋銅灌口，鑊湯爐炭，刀山劍樹，燙火糞尿，磨磨碓舂；受種種酸楚苦痛，不可稱計，百千萬歲，求出無期。地獄罪畢，生畜生中，象、馬、牛、羊、駝、驢、犬等，經千百歲，以償他力。畜生罪畢，生餓鬼中，饑渴苦惱，不可具言，經百千歲，受如是苦。罪畢為人，得二種報：一者貧窮，衣不遮形，食不充口。二者常為水火、王臣、惡賊之所劫奪。」患盜病者，不可戒歟？

三、淫戒因緣者——涅槃經云：「如一羅刹，隨渡海者，總乞浮囊，渡者答言：『寧捨身命，囊不可得。』羅刹復言：『不肯全施，可惠其半？』」彼人亦不肯與，如是轉展，乃至乞微塵許，彼人亦不肯與。」菩薩持戒，亦復如是。

煩惱破戒，羅刹勸化菩薩，令犯重戒，護餘輕者，菩薩不隨。乃至勸化輕戒，菩薩亦不隨。何以故？菩薩持重戒及輕戒，敬重堅固，等無差別。然而世人，因淫欲殺身亡家，既出俗為僧，豈可再犯？

而世人者，及周幽喪國，晉獻亡家，淫女騎頸，天廟焚身，皆淫所致，自古至今，受惑者不少，被害者良多。（◎然——同「燃」）

如八師經云：「佛告梵志曰：『淫人婦女，或為夫主，邊人所知，臨時得殃，刀杖加刑，手足分離，禍及門族，或為王法收捕著獄，酷毒掠治，身自當罪。死入地獄，臥於鐵床，或抱銅柱，獄卒然火^①以燒其身。地獄罪畢，當受畜生。若後為人，閨門淫亂，遠佛違法，不親聖賢，常懷恐怖，多危少安。』復說偈曰：『姪為不淨行，迷惑失正道；形銷魂魄驚，傷命而早夭，受罪頑癡荒，死復墮惡道；吾用畏是患，棄家樂山藪。』」

故大論云：「人道慚愧人，持鉢攝眾生，云何縱欲情，沉溺於五情，已捨五欲樂，棄之而不顧，如何還欲得，如愚自食唾。」故經云：「若諸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姪，則不隨其死生相續。姪心不除，塵不可出，必使姪機，身心俱斷，斷性亦無，於佛菩提，斯可希冀。」

圓覺經云：「善男子，一切眾生，從無始際，由有種種恩愛貪欲，故有輪迴，若諸世界，一切種性，胎生、卵生、濕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當知輪迴，愛為根本。由是諸欲，助發愛性，是故能令生死相續

，欲因愛生，命因欲有。眾生愛命，還依愛本；愛欲為因，愛欲為果，由於淫欲，起諸違順，境背愛心而生憎嫉，造種種業，是故復生地獄餓鬼。」

又楞嚴經云：「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淫，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彼等諸魔，亦有徒眾，各各自謂：成無上道。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魔民，熾盛世間；廣行貪淫，為善知識，令諸眾生，落愛見坑，失菩提路，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斷淫心，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一決定，清淨明誨，是故阿難，若不斷淫，修禪定者，如蒸砂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祇名熱砂，何以故？此非飯本，砂石成故。汝以淫身，求佛妙果，縱得妙悟，皆是淫根。根本成淫，輪轉三途，必不能出。如來涅槃，何路修證？」（◎三摩地——定）

昔有應赴比丘，常與村婦私通往來。正值炎天，眠臥納涼，偶然睡著，其婦近僧作針線活，見僧鼻孔中，走出大蛆，甚是肥壯，緩緩行至小兒尿邊；側有公雞欲啄，其婦驅之；見蛆在尿中沐浴片時，依然緩緩尋上身去，入鼻孔中，其睡僧即醒，喜而告婦曰：「我纔睡著，做一祥夢，夢中自言：『天氣甚熱，欲去水池洗澡。』將至池邊，忽有金翅鳥，欲來啄我

；近有觀音，搭救去鳥，我即下水，徧身洗沐，其水清涼，不深不淺。」
是婦聞已，魂飛膽散，畏懼悽惶，明知此僧，現墮蛆中，即哀而告僧
曰：「出家之人，宜當守戒，不然恐生糞中。」僧人聞之，面帶憂色，其
後漸之斷交。不數月，比丘凶死，果生廁中蛆類，時來婦前，旋繞身上。
其婦明知前僧所投之蛆，即建設齋醮トク特為超拔，其蛆，後不見也。

昔安陀國，有一少欲比丘，使沙彌往一淨信家迎食。時彼淨信，合家
赴會，唯留一女，年始十六，容貌端正，為淫火燒，五體投地，白沙彌言
：「我舍珍寶無量，汝可屈意，為此舍主？我當供給使命。」沙彌心念，
我寧捨身，不毀禁戒。即入邊房閉戶，胡跪合掌發願，不捨三寶正戒，願
生寂靜善家，漏盡成道，即刎頸而死。國王聞之，嘆未曾有。即躬往作禮
，以屍乘於寶車，種種供養，積眾香木，而荼毘之トク十戒經云：「雖淫泆
而生トク不如貞潔而死。」此也。（◎淫——同「姪」）

正法念處經云：「寧食毒蛇蟲，及以洋銅等，終不破禁戒，而食僧飲
食。」（◎醮——超度鬼魂◎茶毘——火化）

智度論云：「破戒之人，若著法服，即是熱鐵纏身。若持鉢盂，則是

乘洋銅器。若所噉食^多則是吞熱鐵丸。受人供養，即做地獄鬼卒。若入精舍，則入地獄。若坐僧床，則坐熱鐵。」故大律云：「寧著毒蛇口中而死，不著女人根中而生」是也。如佛經論所說，可不懼怕？淫戒不堅者，此文多看。（●噉—吃）

四、妄語因緣者—未曾有經云：「妄語有二：一重、二輕。重者，為供養故，外現精進，內行邪濁，向人妄說得禪境界，或言見佛、見龍神等，名大妄語，墮阿鼻獄。輕者，能令殺人，破壞人家，或違失期契，令他瞋恨，名小妄語，墮小地獄。」如經所說，若墮地獄，割舌令自嚼食，若墮餓鬼，口中蛆膿流出；若生禽獸，食噉糞穢，人怪其聲。罪畢為人，面貌醜陋，口臭唇齒皆缺。

佛言：「寧以利刀，斷割其舌，積劫受苦，不可以一言，罵謗持戒比丘。」惡報難盡。

有二種人，一向入地獄：若非梵行，自稱梵行；若真梵行，而以非梵行謗之。（●七聖財—信、戒、慚、愧、聞、施、慧）

報恩經云：「佛告阿難，人生世間，禍從口出，當護於口甚於猛火。」

猛火熾然，燒世間財；惡口熾然，燒七聖財^註」（●政—正）

孔子曰：「匿人之善，所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太公曰：「欲量他人，先須自量；傷人之語，還是自傷。含血噴人，先污自口。」

漢新息侯馬援，以書戒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註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有此行也。」

輪迴五道經云：「佛言：為人喜傳人惡，死入地獄，洋銅灌口，拔出其舌，以牛犁之。後墮惡鳥，人聞其聲，莫不驚怖，咒令其死。」

若妄言證聖者，佛言：「寧啗^多灰炭，吞食糞土，利刀剖腹，不以虛妄稱得聖法而得供養，是最大賊。以盜人飲食故，其罪極重。」

方便妄語者—如古有深山，建一小寺，住僧一、二，堅持禁戒，勤行道業，忽有追獸於寺深藏，獵人問言：「賢者見獸否？」僧人明知而不敢說，說即犯戒，即答言：「長壽進來，休歇暫時否？」打獵者云：「我不疲倦，我問走獸。」其僧即低頭觀指甲，報言：「我見指甲。」獵言：「我不問指甲，我問可殺眾生，於此過否？」即應徧觀四方，作如是念：勝

義諦中，一切諸行，本無眾生。即報言：「我不見眾生。」此方便妄語也。

又如波斯匿王，醉時欲殺廚監，末利夫人令人留藏，其王酒醒，不覺懊悔，夫人送廚至王所，王即歡喜，夫人雖受八戒，為救他難，而不犯妄語，是名方便妄語，權巧利物者也。

若人輕笑他人者，報恩經云：「過去迦葉佛時，年少比丘，見老比丘常好讚誦，音聲鈍濁，自恃好聲而言：『汝之聲如狗吠。』時老比丘言：『汝識我否？我今已得阿羅漢道。』年少比丘聞已，惶怖自責，即於其前痛哭懺悔。老比丘即聽悔過，雖免地獄，由其惡言，五百世中，常受狗身。

時有商人五百，帶一白狗，共詣他國。中路頓息，狗偷肉食，商人斷狗四腳，投於坑中。時舍利弗，以天眼遙見狗身，痛餓在地，饑逼困篤，命欲垂死，即持鉢飯，飛至狗所，以慈愍心，施於狗食，活其餘命；食已歡喜，復為說法。七日命終，即生舍衛國婆羅門家，字曰均提，年至七歲，舍利弗化令出家，為說妙法，便證羅漢，六通悉備，自見前身，先是餓狗，蒙師舍利弗恩，今得人身，並獲道果。自念：『當盡供給師之所須。』試看，無意輕笑他人之惡，尚受此多果報。

近時，有會鄙笑他人者，眾稱好手，若惡口罵人者，大律云：「昔調達罵舍利弗為惡欲比丘，當時熱血從鼻孔出，即以生身墮阿鼻獄，佛因而說偈曰：『夫士處世，斧在口中，所以斬身，由其惡言，應毀反譽，應譽反毀，自受其苦，終無有樂。』」

地持經云：「妄語能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報，一者多被誹謗，二者為人所誑。何故妄語墮三惡道？謂緣其妄語不實，使人虛生苦惱，死受地獄報。以其欺妄，乖人誠信，死受畜生報，緣其妄語，慳貪欺誑，死受餓鬼報。以其妄語，不誠實，故被人誹謗。以其妄語，欺誘他人，故為人所誑。」既知妄語有此苦報，可不戒歟？悲乎圖一時之口快，受萬劫之痛苦，慟哉！（●瘥—病好●瘳—病好）

五、飲酒因緣者—佛言：「若依我為師者，不得飲酒，亦不與他飲。不貯蓄，乃至不以草頭著酒，滴入口中。言有重病，謂非小疾，非酒莫療者，謂餘藥治不瘥^{イカ}。醫教以酒為藥，非酒不瘳^{イカ}。即須白眾令知，然後服之，始無自私之咎，不得無故長途服食。若無病托病，輕病托重，俱犯酒戒。」
婆沙論云：「昔有一優婆塞，稟性仁賢，受持五戒，專精不犯，後於

異時，遠行歸家，家人赴會，彼為渴所逼，見器有酒如水，遂具飲之，便犯酒戒，時有鄰雞，來入其舍，盜殺而食，復犯盜殺二戒。鄰女尋雞入舍，強逼交淫，復犯淫戒。鄰家告官，拒諱不陳，復犯妄語戒。故云：『破一酒戒，其心昏顛，餘戒忘持，悉皆盡犯。』」

然破一酒戒，共有三十六失。分別善惡報應經云：「三十六過，其過云何？一資財散失，二現多疾病，三因興鬪諍，四增長殺害，五增長瞋恚，六多不遂意，七智慧漸寡，八福德不增，九福德轉減，十顯露祕密，十一事業不成，十二多增憂苦，十三諸根闇昧，十四毀辱父母，十五不敬沙門，十六不信婆羅門，十七不尊敬佛，十八不敬僧法，十九親近惡友，二十捨離善友，二十一棄捨飲食，二十二形不隱密，二十三淫欲熾盛，二十四眾人不悅，二十五多增語笑，二十六父母不喜，二十七眷屬嫌棄，二十八受持非法，二十九遠離正法，三十不敬賢善，三十一違犯過非，三十二遠離圓寂，三十三顛狂轉增，三十四身心散亂，三十五作惡放逸，三十六身謝命終墮大地獄，受苦無窮。」此三十六失，因破酒戒而具，其過非小矣。（◎六通——天眼、天耳、宿命、他心、神足、漏盡〔第430頁〕）

輪迴五道經云：「為人喜飲酒，醉死入沸屎泥犁中，後墮猩猩獸中，後生為人，愚癡無知。」（◎駭—呆）

教化地獄經云：「信相菩薩白佛言：『復有眾生，或顛或狂，或癡或騃^{ㄊㄞˋ}，不別好醜，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飲酒醉亂，犯三十六失，復得癡身，如似醉人，不識尊卑，不別好醜，故獲此報。然善惡有徵，有因必果，飲酒故墮沸屎，醉亂故失智慧。』」

叢說云：「迷智，莫甚於酒故也。」薩遮尼乾子^{ㄙㄚˊ ㄓㄜˊ ㄋㄧˊ ㄑㄧㄢˊ ㄗㄩˊ}經云：「酒為放逸根，不飲閉惡道。寧捨百千手，不毀犯教法。寧使身乾枯，終不飲於酒。假使毀戒罪，壽命滿百年，不如護禁戒，即時身磨滅。」經云：「有犯此戒，非沙門也。」

或問曰：「肉由害命，酒不傷身，何為頓制？若使無傷，理本無過。

」答曰：「如來結戒，以斷惡源，得罪招衍，據心成業，肉乃因害，食之即罪，酒雖非損，過由亂心，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則諸過頓除，況種愚癡之業，不免三惡道報。言餘處生罪者，由酒遂破餘戒，并得三十六失是也。」

噫！手執酒器，尚遭五百世無手，況自飲及教他飲，其過惡豈可免也？以上諸戒因緣，皆釋迦世尊，金口所宣，至誠實言，唯望閱者，自不再犯，勸他堅持，共扶戒度，大闡尸羅，直饒世尊，常寂光中，怡顏肯首。而其福慧增修，三途絕種。

如是五種根本大戒，如人頭腦，割去其頭則命必死，而人不存。亦如樹根，截去其根，而樹必倒，久之枯矣。

破此「戒」者，人身定失，沉墜三途。且一切戒，雖然易犯，而不難持，唯五根本，最實難持，益加易犯。然持犯之殊，不出當人現前一心。其心動念，念必有相，相惑於心，故取貪著（著），由貪著故，發於身口，自他交結，造諸惡事。今欲除惡，必先止心，其心不生，則惡不造。今且發明防心之用者，擇其淺近，令持戒者，以易曉之。

五根本中，唯有淫戒極為易犯，特將拈出，以明止法，如眼見淫色，耳聽淫聲，當時淫心，兼身俱動。纔識將動，急快返觀，就處一覺；一覺不止，切須再覺。何以故？將起即覺，則覺力自勝，淫念易止。若起多時，已發身口，其淫力勝，故難覺除。由是之故，念起即覺，正覺念時，急

將覺心，緣於法境。法境者，或止觀，或公案，或念佛，或持咒，或禮拜。

若將心緣「念佛是誰」者，正在「是誰」上極力參究，頓起真疑，最貴親切。何故？有親切，別緣法之念力勝，而淫心之力自弱，故制而不起。若暫覺淫念不起，不緣法境者，其淫之粗相雖除，而細惑尤存^①及能覺之心亦昏惑於細淫相中。因「覺」未緣法境，故而淫惑自必搖動。即動時，自不覺知，故覺力衰，則淫心復起。依前造業者，皆由覺心不緣法境，居於淫惑，粗不自見，由淫念勝故，覺忘其制。覺忘者，乃淫惑所覆，不念法救，皆實貪淫惑而不捨，病此。故台教云^②「名字覺，即凡夫覺。雖覺，即同不覺，故名名字覺。」若終其身，而緣法境者，不但淫惑可除，兼覺體頓悟。（◎台教—天台宗◎尤—更）

其意恐塞，以喻明之。如淫心喻一人，淫境喻一人，若二人結恨，兩相讎對，或打或罵，交惡不止。中有一人，一人即覺心，將彼一人勸開，引令別處；或談笑，或遊玩，其人著於喜境，則鬥打之念，自然休息。

又喻不緣法者，如二人結打，雖令勸開，實未離打處，各懷忿鬥，即瞞改勸之人，復相結恨，何以故？雖暫勸之不結，究竟，瞋心尤未歇耳。

不緣法境，覺淫念不起者，亦復如是。

而緣法境之用，正是伏惑之當機，必須淫起即覺，不容淫住，不容分別，久之習慣，則成自然。以後縱有念起，即無心覺而自覺，能如是行，皆留心「常覺」純熟故耳。雖覺伏而未斷除者，當須久之覺察，細心研究，直到心窮力極。如老鼠竄牛角，自有轉身時也。又如火將起，欲息則易；若起多時，已燒諸物，難可熄滅。（◎跋致——阿鞞拔致：不退）

今明覺力者，如心未明，則必有念，念喻猛火，淫喻乾柴，若心念淫，如火投柴，其柴無盡，火豈休歇？故心念淫，急將心念空，如火投空，而火自熄。正起淫心，即作空觀，觀力現前，淫念自息。若不如是，當知：淫心即是地獄種子。若種子不除，現雖人類，已是阿鼻苗裔。何以故？古德云：「善念將興，天堂已就；惡心纔動，地獄早成。」其不信乎？

然防淫之用者，但對功行位中，僅止淫心而言；若真徹悟，妙契真如，倘無迷悟之名，何有持犯之實？否則切宜堅守，莫犯戒心。

梵網經云：「若佛子，信心出家，受佛正戒。故起心毀犯聖戒者，不得受一切檀越供養，亦不得國王地上行，不得飲國王水。五千大鬼，常遮

其前，鬼言大賊。若入房舍城邑宅中，鬼復常掃其腳跡。一切世人眼不欲見。犯戒之人，畜生無異，木頭無異。若故毀正戒者，犯輕垢罪。」此輕垢罪者，乃三途之稱，若不急懺，可不畏焉？（◎楯—欄干橫的部分）

十、蓮宗者—始自晉朝遠公，十八高賢，創設念佛蓮社。唯心念佛，以唯心觀，徧該萬法。既了境唯心，了心即佛，故隨所念，無非佛矣。

智論云：「譬如嬰兒，若不近父母，或墮坑落井、水火等難，乏乳而死，須常近父母，養育長大，方能紹繼家業。初心菩薩，多願往生淨土，親近諸佛，增長法身，方能承佛家業。十方濟運，有斯益故多願往生。」又按諸經云：「生安養者，地強緣勝，福備壽長。蓮華化生，佛親迎接，便登菩薩之位，頓生如來之家；永處跋致之門，盡受菩提之記。身具光明，踐寶香台，供獻十方，寧神三昧。觸耳常聞大乘之法，差肩皆鄰補處之人。念念虛玄，心心靜慮，煩惱焰滅，愛欲泉枯，尚無惡趣之名，豈有輪迴之事？」（◎七寶—金、銀、琉璃、水晶、赤珠、瑪瑙、磲磔）

安國鈔云：「所言極樂者，有二十四種樂：一、欄楯遮防禦樂；二、寶網羅空樂；三、樹陰通衢樂；四、七寶沐池樂；五、蓮花化生樂；六、七

寶莊嚴樂；七、聞法得悟樂；八、樓臺陵空樂；九、四蓮華香樂；十、黃金為地樂；十一、八音常奏樂^註十二、晝夜雨華樂；十三、清晨策勵樂；十四、嚴持妙華樂；十五、供養他方樂；十六、經行本國樂；十七、眾鳥和鳴樂；十八、六時聞法樂；十九、存念三寶樂；二十、無三惡道樂；二十一、有佛變化樂；二十二、樹搖羅網樂；二十三、千國同聲樂；二十四、聲聞發心樂。」（◎定聚—求正果之修行而聚類）

群疑論云：西方淨土，有三十種益——一、受用清淨佛土益；二得大法樂益；三、親近佛壽益；四、遊歷十方供養諸佛益；五、於諸佛所聞法受記益；六、輻慧資糧疾得圓滿益；七、速證無上正等菩提益；八、諸大士等同集一會益；九、常無退轉益；十、無量行願念念增進益；十一、鸚武舍利宣揚法音益；十二、清風動樹如眾樂益；十三、牟尼水旋宣說苦空益；十四、諸樂音聲奏眾妙樂益；十五、四十八願永絕三途益；十六、真金色身益；十七、形無美醜益；十八、具足五通益；十九、常生定聚益^註二十、無諸不善益；二十一、壽命長遠益；二十二、衣食自然益；二十三、唯受眾樂益；二十四、三十二相益；二十五、無實女

人益；二十六、無有小乘益；二十七、離於八難益^註二十八、得法忍益^註二十九、身有常光益；三十、得那羅延身益。如上略述，法利無邊，實益有據。聖境匪虛，真談不謬，何乃愛河浪底，沉沒無憂？火宅焰中，焚燒不懼？焦蛾爛繭，自處餘殃，籠鳥鼎魚^註翻稱快樂？故知佛力，不知業力，邪因難趣正因。（◎法忍——又稱無生法忍）

那先經云：「國王問那先沙門言：『人在世間作惡，至百歲臨終時念佛，死後得生佛國，我不信是語。』那先言：『如持百枚大石置船上，因船故不沒；人雖有本惡，一時念佛，不入泥犁中。其小石沒者，如人作惡，不知念佛，更入泥犁中。』」（◎鼎——烹飪器）

又智論問云：「臨死時，少許時心，云何能勝終身行力？答：是心雖時頃少，而心行猛利，如火如茶，雖小能作大事；垂死時心，決定勇健，故勝百歲行力。」是後心名為大心，及諸根事急，故如人入陣，不惜身命，名為健故。知善惡無定，因緣體空；跡有昇沉，事分優劣；真金一兩，勝百兩之疊華；燭火微光^註蕪萬仞之積草^註（◎蕪——燃燒◎燭火——火把）

起信論云：「眾生初學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怯弱。以住於此娑婆世

界，自畏不能常值諸佛，親承供養，懼謂信心，難可成就。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意念佛因緣，隨願往生。他方佛土，常見於佛，永離惡道。如修多羅說：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淨善，迴向願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見佛故，終無退轉。若觀彼佛，真如法身，常勸修習，畢竟得生，住正定故。」

大經云：「彌勒菩薩問佛：『未知此界，有幾許不退菩薩，得生彼國？』佛言：『此娑婆世間，有六十七億不退菩薩，皆得往生。』」

智者大師，一生修西方業，所行福智二嚴，皆悉迴向，臨終令門人唱起十六觀名，乃合掌讚云：「四十八願，莊嚴淨土，香臺寶樹，易到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者，尚乃往生，況戒定慧薰？修行道力，終不唐捐。佛梵音聲，終不誑人。」（大經—此指無量壽經）

稱讚淨土經云：「十方恆河沙諸佛，出廣長舌相，徧覆大千，證得往生，豈虛語哉？」（修多羅—經）福智二嚴—福德、功德二足）

法華經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經云：「受持佛名者，皆為一切諸佛，共所護念。」

寶積經云：「高聲念佛，魔軍退散。」文殊般若經云：「眾生愚鈍，觀不能解，但令念聲相續，自得往生佛國。」

智度論云：「譬如有人，初生墮地即得日行千里，足一千年，滿中七寶，以用施佛。不如有人，於後惡世，稱一佛聲，其功德過彼。」

小品經云：「若人散亂心念佛，乃至畢苦，其福不盡。」

增一阿含經云：「四事供養^註一閻浮提一切眾生，功德無量。若有眾生，善心相續，稱佛名號，如一穀牛乳頃^註所得功德過上，不可思議，無能量者。」（◎十六觀名—源於觀無量壽經◎穀[※]—取乳汁）

華嚴經云：「住自在心，念佛法門，知隨自心，所有欲樂，一切諸佛，現其像故，飛錫和尚，高聲念佛。」

三昧寶王論云：「浴大海者，已用於百川；念佛名者，必成於三昧。」亦猶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既契之後，心佛雙忘。雙忘，定也。雙照，慧也。定慧既均，亦何心而不佛？何佛而不心？心佛既然，則萬境萬緣，無非三昧也。誰復患之於起心動念，高聲稱佛哉？（◎四事—衣服、飲食、臥具、醫藥）

故業報差別經云：「高聲念佛誦經，有十種功德：一、能排睡眠；二、天魔驚怖；三、聲徧十方；四、三途息苦；五、外聲不入；六、令心不散；七、勇猛精進；八、諸佛歡喜；九、三昧現前；十、生於淨土。」但念名號，眾善資薰，迴向發願，得成上品，仍須一生歸命，盡報精修，坐臥之間，常面西向。（◎數數—屢次）

當行禮拜之際，念佛發願之時，懇苦翹誠，無諸異念；如就形戮，若在堅牢，怨賊所迫，水火所迫，一心求救；願拔苦輪，速度含識，紹隆三寶，誓報四恩。如斯至誠，必不虛棄。如或言行不稱，信力輕微，無念念相續之心，有數數間斷之意^{（註）}恃此懈怠，臨終望生，但為業識所遮，恐難值其善友，風火逼迫，正念不成。何以故？如今是「因」，臨終是「果」。應須「因實」，「果」則不「虛」；聲和則響順，形直則影端故也。如要臨終，十念成就，但預備資糧，合集功德，迴向此時，念念不虧，即無慮矣。（◎五濁—劫濁、見濁、命濁、眾生濁、煩惱濁）

大集月藏經云：「我末法時中，億億眾生起行修道，未有一得者。當今末法，現是五濁惡世^{（註）}唯有淨土一門，可通入路。」當知自行難圓，他

力成就，如劣士附輪王之勢，遊飛四天；凡質假仙藥之功，昇騰三島，實為易行之道，疾得相應之功，慈旨叮嚀，須銘肌骨。

極樂者——由此生彼，皆是菩薩、緣覺、聲聞，無世凡民，無三惡道，無有女人。我界女人，念佛生彼，亦成男子。故名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即屬緣強。（◎坵——同「丘」）

其國土中，無山林、溝壑、瓦礫、荆棘，無高下坵坑註其地悉平如掌，黃金為地，蓮花化生，不受父母膿血之身，無生老病死。所住之處，皆是七重樓閣，欄楯行樹，周匝圍繞，寶網交羅。思衣衣來，思食食至；無寒暑、無風蚤，無姪怒癡註直是阿彌陀佛，音化之鳥，常宣說法，浴池華林，悉皆香潔，即屬地勝。（◎姪——同「淫」）

阿彌陀佛成佛至今，已有十劫，常宣法要，演暢大乘。聞之者，位登不退；悟之者，補處成佛。即徧十方一切佛前，廣修供養，得受記別，位居上乘。阿彌陀佛常坐道場，不取滅度；至未來際，殷勤說法，無有間斷，即屬福備。

彼國人民，皆具三十二相，及佛、菩薩、緣覺、聲聞，一切諸天，共

同一相。及其壽命，無量無邊阿僧祇劫，無有窮盡，悉同一壽。唯自在修短接物者，不列此限。

娑婆世界，成二十小劫，住二十小劫，壞二十小劫，空二十小劫，共計八十小劫為一大劫，在極樂世界，只一晝夜。

愚僧來果素有密願，若娑婆有一人不生極樂者，誓不出輪迴；乃至有一細蟲，不生彼土者，願沉六道，展轉隨形，上求佛道，下接眾生，可行願如心也。

佛在世時，有一年老貧人，衣食不充，尋佛出家。一目至精舍，佛出應供，唯舍利弗在家。即問貧者曰：「汝求佛何事？」貧者答曰：「出家。」舍利弗即入定，觀彼善根，從今生至前生，展轉觀去八百劫，未曾種一毫善根，乃至燒一香、問一訊，尚不可得。出定即語貧者曰：「汝不能出家，可回舊址。」

於時貧人號哀而出，至中途忽遇世尊應供畢回。佛問貧者曰：「汝何悲甚？」貧人告曰：「我欲出家，有尊者言，我少善根，令我回里。」佛即愍之，順帶而歸，舍利弗言：「八百劫中，未種善根。」佛言：「此人

可許出家。」舍利弗疑之，白佛曰：「佛見此人，具何善根？」佛即告曰：「汝只見八百劫內未種善根，八百劫以前，有少善根，汝不曾見。」佛言：「此人八百劫前為樵夫時，深山砍柴，忽有餓虎追逼此人，逃命而跑；偶有破寺，佛相倒塌，即進藏身，無意稱『南無佛』一聲，由一聲佛之善根，漸之增長，至今故能出家。」言訖，貧人鬚髮自落，後得真道。

【評曰】八百劫未種善根，其惡太甚。由一聲佛之功，而出家得道為大聖賢，此法門真不可思議也！故云：「一句彌陀，能銷八十億萬劫，生死重罪。」誠哉是言也！

十一、多聞者——譬如離家萬里，今覓歸程，前路茫茫，未知何往，必須尋良人，開示其道，蒙指明前去之途，然後歸家有向，行路有程。

勿圖「但明到家之言，不行歸家之路」，其言塞滿於胸襟，其路未行於半腳。或行不明者，行至中路，不曉前途，惑南為此，欲西向東，盡力奔馳，虛勞心志。

近有偏於道者，專其禪修，研精一處，至言根身器界，尚不可得，語言文字，安可寄乎？一向前途，或空無所有，或清淨無瑕，或揚眉瞬目，

認為自己。殊不知：墮常坑、落斷塹，以為自適。究其未曉前途之病坐此。專於教者，便言：一代時教即諸佛心，義理搜通，心眼自徹，何假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作樣裝模，甘經磨煉，不徒然哉！

於此二種，學道知見，終非到家正意，何以故？業禪者不喜聞經，名有足而無目；事聽者不重禪修，名有目而無足；缺目則進修無地，缺足則坐井觀天，必須足目俱全，則歸家有望。雖然如是，可乎中下而言，上根利智，又且不然。

重聞者，一言半句，直下承當，重禪者，未及跏趺，頂門大徹。然中上差殊，而根有遲速故也。（◎輦——皇帝坐的車子）

嗟夫！法運垂秋，時當末值，伏惟海內，誓居學地菩薩者，挽佛日於西沉，樹法幢於既倒，直使魔雲散盡，頓開萬里之青天。法輦周迴^之顯示一乘之覺路。火宅之兒將出，逝逃之子有歸。雖然聞法於他人，益博廣知於自己。

永明禪師云：「因言悟道，藉教明心，諦入圓詮，深探佛意。」即多聞而成寶藏，積學問以成智海。從凡入聖，皆仗玄學之力；居危獲安，盡

資妙智之功。「言」為入道之階梯，「教」是辯正之繩墨。

《華嚴經》云：「欲度眾生，令住涅槃，不離無障礙解脫智。無障礙解脫智，不離一切法如實覺。一切法如實覺，不離無行無生行慧光。無行無生行慧光，不離禪善巧決定觀察智。禪善巧決定觀察智，不離善巧多聞。」菩薩如是觀察了智，已倍於正法，勤求修習。日夜願聞法、喜法、樂法依法、隨法解法、順法到法、住法行法。菩薩如是勤求佛法，所有珍財，皆無吝惜；不見有物，難得可重。但於能說佛法之人，生難遭想。

《法華經》云：「若有利根，智慧明了，多聞強識，乃可為說。」論云：「有慧無多聞，是不知實相；譬如大明中，有燈而無目。多聞利智慧，是所說應受。無聞無不知實相；譬如大明中，有燈而無目。多聞利智慧，是所說應受。無聞無智慧，名為人身牛。」故圓教二品^註方許兼讀誦；位居不退，始聞法無厭。聞有助觀之力，學成種智之功。不可作魚目之眼，罔辨方隅；處愚^愚慳^慳之心^心不分菽麥。（◎圓教——不偏而究竟圓滿◎慳——愚直）

《法華經》云：「供養四百萬億阿僧祇世界眾生，乃至皆得阿羅漢道，盡諸有漏，於深禪定，皆得自在，具八解脫^註不如第五十人，聞法華經一偈

，隨喜功德，百千萬億分，不及其一。」又經云：「若人讀誦經處，其地皆為金剛。但肉眼眾生，不能見耳。」

南山感通傳云：「七佛金塔中，有銀印，若誦大乘者，以銀印印其口，令無遺忘。」（◎七眾—出家五眾、在家二眾）

普賢觀經云：「若七眾犯戒^註欲一彈指頃，除滅百千萬億阿僧祇劫，生死之罪者，乃至欲得文殊、藥王諸大菩薩，持香花住立空中侍奉者，應當修習此法華經。讀誦大乘，念大乘事。令此空慧，與心相應。」

大般若經云：「無諸惡獸，巖穴寂靜，聲離高下，心不外緣，專心憶持。」（◎出家五眾—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五眾）

法華經云：「譬如優曇華，一切皆愛樂，天人所希有，時時乃一出，聞法歡喜讚，乃至發一言，則為已供養。十方三世佛，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簣—盛土器、盛土用的竹籬簣）

又如磨鏡，一時徧磨明淨。有漸聞頓修，悟則漸勝，此名圓漸，非是漸圓；亦是無位中位，無行中行。是以徹果該因，從微至著，皆須慈善根力，乃能自利利他。故九層之臺，成於始簣^註千里之程，託於初步；滔滔

之水，起於濫觴^註森森之樹，生於毫末。道不遺於小行，暗弗拒於初明。故一句染神，歷劫不朽。一善入心，萬事匪忘。（◎濫觴——開始）

涅槃經云：「佛說：修一善心，破百種惡。如少金剛，能壞須彌。亦如少火，能燒一切。如少毒藥，能害眾生。少善亦爾，能破大惡。」

日摩尼寶經云：「佛告迦葉菩薩：我觀眾生，雖復數千巨億萬劫，在欲愛中，為罪所覆。若聞佛經，一反念善，罪即消盡。」

大智度論云：「如來成道時，有十種微笑而觀世間。有小因大果，有小緣大報。如來佛道，讚一偈頌，稱一佛號，燒一枝香，必得作佛。何況聞知諸法實相，不生不滅。不生不滅，而行因緣，業亦不失，以是故笑。」

當知：人身難得，中國難生^註知識雖遇，佛法難聞。人身難得者——得人身，如細針挑土；失人見，如大浪推沙。（◎中國——喻有佛法之處）

提謂經云：「如有一人，在須彌山上，以絲線下之，一人在下，持針迎之；其中，有旋嵐猛風吹線，難入針孔。人身難得，甚過於是。」

又菩薩處胎經云：「盲龜浮木孔，時時尤可遇。人一失命根，億劫復難是。海水深廣大，三百三十六，一針投海底，求之尚可得。若人失其身

，復得過是難。」又云：「吾從無數劫，往來生死道。捨身復受身，不離胞胎法。計我所經歷，記一不記餘。純作白狗身，積骨億須彌。以利針地種，無不值我體。何況雜色狗，其數不可量。吾故攝其心，不貪著放逸，是以暫得人身。」於十二時中，不可頃刻忘善；剎那長惡，此便難逢，豈容空過？又無常迅速，念念遷移；石火風燈，逝波殘照，露華電影，不足為喻。豈不畏歟？

中國難生者——中國有二：一、中印度，二、中華國。言華國者——有文殊、普賢、觀音、地藏、彌勒、勢至，諸大菩薩，建立道場。或現身說法，而逐類隨形；或暗護冥加，而尋聲感應。常遊蘭若之門，永處菩薩之地。燈續拈花之正脈，經傳鷲嶺之靈章。宗、教、律、淨，各種法門，機宜任感，無一不投。由是支那，斯稱可尚。倘住邊夷蠻狄，惡國凶邦，肆瞋交如虎豹，恣淫業如牛羊；未曉人倫之說，何有佛法之談？已生中國，豈不幸歟！（◎蘭若——靜處◎鷲嶺——靈鷲山）

知識難遇者，當知善知識是大法船，是大慧炬，引盲昧之良師，濟迷疴之妙藥。然佛菩薩、歷代祖師，乃過去善知識，宗、教、律、淨，諸大

法匠，即現在善知識！而現在善知識，皆從過去善知識續承；既無過去，何有現在？且過去大善知識者，乃佛也。

始自毗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三佛歷次出世已後，經無數劫，無佛出世，直至現在，成劫已去，住劫第九。人壽六萬歲時，拘留孫佛出世。人壽四萬歲，拘留舍牟尼佛出世。減至二萬歲時，迦葉佛出世。人壽百歲時，釋迦牟尼佛出世。（◎盧至佛——樓至佛：即韋馱菩薩）

如來滅度，已過二千九百四十餘年，時值末法將臨，鬥爭堅固。以後六千餘年，九劫已盡，人增百歲時，天人下世，宏釋迦人天小乘法；增至七萬歲時，釋迦如來小乘法滅盡，尚不聞釋迦之名。即時有七萬緣覺，一時出世，大地轉穢成淨；直到第十劫，減劫已減四千歲，彌勒佛出世。從今至彌勒時，共計八百八十萬七千餘年，而彌勒三坐龍華，應得度者，首會度九十二億俱胝人，二會度九十四億俱胝人，三會度九十六億俱胝人。是後中，有四小劫，無佛出世。至第十五減劫中，有九百九十四尊佛，相續出世。以後復有四小劫，無佛出世。至二十小劫中，人壽八萬四千年，盧至佛出世。即韋馱菩薩成佛，末法將盡，水火風災，前後繼起，世

界已壞；二十小劫，盧至以後，又過六十小劫，已到住劫，未知何時？佛出於世。由是佛世難遇，知識難逢，豈不慎歟？

佛法難聞者——當知已值佛之末世，雖去聖時遙，正法尚在；切生「千生罕遇」之心，「萬劫難逢」之想。由是希心仰望，當求出世之正因，大法精通，定感成佛之遠果。

若輕心慢意，不急尊崇，視法寶如過年之舊曆，捧經典如戲卷之閑文，由斯賤法之愆，遂感沉淪之報！一經地獄，億萬斯年；又處畜生，展轉無盡；如來出世，已在蛆蟲，復生餓鬼，苦劫萬千；正法當時，鬼身未盡，縱得人身，六根不具，癱殘百病，邊地投生；假若出家，諸根暗鈍，大法難遇，知識難親。

及乎已是堂堂僧相，各各精嚴，文深義博，智利詞清，豈可視法筵而草深一丈，其不惜歟？

佛為凡夫時，出家行道，隱於深山。道果將成，時有帝釋，化一羅刹，其形甚惡，在庵外唱言：「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道人聞已，即自念言：「如斯半偈，非世所知。」即下禪床，開門外望，見一惡鬼，餓逼無

倚。即問鬼曰：「纔演半偈，可是汝乎？」羅刹答言：「斯語我言。」道人白曰：「求卿慈悲，再陳半偈，願樂欲聞。」羅刹瞋曰：「我腹餓渴，身與我食，即當為說。」道人自念：身與他食，將何聞法？道人復言：「汝將半偈，書於石上，令我知己，供身食之。」羅刹書曰：「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書畢半偈，道人看畢，即於石岩墜下，羅刹接之，復形帝釋，嘆未曾有。

「為半句偈，捨身求法，不久當成無上菩提。」於此聞法之心，我何人也？若不信聞，誠不自欺！勉以夫。

十二、懺悔者——懺洗前非，悔不再犯。乃喻修船義，如有溺人，沉大海心，往來漂沒，偶遇巨船，幸為渡命。既已乘船，切須防損；稍有小破，急須修之補之，若不為然，漸成大破，不但人既溺，兼船亦沉也。即我等，從無始來，沉溺苦海，東漂西沒，虛生浪死；今既為人，忽沾戒品，已乘戒渡。心慎防危，稍有其損，如念重殃，補之治之，可保無害；若不為然，漸成巨漏；戒既有傷，人身難保，久之復入輪迴大海。

未出家前，所造惡業，過猶稍輕。既稟聖戒，少有微犯，其惡實大。

何以故？常言明知故犯，即知法犯法是也。當知所犯之由，皆因過去習種而生，相續不斷；惡習頓發，毀犯不知。正破戒時，已忘僧相，少有覺識，亦可提防；至使慣習純熟，故爾行無忌憚。若除惡習，必先絕種。其種深密，自力難除，故仗佛慈，求哀懺悔。

天台大師註懺悔法云：「夫發心起行，欲修禪定者，先要持戒清淨，如經中說，因依此戒，得生禪定，及滅苦智慧。是故比丘，應持戒清淨。

┌（◎天台大師—指智者聖師）

有三種行人，持戒不同。

一者，若人未作佛弟子時，不造五逆；後遇良師，教以三皈五戒，為佛弟子。若得出家，受沙彌十戒，次第具足戒。比丘比丘尼，受戒以後，護持清淨，無有毀犯，是名上品持戒人也。當知是人，修行禪定，必證佛法。猶如淨衣，易受染色。

二者，若人受得戒已，雖不重犯，於諸輕戒，多所毀損，為修定故，即能如法懺悔，亦名持戒清淨，能生定慧。如衣曾有垢膩，若能浣淨，染亦可著。

三者，若人受得戒已，不能堅心護持，輕重諸戒，多所毀犯；依小乘教，即無懺悔四重之法；依大乘教，猶可滅除。

如經云：「佛法有二種健人：一者不作諸惡，二者作已能懺。」^文夫欲懺悔，具足十法，助成其懺。

一者，明信因果；二者，生重怖畏；三者，生起慚愧；四者，求滅罪方法，所謂大乘佛法中，明諸行法，應當如法修行；五者，發露先罪；六者，斷相續心；七者，起護法心；八者，發大誓願，度脫衆生；九者，常念十方諸佛；十者，觀罪性無生。

若能成就，於此十法，莊嚴道場，洗浣清淨，燒香散華，於三寶前，如法修行，一七日、三七日，或一月、三月，乃至經年，專心懺悔，所犯重罪，取滅方止。

云何知罪滅相？若行者，如是至心懺悔時，自覺身心輕利，得好瑞夢，或復睹諸靈瑞異相，或覺善心開發，或自於坐中，覺身如雲如影，因是漸證諸禪境界，或復豁然解悟，心生歡喜，善識法相，隨所聞經即知義趣，因是法喜，心無憂悔；如是等種種因緣，當知即是破戒障道罪滅之相。

從是以後，堅持禁戒，亦名尸羅清淨，可修禪定；猶如破壞垢膩之衣，若能補治，洗浣清淨，猶可染著。

若人犯重禁已，恐障禪定，雖不依諸經修諸行法，但生重慚愧，於三寶前，發露先罪，斷相續心，端身正坐，觀罪性空，念十方佛。若出禪時，即須至心燒香禮拜，懺悔誦戒，亦誦大乘經典；障道重罪，自當漸滅，因此尸羅清淨，禪定開發。

故妙勝定經云：「若人犯重罪已，心生怖畏，欲求除滅；若除禪定，餘不能滅，是人應當在空閒處，攝心常坐，及誦大乘經典，一切重罪，皆漸消滅；諸禪三昧，自然現前。」

普賢行願品云：「復次，善男子，言懺除業障者，菩薩自念：我於過去無始劫中，由貪瞋癡，發身口意，作諸惡業，無量無邊；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我今悉以清淨三業，徧於法界極微塵刹，一切諸佛菩薩眾前，誠心懺悔，後不復造，恆住淨戒一切功德。如是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懺乃盡。而虛空界，乃至眾生煩惱，不可盡故，我此懺悔，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

業，無有疲厭。」（◎三障——煩惱障、業障、報障）

永明壽云：「投身歸命，雨淚翹誠；感佛威加，善根頓發，似池華得日敷榮，若塵鏡遇磨光耀。三障除而十二緣滅，眾罪消而五陰舍空。」

最勝王經云：「求一切智、淨智、不思議智、不動智、三藐三菩提、正徧知者，亦應懺悔，滅除業障，何以故？一切諸法，從緣故。」

又經云：「前心起罪，如雲覆空；後心滅罪，如炬破暗。須知炬滅暗生，要須常燃懺炬。」

彌勒所問本願經云：「彌勒大士，善權方便安樂之行，得致無上正真之道。晝夜六時，正衣束體，下膝著地，向於十方，說此偈言：『我悔一切過，勸助眾道德，歸命禮諸佛，令得無上慧。』」

大集經云：「百年垢衣，可於一日浣令鮮淨。如是百劫中，所集諸不善業，以佛法力故，善順思惟，可於一日一時，盡能銷滅。」又經云：「然諸福中，懺悔為最。除大障故，獲大善故。」

論云：「菩薩懺悔，銜悲滿目。況不蒙大聖，立斯赦法，抱罪守死，長劫受殃。」

婆沙論云：「若人於一時，對十方佛前，代為一切眾生，修行五懺^註其功德若有形量者，三千大千世界，數者不盡。」

高僧傳曇策，於道場中行懺，見七佛告曰：「汝罪已滅，於賢劫中，號普明佛。」

思大禪師，行方等懺，夢梵僧四十九人，命重受戒，倍加精苦，了見三生。（◎五懺——懺悔、勸請、隨喜、回向、發願）

智者大師，於大蘇山修法華懺，證旋陀羅尼辯。

沙門道超，於道場中修懺，獨言笑曰：「無價寶珠，我今得矣。」

東都英法師，講華嚴經，入善導道場，便遊三昧，悲泣嘆曰：「自恨多年，虛費光陰，空勞身心耳。」（◎三藏——經、律、論）

高僧慧成，學窮三藏^註被思大禪師訶曰：「君一生學問，與吾炙手，猶未得暖，虛喪工夫。」示入觀音道場，證解眾生語言三昧。

此皆投身懺門，歸命佛語，致茲玄感，頓躡聖階。是以懺悔，躋至等覺，謂：有一分無明，猶如微煙，故須洗滌。

又法身菩薩尚勤懺悔，豈況業繫之身，而無重垢？一切眾生，業通三

世，真慧不發，被二障所纏^註，妙定不成，為五蓋所覆^註，唯圓乘佛旨。須於淨處嚴淨道場，苦到懇誠，普代有情勤行懺法；內則惟憑自力，外則全仰佛力加持，遂得障盡智明，雲開月朗。是以，非內非外，能懺所懺俱空，而內而外，性罪遮愆宛爾。故菩薩皆遵至教，說悔先罪，而不說入過去。且登地菩薩，尚洗垢以除瑕；障重行人，豈談虛而拱手？已作之業，今可懺除，再不復作，是真懺悔也！（◎二障——煩惱障、所知障）

十三、恭敬三寶者——禮節懇誠曰恭，尊仰溫奉曰敬；三寶者——佛寶、法寶、僧寶。（◎五蓋——貪、瞋、眠、疑、掉舉）

恭敬佛寶者——當知如來，是我本師和尚，法身父母。已入空門為佛弟子，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衣服飲食現成，臥具湯藥適意；出入於金門之下，行藏於寶殿之中，高樓大廈安居。板響鐘鳴動作，行無塵之路，眠無穢之床；雖然動止，作事循規，究實施為，功歸自己。由是假四緣安身，守一乘研性，莫不皆因大覺宏慈，如來厚德；光明徧照於將來，威德感通於斯際。至爾三祇劫內，凡夫位中，割肉餒鷹，捨身飼虎，截身肉而療饑病，剜腦髓以救沉疴，捨金輪王頭，而滿千數；取所生眼目，徧若微塵，

布七寶金銀，而濟貧窮；施國城妻子而將彼意；大千世界，無一芥子許地土，不是如來捨身命處，而今敢忘重恩，不深報答？

然報恩者，內則行上乘頓法，以悟唯心；外則秉聖教規箴，用侵身習。見佛相，則誠懇禮拜；讚佛聲，則潔意虔心。假若臥寮設供佛相，便壺痰盒，安置外蔽；佛龕多勤拂拭，恐有穢污灰塵。凡至佛前，必先淨手，若洗手時，切信念咒。何以故？如手有塵，當以水淨；要知水體，即是垢源。故云：「水不洗水，塵不染塵，由憑咒力，洗滌身心，是名真淨。洗手偈曰：『以水盥掌，當願眾生，得清淨手，受持佛法。唵，主迦囉耶莎訶。』」三遍咒畢，然後動作施為。十大願中，具足二種：一者禮敬諸佛，二者常隨佛學。於此志行稍為答報。（●躡——同「躡」、同「蹻」）

恭敬法寶者——當知三藏十二分教，是諸佛之生母，乃眾生之眼目，切須恭敬。如欲看某經，先須淨手持咒。請經典時，雙手持捧，切勿粗重，若取時儻侗一拿，放時信手一丟，如置衣物相似。或看時，即用手股枕頭看，或躡腳看或立站看，或立身及臥眠看，或看時，與他人談笑；於此惡習看經，即是不恭敬，不真信；不信即是誹謗。由輕慢心，而謗正法，

果感阿鼻，現亦顛倒。何以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是也。

若請經看時，如捧佛身。經是佛體，桌案先掃潔淨，後輕放擺正，合掌已畢，跏趺端正，合掌開經，看畢，亦合掌收經，用經蓋蓋好。經內不得夾別紙物，亦不折經角；不得開經放置，不得反放，必經額向上；放時或放佛側，或置高櫃，不能低於人之臍下，及不淨處。若擔經時，經在前行，不得經包枕頭，不得放臥處，不得賣資作用費。見外處有經卷破壞，即補修安置；聽人有謗經聲，即善言柔慰，恐他瞋罵，即躬身禮拜，故能令彼歇瞋，亦能令彼生信。如彼處有經卷，未放平正，即親自安置，勿使人安置；如使人安置，似有輕意。

凡經所在之處，即為有佛，而天龍八部^註皆淨心守護，故肉眼不能見知。如大經云：「佛告諸比丘，譬如有人辯若文殊，教化四天下人皆至一生補處；格量功德，不如有人，香華^香供養方等經典，得下等寶。行此法者，真是佛子。」

恭敬僧寶者——舉僧一人，則佛、法二寶皆具。何以故？佛由僧作，經是僧宏；舉一即三，僧寶最貴。經云：「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一清淨

比丘。」是而僧形莫測，凡智難量，非大聖莫能窮，豈小知而忖度？其中或有諸佛應跡者，或菩薩逐類者，有羅漢現身者，有天人轉世者；或現諸威儀，或現眾遊戲，或現惡習以驚人，或修淨行而為己，或睡簷石而神通隱化，或肆街廛而密行精嚴。由是聖跡凡行，脫珍著弊，內懷菩薩大願，外為實化隨緣。

楞嚴經云：「佛言：我滅度後，勅諸菩薩及阿羅漢，應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種種形，度諸輪轉；或作沙門、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婬女寡婦，姦偷屠販，與其同事，稱讚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今時有等上人者，未明大旨，盡逆佛心。見有行道威儀肅靜行人，即崇重相親；飲食衣服，讚嘆歡喜，尊敬若活佛，常而近之。見有惡習，毀齋破戒僧人，即輕慢若賊，當眾誹謗，背後譏嫌；迴避如臭犬，叱而遠之。當知佛神行化，或順或逆。（◎八部——天、龍、修羅、夜叉、緊那羅、摩睺羅伽、乾闥婆、迦樓羅）

古有齋主，打千僧齋，僅少一人，不能足數；出外尋找，見一破落僧人，百般醜惡，形如流氓。住持令伊湊數，齋主拒而謗之。隨時破落僧，

湧身虛空，現十八變，齋主悔過，急跪求懺，向佛發願，再不敢輕欺劣僧也。（◎畛域——範圍、界限）

果有此等僧形，即生悲愍，嘆他業重，佛力難加；念習氣為性命，將戒律作閒文；在生隨習妄為，死後難逃沉墜。於斯之故，益加愛護，安慰身心，令習大乘，漸銷重垢。所以者何？有道行者，而慚上昇，可不重念。有惡習者，將必墮落，速急提撕，亦不負諸佛本懷，可學菩薩大願。抑且劣僧，正是如來弟子，我佛既能容忍為僧，同是佛之後裔，若輕劣僧，即是輕佛；如一父母所生，各有智愚不等。既能信佛，必先信僧，當知毀佛之過小，毀僧之過大。又謗聖僧之惡可除，謗劣僧之罪難了。果能一視同仁，無分優劣，互相勸勉，互相讚揚，足稱大量之人。深培三寶之福，不分畛域^此，何辨肖賢？僧為成佛種子，僧為世界福田，能見劣僧無厭，自身早植佛因，是為恭敬僧寶關鍵也。

又復自己戒行精嚴，習氣薄少，見有道人而生讚仰者，情猶可然；若外現好人，內懷極惡，見他不具僧儀而生厭謗者，何堪齒錄也。

大報恩經云：「阿闍世王，欲謀國位，將父國王，深閉幽室。其母不

忍，私自身匿麵麪^ふ①瓔珞中灌葡桃漿②尋王供食。阿闍得知，即要殺母。群臣諫奏不允，即將生母另置七重幽室，令人看守，斷絕往來。其母悲泣稟佛，佛至。韋提希國母曰：『吾不願娑婆惡世，欲生淨方。』佛即為說十六觀經，令生樂國。又去國王，與之說法，即證三果。

阿闍世王復與提婆達多，設計害佛，即將狂象，用酒醉之，躡殺人民，房屋無數；將象拴於城門內角，請佛應供^云，急欲害之。阿闍世王與提婆達多，同在城外迎接。即時佛與五百羅漢，將至城門，狂象起身，五百羅漢飛上空中，唯阿難一人趨向佛側，佛將五輪指舒出時，有五小獅子，威聲震吼，狂象伏膝而跪。阿闍世王，見之不勝，回向佛前，哀號淚訴言：『實調達使我同為，非我正意。』（●麪——以麥蒸磨成屑）

阿闍王害父母，害佛法僧，當墮阿鼻地獄。由是改過前非，後常時請佛應供，見佛禮拜，請佛說法，供給眾僧，如是恭敬三寶者，已免萬劫受苦也。」當知佛法僧眾，威力冥加，莫可測耳。（●葡桃——葡萄）

十四、禮拜者——略有三種：一拜佛，二拜經，三拜舍利。
拜佛者——當知五濁惡世，唯禮拜一法，超過一切法門之上。何以故？

從無始來，造諸惡業，互相酬償，無有了期。如人借債，前債未還，又復借債；由是借已復還，還已復借，是知輪迴，無有休息。今既發心，歸命佛前，至誠禮拜，終身不懈，則過去之業債已還，未來之惡債不借。所以者何？身拜佛則身業清淨，口稱佛則口業清淨，意虔誠則意業清淨；三業清淨，直通最上之關。一心虔誠，銷滅多生之罪。

然拜佛之法者，合掌當胸，直身下拜，俯伏稱名，其心不能緣諸外境；若妄念起時，將佛聲舉高，音聲稍長，不得過慢，慢則易起妄念；又不過快，快即易生疲勞；緩急得中，心存正念。若妄想拜佛，反增過惡。何以？當知淨心即是香花供養，纔有妄念即是穢污佛前。

果能一心皈命投忱，無始惡業如泰山崩。經云：「禮佛一拜，罪滅河沙。」是也。業報差別經云：「禮佛一拜，從其膝下，一塵有一轉輪王位。」

拜經者——功具三學。何者為三？依經拜字，則圓成文字般若；一心不散，心緣佛經，則圓成觀照般若；依經解義，藉字明心，則圓成實相般若。拜經之功，亦超諸行之上，何以故？拜法而兼拜佛，敬佛亦可明法，

佛法等修，福慧俱備。（◎遷化——此指涅槃，一般指往生）

拜經之法者，必須五體投地，一字一拜，不計多少；不論日期，少有所論。其看字不清，拜儀不敬。何故？但限某時拜畢，計日多少，故拜不由而自快。於此者，祇增色質，有漏之福，難培法身，無生之慧故也。

拜舍利者——梵語舍利，此云靈骨。即我佛世尊，萬德紫磨金身之靈骨，由阿育王建塔藏骨，故名骨塔。其骨之靈瑞，始自吳國孫權大帝，赤烏年中，天竺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者，以曹魏嘉平年中，於洛陽白馬寺，翻譯諸經論。自念言：「欲使道鎮江淮，興立塔寺。」杖錫東遊，達於建業。即構茅茨（茅茨，屋宇）設像行道。（◎江東——長江以南◎曜——光明）

時江東未有僧眾（註）人見康僧會，單居陋室，身似異形，疑其矯異。有人奏孫權，召而詰問：「佛何靈驗，汝獨改形？」會曰：「如來遷化（註）已過千年，遺骨世間，名曰舍利，在所應現，神曜無方（註）昔阿育王，統閭浮提，乃起八萬四千寶塔。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孫權以為誇誕，乃曰：「若能得舍利，當為造塔。」（◎茅茨——儉樸的建築物）

康僧會乃以瓶盛水，燒香禮請，三七日夜，猶無所睹。既入五更（五更，夜半），忽

聞瓶中，鏘然有聲。僧會自往視之，果獲舍利。明旦呈於孫權，合朝雲集，五色光焰，照耀瓶中。孫權自執瓶，瀉銅盤上，舍利所衝，盤即破碎。孫權大驚，肅然而起曰：「希有奇瑞。」僧會進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至爾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孫權有疑，即命人試之。僧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神蹟，以廣威靈。」

即將舍利放鐵砧上註使有力者用鎚擊之；砧鎚俱破，舍利無損。孫權大嗟服，即為建塔。以江東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右註大法隨興焉。

寧波育王寺舍利因緣者，始自西晉武帝太康三年壬寅，山西并州，劉薩訶者，弋獵為業註暴病而死，見十八地獄，受諸楚毒，忽遇神僧謂曰：「汝罪過重，應入地獄，我憫汝故，汝生還沙門。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大阿育王舍利塔，並吳中浮江石像，皆育王所造，可往禮敬懺悔，則不入地獄。」（●江右—長江以西●弋—射●砧—擣衣石）

既醒悟，即出家，法名慧達。如言南行，在處求覓。迨至寧波鄞山，偶聞地下鐘聲，誠求至地。越三日，忽見寶塔從地湧出，光明騰耀。其狀

青色，似石非石，高一尺四寸，廣七寸，五層露盤，四角挺然，中懸金色小鐘，舍利繫於鐘內，圓轉不定，繞塔四周，俱是鏤空，諸佛聖僧，金剛八部等像，斯神工聖跡，非人智所能及也。育王寶塔，始肇於斯時。

傳載劉薩訶，是利賓菩薩示現，逆行三昧，豈偶然哉？凡誠心拜塔者，或育王舍利，或紙印畫相亦然。一香一花，等純陀最後之供；一瞻一禮，同靈山現在之尊。請福，而無福不生；懺罪，而無罪不懺。種菩提於心地，悟涅槃於性天。（◎一小劫——一千六百八十萬年◎鏤——雕刻）

百緣經云：「有一寶蓋長者，過去曾持一摩尼珠，蓋毗婆尸佛舍利塔頭，從是以來，九十一劫天上人間，常有自然寶蓋，覆其頂上。乃至遇佛出家，皆成道果。」豈不信焉？（◎圓——通「環」）

其禮拜一法，從凡夫直到成佛，決不可少。已成佛後，亦不可少。世尊與諸弟子應供次，路邊有堆亂石，佛即親手，一一排碼高層，隨時整衣束體，親躬禮塔三拜。時阿難白佛曰：「佛乃天上人間稱尊，何拜此塔？」佛言：「此塔中靈骨乃我前身，即迦葉佛時，我為比丘，命終骨葬於此，仗他精勤道業，今得成佛，欲報少恩，是故禮拜。」

於此觀之，佛尚如是，我何人也？思之，凡行持禮拜者，勿論拜佛、拜經、拜塔，已拜將終，定要發願普度眾生，此願最要緊；或願往生，或願成佛，或願無病。若不發願，則不得感應道交。故儒云：「人有善願，天必從之。」又云：「有求必應，無願不從。」如三衣持具，禮拜善知識，拜過起身就走，其善知識，不知為何所由，亦不得師資道合。常言：「道人不開口，諸佛難下手。」如此發願，即開口請示是也。

十五、供養者——上供十方諸佛，中供一切聖賢，下供六道眾生。

古今善知識等，平等普供，等無差別。據事即為供養，論理亦合檀施。然香花燈水果，茶食寶珠衣，於斯十種，世所愛重，即將痛愛之物，供養法界聖凡，名表供奉之心。實除貪瞋之毒，外則培植色身，內則保資慧命。

雖然供給他人，而實功歸自己。所以者何？如供香，則身口不臭；供花，則相貌端嚴；供燈，則眼光徹；供水，則惡病全銷；供果，則富樂尊榮；供珠，則身欽潔貴；供衣，則福壽綿長。直使少分之供資，遂感極長之福果。

論云：「億耳阿羅漢，昔以一華施於佛塔。九十一劫，人天中受樂，餘福力故，得阿羅漢。釋迦世尊，為凡夫時，取七枝蓮花，供養燃燈古佛，佛即與摩頂受記曰：『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

毗婆尸正法中，有一貧人，見僧歡喜，即於野澤採眾草華，用散眾僧。此供華之德，九十一劫，身體端正，意有所須，如念而得。

經云：「若以一華，散於虛空，專申供養十方諸佛，乃至畢苦，其福無盡。」

法華經云：「若人散亂心，乃至以一華，供養於畫像，漸見無數佛。」

毗婆尸佛出世時，有一貧人，雖懷喜心，無供養具，以一把白石擬作真珠，用散眾僧，今此寶天比丘是。即生時，天雨七寶，出家身得道果。諸供養者，作菩提之緣因，為成佛之正行。

大思惟經云：「若不修供養，奉上諸佛，雖得往生，而依報不具。或施飯設供，資備修行，開大供之門，建無遮之會。是以供一匙之食，七返生天；給一團之麩，現登王位。」

像法決疑經云：「佛言：若人於阿僧祇劫，以身供養十方諸佛，并諸云

菩薩及聲聞眾，不如有人給與畜生，一口之食，其福勝彼百千萬倍，無量無邊。」（◎一切種智——了知諸內外相之智，指佛智◎那由他——百萬、億）

華嚴經云：「菩薩乃至供於畜生之食，一搏^支一粒^註咸作是願：『當令此等，捨畜生道，利益安樂，究竟解脫。』菩薩如是專心繫念，一切眾生，以彼善根，而為上首。為其迴向，一切種智^註」（◎搏——物搓成團）

普賢行願品云：「復次，善男子！廣修供養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極微塵中，一一各有一切世界，極微塵數佛，一一佛所，種種菩薩海會圍繞。我以普賢行願力故，起深信解。現前知見，悉以上妙諸供養具，而為供養。所謂華雲、鬘雲、天音樂雲、天傘蓋雲、天衣服雲、天種種香、塗香、燒香、末香，如是等雲，一一量如須彌山王。燃種種燈，蘇燈、油燈、諸香油燈，一一燈炷如須彌王，一一燈油如大海水。以如是等諸供養具，常為供養。善男子！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所謂如說修行供養，利益眾生供養，攝受眾生供養，代眾生苦供養，勤修善根供養，不捨菩薩業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善男子！如前供養無量功德，比法供養一念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胝那由他^註迦羅分

、算分、數分、喻分、優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以諸如來尊重法故，以如說行出生諸佛故。若諸菩薩行法供養，則得成就供養如來，如是修行，是真供養。故此廣大最勝供養，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供乃盡。而虛空界，乃至煩惱不可盡故；我此供養，亦無有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當知：十種供養，兼法供養，直至地上菩薩，尚且殷勤努力，不生疲厭。今時有取一小花供佛者，恐人謗我，言我玩花，執我見之小嫌，失菩提之大果。可乎！（◎卍—吉祥海雲相◎然—同「燃」）

十六、然指者—每逢諸佛菩薩，歷代祖師，過去善知識，或生辰日，或成道日，或涅槃日，以及諸天，神聖良辰，或父母生辰日，當知出俗為僧，必須報答。父母者，十月懷胎辛苦，三年乳哺勤勞。三寶者，乃法身父母，四緣俱足，諸般現成，去髮為僧，佛恩最大。直待良辰已至，對三寶前，投誠披露，必先發願，或然香報佛恩^卍或報親恩，或念眾生苦，發願度脫，此願最要常發；或願開大智慧，先發願已，即於佛前，或手掌然指，或手肱然香，或胸前然卍字^卍或背後然寶塔，或頸項然挂珠，或肩臂

然油燈。然過經行半時，免火毒入心，口忌香蕈^註、辣椒、生薑，凡有發性，皆不得食。念報深恩，理當忍苦。雖然受疼痛於一時，滅罪殃於萬劫。

楞嚴經云：「佛言：我滅度後，其有比丘，發心決定修三摩提^註，能於如來形像之前，身然一燈，燒一指節，及於身上^思一香炷。我說是人，無始宿債一時^文耐畢；長揖世間，永脫諸漏。雖未即明無上覺路，是人於法，已決定心。若不為此，捨身微因，縱成無為，必還生人，耐其宿債；如我馬麥，正等無異。」（◎三摩提—定◎蕈—同「菌」）

法華經云：「佛言：若有發心，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註，能然手指，乃至足一指，供養佛塔，勝以國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國土、山林河池，諸珍寶物而供養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正等正覺）

然則明自他性空，無法我二執，不見所供之境，亦無能燒之心—惟供三寶，深報四恩，以助無上菩提，不求人天果報。

現時，有等怕疼之上座者，便言：「六根俱足，正好行道；三十二相，佛亦莊嚴，何致缺根，實有難看。」於此癡見，自他俱害。殊不知：佛之相好，皆是捨身命而圓成。布施穢質，得淨法身。故法華經云：「見菩

薩頭目身體，欣樂施與，求佛智慧。釋迦世尊，捨身命時，度度皆證法門，或得柔順忍^①或得無生忍等。」是以過去諸佛，及本師釋迦，從無量劫來，捨無數身命，或為求法，則出髓血剝身；或為行慈，則飼鷹而餵^ㄨ虎。般若論云：「如來無量劫來，捨身命財，為攝持正法故。無有邊際，修無窮之因，得無窮之果。」果者，即法、報、化三身也。乃至西天、此地，菩薩高僧，自古及今，遺身不少，皆遵釋迦之正典，盡效藥王之遺風。

高僧傳藹法師，入終南山，自剝身肉，布於石上，引腸掛樹，捧心而卒。先書偈於石云：「願捨此身已，早令身自在，法身自在已，在在諸趣中，隨有利益處，護法救眾生。又復業應盡，有為法皆然。三界皆無常，時來不自在。他殺及自死，終歸如是處。智者所不樂，業盡於今日。」

又僧崖菩薩燒身，自念云：「代一切眾生苦，先燒其手。」眾人問曰：「菩薩自燒，眾生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答曰：「猶如燒手，一念善根，能即滅惡，正由一念真實善心，而代盡也。」

天台宗滿禪師，一生誦講蓮經^①感菩薩現身，正定經咒文字，後焚身供養法華經。（◎柔順忍——隨順真理，賴一己之思而悟，六塵無性不生）

又智者門人，淨辯禪師，於懺前後，四十八日，代師焚身，請師住世，教化人天。（◎蓮經—法華經◎濯—洗◎尼乾—外道）

凡行此行者，本為接後逗前，令凡證實。設即示現權施，亦令後人做，不可將邪倒之法，賺人施行。大聖真慈，終不虛誑。必須內有理觀，外曉期心，心正行正，事明理明。所以投巖，無招外行之論；赴火，不為內眾之譏。故勝熱，息善財之疑；尼乾（音干）生嚴熾之解。

文殊問經云：「菩薩捨身，非是無記，唯得福德；是煩惱身滅故，永得清淨身。譬如垢衣，以灰汁浣濯（音九）垢滅衣在故。」

梵網經云：「若佛子，應以好心，先學大乘威儀經律，廣開解義味。見後新學菩薩，有從百里千里，來求大乘經律，應如法為說一切苦行，若燒身、燒背、燒指，若不燒身背指，供養諸佛，非出家菩薩。乃至餓虎、狼、獅子，一切餓鬼，悉應捨身肉手足而供養之，然後一一次第為說正法，使心開意解。而菩薩為利養故，應答不答，倒說經律、文字，無前無後，謗三寶說者，犯輕垢罪。」唯近時，有燒身燃燈之說，即忙破除，言「此乃小乘之法，保全身命，好行大乘。」若此者，慟心耳。

十七、作事者——作事亦名行行。此行有二種：一、世間行。二、出世間行。（◎止——只◎儼然——好像◎猷——計畫）

世間行者，上齊諸天八部，下至土府龍神，保衛人民，護持世界。又上至王臣宰官，下齊地保更夫，掌握綱常，護維國制。

出世間行者，上止文殊、彌勒，下齊護法伽藍，擁護如來，無遮法會。又，上至和尚諸職，下止照客行童，扶樹先規，嚴遵祖道。皆發輔助之心，廣行菩薩之事，利他損己以為懷，捨己從人而為眾。且發心本無大小，論次第似有後先。

今敘叢林規則者，伏惟各家合院：揚祖德之宏猷_文，俯慰將來之望；扶末輪之大樹，群叨庇蔭之恩。靈山佳會，儼然未散於今時；選佛道場，允矣觀光於後日。宏祖道於澆漓之際，挽宗風於末法之秋；痛爐鞴之先規，視將沉之日影；嗟達摩之極倡，似風裏之明燈；仰冀法門鼎盛，哀祈道化流通。切望同學上人者：參一乘之妙諦，笑合拈花；破最上之牢關，印同立雪。然茲時道場者，聊干弊猥，漸有潛侵，非謂居首之虞，亦兼學流之咎。

夫為首領者，勿當眾互相以譏嫌，懷忿怒易發於身口；也須屏處以商通，至若符為而無礙，或其忍辱之道以難行，菩薩之心而何有？直使門庭傾喪於瞋風，大法滅歸於暗鬥。上既無德歸人，下即不恭生謗。損己則有乖先德，福地荒蕪；損他則令種毀因，慧根斯斷。既爾自他俱損，直期福慧兼傷。諸佛由是以懷悲，天龍於斯而發怒。然而地由人傑，道在人宏。念祖燈之殘焰，挑則重輝；順末世之鬥爭，撲則盡暗。既已發菩薩之大心，必行菩薩之大事。物我一體，智魯同倫；結法緣於大眾，用悅豫於同寮。報佛恩，而報祖恩；續叢林，而續慧命。（◎牘——公文、信札）

蓋處事者，舉正直則威驚大眾，行仔細則因果清明，用剛柔則不偏賞罰，施忍耐則深結法緣，去己執則和通共事，取溫平則感眾咸欽。茲陳數牘^多自亦同行。雖然據弊於今時，而實指陳於來際。

行單者，先出門爭之窟，後居忍辱之房，息煩惱之火，填懈怠之坑。若見睡友將臨，即眠身而不顧；或見鬥客已至，即逞意以施為。如此行為，但有培福之名，而無受福之實。且謂真發心者，以利人為本，以大眾為懷。舉措則愛護常住，動作則存心因果。視粒米如金珠，念寸物如至寶；

共作不動同寮之念，互相歡迎、適宜，可悅大眾之心，自他俱利。

作事，然增福種，坐禪，正植慧因。無事即靜室絕言，有務則處眾少語。三業清淨，萬行圓成。菩薩之階以踐，成佛之種以萌，為大覺兒孫，償普賢後裔。銘曰：「雪峰飯頭，滄山典座，堂裏坐禪，堂外禪坐；古德芳風，至今未墮。」其如是者，現在居菩薩之室，未來處諸佛之邦。

噫！粗粗行單，有這個說話，非愚之論，乃佛、祖所宣也。

十八、吃齋者——即鄉村之精舍，塵市之伽藍，以經懺為家務，以酒肉為佛事。每日三時，用魚肉充饑，取蔥蒜治味，說雞蛋不是葷腥，言蕎頭即是素菜。看牛肉唯厭骨多，嗜米酒而嫌味淡。擲骰拭牌，帶務琴碁書畫。耽淫好色，兼學三略六韜。看儒林書而改悶，登釣魚臺以散心；縱穿圓領方袍，恨其重而且累，即改軍裝儀式，美其緊而且輕。耽出家名，行在家事。若信吃齋之言，斷無此等惡習。（◎碁——同「棋」）

假若受一日戒，持八關齋，或不嗽有情，或永斷葷血，不值三災之地，能生六欲之天；既為長壽之緣，又植大慈之種。（◎蕎頭——小蒜）

經云：「昔有迦羅越，興投大檀，請佛及僧。時有貧人賣酪，主人買

已，即暫留勸，令賣酪人吃齋，賣酪之人，心生歡喜，暫住半日未吃葷腥。至晚歸家，婦與夫曰：『我殺公雞待等你回，夫婦同吃。』婦勸夫吃，夫言吃齋，不茹葷腥。其婦破言：『人好不用乖，心好不用齋』。逼夫強吃，其夫拒絕。」由半日吃齋之功，命終即生天上，七世人間，常得自然衣食。（◎三略六韜——兩種兵書◎茹——吃）

若一日持齋者，得六十萬歲自然之糧，兼有五福：一者少病，二者身心安隱，三者少淫亂，四者少睡臥，五者命終之後即生天上，常識宿命。且言吃一日齋，尚有多種福利，若一生吃齋，福德豈有思量也？

然不吃葷者，即是止惡；欲行善事，必須放生、救生、贖命、止殺、興衰，斷燒煮之殃，釋籠罩之繫，續壽命之海，成慧命之因。遂得水陸全形，息陷網吞鈎之苦，飛沉任性，脫焚林竭澤之憂；免使穴罷新胎，巢無舊卵，脂銷鼎鑊，肉碎刀砧。（◎繫——拘捕）

古云：「野狐尚聽百丈法，螺螄尤護金剛經，十千遊魚，聞佛號而化為天子，五百蝙蝠，聽法音而總作聖賢，蟒聞懺以生天，龍聽法而悟道，蟻子蟲，吃供水，超昇樂土；小獼猴，碼石塔，命盡生天。」

梵網經云：「佛言：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眾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常住之法，教人放生；若不爾者，犯輕垢罪。」故知：有情無情，不可傷害。

華嚴經云：「佛子菩薩摩訶薩，作大國王，如法自在，普行教命，令除殺業。南閻浮提，城邑聚落，一切屠殺，皆令禁斷；無足、二足、多足，種種生類，普施無畏。」（◎翻—羽毛的莖◎案—桌子）

涅槃經云：「一切惜身命，無不畏刀杖，恕己以為喻，勿殺勿行杖。」昔有禪師鄧隱峰，未出家時曾射一猿子，墮地而終；須臾，猿母亦墮而死。因剖腹開，見肝腸寸寸皆斷，遂捨射業；因是出家，後得大悟。

是知：人形獸質，受報千差；愛結情恨，其類一等。所以失林餓虎，乃委命於蘆中；斷翮驚禽^註遂投身於案側^註至如楊生養雀，寧有意於玉環；孔氏放龜，本無情於金印。命即無於大小，罪豈隔於賢愚？三業施為，切宜戒慎，誤傷誤殺，尚答餘殃；故作故為，豈逃業跡？近有人言，弄死

幾個虱子，總不要緊，因他咬我故。何不知未沾肉氣，命已銷亡，悲乎！

楞嚴經云：「阿難！汝等當知，是食肉人，縱得心開，似三摩提，皆大羅剎。報終必沉生死苦海，非佛弟子。如是之人，相殺相吞、相食未已，云何是人，得出三界？汝教世人，修三摩地，次斷殺生。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二決定，清淨明悔。」

昔有二同參發願行道，一人吃齋，一人吃葷。行至北地，有一富家，崇信三寶，見此二人，心生敬仰，即修齋宴，迎請應供。其吃葷之人不樂素宴，善主知己，即斥羞兼訓，當時令彼起單；至爾坐櫬冷茶，求之不得，及至房廊邊處，不容站立。如是，其僧尋往他處，悔過自責，盡形壽不沾葷腥，吃齋守戒，後善終。

十九、唱誦者——乃應赴一法，上古原無，佛事門中，方便則有。而叢林唱念，置之勿論。

至於應赴之家，而酌唱經懺者，外赴齋家時，途路經行，口談世諦；主家已到，眼似明珠；口誦經，心緣外境；面向西，目作南觀。假廁房則煙雲陡起，借取物則蔽處交談。一身惡習難言，滿口葷腥難嗅。齋主誠心

求福，自己努力招徠。惡貫滿盈，三途遞償。因貪一時快樂，果成萬劫痛苦，豈不畏歟？何不悔哉？

但真實行持應赴者，以利生為本業，以經懺為福田。外具威儀，而令他生善信；內懷誠懇，而感神聖加祥。往返不見其眼珠，睡坐不聞其聲語。雖處村房，而不留心於動靜；雖履俗眾，而不共言於短長。身正心端，自他俱利。（◎伎—技術◎殄—盡、絕滅）

至於諷詠唱唄之，妙梵歌揚。昔婆提揚唄，清響徹於淨居。釋尊入定，琴歌振於石室、園林、樓觀，入法界之法門，音聲語言，成佛宗之佛事。毗尼母經云：「佛告諸比丘，聽汝等唄。」唄者，即言說之詞。十誦律云：「為諸天聞唄心喜，或音樂舞伎之螺鈸簫韶，發歡喜心，種種供養。」法華經云：「若使人作樂，擊鼓吹角唄，簫笛琴箏篴，琵琶鏡銅鈸，如是眾妙音，盡持以供養。或以歡喜心，歌唄頌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且如課念尊號，教有明文，唱一聲而罪滅塵沙，具十念而形棲淨土。拯危拔難，殄障銷冤之非但一期暫拔苦津，託此因緣，終投覺海。或稱揚佛德，讚嘆大乘，勝報無邊，殊因最大。讚一偈，有超劫成佛之功；頌

一言，獲舌相妙音之報。（◎第一天—四天王天）

觀佛三昧經云：「昔過去久遠無量世時，有佛出世，號寶威德上王。時有比丘，與九弟子往詣佛塔，禮拜佛像。見一寶像，嚴顯可觀，禮已諦觀，說偈讚嘆。後時命終，悉生東方寶威德上王佛國，大蓮花中忽然化生。從此以來，恆得值佛，得念佛三昧。佛為受記，於十方面，各得成佛。」（◎五通—天耳、天眼、神足、他心、宿命）

普賢觀經云：「若有人晝夜六時，禮十方佛，誦大乘經，思第一義，甚深空法，一彈指頃，除百萬億，那由他劫生死重罪。」

昔有樵夫，正砍柴時，心生適意，即唱山歌。唱至中間，忽然唱一南無佛陀，由此誤唱一句佛聲，命終生第一天上^註已俱五通^註忽觀前生，乃是窮人，何能生天？由誤唱一聲佛號之功，故得生此。如是，即一切時中，倍加信樂，後壽終，生第二天上^註（◎第二天—忉利天）

古有大善家，夫人有病，請僧四十九人求懺，其中少去一人，夫人不喜，外處覓之。無有僧人，至爾沙彌亦無。原有土神祠，暫住之破落僧，其形醜惡，百無一會，只會「阿彌陀佛」一句，即請之。其僧再四推委，

情不得已去之。其眾僧皆位位音聲嘹亮，唱念精通，敲打俱全，無一不會。一見此邈邈僧將至，眾僧各各惡厭不堪，單設一桌與他念佛；至爾吃食，皆不共處；已有半月，夫人謂家人曰：「作佛事處，離我房間路隔半里，耳中單聽一句佛聲，其音清雅，樂可安心。縱有煩惱，聞佛音聲，而自清涼；其他音聲，毫不聽聞。」家人即回，辭眾僧，單留破落僧。僧眾聞之，滿面失色，各各念言：「如其是事，不解何意？」即帶慚顏，冷冷而去。唯此一僧，後建精舍，供給命終，追遠而不忘其德也。

茲乃校量此勝負者，祇在其心「誠與不誠」。誠心者，毫無異念，直秉一心，故感而遂通；不誠心者，雖無邪意，而專心勝負；或唱不合板，則瞋心數起，或打不跟腔，則惡眼橫翻，全在事跡以爭端，何有一心而達聖？直是以破落僧，而為尊尚；以虔誠心，而赴災齋家，可得而行也。

二十、眾善者——夫空有齊觀，性行不二，小善根力，並是菩提資糧；大地山河，悉建真空寶剎。具智眼而不沒生死，運悲心而不滯涅槃。以三界之有，為菩提之用；處煩惱之海，通涅槃之津。眾善，是菩薩入聖之規模；眾行，是諸佛助道之階漸。（◎邈邈——不整潔）

台教云：「如輕小善不成佛，是滅世間佛種。」荆溪尊者云：「一毫之善，本趣菩提。如操刀執炬，得其要柄。若信佛心，如把鐵抱火。」

法華經云：「散心念佛，小音讚佛，指甲畫像，聚沙成塔，漸積功德，皆成佛道。」（◎鍤鈇——以石藥冶銅◎鍤——似金的石◎衢道——又道）

大悲經云：「佛告阿難，若有眾生於諸佛所，一發信心，種少善根，終不敗亡。假使久遠，百千萬億那由他劫，彼一善根必得涅槃。如一滴水，投大海中，雖經久遠，終不虧損。」或造新修，立像圖真，興建伽藍，莊嚴福地。

法華經云：「若人為佛故，建立諸形像，刻雕成眾相，皆已成佛道。或以七寶成，鍤鈇赤白銅，白蠟及鉛錫，鐵木及與泥；或以膠漆布，嚴飾作佛像，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彩畫作佛相，百福莊嚴相，自作若使人，皆已成佛道。」

華首經云：「佛告舍利弗，菩薩有四法，終不退轉無上菩提。何等為四？一者、若見塔廟毀壞，當加修治，若泥乃至一磚。二者、若於四衢道中，多人觀處，起塔造像，為作念佛、善福之緣。三者、若見比丘僧，二

部諍訟，勤求方便，令其和合。四者、若見佛法欲壞，能讀誦說，乃至一偈，令使不絕。為護法故，供養法師，專心護法，不惜身命。菩薩若成就是四法者，世世當作轉輪聖王，乃至究竟成無上道。」

涅槃經云：「善施佛僧物，塗掃佛僧地；造塔如拇指，常生歡喜心，亦生不動國^註」此即淨土莊嚴，不為三災所動也。或書寫大藏^{貝末}，啓發真詮；或刻石銷金，剝皮刺血；或捐資刻板，使法寶流通；或檢收字紙，崇尊愛惜。（◎不動國—東方阿閼佛淨土◎鼓—同「鼓」）

法華經云：「若人得聞此法華經，若自書，若使人書，所得功德，以佛智慧籌量多少，不得其邊。或鼓^鼓法鼓^鼓或鑄洪鐘，乃至大如拇指，世生生，音聲嘹亮；富身將盡，天界福生。或復暫繫一鐘，幽途息苦；或崇興三寶，廣扇慈風，牆塹^塹釋門^註威力外護；遂令正法久住，佛道長隆。外感則雨順風調，家寧國泰；內報則道生垢滅，果滿因圓。或釋拘繫，放人出家，或廣度僧徒，紹隆佛種，開出離之道，拖接引之門。」

出家功德經云：「若放男、女、奴婢、人民出家，功德無量。」
本緣經云：「以一日一夜出家故，二十劫不墮三惡道。」

僧祇律云：「以一日一夜出家修梵行者，離六百六十歲三途苦；乃至醉中剃髮，戲裏披衣，一刻時間，當期道果。或成他業，助發菩提，作增上緣，為不迷友。或造經房禪室，或施華果園林，供給所須，助成道業。發一念微善，成無邊淨緣。」

大報恩經云：「思惟諸法甚深之義，樂修善法，供養父母、和尚、師長、有德之人；若行道路、佛塔、僧房，除去磚石、荆棘、不淨；以是因緣，得三十二相中，一一毛右旋相。乃至看病、浴僧、義井、園廁，扶危拯急，濟用備時，皆大菩薩之心，成不思議之行。」

大方便佛報恩經云：「三業清淨，看病施藥，破除驕慢，飲食知足。以是因緣，得三十二相中，平立相。」

福田經云：「佛告天帝，我昔於波羅奈國安設園廁。緣此功德，世世清淨，累劫行道，穢染不污；金色晃昱，塵垢不著，食自消化，無便利之患。」（◎塹—繞城的河、深坑）

經云：「若種樹園林，造井廁橋梁，是人所為福，日夜常增長。」或平治坑塹，開通道路，造立船筏，暑天施茶；或於要道建造亭臺，或在路

傍栽植華果，濟往來之疲乏，備人畜之便行。六度門中，深發弘揚之志；八福田內，**註**普運慈濟之心。或施食給漿，病緣湯藥，住處衣服，一切所須安樂維艱，是諸佛家業。撫綏沉溺，乃大士常儀。或施無畏，善和鬥爭，哀愍孤露，救拔艱危，福受梵天，行齊大覺。因強果勝，德厚報深。或代誅贖罪，沒命救人。或釋放狴牢，**註**赦宥刑罰。或歸復遷客，招召逋民，**註**或停置關防，放諸商稅。或給濟貧病，沿路小施。常以仁恕居懷，恆將惠愛為念。（◎八福田—佛、聖人、僧、和尚、闍黎、父、母、病人）

華嚴經云：「佛子！菩薩摩訶薩，見有囚獄，五處被縛，受諸苦毒，防衛驅逼將之死地，欲斷其命。乃自捨身命，受諸苦毒；菩薩爾時語主者言：我願捨身以代彼命，於此等苦，可以與我，如彼人隨意皆作，設過彼苦阿僧祇倍，我亦當受，令其解脫。我若見彼將被殺害，不捨身命救贖其苦，則不名為住菩薩心。何以故？我為救護一切眾生，發一切智，菩提心故。」（◎逋—逃亡◎狴—牢獄）

正法念處經云：「造一所寺，不如救一人命。」**墮藍本經**云：「校量眾福，不如慈心，愍傷一切蠢動含靈之類，其福最勝。」或稱揚彼德，開

舉善之門。或讚歎其名，發薦賢之路。成人之美，助發勇心。喜他之榮，同興好事。削嫉妒之蠹刺^註息忿恨之毒風，滅無明火，推驕慢幢。曲順機宜，和顏誘誨；愛語攝受，慈眼顧瞻；開諭愚盲^註安慰驚恐。乾欲海而成悲海，碎苦輪而成智輪；變貧窮之濟，作福德之津；轉生死野，合菩提道。諸佛法內，靡所不為；眾生界中，無所不濟。起四無量心，攝物同己；成四安樂行，利益群倫。（◎蠹——像蠍而尾長的毒蟲◎諭——知曉）

由是，從微不至著，漸積善根；行滿功圓，成其大事。近報則人間天上，富貴昌榮；遠報則佛果涅槃，寂光永證。三途之名而削跡，四聖之路以前行。在人間則一切如意，處天上則萬事安祥。常親上聖同儔，恆與諸佛為友；華報圓成於斯際，果報感應於當來。故經云：「一切聲聞緣覺，菩薩諸佛，所有善根，『慈』為根本是也！」而今時有發心供眾者，恐盤費之不足，留之。有出坡公務者，恨打叉之太甚，惡之。嗟呀！福田尚不肯耕耘，慧種何由得下？種既不有，安有靈苗？當知智種靈苗，非福田而莫植；利他益己，非苦行無以成。（◎縷——破衣◎由旬——一說：四十里）

佛在世時，有一瞽目比丘，衣破巾縷^註無人供給。自欲縫之，執其針

線，不能穿衽^{ㄖㄨㄣˋ}遂大聲叫云：「那有作福者，與我穿針，福德無量。」側有比丘，聞之斥曰：「你自己雙眼不見，豈有福與人求者？」爾時世尊，聞其喊聲，即答言：「我是好求福之人，取來我與穿之。」眾比丘驚駭曰：「如來世尊，豈為弟子瞽目如是之？」世尊曰：「我為凡夫，因求福無厭，故急成正覺。由是成佛，非求福莫能及，至今亦無有厭。」眾僧聞已，惶怖自責。我等惜身命者，豈得超乎此舉，其庶乎發心焉？

第六、修天道因——我等日用中，現前一念，持戒清淨；沙彌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戒、兼持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諸戒中殺戒最上，身不殺、口不教他殺，意不起殺念；餘一切戒，雖身戒堅持，而心口不淨；兼廣行放生，勸他放生。及勸人出家，或勸人行十善道，又出資刻板，及好布施。凡一切難行之事，盡行無畏，口不罵詈^{ㄇㄨˋ}，手不打拍。一切世人，歡喜恭敬，盡形壽終，如不改變，命盡即生四天天王。（◎衽^{ㄖㄨㄣˋ}——袖子）

四王天——在須彌半腰。須彌最下，皆是虛空。虛空上有大風輪，高一百六十萬由旬^{ㄅㄨˋ}上有水輪，高八十萬由旬，廣一百二十萬三千四百五十由旬，以眾生業力所持，水不流散，如食未消，不墮熟臟^{ㄉㄨㄛˋ}水輪上有金輪

，高三十二萬由旬，水上復有風氣，吹轉此水，於上成金輪，如熟乳生膏，是名金輪，金輪上即地輪。（◎熟臟—直腸◎生臟—胃）

深六十八千由旬，輪圍山內，鹹水海中，七金山，香水海，自須彌山根，上升一萬由旬，遶山縱廣，一萬由旬，即堅手天住。復上一倍，遶山八千由旬，持鬘天住。復上一倍，遶山四千由旬，常放逸天住。復上一倍，遶山四千由旬，日月星宿天住。復上一倍，遶山四千由旬，即四王天住。須彌山從底至頂，高十六萬八千由旬；半在水下，半在水上。四萬二千由旬，即四王宮殿。

四王者—東方治國天王，領乾闥婆、毗閻舍、護東勝神洲人。其神洲地土，東狹西廣，形如半月，縱廣九千由旬。人面像之，有大樹王，名伽藍浮，圍七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高百由旬。人二百歲，飯食魚肉。以穀帛珠璣，共相市易。有嫁娶禮，其多欲者，一生數至六、七，亦有修行，至死無欲。所食死魚肉，不自殺生。頭髮剪披後著下，竟上衣繞。在近有二中洲，一名提訶，二名毗提訶，皆有人住。

南方增長天王—領鳩槃荼、薛荔多，護南瞻部洲人。南洲者，其地土

，南狹北廣，縱廣七千由旬，人面像此地形。有大樹，名閻浮，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徧布五十由旬。人壽百歲，少出多減，中天者多。衣服飲食，種種不同。一生欲事無數，亦有修行，至死無欲者。近有二洲，一名遮末羅，羅刹住；二名伐羅遮羅，皆是人住。（◎菴——同「庵」）

西方廣目天王——領龍及富單那，護西牛賀洲人。西洲者，其地土形如滿月，人面像之，縱廣八千由旬。有樹王名斤提，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徧布五十由旬。人壽五百歲，以牛馬珠玉，共相市易。其人食肉殺生，人死燒屍，或置水埋土。嫁娶同南洲人，多欲者，至十或十二，亦有無欲者，披髮上下著衣。近有二中洲，一名舍維，二名但里拏，皆有人住。因斤提樹下，有一石牛，故名牛賀洲。（◎我所——我以外之物）

北方多聞天王——領夜叉、羅刹，護北俱盧洲人。北洲者，其地土方正，人面像之，縱廣一萬由旬。有大樹，名菴婆羅_註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徧布五十由旬。人壽千歲，無有市易。持生自活，無我我所_註諸山浴池，華果豐茂，眾鳥和鳴，四面有阿耨達池。出四大海，無有溝坑荆棘，蚊虻毒蟲。自然粳米，眾味具足。以焰光摩尼珠，置自然釜鑊下，飯熟光

滅。有曲躬樹，其葉密緻，天雨不漏。男女宿下，香樹果熟，自然裂出。種種衣物，或器或食，河中寶船，乘之娛樂，入中浴時，脫衣岸上，乘船渡水，遇衣便著，不求本衣。至香樹取樂，和弦而行。無有諸病，形貌皆同；髮紺青色^註齊眉而止。人起欲心時，熟視女人，彼女隨詣園林。若彼女人，是父母中表之上親，不應行欲者，其樹不屈下蔭，各自散去；若非親族，即時樹則曲覆其身，隨意娛樂。一日七日，乃各捨去；懷妊七、八日便生，隨生男女，置四道中，行人出指，含嗽出乳，充徧兒身。過七日已，其兒長大；男向男眾，女向女眾。命終不泣，置屍於四道中，有鳥名憂慰禪伽，接置他方，山外嗽之。其地柔軟，隨足隱起。大小便時，地使開坼^註利已還合。乃前生修十善行，得生此洲，命終生天善處。人多欲者，一生數至四、五；亦有無欲者。近有二洲，一名矩拉婆，二名憍拉婆，皆有人住。（●坼^多—破開●紺—深藍而透紅）

南洲人身長三肘半，或四肘；東洲人九肘；西洲人十六肘；北洲三十二肘。北洲人于山障外，徹見無礙，耳之所聞，遠近大小之音，悉皆聽之。東洲人于黑暗中，亦見眾色；耳識所緣，盡一箭道。西洲人眼識所

緣，山壁無礙，眼識亦能聞聲。南洲人眼隔紙不見，耳隔牆可聽。三洲各有三種勝南洲，一、長壽；二、色勝；三、地勝。南洲三事勝餘三洲，一、勇猛強記，能造業行；二、勤修梵行；三、佛出此土。

四王所統四洲，共有二十八部鬼神。其鬼神嫁娶行欲，如人間同。四王各有九十一子，有大威力，皆名帝，能護十方，一切山林樹林、土地城郭，一切鬼神，皆屬四王所管。一王有八將軍，共有三十二將，周四天下。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乃四王之大臣，巡察世間。十四、三十，四天王太子，嚴查世間。初一、十五，四天王親自觀察世間。

佛界護法者，唯有韋馱天將。梵語韋馱，華言智論，姓韋諱琨，南方天王八將之一。三十二將，韋馱為首。（●頗梨—水晶）

其人命終生四王天時，若男即于天女坐膝邊生；若女即在天王股肱內生。將生下，如十二歲時，即有自然寶器盛天百味，食已長大。與餘天等，入池浴訖，詣香樹下，香樹曲躬，取香塗身；後詣吉具衣樹，取種種衣。復詣莊嚴樹、鬘樹、器樹、果樹、樂樹，隨意受用。視東忘西，無量快樂。受食時，晨早有黑、白、赤天妙味饌，自然而至，亦名段食，與人間

同。身高半里，所穿衣服，共重半斤，行淫同人間，人間五十年，此天為一日夜；壽五百歲，比人間九百萬年。從人間抵四天宮殿，一百六十八萬里高。因果經云：「天人身淨，不染塵垢；有大光明，心常歡悅，無有不適意之事，猶為欲火所逼。福盡之時，五衰相現——一者、頭上華萎，二者、眼瞬，三者、身光滅，四者、腋下汗出，五者、自然離于本座。」

以上一切諸天，福盡皆同。又日用中，修日月天因者，持戒行持，與四王天之因無異，唯多燈光。或險路邊施照燈，或四衢道邊施路燈，或夜行失明，不辭勞苦送燈與彼；或點天燈，或佛菩薩、一切聖前，勤點佛燈。或浴佛相，及一切相，盡令光潔。或施藥濟病，不取財資。所有功德，命終生日月星宿天。其飲食衣服壽命，悉與四天無異。

然所居宮殿不同，日天宮殿，天金頗梨所成，城郭縱廣五十一由旬，正方如宅，遙看似圓。有五種風持，運轉而行。閻浮檀金，以為妙輦，高十六由旬，方八由旬。日天子及眷屬居中，受天五欲，日天子孫相承，皆于彼治宮殿安住，滿足一劫。日天子身照金輦，金輦照宮殿，光明相接有一千光，五百傍照，五百下照。日宮行常不息，六月北行，六月南行。

月天子宮殿，城郭五十由旬。宮殿天銀青琉璃所成，高十六由旬，廣八由旬。風持而行。月天子與諸天女，在此天中受天五欲。子孫相承，宮殿住於一劫。月天子身光宮殿，共成千光，五百傍照，五百下照。

長阿含云：「日宮月宮，牆垣薄如芭蕉，日宮周回，一百三十五由旬；月宮周回，一百三十二由旬。」日月照用者，起世經云：「何因緣故，月天宮，漸漸掩蔽？有三因緣：一者背相轉出；二者青衣諸天，常半月中，隱蔽其宮；三者日有十六光，障彼月輪，去日漸遠，故漸漸現。復何因緣，圓淨滿足，亦三因緣：一者面相轉出；二者於十五日，月光熾盛，隱翳青衣；三者月宮，去日最遠，日光不障。復何因緣，黑月十五^註一切不現？此時月宮，最近於日，日光隱蔽一切不現。何緣名月？於月一日已去，乃至月盡，光明漸漸減少故。何緣月中影現？此大洲，有閻浮樹高大，故影遠現於月輪內，南洲日正中，東洲日始沒，西洲日初出，北洲當半夜；謂日出之方向者，南洲日沒之西方，西洲日出為之東方，西洲日沒之西方，北洲日出為之東方，北洲日沒於西方，東洲日出為之東方，東洲日沒於西方，南洲日出為東方是也。」（●黑月—指月底）

立世經云：「以眾生業力、增上緣故，而有風輪吹日月等宮，回轉不息。日行百八十路，月行十五路。復有二路：內路、外路。日行與月，或合或離。每日中，日行四萬八千八十由旬。若稍合時，日日覆月三由旬，又一由旬三分之一。是故十五日被覆，月光不現。若稍離時，每日行走四萬八千八十由旬，是日離月三由旬，又一由旬三分之一；是故十五日，月大圓明。若日隨月後行，日光照月光；月光羸故^註被照主影，影還自翳^註故見之後分不圓；以是事故，漸漸掩覆。日在前行，例此可知。又日行周圓，速疾於月。六月日從內路出至外路。六月，從外路出，入內路。若月十五日從內至外，十五日從外至內。如日行南洲內路，則行北洲外路，則行東西二洲中路。是時南洲日最長，十八牟休多，夜最短，十二牟休多；北洲夜長十八牟休多，日短十二牟休多。東西二洲，日夜等分，并十五牟休多。如南洲，三洲例此可知。一牟休多，當三刻三厘三毫三絲三忽也。」

「(●羸—同「粗」●翳—掩蔽●婆伽婆—世尊●三光—日、月、星)

星天子宮殿者，大集經云：「過去婆伽婆^註分布星宿，攝護國土，養育眾生，各有所主，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

婁胃昂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消災經云：「有九執大天，二十八宿，十二宮辰。」楞嚴經云：「八萬四千，災變惡星。」文句云：「毗沙門為星宿之主。」樓炭經云：「大星圍七百二十里，中星圍四百八十里，小星圍二十里，星是諸天宮宅。」毗曇云：「三光天子宮殿在四王天下，二千由旬，從人間至此三由旬，一百六十萬里高。」

我等日用中，現前一念，堅持禁戒及一切戒，身口不犯；唯殺盜二戒，悉皆清淨，口無惡罵，亦無妄語，行止真實，十善兼修，及裝修佛金，造橋修路，廣濟貧窮，開池放生，與其說法，常行忍辱，無諸瞋惱，至無不改，命終生忉利天，此欲界天。世間俗人，亦行十善，三皈五戒，多生此天。故楞嚴經云：「於己妻房，姪愛微薄。於淨居時，不得全味。命終之後，超日月明，居人間頂。如是一類，名忉利天。」

忉利，是梵語，又云：怛利夜登陵奢，華言：三十三天，居須彌山頂，縱廣八萬四千由旬。其中，平正可居者，止四萬由旬。山頂四角，各有一峰，高七百由旬，七寶合成，有藥叉神，名金剛手，於中止住，守護諸天。山頂善見大城，周萬踰繕那，重門高由旬半；城有千門，各有五百

青衣藥叉，各嚴鎧仗，防守城門。中央金城，周千由旬，帝釋住處，城有五百門，中有樓閣，名皮禪延，四邊寶樓；一百一所，內有一萬七百十一房，中有七天女，一天女，有七彩女，其諸天女，皆帝釋正妃，帝釋與舍脂天女共住，化身與諸天女共住；城內衢巷，天人隨居，屋舍甚少。路有五百。復有七市，曰米穀，曰飲食，曰衣服，曰眾香，曰戲女，曰工巧，曰華鬘，亦有市官。天子天女，往來貿易，商量貴賤，具世塵法；雖作是事，無取無與，脫欲所須，便可提去。（●踰繕那——由旬）

是善見城，復有天州、天縣、天村，周匝徧布，亦有樓櫓卻敵^註臺榭庭閣^註水沼華林，種種奇妙；眾鳥和鳴，天樂時奏；念衣衣來，念食食至。重重向上，粗業漸輕，福業轉勝。城外四面，有四園苑。一、眾車苑，即東門外，隨天福德，種種車現。東照明園，釋迦佛髮塔。二、粗惡苑，即南門外，天欲戰時，甲仗自現。南粗澀園，有釋迦佛衣塔。三、雜林苑，即西門外，眾天人中，極妙欲塵，雜類俱至。西歡喜園，有釋迦鉢塔。四、喜林苑，即北門外，諸天所玩，皆生歡喜。北駕御園，有釋迦佛牙塔。四苑各周千由旬，各苑有一如意池，周五十由旬，池中八功德水^註。

城外東北有園生樹，花開之日，順風香聞百由旬，逆風直聞五十由旬。城西南有善法堂，三十三天時集辯論，制伏阿修羅，如法不如法事。善法堂當中有獅子座，帝釋升座，左右各十六天王行列向坐。有二太子是二大將軍，坐諸天王左右。持國天王，與大臣軍族，恭敬諸天，依東門坐；增長天王，依南門坐；廣目天王，依西門坐；多聞天王，依北門坐。

是四天王，以世間善惡等事，奏聞帝釋。諸天世人，若無多人持齋布施，帝釋聞已憂惱，即言：「天眾減損，修羅日增。」問：「人中四洲，由日月輪，以辨晝夜。欲天晝夜，云何得知？」答：「鉢特摩花合，クハ啞鉢羅花開^註其天人多樂睡眠，爾時為夜。若啞鉢羅花合，鉢特摩花開，其天人少欲睡眠，爾時為晝。」（●樓櫓—瞭望台●蘇陀—酥陀）

三十三天生時，天女手中花生，自知有兒。即以授夫，七日天生，善知天法。行宮殿中，有無夫主之天女來言：「善哉聖子，此宮殿乃歸與汝，我無夫主，今相供養。」（●臺榭—台上有屋子的建築物）

若天王欲遊戲時，天女圍繞，奏諸音樂，至彼天宮。彼宮天王，相迎入內共坐，亦奏天妙音樂，食天蘇陀^註飲天甘露。諸天天女和雜娛樂，遊

一天已，復至一天，彼天相迎，娛樂同前；如是徧歷三十二天。

諸天宮殿七寶所成。欲最放逸時，於是帝釋即乘寶輦，天女圍繞，奏樂而來。其諸天王，恭敬迎禮。帝釋現神通力，示未來苦相，誡勅諸天，勤行道業，慎勿放逸。諸天奉行，各還本宮。（●嗚——大笑）

飲食者，晨早受食。隨其福德厚薄，一器中盛饌，各所見食不同，得味亦異。有更薄福者，下人間食桑棗，被人縛之，即曰：「我非人，即欲界薄福天人也。」即釋之不見。（●銖——一兩的二十四分之一）

衣服重六銖^註身高一里。人間百年，此天為一日夜。壽一千歲，即人間三千六百萬年。從人間地上至此天，三百三十六萬里高，行淫同人間。五衰相現時，昇沉不定，隨業受報。（●夜摩天——欲界第三天）

我等日用中，現前一念，持戒，一切盡持。唯殺盜淫三戒最為清淨，身三、口四、意三，悉皆不犯。妄語惡口，盡行銷除。誦大乘經，思惟義理；建修伽藍，成就講經法會，供養法師師僧；及看病人，不生厭惡，淨心調理；廣行布施，不吝資財；修整經藏，深供三寶；兼心好靜，不喜眾鬧。至終不改，命盡生夜摩天^註在家五戒者，十善道行，亦生此天。

佛言：「逢欲暫交，去無思憶；於人間世，動少靜多。命終之後，於虛空中朗然安住。日月光明，上照不及。是諸人等，自有光明。如是一類，名須焰摩天。」（◎口四—妄言、綺語、惡口、兩舌）

夜摩天者—有地如雲，似地非地，從人間地，至此十六萬由旬高，身高里半，衣重三銖。行淫二人執手歡笑即是，不抱持交會。人間二百歲，此天一日夜，壽二千歲，以華開合分為晝夜。

我等日用中，現前一念，持戒清淨，身口七支^註悉不毀犯。言行端直，深心好靜，不樂榮華。難行能行，難忍能忍，高建法幢，行大佛事，廣行布施，若在家人持正戒者，佛言：「一切時靜，有應即來，未能違戾。命終之後，上升精微，不接下界，諸人天境，內有內院，乃至劫壞，三災不及。如是一類，名兜率陀天。」（◎身口七支—身三、口四）

此天在夜摩天之上，有內院、外院，從人間地，至此有三十二萬由旬高，身高二里，衣重二銖。行淫與夜摩同，飲食亦與下天同。人間四百歲，此天一日夜，壽四千歲。（◎身三—殺、盜、淫）

我等日用中，現前一念，持戒清淨，身口七支毫無毀犯。奉佛威儀，

金銀七寶廣行布施。常好深山，安樂寂靜。在家持五戒者，亦然。

佛言：「我無欲心，應汝行事，於橫陳時，味如嚼蠟。命終之後，生越化地，如是一類，名樂變化天。」此天在兜率之上，從人間地至此天，有六十四萬由旬高。身長二里半，衣重一銖。行淫二人，對面熟笑即是。人間八百歲，此天為一日夜，壽八千歲。

我等日用中，現前一念，持戒清淨，修中品十善業行，心好閑靜，身常清淨。世間所有一切善行，盡實具足。白衣淨士，亦復如是。

佛言：「無世間心，同行世事。於行事交，了然超越。命終之後，徧能出超，化無化境。如是一類，名他化自在天。」如是六天，形雖出動，心跡尚交，自此已還，名為欲界。

此天在化樂天之上，從人間地至此天，有一百二十八萬由旬高。身高三里半，衣重半銖。人間一千六百歲，此天為一日夜，壽一萬六千歲。二人對面暫笑為淫欲。此天上，有魔羅波旬，亦有福德，從人間地，到此二百五十六萬由旬高，身高四里，衣重半兩，六十四分之一，壽三萬二千歲。

佛言：「世間所修心人，不假禪那，無有智慧，但能執身，不行淫欲，若行若坐，想念俱無，愛染不生，無留欲界。是人應念，身為梵侶，如是一類，名梵眾天。」

「色界壽命，用劫為量；不著衣服，如著不異。頭雖無髻，如著天冠。無欲淫事，無男女形，皆同一相。」出因本經。

梵眾天者，身長半由旬，壽命半劫，以禪悅法喜為飲食。上至色界頂，受食皆同。

欲習既除，離欲心現；於諸律儀，愛樂隨順。是人應_云時，能行梵德，如是一類，名梵輔天。壽命四十小劫，身高一由旬。

身心妙圓，威儀不缺，清淨禁戒，加以明悟。是人應_云時，能統梵眾，為大梵王。如是一類，名大梵天。

於此三天，名為初禪。論其高遠者，如九月十五日，有人在梵處，放百丈方石，墜向人間地上；中間無礙，到後歲九月十五，可到地上，其遠近孰可量也。

其次，梵天者，統攝梵眾，圓滿梵行，澄心不動，寂湛生光；如是一

類，名少光天。壽命二大劫，身長二由旬

光光相然，照耀無盡，映十方界，徧成琉璃，如是一類，名無量光天。壽命四大劫，身長四由旬。

吸持圓光，成就教體，發化清淨，應無盡光；如是一類，名光音天。壽命八大劫，身長八由旬。於此三天，名為二禪。

如是人，圓光成音，披音露妙，發成精行，通寂滅樂；如是一類，名少淨天。壽命十六大劫，身長十六由旬。

淨空現前，引發無際，身心輕安，成寂滅樂；如是一類，名無量淨天。壽命三十二劫，身長三十二由旬。

世界身心，一切圓淨，淨德成就，勝託現在，歸寂滅樂；如是一類，名徧淨天。壽命六十四劫，身長六十四由旬。於此三天，名為三禪。

復次，天人不逼身心，苦因已盡，樂非常住，久必壞生。苦樂一心，俱時頓捨，粗重相除，淨福性生；如是一類，名福生天，壽命一百二十五劫，身長一百二十五由旬。捨心圓融，勝解清淨，福無遮中，得妙隨順，窮未來際，如是一類，名福愛天。壽命二百五十劫，身長二百五十由旬。

從是天中，有二岐路：若於先心，無量淨光，福德圓明，修證而住；如是一類，名廣果天，壽命五百大劫，身長五百由旬。若於先心，雙厭苦樂，精研捨心，相續不斷，圓窮捨道，身心俱滅，心慮灰凝，經五百劫，是人既以生滅為因，不能發明不生滅性，初半劫滅，後半劫生，如是一類，名無想天。命五百大劫，身長五百由旬。於此四天，名為四彈。

此中，復有五不還天，於下界中，九品習氣俱時滅盡，苦樂雙亡，下無卜居；故於捨心，眾同分中，安立住處，苦樂兩滅，鬥心不交；如是一類，名無煩天。壽命一千大劫，身長一千由旬。

機括獨行，研交無地，如是一類，名無熱天。壽命二千大劫，身長二千由旬。（◎捨心——不苦不樂心）

十方世界，妙見圓澄，更無塵象，一切垢淨，如是一類，名善見天。壽命四千大劫，身長四千由旬。

精見現前，陶鑄無礙；如是一類，名善現天。壽命八千大劫，身長八千由旬。究竟群機，窮色性性，入無邊際，如是一類，名色究竟天。壽命一萬六千大劫，身長一萬六千由旬。

於此勝流，名五不還天。此天至人間遠近者，從此天放百丈大石，經六萬五千五百三十五年，中間無礙，至人間地上。自梵眾上，齊色究竟，此十八天，正報身相^註如銀白色，宮殿金色，赤白光色互照，故名色界。

其四空天者，若在捨心、捨厭成就、覺身為礙，銷礙入空；如是一類，名為空處天，壽命二萬大劫。（◎正報一指有情世間，人的身相）

諸礙既銷，無礙無滅，其中唯留阿賴耶識^註全於末那^註半分微細，如是一類，名為識處天，壽命四萬大劫。

空色既亡，識心都滅，十方寂然，迴無攸往，如是一類，名無所有處天，壽命六萬大劫。（◎儵然—忽然、迅速、無拘無束，自由自在）

識性不動，以滅窮研，於無盡空，發宣盡性，如存不存，若盡非盡，如是一類，名為非想非非想處天，如是一類，名不迴心，鈍阿羅漢，壽命八萬大劫。（◎阿賴耶識—第八意識◎末那—第七意識）

此無色界，無四種色，原無色故，無有身量。再上無天，盡是虛空。虛空上，即是風輪，乃上方之世界底也。

然三界天人，皆有沉墜。欲界帝釋天，福將盡已，將去驢胎，其胎已

成，帝釋即請佛說法，皈依三寶。後歸復忉利，仍登王位，其驢胎已死於腹中。（◎生滅四諦——就有為生滅事，觀四諦之因果為實有之生滅）

色界四禪天，無聞比丘，福報已盡，衰相現前，謗阿羅漢，身受後有，即時墮阿鼻地獄中。（◎麓——同「粗」◎四諦——苦集滅道◎諭——譬）

非非想天，鬱頭藍弗，福報已盡，後生野狐獸中。

夫三界定位，六道區分，麓妙異容（註）苦樂殊蹟。觀其原始，不離色心；檢其會歸，莫非生滅。生滅輪迴，是曰「無常」。色心幻影，斯為苦本。故涅槃論之以「大河」（註）法華方之於「火宅」。聖人啓悟，息駕返源，超出三有，漸寓十地也。（◎衿——衣服的斜領◎四儀——行、住、坐、臥）

尋夫天報，雖復豐華，服玩光新，身體輕妙；而自在天上，更是魔王。無想定中，翻成外道。非想定後，尚墮狐身。

六欲雜染，迷惑殊重，不能受持般若，供養涅槃，慢憍轉增，我人愈勝。所以，頭華萎髻，腋汗流衿（註）寶殿歇光，羅衣聚膩，福盡衰至，難免無常。憑斯淨心，悉皆懺蕩，普願永離苦因，清昇常樂也。

第七、修聲聞因——我等日用中，現前一念，以生滅四諦為進修（註）故知

「苦」斷「集」，慕「滅」修「道」。由是品類愚迷，無能自曉，或因說而悟解，故號聲聞。緣其所修四諦而為本行，觀無常而生恐，念空寂以求安；患六道之輪迴，惡三界之生死。見「苦」常懷厭離，斷「集」恆畏其生，證「滅」獨契無為，修「道」唯論自度。大誓之心未普，攝化之道無施，六和之敬空然^㉑三界之慈靡運。「因」乖萬行，「果」缺圓常，六度未修，非小何類？如是則聲聞之道也。惑斷盡者，生方便有餘土；因修方便道，斷四住惑^㉒故曰方便。無明未破，故曰有餘。出三界外，有聲聞、辟支佛，出生其中。受法性身^㉓非分段身^㉔就中亦有利鈍也。

第八、修緣覺因——我等日用中，現前一念，以十二因緣為進修。或不因他說，自悟非真，偶緣散而非常，故名緣覺。原其所習十二因緣而為本行，觀無明而即空，達諸行而無作。二因之本非業，五果之報何辭，愛取有以無疵，生老死亦何累，故能^㉕儵然獨脫^㉖靜處幽居，觀物變而悟非常，睹秋零而入真道。四儀庠序^㉗攝心慮以恬愉，性好單棲，憩閑林而自適，不欣說法，現神力以化他。無佛之世出興，作佛燈之後焰。身惟善寂，意玩清虛，獨宿孤峰，觀物散滅。利他不普，自益未圓。於下有勝，於

上不足，兩非其類，位取中乘，如此辟支道也。同居方便，故號二乘。更侵習氣，故居聲聞之上。（◎法性身—觀諸諦之理，證諸法性）

第九、修菩薩因—我等日用中，現前一念，以六度為進修，以萬行為事業。如其根性本明，元功宿著，學非博涉，解自先知。心無所緣而能利物，慈悲至大，愛見之所不拘。終日度生，不見生之可度。一異齊旨，解惑同源，人法俱空，故名菩薩。原其所修六度而為正因。（◎買—買）

行施—則盡命傾財。如尸毘王，徧割身肉，就鷹寶鴿^註至盡一身；不惱不沒^註，自誓真實，感身平復，即施度圓滿。（◎庠序—安詳）

持戒—則吉羅無犯。如須摩提王以身就死，持不妄戒，即戒度圓滿。忍辱—則深明「非我」，割截何傷，安耐毀譽，八風不動^註如忍辱仙人，被歌利王割截身體，慈忍不動，作誓即感血化為乳，即忍辱度圓滿。

精進—則勤求至道，如救頭然。自行化他，剎那無間。如大施太子求如意珠，雨寶濟貧，行珠墮海，抒海取之，筋骨斷壞，終不懈廢。諸天問之，即對曰：「吾不得珠，生生不休。」故勤抒海，海水減半，龍恐海乾，送珠與之，即精進度圓滿。（◎分段身—眾生因習氣造業，生命呈各期）

禪那——則身心寂泊，安般希微^註住寂定以自資，運四儀而利物。如得第四禪，出入息斷，鳥謂為木，於髻生卵，定起欲行，恐鳥母不來，即更入禪，鳥飛方起，即禪度圓滿。（◎安般——數息定心）

智慧——則了知緣起，自性無生，萬法皆如，真源至寂。如劬賓大臣，分閭浮提，七分城邑山川，均故息諍，即智慧度圓滿。（◎不共——特別）

廣修萬行，等觀群方，下及諦緣，上該不共^註大誓之心普被^文，四攝之道通收。總三界以為家，括四生而為子，悲智雙運，福慧兩嚴。超越二乘，獨居其上，是則大乘之道也。惑未斷者，依凡聖同居土住；惑斷盡者，依實報莊嚴土住。（◎八風——利、衰、毀、譽、稱、譏、苦、樂）

第十、修佛道因——佛因有三：一、正因佛性。二、緣因佛性。三、了因佛性。（◎四住——見一切住、欲愛住、色愛住、有愛住〔第509頁〕）

正因佛性——上齊諸佛凡聖，下止蠢動含靈，以及虛空大地、磚石瓦礫、草木叢林，皆有佛性；情與無情，同圓種智，斯即正因也。

【或有問曰】人之最初，因一念不覺而有虛空大地、四聖六凡、天堂地獄，輪迴生死；今既苦修，返真離妄，轉迷為覺，雖復本覺，不知是否再迷

？若再迷，復受輪轉，豈不覺後而迷，迷而復覺？展轉覺迷，非苦而何？

【答曰】一念不覺，非成佛後之一念不覺，乃「正因佛性」為有情、無情之「性覺」，本具諸佛體性，尚未覺識，自有佛因。又復自不覺知其有生趣，惑為有情與無情，此即一念不覺。一念覺，眾生可以成佛；一念不覺，佛可以度眾生。並非成佛後，而復為眾生也。

成佛以鑛金為喻，金在石鑛中，非金非石，由分金爐煉出黃金，至而毫無瑕疵，豈可再為鑛石耶？眾生成佛亦然。

今既捨俗出家，離塵脫世，參禪學道，頓悟正因。心心自覺，念念覺他；廣行萬行，培植正因，即「正因佛性」，悟而復修，再須三祇大劫，培相修好，利人利世，因果成熟，出世作佛，廣度群品，斯從眾生，直至成佛之本旨。三世諸佛，同一途轍，如斯，何成佛而復作眾生之有也？

緣因佛性——雖有情無情，本具佛性，不假善知識開導，及諸佛法教，無以發明。譬如木中有火，不假善知識指導，用取火之具，火不能出。

正如住禪堂行者，人人本具佛性。一棒一喝，正是助明自性；一規一矩，正是助明自性；一威儀一細行，正是助明自性；一請一問，正是助明

自性；一莊重一禮儀，正是助明自性；磕著撞著，正是助明自性；說性說相，正是助明自性；說正說偏，正是助明自性；至爾燕語鶯歌，正是助明自性；花香鳥語，正是助明自性；禁語禁足，正是助明自性；助發闡明自性之緣，殊不一致。（◎效^{コウ}—談笑◎效^{コウ}—同「咳」）

緣因佛性者—假他緣之力，令見佛性，即緣因佛性也。

了因佛性者—既仗善知識之緣，薰助正因，久之垢淨明現，塵盡光生；徹悟精明，誠心達本，即了因佛性也。

又三因者，如行人近善知識時，彼善知識，或擎一拳、豎一指，效一聲^註問一句，當下發明本有，不假薰修，此即三因頓顯，斯乃利器根性也。

若約上上圓根，大機淳熟^{まこと}，無諸遮障，頓了頓修，更須助道。何以故？雖「正因佛性」已了，尤惟枯素法身，因地之行不圓，果上之佛何滿？故假萬行莊嚴法身。直使事理六度之行同行，法報二身之德漸具，是以但契一如，自含眾德；不動真際，萬行常興，不壞緣生，法界恆現；寂不礙用，俗不違真，有無齊觀，平等一際。而萬法唯心，須廣行諸度，不可守愚空坐，以滯真修。若欲萬行齊興，畢竟先依事理；事理無礙，其道在中

，遂得自他兼利，而圓同體之悲，始終該羅，以成無盡之行。

近時多有執理廢事者，報身一說，豈不空談？當知：法身由一乘之法而顯。報身由萬行之功而成。法、報圓成，化身自具。行萬行，圓滿於三身；應群機，該羅於九界。實因法性融通，隨緣自在，隨舉一法，萬行圓收。即華嚴所宗，圓教所攝，若六度萬行，成佛度生，雖淨緣起皆世諦所收。若發明本宗，深窮果海，則理智俱亡，言心路絕，無心寂現，此是因。福德莊嚴，須從緣起，二因雙備，佛體方成。諸大乘經，無不具載。

唯此十界之昇沉，皆由一「戒」之圓缺。「戒」圓而極昇於常寂，「戒」缺而直墜於三途。所謂：「竭乾苦海，則稟淨戒以無瑕；掘斷輪迴，則是尸羅而不犯。」（◎威音——本來面目◎繫——度、量）

愛河從此以無泉，生死迄今而盡了；無生無滅，無在無遷。慈氏以後，威音以前◎卓爾獨存而離彼離此，湛然常住而匪中匪邊◎惟圓斯覺，惟覺斯圓，不見圓圓，圓周他自；覺無所覺，覺徧人天。（◎匪——不）

拈起十方虛空，不足以繫其大◎數盡恆沙萬有，不足以語其全。芥子孔中，容納十方世界；屈伸臂頃，直過空外虛空。攘為己有，則曰正法眼

藏；權當人情，則曰直指別傳。何凡何聖？何悟何迷？六趣三途，全該真體。十身四智^註靡隔毫端，起而無生。諸佛入涅槃於眾生識海，寂而常照；眾生墮生死於諸佛心源，無一塵而不入。如大圓鏡，無一剎而非真，是羅那延，若大火之聚空，濯手難近；若水銀之墮地，轉瞬渺然，法法依之影現。如摩尼珠，非無一色，物物仗此光騰，如寶絲網，層暎相連^註是以萬機叢奏。達之者，則無非道場，色像無邊；悟之者，則無非般若，如寂無差，境智冥一，萬累都泯，妙旨存焉。（◎燄摩羅——閻摩羅）

然十界住處者，地獄依火鐵住，餓鬼依燄摩羅界^註兼依人間穢處住；畜生依地、水、空住；修羅依海畔、海底住；人依大地住；天依宮殿住；聲聞、緣覺，依方便有餘土住；別圓菩薩，惑未斷者，依人天、方便二土等住；惑斷盡者，依實報莊嚴土住；如來依常寂光土住。

夫善惡二輪，苦樂二報，皆三業所造，四緣所生，六因所成^註五果所攝^註若一念心瞋恚、邪淫，即地獄業。慳貪不捨，即餓鬼業。愚癡暗昧，即畜生業。我慢貢高，即修羅業。堅持五戒，即人身業。精修十善，即天身業。證悟人空，即聲聞業。知緣性離，即緣覺業。六度齊修，即菩薩業。

。真慈平等，即諸佛業。（◎映云——同「映」）

若心淨，即香台寶樹之淨刹；若心垢，即丘陵坑坎之穢土。稟質皆是等倫之果，性空能感增上之緣；離自心源，更無別體。

願以此功德 迴向諸有情 上報三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我等與眾生 三世諸惡業 唯願盡銷除 同行無上道

願命臨終時 吉祥無障礙 生生值佛世 六根常清淨

不忘本誓願 普度一切眾 虛空無有邊 眾生亦無益

我此本誓願 終無有窮盡。

十界因果錄 直言不奧深 挽回清淨戒 善逝涅槃城

聖凡從此入 修道莫他尋 若人信行者 直超淨法身！

（◎六因——能作因、俱有因、同類因、相應因、徧行因、異熟因）

法語 卷四

民國八年，歲次己未，古六月初四日進院。主席陞座，師拈香云：「此一瓣香，色空不二，性相圓明，端為祝延，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此一瓣香，未生前畔，信手拈來，供養合郡人民，

檀那護法，伏願壽等天齊，福如海廣。此一瓣香，非生非滅，不聖不凡，專伸供養，高旻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伏願常寂光中，圓明納受。此一瓣香，紅爐煉出，大冶陶鎔，懷中拈出，敬伸供養，楚公太老和尚，明公老和尚，用酌法乳之恩。」（◎祝融—火、火神）

斂衣就座，拈拄杖云：「炎風烈烈，酷日薰薰；不萌枝上花開，木馬慢行驟快；且道潑天門戶，誰力承當？全仗諸佛龍天護佑，兩序首眾扶持，即今據此室行斯令，伏願莫灣今復始，道海自是享清平。雖然如是，即今主席，陞座一句，作麼生道：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下座。（◎五果—等流果、異熟果、離繫果、士用果、增上果〔第515頁〕）

解夏，師拈拄杖云：「祝融峰過又孤峰^註大地秋回一葉中；衲子思惟心下事，繩頭把住苦加工，且道七月已過，八月未來，解夏一句，作甚安排？莫謂目前無一事，能知熟者是阿誰？知之一字，任是佛祖也須難識，識得即同凡夫，試問諸上座：可委悉麼？」良久，卓拄杖云：「若會箇中理趣，直使身心不及處，聖凡不到處，薦取始得；不然切在般若堂中，高掛衣囊，以悟為期，少有相應分。雖然如是，即今解夏陞座一句，作麼生

道：笑天獅子連毛嚼，過海泥牛帶角吞，若問此中真妙意，秋風雨後又天晴。」下座。（◎四智——成所作智、妙觀察智、平等性智、大圓鏡智）

貼單，師拈單條云：「宗門一事泯相絕形，本來面目無垢無痕；今則聞其聲有響，見其相有名，分明薦取何用追尋，其或不然，般若堂內暫列東西。」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歸心衲子至斯時，放下全身魯若癡；萬慮勤空無一事，如來大法漫須融。且道紅焰添柴，火光大燒空界，藏身無處，直使爍破皮膚；佛祖安身無地，眾生命在須臾，煅煉之功何莫大焉！試問諸人：即今站在甚麼處呢？」良久，卓拄杖云：「參禪的這個人，一任逍遙法外，熱氣也未沾著。雖然如是，即今結制陞座一句，作麼生道：火滅灰飛未是功，全憑心地做工夫；一朝爍破娘生面，十方佛祖體皆同。」下座。

起七，師執香板云：「痛念生死一心打七，從今向後各自努力，摸著鼻孔遮天蓋地。」云：「起！」

解七，師執法幢云：「七七禪功畢，迷悟俱不立；杲日歷明明，大地黑如漆；明暗兩蠲除，本來面的的。雖然如是，即今解七後又作麼生？」

以竹篋點地云：「上殿莫隨空寂去，過堂多審味中知，他日泥牛能喫草，翻身來去未生時。」云：「解！」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雪山一片白如銀，洞內修行冷未侵，不是鵲巢常灌頂，蘆芽穿膝縛全身。莫是一坐六年，腿子疼得難受，一鼓起身外望長空，忽被明星換卻眼珠，回頭一覺，不但無人直許無我。仔細看來，大似鄉下農人，酒醉醒時，前後語言矛盾，試問諸人可委悉麼？」良久，卓拄杖云：「奇哉三嘆渾無事，一段清光帶月紅。雖然如是，即今如來成道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滿天星斗明如晝，半點寒輝耀古今。」下座。（◎恁——思念、這樣）

除夕，師拈拄杖云：「臘月三十到來，人人有筆欠帳，絲毫不漏；任你本事再大，蓋世英雄，世智辯聰，能講會說，直是進退為難；到此關頭，能不被閻羅老子捉去？山僧敢保無一人做到，試問諸仁：作恁麼備辦去呢？」良久，卓拄杖云：「門外四時常轉變，本來無欠亦無餘；十方法界難迴避，一道寒光爍太虛。雖然如是，即今除夕一句，作麼生道：識得天是好天，寸香金斗豈徒然；爆竹一聲除舊歲，春風依舊送新年。」下座。

民國九年元旦日，師執香云：「此一瓣香，非凡非聖，離色離空，無影樹下長成，般若堂中拈出，伏願國泰民安，伏願：風調雨順。此一瓣香，根盤劫外，葉覆寰中，信手拈來，專伸供養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法門永固，禪道遐昌^註此一瓣香，無生無滅，非古非今，懷中拈出，虔誠供養太老和尚、老和尚、兩序首領，合院大眾；伏願：福壽咸亨，身心俱泰。」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這枝如意，亙古不迷；在在處處步步不離。諸仁可委悉麼？若也會得，行居坐臥，動轉施為，皆在如意中如意。雖然如是，即今元旦良辰，慶讚一句又作麼生？舉如意云：堯天普慶正元旦，舜日光輝大地春。」下座。（◎遐——遠◎朕兆——徵兆）

解制，師拈拄杖云：「綠草青青滿地愁，愁殺石人面帶憂；等閑識得東風後，三叉流水不流舟。且道高掛鉢囊之禪人，蒲團暖坐之道者，頓忘歲月，不計身心；五台山之文殊，雖大智而難識他；前後寺之普陀，雖大悲而難窺見。即今佛不識得，祖未看著，試問諸人：是何朕兆呢^註」良久，卓拄杖云：「丈六金身未是身，真身無我亦無人；會得此中端的意，久

居道海莫他尋。雖然如是，即今解制，陞座一句，作麼生道：莫將意識會，免負祖師心。」下座。（◎那畔—威音那畔：本來面目）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時將四月八，皇宮降悉達；正眼老雲門，遺囑平天下。未生以前，無生佛可立，非凡聖可名；既生以後，上有佛道可成，下有眾生可度，皆由十界之別；一念之殊，六道昇沉，諸佛往返；如是護明菩薩下兜率，入母胎，右脇降生，八相成道^註且道世尊未離兜率以先，未出母胎以前，可委悉麼？」良久，卓拄杖云：「如斯會得，古釋迦、今釋迦、各各釋迦。其或不然，但看年年四月八。雖然如是，即今佛誕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窮透生前無生處，上天下地獨稱尊；菩提樹下成多事，報恩尤是受恩人。」下座。

結夏，師拈拄杖云：「九旬禁足三月安居，截斷青草大犯律虞；蚊蟲說法知音者少，虱蚤行腳迷路者多。念未動以前，身非我有，是真禁足；心既生以後，識由妄動是真傷生。且道：畢竟是身動者名傷生？是心靜者為護生呢？」良久，卓拄杖云：「山僧不惜話墮，傍通一線，古德云：護生須用『殺』，『殺』盡好安居。諸人對此一『殺』字，切莫錯會意！雖

然如是，即今結夏陞座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任是昆蟲成徧地，莫將有念護他生。」一喝云：「妙樹罪過！」下座。（◎游—同「遊」）

解夏，師拈拄杖云：「暑退涼生葉落秋，孤峰頂上少優游^註撒手全歸無我地，未生那畔始同儔^註且道九旬日中擗裙擦褲^註受盡多般勤苦。試問諸人，脚跟下事可能委悉麼？」良久，卓拄杖云：「若能檢點得出，正好莫灣喫棒。其或不然，好將娘生面目，安置道海堂中，日久年深，細加參究，許有相應分。雖然如是，即今解夏一句，作麼生道：歲月磋跎猛力追，久之參究莫稍違；炎涼快若空飛電，不了當人實慘悲。」下座。

貼單，師拈單條云：「兩序芳名在一舉中，十方佛祖在一念中；因舉有念，舉念即成法界；無念不舉，不舉則凡聖全乖。試看：念未舉時，有何彼此呢？今既貼單謹分次第。」云：「貼。」（◎擗—同「摩」）

結制，師拈拄杖云：「爐鞴宏開道海中，聖凡煅煉火飛紅；任是銅頭鐵額漢，不勞彈指見真空。且道：莫灣結制，不了生死、不求涅槃，但向各人脚跟下走去，直須向山窮水盡去，萬仞懸崖去，一念萬年去，於斯可稱本分衲僧。試問：這一『去』字，作何商量呢？」良久，卓拄杖云：「

若能會得，三千里外覓知音，不動腳跟全體是。其或不然，切在選佛場中，朝參暮究，一旦豁然，始有相應分。雖然如是，即今結制一句，作麼生道：帶角泥牛行海底，抱兒石虎守崖前。」下座。

起七，師執香板云：「棒喝交馳吼似雷，莫灣高樹選佛期，十方佛祖齊擁護，塵氛掃蕩顯真機。」以香板點地，云：「起！」

解七，師拈法幢云：「七七圓滿大冶場，聖凡情盡絕商量；百尺竿頭重進步，本來面目露當陽；擬議思量卜度，恰似好肉剜瘡；祇貴豁然會去，生佛迷悟俱忘。從事，則磚石瓦礫生光，入理，則虛空大地難藏，且道：作麼生隨眾去呢？」良久，以法幢點地云：「一期努力禪難透，半滴何曾免舊殃？上殿莫隨聲色去，過堂休識菜根香。」云：「解！」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雪崖苦行二三年，忽睹明星臘八間；莫謂三更能悟道，孰知日午也星天。釋迦老子過去久矣！帶累後代兒孫思恩不了，咦！恩大難酬。悟則生佛不立，他自何存？高旻則不然，太平皆是妄想，不生亦是執著，了得智慧不外愚癡，德相何分色相？此一關頭，直饒諸佛視之不見，歷代諸祖聽之不聞，非凡聖所關色空所及，諸仁！可委悉

麼？」良久，卓拄杖云：「若這裏檢點不出，此事切莫草草。雖然如是，即今世尊成道良辰，慶讚一句又作麼生？」震威一喝云：「是事若無如是眼，宗門那得到於今。」下座。

除夕，師拈拄杖云：「年殘月畢日將終，緊把繩頭莫放鬆；臨末稍間須努力，春回滿地落花紅。一年將盡處，禪功深密處，萬仞懸崖處，山窮水盡處，且道：作恁麼回互呢？」良久，卓拄杖云：「沒踪跡處無能識，一句能超威音世；轉功就位密相逢，依舊還他年未至。雖然如是，即今除夕一句，作麼生道：算來算去是真奇，朕跡毫無莫謂迷；爆竹聲聲辭舊年，燈燭煌煌迎新歲。」下座。

民國十年元旦日，師拈香云：「此一瓣香，兩儀未判一氣纔分，爇向爐中，端為祝延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佛日增輝，法輪常轉。此一瓣香，聚為寶蓋散作慈雲，至誠奉上，恭維合國護法，諸大檀那，伏願：福同海廣，壽若山高。此一瓣香，諸佛未見其始，眾生未見其終，信手拈出，供養西天東土歷代祖師，本寺開山諸祖老和尚，伏願：河清海晏共樂昇平。此一瓣香，非愚非智無響無形，懷中拈出，供養楚公太老和尚，及

兩序首領，合院大眾，伏願：福壽咸增，吉祥如意。」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塵塵三昧，事事圓融；萬類安和，全國吉慶。且道衲僧分中，有何勝處呢？」良久，拄杖云：「吞卻棘栗蓬，透過金剛圈；舒身天地外，自在樂斯年。雖然如是，即今慶賀新禧一句又作麼生？」舉如意云：「元正啓祚萬國安平^①伏維大眾起居福臨。」下座。

解制，師拈拄杖云：「風從香裏過來春，化日光天耀古今；元旦元宵從此去，長空燈月照禪心。且道南天台、北五台，在汝眉尖上，作恁麼行腳去；華嚴經、大乘論，在汝毛孔中，作何聽講去呢？諸仁！可委麼？」良久，卓拄杖云：「若這裏會得，坐禪也是朝山，入定亦是聽講；其或不然，切莫動著腳跟，動則恐逐浪隨波去，險險！雖然如是，即今解制一句又作麼生？」以拄杖橫空云：「狂心歇是菩提場，仔細參尋莫暫忘；拄杖橫挑元宵月，燈光礫破嶺頭香。」下座。（◎祚—福氣）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今朝四月八，摩耶生悉達，識破娘生面，拈卻眼中花。若世尊不出母胎，亦免雲門遭打殺之過；既下兜率，直使趙州有不喜聞之愆；痛哉如來三祇劫內，歷苦修行，為眾生苦發如是心，今被

二老漢捉敗，未審過在甚麼處，諸仁！可委悉麼？」良久，卓拄杖云：「若這裏會得，方知右脇降生，金盆沐浴宗趣；其或不然，莫負如來出世，一番好心在。雖然如是，即今佛誕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飲水思源成底事，迷真逐妄漫相親；深恩莫大我佛恩，粉骨碎身難耐盡。」下座。

結夏，師拈拄杖云：「清和月令，結夏事宜，安居守制，九旬為期；且道禁足，然足未嘗不動；若不動足，則日用中似成枯槁；若動足則大違佛制，究竟如何委悉呢？諸仁！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若這裏薦得，蚊蟲虱蚤，即是未來諸佛；地水火風，亦是先佛故體。其或不然，護生先必護念，動念定是傷生。雖然如是，即今結夏一句，作麼生道：腳跟未動生佛何分？既見生靈且莫動步。」下座。（◎誦訛——混淆訛誤）

解夏，師拈拄杖云：「結卻彌勒布袋，放開釋迦規繩；亦任鼻孔撩天，亦任腳跟點地。行也清風瀟灑，住也秋天皎潔；直通頂門一關，諸佛難以辨別。殿角風生秋夜月，微涼若識意誦訛^{ト云}直截根源如是事，了了明明唯自決。試問諸人：自決箇甚麼呢？」良久，卓拄杖云：「若也會得，已過祝融峰，雨後銷蒸熱。雖然如是，即今解夏一句，作麼生道：自恣古制

心難治，熱盡涼生不二時；三千里外覓知音，反覆原來非是是。」下座。

貼單，師拈單條云：「三世諸佛十方賢聖，從上老古錐、天下善知識，皆從這裏薦得，由此舉揚向上宗乘，揭示第一義諦，諸仁！可委悉麼？良久，舉單條云：「名字位中藏不得，東西相泯始相親。」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今朝十五結制，人各成辦大事；痛施惡辣鉗錘，好教二時如是。無討尋處討尋，無著力處著力；剔起眉毛細看，誰是當人自己？忽然覷破目前^註堪道本無生死；十方縱橫自在，三界出入無忌；到此佛祖沒奈何，說甚最上第一義。雖然如是，即今陞座一句，作麼生道：紅爐烈烈火飛紅，任他廢鐵並荒銅；四聖六凡同煅煉，縱饒空界也銷鎔。」下座。（◎覷——看◎訛——「誡」為錯誤字）

起七，師執香板云：「萬緣放下一心打七，未生以前一也不立；奮起不顧危亡，撞倒銀山鐵壁。」用香板點地，云：「起！」

解七，師拈法幢云：「鐵壁銀山觸處傾，那來一法可當情？松青竹翠原非色，鵲噪鴉鳴不是聲。放下渾身無住著，脫然全體自分明。且道：七七功圓，諸人作麼生行去呢？」用法幢點地云：「疑團未破密加功，身

心塵累早銷除；上殿聲聲皆妙諦，過堂步步即真如。」云：「解！」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世尊二千年前，在雪山崖下，冷坐六年，忽睹明星失卻娘生面目，蓋盡眾生眼睛；仔細看來，釋迦老子，亦是指東話西，何故大地人人本具，滿天夜夜皆星？且道如來未睹見，滿空星未明時，試問諸人作麼生薦取呢？」良久，卓拄杖云：「我佛成道，瓦礫生輝。雖然如是，即今世尊悟道良辰，慶讚一句又作麼生？」以拄杖指空云：「舉頭天外看，誰是個中人；欲識長空月，先除眼內塵。」下座。

除夕，師拈拄杖云：「臨末稍頭，貴在無逼拶處逼拶，逼到山窮水盡，歲末年殘，忽得轉過身來，大似三歲嬰孩遇過年相似，更是一番氣象；莫謂三十日到來，舉措茫然愁添眉睫。且道：各人腳跟下，作麼生點地去呢？」良久，卓拄杖云：「諸人若這裏會得，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此關能過去，處處可相逢。雖然如是，即今除夕一句，作麼生道：久住懸崖莫忌猜，寒灰爆豆豈庸才？爆竹聲中驚臘去，梅花香裏送春來。」下座。

民國十一年元旦日，師拈香云：「此一瓣香，根盤法界，葉徧十方，爇向爐中，端為祝延，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八方安靜，四海清平。」

此一瓣香，根深葉茂，本固枝榮，奉為全國人民，檀那護法，伏願：恆作國家樑棟，永為佛法金湯。此一瓣香，靈山拈出，磐石傳來，虔誠供奉，西天東土歷代祖師，本寺開山，過去諸祖老和尚，及現在楚公太老和尚，伏願：慈光納受，法乳深酌。」（◎覺皇—佛陀）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一元初復萬象更新，諸人分上福壽雙寧，妙樹不慧，只得將古人句子頌贈當陽，且道：是那一句呢？」良久云：「不於其中起分別，是故此處最吉祥，伏維大眾，起居萬福。」下座。

解制，師拈拄杖云：「九旬結制已將終，個中消息莫能窮；今逢淨滿團圓月，皎潔光明爍太空。且道制解、制結，乃佛祖家風；月半月圓，作麼生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放開三藏經教，踢倒四大名山，將十方大地擲於他處，將盡虛空界，撮向眉頭，方識其中妙意；不然好看元宵燈結彩，春梅片片落花紅。雖然如是，即今解制一句，作麼生道：冬罷雖然解，屈留再結夏；大家復團圓，共說無生話。」下座。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一片婆心出母胎，偶遇雲門惡棒來；忤犯覺皇非謂咨註貴無凡聖暢心懷。且道凡聖既無，何生之有？若了此中箇事，

方知偃大師，手眼俱正，稍一停思，釋迦老子已降生也，在山僧拄杖頭上，放光動地，試請諸仁高著眼看。」良久，豎拄杖云：「咄！慈悲心太切，趙州不喜聞；可憐真受屈，拖泥帶水行。雖然如是，即今佛誕良辰，報恩一句作什麼生道，信手三瓣香，供養法中王；粉身恩未報，碎骨也難忘。」下座。（●毗盧——毗盧遮那：法身●遐邇——遠近）

結夏，師拈拄杖云：「佛制比丘不踏生草，嚴護慈心；又制比丘安居禁足，保存物命。且道不在草行，可依地走，今既足尚禁止，究竟將甚麼行路呢？代云：生草尚屬無情，理宜愛護，有情含識豈可傷殘？萸灣則不然，護生先剿生窩臼，潛身無處好安身。諸仁！可委悉麼？」良久，卓拄杖云：「蚊蟲聲聲談妙諦，虱蚤步步覓知音；若識其中真密意，毗盧頂上共同行。」雖然如是，即今結夏一句，作麼生道：九旬莫顧娘生面，真疑一片穩安居。」下座。

解夏，師拈拄杖云：「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打開麻布袋，空色一囊藏。且道梧葉飄飄，秋從斯至。衲僧步步遐邇歸來。」謂是：那邊過夏有蚊蟲，這邊過冬無臭虱，其腳跟下之重要一著，向未聞問。奈何！趕熱

鬧、奔門庭，餘無他事，縱是經冬打七，心早他忙；並非道念不真，實是業難由主，大眾可有此事否？」良久，卓拄杖云：「飯店餓死人，茶館渴死你；滿手是污泥，河中覓水洗。雖然如是，即今解夏陞座一句，作麼生道：大道盡在目前，尤被目前蓋卻。」下座。

貼單，師拈單條云：「紅的是紙，黑的是墨，紅黑合成，方有言說，且道未有言說以前，未有紅黑以先，將甚麼安名立相呢？」良久云：「咄！諸仁！可會麼？若稍擬議，請問東西兩單上座，恐其不識名姓，今特懸個單條，與你參去，高著眼看。」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德山棒，打破虛空粉碎；臨濟喝，截斷諸佛腳跟；二老漢，雖然手段非凡，尚欠紅爐一煉；且道：烹諸佛燒祖師，乃諸方尋常事；莫灣更且不然，何故？但願諸仁！行到佛祖不到處，父母未生以前處，許是超佛越祖功能。其或不然，正在選佛場中，苦心參究，一旦豁然，打失娘生鼻孔，方知高旻不負汝意。雖然如是，即今陞座一句，作麼生道：努力加工去，深追莫問程；大家齊出手，扶起破沙盆。」下座。

起七，師執香板云：「結制起七，各自努力，勤苦倍常，緊上加急；

一旦懸崖撒手，捉敗佛祖消息。」以香板點地，云：「起！」

解七，師拈竹篋云：「紅爐煅煉，七七將終，聖凡情盡，達本真空；至爾說玄說妙，直須指西話東。」將竹篋奉示大眾云：「這個竹篋，可稱本來面目麼？」良久云：「若也會得，大事了畢。其或不然，上殿過堂，切具威儀。」以竹篋點地，云：「解！」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釋迦老子婆心太切，明星現時和盤托出；若遇本分衲僧，便道正恁麼時，長空被雲遮覆，既少星珠，睹何悟道呢？」良久，卓拄杖云：「本來無悟復無成，痛念群生溺苦輪；脫珍著弊為斯事，拖泥帶水也須行。雖然如是，即今如來成道良辰，陞座慶讚一句，作麼生道：三嘆奇哉大有為，眾生無去復何歸；一點星光明千古，十方法界共同輝。」下座。

除夕，師拈拄杖云：「末後一著當急深究，若待臘月三十日到來，手腳忙亂，閻羅老子打開賬簿，口中之乎也者，誠恐難為人在；直饒三萬六千日，始終雖免這一天，諸仁！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若能薦得，直超三界外，不住五行中；虛空成火劫，還我舊家風。如斯可能免得

；其或不然，年去年來心生痛切。雖然如是，即今除夕一句，作麼生道：鐵面閻君不認人，只爭罪福判昇沉；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下座。

民國十二年元旦日，師拈香云：「此一瓣香，不從土長，不依地生，供養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恆作法門砥柱，永為佛國金湯。此一瓣香，超聲超色，離聖離凡，供養西天東土歷代祖師，過去諸祖老和尚，伏願：常寂光中冥薰加被。此一瓣香，有體有用，無古無今，供養兩序首領，合院大眾，伏願：共登仁壽之域，同居福慧之鄉。」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舊歲已過新年將來，人人恭喜各各發財。且道這個財可識麼？」良久，以手舉如意云：「若能識得，他人有年，我本無歲，晝夜吉祥，萬事如意。」下座。

解制，師拈拄杖云：「元旦已過又元宵，柳綠桃紅滿世朝；痛誠衲僧懷內事，繩頭緊把莫鬆拋。九旬煅煉竟日陶鎔，得力時，虛空大地，身心器界，置於他處，何有南天台、北五台之念可生？念念參窮，心心詳審；深究處，聖凡語言，性相文字，通身放下，又何有東去學佛，西去聽講之

心可起？當知：舉心即錯，動腳即乖，且道不錯不乖時，作恁麼委悉呢？「良久，震撼一喝云：「一念不生全體現，腳跟纔動覆烏雲。雖然如是，即今解制陞座一句，作麼生道：落地梅花皆妙意，耀天燈燭盡禪機。」下座。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未生以前，生佛不立，法界何居，皇宮既降，直使攪渾世界，擾亂眾生；動起雲門毒手，要將一棒打殺，貴圖天下太平。且道眾前，有誰與釋迦老子出氣者麼？」良久，卓拄杖云：「山僧不忍此見，與諸人傍通一線道，漸替世尊說明，降生後事，雲門恩重釋迦恩，不是雲門那得平？欲報二老恩德事，好向生前仔細尋。雖然如是，即今佛誕良辰，陞座慶讚一句，作麼生道：悉達太子來也，諸人高著眼看。」下座。

結夏，師拈拄杖云：「高旻今日結夏，各把身心放下，九旬禁足安居，謹遵世尊法化；念念審細參詳，不得散心雜話，堅修戒定慧門，悟了無生大法。且道：無生且置，何如是諸人大法呢？」良久，卓拄杖云：「一朝塵淨光生，爍破娘生面目。雖然如是，即今結夏一句，作麼生道：護生

生不生，不生將何護？」下座。

解夏，師拈拄杖云：「這個布袋，在彌勒手中奪來，裝盡虛空大地，草木叢林，佛祖眾生，三途六趣；今日當在人天眾前，盡行打開，當陽獨露，謹請大眾，高著眼看，且道：具眼，親看且置。試問諸仁！即今站立甚麼處呢？」良久，震威一喝云：「陳破布，爛草鞋，切切愛慎；不然暑去寒來，腳跟未穩者，大須仔細。雖然如是，即今解夏一句，作麼生道：韋馱站，彌勒坐，東邊鐘樓，西邊鼓角。」下座。

貼單，師捧單條云：「這堆字紙，舉向人前，紅黑不立，前後不分；直饒千佛有眼，莫睹其形，大眾有心，莫測其妙。山僧今日徹底掀揚，令諸人高著眼看，切不可見紅者面紅，見黑者面黑，若然不妨與你，分個次第去也。」顧左右云：「莫將眼看，須用耳觀。」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烈焰光騰火似山，紅爐凜凜豈容看？任是銅頭鐵額漢，直饒煉破頂門關。高旻今日起七，諸人趕急趕急！痛恨無始業根，不由傷心滴淚；找個念佛的人，與我出口怨氣，且道：是那個念佛呢？」良久，震威一喝云：「這一喝聲，把諸人震得粉碎。試問汝等現在何處

安身立命？若能會得，許你蓋天蓋地去也。其或不然，切將本參工夫，晝夜忘疲行去，自有發明時節。雖然如是，即今陞座結制一句，作麼生道：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可憐又負債。」下座。

起七，師執香板云：「未起七前，生佛不立，既起七後，凡聖差殊。莫灣今日選佛場開，諸人盡力逼拶，一拳打破太虛空，覲面相逢切莫會。」以香板點地，云：「起！」

解七，師執法幢云：「德山棒，打破虛空粉碎；臨濟喝，震翻大地平成。高旻禪七期圓，試問諸人：即今身安何處呢？」良久，豎法幢云：「頂天立地為人去，萬行莊嚴莫教遲。其或不然，上殿莫怕觀文，過堂且防米硬。」以法幢點地，云：「解！」（◎覲—見面）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寒雪巖前已六年，仰看明星燦爛天；打失娘生真面目，拖泥帶水滿三千。釋迦老子，在山僧拄杖頭上，放光動地，三嘆奇哉，實因行人墮妄想坑，落執著塹，不得出離，故如來智慧德相，無人證得；累及我佛，脫珍妙服，著弊垢衣，和光同塵，隨機應變；五時八教之詮，未著一字；三乘九界之機，未少一言。且道諸人還委悉麼？」

良久，卓拄杖云：「高著眼看，好個明星常不夜，可憐依舊滿天雲。雖然如是，即今世尊成道良辰，陞座慶讚一句，作麼生道：一點星光明千古，沙塵世界共輝騰。」下座。

除夕，師拈拄杖云：「一年三百六十日，返覆原來又這天。今天乃閻羅老子，算飯賬日期。試問諸人，大須仔細麼！若吃飯，未曾咬著一粒米；穿衣，未曾掛著一寸絲，可教放心過年去。如或不然，且聽今朝半夜，鐵鍊響聲，大為害怕在。且道：臘月三十日到來，作恁麼迴避呢？」良久，卓拄杖云：「念佛一聲，佛是誰念，這個明白，聖凡難見。雖然如是，即今除夕一句作麼生道：一聲爆竹驚天地，萬象森羅轉更新。」下座。

民國十三年元旦日，師拈香云：「此一瓣香，不從人得，非屬地生，供養十方佛祖，諸大菩薩，合郡人民檀那護法，伏願：為法門砥柱，作我界金湯。此一瓣香，非空非色，無古無今，供養西天東土，歷代祖師，本寺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伏願：常寂光中，冥薰加被。此一瓣香，紅爐煅煉，大匠陶鎔，供養兩序首領，合院大眾，伏願：壽同山永，住止綿長。」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這手如意，從妙吉祥王菩薩處得來；見者如

意，聞者如意，有事事成就之力，有處處得意之功；但願你如意、我如意、家如意、事如意、年年如意、心心如意、如意如意，下座迎喜神去！」

解制，師拈拄杖云：「久住有緣，久參有禪。信得及，許你妄想中，有常住真心，果能真心常住，直使上無佛道可成，下無眾生可度；試問大眾：將甚麼心是常住真心？不妨放下身心看，若能識得，虛空尚住你心中，南天台、北五台安住何處呢？」良久，震威一喝云：「可憐逐浪隨波去，聞聲見色昧知音。雖然如是，即今解制陞座一句，作麼生道：年去節來如反掌，腳跟下事細商量。」下座。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四月初八以前，尚無諸佛之名，何有眾生之實。悉達降生以後，凡聖途殊，生佛差別，攪渾世界，殃及大千。且道世尊，為大事降生，南泉為大法斬貓，歸宗為正法斷蛇。復有雲門云：『釋迦老子降生時，老僧若在，一棒打殺，餓餓狗子吃，貴圖天下太平。』此數老順逆施為，難及天下人；信之莫及，疑之有餘。莫灣則不然，乃曰：『生也隨他生，傷也隨他傷；不立諸佛名，不見眾生相。』雖然山僧前日病喉，屋後視事，見蛇入房，隨舉手拽尾，拚命出力，竟成兩斷。哭而思

之，佛降生，吾傷生，誠屬大過。今日順請頭首大眾，一念至心，與妙樹懺悔，以免禍及來生。雖然如是，即今佛誕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粉碎剝塵血肉身，難報吾佛降世恩。」下座。（◎塔——同「階」）

結夏，師拈拄杖云：「為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簷前青草出，腳不下塔行。佛制比丘，手不拔青草，足不行硬地，專為微蟲生命，令人禁足護生；且道足下之生可護，足上之生亦可護，身中之生亦能制止。試問：心中之生，作怎麼守護呢？」良久，卓拄杖云：「此處之生須用殺，毫釐殺盡好安住。雖然如是，自今陞座一句，作麼生道：安居結夏行佛制，九旬禁足護生靈；但得心中諸垢盡，不生生處護真生。」下座。

解夏，師拈拄杖云：「九旬近滿自恣期臨，梧桐葉落秋生，衲子歸心入定。且道：放行草鞋忙似虎，把住拄杖活如龍。忽遇東家村裏王老翁，來問道：『拄杖且置，活如龍作麼生會？』山僧被這老漢一問，逼得兩眼連翻，只好向他道：『寒來暑往，秋收冬藏。』試問大眾：此意作怎麼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若不領會，好向各人腳跟下參究看。雖然如是，即今解夏陞座一句，作麼生道：立定腳跟無別念，苦心猛向個中尋。

「下座。」

貼單，師拈單條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大眾各各高著眼看。」良久，顧左右云：「前前後後，左左右右，頭頭是心，處處是道，切莫當面錯過。試問諸人錯過甚麼？貼起與諸人一看，切要認得自己。」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紅爐始開煅銅煉鐵，大冶陶鎔如冰似雪。任是銅頭鐵額漢，粉骨成灰時，作恁麼為人去呢？」良久，震威一喝云：「無佛祖處安身，無眾生處立腳。且道：內有一人，無身無腳，又將如何安置？若不體會，好在選佛場中，猛力追尋，忘殮廢寢，自有發明時節。雖然如是，即今結制一句，作麼生道：心心無間斷，念念契真常。」下座。

起七，師執香板云：「大力量漢，一超直入；無轉掉，沒回互，直待聖凡情盡，漆桶打開，努力向前，猛進一步。」云：「起！」

解七，師執法幢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若人識得心，大地盡是土；若人不識心，大地亦是土。此三重關要，在未悟以前薦得，始名見道；大悟以後薦得，方名行道。至囑大眾，上殿過堂腳莫踩地，踏著錯過。」以法幢點地，云：「解！」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我佛臘月八，夜睹明星悟大道，雖然打失自己鼻孔，明得眾生眼睛；屈指一算，皆由六年苦行而成。仔細看來，世尊未免捏目生花，杜撰後代兒孫不少。高旻不惜唇舌，與人論個曲直看。」良久，起立問訊云：「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諸人可會麼？若不領會，直待日午打三更，再向汝道。雖然如是，即今佛成道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世尊成道日，諸人辦道時；悟則當下會，不可以知知。」下座。

除夕，師拈拄杖云：「生死大事不明，如喪考妣，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把自己身心世界，世法佛法，盡情置於他處，那管年來歲去，日往月還？但要明得三寸氣斷後，在何處安身一段大事；那時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且道：諸人，可知今天麼？」良久，卓拄杖云：「人人都知，是臘月三十到來，只是不要緊在。雖然如是，即今除夕陞座一句，作麼生道：爆竹聲中離耳聽，煌煌大道目前存。」下座。

民國十四年元旦日，師拈香云：「此一瓣香，山河為料，大地為爐，供養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法圖鞏固，禪道遐昌。此一瓣香，非草非木，不有不無，供養檀那護法，合郡人民，伏願：壽同山永，福共天長。」

此一瓣香，紅爐煨出，信手拈來，供養本寺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及現在兩序首領、合院大眾，伏願：安居樂業，進止吉祥。」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舊年已過，新歲將來，一年三百六十日以前，就在此時，下腳點地，步步不離；一朝踏破虛空，方可一悟到底。慶賀慶賀。」下座。（◎痒无——同「癢」）

解制，師拈拄杖云：「月半月圓尤存月，本來無暗復何明；一片寒光耀古今，三千世界總輝騰。諸人本分事作恁麼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一任天搖地動，海湧山崩，究與各人功用上，有何關礙？但恐萬法本閑，惟人自鬧。若欲超出見聞，不妨再吃重棒；稍關痛痒者无當須飲水思源，知恩報德。若不如是，任你走到天邊，未離生死寸地。雖然如是，即今解制一句，作麼生道：水到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下座。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黃面老子降生也，週行七步目顧四方；大地眾生改頭換面，十方法界平似琉璃。無善惡可成，無聖凡可處，直使轉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拈寸草作文六金身，未為不合。且道：已降皇官時，如何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未出母胎度人已畢。雖然如是

，即今佛誕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一手指天重指地，三界內外獨稱尊。」下座。

結夏，師拈拄杖云：「蚊蟲虱蚤，飛騰歌跳，一出頭來逍遙物外，偶被不守殺戒之人遇著，致遭毒害，一命嗚呼！深動濟生之心，大傷慈悲之慨，故遵佛命嚴守宏綱，結夏安居，護生禁足。且道：一念未生以前，生將何護呢？」良久，卓拄杖云：「步步踏著無生地，心心常守細吉羅。雖然如是，即今結夏一句，作麼生道：蠢動含靈同佛性，存亡仔細自思量。」下座。

解夏，師拈拄杖云：「百二十天尤禁足，誰知步步犯佳苗；緊把繩頭牢拴住，了無寸地好安居。且道：放開布袋，物外優游，稍一塵思，依然舊處。即今不落舊處，作恁麼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鉢囊高掛單頭上，全身埋在道心中，如此方有少許進步處。雖然如是，即今陞座一句，作麼生道：苦心行去，以待將來。」下座。

貼單，師執單條云：「這把紙條，非今非古，不色不空，諸佛見之不識，眾生睹之有名；信手拈來，方知大眾都在裏許。且道：揭示諸人，莫

將眼視，切用耳觀，不然好將全身挂在壁上，大舉心參。」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虛空為爐，山河為炭，聖凡為鐵，性空為火，且道畢竟作怎麼煅煉？即今山僧不惜唇舌，傍通一線看，任是銅頭鐵額漢，直饒粉骨已成灰。試問大眾：立身何處呢？」良久，卓拄杖云：「步步踏著毗盧頂，頭頭頂戴法王身。雖然如是，即今結制陞座一句，作麼生道：行路不知有地，方是功夫進步。」下座。

起七，師執香板云：「有聖有凡，倚眾靠眾；虛空破時，腳跟不動；一拳打倒佛祖關，萬古陳冰今化凍。」云：「起！」

解七，師執法幢云：「七七四十九，空中伸隻手，猛力一拳來，諸佛忙奔走；打失娘生面，踏破祖師關；過堂與上殿，行坐體安然。試問諸仁：還有修證也無？動止施為，切莫放過。」以法幢點地，云：「解！」

佛成道日，師拄杖云：「『道』之一字，未了之人暫為借用，若是個中漢，佛尚不可成，成則有壞。若然世尊三大阿僧祇劫，修行苦行，方得此夜睹星悟道，二俱見來，還有優劣否？明眼衲僧，祇得向釋迦老子，展具三拜。試問諸仁：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會得也三十棒，不會

也三十棒。雖然如是，即今世尊成道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滿天星斗無人看，莫道人眼界空。」下座。

除夕，師拈拄杖云：「光陰似箭時不待人，纔覺去年今日，忽又今日去年，好大難；天天三百六十日，臘月三十在目前，此關不過萬關難，重關過去又牢關；若能打開一句子，逍遙物外過新年。且道：新年作恁麼過呢？」良久，卓拄杖云：「泥牛過水啣ㄊㄩㄢˊ明月ㄇㄩˊ木馬騎人帶夜歸。雖然如是，即今除夕陞座一句，作麼生道：法堂前爆竹連天，送去舊年迎新歲。」下座。（◎啣—同「銜」）

民國十五年元旦日，師拈香云：「此一瓣香，豎窮三際，橫徧十方，供養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擁護佛法，愛戴僧倫。此一瓣香不生不滅，無欠無餘，供養合郡人民，檀那護法，伏願：壽齊岱嶽，福共流長。此一瓣香，虛空不載，大地難藏，信手拈來，供養本寺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及現前兩序首領，合院大眾，伏願：道與日進，傳共時增。」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新年頭佛法，切在元旦日行去，可不忘最初一步。山僧今日，說向諸仁！只要被這一腳踏著，方能時時如意，步步吉

祥。雖然如是，即今元旦陞座一句，又作麼生？」舉如意云：「過了一年，少了一歲。」下座。

解制，師拈拄杖云：「元宵一日處處花燈，衲子心中了無一物；若逢緣遇境，無非本體現前；若絕跡忘形，亦是當陽顯露。且道：未有諸佛之先，未生眾生以前，虛空未立，大地未成，作恁麼徹去呢？」良久，卓拄杖云：「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雖然如是，即今解制陞座一句，作麼生道：落花流水西來意，春風淡月也禪機。」下座。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釋迦老子，在汝等眉尖上，放光動地，說法利生，大地眾生，悉見悉聞。試問諸人：可曾領會得麼？若向四月八日認取，則孤負如來出世一番苦心，且道畢竟作恁麼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即走過。雖然如是，即今佛誕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無憂樹下生，雙林樹下滅；可嘆老瞿曇，婆心太懇切。」下座。

結夏，師拈拄杖云：「臭虱喫人，釋尊餒虎，護生傷生，事皆兩舉。且道：蟲蠓是過去父母，蛆虱是未來諸佛；步步踏死媽蟻，即是弑父母；

手手拚死蚊蟲，即是弑諸佛。當知：佛制比丘，舉足下足，尚不許踩傷青草，何況傷生害命，置父母諸佛於不顧，試問諸人作恁麼行去呢？」良久，卓拄杖云：「轉身動念全不識，要得傷生即護生。雖然如是，即今陞座一句，作麼生道：禁足之時，照顧當下。」下座。

解夏，師拈拄杖云：「涼風漫送祝融神，梧葉凋時秋始生；寄語諸方參禪者，寒來暑往莫分心。且道拈花一事，傳至今時，宗下行人，莫明其妙，其意云何？故由主說者，因上有佛可成，下有生可度。高旻則不然，向上一事，千聖不傳，何以故？傳則有受，受則有人；人我是非，生佛凡聖，皆在其中。試問諸人，作恁麼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時人止見當陽熱，不見當陽不熱人。雖然如是，即今解夏一句，作麼生道：難過已過，已過再過，直至大地翻身，虛空打破是甚麼？咄！」下座。

貼單，師拈單條云：「離見聞，形形色色本非塵；即見聞，豁然無我亦無人。如來大法無高下，性地何曾列後先，大眾識得自己麼？」良久云：「兩眼若向單頭望，全身已在半空中。」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萬水千山訪知音，誰知步步未沾塵；腳跟下事

能回顧，翻身不墮妄和真。且道：即今大冶洪開，火爐前通身拶入，一任焦頭爛額，一任意紛情飛，直燒到虛空成炭，佛祖成灰，切莫私心覓住處，諸人可委悉麼？」良久，卓拄杖云：「大事不明，切莫放過！雖然如是，即今結制陞座一句，作麼生道：情念銷鎔道念堅，一拳打破祖師關。」下座。

起七，師執香板云：「大道無修無證，全憑亡身捨命；直到渾天黑地，自然摸著把鼻。」云：「起！」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寒巖枯骨幾經年，一睹明星徹底掀；眉生眼上人難識，大地同歸此夜間。世尊三嘆奇哉，眾生不了者，因妄想執著故。高旻又且不然，離妄想將何以成佛？去執著復何以辦道？究竟莫灣與雪山，見處相去多少呢？」良久，卓拄杖云：「現前若有血氣的漢子，能領會得去，自可與釋迦老子，同時成道，稍有疑義，切莫錯會在。雖然如是，即今佛成道日，陞座慶讚一句，作麼生道：大地不在天邊，就在眼前，請大眾離開眼前看。」下座。

解七，師拈法幢云：「古德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高旻

則不然，心尚不識，何有可得；要知：大地盡毗盧，三足驢子虛空走，諸人可會麼？」良久云：「上殿不聞磬聲，過堂不咬粒米，方可不為虛度。」以法幢點地，云：「解！」

除夕，師拈拄杖云：「臘月三十日到來，試問諸人：臨末稍頭將如何打算去？若是個中漢，能將閻羅老子請來相見。山僧即問他云：『大眾飯賬，向「念佛是誰」的主人，早已算清，你來所為何事？』被山僧一問，嚇得閻羅，急向拄杖腳下藏躲，諸人可見麼？」良久，卓拄杖云：「其或不見，直待今夜三更，自有分曉。雖然如是，即今除夕陞座一句，作麼生道：一聲爆竹驚天地，山河大地盡春回。」下座。

民國十六年元旦日，師拈香云：「此一瓣香，諸佛手授，祖師親傳，供養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作法門砥柱，為世界金湯。此一瓣香中邊不住，內外難藏，供養合郡護法，本寺檀那，伏願：壽算綿延，福緣善慶。此一瓣香，鉗鎚煅煉，棒喝陶鎔，懷中拈出，供養高旻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及現前兩序首領，合院大眾，伏願：恆駕大願慈舟，定作天法鏡。」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宗門行履，不分寒暑秋冬，世諦義中，何礙年來歲往。且道諸人，可識得今天麼？若能會得，正是新年大吉，若也不會，亦是新年大吉。雖然如是，即今元旦良辰，慶讚一句又作麼生？」舉如意云：「諸佛生歡喜，龍天降吉祥。」下座。

解制，師拈拄杖云：「破本參——見大智文殊，行難行——見大行普賢，愍眾生——見大悲觀音，發宏誓——見大願地藏；在當人一念中，四大名山已朝，四大菩薩已見。且道一念未生以前，作怎麼見呢？」良久，卓拄杖云：「任是盡虛空大藏經典，覓此見處了不可得！雖然如是，即今解制一句，作麼生道：高掛鉢囊，以悟為期。」下座。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大好一片山河，被老瞿曇弄得天翻地覆_註山僧當時若在，打倒兜率門，閉卻摩耶室，看這護明菩薩，從那裏換得悉達太子來？仔細思量，雲門一棒，直教打遲三刻，試問諸人可委悉麼？」良久，卓拄杖云：「右脇降生天地動，金盆沐浴現全身，指天指地稱獨上，大千兒女受恩深。雖然如是，即今佛誕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四生慈父今仍在，會面當觀語默中。」下座。（◎老瞿曇——佛陀）

結夏，師拈拄杖云：「干戈徧大地，佛法滿胸前；欲知藏身處，回首問皇天。昨有一無鼻孔漢，向我道：『有一人無頭無足，無身無心，大聲喊道：諸人莫動腳跟，動則令我喪身失命！』』陡然聞他，震威一喊，仔細覺來，還是生佛未出世以前，這一個無位真人，貪生怕死的求救命在。」良久，卓拄杖云：「護生生即佛，不護佛即生。雖然如是，即今結夏，陞座一句，作麼生道：安居時已至，禁足莫他行。」下座。

解夏，師拈拄杖云：「炎天已過，秋日將來，禪和處處起疑猜，又謂他方佛法好，亦言此處沒由來。途路遠者不離當處，腳跟未動已往遐方。試問諸人：衣線下事，如何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個事從來不用修，只爭眼上有眉留；文殊大智難分別，任是佛祖也低頭。雖然如是，即今解夏一句，作麼生道：自恣時起，禁足日終；行住坐臥，上古家風。」下座。

貼單，師拈單條云：「道無南北，見有東西。諸佛未成以前，眾生未生以後，虛空不住，大地無名，何方向可言？何根塵可辨？試問諸人：作何見解呢？」良久，一喝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前三三與後三齊；莫道

無人能相識，休瞞眼上一支眉。」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小陽一月是冬春，衲子歸心絕我人；一座紅爐中烈焰，直饒鐵漢也灰塵。且道禪堂是大冶，大眾是生銅，鉗鎚妙密，午夜淘溶，虛空燒成炭，大地煉成空；還有一塊頑鐵，竟日寒喧，冷如冰雪。試問諸人：作恁麼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東家村裏王老三，五更睡醒找衣衫，尋到山窮水盡處，依然還在枕頭邊。雖然如是，即今結制，陞座一句，作麼生道：銅錘鐵匠，鎔來一樣，火熄烟飛，當頭一棒。」下座。

起七，師執香板云：「起七打七，各人努力；不顧危亡，不離綿密，一拳打破上頭關，生死涅槃大事畢。」云：「起！」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昔日世尊在雪山崖內，被一顆明星蓋著眼珠，即便講大地眾生，皆有如來分事。高旻則不然，何以故？祇是世尊眼見，未即耳聞；當知：無執著不成德相，無妄想不成智慧，未審兩處見地，如何分析呢？」良久，卓拄杖云：「釋迦老子，在諸人眼中還見麼？若見未免孤負在。雖然如是，即今世尊成道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眼

前大道人不識，一段光明耀古今。」下座。

解七，師拈法幢云：「身辛苦、心辛苦、七八五十六辛苦；試問今天是何時？當下非今亦非古；若能不解於其中，依舊八七五十五。且過大殿過堂，齋堂敲鼓，莫謂顛連若是乎^註只爭工夫還未許。」以法幢點地，云：「解！」（◎顛連——不順利）

除夕，師拈拄杖云：「萬刃叢中過，十分苦尚多；一年終至始，道業奈如何？且道：即今衲子，臨末稍頭到來，向何處藏身沒踪跡呢？」良久，卓拄杖云：「拈一莖草，作文六金身用，以丈六金身，作拄杖用；正是沒踪跡處莫藏身。雖然如是，即今除夕，陞座一句，作麼生道：眼聞爆竹聲，耳睹梅花片片。」下座。

民國十七年元旦日，師拈香云：「此一瓣香，信心成就，道力莊嚴，供養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壽齊山永，福共天長。此一瓣香，苦行培就，慧力溶成，供養合郡人民，檀那護法，伏願：四海清平，人民安樂。此一瓣香，骨髓拈出，眼裏分來，供養本寺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及現前兩序首領大眾，伏願：常住興盛，海眾安和。」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元旦一日即初心，綠楊處處舞風塵；三千界外逢知己，依然還是個中人。且道大眾在我如意上，安身立命，直使人人如意，事事如意。」下座。（◎睹史多天—兜率天）

解制，師拈拄杖云：「人人頭頂上有個青天，人人腳跟下有個黃土；又有一人站在虛空頂上，大聲喊道：任你走盡青天外，還未離我黃土中。不如就在腳跟未動以前，得個消息，那時我與你相見。咦！原來同在道海堂中，未分左右，諸人可委悉麼？」良久，卓拄杖云：「直到仰不見天，俯不見地，再向汝道。雖然如是，即今解制一句，作麼生道：濁世三災從心有，了無心處少三災。」下座。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世尊在睹史多天觀眾生緣熟，入神母胎；在母胎中；高登法座，度無量眾生；尚有十方諸大菩薩，聞法得證者；亦有無數天人，見佛悟道者；右脇未生，而生已度；既生以後，復度群生。可恨雲門老漢，欲阻如來降生一節，唯不知未生以前，度生已畢事。試問諸仁：高旻與雲門見處，相遜多少呢？」良久，卓拄杖云：「一塵起，大地昏；一念動，萬物生。雖然如是，即今世尊降誕良辰，慶讚一句，作麼

生道：莫謂我佛心太切，寂光土內少歸人。」下座。

結夏，師拈拄杖云：「捨身飼虎，割肉餵鷹，皆世尊在凡夫時，所行之事。今我堂堂衲子，高上行人，可效尤一、二否？最可憫者！前天山僧夢中，見到過去多生父母，在蚊蟲裏投生，啼哭飛來，恨將我肉吞下。山僧將平生所長之力，一手撲去，嗚呼痛哉！恩將仇報，大眾莫謂我夢中說夢；諸佛因中，昆蟲細蟻，實如來三祇劫中，逐類隨形之化境。不思日用中，手打過去父母，腳踩未來諸佛；傷心害理，所為何事呢？」良久，卓拄杖云：「護生先必護念，念生處處皆生。雖然如是，即今結夏一句，作麼生道：步步無生地，黃土也知疼。」下座。

解夏，師拈拄杖云：「梧葉飛來風轉涼，塵塵剝剝法身香；布袋掀開無一物，堂前青草綠洋洋。且道：脚跟點地人，是何面目呢？」良久，卓拄杖云：「自恣時至留先訓，古道何曾有舊新；試看長空光夜月，不萌枝上永青青。雖然如是，即今解夏，陞座一句，作麼生道：大道本無歲月，暑往卻又寒來。」下座。

貼單，師拈單條云：「這一清單本來無名無字，離後離先，忽被先覺

道破，露出堂堂妙相；種種名言，迄今要識當人是何面目，試問：大眾可會麼？」良久云：「直到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再向汝道。」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紅爐一座，架在虛空頂上，任是三賢膽戰，十地心驚。不妨高旻移在道海堂上，煅佛煅祖，煉聖煉凡；直饒燒得須彌頂上，帝釋天王通紅滿面，大聲喊道：『諸天大眾，快往螞蟻窩裏逃命！』」且道天王不如螞蟻。試問大眾：作恁麼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地轉天旋全不顧，踏翻世界正斯時。雖然如是，即今結制陞座一句，作麼生道：法王法無法，無法法王法。」下座。

起七，師執香板云：「努力加工去，大死復活來，人天為眼目，正法免微衰，不作如斯念，是事復衰哉。」云：「起！」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世尊成道日，我等學道時，後際同先際，先知即後知，試問：三千年前，滿天星斗，三千年後，滿夜光明，如來睹星能悟道，我今見月不明心，且道優劣處作麼生領會呢？」良久一喝云：「鼻孔撩天事如何，正謂時人眼界多，北斗南觀成故事，滿空風月徧山河。雖然如是，即今世尊成道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三祇劫內誰難識

，六年苦行頓忘歸，燦爛星珠光不盡，太虛空外也沾輝。」下座。

解七，師拈法幢云：「打七已畢，黑桶添漆，持具搭衣，還我舊律，莫謂古佛有三身，撒散一身也難立，堂堂大殿釋迦尊，三腳驢子也會踢，笑看解後事如何？滿胸空腹波羅密，以法幢點地，云：「解！」

除夕，師拈拄杖云：「大好山河盡歸今日，禪堂衲子盡忘今日，添紅度綠盡從今日，閻王賬目算至今日，試問大眾：今日到來，各人一筆生死大賬^註作麼生還去呢？」良久，卓拄杖云：「腳亂手忙全不顧，祇圖空過好時光，一旦眼光全落地，那管馬腹與牛囊。雖然如是，即今世諦流布之時，慶喜一句，作麼生道：臨末稍頭一大事，千佛出世救尤難，捶胸蹬足離生死^註涅槃不住過新年。」下座。（●賬—同「帳」）

民國十八年元旦日，師拈香云：「此一瓣香，諸佛懷中拈出，眾生心內分來，供養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永為佛界金湯，恆作法門外護。此一瓣香，人人不見，各各不聞，供養西天東土，歷代祖師，及本寺過去諸祖老和尚，伏願：萬德光中，冥薰普被^文。此一瓣香，鉗鎚煅煉，棒喝陶鎔，頂門流出，供養現前兩序首領，合院大眾，伏願：常住興盛，海眾

安和。」(●カ蹬—同「登」)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本來並無歲月，不覺又過新年，佛法中見來，盡是隨緣不變事，世界上會去，全是不變隨緣事，據高旻指出，有事不如無事，試請歡喜過年的漢子，拈來研究看，良久云：「吉祥如意非如意，無意吉祥真吉祥。」下座。

解制，師拈拄杖云：「雜念紛紛似點塵，寸絲不掛未為真，漆桶添光尤是暗，頭頭盡爾少歸人，且道：大智即是文殊，大行即是普賢，何朝山之有？南天台，北五台，皆在當人一念，試問大眾：一念作麼生了解呢？」良久，卓拄杖云：「過現未來，始終不離於寸步，虛空內外，自他豈隔於毫端。雖然如是，即今解制陞座一句，作麼生道：始終尤未悟，常參我是誰，萬仞峰頭止，汪洋海底歸。」下座。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山僧這條拄杖子，從無佛處拈來，今日舉示當陽大眾，可領會麼？若作拄杖子會，孤負悉達太子，無憂樹下降生；不作拄杖子會，又孤負釋迦老子，雙林樹下入滅；且道：作怎麼是如來不生不滅處呢？」良久，卓拄杖云：「行徧三千及大千，頭頭盡爾未生前，等

閑識得如來面，揚眉瞬目漫爭先。雖然如是，即今佛誕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釋迦老子，在法堂前，大眾莫用娘生眼看。」下座。

結夏，師拈拄杖云：「優波離尊者，乘大願來，稟佛制戒，為成佛之基礎，作度生之梯航，規模宏大極矣！唯護生一戒，似覺匪然，既知腳有傷生之危，尤不知翱翔歌舞之蚊蟲，葬身於掌上，深居崖穴之臭虱，送命於手中，理當手足俱禁，其義云何？高旻正值眼疾未癒，控目生花之時，深為研究，拈向明眼人前，共而思之，且道手足雖曰傷生，抑能護生，妄念急急放生，毫未傷生，試問諸人：禁足是？禁心是呢？」良久，卓拄杖云：「一念不生全體是，脚跟動處即生靈，打破窠巢無密處，三千大地任遊行。雖然如是，即今結夏一句，作麼生道：盡世界是一個放生池，欲救性命，念念護生。」下座。

解夏，師拈拄杖云：「頓超劫外事如何？步步頭頭會也麼？了卻目前空色相，埋沒聲聞坑裏多，且道九旬禁足，步步傷生，半夏安居，頭頭熱鬧，笑看祝融神，伎倆只如此，竟被無鼻孔漢捉敗，作恁麼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黃花空裏長，翠竹水中生，泥牛過海氣獰獰，足踏長安

途休問。雖然如是，即今解夏一句，作麼生道：秋來只待桐葉墜，炎涼世態本常情，內外中間非是道，佛前鼓角聽佳音。」下座。

貼單，師拈單條云：「這一件事，任是諸佛有眼不能見，菩薩有耳不能聞，祖師有心不能識，高旻不妨拈出，舉示大眾，諸人可會麼？」良久，舉單條云：「會則當下會，不會切莫分別。」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大好山河，只多一片土在，正值紅爐將煖ㄉㄨㄥˋ大冶初開，直使諸佛膽戰，祖師心驚，煉得人人皮膚脫落，燒得各各心識灰飛，正恁麼時，舉眼方知，內不見有心，外不見有土，且道：如何是識心達本呢？」良久，卓拄杖云：「笑看山門石獅子，大聲說法聽無人，莫灣三ㄨㄢˋ汊河中水ㄉㄨㄥˋ流而忘返昧知音，諸人可會麼？不然切莫自欺。雖然如是，即今結制一句，作麼生道：凡聖一爐同火煉，虛空雖硬也燒完，打破娘生真面目，腳跟點地好參禪。」下座。（◎煖ㄉㄨㄥˋ同「暖」◎汊ㄨㄢˋ歧出的水）

起七，師執香板云：「生死關頭，大家努力，打破銀牆，撞倒鐵壁，不顧危亡，把持綿密，一旦豁然，揚天掀地。」云：「起！」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先雪山，後高旻，莫謂心同人不同，說悟

說成未為功，咦！明星睹後也大奇，直教兒孫滿眼迷，大似東家村裏小兒哭，手持黃葉能止啼，莫道宗非是說，一片老婆心切切，且道莫灣見來，割肉醫瘡有分在，大眾可會麼？」良久一喝云：「莫將閑學解，埋沒諸佛心。雖然如是，即今世尊成道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休認眉間眼，莫將月作星，三嘆奇哉後，依舊未歸人。」下座。

解七，師拈法幢云：「漆桶打破，本來現前，穿衣吃飯，睡覺打眠，雖然，切莫向人道著一個悟字，何故？腦後還有三十棒在，上殿過堂記好，以法幢點地，云：「解！」

除夕，師拈拄杖云：「百年三萬六千日，反復原來是這漢，塵頭土面可憐生，覲體相逢無人問，今日算飯錢時候到來，閻羅老子鐵面無情，只得順手捉去，其中還有與諸人出氣者出來道，忽然特地來一無鼻孔漢大聲道：任何人能捉，念佛的這個人不能捉，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大好山河，三陽開泰，未免隨世諦流布有分在。雖然如是，即今除夕一句，作麼生道：爆竹聲中藏小鬼，能逃且看此一天，末後牢門能已過，梅花片片送陳年。」下座。（◎三際——過去、現在、未來）

民國十九年元旦日，師拈香云：「此一瓣香，豎窮三際^註橫徧十方，供養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法門鞏固，僧道遐昌。此一瓣香，非空非色，極慶極祥，供養合郡紳衿^註檀那護法，伏願：福高嵩嶽，壽等天長。此一瓣香，疑團打破，信手拈來，供養本寺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及現前兩序首領，合院大眾，伏願：常住真心，證無生忍。」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年年如意，日日禎祥，笑看春風無限意，衲僧額下喜忙忙，若作佛法商量，未免現成不及；若作世法領會，亦且太過現成，舉如意云：「高旻看來，只好安心辦道，如意過年。」下座。

解制，師拈拄杖云：「春風浩蕩，春日融和，不萌樹下也根生，直使僧家無分，試看腳跟未穩禪和，能不南馳北奔，任是這家過夏，那家過冬，徒勞空過，古云：「眉毛一動，尚呵之曰死人，況其他乎？且道功夫用得到得力時，東西不分，南北不辨，上不見有天，下不見有地，尚置功夫於無處，身心安居何地呢？」良久，卓拄杖云：「泥牛過海人難識，木馬嘶風已道穿，頂門有眼明如日，且向疑情打破看。雖然如是，即今解制一句，作麼生道：蒼蒼綠竹知禪意，鬱鬱紅梅總是心^註」下座。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趙州老人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未免婆心太切，高旻當時若在，一手掩住趙州口，今日世尊，降生無憂樹下，山僧即起座，虔誠恭敬，合掌感謝曰：不得漁夫引，怎得見波濤？試問大眾：高旻與趙州見解，相去多少呢？」良久，卓拄杖云：「若能會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不然當面錯過有分在。雖然如是，即今佛誕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既為佛子，當行佛事，不愧我心，不違佛制。」下座。

結夏，師拈拄杖云：「佛在因地中，托生蝦蟆時，遊浮海灘，群蟻圍食，痛不可忍，欲下海眾蟻俱亡，只得任其食之將盡，且道蝦蟆尚有憐愍眾生之心，況我堂堂釋子乎？當知：生從念有，念逐境生，能一念不存，生從誰有？要得護生，先必護念，諸人可委悉麼？」良久，卓拄杖云：「土能知痛生何在，青草無知犯即虞，莫說無生云是道，無生尤自墮偏枯。雖然如是，即今結夏一句，作麼生道：莫謂四三能禁足，誰知念念少安居。」下座。（◎紳衿——鄉裏的紳士◎鬱鬱——茂盛）

解夏，師拈拄杖云：「秋風陣陣透空來，葉落梧桐滿玉堦，試問衲僧

懷內事，依然有口未能開，即今自恣月至，徧地荆榛，作恁麼是諸人舉足下足處？若能道得出，板響許你上殿；如其道不出，鐘鳴許你過堂。且道畢竟如何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一聲鐘外聞十界，半陣涼風解寸懷，會得也挨三痛棒，稍為擬議莫他猜。雖然如是，即今解夏一句，作麼生道：切莫放過當陽句，置諸歲月緊參禪，一旦發明身後事，再來共說話無難。」下座。（◎孟八郎—指行事莽撞）

貼單，師拈單條云：「行人到此，東西不辨，南北不分，絕高下，泯後先，莫謂成佛在目前，且道：身左身右，大有人在。咄！一手扭住帝釋鬚鬚，便問道：是什麼人？直問得藏身無處，躲在各人腦後，諸人可會麼？如不會，腦後重打三十棒。」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風颯颯，日融融，行人路上任飄蓬，三汊水流留不住，十方沙界且相同，第一義諦能相識，莫道真空是頑空，試問諸人：還識得今天麼？」良久，卓拄杖云：「縱然識得，也是西家村裏孟八郎漢①其或不然，點雪紅爐今尤在，潑天門戶豈遨遊，脚跟下事誰相委，直使泥人也淚流。雖然如是，即今結制陞座一句，作麼生道：大好娘生面目

，甘作無謂骷髏，仔細檢點看來，佛祖莫奈我何。」下座。

起七，師執香板云：「烈焰飛騰，佛祖也須眨眼，紅爐煅煉，虛空盡被燒完，諸人作麼生迴避，生死涅槃渾不顧，一拳打破上頭關。」云：「起！」（◎玉兔—月亮）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世尊在雪崖山內，忍冷耐寒，一見明星便通身熱似，誰知早被明星換卻眼珠去也。後代兒孫，依模作樣，也是一場敗闕。試觀大地眾生，人人本有之智慧德相，自凡夫始，至成佛終，未嘗不以妄想執著執著而證，今日高旻舉揚箇事，試問諸人還是讚也？還是謗也？仔細思惟看。」良久一喝云：「頂戴塵沙劫，當體未相逢，莫謂今昔異，佛生本自同。雖然如是，即今世尊成道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我佛成道後，依舊滿天星，能作如是會，三更日更明。」下座。

解七，師拈法幢云：「八七五十六，玉兔長彎角解脫下龜毛衣，現出娘生腳，且道還有人委悉麼？如其不會，山僧傍通一線看，洗臉切莫抹著鼻孔，剃頭謹防打失眼睛，以法幢點地，云：「解！」

除夕，師拈拄杖云：「人生浮世，終難免此大限，臨末稍頭之末日，

大似臘月三十晚上，多留一天不得，少去一天不得。嗚呼！至歸身後，要知來日不異今時，處地之殊，面目之異，石人聞得傷心，佛祖也須嘆氣，且道會中，還有過得此一天者，出來道看，試問諸人：作怎麼委悉呢？」良久，震威一喝云：「閻羅老子，被我一吼，駭得忙躲桌下。雖然如是，即今除夕一句，作麼生道：爆竹一聲，驚動天龍護佑，梅花數點，打落小鬼眼睛。」下座。

民國二十年元旦日，師拈香云：「此一瓣香，有定有慧，無犯無持，供養十方諸佛，諸大菩薩，伏願：佛日增輝，法輪常轉。此一瓣香，栴檀海岸，雪嶺沉香，供養合郡護法，遠近檀那，伏願：壽齊岱嶽，福共天長。此一瓣香，疑團打破，信手拈來，供養高旻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及現前兩序首領，合院大眾，伏願：靜慮深禪，參成一片，久究心宗，泯聖凡見。」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玲瓏寶塔響一層，世幻無常事亂紛，誰識天中真面目，人人有願不難成，即今現前大眾，有心於工程耶？有心於道行耶？直饒兩俱無心，只圖熱鬧而已，大年頭各自努力，可得如意。」下座。

解制，師拈拄杖云：「三藏十二部經，一千七百公案，在拄杖頂上，縱橫安置，諸人可見麼？可聞麼？少有擬議，貶向鐵圍山外，閉黑關去也，還有抱氣衲子，不妨試驗看，如或不然，直待你換卻娘生面目，再向汝道，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任是穿破鐵鞋，許你多走路在。雖然如是，即今解制一句，作麼生道：把住脚跟無處去，久居刊上問真禪。」
●參到虛空落地後，回頭處處總安然。」下座。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釋迦老子，於人壽百歲，降生皇宮，初號悉達太子，仔細看來，也是一場敗闕，何不在未生以前薦取？至今將生時，手未指天，腳未步地，九龍之水未吐，金盆之浴未臨，反遭雲門趙州，群取不幸，又是一場敗露，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風過竹枝連葉動，水從山出助溪長。雖然如是，即今佛誕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粉骨碎身未足受酬，誰是知恩能報恩。」下座。（●刊上—揚州）

結夏，師拈拄杖云：「這一無情棒，將十方諸佛，蠢動含靈，一同打碎，併作一團，磨如塵土，散放各人身上，供養蚊蟲虱蚤，會中還有與古人出氣者出來道，且曰十方諸佛，尚不惜生命供給昆虫螻蟻，大眾捉跳蚤

打蚊蟲，思之何愧之有，諸人作何見解呢？」良久，卓拄杖云：「餒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自從青草出，足不下階行。雖然如是，即今結夏陞座一句，作麼生道：莫謂護生循故事，須禁足下勿他行，地即生靈能會得，揚眉瞬目謹留心。」下座。

解夏，師拈拄杖云：「金風颯颯人欽羨，白水滔滔鬼神愁，具眼衲僧超劫外，漫步歸來一念收，且道天下禪子，擁擠雲臻，所為何事呢？」良久，卓拄杖云：「取來未生前一隻繩頭，將十方諸佛蠢動含靈，穿成一串，拋向十字街頭，大聲叫道，陳破布，爛草鞋，礙手礙腳，擲往虛空外邊去，始可得個入處。雖然如是，即今解夏一句，作麼生道：彌勒布袋雖然甚小，直饒彌勒亦在裏許。」下座。

貼單，師拈單條云：「未生前面目，可曾識得麼？任是直下承當，大似三家村裏老農夫，認焉為馬在，不然亦任分別到，男女僧俗，大小長短，東西南北，歷歷明明，毫髮不爽，皆由我有，請大眾離開我看，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小陽春至風將冷，籬邊黃菊也添愁，萬樹葉凋

橫地上，莫將道外掛心頭，即今大冶宏開，爐鞴焰烈，任是萬聖千賢，直須立足無地，直饒磚石瓦礫，沾著火滅灰飛，你我迄今，安身何所？許是頭上無虛空，腳下無土地，試問諸人：作恁麼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杖頭有眼明如日，惱亂冬風足未休。雖然如是，即今結制一句，作麼生道：莫謂結制無功，佛祖也須害怕，至此空無所有，罇罇錘難尋處掛註」下座。（◎罇—戈柄下端圓椎形的金屬）

起七，師執香板云：「動地驚天未足奇，烈焰騰騰吼似雷，一擊聖凡消息斷，超佛越祖自今為。」云：「起！」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六年苦行謂非多，笑煞東村老婆婆，敗闕一場非細事，那有面目出娑婆，且道瞿曇這漢，取下帝釋眼珠，換作明星，是何旨趣呢？」良久，卓拄杖云：「後代兒孫，披毛戴角，拽尾穿蹄，皆為此老漢拖累，還有人為我佛出氣者麼？其或未有，高旻不妨與諸人傍通一線看。」起立云：「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雖然如是，即今世尊成道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諸佛睹星日，眾生悟道時，明星與眼睛，只許識者知。」下座。

解七，師拈法幢云：「八七五十六，為蛇添四足，父母未生前，虛空翻筋斗，踏倒本來人，千佛方能救，否則一場空，無間路難走。咄！但看洗腳人，你前我自後。」以法幢點地，云：「解！」

除夕，師拈拄杖云：「莫謂光陰無盡日，也來臘月至三十，閻王鐵面誰人見，到此方知悔後遲，試問諸人：臨末稍頭，一氣將盡，四大成空，生時已了，死時未來時，忽有小鬼捉人，是真是假呢？」良久，卓拄杖云：「大聲道曰，無生面目佛難睹，任是含靈也盡知，莫若將心來問道，直饒不卜是何時？咄！已過年關了也。雖然如是，即今除夕一句，作麼生道：爆竹聲中明箇事，梅花香裏悟禪機，是事若能如是會，轉凡成聖未稱奇。」下座。

民國二十一年元旦日，師拈香云：「此一瓣香，虛空粉碎，大地平沉，供養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不忘佛囑，保障僧疆。此一瓣香，離凡離聖，非自非他，供養合郡人民，檀那護法，伏願：壽與天齊，福同海際。此一瓣香，全體大用，絕顯絕藏，供養本寺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及現前兩序首領，合院大眾，伏願：光輝禪院，盛氣昌隆。」（◎紺宇—

寺廟◎琳宮—道院)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今為元旦復天中，舊雨新風喜再逢，莫謂瓦磚無佛性，大興土木建殊功，砌天中寶塔，樹迦葉剎竿，重修紺宇，恢復琳宮，且道仗誰恩力呢？」良久，卓拄杖云：「五路財神齊擁護，喜神轉瞬自天來。」下座。(◎水牯牛—母牛、無根的公牛)

解制，師拈拄杖云：「法堂前滿地青青，水牯牛徧尋難到，進門草深一丈，出門無處不草。且道：何處是無寸草處？若能檢點得出，直使東家村裏王老三，挑出一擔破草鞋，求人買不得，諸人可委悉麼？」良久，卓拄杖云：「毗盧頂上安身，不知道海堂中過夏，久經淘汰，煅煉情塵，因地一聲，管教置高旻於清涼山外，豈非三冬不如一夏？雖然如是，即今解制一句，作麼生道：元旦元宵今已過，立心立行且堅持，直待百花開徧後，轉功就位正斯時。」下座。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淨飯王宮悉達生，十方世界盡黃金，法界眾生齊慶賀，獨有雲門氣不平，且道雲門，量吞佛祖，見過十虛，不妨與高旻較一勝負，則曰：諸佛為度生出現於世，至將生時，擬遭痛棒，妙樹當

時若在，即將雲門老漢粉身碎骨，供養天下大眾，為諸人洩忿在，試問：誰功誰過，究竟還有優劣也無？」良久，卓拄杖云：「我佛降生日，眾生受度時，悉達與雲門，兩俱成多事。雖然如是，即今慶讚一句，作麼生道：是事若無如是眼，宗門那得到如今。」下座。

結夏，師拈拄杖云：「為鼠常留口邊飯，憐蛾不點夜明燈，自從地面萌青草，足跟不敢下階行，此是古人行履處，高旻又且不然，今日結夏，還望大眾念念傷生，腳腳喪命，如是盡力行去，方合古人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不然恐防麻雀大的蚊子，烏龜大的臭虱，被他一口吞盡，任是諸佛也難救出，試問諸人：可委悉麼？」良久一咄云：「真疑逼拶處，安居禁足時。雖然如是，即今結夏一句，作麼生道：剎塵皆自性，步步護生靈。」下座。

解夏，師拈拄杖云：「梧桐葉落處，大地已成秋，暑去水生涼，一塵彌宇宙，且道三家村裏老田夫，熱得置身無處，會中，有一多口禪師道：『熱時熱煞閻黎，寒時寒煞閻黎，不寒不熱時，閻黎在那裏安身立命？』試問諸人：還有殃及者出來，代大眾分析看？咄！切莫道著一個夏字。」

良久，卓拄杖云：「孤峰頂上盡浮雲，寒暑由來隨往返，薰風有口喚祝融，不便一時為他轉。雖然如是，即今解夏一句，作麼生道：如草繫比丘，今尤解未便，如帶持浮囊，不容少一線。」下座。

貼單，師拈單條云：「秤錘捏出汁，不會這堆紙，識得未生前，面目只如此，且道這是甚麼面目呢？」良久，舉單條云：「大似紅的是紙，黑的是墨，未免太親切在，直待東西不辨，前後不分，少有相應處，諸人若能會得，便向汝道。」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初冬離煖氣，黃菊也添愁，陽春微動處，大地冷難收。且道衲子分內事，任是三頭六臂之天王，七通八達之禪客，聞說選佛一事，駭得三日不能吃飯，屎尿不敢屙出，好害怕。試問諸人：作恁麼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爐鞴煙霞，光騰焰熱，任是鐵額銅頭，也雖眨眼，直叫萬物成灰，虛空破裂。雖然如是，即今結制一句，作麼生道：迷悟非關己事，聖凡^又倏爾忘歸^註生佛至此安閑，道海尤爭寶貴。」下座。（●倏—忽然）

起七，師執香板云：「大冶宏開吼似雷，威騰焰烈正斯時，萬仞崖前

齊著力，佛祖齊肩也未遲。」云：「起！」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老瞿曇裝模作樣，笑煞後代兒孫，再說三嘆奇哉，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皆由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更是一傷敗露。且道：明星非止臘月八，悟道直叫眼生花，娘生面目頻更換，反要兒孫也做他，夢到今時尤未醒，一參差又更參差，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不然且待日午打三更，再向汝道。雖然如是，即今世尊成道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長空何礙望，俯視也真如，圓明非是月，悟道一星珠。」下座。

解七，師拈法幢云：「悟道本無時刻，何能八七休歇，一朝覲面相逢，管教生死心滅，且道即今禪七告圓，有道衲僧，二六時中，可知舉足下足處麼？」以法幢擊地云：「上殿過堂，未動腳跟，穿衣喫飯，留心手快，快則茫而無知，謹防打失鼻孔在，以法幢點地，云：「解！」

除夕，師拈拄杖云：「一年三百六十日，尚剩今朝這一著，生死關頭豈自由，一夕未除何可樂，且道：五殿閻羅老子，鐵面無情，諸人作麼生迴避？會中，有一個漢大聲道：釋迦老子見不到我，閻羅老子捉不到我，

連我也識不得我。大眾仔細研究看，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參禪一句子，神鬼也難尋，要得離窩臼，逃脫待天明。雖然如是，即今除夕一句，作麼生道：爆竹一聲皆妄念，梅花數點即真如，世間相常居在世，年年加減有乘除。」下座。

民國二十二年元旦日，師拈香云：「此一瓣香，豎窮三際，橫徧十方，供養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作僧家保障，為佛法金湯。此一瓣香，有寶有主，無色無聲，供養合郡人民，檀那護法，伏願：壽同山嶽，福等海淵。此一瓣香，紅爐煉出，信手拈來，供養本寺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及現前兩序首領，合院大眾，伏願：圓滿常覺，福慧並修。」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今為一年之始，萬象之初，復為過去之初心，又為未來之初念，即今現前大眾，念道者道與日進，念業者業與日增，且道：不與道業為侶者誰乎？」良久，舉如意云：「吉祥如意。」下座。

解制，師拈拄杖云：「自南自北自西東，未出當人一念中，三千里外逢自己，有佛處是即無佛，且道諸人腳跟下事曾穩否？如捕風捉月工夫，大難了事在，能在難住之處久住，難參之處久參，不分寒暑，莫問短長，

一超直入，自有轉身之時。試問：如何體會呢？」良久，卓拄杖云：「萬里無雲，虛空還要喫棒。雖然如是，即今解制一句，作麼生道：動靜全蠲尚未能，飄飄去後可憐生，果能踏破毗盧頂，處處還歸不二門。」下座。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未生前面目全彰，既生後佛生迴向，大好虛空徧地，盡成後代兒孫，直饒情與無情，皆由生有，且道：釋迦世尊，生耶？滅耶？明眼人看來，大似拈東風，捉明月，無下手處，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我佛在法堂前，周行七步去也，諸仁！切莫錯認在，咦！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大眾連佛也不識，好大奇！雖然如是，即今佛誕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皇宮兜率本無分，刹塵內外體尤存，獨步大方無礙處，人間天上獨稱尊。」下座。

結夏，師拈拄杖云：「蒼蠅咬頭，虱蚤喫肉，是我前生親父母，烏龜大的臭虱，麻雀大的蚊蟲，敬他來世是諸佛，今有蠢笨衲僧，忿怒臭蟲之多，蚊蟲之大，直恨置死成泥，而加吞腹。傷哉！痛哉！報難報之恩，反加殺害，救難救之命，更喪殘生。豈不聞佛言：我在過去世中，亦為最小蟲無數劫，諸人可委悉麼？」良久，卓拄杖云：「若得護生生亦害，要得

無護亦無生。雖然如是，即今結夏一句，作麼生道：十二句中無一念，優波尊者戒咸持。」下座。

解夏，師拈拄杖云：「道本無初後，寒暑屢殷殷，行人明箇事，了脫在而今，且道：一百二十天中，熱即是火，涼即是水，火即煩惱，水即清涼，要知煩惱即是菩提，已生不外未生；能離中邊，又成擔板漢。試問諸人：在那裏安身立命呢？」良久，卓拄杖云：「萬峰頂上橫擔去，還須直下細參尋，立志三年無他自，生前面目豈當承！雖然如是，即今解夏一句，作麼生道：涼生桐葉上，道在不離中，自恣時已至，覲體未相逢。」下座。（◎屣—鞋）

貼單，師拈單條云：「這一堆雜碎紙，盡人見之棄如敝屣_註具眼衲僧，恐且不然，當拾之如珍玉，藏之如高閣。何故？舉一微塵即如來身，即如來相，即如來名，況其他耶？諸人會麼？若不會，試拈來昭示大眾看。」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茫茫苦海，碌碌浮生，不但六凡未悟，至是四聖皆迷，爐鞴擴若虛空，炭火多如大地，一錘下打落佛、祖舌頭，有情駭

得飛走；滿爐火燒得磚石粉碎，無情怕得深藏。有不與聖凡為侶者，可得其人麼？舉眼看來，只有老僧一拄杖子，可以超佛越祖，可以頂地擎天，諸人可委悉麼？」良久，卓拄杖云：「紅爐煉出金剛眼，覷破生前也未遲。雖然如是，即今結制一句，作麼生道：猛急加鞭勤著力，奮身跳出上頭關。」下座。

起七，師執香板云：「棒喝交馳吼似雷，銅頭鐵額化為泥，任是千佛難立足，牢關打破可稱奇。」云：「起！」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太平世界無一事，明星曙後是非多，說妄說真無盡說，立凡立聖自稱尊，帶累後代兒孫，無本可據，哭牛哭馬，奔地逃天。高旻又且不然，轉明星為世界，將雪嶺作山河。這瞿曇老漢，只是茫茫無舉措，進退維谷，即道個掩耳偷鈴句子曰：『三嘆奇哉！』咦！莫非打失娘生鼻孔耶？試問諸人：作麼生悟道呢？」良久，震威一喝云：「徧地釋迦人不識，只緣真妄未銷除。雖然如是，即今佛成道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一點星珠垂千古，十方世界悉輝騰。」下座。

解七，師拈法幢云：「臘梅香片片，冰風陣陣催，紅爐雖化雪，柏樹

點頭歸，即今八七圓滿，五十六日中，諸人在何處安身立命呢？」良久，以法幢卓地云：「腳跟下事難相委，解七無非起七時。」云：「解！」

除夕，師拈拄杖云：「結末稍頭舉世大須仔細，唯有本分衲僧，不關歲月，任是閻羅老子法律之嚴，擒拿之速，只得卒役，空手銷差。何故？不見道：金壁峰有云：『閻王拿我金壁峰，猶如鐵鍊鎖虛空，鐵鍊鎖得虛空住，方可拿我金壁峰。』試問諸人：可有此老見解麼？」良久，卓拄杖云：「不然今夜三更，任你躲在佛龕裏，也恐難逃。雖然如是，即今除夕一句，作麼生道：否去泰來成箇事，一聲爆竹又依稀。」下座。

民國二十三年元旦日，師拈香云：「此一瓣香，有烟有木，無欠無餘，供養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捍邦衛國，永護正法。此一瓣香，性相俱泯，凡聖齊非，供養合郡人民，檀那護法，伏願：擁身三寶，保障伽藍。此一瓣香，紅冶煉出，蒸向爐中，供養高旻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及現前兩序首領，合院大眾，伏願：祥光加被，同護心宗。」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新年佛法不如初，那個栓心看話頭，縱有一時難持久，看來大事幾時休？雖然如是，即今元旦良辰，慶讚一句，又作

麼生？」舉如意云：「歲首年年慶，吉祥事事成，若問端的旨，出門迎喜神，執如意。」下座。（◎心字——禪宗）

解制，師拈拄杖云：「立行堅決，廢寢忘疲，鉢囊高掛，以悟為期，直須三年五載，苦遨歲月，有志高人，以禪堂為出身地，以功用為宏法處，大智如愚，大才若魯，只逼得工夫無門可入，無路可行，徹底翻過身來，方可得有到家消息。試問諸人：腳下事還識得麼？」良久，卓拄杖云：「識得更須勤問道，剎塵劫數莫離斯。雖然如是，即今解制一句，作麼生道：結解乃依佛制，何關道人用心，寒暑歲月盡忘，那問你疏我親。」下座。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釋迦世尊於諸佛未降生前，早已出世了，雲門老漢擬施一棒，未打著痛處。高旻不然，如悉達太子未誕生時，即問他眾生之名尚不可得，降胎作麼？試問那時被我一問，即忙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山僧曰：佛是閑名，我居何處？諸人可委悉麼？」良久，卓拄杖云：「滿地瞿曇人不識，苦將黃葉止兒啼。雖然如是，即今世尊降生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釋迦老子在諸人眉間上

放光動地，大眾見麼？」云：「咄！」下座。

結夏，師拈拄杖云：「蚊子與諸佛體同名別，空土與寂土，體別名同，勞動我世尊立制度，禁行腳，也是為蛇添足。謹告諸人，清涼文殊變臭虱，南海觀音轉蛆蟲，面請諸仁，一見生靈，慈悲饒命，任是腳跟未動，已喪殘生，塵念將蒙，佛已滅度，此事作恁麼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護生切莫殺，殺即是傷生，護生須要殺，殺盡始方親。雖然如是，即今結夏一句，作麼生道：東村烏鴉啼哭，早知大限臨頭，莫待佛制必行，慧命從此難救。」下座。

解夏，師拈拄杖云：「歲月磋跎又立秋，九旬滿後正期頭，萬里晴空無隔礙，白雲低處鬼神愁，即今高旻不入眾數，徧地覓一個無心道人了不可得，要知塵塵刹刹，盡是清淨高旻，何出眾數一步，色色空空，無非道人正念，誰云何處無心？且道：作怎麼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道得出腦後喫棒，道不出，笑煞山門石獅子，駭得鄉下老農夫忙喊救命，咦！石頭也會解語。雖然如是，即今解夏一句，作麼生道：安心靜坐莫枯禪，好自堅心著力參，如此始得個入處。」下座。

貼單，師拈單條云：「道本分明不用修，紅紙黑墨有來由，賢聖未成前有此，千佛出世也難求，且道離見聞外，還識得麼？如或不然，請在東西兩方，舉頭一看是甚麼？」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衲子本分事，向未問著，今開選佛道場，聖凡盡須揀擇，任是選出佛來，還須放在大冶紅爐燒煉，直使諸佛有腳難跑，祖師有眼難看，一任銅頭鐵額，溶水如流，一任四聖六凡，灰飛烟滅，賺得念佛是誰一句子。高聲笑曰：大好一隊佛祖，燒得如下鍋螃蟹相似，且道作恁麼迴避呢？」良久，卓拄杖云：「立冬月正寒，小陽添一暖，勉汝未明人，大須仔細參。雖然如是，即今結制一句，作麼生道：點雪紅爐休怠慢，陶鎔深入緊加功。」下座。（●臘月—十二月）

起七，師執香板云：「過冬打七，萬事已畢，大冶紅爐，於焉戚戚，莫謂少林無意氣，千佛也落夕陽西。」云：「起！」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我佛在雪山六年，正是靜久思動，三嘆奇哉，又令眾生動久思靜，好箇明星，作得改頭換面的護身符。高旻不然，眾生未到臘月八日以前，註有智慧德相，過此日以後，亦有妄想執著，試

問：世尊未來雪山，明星在甚麼處呢？」良久，卓拄杖云：「正眼圓明無終始，面南北斗亦非星，每年臘月成故事，頓忘俯仰始相親。雖然如是，即今佛成道日，慶讚一句，作麼生道：釋迦老子，在諸人頭頂上，光明動地，諸人大須仔細。」下座。（◎臘月八日—世尊證道日）

解七，師拈法幢云：「大事功圓理未圓，解期尤著力來參，改面掉頭無向背，由來迷悟落三三，不謂死生難了脫，只緣道念貴心專，一旦腳跟離塵地，殿堂何處豈他瞞？」以法幢點地，云：「解！」

除夕，師拈拄杖云：「末後牢關，盡人難過，唯有本分衲僧，身心不住，生佛無依者，儘可一超直入，不但凡路不行，聖路亦須走過，若論年頭年尾，分時分節之人，見梅花隨色而去，聞爆竹鼓舞而來，歡天喜地，滿臉通紅，一直到了今天，正是落鍋螃蟹！腳忙手亂在。且道：不被世出世間轉去，作怎麼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落花流水春猶在，徹骨寒風面帶憂。雖然如是，即今除夕一句，作麼生道：爆竹響聲，閻羅老子拍案，梅花香處，欠債道者落魄。」下座。

民國二十四年元旦日，師拈香云：「此一瓣香，非木非火非烟，供養

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擁護正法，保障僧倫。此一瓣香，即戒即定即慧，供養合郡人民，檀那護法，伏願：尊佛敬法，崇聖重僧。此一瓣香，三學無漏，淘汰薰修，供養高旻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及現前首眾，罪從福滅，慧由定生。」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天中塔畔一層高，五大工程且渺茫，切望大家齊著力，翬飛殿閣聳雲霄。」且道仗誰恩力呢？「雙手舉如意云：「五路財神一路歸，吉祥如意稱心為。」下座。

解制，師拈拄杖云：「佛制原來即古規，並無解結任紆迴，潑天門戶從人轉，得深追處且深追，且道卷之無處，毫釐也須難住；住則有迷，放之無方，寸土亦須掃淨。淨則云悟，切知身屬風塵，心非我有，我尚不得，有亦難存！莫謂迷由本有，悟從人得，不見到燈籠大宣妙義，露柱踈跳上天。」試問諸人：可委悉麼？」良久，卓拄杖云：「海底泥牛吃月，石虎踞地養兒。雖然如是，即今解制一句，作麼生道：無孔鐵笛亂吹，切忌患聾者聽。」下座。（◎三學—戒、定、慧◎翬飛—宮室壯麗◎踈—跳躍）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大好一片山河，被這瞿曇弄得天翻地覆，不

怪雲門忿而用棒，致使高旻也抱不平；山僧那時若在，直候我佛將生之際，隨即著人把未生以前之處，徹底掀揚，直教無眾生之相可見，無諸佛之名可聞，且道山僧與雲門？相去多少呢？」良久，卓拄杖云：「鐵面無私不順人，獨步當陽作麼生？今後兒孫齊禮足，大聲稱讚我慈尊。雖然如是，即今如來降生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世尊生也，大地眾生，切莫錯認定盤星[㊟]」下座。（◎定盤星——執有或執無，而使心不得自在）

結夏，師拈拄杖云：「山僧昨日，在坡場中，見隻蛤蟆，偶被一條青蛇咬住，念曰：『阻之則傷義，不救則傷慈。』悲乎！昏昏大地，蠢蠢含靈，建立一個『苦』字上；山僧深研這一『苦』字，不由淚下，直須見到他苦，誰能見到我比他更苦，何以？不知苦者且置；我等知得苦者，但不肯出苦，尚要肯苦，如斯直待千佛出世，尤難解脫。試問諸人：作恁麼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會得護生先息念，當知未護早尤生。雖然如是，即今結夏一句，作麼生道：突吉尸羅曾未犯[㊟]從今禁足好安居。」下座。（◎突吉羅——身口二業所犯之過，難持易犯，須常念學）

解夏，師拈拄杖云：「道非悟不明，理非證不真，能證之真，又非苦

參不可，且道喫飯，口口吞著，未嚼一粒米；穿衣，件件披著，未掛一寸紗；任是佛祖，也難說得一箇非字。咦！好大奇！既不是非，定必即是，是若不是，非亦成非，離開是非，佛祖不會。試問諸人：舌掛壁上，說話的是甚麼人呢？」良久，卓拄杖云：「縱饒口吸大地，身徧虛空，收歸高|旻，只許一個門外漢。雖然如是，即今解夏一句，作麼生道：九旬禁足即安居，勿使含靈稍有害，秋風一陣落梧枝，衲子歸心將有待。」下座。

貼單，師拈單條云：「大而無外，見之者色徧虛空，小而無內，聞之者聲齊宇宙，且道離見聞外，以誰為我？今天把你掛在壁上，再向汝道。」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今天向達摩祖師家裏，借一隻大冶紅爐，抬到高旻寺內，放在道海堂中，這些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的一般老古椎，嚇得魂飛天外，直饒釋迦老子，也跟到他們驚起來了，即大聲道：『請你留我一個字腳！』高旻聽得，大吼一聲曰：『任是千佛萬祖，不容有一毫骨在！燒你成灰，送在大風頭上，灰也揚盡，才許高旻出一口冷氣。』試問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清淨本來無一事，只原未盡聖凡心。」

雖然如是，即今結制一句，作麼生道：正是出頭期已至，好將腳下快追尋。
。」下座。

起七，師執香板云：「這一個疑團，從無量劫來無人知道，今在道海堂中，覲面相逢，請大眾盡力痛打，直打得虛空喊救命，大地喊生疼，更加猛進，咄！大眾齊出力，扶起破沙盆。」云：「起！」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道之一字，笑落天下人牙齒，我佛於臘月八夜，未睹星前，面目如何？既睹星後，面目又如何？未審三千年前後又如何？要知黃葉止兒啼，莫與黃金為兒戲，試問大眾：作恁麼分析呢？」良久，卓拄杖云：「直許眾生，妄想執著，非佛悟道，難以了知。高旻下一註腳看，任是諸佛，神通再大，於十法界，覓一悟字，尚不可得，道為誰屬？雖然如是，即今世尊成道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雪山巖內老婆心，帶累後人難追悔。」下座。

解七，師拈法幢云：「不是一番寒徹骨，那有梅花格外香？且道大眾，赤風霜之腳，臥白雪之牀，熱既難存，冷從何有？莫謂苦辛容易得，直饒佛祖也稱奇，且道：還有事麼？」良久，以法幢點地云：「殿堂莫作尋

常看，誰知步步有佳音。」云：「解！」

除夕，師拈拄杖云：「一天忙到晚，一年忙到頭，雖是俗語氣味，還是有心禪和，方才識得，萬慮全空，可惜還有一個知空的人，未曾認著，好害怕，知空人的本事，恐千佛力量，都不如他，且看他到今天三十日夜，奄奄被閻羅老子一拖就去，逃脫力量總沒有。試問大眾：到這時，向甚麼處躲呢？」良久，卓拄杖云：「一聲爆竹，掩住小鬼耳朵。雖然如是，即今除夕一句，作麼生道：萬朵梅花，遮斷閻羅眼睛。」下座。

民國二十五年元旦日，師拈香云：「此一瓣香，栴檀木質，芬馥飄揚，供養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國運與佛運並行，世輪與法輪同轉。此一瓣香，有聲有色，即火即烟，供養合郡人民，檀那護法，伏願為僧眾檀施，作道人輔助。此一瓣香，泥土混合，瓦礫薰成，供養本寺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及現前兩序首領，合院大眾，福高慧足，行證圓融。」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二五五十六，命年同時走，撞著天中塔，工程真辣手，不恨我與人，只怪金成土，大眾只要比黃金還堅的志願，久之千折不回，萬變不動，自然黃土變黃金，不為難事，要得大工就範，請先

到山門外，歡迎喜神去！」執如意下座。

解制，師拈拄杖云：「開眼做大夢，動腳碰倒人，相逢不相識，識得莫為真，若潛心參究，物我頓忘，任是萬妄叢中，只知盡是個念佛是誰，除此別無他念，從在百人眾內，不見有一人，全是疑情未斷，如此行去，何分歲月，那有自他，試問大眾：這樣工夫還有麼？」良久，一喝云：「任你寸絲不掛，直許你是個不翻大業識的人。雖然如是，即今解制一句，作麼生道：春草萌芽念念生，覺來歇處義難明，綿密行持無間歇，前途不問路多程。」下座。（◎黃面老子一指佛陀）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未生以前，大地眾生，本有佛性，既生以後，蠢動含靈，亦有佛性。世尊下兜率，降皇宮作麼？明眼人前，瞞他不得，莫謂悉達太子，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據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高旻不然，山僧傍通一線道，覺滿十方無人我，看來何處不稱尊，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從黃面老子出世後，弄得後代兒孫，東奔西走。雖然如是，即今佛誕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不是漁夫引，怎得見波濤，打失娘生面，斗金亦易銷。」下座。

結夏，師拈拄杖云：「律制森嚴，勿容稍懈，昔日文殊，禁足私出度夏，尚被迦葉，白槌責擯，不是大智，神通敏捷，滿空文殊，逃出無路。佛世尚然，今日何異？即今護生期間，正汝安居守制，念不宜生，心無走滯，與蟲蟻為朋，與含靈一致，無頭無足，離他離自。試問諸人：腳跟動後，作怎麼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舉足下足，尤不知足，若知有足，傷生無數。雖然如是，即今結夏一句，作麼生道：莫謂綠苔無佛性，步步傷生草亦疼。」下座。

解夏，師拈拄杖云：「火熱炎天已過，涼風清冷將來，祝融已返深山，莫謂金烏飛快，且道正是衲僧家，紛紛為己事之際，欲得眼底無人，腳跟有我，終是承虛接響漢，舉目看來，恰如農村裏，忙婆婆相似。高旻不然，護無護之生，解無解之夏，喫無米之飯，喝無水之茶。試問諸人：作何領會呢？」良久，卓拄杖云：「捉住海底泥牛，砍去胸中明月，逃出佛祖牢籠，散步真如塵惑。雖然如是，即今解夏一句，作麼生道：要知張公喫酒李公醉，且看南方起雲，北方下雨。」下座。

貼單，師拈單條云：「這一堆假名詞，非真非妄，若有若無，任諸佛

之智眼難睹，縱祖師之慧力難分，置劫火不能然，入深澗不能沒，閻羅老子抓不住，釋迦老子留不住，今日被山僧兩手捧住，且道：作恁麼委悉呢？」良久，震威一喝云：「當陽指示，獨露禪機。」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芙蓉花豔，籬菊藏青，百樹脫衣，孤松添彩，誠西來意大，妙旨功深。滿堂衲子，龍象猙獰，暖坐蒲團，寒加霜雪，同唱拈花之曲，共挽迦葉之衣，個中還有與高旻出力者麼？必向火爐中，燒過八七轉後，山僧方許相見。試問諸人：燒過甚麼呢？」良久，卓拄杖云：「如來禪，是中非，祖師關，非中是，坐斷兩途，中邊不住。雖然如是，即今結制一句，作麼生道：烈焰爐中火，煨出古佛心，脫體全忘後，未是本來人。」下座。（◎禹門—龍門，在陝西省）

起七，師執香板云：「選佛場開始，聖凡迴避難，打破虛空看，未是祖師關，直到禹門三級浪，註猛然平地一身翻。」云：「起！」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世尊成佛坐道場，入涅槃，一段大事因緣，皆由臘月八夜，錯認定盤星，直到而今，惑南為北，指西話東，忙得吾人，神不安寧，心不自在。同憶雪山崖下，燦爛星珠，光徧十方，照周法

界。且道高旻，微焰尚不能得睹，豈奈眾生何？山僧昨在水塘邊，拾得一條死鱔魚，即大聲喊道，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請問路人，這個有佛性也無？伊不能答。山僧大嘆三聲曰：『由斯妄想執著，今得係埋泥裏。』試問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莫謂智慧從他悟，先由德相證如來。雖然如是，即今佛成道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說法度生已，全憑一點星。」下座。

解七，師拈法幢云：「三藏十二部經文，一千七百公案，被這大冶紅爐燒卻，十方諸佛，歷代祖師，同在火光裏覓出路不得，且道：煅佛煉祖事，作何領會呢？」良久云：「棒下無私句，分明說向君；八七圓滿後，殿堂且認真。」以法幢點地，云：「解！」

除夕，師拈拄杖云：「鐵壁銀牆，任是佛祖難過；年窮月盡，直饒巧者忘饑。這一著子，滿世間人，未曾想到。無量劫至今，人非人道皆未離此日一步。今日又過此日，似與我無關痛癢，即今好大關頭，牢籠法界，高旻別開一線生路，直任人人，往返無礙，幸得各各，出入通行，且道仗誰恩力呢？」良久，卓拄杖云：「無佛路上覓歸程，踏破舊家皆總得。雖

然如是，即今除夕一句，作麼生道：響到空中知爆竹，香從風裏識梅花。
「下座。」（◎驀——忽然◎函蓋相投——事理契合）

民國二十六年元旦日，師拈香云：「此一瓣香，通天通地，徹法徹心，供養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正法久住，禪道遐昌。此一瓣香，合盤托出，盡力掀揚，供養全國人民，檀那護法，伏願：人民安樂，五穀豐登。此一瓣香，疑團打破，驀地甦來◎供養高旻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及現前兩序首領，合院大眾，伏願：慧同杲日，福逾須彌。」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白鬚黑髮老山僧，道向諸人歲與庚，正逢二六五十七，天中塔畔苦依稀，且道若作我會，正是大年初一；若作人會，又是元旦新歲。究竟向那裏開口呢？」良久，以如意橫獻云：「橫挑如意過新年，直向五大工程去，仰勞大眾緊追隨，奮勇直行前不顧。」下座。

解制，師拈拄杖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高旻不然，盡大地是高旻一隻口，且道：古今兩個舌頭，那個掛在壁上？有志於道的人，鋒芒迅對，函蓋相投◎不然稍一停思，白雲萬里，至爾傷鋒犯手，大有人在。惜乎！終日茫茫，杳無歸宿，能在道海堂內，大眾會中，死去三十年，終有

大活之一日，咦！離卻世界身心，作麼生活去？試問諸人：可委悉麼？」良久，卓拄杖云：「元旦已過，元宵又來，燈燭輝煌呈瑞象，滿天風月映春光。雖然如是，即今解制一句，作麼生道：紅梅一片香千里，苦住三年滿一期，穩定腳跟行個事，踏翻沙界世稱奇。」下座。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未生前覓一佛字不可得，況其他耶？虛空內外，法界聖凡，大似黑海波濤，風催浪湧，洪水滿天，一旦覺來，全然夢事，不但悉達太子無出身處，任是雲門老漢，只許一場敗闕。試問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世尊降生也，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山僧仔細看來，如來未免帶點客氣在。雖然如是，即今佛誕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一生無二主，法界盡歸從，識得如來面，大地即虛空。」下座。

結夏，師拈拄杖云：「惜乎優波離尊者，在佛世時，雖稱持戒第一，氣壓當時，雄該後世，只知制戒，不知制生何也，能使大地眾生，一生不生，眾生何有？一眾無生，戒從何制？斯真制戒也，且道：蠢動含靈，異類種生，從何處有呢？」良久，卓拄杖云：「佛眼雖明，難睹眾生邊際，

高旻今日，為優尊者出一口氣看，護生先護心，制念真制戒。雖然如是，即今陞座結夏一句，作麼生道：青苔綠草皆生命，臭虱蚊蟲我導師。」下座。

解夏，師拈拄杖云：「虛空閑居世外，大地未作山河，寒向何來，暑從何往，即今秋令傳從梧葉，未免太煞現成，且道衲子行上事，能有沾滯者麼？稍一停思，涼風已至，試問諸人：涉足處，作恁麼了解呢？」良久，卓拄杖云：「任是颶嵐風再大，只須當人一念收。雖然如是，即今解夏一句，作麼生道：虛空影，幻泡影，有心有影，銅鐵響，雷炮響，無心響無，直到影響不及處，生佛不到處，疑情綿密，不顧身心，頓了當前，方為出世工夫。」下座。

貼單，師拈單條云：「名之一字，任是佛祖亦難免卻，豈奈眾生何？高旻不然，離聖凡窠，泯法界見，置虛名於牆壁，了幻相於堂中，且道：作麼生領會呢？」以單條高舉云：「十稱具足如來事，承當難透祖師關。」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這一棒將煉佛煨祖的紅爐打破，盡行拋向虛空

界外，一毫渣滓不能留著，覓個字腳了不可得，且道諸人：於選佛場中，求佛是？求爐是？果然不會，問取三家村裏老農夫，自與道箇當陽消息，大眾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烈焰飛騰火亂燒，文殊眼內起紅泡，只待皮膚脫落盡，賺得南泉錯斬貓。雖然如是，即今結制陞座一句，作麼生道：若是閑學能會得，大須埋沒祖師心。」下座。

起七，師執香板云：「揚天揭地未為能，直繞扭住鎖空繩，任是太虛全粉碎，難酌臨濟老婆心。咄！猛向前，莫貪著，一旦豁然明箇事，三千佛祖也諳識。」云：「起！」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老瞿曇，只怕人，不怕冷，錯將六年雪山枯坐，賺得後代兒孫呵佛罵祖、拽耙拖犁；高旻抱氣不平久矣，加之睹星悟道，又是一場敗闕。仔細看來，不云無事，即日多事。試問諸人：作何見解呢？」良久，卓拄杖云：「不至雪山，哪能悟道？明星睹後，連嘆奇哉，不是眾生多妄想，何妨大地盡如來！雖然如是，即今世尊成道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執著執著，奇哉奇哉。」下座。

解七，師拈法幢云：「起七以前，眉橫眼上；解七以後，舌居口中。

莫謂公案，出自現成，只緣眉毛拖地，觸動龍王，舌掛壁中，笑煞羅漢，試問諸人：可委悉麼？」震威一喝云：「動天地，感鬼神，並非大事，若也不會，直待洗腳後，再向汝道。」以法幢點地，云：「解！」

除夕，師拈拄杖舉俗語云：「萬事隨緣了，到頭總是空，此語三歲孩童能講得，八十老人難行得。今日諸人隨緣可了否？到頭能空否？直到水盡山窮，年殘日極，依然還我。了了不得，空也空不得，試問諸人：作何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鐵面閻君無情，鍊子一鎖就上，拖到就跑，果有出格漢子，聞爆竹聲，翻然垂手，睹梅花蕊，凡聖消溶，不妨大吹無孔笛子，好過當陽新歲。雖然如是，即今除夕陞座一句，作麼生道：片片臘梅呈雪嶺，颯颯冰風增夜寒。」下座。

民國二十七年元旦日，師拈香云：「此一瓣香，祥雲縹渺，氣馥塵寰，供養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法門鞏固，禪道遐昌。此一瓣香，無烟無火，徧剎徧塵，供養合郡人民，檀那護法，伏願：干戈永息，國泰民安。此一瓣香，紅爐煅煉，烈火陶鎔，供養高旻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及現前兩序首領，合院大眾，伏願：道與日進，德並時增。」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九層塔址一層高，境遇風雲滿世朝，五大工程尤被阻，嗟吁那日擁雲霄。不見到，萬刃叢中過，千峰荆棘來，慘淡經營消午夜，不禎祥處是禎祥。」以手舉如意云：「天中塔在如意頭上，慶祝五大工程，繼續成工，實如其意也。」下座。

解制，師拈拄杖云：「大好一片山河，惜被虛空蓋卻，還有具眼衲僧，拈得一二句出頭語麼？不然高旻代為傍通一線看，喚起山門石獅子，便向道：汝其癡甚，何不嘯天嘯地去也？聞之就地翻騰，湧身空外，大喊道：『如是！如是！』且道：高旻具何手眼，直令石頭獅子，一喊就跑，試問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一手捉敗德山，兩眼覷穿臨濟。雖然如是，即今解制陞座一句，作麼生道：悟無南北，迷有東西，亂動腳跟，觸途成滯。」下座。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兜率皇宮，本無二處，入胎出胎，形似兩人，直使虛空未立，大地未生時，眾生之名，尚不可得，諸佛之事，安將寄乎？嗟夫一念有差，法界區別，由是眾生生而復生，諸佛佛而又佛，輪轉將來，依於胡底，不若將生佛出生之處，一拳打破，直饒聖凡俱泯，空有

齊傾，尤較雲門省事也。放眼窺來，淨飯王家，一段因緣，僅成剩事，試問諸人：可委悉麼？」良久，卓拄杖云：「世尊生也，指天指地在。雖然如是，即今佛誕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恩總報。」下座。

結夏，師拈拄杖云：「古有比丘行路，不得知有腳聲，有則令其地痛，斯是真持『無作心地戒』。佛制安居，恐踐生靈，致傷慈德，今之叢林，效法前規者鮮矣！高旻不然，護生必先止殺，殺止自然無生，且道：一佛未成以前，一生未生以先，作麼生結夏呢？」良久，卓拄杖云：「泛瀾綠波皆妙性，空飛地走盡佛身。雖然如是，即今結夏一句，作麼生道：螞蟻雖細心非細，青草無知卻有知，併與拄杖同一體，方是莫灣禁足時。」下座。

解夏，師拈拄杖云：「解夏非為他事，自恣力辦己躬，百二十天將竟，梧桐又動涼風，且道此界他方，同在虛空建立，虛空住址，竟在何處安藏？腳跟點地禪人，不難道出，能如是放身有所，則本來面目古佛，未離當陽一步，頭頭顯露，物物全彰。放去則龜毛兔角猙獰，驚動露柱燈籠，

遠避三舍，駭得山門獅子，大喊蒼天，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直使鼻孔撩天漢子，尚未夢見在。雖然如是，即今解夏一句，作麼生道：一塵覺破心非實，半念能空佛也虛。」下座。

貼單，師拈單條云：「這一把紙，與這一堆墨，山僧一手捧起，見者無非佛事，聞者無非法音。試問：置色聲於空外，了聞見於心中，作麼生領會呢？」良久，震威一喝云：「拈一草即心，敲一響即性。若也不會，任我打開，各自薦取始得。」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小陽天氣正冬時，衲子融融棒喝施，一座紅爐鎔歲月，閑嗟野菊露枯枝，今年油貴米貴，柴炭也貴，喜得諸佛眉毛拖地，不然又同山僧一爐燒卻。試問諸人：燒個甚麼呢？」良久，卓拄杖云：「烈焰通紅火亂飛，頑銅廢鐵也成灰，腳下無私難容土，翻身腦後猛加椎。雖然如是，即今結制陞座一句，作麼生道：宏開爐鞴事非常，咐囑行人盡力忙，一朝打破娘生面，芙蓉花蕊送春香。」下座。

起七，師執香板云：「迷路茫茫久未歸，歸來又是鏡中灰，痛棒打翻無覓處，揚天掀地盡皆非。咄！猛向前，努力追，莫向佛祖問是誰，男兒

自有沖霄志，打破牢關這一回。」云：「起！」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老瞿曇被這雪山蓋卻，悶了六年，今日方出一口冷氣，直令我後代兒孫，脚忙手亂，高旻險些遇著，不然同埋一土去也，山僧今日舉揚個事，智慧德相，即是東海烏龜；妄想執著，正是南山麻雀。直語諸人，會者智慧，不會者執著。且道：良辰晃耀垂千古，悟道從來打失星，昨夜滿天光燦爛，今朝又是覆烏雲，試問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張家死人，李家開悼，莫謂不親，大家同道。雖然如是，即今世尊成道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雪山一句子，出口已嫌遲，能作如是會，不許知者知。」下座。

解七，師拈法幢云：「打七不如解七，八七不如了七，會者，頭頭是道，步步全真；不會者，念念聞聲，心心見色。且道：作恁麼委悉呢？」良久舉法幢云：「功歸實際，道不虛行，一句染心，終成佛種，一言入耳，定是嘉因，欲得正眼豁開，上殿過堂，切莫放過。」以法幢點地，云：「解！」

除夕，師拈拄杖云：「每月有個三十日，竟無人問，亦無拈頌，並不

關懷，唯臘月三十日到來，轟動天下人，各事總比平日加忙，忙到過此一天，依舊還是這一天，且道衲僧分中，別是一天在，何故歲月蹉跎去復還？前三三與後三三，鞭起泥牛忙喫草，烏龜依舊硬衣衫，試問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且看寸香能銷斗金之禪師，一手捧虛空，一手擒大地，去留任意，卷舒自如，此之作略，不但年過節亦過也。雖然如是，即今除夕陞座一句，作麼生道：五殿閻羅愁爆竹，無常小鬼笑梅花。」下座。

民國二十八年元旦日，師拈香云：「此一瓣香，不從天降，不由地生，供養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常作法門礎棟，永為佛國金湯。此一瓣香，有體有用，任卷任舒，供養合郡人民，檀那護法，伏願：壽比南山，福如東海。此一瓣香，有疑有悟，無聖無凡，供養高旻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及現前兩序首領，合院大眾，伏願：福慧深修，自他俱利。」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一元復始，萬象更新。試問：一元以前，始歸何處呢？」舉如意云：「恭喜新年，這枝如意，生生常有，處處不離，莫道僧家容易得，皆因宿世種菩提，慶祝大家，心心如意。」下座。

解制，師拈拄杖云：「結制解制，同佛一事，去聖時遙，法將阻滯，深悟明心，正法久住，只望人人真切，莫問在世出世，一朝打失鼻孔，管取虛空寫字。且道：講教之法師，參禪之宗師，念佛之淨師，持戒之律師，各捨一隻眼睛看。會得宗教律淨，一門不入；若不會得，任是門門深入，總成布袋和尚，久站街頭望呆相似。試問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識得一，萬事畢；不識一，萬事立；一字關頭能打破，直饒大地黑如漆，黑如漆，十方生佛大事畢。雖然如是，即今解制陞座一句，作麼生道：會得了然無擬議，莫待閑學解此心。」下座。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虛空大地內外，十方法界聖凡，眾生非眾生等，皆是如來親子；磚石瓦塊，草木叢林，亦是如來眷屬，且道：親子眷屬，塞滿太虛，不容插針之處。我佛如來，今日才生，究竟是兒子生老子，還是老子生兒子？諸人從這裏開得一隻眼，許你捉敗雲門，大眾可委悉麼？」良久，卓拄杖云：「不降皇宮由自得，指天指地可憐生。雖然如是，即今佛誕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粉骨碎身徧塵刹，終難報答我佛恩。」下座。

結夏，師拈拄杖云：「山僧手持這條拄杖子，舉示當陽，高著眼看，是佛耶？是生耶？是有情耶？是無情耶？各各薦取，速急道出，不然將此拄杖放生去也。忽遇一個孟八郎漢，當頭攔住，大聲喊道：『方丈捉住蚊蟲作麼？』山僧被這一問，逼得兩眼亂翻。咦！我本手持木棍，那知是個生靈，似此看來，蠢動者，不動者，從今而後，認定盡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高播慧風忙掃盡，一生不留真護生。雖然如是，即今結夏陞座一句，作麼生道：禁足莫隨青草去，安居休問綠楊東。」下座。

解夏，師拈拄杖云：「古人云：『熱時熱煞閻黎，冷時冷煞閻黎。』此語雖是，太煞貼實，何以？未參禪人，夏來有避暑法，冬來有避冬法，何炎熱之有？真參禪人，置身心於度外，忘歲月於懷中，復何礙乎寒暑，且道：腳跟點地之人，對於冬夏作麼生領會呢？」良久，卓拄杖云：「薰風吹落紅蓮蕊，細露滋生野草花，劫外餘光輝旦夜，木馬嘶聲動烏鴉。雖然如是，即今解夏一句，作麼生道：片葉梧桐初落後，大千滿地一秋收。」下座。

貼單，師拈單條云：「此一堆字紙，超佛越祖，離聖離凡，虛空大地，此界他方，悉在裏許。試問見麼？見則是紅紙黑字。聞麼？聞是語言音聲。即今作怎麼領會呢？」良久，一喝云：「且看山僧一手擎來，散放兩邊，諸人切莫錯認是我。」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結制一堂佛事，擎頭大漢早知，徧地蝦蟆跳舞，烏龜提筆吟詩，謂是作家語？是尋常語？大眾舉似看，莫謂老僧饒口舌，只緣婆面即婆心，諸人可委悉麼？」良久，卓拄杖云：「山僧拄杖子頂上，安一爐竈燒火，老夫常往街頭巷尾，大聲喊叫，忽被無鼻孔漢，捉住問道：『你燒那個？』老夫被這一喊，嚇得連釋迦老子，藏身無處。雖然如是，即今結制陞座一句，作麼生道：烈焰騰騰爐鞴寬，塵沙法界也燒完，莫戀腳跟方寸地，著錘無處且安然。」下座。

起七，師執香板云：「六凡從今日了，四聖在此時休，兩腳踢倒虛空，一拳打翻舊路，諸佛有足難到，歷祖有眼難窺，正是徹底掀揚，奮力向前猛進，不顧生，不顧死，跳過牢關正斯時。」云：「起！」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古臘今天，山僧當時若在，一手掩蔽雪山

，一手擎住古洞，看這老瞿曇在那裏？至爾直打坐冷六年，仰向長空觀斗，輾轉做來，卻被小孫識破，試問諸人：識破個甚麼呢？」良久，卓拄杖云：「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重重無盡好星珠，光照十方超今古。雖然如是，即今世尊成道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成道無難，唯去明白。不然直使弄到驢年^註只多雪山一臘月。」下座。（◎驢年—指無此期）

解七，師拈法幢云：「未悟以前，穿衣喫飯；大悟以後，放屎屙尿。即今八七將圓，辛苦已畢，試問：識得穿衣者麼？若識得不許喫飯，吃飯則有米在，雖然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我說還多一『自』字，大眾會麼？不會，即向上殿過堂處，薦取始得。」以法幢點地，云：「解！」

除夕，師拈拄杖云：「這一掛爆竹，未放以前，早徧音海，既放以後，倏爾無聞，莫謂圓通大士，打失耳根否？不然，耳內聞聲非正行，眼內觀音始是真，諸人若從這裏拶入，許你好過新年，稍一大意，惡面牛頭站你背後，一直拖到森羅殿上，腳忙戰戰，手亂兢兢；閻王拍案問曰：『害怕的是誰？』可憐的人，聞之膽落，答又心驚，果能相信，閑時辦好急

時用，過時追悔亦徒然，諸人信麼？」良久，卓拄杖云：「此時正是臘月三十，即是大眾生死關頭，各人大須仔細。雖然如是，即今除夕陞座一句，作麼生道：嶺梅香透未生前，春風寒來人腦後。」下座。

民國二十九年元旦日，師拈香云：「此一瓣香，戒德薰成，定力造就，供養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金湯永固，大地樂邦。此一瓣香，惠光徧照，智日常明，供養合郡人民，檀那護法，伏願：三多大慶，五福時臨。此一瓣香，竹篋掀開，香板擊破，供養本寺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及現前兩序首領，合院大眾，伏願道被群生，德配塵宇。」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九層石塔，一級成功，四大殿堂，迄今未動，愧多生少遇良緣，儘半世演成故事，論佛法，置眼珠於空外，何地不平？詮世諦，塞亂瓦於目前，何途不礙？山僧歲已六十，聞塔鈴而何響，開工十載，睹殿角以無磚，半是我之缺能，半因世事所致，雖非佛法，可作後銘，新年頭暢敘家常，廣聞大眾，能發無上之心，定作有成之事，慶也何如？大眾迎喜神去罷。」執如意下座。

解制，師拈拄杖云：「結制、解制，本同一事，未生已生，何愚何智

，大好一片心田，換得瓦石荊茨，動腳皆非，舉步尤滯，納子意下事如何？未了終須還來世，諸人可知落處麼？」良久，卓拄杖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火裏藏龍，水裏藏虎，能得驀地逢人，笑倒石獅起舞。雖然如是，即今解制陞座一句，作麼生道：靜則寂光不二，動則滿面春風，喜煞雀噪鴉鳴，正是禪人受用。」下座。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清和時，四月天，兜率陀宮這位老漢，行坐不安，金團天子覓得摩耶。咄！問取未生時，面目是何顏？好像三家村裏老土公，說向前，笑落天，諸仁！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九龍吐水之時，金盆沐浴之際，未審悉達太子，最初一腳，下在何處？直饒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早落窠臼矣！雖然如是，即今佛誕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佛生四月八，眾生未識他，幸得雲門老，一棒真報答。」下座。

結夏，師拈拄杖云：「大蝦蟆，小烏龜，長百腳，短蚰蜒，悉從心中流出，如來制戒，九旬禁足，未審是護心中之生？還是護足下之生？若護心上之生，正違度生之道；若在足下追尋，則知生又生生。試問諸人：作麼生領會呢？」良久，卓拄杖云：「青草不妨牛直過，比丘動則喪殘生。」

雖然如是，即今結夏陞座一句，作麼生道：古云：『護生須用殺，殺盡好安居。』高旻不然！護生更生，生殺兩傾，安居之道，始暢佛心。」下座。

解夏，師拈拄杖云：「解夏一法最古，怎奈時人不許，石獅忙得翻身，泥牛連聲叫苦，大好一夏炎火，又被秋風送暑，且道：海藏龍，山藏虎，衲子歸來還衲補，莫問針線有短長，只究未生前一處。試問諸人：是那處呢？」良久，卓拄杖云：「萬重荆棘又重來，步步頭頭莫妄猜，打破一重還再進，直饒十界總難該。雖然如是，即今解夏一句，作麼生道：自恣之日這一年，又是禪和撒手間，迴避自身終自許，誰能瞞過最後天。」下座。

貼單，師拈單條云：「大眾身住禪堂，心染覺道，號掛空中，名列壁上，未審工夫能達到，東西不辨，自他不分地位麼？」良久云：「諸人各自薦取看，不然，眼見的是紅紙，耳聞的是法音，與本分事，毫莫交涉，咄！高著耳看。」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水旱頻仍已到冬，荒年歉歲食難充，廢寢忘餐殮無一事，紅爐烈焰映寒空，衲子行道高著眼看，任是地覆天翻，工夫加

一得力處，且道不分寒暑，不別自他，正恁麼時，還識得當人面目麼？」良久，卓拄杖云：「凡聖同爐一火燒，諸佛嚇得叫爺饒，幸得泥牛來救命，止須保得後三朝。雖然如是，即今結制開爐陞座一句，作麼生道，黃菊枯時風送冷，小陽春後雪加霜，火煙灰燼終成幻，灼破生前石敢當。」下座。

起七，師執香板云：「紅爐不容貶眼，佛祖也須煅煉，打破漆桶再來，依舊火光滿面，直許聖凡俱遣，空色絕名，踢倒最上一著，方為出格高人。」云：「起！」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此語明眼人前，似嫌遜讓，高旻不然，如有依照前話問我，即向他道，面南觀北斗，無中幻諸有，孤負一天星，瞿曇揚家醜，兒孫終是兒孫，馬牛自是馬牛，噫！妄想作麼？仔細看來，盡是一番執著，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逢聖不言，見凡不辨，大似盲人，無見不見。雖然如是，即今如來成道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明星現也，諸人高著眼看。」下座。

解七，師拈法幢云：「未起七前，大事了畢，既解七後，瞬目揚眉，正在七中，諸人作麼生領會呢？」良久云：「道得出，是好手；道不出，亦是好手，汝等必譏和尚，言太儻侗，語似欺瞞。不然！請大眾撫手抹心問問看，若也不會，洗腳過堂去罷！」以法幢點地，云：「解！」

除夕，師拈拄杖云：「一年三百六十日，往返原來是這漢，試問這漢是誰，往返還行路麼？較古人言，拾前人唾（吐）終成敗露，不如親到三家村裏，取得一掛鞭爆，碰統一聲，嚇得閻羅老子，魂飛天外，大喊道：『我的臘月三十晚上到來，隨同汝等沒把鼻漢（註）大防小鬼在。』咄！我過關，誰知關還要過關，諸人會麼？」良久，卓拄杖云：「梅開雪嶺香飄遠，天竹飛紅映晚冬。雖然如是，即今除夕一句，作麼生道：大眾搬起指頭算算看，『念佛是誰』事，要緊要緊。」下座。（◎沒把鼻——無可把持）

民國三十年元旦日，師拈香云：「此一瓣香，非戒非定非慧，供養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慈雲滿布，和氣生財。此一瓣香，即木即烟即火，供養合郡人民，檀那護法，伏願：道高覆載，法被寰區。此一瓣香，棒喝交馳，懷中拈出，供養高旻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及現前兩序首領

，合院大眾，伏願：化日光輝，恩隆學地。」（◎係一同「繫」）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老僧六十一，寶塔工未畢，世事湧如潮，何時有成績。且道宗門一法，係之人心註心法雙非，門牆何立？仰乞諸佛龍天，策勵修行禪輩，有道者賜祥，無道者賜吉，可得平等保護，其道自然不退，諸人可會麼？」良久，舉如意云：「五路財神，在如意頂上，放光動地，請大眾高舉眼看。」下座。（◎唾一同「唾」）

解制，師拈拄杖云：「山僧昨在園田，見一奇事，今天向諸人道出，大眾側耳靜聽，不妄想，不雜話，不掉舉，澄心靜慮，微細正聞。」良久，卓拄杖云：「試問汝等：可聽清麼？如來無上法，無說即真說，無聞即真聞；說法者，未開口前，語周十界；聞法者，動耳根後，聲障當陽，擬得此法離見聞覺知，始有相應分。雖然如是，即今解制一句，作麼生道：花燈結彩元宵日，天上無雲分外青。」下座。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悉達太子，初降皇宮，與兜率天未離一步。既出母胎，與入涅槃未動脚跟。要知生即無生，何眾生可有？滅即不滅，何諸佛可名？只為眾生，多喜空中之花，時愛水中之月，遲留此岸，痛感

諸佛，出興於世，坐道場，演法化，直待一拳打破太虛，花之不存，一脚踢翻大地，月從何有？至是不但此岸不登，彼岸亦不願住。試問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指天指地獨稱尊』一語，諒對我苦惱凡夫而示，大概虛空內外，尚難窮邊際之天地，獨尊無上可也。雖然如是，即今世尊降誕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世尊出世了，各人回頭看看。」下座。

結夏，師拈拄杖云：「古德云：『餒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此語雖善，未免不足。高旻不然，乃曰：『有情之鼠蛾，無情之燈飯，皆在安居之列。』何以？古有比丘不踏生草，及草繫比丘踩路，恐防地疼，此為明證，如是禁足，足亦生靈，如是護生，護亦生靈，試問諸人：作麼生領會呢？」良久，卓拄杖云：「不知放開腳來，佛也踏，生也踏，蟲也踏，蟻也踏，兩腳踏翻大地，回頭看看，佛之不存，生之焉在！雖然如是，即今結夏護生一句，作麼生道：步步踏著實地，頭頭頂戴真空，咄！好大蟲。」下座。

民國三十年古五月初一日，老和尚交替法語，師拈拄杖云：「二十三

年一大夢，觸著無端動地知，綠楊柳岸難留住，青山依舊是今時，今天正我卸仔肩之日，大德同時擔大事之時，撥天門戶，在此一舉。我喫高旻幾十年粥飯，將來定是變牛變馬還去；尚望來哲，為我憂心否？雖然如是，即今交替一句，作麼生道：由冀高旻，錦上添花，方達我人，後先願望。」下座。

解夏，師拈拄杖云：「颯颯金風過祝融，梧葉初凋滿地紅，具眼衲僧何處去，好將衣鉢掛竿中，且道荊灣岸上，泯聖絕凡，道海堂中，驅佛逐祖，竟有一位無鼻孔漢，出而理楚，謂忉利天來一天人曰：『高旻好大膽子，連佛祖也不顧，其他何云可救？』言畢即被山僧一棒，打向東洋大海，偶被烏龜吞卻，試問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會得三十棒，不會亦三十棒，再問何人吃棒？許汝參去。雖然如是，即今解夏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是事若無如是眼，宗門怎得到今時？」擲杖下座。

貼單，師拈單條云：「未生以前，何名何相？既生已後，有佛有生，要知：道本無形，執而形立；法本無相，著以相生；形相已成，迷而忘返，至是放去則彌法界，收來在我手中，試問諸人：若這裏會得麼？」良久

，一喝云：「不妨高著眼看。」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寒霜肅肅偶逢冬，道海堂內火飛紅，爐鞴頓開神鬼哭，直饒法界也銷溶。且道：會中，有銅頭鐵額漢子出來，為高旻道個向上禪機看，不然一任山僧拄杖成龍，草鞋成虎，一手捧住虛空，置放爐中，任燒作炭去也！試問：諸人腳跟下，如何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昨日山僧由後門歸時，遇個三眼漢大聲曰：『佛祖也燒成灰，你在這裏逍遙法外？』忽聞之，不禁嘆惜，好害怕！雖然如是，即今結制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烈焰通紅火內薰，六凡四聖也銷魂，參禪一句難溶化，好須深處猛追行。」擲杖下座。

起七，師執香板云：「動地驚天未足奇，奔雷掣電勢尤低，虛空粉碎非關事，大地平沉功少齊，打破上頭關楔子，覲體承當莫教遲。」云：「起！」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道之一字，已是落二落三；再加一成，更屬無本可據，且道三千年前，瞿曇老漢，處大雪山，住深古洞，兩膝穿蘆芽，群鳥爭巢樹，望得明星時，置身無處住。雖然，只為苦眾生，婆心真且切，灰頭土面行，將星作明月，黃葉止兒啼，笑煞粉蝴蝶。試問諸仁：

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識得釋迦老子，悟在什麼處，方可把手共行去也。雖然如是，即今佛成道良辰，慶讚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打失娘生鼻孔後，長空依舊滿天星。」擲杖下座。

解七，師拈竹篋云：「四聖六凡，情與無情，山河大地，藏在汝等身內，試問諸仁：身安何處呢？」良久云：「猛力追尋十七終，虛空內外絕形踪，不但生佛無覓處，直饒覓者渺難容。若也不會，上殿過堂，切忌踩著腳跟。」云：「解！」

除夕，師拈拄杖云：「世有成住壞空，空後可以再成；心有生住異滅，滅後可以再生。身有生老病死，死後可以重來，即今生時已過，死時未來，大眾作麼生打算？超過這一關頭，不然今乃臘月三十末日到來，能不似烏龜脫殼去，許是好手，諸仁！有成見麼？」良久，卓拄杖云：「舊歲新年頻來去，反覆依然是這個。咄！是那個，切莫錯認好。」擲杖下座。

民國三十一年元旦老和尚陞座法語

師拈香云：「此一瓣香，根盤劫外，葉覆寰中，供養十方佛組，諸大菩薩，伏願：佛日增輝，法輪常轉。此一瓣香，三學薰鍊，一法淘溶，供

養合郡人民，檀那護法，伏願：各家信佛，脩大乘因^註此一瓣香，懷中拈出，爇^思在金爐，供養高旻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及現前兩序頭首，合院大眾，伏願：福宏壽永，慧德時增。」（◎脩——同「修」）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五大工程一未成，何能化土作黃金？值斯時世尤難進，待諸檀越慢施行，山僧因病辭退，藉棲林泉，終身謝世^註現復代臨法座，暫與諸仁，道個新年句子，高著眼聽。」良久，舉如意云：「元旦啓祚，萬象更新，下座迎喜神去！」（◎謝世——往生）

解制，師拈拄杖云：「山僧這根拄杖，任是十方法界，四聖六凡，皆在裏許；三藏十二部經，一千七百公案，諸子百家，亦在裏許；磚石瓦塊，我與汝等，悉在裏許。試問：這拄杖子，還有深淺也無？」良久，卓拄杖云：「猛然奮一著，桶底頓脫落，諸佛與眾生，合掌念摩訶^註雖然如是，即今解制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日月燈光明燦爛，紅梅嶺上送風來。」擲杖下座。（◎摩訶——大）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雲門痛棒，趙州猛喝，未免婆心太切，否則早成話柄。高旻不然！山僧當時若在，奪卻烏藤，反問這一棒落在何處，

直教雲門口啞三日，駭得趙州遠避七舍。幸喜淨飯王宮，悉達太子，放身金盆，周行七步，即今後代兒孫，畢生不解。且道：我佛未生時，眾生可有麼？」良久，卓拄杖云：「細雨金風，尚是如來說法，磚石瓦礫，不背我佛全身。雖然如是，即今佛誕良辰，祝讚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此語且置，如何是各人本生事？」云：「參！」擲杖下座。

結夏，師拈拄杖云：「有情無情，同一佛性，不但鉅細諸虫，是我過去父母，至爾叢林卉木，盡是未來諸佛，孝尚不及，何逆之有？敬不宜緩，豈可稍輕？故佛說：『戒』如渡海浮囊，不捨一線，如草繫比丘，不犯秋毫，如是護生，如是禁足，方許不違聖戒。內有不明戒相者，手打蚊蟲，齒叮虱蚤，並云無過；實罪越彌天，懺何能滅？試問諸人：虛空未立，大地未成，汝生何處呢？」良久，卓拄杖云：「一念將迷誰是你，覺來尤帶愧填胸。雖然如是，即今結夏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滿目蒼生空自嘆，謹遵佛制莫稍疏。」擲杖下座。

解夏，師拈拄杖云：「夏火炎炎，汗滴金烏翅裏；薰風颯颯，涼生玉

兔角中。一枝梧葉送秋來，大片菱花催暑去。且道：禪心衲子，遙望宗門，要知念未動前，身非我有，毫釐間隔，面貌如斯。試問諸仁：腳跟動後事，作怎麼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此處他方休再問，高超直上後頭關，兒孫只做歸家事，祖父原來在路中。雖然如是，即今解夏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法堂前是道海堂，會得當人可商量，鼻孔撩地非奇事，腳跟點天也無妨。」擲杖下座。

貼單，師拈單條云：「一堂清淨首眾兩序各執，諸人同觀我手中物，共聽我語音聲，請大眾急將眼睛耳朵，將放衣包內，試問：紅紙黑墨可見麼？細語粗言可聽麼？」良久，震威一咄云：「東名西相，高掛壁上，未了之人，切忌一望。」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芙蓉一朵笑陽春，萬籟聲中映曉雲，解得拈花微笑意，紅爐點雪悟禪心，且道：四方衲子，雲集道海堂中，仔細看來，人人無欠，各各無餘，未審還有要事者麼？」良久，卓拄杖云：「一爐火徧十虛外，大方佛祖盡燒熔，腳跟下事如相委，徹底翻身處處通。雖然如是，即今結制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枯木寒岩尤帶過，冷灰發

焰迴難同，打破面前關棧子，覲體承當再用功！」擲杖下座。

起七，師執香板云：「爐開大冶正斯時，萬聖千賢總盡知，鐵額銅頭齊下煉，虛空瓦礫莫宜遲。重添炭，猛加追，太虛破後莫停椎，直待生前脫落盡，快將自己捉生回。」云：「起！」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老胡躲在雪山洞裏，一坐六年，至於屙屎放尿，不敢動著，動則烏雞擲下，看來也是一個小乘境界。至臘月八夜，坐時既久，擬欲起身，抖擻精神，忽向天空一望，明星換卻眼珠，轉身俯視人間，直若無處開口，且道：迄今還有知恩者麼？」良久，卓拄杖云：「將骨頭磨成粉子，血水和成圓子，用三千世界，微塵劫數，供養我佛，報不能盡。雖然如是，即今世尊成道良辰，慶讚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道本無悟復何成，石女泥郎共看經，能識滿空皆是佛，有何明月又明星。」擲杖下座。（◎老胡——此指佛陀）

解七，師拈竹篋云：「十七已畢，徹悟準的，把住放行，絕本絕跡，試問：七期中還有做夢者麼？若無即死漢，如有即俗漢，各人檢點看。」良久，一喝云：「大事未明心已懈，何時再聚話無生，若能不被常情轉，

道海淵源轉見深，如其不會，上殿過堂去！」云：「解！」

除夕，師拈拄杖云：「日暮途窮，大似臘月三十晚上，前進無路，後退無門，久站又恐捉去，如斯行處，正是到家消息。且道：此事，苦了三百六十日，成功只少這一時。試問大眾：是什麼時呢？」良久，卓拄杖云：「爆竹一聲，塞卻閻羅耳朵，梅花數片，遮住小鬼眼睛，一任上天下地，管教釋迦老子，有眼看我不得，冥王有手捉我不得，托牛胎入馬腹也可，做磚石變瓦塊也可；忽來一個漢子，向你耍房子錢，直饒駭得躲身無處，末後牢關，大非細事，行人莫作等閑看。雖然如是，即今除夕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年去年來，非關己事，慎終慎始，莫負初心。」擲杖下座。

民國三十三年元旦老和尚陞座法語

師拈香云：「此一瓣香，三學為木，無漏為爐，供養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金輪與法輪並轉，杲日與佛日同輝。此一瓣香，根盤劫外，葉覆寰中，供養合郡人民，檀那護法，伏願：福田厚植，佛種深培。此一瓣香，紅爐拈出，重棒打開，供養高旻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暨現前兩

序首領，合院大眾，伏願：同游道海，共悟心王。」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雲臻龍象，擁擠一堂，若作佛法商量，有負諸仁願望；不作佛法商量，亦負諸仁願望。」以手舉如意云：「大眾高著眼看。」良久云：「新年頭，臘月尾，不問種種現成，只要天天如意，隨問訊下座，迎喜神去。」（◎跣—蹈：舉止、舉腳踏地）

解制，師拈拄杖云：「元宵解制日，衲子道如何？春風隨柳動，妙意露禪那，且道塵沙大教，在山僧杖頭上；四大名山，在汝等眉毛間內。若能會得此意，不動腳跟，四山朝畢，不持經卷，滿藏全聞，何不慰快平生。不然任你倒背如流，皆門外漢，崎嶇跋跣_{ㄅㄢˋ}為過路人，試問：諸人作恁麼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舉心錯過法身，動念乖違慧命。雖然如是，即今解制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有住將成痴漢，無住又落頑空，畢竟作麼生行去？」云：「照顧當下！」擲杖下座。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兜率陀天降皇宮，無憂樹下出母胎，寸絲不著全體露，一片光明無擋遮。釋迦世尊，昔年四月八日，降生維衛羅國，毗尼園中，一出母胎，週行七步，一只手指天，一只手指地，唱云：『天上天

下，唯吾獨尊。』當時，九龍吐水，沐浴金身，百萬人天，恭敬供養，即今拄杖頭上，亦現皇宮降生，亦示週行七步，唱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亦有九龍吐水，沐浴金身，百萬人天，恭敬供養。試問：諸人還見麼？睛裏無珠總難見，頂門有眼方許知。雖然如是，即今世尊降誕良辰，慶讚一句，又作麼生？」良久，卓拄杖云：「人貧德貧道更貧，此葫畫瓢依稀行，渺具一念真誠意，也效前仁報佛恩。」擲杖下座。

結夏，師拈拄杖云：「蚊蟲宣妙諦，臭虱覓歸程，各辦己躬事，知音者幾稀。佛制比丘，簷前青草出，腳不下階行，不拔生草，不履硬地。且道諸仁禁足後，如何行動呢？若要動腳，即違佛制；倘若動手，亦傷仁慈；腳不動，手不動，似同木石，試問：還有人透得過此處麼？」良久，卓拄杖云：「其或未然，山僧旁通一線道，腳伸開，佛也踏祖也踏，蠢動含靈悉皆踏。手伸開，草也拔，木也拔，山河大地一齊拔，直至生佛無名，大地無塵，更須大踏大拔。雖然如是，即今結夏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一念不生真禁足，百非不起真護生。」擲杖下座。

解夏，師拈拄杖云：「蟾聲高唱送夏去，梧桐葉落秋復來，衲僧個事

消息盡，覲面相承在當人。昔日洞山示眾云：『諸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又石霜云：『出門便是草。』又太陽云：『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慢慢地。』此三老太煞慈悲，即今還有知恩報恩者否？良久，卓拄杖云：「高旻今日解夏，踏徧天涯覓一莖草不可得，試問諸仁：如檢點得出，是報恩？是觸犯？倘若檢點得出，不負安居辛苦；其或未然，不須摸索。雖然如是，即今解夏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道海堂中方寸地，踏著即徧周沙界，寄語禪人休外覓，端的一念萬年去！」擲杖下座。

貼單，師拈單條云：「先有相，後有名，因名顯相，依相立名。且道：名相未具以前，是何朕兆？諸人從這裏檢點得出，方知無相是真相，無名是真名，恐汝等不易承當，今在人天眾前，特為揭示，大眾高著眼看。」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萬樹叢中觀葉落，千條路上望歸人，莫謂法爾如然，亦是人間本分。且道小陽春至，今是何時？有道衲僧，哽咽淚下，慶遇選佛場開，幸有到家消息，努力奮進！不難打破生前，際此烈焰重重

，聞之胆戰^註見者心驚，任是十八神通，三頭六臂，早向窮兒隊裏藏躲，生死樹，涅槃根，燒滅無餘，直是圓陀陀不住，赤洒洒何留^註試問：此時是何進取呢？」良久，卓拄杖云：「佛祖親，非我親，念佛人是我真親。咄！切莫錯認好。雖然如是，即今結制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火燒十界難迴避，直使紅爐一塊灰。」擲杖下座。

起七，師執香板云：「揭地揚天未足奇，猛威熱烈破昏迷；藏身無處難留住，脫體全歸本覺齊。緊著力，莫稍鬆，直待虛空粉碎後，紅爐火內覓真容。」云：「起！」（◎胆—同「膽」◎洒—同「灑」）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閒遊四門，無風起浪，訪師五載，隨水逐波；雪山六年，橫行逆坐；臘月八日，海底生烟，釋迦世尊，未成佛前，三十年中，灰頭土面，換得一個三嘆奇哉！即今妄想執著，智慧德相即不問，如何是夜睹明星，成等正覺？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結水成冰，化冰為水，冰無所得，水無所歸。雖然如是，即今世尊成道良辰，慶讚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萬里長空無片雲，一顆明星耀今古。」擲杖下座。

解七，師拈竹篋云：「放下不離空外，提起原在念中，收既難存，解何能有！試問：諸人可會麼？夜不被夢轉云會，日被工夫轉為不會，直使會與不會，埋在深疑中；因緣時至，上殿過堂，脚跟下領起始得。」以竹篋擊地，云：「解！」

除夕，師拈拄杖云：「臨末稍頭，最後一著，有道的人逍遙自在，無道的人手忙腳忙，有道無道不論，今日臘月三十已來，諸人作恁麼迴避呢？」良久，卓拄杖云：「銅牆門裏不可住，鐵壁家中更莫藏；空中撒步無蹤跡，四聖六凡絕商量。雖然如是，即今除夕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爆竹一聲除舊，森羅萬象更新。」

民國三十三年元旦老和尚陞座法語

師拈香云：「此一瓣香，能空能色，有木有香，供養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山青月白，草偃風行。此一瓣香，根盤海內，葉覆山中，供養合郡人民，檀那護法，伏願：壽高山永，福共時長。此一瓣香，大冶陶鎔，鉗椎煉出，供養高旻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暨現前兩序首領，合院大眾，伏願：慧風永扇，常寂添光。」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新歲年初有大由，未生前畔莫同儔；識得話源一著子，長江有水不東流。雖然如是，即今元旦良辰，慶讚一句，又作麼生？」良久，舉如意云：「吉祥不離如意，如意盡是吉祥，出門迎喜神去！」

解制，師拈拄杖云：「以道為人者，以悟為期者，盡是掠虛漢事；殊不知道路一走亦多，光陰一過亦少，何肯撫心自問，得稍慚愧而為佛子耶？果是大力量漢，一手把住虛空，擲向牛胎馬腹去，尾巴搖搖，能參念佛是誰，有此作略，不妨與山僧相見。試問：見個什麼呢？」良久，卓拄杖云：「人能堅持無放處，聖凡界外任悠遊，今古刹塵緣一念，了知一念不容留。雖然如是，即今解制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自南自北自西東，腳腳未離苦字中，識得當人無假借，十方佛祖隱江東。」擲杖下座。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世態炎涼轉更岐，黃花翠竹也言迷，幸得瞿曇出世，免他蝴蝶作鶯啼，且道：悉達太子，未離兜率以前，覓大地山河相不可得；母胎出後，聖凡空色倏爾全彰。試問：我佛未成佛之生日，與已成佛之生時，優劣在什麼處呢？」良久，卓拄杖云：「山僧當時若在，

即將生死涅槃，一坑埋卻，連坑擲向虛空外邊去，看這無鼻孔之黃面老子，從那裏找個生處來。雖然如是，即今如來降世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瓦礫磚石，同唱無生之曲，浮塵陽焰，集成相好之佛。咄！大眾切莫認焉為馬，恭維世尊降生也。」擲杖下座。

結夏，師拈拄杖云：「九旬禁足，莫如一念全收，自既不生，他生何有，優尊者聞之，茫無舉措，即大聲道：『我為制戒之首領，向以持犯為賞罰，無私之律範，今被高旻這一瞞天網子，直令我出身無處。』試問：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蚊蟲是我過去祖父母，跳蚤是我過去先父母，老毛豬是我過去伯伯，小雞子是我過去叔叔，打罵尚違聖教，敢弄死乎？雖然如是，即今結夏陞座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欲尋過去生父母，畜胎處處產雙親，四生為生我之母，六道為養親之家。」震威一喝云：「頂禮優波離尊者三拜！」擲杖下座。

解夏，師拈拄杖云：「百二十天禁足圓，自恣依舊體先傳，無限風光歸何處，寒來暑往妙中玄，且道：諸仁！可有不被世態循環轉者麼？」良久，卓拄杖云：「若未薦取，許是世諦流俗漢子；果能會得，高旻共語時

，不得舌掛壁上，否則山僧獨宿孤峰去也。雖然如是，即今解夏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涼生桐葉天下秋，祝融神返暑將收，衲子懷中向上事，徒勞跋涉枉遨遊，咄！切莫撞著我在。」擲杖下座。

貼單，師拈單條云：「無生面目，非他非自，絕色絕空，尚無諸佛之名，何有眾生之相？高旻今日與諸人貼單，揭示當陽，和盤托出，如工夫用到東西不辨，前後不分，直使舌掛壁上，試道一句，諸仁！可會麼？」即舉單條云：「請大眾離開自己眼目，始得看到。」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陽春溶霜露，風冷笑芙蓉，得意籬邊菊，寒至也低頭，且道爐開大冶，佛祖焦愁，烈火飛紅，聞之害怕，滿天大地，盡成灰炭，十方凡聖，毛也不留，試問：諸人立身何處呢？」良久，卓拄杖云：「有佛之處住難能，無佛之處何容住。雖然如是，即今結制陞座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最上關頭，盡是千佛萬祖，行人腦後，直容大地虛空。」擲杖下座。（◎踏——亦可唸「多」）

起七，師執香板云：「今天起七，佛祖著急，眾生無處安身，法界一塵不立，掀凡聖窠巢，斷行人腳跡，直使腦後加搥，不許當前壁立，虛空

駭得奔騰，大地忙喊救命。咄！一任逃身物外，難免鉗槌妙密，大眾猛進，管取大事畢。」云：「起！」（◎忍土—娑婆世界：堪忍）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冰冷雪山，難留人跡，我佛為道，住洞六年，不思忍土六億度生竟未有如斯苦處。奇哉三嘆，皆為五濁蒼生，現比丘相，成苦行形，勞碌奔波，何止如是！且道：不入雪山，何聞法藏？睹星而後鹿苑談經，是知先悟自心，成利他行，不明非我，豈可度人？試問諸人，可委悉麼？」良久，卓拄杖云：「如來德相，將非滿地黃花，執著妄想，盡是真空妙有。雖然如是，即今如來成道良辰，慶讚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拈來一莖草，盡是我佛心。」擲杖下座。

解七，師執法幢云：「摩裙擦褲幾經旬，十七將圓道未明，迅速光陰徒虛喪，何時再遇此良辰？切望大眾，綿密堅持，頓忘起七之前，莫記解七之後，直待自他不辨，寒暑不分，從大迷為始，以大悟為終，有心於道者，置悟迷於度外，絕終始於當人，斯為大解七。雖然如是，即今循例解七一句，作麼生領會呢？」良久云：「上殿不用腳，過堂莫用口始得！」云：「解！」

除夕，師拈拄杖云：「任你將三藏十二部經，一千七百公案，諸子百家之經史，倒背如流，問一答萬，敢保難逃今日。有不服氣者對曰：『直是丈六金身之佛，五殿閻羅之惡，一口吞下，渣滓也不留，何患今晚不能過去？』明眼人看來，大話之大，只許要箇空心面子，至是小病違身，將必喊天哭地，豈不笑人世乎，試問：諸人可會麼？」良久，一喝云：「有念即閻王，無念亦閻王，能參到一口吞不下時，再向汝道。雖然如是，即今除夕陞座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爆竹一聲，嚇倒小鬼，梅花數片，吹過來年。」擲杖下座。

民國三十四年元旦老和尚陞座法語

師拈香云：「此一瓣香，照天照地，耀古耀今，供養十方諸佛，諸大菩薩，伏願：山清海晏，雨順風調。此一瓣香，微塵不入，大地難存，供養合郡人民，檀施護法，伏願：壽比南山，德高岱嶽。此一瓣香，鉗椎鍊出，性海拈來，供養高旻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暨現前兩序首領，合院大眾，伏願：寂光添彩，慧日高懸。」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新年將屆，萬象紛呈，有忘歲月者出來，與

我通個消息看。等候多時，尚未有人答復，山僧傍通一線道：過一年多一歲，過一年少一歲，另有不多不少者，諸人諒必會到，恭喜從此所過。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不妨一同到山門外，迎喜神去。」

解制，師拈拄杖云：「解制月圓，元宵已過，燈籠露柱，將成剩貨，只有各人眼珠，一付光似綠蘿。文殊之智雖優，難解行人之悶；普賢之行最普，難測妄者之心；觀音大慈，度人無盡，難度有道之人；地藏大願，救苦無窮，難救無罪之輩。且道：衲子分中，作恁麼領會呢？」良久，卓拄杖云：「徧地是黃金，無我下腳處，滿田皆白米，有我竟難吞，僧人之地是禪床，道人之糧惟法喜。雖然如是，即今解制陞座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萬里途程，莫忘初念，十虛塵刹，不住毫端。」擲杖下座。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六億成佛忍土，三祇大劫深修，今雖四八生辰，何似換泥挑土？降生且置，即今週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自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此語雖是悉達太子親口，據山僧看來，似嫌過分謙遜，何以故？我佛世尊，誠為四生慈父，法界導師，何區區為獨尊之上下耶？試問諸人：作何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

難信兒孫無父意，如來痛淚落紛紛。雖然如是，即今佛誕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兜率門前乘白象，摩耶脇下降瞿曇。」擲杖下座。

結夏，師拈拄杖云：「草鞋雄似虎，無情何似有情；拄杖活如龍，有情難比無情。會中有過量的漢子，置情與無情於度外，呈護生與未生於當陽，如此許是大人作略；不然試看老胡與波離尊者，為眾生靈，特加愛護，格外提攜，竟使比丘不許亂動腳跟，動則有傷虫類，思之是則近是，非則恐非，何以故？為他一粒米，失卻半年糧，諸仁可合麼？」良久，卓拄杖云：「青草與青蜓，同一佛性，黃花與黃鳥，共一心知。雖然如是，即今結夏陞座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腳踏草云是傷生，足踩地惟怕土喊。」擲杖下座。

解夏，師拈拄杖云：「兩伏下雨一伏晴，太陽觸怒祝融神，逐日長空如天鼓，不時震倒可憐人，試問：衲子分中事，將如何收拾？若僅付言了事，大恐霹靂一聲，無藏躲處。能仔細究心，必知究心人之面目，同顧思量，諸佛尚有工做，愧我等安身斯處，應在念佛是誰這一句上，直至成佛

而後，以此一句為住處，否則佛處不居，生處不居，不居處無處可居。咄！現前大眾，聽法者誰？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有住莫如無住，無住大須急去，抹著自己鼻孔，眼上有眉恰是。雖然如是，即今解夏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禪和子們，欲想正眼豁開，趕急瞬目藏睛參去，不聞人事始得。」擲杖下座。

貼單，師拈單條云：「未生以前，無名無相，既生以後，有色有空，山僧不惜唇舌，傍通一線道，一堆紅紙條，在我手中把住，任是千佛萬祖，難出當陽一步。咄！各人高舉眼看，切莫錯認是我。」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道海深藏久困龍，奔騰波浪逞英雄，忽遇金鵬才展翅，飽餐鳥腹苦何窮。衲子知慚者，衣囊放下，四大非親，趁在大冶爐開，飛紅烈焰，痛煉一番，急將老閻君手中，一根鐵索子燒斷，直使天不能蓋我，地不能載我，諸佛用眼不見我，祖師有耳不聞我，一任悠游法界，出入聖凡，諸仁！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粉骨碎身全不顧，置斯煅煉任陶熔，一旦豁然能醒悟，佛祖呼喚不回頭。雖然如是，即今結制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苦心參透生前事，到此方知我是誰。」

「擲杖下座。」

起七，師執香板云：「各人齊努力，奮勇猛追參，打破娘生面，直透上頭關，萬劫塵勞今掃盡，大開悟後更加禪。」云：「起！」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瞿曇居古洞，白雪滿山中，冷時冷煞人，熱時熱煞我，偶遇滿空星，駭得無處躲，只好將娘生面目脫下，戴個鬼臉殼子，見人又可說如來智慧，更可說眾生妄想，波騰浪湧，揭地揚天，弄得後代兒孫，捏日生花，指驢為馬，笑煞天下人不少。山僧當時若在，候老胡將出洞門，一手掩住兩眼，免得見月見星，疑神疑鬼。試問：諸人可委悉麼？」良久，卓拄杖云：「只為不了兒女，多勞我佛費手費腳。雖然如是，即今世尊成道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長空月白星何在，孤負如來一片心。」擲杖下座。

解七，師拈竹篋云：「解七起七，事同一律，未開爐前，眉毛橫眼上，今解七後，鼻頭居臉中，莫謂山僧閑饒舌，只然生後相多般，若人了得生前事，太平寰宇樂生平。至囑上殿過堂，不可放過。」以竹篋擊地，云：「解！」

除夕，師拈拄杖云：「梅花將放，五殿閻羅王忙查號簿，爆竹才響，牛頭馬面鬼鐵鍊急拖，世有不知者，以為熱鬧，誰知今天是大限到時，這家吃花酒，那家哭死人，何慘之甚，舉世莫知，即今以年盡，比壽盡，其理一致，試問：諸人能逃乎劫外麼？」良久，卓拄杖云：「一句發明心上事，快哉日日過新年。雖然如是，即今除夕陞座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一年三百六十日，返復天天是此天，直待今年將盡後，誰知盡後又今年。」擲杖下座。

民國三十五年元旦老和尚陞座法語

師拈香云：「此一瓣香，有烟有火，無見無聞，供養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普天同慶，大地回春。此一瓣香，福壽雙成，人才並具，供養合郡人民，檀那護法，伏願：八節安寧，四時清泰。此一瓣香，大冶煉成，胸中拈出，供養高旻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暨現前合寺首領，內外大眾，伏願：垂光俯照，道念日深。」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帶水拖泥廿七年，仔肩未卸復加慚，為法求賢無踵繼，不時冷冷哭龍天，且道潑天門戶，選佛道場，上繼佛祖法身，

下續禪人慧命，事關重大，非當等閑，古人云：『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此事在各人語默中，薦取始得，大眾會麼？不會，出外迎喜神去！」（◎縹——高遠）

解制，師拈拄杖云：「大地清平樂世安，鄉間城市盡人歡，臘梅風過香縹遠，燈燭通宵照地寬。衲子一冬勤苦，為道奔忙，果能腳跟點地，當知地有多深；再會鼻孔撩天，始識天有多上。若是腳跟未穩的漢子，切急放下身心，就此過夏，仍能經冬。久之一手抓著自己面目，方知地在腳板上經行，天在鼻孔裏睡覺，試問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纔有人問山僧，朝南海走向那裏去，我答云：『喝！該僧不會。』思之，不敢亂動。雖然如是，即今解制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箇中禪意無人識，氣倒長空一陣風。」擲杖下座。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四月初七日，大地黑如漆，今天初八日，皇宮降悉達，瞞卻天下人，又入摩耶家，可憐苦眾生，竟無一識他，只有老雲門，一棒擬打殺，好負老婆心，忙個無辦法，生則恐遭棒，不生無處放，試問諸人：我佛出世好，不出世好，若這裏檢點得出，應將雲老拖來，

腦後重打三十棒，為我佛出氣在，諸人會麼？」良久，卓拄杖云：「大地虛空皆佛體，磚石草木我佛心。雖然如是，即今佛誕良辰，慶讚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莫將閑學解，孤負佛祖心。」擲杖下座。

結夏，師拈拄杖云：「佛囑優波離尊者制戒，每年至四月，諸虫出戶時，規定比丘安居護戒，極至於腳皆不能亂動，動則有傷虫類。據山僧看來，四月已前，難道無虫蟻？七月以後，又難道無生靈？不因是佛親囑制戒，我有疑點，請優尊者決，究竟是先有腳？先有虫？足因何動？虫因何生？管教優波老人，忙無舉措，試問：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護生切莫殺，殺即是傷生。雖然如是，即今結夏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能將心戒持清淨，真報佛及尊者恩。」擲杖下座。

解夏，師拈拄杖云：「涼風送暑去，梧葉忽飄來，微塵時蓋日，空淨撥雲開。且道：過夏經冬，為衲子常事，披星戴月，許世外遨遊，莫若鉢囊高掛，悟期竿上，直使當人歸向般若堂中，自恣將至，唯忘夏至是秋天，莫謂冬且待。腳跟能點地，須防心外覓真空，試問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道非悟不明，事非辦不成。咄！會中有箇無智漢子，只知

吃飯穿衣，了無其他事在，然乎！否乎！各人薦取始得。雖然如是，即今解夏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祝融神是火修成，炎暑能燒未了人，一陣清風拂即去，依然日落復東昇。」擲杖下座。

貼單，師拈單條云：「貼單一事本非奇，我人知見未稍離，未生那畔前途事，人人腳下莫須移，試問：見者是誰？聞者是誰？如不領會，把你掛在壁上，各自薦取看。」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這箇念佛是誰，無義味的句子，自己道得出，毗盧頂上一任翻筋斗也可，屙屎放尿亦可。道不出，莫謂山僧不同你客氣，講到害怕，趕急收拾腰包，高掛鉢囊，死他三二十年，看是什麼奇特，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烈焰爐中火，燒卻生死我，還他本來人，閻王無處躲。雖然如是，即今結制陞座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小陽春至籬黃菊，無際寒光又是冬。」擲杖下座。

起七，師執香板云：「蹴踏奔馳吼似雷，紅爐烈烈再添煤，直待皮膚脫落盡，十方佛祖喜傾眉，參究力莫稍鬆，兩腳踏翻佛祖地，一拳打破太虛空。」云：「起！」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老瞿曇三選道法，始坐雪崖，冰冷六年，將無暖氣，滿擬抖擻精神，出門外望，舉頭上看，偶遇明星，幸得枯體瘦骨，換來丈六金身，三嘆奇哉，眾生亦有斯事，寂光佳會，延至今晨，同憶往昔八日，算來即是今天，諸仁會麼？」良久，卓拄杖云：「莫疑智慧須離妄，執著德相也同修。雖然如是，即今如來成道良辰，慶讚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滿天星斗常明夜，徧地群生會也麼？」擲杖下座。

解七，師拈竹篋云：「加香打七，十七期畢，有道者樂已忘懷，無道者如焉戚戚，趕緊解七後打七，鬧忙處提急，寒枯絕鳥跡，笑看一枝梅，上殿過堂，莫說是我始得。」云：「解！」

除夕，師拈拄杖云：「天上人間，難逃今天此日，六凡四聖，頓忘此日今天，且道此日是如何重要？恐無一人領會，直去閻魔羅界；問五殿閻王，始得一個徹底消息。諸仁！可委悉麼？」良久，卓拄杖云：「悟念佛是誰者，日日是新年，迷念佛是誰者，年年難逃此關。雖然如是，即今除夕陞座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有道者一念萬年去，去時並無成住壞空，無道者一門深入去，去時何知年頭月尾，好大難，悲乎！」擲杖

下座。(◎六合—天地)

民國三十六年元旦老和尚陞座法語

師拈香云：「此一瓣香，祝天祝地，慶國慶民，供養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光天化日，海晏河清。此一瓣香，福壽修成，道德製就，供養本郡人民，檀那護法，伏願：共享光天，同沾化日。此一瓣香，爐中拈出，大冶陶鎔，供養高旻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及現前兩序首領，合院大眾，伏願：利人利己，日新又新。」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合起狗口無佛處走，大倡拈花有佛莫授，窮得滿地黃金，富只一雙空手，若作佛法商量，笑煞石獅跳吼，不作佛法商量，孤負諸仁立久。」良久云：「會麼？不會，同到山門外，迎喜神去罷！」

解制，師拈拄杖云：「臘梅香後又春梅，物物頭頭可謂奇，露柱千年無一語，燈籠今日喜傾眉，家家有路通天上，處處無人問古棲，且道吃飯碰著一顆沙子，莫嫌米醜，行路踢著一個瓦塊，豈奈腳何？要知大錯非他，實屬不知自己，諸人研究看。」良久，卓拄杖云：「放去則彌六合註卷之則藏一密。此雖古語，高旻不然，收來放去本同源，隱顯終須第二端，

徹底掀揚無一物，玩燈打鼓喜團團。雖然如是，即今解制一句，作麼生道：元旦元宵憂午夜，春風春日慰朝昏。」擲杖下座。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四月清和麥浪催，農人歌舞綠楊回，杜鵑叫落天邊月，正逢佛誕喜天垂，且道悉達太子，久遠度生慣技，或剎帝利種現住皇宮，或婆羅門道應化人天，此番出生淨飯王宮，摩耶脇下，至將生時，播動古德群舌不少。有佛之一字吾不喜聞者，有念佛一句漱口三日者，有一棒打殺者，實因我佛心切，祖師悟深，會中有知恩報德者麼？」良久，震威一喝云：「三千世界真慈父，磚石草木也兒孫。雖然如是，即今佛誕良辰，慶讚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釋迦老子生也，請大眾向拄杖子高著眼看，咦！這看不見的就是瞿曇麼？各自珍重。」擲杖下座。

結夏，師拈拄杖云：「每日聞啼鳥，謂是鷓鴣飛，錯認星為月，黃秧栽罷歸，莫作閑言會。非地亦非錐，且道：此句語言，不但古今善知識，尚難會其小半，一任優波離尊者，為持戒上座，恐亦視之茫然。試問諸人可能委悉麼？」良久，橫持拄杖云：「此一戒字，為十方法界之重大關鍵，持則昇之，犯則沉之，會中能有不持不犯的漢子，出來商量看。雖然如

是，即今結夏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安居三界外，動脚已成遲，護生猶護戒，結夏正斯時。」擲杖下座。（◎惟——同「唯」）

解夏，師拈拄杖云：「菱花開水面，荷葉減新青，穀浪催黃老，螳螂振遠聲，且道時被節移，夏將秋就，衲子分中還有事否？直饒飛錫高僧，出塵上士，恐亦被其遷動，惟我高旻久住禪人^註置炎涼於度外，守至適於懷中。雖然，尚須檢點始得，諸仁：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拾得一個半個，作樑作柱去也，咦！要須放眼高瞻，免得麻雀伴作鶯啼。雖然如是，即今解夏一句，又作麼生？洋洋青草隱玄機，不識當陽只謂奇，快到祝融峰下問，洪波道海莫稍離。」擲杖下座。

貼單，師拈單條云：「十方虛空，一頭頂住，山河大地，一脚踩住，大眾諸仁！一手捧住，未生以前，不通一處，既生以後，一處不通。試問諸仁：眼見者誰？耳聽者誰？如不領會，山僧傍通一線道，語言道斷，心行處滅時，再著眼看。」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山門石獅子，跳舞奔騰，湧身道海，大聲道，佛祖眾生，有情無情，盡歸高旻，一爐煅煉，我本同是千佛一類，豈能道

遙法外，是故共火陶鎔，燒得石頭成粉，笑道高旻好大本事，佛祖眾生，毛尚難存，我石獅子，幸落一點灰在，諸仁可委悉麼？」良久，卓拄杖云：「垢盡塵飛未足奇，吼聲空外震昏迷，嚇得泥牛藏海底，長空杲日也頭低。雖然如是，即今結制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小陽月半正開爐，烈焰光紅火內求，脫落娘生真面目，未生凡聖也難留。」擲杖下座。

起七，師執香板云：「黑地漫漫已至今，紅爐焰耀火飛騰，煉得虛空沉地後，轉身尤是鏡中痕，猛著力，莫稍疑，涅槃生死且大迷，一旦命根脫落盡，當前打破與佛齊。」云：「起！」（◎賸一餘）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笑煞老瞿曇，用黃葉止兒啼一段佛事，瞞卻天下古今人不少，尚吃六年無謂辛苦，拖泥帶水，直至高旻，一場敗闕。山僧當時若在，起陣黑雲，蓋滿長空，看這老胡從何處觀他星斗。諸仁：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六億娑婆度眾生，成佛尤是鏡中痕，三嘆奇哉為賸語^云，漫漫星月至今存。雖然如是，即今如來成道良辰，慶讚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虛空大的爐鞴，抬到道海堂中，大冷臘月光徧天中，眾星朗朗，發展真空。」擲杖下座。

除夕，師拈拄杖云：「大眾高著眼看，切莫被這條拄杖瞞卻，各人道看，道得出與你三十拄仗，道不出與你三十拄杖，不可破口說出，不可默無一言，諸人詳加審慎，否則一旦閻王老子追來，問道你一年三百六十天，盡忙我的事業，忙到今天，連這條拄杖還不認識。今日是你臘月三十日已到，汝等若無答案，必著小鬼拖你到冥府算賬去，試問諸人可畏麼？」良久，卓拄杖云：「大好光陰空過去，誰知業債有人催，用何面目能逃避，莫若深追我是誰。雖然如是，即今除夕陞座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一聲爆竹辭年去，萬朵梅花送歲來。」擲杖下座。

民國三十七年元旦老和尚陞座法語

師拈香云：「此一瓣香，慶天慶地，祝國祝民，供養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世界安和，中邊清泰。此一瓣香，非烟非火，有響有聲，供養合郡人民，檀那護法，伏願：共樂清平，同沾化日。此一瓣香，紅爐煉出，信手拈來，供養高旻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暨現前兩序首領，合院大眾，伏願：悲智雙融，隱顯密化。」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萬象更新，一元復始，此兩句是真言？是俗

語？會中，有能辨別者麼？新年時應用適宜句子，祝賀當陽，且道：恁麼適宜？未是本地風光，請大眾高著眼看，如意頂上放光動地，直使人人如意，如意如意，見麼？不見，請諸仁，一同到山門外，迎喜神去。」

解制，師拈拄杖云：「草鞋雄似虎，只許上山，不許上樹，扁擔活如龍，只許行水，未便行火。高旻大卻不然，橫挑棘栗蓬，千山萬山去，灑灑清涼，文殊下座，悶觀峨嶺，大行謙席；九華山高，踏翻地藏；南溟深廣，捉敗觀音，試問諸仁：有此作略麼？」良久，卓拄杖云：「只在念佛是誰，這個小小句子上，久之嚙通不？動脚跟朝山已畢，不勞口吻，法徧人天。雖然如是，即今解制陞座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梅花片片祝元宵，火燭煌煌迎燈節。」擲杖下座。（◎溟—海）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滅劫臨時人歲百，滿空黑障蓋當人，不仗我佛來末世，眾生怎得悟禪心？且道昔為睹史天眾，今降淨飯王宮，不惜脫珍著弊，只為不了兒孫，痛念群眾無歸，至是拖泥帶水，滿擬一手捉住舍靈，置往太空外邊去，不料撞著高旻一根拄杖，直使凡聖滓滓也不存留，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優曇花放開難久，滿地瞿曇處處生，

一腳踏翻娘生地，金盆沐浴復何人。雖然如是，即今佛誕良辰，慶讚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今年四月八，皇宮生悉達，木椶釘虛空，重添眼內花。」擲杖下座。（◎滾——轉）

結夏，師拈拄杖云：「空裏飛的蚊子，想點血肉充饑，連飛帶哭道：『我是你母，你是我子，望你給點小血與我吃。』將到頭皮，驚駭住下，慢找血吃。不料這忤逆不孝的兒孫，就滾起一手註打得我成了泥巴；復將我泥巴置於穢處，世有此理否？此個送命的習慣，錯誤太久，忘卻又深，誰能了解：蠢動含靈，皆我過去父母，又是未來諸佛，滿大地人，恐難真信，不足深怪。我修行人，尚不孝敬有情無情，實深怪汝，試問諸仁：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古有大孝心人，腳不敢踩地，若踩深恐地疼，此許是行人禁足。雖然如是，即今結夏陞座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識得護生人，必先護住地。」擲杖下座。

解夏，師拈拄杖云：「彌勒布袋，大能裝虛空，小能裝布袋，有不懂者問曰：『如此這位大胆羅漢，置身何處？』識者答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各人腦後安身，眉毛稍中立命。』試問諸仁：可委悉麼？」良久

，卓拄杖云：「落葉梧桐知端的，涼來熱去會當機，不識其中真奧義，笑煞大殿老牟尼。雖然如是，即今解夏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金風殿角微涼後，長連床下急如飛，快將家事揚他去，莫灣道海轉身歸。」擲杖下座。

貼單，師拈單條云：「宗門下事，不立語言文字，直指見性成佛，今日山僧雙手捧起這包紙條，是文字耶？是名字乎？離語言外，試道一句看。道得出，許你榜上題名；道不出，只准舌掛壁上。諸人可會麼？不會，舉眼細看，切莫說我在這裏。」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小陽十月正開爐，衲子紛紛午夜愁，紅火奔騰全身下，皮膚脫落沒來由。且道到此，佛救你不得，祖喚不回頭，一任火滅灰飛，未是宗門種草，必在大冶烈火焰中，忙參佛是誰念的？久之煅煉，不容間歇，翻過身來，一脚踢倒爐鞴，兩手抓住鐵椎，虛空打得成粉，佛祖錘得成灰，始有個入處。試問諸仁：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無始窠巢，幸遇今朝，徹底脫落，眼上眉毛。雖然如是，即今結制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萬仞峰頭直上，絕後頓爾還甦。」擲杖下座。

起七，師執香板云：「電奔雷掣未為奇，翻轉虛空與地齊，怕得泥牛忙叫吼，山僧努力奮揚眉，擒住佛，捉住祖，山門石獅駭得抖，猛著力，莫稍鬆，跳出牢關稱好手。」云：「起！」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寒岩古洞一枯僧，大夜冥冥看見星，一睹通身脫落盡，直繞大地也全身，大好釋迦老子，也苦了六年，若不是這點小星遮遮面孔，險些黑到今天，打燈籠也找不著一個高旻，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迦葉佛後，古今言悟道者，皆以雪山為首創，悶坐多時，只是工夫成片，一開大悟，即云：『三嘆奇哉。』且道：如不知我，豈認得他？雖然如是，即今世尊成道良辰，慶讚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若人識得心，黃土也黃金，妄想與執著，非假亦非真？」擲杖下座。

解七，師拈竹篋云：「十七將圓道未圓，仍須努力猛精參，用念佛是誰走路，用不明白處吃茶。一旦磕著未生鼻孔，始知悟道不在七中！雖然未離禪堂一步，自此故心吃飯也得，過堂也得，緊緊照顧腳下。」云：「解！」

除夕，師拈拄杖云：「一人了，一生也了，一世也了，一年也了。還有了者，出來與山僧相見。會中有孟八郎漢，大聲道：『眾生未生以前，諸佛未成以先，了箇甚麼？』大眾高著眼，非細事，試問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今日不會，直到晚上小鬼拖去，不必害怕，等我過了臘月三十夜，再向汝道。雖然如是，即今除夕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嶺梅花放香難住，長空爆竹響何長，大了道人忘歲月，不妨年去又來年。」擲杖下座。

一九四九年元旦老和尚陞座法語

師拈香云：「此一瓣香，栴檀海岸，爐爇名香，供養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民安國泰，內外和平。此一瓣香，道貫天地，德逾三光，供養合郡人民，檀那護法，伏願：壽算須彌，福如大海。此一瓣香，紅爐煉出，信手拈來，供養高旻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及現前兩序首領，合院大眾，伏願：事理並融，福慧兼備。」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新年面目喜揚揚，誰是當前假鬧忙，本分衲僧無一事，笑他春柳也添芳，且道：有情有心隨情轉，無情無意樂清涼。」

雖然如是，即今元旦良辰，慶讚一句，又作麼生？」舉如意云：「若不於中起分別，是故此處最吉祥，迎喜神去。」（◎芟——去除）

解制，師拈拄杖云：「春梅初放香芳馥，望到元宵月正圓，莫謂韶光無意義，滿天融日喜團團。且道：衲僧腳下事，與時俱進，與道俱增。忽有三家村裏老農夫，大喊道：『燈籠上天騰空去，露柱在地猛相追。』仔細看來，原是宗門分內事，試問：諸人可委悉麼？」良久，卓拄杖云：「橫挑棘栗蓬，不用雙脚步，直到萬山時，頭頭皆是刺。雖然如是，即今解制陞座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門裏之草久未芟」山門一見草成山，從今舉足歸無處，頓掀濁海永心安。」擲杖下座。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如來未出世，大地歷明明，我佛將生時，人間聲唧唧，且道：悉達太子，過在什麼處？若云無過，趙州雲門，遞相指責。此一大事，據山僧看來，不但瞿曇有過，直饒趙雲諸老，過過瞿曇。試問：諸人作怎麼領會呢？良久，卓拄杖云：「千佛萬祖，過從生有，佛既不生，祖何曾有？雖然如是，即今佛誕良辰，慶讚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三千世界慈悲父，任揚任抑總慈悲，粉骨碎身耐難盡，兒孫

代代續傳燈。」擲杖下座。

結夏，師拈拄杖云：「禁足一事，無非愛護生靈，真護生者，唯佛一人，何以故？佛行路時，離地四寸，何傷生之有？波離大德，制戒導者，惜乎只知治標，不能治本；治本者何？當知：生由心起，果先治心，生從何有，是真制戒。雖然，也只一半在，試問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學得烏龜能藏六，誰知又被烏吞肉，看來何處好安身，打破生前真禁足。雖然如是，即今結夏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踢磚石，拔青草，尚是傷生，只有安居，手腳俱禁，猶較些子結夏。」擲杖下座。

解夏，師拈拄杖云：「祝融神是管炎天，一遇清風隱入山，驚動梧桐葉落後，秋蟬處處喊皇天。且道：夏去冬來，衲子分內事，當有重大檢點，一任腳跟點地，尚須鼻孔撩天。倘若石火電光，捕風捉影，以為奇特，終難逃過閻羅手中一根麻繩，一拖就去，好害怕！趕急置身道海苦去，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苦他三十年不悟，與生死拼命去，始有相應分。雖然如是，即今解夏陞座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工夫用到成佛後，奮勇精進緊加參。」擲杖下座。

貼單，師拈單條云：「十世古今，三千佛祖，有情無情，悉在裏許，高旻今日拈來，舉示大眾，試問：紅的是紙，黑的是墨，妙處在什麼處呢？」一喝云：「雖然和盤掇出註只須北斗面南觀始得，諸仁！高著眼看。」云：「貼。」（◎金烏——太陽◎掇——拾取）

結制，師拈拄杖云：「風寒冷小陽，籬邊菊萎黃，芙蓉花似錦，愁帶一身雙，且道萬籟消聲，紅爐將暖，有志衲子，應向千佛不住之處住，萬祖難行之處行。並不可向言句中取，亦不可向無言句中取，果是過量漢子，始有相應分。試問諸仁：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大冶爐中，佛祖也須害怕，銅頭鐵額，霎時頓爾消鎔。雖然如是，如今結制陞座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金烏叫落天邊月註木馬常嘶嶺外風，箇中妙意難領會，久沉道海頓忘歸。」擲杖下座。

起七，師執香板云：「露地白牛角，入海烏龜毛，獨怕石獅吼，聞聲空外逃，且道選佛場開，紅爐焰烈，不顧危亡參去，自有大轉身來。」云：「起！」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人人有個佛，勝比釋迦尊，執迷而忘返，

錯認定盤星。且道：古釋迦，今釋迦，人人釋迦，草木釋迦，磚頭釋迦，試問：弄這多釋迦，究竟是讚釋迦，還是謗釋迦，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迴光返照成餘事，參禪一句也嫌多，若不承當如是意，長空皓月奈如何？雖然如是，即今世尊成道良辰，慶讚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瞿曇離冷洞，笑落一天星，三嘆奇哉後，酌唱到而今。」擲杖下座。

解七，師拈竹篋云：「十七事圓理未圓，何能放過好時間，一念不存如死漢，悟來早已破三玄。諸仁！會則穿衣吃飯，不會上殿過堂，大須仔細。」以竹篋擊地，云：「解！」

除夕，師拈拄杖云：「此一年字，義意幽深，生活很笨，略曰一時與一劫，皆以年為本位。不過年，不但無年，更可無劫；了者能忘劫，不了者難忘年；達道者流，置塵劫於度外，隨歲月以磋跎，誠分內事。試問諸人：閻羅老子，主世存亡，任何人難逃他手，人尚不信，且看今夜，正是臘月三十晚上到來，諸人作恁麼商量能免否？」良久，卓拄杖云：「梅花與雪花並舞，舊年與新年共行，怕過年者憂，喜過年者幸。雖然如是，即

今除夕陞座一句，又作生，卓拄杖云：「一聲爆竹迎新歲，萬盞明燈送舊年。」擲杖下座。

一九五〇年元旦老和尚陞座法語

師拈香云：「此一瓣香，水窮其源，木究其根，烟從眼有，香由鼻生，供養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萬象更新，一元復始。此一瓣香，兩儀定位，日月長明，供養合郡人民，檀那護法，伏願：風調雨順，海晏河清。此一瓣香，非心非物，即定即慧，供養高旻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暨現前首領，合院大眾，伏願：道高德重，見正理深。」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我歲整七十，今年三十九，大道本無分，同歡新歲首，大眾若作佛法會，誠是圓根頓器。且道：不作佛法會，如何？」直云：「三千金世界，一道樂忘懷，水深魚自快，火熱暖將來，大眾迎喜神去。」

解制，師拈拄杖云：「元宵燈月喜重重，枯嶺寒梅片片紅，達道者流忘樂境，不明依舊大千同。且道：脚跟穩固，志願深宏，見山不被山遷，觀水不被水轉的漢子，許是宗門種草。不然從群逐眾，大忘我佛遺囑可乎

，試問：諸仁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荆棘叢中動腳難，換卻娘生舊衣衫，最上法門街熱鬧，歸來尤勝涅槃山。雖然如是，即今解制陞座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謹守陳規莫慢忘，諸佛聖戒作衣裳，土面灰頭全不顧，心參疑處悟真常。」擲杖下座。

佛誕日，師拈拄杖云：「世間最苦，莫過於眾生；最能除苦，莫過於諸佛。任何離苦得樂，只此一生，多則再生，獨我佛出世，為眾生苦，降生王宮，至稍成年，出家悟道，坐大道場，普利法界。人天受度者，不但苦不可得，樂亦不可有，不但生不存，佛亦不存，試問諸仁：作怎麼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我佛生時，即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其尊貴若此。雖然如是，即今佛誕良辰，慶讚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苦樂雙忘後，佛不奈我何。」擲杖下座。

結夏，師拈拄杖云：「有人手捧一個死蝦蟆，請我說皈依，山僧即與說之。又一人曰：『救死不如救生。』言未畢，山僧即掩彼口，彼嫌悶，曰咄，我云是真救生，此則公案，制戒之優波離尊者，尚屬茫然。汝等諸仁，向什麼處開口？試問：大眾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要知佛本

非佛，非生莫佛，故云護生即是護佛。雖然如是，即今結夏陞座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能護世間生，只是治標，若護心中生，方稱治本，標本俱治者，是真結夏。」擲杖下座。

解夏，師拈拄杖云：「梧葉飛飛已報秋，涼風吹落暑人愁，祝融神已歸山去，滿空大地一塵收，且道不被炎涼所轉的人，會中如有，請出來相見，等候多時，一點語氣也沒有，莫是閉口真言，能耐唱否？山僧傍通一線道，熱時熱煞人，冷時冷煞人，試問：諸仁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閑挑棘栗蓬，千山萬山去，偶遇無口僧，大說無生句。雖然如是，即今解夏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大笑彌勒布袋，十字街頭化齋，人喊大肚羅漢，我笑彌勒癡呆。」擲杖下座。

貼單，師捧單條云：「南北東西四望空，各各收歸我掌中，撒手一進懸崖處，脫體全真映紙紅。試問：諸人貼單後，作麼生行履呢？大眾多看腳下。」云：「貼。」

結制，師拈拄杖云：「山僧一日在亂瓦堆中，拾得一個無底的爐鞴，舉向人天眾前，竟無識者，盡皆罔措。山僧抱氣不平，即震威大喊曰：『

諸佛見之，魂飛天外，列祖聞之，胆落心驚，其他何足道耶？』試問諸仁：可委悉麼？」良久，卓拄杖云：「超生脫死之功，轉凡成聖之德，皆從此大冶火光中流出。雖然如是，即今結制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迦葉剎竿，人人責任，共手扶起，輝天鑑地。」擲杖下座。

起七，師執香板云：「雷奔電掣，加助紅爐火焰，置身奮勇，豁開空外虛空。執金剛鞭，打開腦後，成無師智，灼破生前，望大眾更進一步看。」云：「起！」

佛成道日，師拈拄杖云：「老胡六年睡覺，半夜觀天，忽睹長空，星光落地，打失娘生鼻孔，抹著最初面目，大喊道：『吃了妄想執著的苦，再不敢大意，否則智慧德相，將無出處。』試問：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寸草微塵，盡是我佛身相，涕唾掉背，無非妙契真如。雖然如是，即今如來成道良辰，慶讚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長空夜靜，朗朗明星，瞿曇一見，大地黃金。」擲杖下座。

解七，師拈竹篋云：「十七殊功，超今超古，二時精密，忘我忘人，擒閻老鬚鬚，奪阿傍鐵練，舉目無親，生佛不住，隻身孤詣，有我皆非。

試問諸仁：解七後得入處麼？上殿過堂，切莫放過。」以竹篋擊地，云：「解！」

除夕，師拈拄杖云：「朝既不除，何用除夕，此事大有人疑問，不然趕向閻羅老子殿前，討個消息，可以除疑。山僧急忙解答曰：一年過到冬天，天天吃飯，可有問題麼？如有快到道海堂中，躲在真疑禪上，久之得個捉閻王本事，許無他過。試問：諸人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有禪參者胆大，無工夫者心虛。雖然如是，即今除夕陞座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紅梅白雪同舞，爆竹燈火齊伸，嚇得小鬼喊皇天，各人飯債又加年。」擲杖下座。

一九五一年元旦老和尚陞座法語

師拈香云：「此一瓣香，有體有用，無欠無餘，供養十方佛祖，諸大菩薩，伏願：世界和平，人民樂業。此一瓣香，萬象更新，一元復始，供養合郡人民，檀那護法，伏願：福壽綿長，吉祥如意。此一瓣香，見聞無礙，事理圓融，供養高旻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及現前首領，合院大眾，伏願：久沉道海，獨辦己躬。」

斂衣就座，執如意云：「年四十僧七一，誰大誰小，可能辨別麼？有答曰：移歲月於他方，置我人於度外。偶遇孟八郎笑曰：大用葛藤作麼？諸人可會麼？不會，大眾一同到山門外，迎喜神去。」

解制，師拈拄杖云：「萬家燈火燭元宵，綠女紅男喜欲狂，一視同仁平等地，鉢盂何處不分光？且道：猛志衲僧，有佛處切莫住，無佛處急走過。試問：諸人作恁麼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望大眾向觸途成滯處勤勞，往動腳皆非邊生產，大作農禪生活，始有安身願望。雖然如是，即今解制陞座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趕緊高掛衣囊，快辦未生前事，不可一人空過，那能片刻安閑。」擲杖下座。

任班首職，為雲水堂武道士封龕，拈封條云：「道果圓成樂性天，玄門直入禮金仙，士人自有冲霄志，劫外風光徧大千。恭維本寺雲水堂，圓寂道士武公雲友，悲乎！黃冠懶戴，羽服忘披，一旦逍遙，絕人我相。且道：這點逍遙，有何可比麼？直饒老君有口說不到，玉皇有腳行不到，若也不被枯木椿絆倒者，親到如是，親到什麼處呢？」良久云：「從此不關門外月，啣花野鳥任迷蹤。」云：「封。」

拈拄杖云：「踏翻生死海，踢倒蓬萊山，放步乾坤外，悠遊宇宙間。」

「云：「起！」」（◎浮圖—塔）

執火炬云：「平生事業總成空，盡此身歸火宅中，解脫場中真面目，萬別千差一貫通。」云：「燒。」

任班首職，為妙秀禪人入塔，妙高峰之頂，無人可到；無縫塔之門，有我難開。任爾使盡心機，不惜身命，終莫能及。若能將平生專修禪業良因，仰仗中天主教主，慈光攝受，往生兜率天中，不來拋頭露面。但能如是，即今轉大地為浮圖_註轉浮圖為自己，來不動足，去不移身，秀上座已得安身立命也，即此洪恩，當何報答呢？」良久，以拄杖指骨云：「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云：「入。」

任班首職，為教宗師舉火，拈封條云：「教外別傳之旨，成佛作祖之基，宗風徹底掀揚，吹入涅槃堂上，恭維本寺圓寂燒香，教宗禪人，念二出俗家，念九出僧家，從此兩家坐斷，一門不入，自無始劫來，造下這八十斤的一副冤枉擔子，即今通身拋卻，直向無生國中，般若會上，仰叩牟尼教主，觀音地藏，大放慈光，哀憐攝受。且道：無生國中，作恁麼能

去呢？」良久云：「不思惡，不思善，單參佛是誰人念，參到一心心不住，方知生佛成一片。」云：「封。」

拈拄杖云：「教宗教宗，正念當胸，萬緣放下，無生路通，心花開放，大悟真宗。」云：「起！」

執火炬云：「心光與火光，烈焰徧十方，爍破娘生面，參禮大法王。」云：「燒。」（◎西乾—西天：古指印度）

任班首職，為姜門劉氏善人封缸，拈封條云：「蓮花開放徧大千，何分震旦與西乾。」寂土故鄉人人有，步步頭頭大覺天。恭維形秉坤質，現色身而行化，志合天淵，遵佛命以皈從，了知身心如幻，浮世難堅，行持禮誦精勤，條爾頓歸寂滅。咦！本自不來此土，何言更生他方！既是有生，終還有滅，已靈覺性，常寂湛然，包含萬有，而不知萬有有生，洞徹十虛，而不知十虛有滅。且道：生滅既無，連善人今在何處安身立命呢？」良久云：「寒空明月浸江波，到處光華映碧蘿，不滅不生全體露，十方世界盡娑婆。」云：「封。」

拈拄杖云：「山有崩裂，海有枯竭，母子之情，終有離別，慢步優遊

歸去也，姜門劉戶兩相拋，而今不做輪迴夢，只走人間這一朝。」云：「起！」

執火炬云：「荆棘林間行足易，烈焰光中轉眼難，難易兩邊俱不立，領取通紅火一團。」云：「燒。」（◎方寸一心）

任班首職，為二位上座入塔。過去無量劫以前，不多一點，未來無量劫以後，不少一點。正當現在無量劫中，這不多不少的一點，未知從何而有？且道：「前有已朽，後有不受，前後不有，將何去就？大小上座，從這裏仔細審察看，若也會得，三世諸佛，同歸方寸^註歷代祖師，把手共行。其或未然，即今作麼生安置呢？」良久，卓拄杖云：「且止無縫塔，努力苦修心，徹悟真如理，總皆貼骨親。」云：「入。」

任班首職，秉拂，拈拄杖云：「十方同聚選佛場，出格英雄志氣強，一舉手登空王令，含靈凡聖總歸降。十四日以前，眉在眼上，十四日以後，口在鼻下。正當十四日，如何剖析？若這裏檢點不出，即向三千里外問東君。且道：東君，即今在何處所？諸上座師可會麼？」良久，卓拄杖云：「縱饒會得，誠恐金中有色，必須大冶爐中，重加煅煉，更使貴超劫外

，光映大千，其或不然，直待明辰，恭請和尚陞座，特為拈出。若論妙樹，參疏學淺，業重障身，敢在諸上座前饒舌，無奈慈命難違，祇得酬時應節而已。雖然如是，即今奉命秉拂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猛利忘疲齊著力，直須打破太虛空，大地中沉非已事，豁然大悟體全同。」下座。

任班首職，結夏小參，拈拄杖云：「蚊蟲聲聲說妙法，虱蚤步步覓歸程，其中未識知音者，常將一手喪殘生。悲乎痛哉！須知身形有異，性體無殊，皆因一念之差，故有昇沉之別。即今九旬日內，禁足安居，未知可有護生處麼？」良久云：「若有能護生者，當知生是何物？護是何人？從這裏檢點得出，穿衣吃飯，一行一坐，不為分外。其或不然，養息嫌時短，止靜畏香長，更有上殿過堂，出入往返，交頭接耳，盡皆喪生害命。若保護生靈，自他俱利。全在一箇疑情上，逼拶將去，不顧危亡，不分寒暑，一旦豁然，方不負一期結夏。雖然如是，即令奉命小參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割肉餒鷹昔日事，捨身飼虎至今傳。」下座。

任班首職，解夏小參，拈拄杖云：「梧葉飄飄已報秋，石人不覺淚雙流，試問祝融歸何處，一段寒光帶月愁。昨天在廊簷下，拾得個爛布袋，

即今打開，漏出無量恆河沙世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天堂地獄，法界聖凡，忽被諸師，一口吞卻。倏爾看來，覓舉腳處，了不可得。且道：諸師，即今站在甚麼處呢？良久云：「若也會得，步步踏著實地，頭頭頂戴真空，其或不然，切向念佛是誰句子上，疑來疑去，疑到上不見有天，下不見有地，正疑不知有疑在，如此堅持綿密，一旦豁然，方知箇事不從他得。雖然如是，即今奉命小參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請諸師禮祖去，大防腳前有刺。」下座。

為秉星書記入塔，師拈拄杖云：「摩裙擦褲數十年，為道棲形於市廛，從此皮膚脫落盡，無縫塔畔永安然。且道：來時帶骨而來，去時脫骨而去，直饒無來無去時，這一布袋，安置何處呢？山僧不妨指出，一點圓明爍太虛，塵塵剝剝總真如，了得娘生真面目，綠楊芳草也身軀。雖然如是，即今入塔一句，又作麼生？」以拄杖指骨云：「身心寂滅後，骷髏粉碎時，安入無生地，凡聖莫能知。」云：「入。」（◎泥犁—地獄）

為揚州城內張居士上堂，師拈拄杖云：「莫灣修建平等齋，泥犁火侶也臨來。凡聖含靈同席饌，全憑心感理當然。且道：十方虛空，水陸大地

，被山僧拄杖，撥向他方世界，碎如微塵。試問：四聖六凡，男女身相，安居何處呢？諸仁可委悉麼？」良久云：「若能檢點得出，庶使山河大地，正是諸佛法身，四聖六凡，即是平等大供。識得，轉山河為自己，地無寸土，轉自己為大地，草木皆佛。雖然如是，今有揚城護法，紹春居士，來山為首，修建普利道場，上供諸佛，下及極苦，法會飯僧，良緣普結，誠能如是，亡者超昇樂土，存者福壽綿長。即今因齋慶讚一句，又作麼生？善果良因皆自作，福田慧地莫他耕。」下座。

為明朗禪師入塔，師執拄杖云：「明道先須透本宗，了卻無為一貫通，朗然爍破娘生面，未生先覺體皆同。無縫塔畔無人住，大千沙界住無人。且道：明朗上座，即今居止何處呢？」以拄杖擊骨云：「有佛處，切莫住；無佛處，切莫住；無住之中，正好安身常住。」云：「入。」

為奔牛塔院，西方三聖，天祖開光，師執筆云：「三聖西來十萬程，只為親兒特步行，嗟嘆眾生難回轉，可憐處處現金身。觀音右侍，勢至左隨，彌陀教主好皈依，開顯慈光真面目，任是天慧也頭低。高旻開山初祖，國師嫡派兒孫，雍正簾前欽賜紫，圓明園內唱無生。正眼豁開，宏規大

展，煞費苦心，為人為法，竟使宗風永振，大法全提。高旻裔孫，不肖來果，飲水尋源，知恩報德，三瓣信香，九誠頂禮，不能覲面相親，只得望顏而淚。試問諸人：可見高旻開山第一代，天慧徹祖麼？」良久，以火筆畫圓相云：「古面目，今面目，爍破娘生，還是本來面目。」云：「開。」

為王靈官開光，師執筆云：「菩薩應跡，示現神王，威靈赫赫鎮茅山，密化分身來斯地。手持金鞭，掃盡眾生惡氣，火輪足踏，殄除徧地邪氛。」且道：敬之者，顯有善心；畏之者，懷有惡意。試問：諸人，善惡不立，敬畏不存，畢竟作恁麼委悉呢？」良久，以火筆打圓相云：「頂門正眼堂堂，度世婆心切切。」云：「開。」（◎殄—盡、絕滅）

為普修首座封缸，師捧封條云：「丹桂初萌香滿天，夕陽西去絕塵烟，娘生面目難相識，單向毗盧頂上眠。恭維本寺圓寂普修首座，現身邗水，稟戒華山，始行道於江天，終養心於揚地，叢林模範，禪侶高流，迄今功圓行滿，人法隻忘，端坐而逝，說偈而終。試問：臨行一句，又作恁麼領會呢？」良久一喝云：「自南自北自西東，虛空內外沒行踪，年臨十五來斯地，緊記心頭莫放鬆。」云：「封。」（◎邗水—在江蘇）

拈拄杖云：「萬里程途，始終不離於初步，我今特為至囑，這頭一腳，必須踏著實處。任是有佛住，切莫住；無佛處，亦莫住；無住之中不可住。」以拄杖擊缸，云：「起！」

執火炬云：「煅煉五十年，還有這個在，不是聖凡情，即是臭皮袋，要見本來人，烈火中比賽，一朵白毫光，超出生佛外。」以炬打圓相，云：「燒。」（◎那伽定—佛之定）

為昌開師封龕，師拈封條云：「咄！昌開上座，今日將身心世界，置而不顧，莫謂入那伽定去也。」註或恐不然，好將平生功行，禪道行持，密為堅守，一任閻羅，有眼不見汝形，一任諸佛，有智不識汝心。至此關頭，聖凡不立，動靜雙傾，如是操持，大有出身在，可會麼？」良久云：「會得口掛壁上。」云：「封。」

拈拄杖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山僧特為汝道破，有佛處，切莫住，無佛處，急走過。」云：「起！」

執火炬云：「昌開頭上火炎炎，娘生面目豈能堅，直下了然而後已，堂堂德相滿三千。」云：「燒。」

為淨參師封缸，師拈封條云：「淨本分明不用參，悟心決斷世緣攀註。道力掃開人我相，慧光燦破古牢關。慟念本寺關房，圓寂記錄，淨參禪人，歸元秉戒，行腳南來，掛鉢高旻，以死為限，為道心切，志向超群。不允關房，哭聲暈去，即許成就，喜躍甦來。行道至誠至懇，敬我如父如佛。嗟夫！孝道兼全，天亡立見，即今撒手歸程，乘願而去，作恁麼轉身受生，再來何處呢？」良久，震威一喝云：「不違本誓降生時，一出頭來還自願。」云：「貼。」（◎牟尼珠—滿願寶珠◎決—同「決」）

拈拄杖云：「盡十方法界，虛空大地，萬物森羅，皆在這一缸裏，試問：淨參，你住在甚麼處呢？」良久云：「可會麼？任你會得，莫謂娑婆全是苦，願隨苦眾出娑婆。」云：「起！」

若能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我今賜你這一撮，能作土會，埋沒自己；不作土會，孤負先靈。且道：作甚麼解會呢？良久云：「三關透徹非難事，一種平懷外古今，大道本來無處所，居無住地可安身。」云：「安。」

天中寶塔，動土上供，師拈拄杖云：「惟華居士先動土，高旻今日又開工，浮圖從地重湧出，塔身住世壽無窮。此塔乃牟尼珠註如意寶，求福

者福，求壽者壽。今日良辰，動工破土。且道：這一撮土，從甚處出來？任是諸佛有口，舌掛壁上；菩薩有腳，路置空中。超乎有情之先，等乎無情之後，在塵無塵，在淨無淨，豎窮三際，橫徧十方。試問諸人：作恁麼委悉呢？」以土四散云：「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八方歌有道，四海樂清平。雖然如是，即今動土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中央戊己土，塵氛忙奔走，遐邇慶吉祥，天中堅且久。」云：「動土。」

為梵行書記閉關，師拈封條云：「十方世界，在這關內，且道：再關甚麼呢？」良久云：「若人打破此關，方可與高旻，搬磚弄瓦，建塔修殿，悉本分事。其或不然，等到新高旻完工，可與諸人通個消息。」舉封條云：「梵行精嚴，身心寂靜，一出頭來，驚天動地。」云：「封。」

為祥瑞西堂大師起般舟七，師拈拄杖云：「克期取證立行九旬，置身心於度外，泯塵緣於念中。疇昔大螺頂上經行，今復茱萸灣邊鵠立，僅可等雪崖之行，齊少林之功。誠能扶既倒之刹竿，挽將沉之佛日，二次般舟三昧，四坐名勝道場，湖心退隱歸來，專究腳跟下事，直待九十天內，二六時中，絕聖絕凡，滅生滅死。一出頭來，智燈高燭，爍昏衢於世界，

頻聲獅吼，樹大法於天中。且道：立行精嚴，廢忘寢食，作麼生是大工圓滿事呢？」卓拄杖云：「行深德重震寰區，大好高旻從斯出。」云：「起！」

為福如後堂大師封龕，師拈封條云：「福如慧亦如，至道泯邊中，了脫娘生面，心空徧處通。嗟夫！本寺圓寂後堂福如大師，靈根宿植，厚德深培，秉願感赴高旻，至囑化行南島，徧履崎嶇，一千餘日，得成玉佛，七十九尊，誠古今罕有之勝緣，實大師苦心之力行，至度生無盡，成佛有期。慟哉！辭身塵域，感我心傷，無任酌勞，何能一報！即今正恁麼時，再囑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一喝云：「福如福如，全體蠲除，離凡離聖，安隱自居。」云：「封。」

以拄杖擊龕云：「脫體全忘莫放參，密移一步轉家山，秉身慧質重來此，輔宏大法繼先緣。」云：「起！」

以火炬打圓相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即今我在火宅居，汝在火屋坐，拈來一智火，燒卻你與我，任是閻羅王，直饒無處躲，幸哉我大師，紅蓮飛朵朵。」云：「燒。」

為靜慧寺大佛開光，師執筆云：「老瞿曇面目止如此，誤得後代兒孫

，惑南為北，指西話東。倘不是六年苦行，至斯假面具，眾亦難睹。且道：我佛於三祇劫內，大千界中，單捨眼珠，舖滿娑婆國土，為結眾生緣？為度眾生苦？迄今賺得，有佛可成，無生可度？冷落，獨露無人，慘悽悽何嘗有我！幸得靜慧寺中，六法太老、及印滿二公、智海和尚、松山監院等，遵佛所囑，以戒為師之遺教，宏揚律度，高倡毗尼，直指學者，由戒而定，定而慧，三無漏法，盡力闡揚。即今從陳爛堆中，拈來一物，揭開我佛面目。咄！笑煞兩傍羅漢，捉虎拴龍，喜得海島觀音，楊枝徧灑，至是諸佛歡喜，龍天降祥。試問：這無鼻孔漢，直向生佛未名之際，凡聖既判之時，作怎麼舉揚箇事呢？」良久，以筆擎空云：「拈一塵，無非諸佛法身；點一筆，盡是世尊眼睛。從茲佛光普照，正法昌明，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上下安和，常住清泰，施者獲福，檀護雲臻。」云：「開。」

為性光副寺封龕，師拈封條云：「性體無瑕杲日明，秉乘大願助工程，徹底重修於未竟，傷心難捨苦修因。伏維本寺圓寂副寺，性光大師，戒律精嚴，禪功篤實，忠心作事，道德為人，念五大工程事，走募他鄉，含辛茹苦，不憚勤勞^註。洪江得病而歸，預知終時將至，執我手而淚曰：『我

性光生生世世，願追隨和尚左右，至成佛已矣！」予稱奇而嘆曰：『不厭苦於今生，再願親於來世，誠世所難能事，不但乘願而來，尤更發願而去，我心痛矣！』囑曰：善哉！善哉！為人至已，慶幸擇吉而終，作麼生領會呢？」良久，舉封條云：「莫灣道上草多多，好在斯中等坐。」云：「封。」（◎憚—怕◎邗_上—揚州）

拈拄杖云：「性光性光，大願莫忘，轉身就到，擁護宗綱。」云：「起！」

執火炬云：「人非煅煉，不成聖賢。然煅之屬火，非火莫煉。今性光與火光，同在爐中，咦！一段寒輝灼太空，大千沙界體如如。」云：「燒。」

為又誠堂主封龕，師拈封條云：「又作麼生鬼神愁，娘生面目本難留，誠能如是收拾去，趕急回將心願酌。伏維本寺圓寂又誠堂主，毗尼清淨，禪行淵深，接法於普陀，宏宗於邗上◎同發大願，永助高旻，奔走於京，粵之間，募緣於工程之上，不意壽命知歸，扶疾而返。嗚呼！寂滅現前，撒手已去，且道轉身一句，作怎麼領會呢？」良久，一喝云：「莫忘心願早歸來，正去依依共是因。」云：「封。」

拈拄杖云：「悟得真空無內外，了知法界盡如如，去則隨願去，來時乘願來。」云：「起！」（◎梳風櫛雨——奔走辦事辛苦）

執火炬云：「幻化空身即法身，烈焰騰騰放光明，煅煉爐中能識得，何須看火去尋燈。」云：「燒。」（◎拙——木椿）

為梵行大師出關，師拈拄杖云：「兩腳踏翻凡聖地，一拳打破上頭關。從今梵行既立，諸漏已學，好向十字街頭，揚眉瞬目，大塵堆裏，舉手擎拳。莫謂當陽無私語，復尋句後念尤非。自此天蓋不住，地覆不能，正在諸佛未成以前，眾生未生以後，常舒手眼，獨步大方。且道：出關後，如何安身立命呢？」卓拄杖云：「身心奉於塵刹，佛恩欲報難能，唯戒兼之唯道，孝在以順立門。」云：「開。」

為仰首座封龕，師拈封條云：「輔佐高旻，苦心五主，奔馳白月，梳風櫛雨（註）痛淚難收，靈龕一拙（註）恭維本寺延壽堂，圓寂仰賢首座，乘願東來，匡扶道海，數十年孜孜為道，二六時刻刻窮心，愍人之苦，捨資救濟，成人之道，助以進行，含苦茹酸，受盡很多周折，赤心正見，培成無量殊功。臨末稍頭，和盤托出，內外首眾，咸感惠施，非大智莫能為，豈小

乘所可擬！今既化緣將竟，告別歸真，且道：轉身一句，作恁麼領會呢？「良久一喝云：『莫忘本分守真參，一出頭來先悟入。』」云：「封。」

為仰首座舉火，師拈拄杖云：「數十年苦心為道，至終時乞我指歸，莫謂言前不薦得，只緣身外更離身。即今兀坐長時，未審安居何處？且道：無法說時得度已，有佛到處是歸程。試問：作怎麼委悉呢？」云：「起！」

執火炬云：「幻火洞然，虛空能燒，唯有未生前面目，無欠無餘，仰上座大須仔細，一念不生絕聖凡，始知水火不相關。」云：「燒。」

為顯首座封龕，師拈封條云：「道心一片又悲心，地獄孤魂感救恩，從此魚蝦充口腹，直叫那劫可超昇。伏維本寺圓寂顯覺首座，示生浙省，行道江蘇，居金剛窟，隱道海堂，自利則獨步大方，當陽揭示，利他則三途深愍，令出迷輪，誠普賢之行，彌勒之心。即今化緣將竟，寂滅身心，且道：密移一步，作恁麼委悉呢？」良久，一喝云：「顯覺不如密覺，密顯兩俱解脫。」云：「封。」

拈拄杖云：「入海須到底，上山須到頂，真到不到，不到真到。」云：「起！」

執火炬云：「大地為柴，虛空為火，燒卻天下人，不曾燒到我，顯首座謹記願心，切莫錯過。」云：「燒。」（◎津梁—接引、橋）

為壽崖副寺封關，師拈拄杖云：「虛空為關，大地為門，將這千佛萬祖，諸子百家，七零八落，一併搜尋，掃出門外，立鐵石心，豎金剛志，捐軀血海，坐斷華嚴，盡力書經，作少供養。且道：如何是真供養呢？」良久，卓拄杖云：「一真悟入，十界圓融，建法大千，宏宗邗水，不與今古為儔，不與聖凡為侶，舉一念而響動十虛，發一言而聲傳劫外，打破千佛窩巢，截斷眾生命根，斯為真身布施，真法供養。雖然如是，即今為壽上座封關一句，作麼生道？」舉封條云：「初中後善忍若恆，血肉鮮紅啓上乘，深入華嚴真性海，工程五大迅觀成。」云：「封。」

為德西堂封龕，師拈封條云：「數十年奔走宗門，參上乘禪，行如來事，於喫粥時，欣然坐脫，誠所謂：坐脫立亡即不無，娘生面目終須有。即今恭維圓寂德舟西堂，赤灑灑，灰頭土面，歷明明，垢盡光絕，不染一塵，大作性空佛事，不捨一法，現身道海津梁。且道：置身高旻，受身何處呢？」震威一喝云：「來不成佛，去不度生，如願而行，因真果真。」

云：「封。」

拈拄杖云：「五陰蘊宅漫安身，因緣交感始成行，前導徑歸心自願，莫嫌忍土覓他程。」云：「起！」

執火炬云：「一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他人，看看輪到我。他與我，共一火，無處安身這裏躲。」云：「燒。」

為禪宗副寺封龕，師拈封條云：「禪關未破幻軀傾，大願方殷行漸成，宗旨徘徊從此定，決生此土莫他行。哀維本寺圓寂禪宗副寺大師，東川發願，崇敬高旻，數千里信仰天中，未睹顏直陳行願，誠所謂矢志堅決，帶月披星，沉疴之際，不忘塔殿工程。將死之時，痛念力難如願，請我為臨行時咐囑法語，今則履踐前言，為汝封龕。且道：已離身相，徑向何處去呢？」一喝云：「莫忘初志守歸程，轉過身來完先願。」云：「封。」

拈拄杖云：「禪宗禪宗，兩耳開通，聽我一句，道在其中，前途大路即宗門，好自安排尤再進。」云：「起！」

執火炬云：「東土西天盡是心，終是難離劫火焚，坐斷十方無壁落，超然物外證全身。」云：「燒。」

為道參首座封缸，師拈封條云：「道破生前一句子，娘生面目盡拋離，參透牢關端的事，豁然不住悟同迷。伏維本寺圓寂道參首座，為了生死，染衣稟戒，守行高旻，參禪學道，念常住清苦異常，捨糧田二百畝正註，不但今時希有，直若往古恐無。雖然報感於俗世子孫，永享豐盈，抑助恆產於道場禪眾，久培佛種。且道：親疏俱泯，人我雙忘，作麼生是汝安身立命處呢？」良久，一喝云：「一段心光騰今古，通身故下自如如。」云：「封。」（◎糧—糧）

為妙善書記大師封關，師拈封條云：「十方無壁落，何處覓遮攔，打掃心空地，常參關外禪。且道：梵語首楞嚴，此名一切事究竟堅固。試問：堅固之道，作何行履呢？」良久，一喝云：「虛空內外盡此身，大地微塵亦自心，試看關居誰自得，超然物外問當人。即今本寺妙善書記大師，掩關邗上，辦道苒灣，專為大事不明，深究楞嚴密旨，一旦打破關來，必定了生脫死。雖然如是，即今封關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得力時無人無我，悟過來超聖超凡。」云：「封。」

為道參首座入塔，師執拄杖云：「擺脫娘生已至今，置身不顧遠諸塵

，放下無始生死本，安然當處契無生。謹維道參首座，前捨家園，為身後事，現空諸有，不掛寸絲，且道於家於身，置於世外。試問：自己本來面目，可承當否？」良久，卓拄杖云：「寒松凍柏千年在，水月空花轉見非，一道真光騰今古，到此休疑我是誰。雖然如是，今有孝子楊子白等，躬臨安塔，尚望冥中照護，家道常興，默佑覆蔭，子孫發達，來果特為入塔一句，作麼生領會呢？靈光不昧，永證真如，以拄杖擊骨。」云：「入。」

老和尚為天一首座和尚封龕法語（◎愿—願）

師拈封條云：「天地收歸眼內，十虛深匿懷中，一超直透生關，囑汝前途珍重。本寺圓寂天一首座，承大愿船註悠游道海，十數年安心宗室，二六時守住禪堂。為法則輝天鑑地，為人則拔楔抽釘，實現世模範，濁海舟航，一旦失我所依，誠令群人翹望。且道：末後稍頭，坐脫一句，作麼生行履呢？」舉封條云：「虛空內外盡宗門，了卻身心絕來去。」云：「封。」

拈拄杖云：「萬里程途，始終不離初步！試問：未動腳前，向那裏安身立命去？會得，好與一捧。」云：「起！」

執火炬云：「我是火，你是柴，觸著痛處，烈焰生埋。試問：還有不與水火為侶者麼？」打圓相云：「照顧腳下。」云：「燒。」

老和尚為教徹都監封龕法語

師拈封條云：「忠實忠賢，至死不懈，忘身忘體，熱血滿心。恭維本寺圓寂都監西堂大師，為常住事，任勞任怨，含酸茹苦，在所不辭。悲夫久勞成疾，四大將空，視死如歸，倏爾長往。且道：還有不被業轉者，作麼生薦取呢？」以手舉封條一喝云：「教徹，把住禪關，莫隨陰入，一頭來，作大佛事。」云：「封。」

拈拄杖云：「老實為人，真心作事，撒手歸宗，不立文字，慢步悠游無垢地，留心照顧本來人。」云：「起！」

執火炬云：「令赴湯而莫逆，任蹈火而未違，汝雖謹遵無移，使我於心何忍，只得助汝把火，燒卻假我，烈焰無私，心華朵朵。」云：「燒。」

老和尚為揚州文峰寺般若道場開經法語

師拈拄杖云：「春風曉露，無非全體真空；寶塔文峰，盡是當人妙有。本寺道益主人，苦心孤詣，慘淡經營，捨家貲而為法會，忘寢食以護名

藍^註正值缺如之際，宏開般若道場；將逢疑信之時，廣演如來至教。行難行事，度難度人。試問諸仁：大經開後，作恁麼委悉呢？」良久，卓拄杖云：「梵唄^{ウタ}一聲，直使情與無情，同開智慧；經宣半偈，仰祈他方、此界，共享清平。幽顯咸沾法利，智愚悉悟心源。雖然如是，即今開經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般若心光，人人本具，諸佛彼岸，各各皆登。」擲杖下座。

為天中塔安龍奠基，師拈拄杖云：「玲瓏塔即是無縫，永鎮天中鎖九龍，地傑人靈雄萬古，財源文化盛重重。且道：娑伽羅龍王，親獻山僧無價明珠，懷中拈出，供養邗江北岸，大寶塔中，四方八面諸龍，及中位大主龍王，安身受供。即今龍有珠必住，地有氣必靈，作麼生是海晏河清，民安國泰事呢？」良久，舉筆作點云：「九龍護法承佛囑，一顆神珠永劫存。」云：「安。」

高旻九祖像讚——師云：「一根三股繩子，將九祖鼻孔一穿直過，丟向大江東去。不料有位鐵額無私漢，抱氣不平，挺身勇出，震威一喝云：『任你打破虛空，腳跟未許點地在。』咦！直將這九位無面目漢，置身於卷

舒之際，有何興趣？」乃云：「舉目無親顧，全身未是真。」

玉琳國師像讚——師云：「高旻永證紫袈裟，聖渥優隆慶鉢華，任是君臣尤叩首，英灣也屬國師家。這位老漢樹金剛拳，睜三隻眼，擎海底龍，化皇家道，闡宗風於磬室，紹先化於滹沱^註為人天眼，稱帝王師。莫謂慈雲無法雨，須知：道海有獐龍。」

中興高旻天慧徹祖像讚——師云：「拳頭不喚作拳頭，喚作時人眼內眸，一切聖賢如電拂，大千沙界海中漚。遠孫當時若在，一手掩住雍正鼻孔，看他將何出氣在？不然送卻許多瓶鉢，露出一大略索。紫衣如意頻頻賜，詔住高旻振祖風，莫謂中興無意氣，天中塔畔有兒孫。咦！天祖來也。」

了凡聖祖像讚——師云：「露柱撐天立地，燈籠照古照今，無孔笛子吹三玄，東村老漢悟三要。大似走馬頑燈，笑煞天下兒孫有分在。此老有殺人刀，活人劍，刮佛祖心，醫眾生眼。莫謂高旻無佛法，悟來直下永傳燈。」（●滹沱——在河北省）

昭月貞祖像讚——師云：「潑天門戶，全仗此老擔承，二十九年，盡力續佛慧命。為人則攪渾世界，為法則泯絕至言，大教難教之宗，大活難活

之命。操家置業，遠播風規，直饒後代兒孫，守無田之祖業，養餓飯之饑兒。明眼人看來，不但將黃鼠作兔子，切恐認驢為馬，大須仔細！」

如鑑澄祖像讚——師云：「此老頂門有一隻眼睛，看透虛空外之虛空，法界外之法界。木馬嘶風，泥牛嘯月，須彌騎象，石虎抱兒。諸佛出世涅槃，眾生出生老死，悉在當陽一望中。莫謂大人呈大見，智愚僧俗本同倫。我如祖老人，現身末世，宏法高旻，續祖傳燈，承佛心印。法師昭月祖，法子聚成公，紹繩常步武，祚啓後人同。」

方聚成祖像讚——師云：「卸了白下八年，千斤瓦塊擔子，又挑高旻二十二載，陳亂磚頭，雖與聞人士大夫交，而泥膩灰垢，尤存頭面。聽風最喜作偈，見月尤愛敲詩，不過宿習難忘，也須眉毛拖地，賺得葛藤拾本，慚愧百偈。能灰達摩之心，能墮諸佛之淚。寄語尋文者，切莫錯會意！慶哉高旻！慶哉高人！」

道圓仁祖像讚——師云：「賣被買牛，出門大路到瓜州；賣牛買被，耕田人跟牛後，移兩五成一十，一十歸兩手，若作佛法商量，笑壞園田泥土。不見道：有住無住，如藤依樹，樹倒藤枯，住歸何處？且道：是一十？

是兩手？果能不會，北斗向南觀，面南觀北斗。真正其眼衲僧，好向三根椽下^註七尺單前，做個粥飯僧始得。若稍僮侗，喫鐵有分在！」

三德淨祖像讚——師云：「掃得虛空粉碎，拈來大地全彰，直下無事沒商量，任是佛祖絕望。舉一棒波旬膽裂，唱一聲神鬼潛藏，有起死回生之術，有入生趣死之方，大人作略本尋常，放去收來無遮擋，寄語途中未了人，莫除昏沉莫妄想。」（◎三十三天——忉利天）

慧庵聰祖像讚——師云：「三腳驢子踣跳，上三十三天^註驚動帝釋天王，陞堂擊鼓。仔細看來，還是蚊子唱大戲，不置甚麼重事。遠孫不妨與他下個註腳，云：人人有個，鼻孔撩天；個個有個，腳跟點地，直遇個大力漢子，把世界擲於他處。試問：鼻子與腳跟，放在甚麼處？」

德慈演祖像讚——師云：「鉗槌妙密，大法精通，轉眾生而成諸佛，續祖燈以光慧命。含酸茹苦，為道忘軀，劫火洞然，寺塔盡成瓦礫；大災而後，漸次恢復舊觀。住持二十四年，隆替已緣三次，鐵石心硬比金剛，忍辱力超諸數外。最上法音，斷而復續，靈山佳話，默而重宣。誠大雄無畏之精神，實豁開行人之眼目。德被諸方，道宏邗水，敬瓣馨香，讚何能盡。」

紹珠明祖像讚——師云：「喜逢官事，愛作訟人，剝心肝而為人，置自身於不顧，非菩薩無利人之心，非羅漢無利己之實。雖當時無關得失，而落後有以重輕。然賢士君子，必讚人以德，稱人以善。不見道：水到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豈非大人作略而何？」

嚴光明祖像讚——師云：「做箇龜，挖箇碑_{ㄉㄨㄛˊ}。此語大非虛語，仔細檢點來。好似玉兔長角，我可下個轉語，傍通一線。死人挖倒活人走，活人擗_{ㄉㄨㄛˊ}倒死人跑_{ㄉㄨㄛˊ}。死活兩個人不識，直饒佛祖也難逃。雖然莫錯會意！」

智福倫祖像讚——師云：「欲知冰是水，何用火尋燈，真空理無二，處處話無生。未了人聽此一說，喜得寸土不立，塵刹皆然。是見大非了事，真是過來人，行得過來事，發得過來心，度得過來眾。且道：未出山門一步，過來在甚麼處？」（◎椽——房屋上面的橫木條）

朗輝融祖像讚——師云：「有佛處，不得住，三汊河內水中魚。無佛處，急走過，早向華北買駱駝。莫道山僧無意氣，不妨佛祖也諳識。道得出，騎牛找馬。道不出，蠅上求珠。此見等同佛見，佛見不如不見，大好山河一點泥，污卻衲僧一隻眼。」（◎挖——同「拖」）

普照融祖像讚——師云：「說通宗通，拂樹掃真空。宗通說通，拄杖活如龍。此老行解並明，事理一致。惜乎多飲趙州茶，少喫雲門餅。直饒咽喉，稍有硬噎，不然連釋迦老子也吞得下。諸人會則會，不會莫妄想。」

月朗定祖像讚——師云：「金山堂主，高旻方丈，續慧命香，頒大龍藏，創禪那室，築普同窪，吞佛祖心，施無情棒，舉世咸稱，宗門大匠。誠為中興高旻之偉人，後何比量。虔誠供養一爐香，五體皈心翹首望，絕今古之懸思，留無窮之惆悵。」

楚泉振祖像讚——師云：「教海翻騰後，宗風吹又來，宏開多寶藏，方暢本心懷。四年說法，兩度主持，多年苦心禪教，迄今徹底掀揚，紹佛祖之光聲，為人天之模範。大仁大德，無黨無偏，添置田園，補修宇宅，祚啓後人，勝功叵測。」

明軒瑞祖像讚——師云：「慘淡經營五四年，三番四次理家園，一手撐持無輔弼，兩睜白眼為人難。老人見處，誠腳跟點無地之地，鼻孔撩有天之天。運無緣慈，度有情眾，端身嚴格，為法為人，堅志精誠，利人利己。舉世無侶者，非先師其誰歟！」

住持法席警語十則

第一、為住持人資格者——品行端方，參學真實；出言合法，作事有條。嚴守成規，終無越逾。不重己見，不重己能；俯順曲情，毫無莊飾。心真口真，身端事端；只顧正行，不尚偏私。耳根鐵硬，眼珠光明；輕己重人，隱惡揚善。讚之不喜，謗之不憂；上恭下敬，和悅同門。遇事難必從容和藹，見逆境必悅色歡顏。不得一見便瞋，或一見便喜，大失大人資格。若道德為人，舉超方眼，立不變知；如此行為，可以越濁劫，可以範當人。

告諸來者，必以此人格為人格，否則盡天下之人，難覓超高之士。寺再窮而道必行，寺若富而道不行，不得以寺之窮富為窮富，要以道之行否為窮富。是所以然者，其道必通，其窮必富。嗟夫！能找得這一個立腳穩當之人格，清高之僧品，幸乎！幸乎！

第二、工夫見地者——當住持人，首發「明心」，悟見「自性」，先必從「念佛是誰」上，苦心十年八載，了知行法；或途中漸歇，或腦後加椎，或鐵壁銀山，或灰頭土面，或別入禪那，或深修觀照，或習偏定，或入

枯禪，種種參禪，差路修門，一一周知了解；既識正行，再明偏修。

每有參禪之士，不識正偏，深入歧境，以是為非，惑亂學者，塞正悟因，終難頓入佛、祖知見；更可長嘆也！

直使參禪學者，有門可入，有道可行，有禪可參，有心可用，使不錯亂學者正因，指導禪者直歸正行。

再則佛、祖家事，盡力擔承，上求佛化為人，下度眾生為行；不因事惡而取自安，不因事難而萌休志。一天有世界，一天有我在；一天有眾生，一天有行在；眾生有盡，我行無窮；當行同體大悲，終與菩薩同語也。非悟了物我同倫，生佛一體；了自己，度眾生。以佛事為己事，直期眾生盡而願存，虛空空而行在。遠矣！後哉！

第三、因果清明者——要得佛身，必修佛因。佛因者何？上殿報四恩，帶拔三有；過堂供諸佛，兼施孤魂；拈一草感性功德，拾一瓦培法性身。買磚之錢，磚必有報；買瓦之費，瓦必有因。楊歧燈盞之光明，昭諸遠世；寶壽生薑之辣味，直達來今。寧可割肉補常住，不可私蓄肥自己。施者助資，必稱施者之意；出錢購物，必無上當於人。不得他發心助資買油，

取來另為買菜；如此錯亂因果行為，於助資人受報有關，於主事人感果大錯，斯為處事之因華，再演修學之果證。

開示學者途徑，其因果之大，報應之速，更關緊要。古有錯答一字，尚墮野狐五百世，又有云：「你若依此去，定要倒屣三十年。」將到七日夜，直是屎從口出，將滿三十年始癒。

又有云：「若這樣委屈我，豈不是平地起骨堆？」不多時，正眼觀定平地，忽然土高數尺，像一孤墳式。古之為人，開口之靈，感果之快，載諸明文，豈能忽諸？

故凡開示用心之法，直指人，出迷途，入覺路。當知迷途中，還有覺路；如何取覺路，去迷途？又有覺路上有迷途，如何去迷途取覺路？

我禪宗頓超法門，從凡夫直達佛祖地，其中路上，初凡極聖見，坐斷聖凡見，豁了聖凡見；不住涅槃見，不離生死見；超離法界見，透過法身見，塵即諸佛見，色身即法身見，生死即涅槃見，見見離見見。

如是中一一見解，不得從探討中來示學者，不得從經教中來示學者，不得從古人言句下來示學者，不得從安排比譬中來示學者。

務要先從「念佛是誰」上，得到覲體承當，打破佛祖窠臼的正見，將「念佛是誰」撞破虛空，將「念佛是誰」掀翻大地，將「念佛是誰」截斷佛祖命根，將「念佛是誰」打開眾生眼睛；能有如是見解，開導學者之正因，果自無從紆曲。此因果之大，用眾生口不能宣盡。開佛法之口，不得違佛祖之意者，誠為因果不昧也。

第四、識高見廣者——「識」非情識，亦非數識。即日用中，當人悟後之知識。此識之體貌，諸佛眾生瞞不了，虛空大地蓋不了，善惡因果錯不了，明暗色空遮不了，世智語言說不了，成住壞空動不了，生老病死變不了，生住異滅縛不了，十界古今隔不了，六道群靈離不了，磚石瓦塊少不了；見識之高，可知也。

此「見」非眼見，亦非識見，即當人了悟之知見。非此見不能成諸佛，非此見不能度眾生，非此見不能別凡聖，非此見不能宏法化，非此見不能辨真偽，非此見不能建法幢，非此見不能了生死，非此見不能證涅槃，非此見不能離惡世，非此見不能度惡世，非此見不能辦大事，非此見不能講因果，非此見不能服眾悅，非此見不能修道德；此見之廣，誠難筆述也。

當住持人，能依此見作事，上殿、過堂、出坡、行香、坐香，乃培慧命慧，植法身福，報不報恩，救難救苦；代佛行化，替祖宣揚。縱有他事耽延，少到殿堂一次者，即發奮勇志，念恩未報，思苦難拔。又如過去父母，法界孤魂，每天是我住持送食，得以生活；一天不上殿過堂，我的父母孤魂，受餓一天；如一次不上殿過堂，我的父母孤魂，受餓一頓，思之，其心何忍？寧可我餓不食，不忍我的過去父母孤魂，挨餓一頓；能夠如是觀察，如是行去，久之不改，其恩可報，其苦可離，其叢林必興也。

行香、坐香、出坡時，遇有重要大事，及險惡事，當住持人，見有重大事來，必挺身前去；雖事之重大，用詳細心，思維研究，大事可以細辦。若見事大，自心先亂，茫無主宰，妄出知見；不審來由，不問曲直，不辨是非，不詳真偽，即亂出主張，動手就辦，不是小事成大，就是假的成真，非的成是。

果能向自開悟之知識上解會，即水清魚現，遇事不難舉陳。既有高上之識見，必能做高上之事業，成高上之偉人，為高上之模範。否則事與心違，識與見違，見與事違；不名真開悟，不名真受用，不名真見識。到那

時，瞞小鬼不得，見閻王就怕，思之，大謬其甚矣！趕快上殿過堂，坐香出坡，當知瞞人不得，瞞自己更不可得，方許是知過必改之道人，其庶乎深矣！

第五、專門禪宗者——宗門一法，上齊三世諸佛，下止有情無情，各本具足，無欠無餘，在凡不減，在聖不增，直指當人，本有心體，即日用中，起心動念之諸佛心、菩薩心、緣覺心、聲聞心、天人心、世人心、修羅心、眾生心、畜牲心、蠢動心、含靈心、餓鬼心、地獄心、草木心、虛空心、大地心、磚石心、瓦礫心，秉承一心，共同一體。嗟夫！眾生心動，一切心動；眾生心靜，一切心靜；眾生心了，一切心了；眾生心悟，一切心悟；眾生因暗而迷，故有虛空大地；眾生因明而悟，故了情與無情。莫謂：有情能成佛，無情早已是佛身。

禪宗一事，正在各人眼見耳聞中，穿衣喫飯中，屙屎放尿中，語默動靜中，運轉施為中，擎拳合掌中，揚眉瞬目中，無不是當人面目，無不是本地風光，無不是**禪宗**嫡旨，無不是微妙法門。古人有見桃花悟道者，有聞鐘聲悟道者，有嘗甘美味悟道者，有嗅諸香悟道者，更有磕著碰著悟道者

，有斷心意識悟道者；當知：眼耳鼻舌身意，本具悟因。若離悟因，必無悟果。要知識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是也。然本來面目，佛、祖見不得，閻王捉不得，劫火燒不得，當人識不得；掉臂吐痰也得，行住坐臥也得，搬柴運水也得，待客迎賓也得，上殿過堂也得，行香坐香也得，慘嘆傷心，何不會得？

第六、勤謹儉樸者——當住持人，乃住法王位，持佛法義。

住高旻寺，持佛法事，方稱住持。住持日行其事，殷勤無懈；上殿將畢，又忙過堂，過堂將回，已有客庫各執等候問話；遂將禪堂事，客堂事，庫房事，衣湯寮事，逐一咐囑妥當畢；隨派侍者，聽打抽解，侍者報知，即進堂坐香。開靜後註隨大眾出堂，再向有工程處查檢，或園田，庫房，碾坊各處，巡閱一周，回稍休息，即派人聽打抽解，又進堂。每天凡有一時，定要進堂坐香，任是堂中止過靜，關過門，儘可靜中趕進堂坐香。為住持者，如是為法為人，人皆讚揚，是真道德，真有愛眾之心，實有為人之範。（◎開靜——停止坐禪，或於課誦、粥飯後等，聽許散動）

住持除上殿過堂，行香坐香，出坡檢點各處，及待客迎賓外，其餘有

半支香之閒隙，趕進堂坐香，開示禪者。

是此殷勤做去，其常住繼續大興，其自己深培福慧，諸佛護念，龍天欽從。天下禪者，參學備之，兩序首領，佩服從之，此名勤也。

謹者，於自己出言作事，必謹防虛浮輕泛之語，令眾輕詬；又謹防挖苦罵詈之言，令眾瞋怒；又謹防聽人小話，而事出無由；又謹防聽人是非，而偏袒無理。每逢有關係之話，欲言先必四周默看，恐不宜講者講出，不能聽者已聽，再加追悔。言出難收，懊喪自責於前，發生非虞於後；凡一切事，必謹其言，而慎其行也。

作事者，上殿時謹防大眾放逸；有犯規矩者，主罰必自防手重，傷人身體，結冤恨於今生，感惡報於來世。

恐有鄙劣衲僧，不守規矩，還要犯上，或慢罵執事，或報復尋仇，其執事定必通報住持。（◎詈—罵）

有德住持，首運同體大悲，愍以愚鈍，婉言善慰。該劣僧聞即生歡，其執事之面場顧好，其劣僧之惡性休瞋。

若無道德住持者，一聞執事報言，自即如火燒身，對劣僧尤加忿怒；

不是舉手亂打一頓，就是令執事重辦不貸。嗚呼！如此暴惡瞋心，兇橫不已之住持，將見禪堂不久關門也。何以？既無道德與人，而反送命於死。

可憐傷心，該禪師不遠千里而來，為求大法，為做好人，親近常住；雖有越規行動，實非有意，業不由主；執事善能訓服，調治身心；縱犯輕規，可以放過一、二次，令他多植佛種，深入禪門。至爾多坐一支香的功德，皆我等執事成就他的慧命；甚至於遙望禪堂一巡，腳踩禪堂一磚者，皆種成佛之種，已修出世之因。故住持在謹慎之行否，以道德之真偽為轉移，斯謹言慎行之宏範也。（◎杪—木細枝◎扒—攀援）

儉者，儉約節省。古有住持，將要小園，接尿無物，即用泥土一堆，尿屙泥上，即籠袖內帶回，置寺地中。有人問曰：「和尚取一土塊放此作麼？」住持答曰：「一人之尿，能肥三顆之苗，不忍捨卻，故以土合之取回也。」又有住持，著人砍樹，其根莖枝杪（杪）盡皆取回；唯粗葉未收。住持見而嘆曰：「如人倒樹，一葉不存；如人用工，寸絲不掛；斯善倒樹也。」該住持即自躬親彎腰，用手扒起（註）輒有八、九籬之多，置而問路人曰：「此葉值錢幾何？」路人即出二串錢購去，喜而飛跑。住持後以二千文

，昭告大眾曰：「一文錢不落虛空，試問你們這二千文，落在甚麼處？」眾無語，慚惶愧對。後效風古德者，大有人焉。住持節儉尚然，其他可深知之，此略明儉約也。

樸者，樸實清素。為住持者，身所著衣，皆使灰色；或衣服被襪，大小褂褲，護領褲帶，悉皆灰色；及被條被褥，皆用灰布成之。具住持之人格，服住持之服裝，合掌尖帽子，用破布補之；鞋子襪子、大褂子、袍子，皆有補破衲之。衣服益破，道德益高；戒律益清，人益恭敬。萬不能用白小褂褲、白襪子、紫白護領，衛生白緊身小褂，及衛生絨衣、骨牌扣，不但外衣無，而內身更不能用。住持及首領，不能喫香煙、紙煙、黃煙、水煙，大小葷腥，不但不容自喫，即上客堂之雲水諸師，客廳上之男女賓客，概禁絕之。若一賓用葷酒，他賓即倣尤，不但住持之行裝如是，常住內外，首眾諸人，事同一律，更無異色。

至於飯食菜蔬，只宜一飯一菜；唯丈室每晚乾飯湯菜一頓，乃舊有恆規；客庫二寮，午飯舊有小廚房兩樣菜外，其餘任何寮，任何人，不得私造小食，及私用蔴醬油；任是自給錢購買菜物，亦不准。既能准你，就能

准他故也。古有粒米同殮^{たふ}之芳規，迄未稍減。

住持及合院首領大眾，於衣裝、於飲食、於陳設，皆以樸素簡單為適宜，為寺規。後之來者，切宜倣焉。

第七、培德修福者——於此末世，五濁澆漓，舉世是造惡之具，盡人是造惡之因。除造作惡因，感受惡果外，其他別無寸進。要知遠惡世，度惡人，任佛出世，恐亦難受度也。

最易下手，最為妥當者，莫如在惡世中培福，在惡世中修德。惡世非世惡，乃人惡。人之惡，必先去惡心；正是心惡，又非人惡也。惡心動，則傷人；善心動，則救人。善惡之人則同，善惡之心則異。欲得去惡遷善，定須修福。當知：福為銷惡世之利器，福能改禍呈祥，福能化凶為吉，福能了眾生成諸佛，福能成諸佛度眾生。蓋世大罪，非福不能除；多生惡業，非福不能了。參禪學道，非福不能安身。了生脫死，非福不能實證。開叢林，建道場，無福不能興盛。

為頭首，當執事，無福不能善終始。培德者，德為大量之具，德為仁愛之樞，德為含容之府，德為化育之機。德之入手工夫者，非福不能修德。

，如世之非錢不能造屋是也。喻一歹人，欲取我財，想心思，設辦法，費周折，忙家具，方可取之得之。有德之人，見彼謀事不成，反為代他太息。或送他以珍財，或給他以巨富，免他費了大事，謀望未成之追悔。而有德之人，有如是之大量以寬之，博人而愛之，涵容以受之，慈育以待之。

此歹人之財終必窮，大德人之財終必富，因德育所致也。又如有人欺我、辱我、謗我、害我，有德之人，不聞之、不見之、不思之、不惱之。又如住持與首眾，師父與徒子，父母與子女，無德之上人，一惡再惡，一磨再磨，一辱再辱，至達到無一人可近之，無一人可信之，無一人可容之，無一人可讚之。有德之人，感世人心，動世人之信，親而敬者，人必從之；愛而畏者，人必近之；信而服者，人必尊之；讚而頌者，人必悅之。今我等培德之人，為苦海之慈航，為濁世之橋棟，為世界之明燈，為火坑之雨澤，為饑寒之富者，為病苦之醫王，為眾生之大樹；有如是之受用，何眾生不度？何惡世不善？何惡心不改？（◎太息——嘆息）

當知：福與德，為攝世度生之重大關鍵。每有人不願與惡世同居，不願與惡人同住；不是求生他方，就是遠離此土；思之，痛哭流涕，傷心長

嘆也！我在惡世界，又在惡人中；他造惡因，我修善報；他受刀鎗，我身無恙；我見惡世苦，我不離苦惡世；我見惡人苦，我不離苦惡人；是我度盡眾生心，是我度盡眾生願。

我在滅劫時，我不作惡因，終不感惡果；始不做惡人，終不受惡報。可以說因果，可以暢佛懷，可以拔眾苦，可以與眾樂。若人不修福培德者，無有是處也。

第八、無諸習漏者——住持以戒律為心，以規矩為身，以禪悅為樂，以悟入為人。

當知：自性本無淨穢，本無身心，本無處所，本無我人；至爾習氣之大，漏穢之深；迷之者，逐境尋塵；悟之者，全體大用；果有境智互融之才，行則端身挺正，居則樹威立雄，坐則禪思靜若，臥則初後吉祥。有人中，無人處，威儀寂靜；會人客，出眾時，身心端嚴；不得坐時蹺腳，不得行路跳跑，不得拍手大笑，不得痰吐遠飛，不得兩人閒戲，不得放逸失儀。

住持之位比人高，行為比人好，威儀比人正，悟入比人深，能有不現

醜態與人知之；不失威儀，與人見之；不稍放逸，與人遇之；不說穢言，與人聽之；住持之資格上矣！住持之聲望遠矣！住持之道德通矣！住持之信敬切矣！否則口便說空，行在有中，終日教人，終被人教；終日講規矩，終被人規矩。

何以大方來之禪者，未進高旻以前，信之如活佛，敬之若菩薩；一到高旻，見之不欲再見，聞之不願再聞；吐口水，生懊悔；錢用了多少，苦吃了好多，誰知一個大粗漢，真令人欲嘔。至爾學者，重善知識，誠心摯意，無美不備。而住持者一味莽蕩，瞋氣薰人，一舉一動，全無細行；一語一默，毫無威儀；香是怕坐的，開示是講不好的，面子是不能推拔的，大袖子是長擺的；見有真道行之學者，反斥之曰呆漢；見有假面具之劣輩，反讚之曰好人；不思築滿欲於心，致現妒瞋於面；啓人信敬，可得能乎？

為住持者，首先重規矩，終則行規矩；方可以規矩為人，以規矩為法，以規矩建叢林，以規矩範天下。若住持不守規矩，而人之規矩難守之；住持有習氣，而人之習氣難除之；住持有懶惰，而人之懶惰難免之；住持無道德，而人之道德無之。天下大眾，來參住持之禪，一切舉動行為，以

住持為轉移，以住持為模範，當知住持之責任大矣！住持之因果險矣！住持之行為非矣！住持之果報速矣！

悲乎！既當住持，必奮勇精神，於佛制戒律不缺，於叢林規矩無違，於大眾參學不悞，於自己因果無虧。

嗟夫！幾世能為住持，幾時再為住持？思之！愧之！效古聖賢之風規，亦今人所願為也！

最可險者，初當住持絲毫無缺，三年而後，百弊叢生，一天懈怠一天。要知懈怠的這一天，諸佛動念，神鬼生瞋；久之，心愈煩，事愈亂，顛倒事接踵而來，惡習慣隨之而至；由此不是錯大因果，即要出大橫事。何以？住持之道正，護法天龍鬼神輔之；住持之道偏，凶鬼惡神妖崇助之。大哉危乎！

第九、德威並濟者——有德與人，人必愛之；有威與人，人必畏之。愛則令眾久居，無捨離之心；畏則令眾效法，無越軌之弊。遇有首領，習慣未除清者，必用以愛語服之。再有清眾，規矩未及格者，必用以嚴詞制之。住持出言，盡成佛法，動止全是威儀，不得口出戲言，詞無稽考。每

有住持趁勢之雄，無理責人者，用手扭，兼用腳踢；打臉上，並施毒拳；似此非法行為，實遭天譴。又或順口罵人，王八蛋、下流鄙、狗兒的、混賬東西、乖乖攏懂，此等乃村夫愚婦之習慣流言，君子儒人，尚不以此類之，況堂堂皇皇之佛法中住持乎？

為住持者，見有犯苗稼人，必施以棒；見有違叢林事，必用以喝。當知棒下無情，喝聲有眼，輒思較量，河漢殊懸矣！又賞罰無私，取捨有證。有盡心常住之人，不辭勤勞，不畏世阻，於事適宜之執事，量事易難，必暗慰以心忠言，即施以愛語，令其一發心；再發心，培自己，興常住；或有捨力作事者，不顧性命，不計成敗；於事稍虧之行人，量人才幹，必指陳以事實，策勵以進行。萬不得不分事之難易，不別人之能否，就是一頓大言惡語，兼有瞋怒憤恨之詞，彼一聽之，身如水澆，心如冰冷，頭不能抬，臉紅面赤，手無處擺，閉口藏睛也。

要知：事未圓，而身苦是實，力不足而加倍操心。以威制人，而人必遠之；稍兼愛語，而事緩必圓。愛之與人，而人心自寬，寬則可容難事；威之與人，而人心自蔽，蔽則識塞知愚；再能愛以加威，人服而事備；威

以加愛，難極而易成。故有德之人，人見以敬至；有威之人，人見以畏生；德威俱適之人，於人大信，於事有成。

又喻一有德之人，一有威之人，一有威德之人，三人同居一處。某來親近之學者，見有單德之人，信而少敬，聞無多行，開示之詞，無深義味，難動耳鼓，難啓信心，久之無足輕重之；款待再久，則別生他棄也。單有威之人，學者生害怕想，生遠離想，生迴避想；至爾勸他請開示一次，尚不肯得，縱送供養於彼者，心不誠而出言無敬，不重信稍帶輕欺。唯有德有威之人，學者一言出口之非，即打已還跪，一事做之未就，即罵已加捶，任死不離於左右，任屈不記於片時；至爾自肯皈從，還令他人崇拜，不但今生實信，發願來世不離。據我冷眼看來，三人之形同不二，感人信敬全非，大有不思議力之謂歟！

第十、宏法無厭者——此法非他法，乃我等，要明了拖死屍的一法，「念佛是那個」的一法。此法該十界，統聖凡；至於一虛空，一微塵，皆不漏一點，攝盡無餘；世出世之法再大，無逾此也。

宏此大法人，首明大法旨，若旨趣不明，不能宏法，而反破法。當知

：拈一草，即無上大法；拾一磚，即無上大法；敲一鐘，即無上大法；打一板，即無上大法；燕語鶯歌，即無上大法；翠竹青松，亦無上大法。大法之大、大法之廣、大法之深、大法之妙，諸佛有眼見不到，菩薩有腳行不到，祖師有口說不到，善知識有心想不到，過去眾生已到，現在眾生已到，未來眾生亦到，飛禽走獸也到，昆蟲細蟻也到，村夫匹婦也到，屠兒寡婦也到，至於大江小港，寬河窄溝，處處可到，唯有我等無慚無愧的禪者，不動腳跟，不勞寸念，舉目就可承當。到反不能親到，哀哉痛心！此大法無名可表，無相可見，無理可評，無事可證；塞滿大地，榨破虛空，天地雖大，蓋不著；日月雖明，照不著；佛力雖廣，掀不動；業力雖深，搬不動。

今我高旻，要靜就靜，要動就動，試問來人，動靜者誰？若一人或半人，能會此意，一空一塵，即諸佛身；穿衣喫飯，即諸佛身；坐香行香，即諸佛身；大男小女，即諸佛身；或僧或俗，即諸佛身；牛馬豬羊，即諸佛身；魚蝦蟹鼈，即諸佛身；三世諸佛，即諸佛身；菩薩祖師，即諸佛身；過現未來眾生，亦諸佛身。試問：諸佛，有如是之身，必有生身之母；

生身之母者，「念佛是誰」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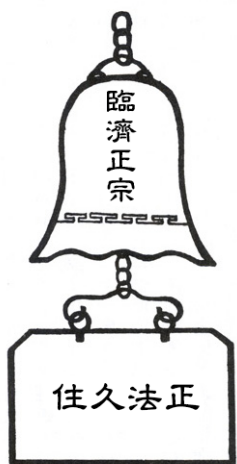
際此五濁惡世之人，盡是執迷忘返，唯有「念佛是誰」一法，最為妥當，最為當機。何以故？人人有心，人人有性，終日造惡，心未少一點；終日行善，心未多一點。任是轉四生，往六道，上天堂，下地獄，其業果雖昇沉縛脫，其心性尚未動著。若彌劫亂，消災尤，整法規，改途徑，皆名揚湯止沸，終不如苦參禪，起疑情，窮追究，細審研，塵垢盡，光明現，實為釜底抽薪。

哀懇世人，不學世法，不學佛法，只學要明各人，自心自性之大法，若一人明心，勸之一鄉明心，推之一國明心，又推之一世界明心；既小世界明心，推之一大千世界明心；廣而推之，十方世界之人，悉皆明心。

明心之道，無人我、無瞋愛、無畛域、無染淨、無善惡、無男女、無三途、無六道、無聖凡、無法界、無虛空、無大地、無取捨、無對待、無心知、無意識、無性見、無法見、無無，「無無」果能達到，此世界，此世人，不但西方極樂之樂，不為樂，直使諸佛菩薩，寂光四土之樂，尚難同此樂。

如此之樂，何樂而不為？此樂證明之，何有正法、像法、末法之濁劫？何有刀兵、水火、饑饉、瘟疫之凶災？何有互相殘殺、互相吞噉之痛苦？何有成住壞空、生老病死之悲觀？此世界之人，非諸佛眾生可比擬；此世界之界，非上下十方可稱量。

大哉此土！至哉斯人！盡世人能宏此法，能行此法，能悟此法，能了此法者，人人無「我」，則殺戮何居？各各明心，則生死何有？無「我」即無「眾生」，無「生死」即無「涅槃」；眾生與諸佛同體，涅槃與生死無殊。他界尚有二乘、天人之道，此方並無三乘、六道之名。誠轉惡世成佛世，化眾生成諸佛，全仗念佛是誰之力，期成也哉！



禪堂鐘板圖相
及四止四開
鐘板鉗椎時間
與數目規則

臨濟鐘板，五時四止四開，共三百八十六下

一時——早四板後，報鐘接夜巡板三下，接打「大方廣佛華嚴經」七下——押在巖字上，名押六打七，連前共十下。接打，從緩至急，煞十一下；頭一陣共二十一下。

二陣前七下，後十一下。三陣十八下後，煞報鐘二下，加一板一鐘，共四下，總共二十二下。從接夜巡板，至交大殿大鐘，共六十一下。

二板一鐘三下，三板一鐘四下，共七下，一止共六十八下。

揚板出堂，上早殿前，接二磬三下，後打「若人欲了知」五下，押在「了」字上，打在「知」字上，名押四打五，連前共八下。接打十一下，頭一陣從二板一鐘，至頭陣了，共二十六下。二陣十六下，三陣十六下，煞板三下，交報鐘三下，二十二下，一開共五十七下。一時——一止一開，鐘板共一百二十五下。

二時——早粥回堂，一板一鐘二下，二板一鐘三下，三板一鐘四下，二止共九下。

揚板過午堂，前三下後，押四打五，接打十一下，頭一陣十九下，二

陣十六下，三陣二十二下，二開共五十七下，從一板一鐘，至交火點，共六十六下。（◎三玄三要—臨濟義玄禪師接引學人的方法）

三時—午飯回堂，一板一鐘二下，二板一鐘三下，三板一鐘四下，三止共九下。（◎三玄三要—目的乃教人須會得言句中，權實照用之功能）

揚點心板，與午飯同，三開亦五十七下，三止三開，共六十六下。

四時—點心，上晚殿前裝香，維那拜佛，打報鐘三下後，押六打七，接打十一下，頭一陣報鐘，共二十一下。二陣十八下，三陣十八下，連煞三交三，共二十四下。從裝香三下，至交大殿鈴鼓，共六十三下。

五時—晚課下殿，掛一板一鐘二下，至起養息香後，掛二板一鐘三下，至止靜三板一鐘四下，四止共九下。

又晚四支香開大靜，揚板與點心揚板同，四開共六十六下。又每止三下鐘，每開六十板，又止靜共三十六下，開靜共三百五十下。

總結數，一時一百二十五下，二時六十六下，三時六十六下，四時六十三下，五時六十六下，五時四止四開，板共二百四十下，鐘共一百四十六下，總共三百八十六下。

每天鐘板共三百八十六響之玄要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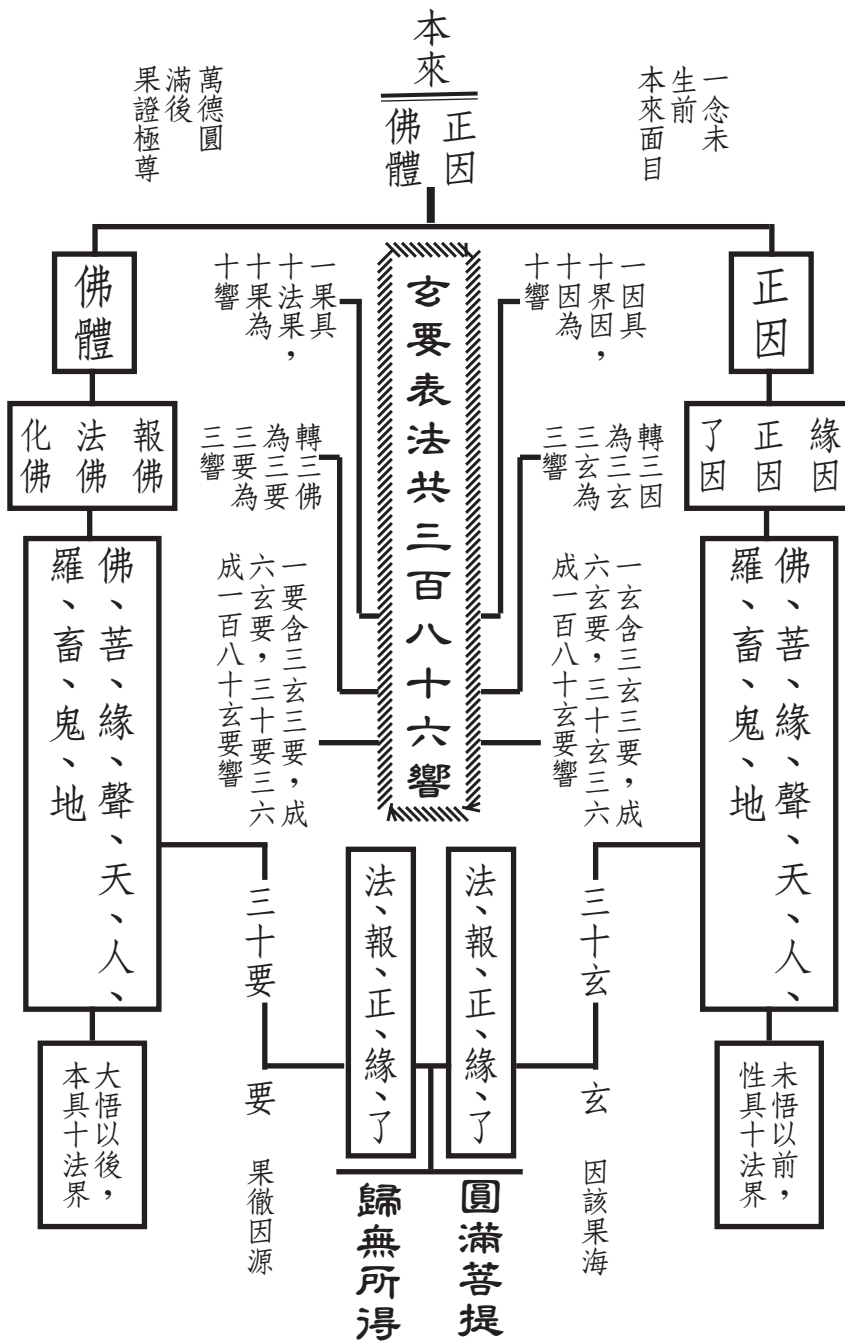
「本來」為正因，佛體以前之面目，故稱本來面目。論現即為向上一著，言行則稱末後牢關。從本以來，佛因為體，由一因徧該十法界；上至佛界，下至地獄界，各界有情無情，皆具正因，此十因為十響。

由一佛徧該十法界，上至佛界，下至地獄界，各界有情無情，本具佛體。此十佛為十響，共二十響。

復轉十因為三因，即正因、緣因、了因，三因成三玄；轉十佛為三佛，即法佛、報佛、化佛，三佛為三要。三玄三要，共成六響；連前共成二十六響。

復次，一玄具十玄，三玄成三十玄；一要具十要，三要成三十要；又三十玄，三十要，共成六十玄要。每一玄含三玄三要，成六玄要，十玄成六十玄要；三十玄，三六成一百八十玄要。每一要含三玄三要，成六玄要，十要成六十玄要；三十要，三六成一百八十玄要。

又前之玄要，共二十響，後之三玄三要六響，三十玄一百八十響，三十要一百八十響，二共三百六十響，前後總共三百八十六響。



萬德圓滿後
果證極尊

一念未生前
本來面目

鐘板三百八十六響之體相用三旨趣

玄要之「體」者——千佛莫睹，萬祖難知；無相無名，難描難畫。迷之者，處處皆生；悟之者，頭頭是佛。直使絕迷悟之源於心地，泯聖凡之見於當人；足可以識本來面目，透末後牢關，捉敗臨濟玄要，跳出最上關頭。

玄要之「相」者——借喻「鐘」即「玄」，「板」即「要」，「相」既顯於前，「名」則隨於後；名相既立，非言莫詮。是則迷之曰身心，悟之曰體用。又「板」即「身」，「鐘」即「心」；又「鐘」即「體」，「板」即「用」；每先板而後鐘，即攝「用」以歸「體」。從茲泯一真之法界，斷佛、祖之身心，坐脫十方，了無凡聖。至爾棄動而止靜，即返身而歸心，離見、離聞，置色聲於度外；忘人、忘我，空真妄於心中；一念萬年，非古今可隔；萬年一念，非時劫所居。首聞板響，逕謝身心。次聽鐘聲，直越本際。頓超之道如斯，宗門之事若是。

玄要之「用」者——即鐘板之聲響：一擊鐘聲，直聞法界之外；半聲板響，音傳佛、祖之先，一板傳來，鵲停噪，鳥歇翅，魔宮震動；一鐘才響，韋馱來，伽藍到^註天龍降臨；神即止其往還，鬼則藏其避處；萬籟銷聲

，一真頓顯。至此，覓一佛字不得，找一寸土難能，直將佛、祖眾生，虛空大地，拈來搓一圓子，丟向他方世界去。到此「玄」也不「要」，「要」也不「玄」，直待還我耳朵來，依舊三玄三要。

板響——虛空大地同響，鐘聲——有情無情同聲；故云燕語鶯歌，共唱無生之曲；風聲雨響，同吹大法之螺。如是鐘之玄，板之要，攬十界於聲中，收佛祖於響內。工夫得力時，放耳朵於眼角，打失圓通大士，頻聲獅吼時，換眼睛作真珠，還我臨濟鉗椎。玄中有要，世界即是諸佛；要中有玄，諸佛即成世界。拈一草可以有聲，敲一空，可以有響，斯為玄要之「用」畢也。（◎伽藍——一般指道場，此處指伽藍菩薩關公〔第711頁〕）

今之人見禪堂前掛一小鐘，橫一木板，敲必合法，響必遵章，不得稍有訛錯，否則將以嚴規制之，學者敢怒而不敢言，誠委屈大也。非矣！實不知鐘板為何物？又不知聲響作何用？厭之如土泥，輕之若礙物，能不欺佛欺祖，謗大法輪，將因沉墜耶？故我不慧，將見臨濟之門，鐘板之設，不但未明底蘊，恐對鐘板之疑，盡人難釋。故特將臨濟鐘板，四止四開之詳細事實，分別指陳，以免後之來者，致生疏懈。由是鐘板之處，即諸佛

道場，即選佛道場，即生佛道場，即成佛道場。

鐘板在，則佛法僧三寶俱在；否則佛日沉西，大地黑暗，杳無所自！哀懇有知者，發願護持道場，雲集道場，讚歎道場，保守道場，則臨濟之本懷暢矣！我之切願滿矣！

特為鐘板玄要，體、相、用各節，用龜身之毛，借玉兔之角，為玄要等安眉目。明知為蛇添足，免人遭謗之熱心太切，當願人謗我有之非，不願人謗鐘板之過。雖是夢人說夢，似比對鐘板鉗椎，不措一辭，不贊一句，而加以賤辱為佳。尚也！

題鐘板偈

金鐘木板叩晨昏 玄要而今那問津 擊破太虛成個事 好辜臨濟老婆心。

又偈

三玄三要古今傳 前三九與後三三 四料揀成三十六 聖凡難過此重關。

題玄要吟

數目多多算未清 兩輪日月照高林 平地一聲消息盡 今時還是舊時人。
十方佛祖難相委 半響清音足可憑 莫道三玄無意氣 豈知三要有他能。

千字偈 卷五（◎頭陀——抖擻：抖擻法塵。一般指修苦行者）

天 天道難如佛道真 良由身內覓知音 騎雲直到三清殿 跨鶴飛騰頃刻昇
地 地廣人稀意自清 何如一腳踏平沉 識得自心無寸土 綠楊芳草悟當人
玄 玄微盡是箇中人 何苦紛紛向外尋 動地一聲消息盡 磚石瓦礫契無生
黃 黃面瞿曇是我師 我師傳與大家知 覲體承當休謂早 全身拶入莫宜遲
宇 宇內茫茫火宅兒 焦頭爛額苦酸多 牛車轟轟迎歸去 得娑婆處且娑婆
宙 宙裏蒼蒼苦更多 森羅萬象漫消磨 翠竹黃花宣妙諦 喚甦人類出迷河
洪 洪濛未判兩儀間 混沌初分地與天 達道者流渾不顧 超然物外樂幽閑
荒 荒涼一片鮮耕耘 綠草紛紛引臥雲 踏得故鄉田地穩 智苗靈種茂方英
日 日中一食傲頭陀 莫把身心分外磨 一種平懷忘我爾 歸來同唱度人歌
月 月滿千江水滿天 空華影裡掛雲烟 寒潭碧落澄千古 識者當成佛祖先
盈 盈餘早已落凡知 一點塵遮竟自痴 愚智兩途脫落盡 直饒灼破未生時
辰 辰之謂是滿天星 朗朗尤雖勝月明 憶得我佛曾睹此 識者呵為第二塵
宿 宿命通明不是功 那知遊子未離窮 寶所歸來尤倦力 僅能安守舊家風

律	歲	成	餘	閏	藏	冬	收	秋	往	暑	來	寒	張	列
律身終未解玄微	歲月蹉跎道已深	成佛說法度迷津	餘生好自愛光陰	閏月成年算不殊	藏身無處好藏身	冬至嚴寒大冶開	收來放去體尋常	秋水南華草上霜	往古來今未隔心	暑日時長好用功	來迷來所去迷歸	寒巖冷坐截塵喧	張羅佛語度人天	列祖同明向上心
直入禪門苦力追	久之忘法又忘心	多少白衣信未分	失卻光陰勝失金	光明圓缺有乘除	夕陽影裏莫留痕	紅爐烈烈莫疑猜	惺寂雙遮性自香	光前裕後盡皆忘	一朵浮雲伴月明	亂如心火定如風	杳杳人生好自為	一任閑雲去復還	何忍迷流受苦煎	一挑重擔苦叮嚀
若問當前誰是我	百鳥叢雜聲外事	輕忽出家重增過	快向言前親薦取	天地尚須人掌握	踏破嶺頭空界月	直使銅頭鐵額漢	大地清清明若鏡	翻身透過娘生面	滿世劫塵難數數	滿面垢塵無意掃	趕把前程忙打算	無意奔馳疲汗馬	微細蛆虫皆我父	欲卸仔肩無覓處
首先絕我再忘誰	一輪明月照當人	那知佛法是僧成	一拳打倒老閻君	時來荒草自榮枯	清風流水是佳音	置身煅煉出良材	微風颯颯動衣裳	動腳常遊解脫鄉	人間幻景任紛紛	通身疑在白雲中	不勞移步轉身回	有心頓歇倦狂猿	焦思不敢夜長眠	倚門翹首望歸人

呂純陽是道門仙 一睹黃龍劍已蠲同 琴瑟瓢囊頻捨盡 單身躍入祖師關
調和道路坦然平 免落常坑及斷坑 奮勇直追全不顧 十字街頭撒手行
陽世瞿曇是覺皇 陰間地藏也稱王 工夫不落閻君手 那管人間短與長
雲烟蓋滿古家鄉 逝逃窮子喊爹娘 父少迄今兒已老 歸來兩淚雨滄江
騰飛未是大乘功 直任仙丹赴九重 一日壽筵忘飲醉 隻身帶淚入凡籠
致祥和氣首堯天 五風十雨惠民間 雍容整肅人稱善 大似無心道者閒
雨花臺上是雲光 說法當機感上蒼 天落寶華石尚在 名傳今古萬年香
露地白牛莫問他 你頭我尾角雙叉 一鞭打向荒田去 駭倒瀉同山老作家
結習難忘怎奈何 千賢萬聖費心多 不是當頭施棒喝 那能同唱太平歌
為人為法闡禪宗 嗔愛猶如古鐵封 爐鞴頓開千丈月 十方佛祖也消鎔
霜風肅肅是寒天 百草梢頭挂紫烟 萬籟頓消秋夜冷 一輪孤月照心禪
金身丈六聖中天 濁劫成佛豈偶然 費盡三祇無量苦 至今有淚未曾乾
生佛俱泯未為功 打破當前色與空 識得箇中無限意 千江有水盡流東
麗天杲日照寒空 風自西兮雲自東 好把繩頭牢穩住 莫隨流水任漂蓬
水中月影鏡中花 今古由來總被遮 雲滿長空塵滿鑑 到頭未識落誰家

李	珍	果	光	夜	稱	珠	闕	巨	號	劍	岡	崑	出	玉
李樹枝邊降老君	珍寶雖多未足奇	果該因海徹無邊	光明寂照慢承當	夜裏顛迷白日昏	稱揚三寶口騰香	珠稱寶貴數牟尼	闕閣重重是上方	巨海茫茫性海清	號具十名盡是佛	劍去多時不用舟	岡嶺長原路不平	崑崙難勝雪山峰	出生入死幾時休	玉石共是一山成
來因不識認家親	真奇久被垢雲迷	法法心心共一天	百非四句謹提防	黑雲蓋過又飛塵	舌吐紅蓮放紫光	細審來源未足奇	茅蘆草舍也分光	何分江渠與溝坑	微塵刹土悉皆如	何須苦苦向他求	任平終是未歸程	仙道何如佛道同	真妄從今午夜分	
儒釋道三儒道釋	不妨特地重拈出	遠睹疏雲青嶂 <small>光</small> 暗	六根動處雲難蓋	清風一拂連空掃	讚莫能窮佛事遠	直道人人皆盡有	一陣毗嵐風未動	歸來一滴曹溪水	瞬目揚眉亦若是	回頭自覺渾無事	快把高低忙鏟去	邪正俱蠲尤未了	金礦銷金石產玉	
那分前後與卑尊	一直鼻上一橫眉	近睹原是綠蘿烟	放去收來第二鄉	高懸古鏡照當人	收功極大道尤長	搜尋欲得莫離衣	灑飛殿閣露堂堂	灑向雲廚味自珍	低頭合掌莫差殊	得風流處且風流	胸襟不掛一微塵	一聲清磬一聲鐘	光天化日歷分明	

奈何一箇苦窮兒 東走西馳路更磋支 一口饑殮王膳後 擎天大柱首歸他
菜園松園地未分 將分畛域有疏親 生死岸頭多一障 何時得見種園人
重若須彌輕若絲 檀那血汗少人知 粒米文錢容易了 毫釐繫念悔尤遲
芥子投針事更難 人身一死去無還 直向宗門逃得去 無憂高枕玩青山
薑質生來辣性多 那求藥上與華陀 草木人心同一味 可憐不識奈如何
海闊天涯去復還 當人面目未相瞞 燕語聲聲談妙理 鶯歌句句顯真傳
鹹酸苦辣味繁多 了卻舌頭會也麼 禪味深耽心帶倦 意貪幽爽快如何
河傍最好是滹沱戶 鯨吞法界義尤多 臨濟一家稱大盛 滿堂兒女笑哈哈
淡雲籠月照寒窗 蒲團靜坐幾枝香 深入那伽從定起 一聲孤雁兩三行
鱗甲深居大海虫 觸翻摩羯顯威風 水晶山下揩摩後 一片汪洋帶血紅
潛身隱跡樂安閑 回首清溪又一天 金鳥不隨朝暮轉 玉兔常窺午夜間
羽服常披是道家 燒丹採藥煉三華 盡力難登三界外 五衰臨到又千差
翔飛直上九重天 未達當人性欲遷 昔日紫陽曾識破 至今不做大羅仙
龍吟虎嘯滿山巔 獨怕獅兒吼一言 百獸歸降成箇事 山清海宴樂堯天
師承謂是釋迦尊 持齋守戒好兒孫 撐門立戶能無咎 首向千人腳下行

推	棠	衣	服	乃	字	文	制	始	皇	人	官	鳥	帝	火
推倒虛空未是功	棠服中身謂下衣	衣裏明珠下苦尋	服玩終雖徹底清	乃能辦道必留心	字字分明不用參	文字深藏性地因	制型立法本非常	始終不逾志雖堅	皇王自比覺王高	人生杳杳竟難歸	官家也有信佛官	鳥棲遠樹夕陽歸	帝法森嚴四海欽	火坑謂是苦阿鼻
真功尤不落虛空	寸絲不掛尚尤迷	翻來覆去未離身	身心佛祖粉粧成	留心參究道方親	池塘綠水與青山	語言斷後義方明	直便行人道路長	達到無生尚說難	水土恩深怎報銷	時至閻王拍案回	親受靈山付囑還	岫嶺白雲去復回	一言天下似雷霆	竟日無間五事奇
大庾會下還拳老	身衣俱向當前了	不勞動步終能得	本來面目原無物	直待三更紅日現	東坡自見天皇后	不怪達摩親咐囑	一字能通該聖化	莫在口頭稱話便	衣食住行承覆載	賺得山僧窮拄杖	讚佛愛僧兼敬法	月映碧潭明若晝	德感萬民歸正化	一座鐵床千箇滿
猛威棒喝至今宏	脫體全歸本覺齊	一團黃土勝黃金	何須瑪瑙與金銀	不妨日午打三更	始覺從前被眼瞞	只緣墨跡未緣心	半言將解悟心王	好須仔細用心參	晨昏兩殿謝終朝	識透當陽我是誰	前程後地幾多寬	堂前古鏡幾成灰	恩沾九野樂昇平	萬人睡下也稀稀

位 位次紆回不易分 最高最下總宜人 兩頭坐斷中難住 再來吃棒始相親
讓 讓出塵勞又讓心 了無一物可當情 綠楊影許微風掃 紅藕花歸巨水吞
國 國土紛紛數不清 一沙一國更難分 從今撒手離歸處 大方獨步腳無塵
有 有佛之處未能居 無佛趕急過西湖 鐵猿笑落天邊月 木馬忙吞水內魚
虞 虞舜之心勝日明 眼睛珠內有重瞳 琴瑟五刑從此始 一笛吹醒古今人
陶 陶冶功勳大有成 空風煅煉火方生 地浮水上能容物 錦繡山河萬古春
唐 唐堯之道等天齊 眉分八彩聖人宜 天降牝羊稱盛世 鳳凰來慶作圍棊
弔 弔感傷懷意自殊 世情通塞有新枯 妍媸不向人間取 一念全消樂有餘
民 民生不識老家鄉 苦苦拋頭露面忙 若肯回頭睜眼看 金銀財寶滿千箱
伐 伐樹挑柴顯大機 頭頭物物也稱奇 石虎崖前將嘯月 杜鵑夏後慢忘啼
罪 罪障彌深不計秋 長空日月去雖留 一點魂魄浮漾漾 孤燈殘夜冷颼颼
周 周圍一轉虎狼多 烽烟四面緊包羅 欲急逃身無出路 一聲清磬快如何
發 發腳尋師為參禪 孤雲高臥枕石眠 白月無風光自靜 青松有雨響聲寒
殷 殷勤懈怠兩宜蠲 不問前三與後三 腦後一舉能會得 翻身已過祖師關
湯 湯火赴蹈行則易 改頭換面轉身難 細睹上林秋夜月 一聲孤雁一聲寒

戎	伏	臣	首	黎	育	愛	章	平	拱	垂	道	問	朝	坐
戎馬奔馳顯大功	伏虎降龍道未真	臣忠子順本天倫	首先持戒定方修	黎庶茫茫向外奔	育撫嬰孩要認真	愛惡人之兩毒蛇	章章不外自家珍	平沉大地悟非遙	拱手無為建大功	垂手經行入市廛	道本無行復再修	問答如流未是真	朝山不若訪明師	坐破蒲團不用工
到頭難免自他空	任他變化及飛騰	多少時人信未真	定久光生慧目流	了無何物可為憑	饑殮渴飲度衡平	深藏古洞漫無遮	字字分明顯本心	聖解凡情盡力拋	驚天動地勦魔宮	前途路遠莫深竄	長江有水水長流	南山風雨北山雲	明師一問偶如痴	何時及第悟心空
深染垢塵忘洒掃	佛說大經聾若啞	孔子孝經曾說盡	無漏三學成大業	三寸氣關無出進	毒藥醍醐明若掌	午夜紛紛頻作主	不落生佛方寸地	有意觀雲飛自散	寶劍橫空佛也斬	體本無痕微帶垢	一旦深源窮到底	一霽晴明清若洗	鋒矢相投函蓋合	直是一番齊著力
人間天上未相逢	呵是焦芽敗種人	春秋傳播至於今	千佛萬祖等同儔	一堆黃土蓋痴人	置身高處臥青雲	昇沉脫縛總由他	豈留空色復蒙塵	無心看月照臨高	直須無處覓行跡	一塵愧抱滿心慚	滿顏鶴髮喚白頭	不時又是暗加昏	多生大事了今時	桃花三月看飛紅

羌夷華夏地邊中 南北身分性本同 莫謂親疏分你我 悟來落日一團紅
遐方求道遠相征 芒屨漫步踏荒塵 投子岩前三往返 洞山九轉不留情
邇為不隔是身心 遠近從來豈易分 未了身心云表裡 真參中外何存
一塵不染未為功 寸絲不掛迴難同 問起山僧開口處 烏雲散後日當中
體用雙彰並不凡 只緣大事了無關 閑窺綠野鴉爭食 靜聽青林蟬急喧
率領清修大眾僧 端嚴整肅雁排形 往返課齋如魚貫 鳥飛空裡渺無痕
賓主由來料揀成 賓賓主主總當人 擬把窩巢掀欲盡 你能非主我非賓
歸來大哭二三場 何苦輪迴午夜忙 換面改頭無數次 可憐今日始還鄉
王三天下是銀輪 金銀銅鐵四王成 輪擁虛空傳正令 不動干戈自太平
鳴鳥時逢三月天 百聲喧吵野村烟 鐵面閻羅曾一喊 身心放下拾歸籃
鳳凰翔舞慶堯天 海宴河清處處安 一片青雲浮路上 萬歌笙管祝南山
在在生生不捨禪 捨禪依舊墮痴頑 最關重要心無事 水滿江河月滿天
樹木叢林映月軒 幽游忘理復忘詮 才聽遠鐘將息耳 歸來又看夕陽烟
白日青天好研心 不分晝夜見功深 莫謂善財成佛快 百城烟水且驚人
駒駿群中道一尊 二十七祖早言明 江西老馬叢林祖 一蹄踏殺古今人

食	場	化	被	草	木	賴	及	萬	方	蓋	此	身	髮	四
食罷中殮又晚殮	場面人人最喜歡	化人容易化心難	被 <small>之</small> 機之教不言多	草頭妙意露禪家	木人喜唱太平歌	賴此禪宗苦用功	及斯大法了人心	萬語千言說向君	方外經營比世艱	蓋聞祖意與佛同	此岸難如彼岸長	身居幻世等浮雲	髮落鬚除謂是僧	四緣俱足猛追心
長江無水水無船	有錢買馬又無鞍	人若無心海亦乾	一句分明竭愛河	青苔石上擬栽瓜	石馬雄雄渡大河	悟來法法理皆同	達摩西去道東行	好辜佛祖老婆心	長天竟日苦參禪	盡是冰心了未溶	大千一眾未曾量	聚則為身散則塵	一塵不染竟難能	廢寢忘殮苦認真
踏徧山河難一飽	借資出禮多豐富	萬物靜觀皆自得	三藏 <small>經</small> 皆法寶	山猴常捕江邊月	莫謂泥牛難入水	最妙宗門為上化	一指天龍無數悟	一回相見一回少	上報四恩遑未及	直待眾生將度盡	忙把文竿橫地數	誰識本來真面目	大戒三壇成故事	一旦烏雲消散後
終身空費草鞋錢	逼債無還只賣山	清溪一派水潺潺	佛言祖語是金科	海狗時窺岸上花	一蹄海底一山阿	賢愚利頓總相融	三迴痛棒始知音	盡是扶牆抹壁人	下拔三苦出熬煎	快騎木馬過江東	一途歡喜一悲傷	了無減少亦無增	可憐身後救無人	化日光騰耀古今

大事難休淚未乾 芒鞋踏破海連山 路逢險處求人指 一超直上後頭關
五蘊皆空苦厄除 何妨一念了無餘 三藏雖多難說到 千佛至此也成虛
常寂光輝徧剎塵 多少行人為躲跟 不是電光拂即去 生佛瓦塊共斯明
恭崇三寶有佛因 敬法當然先信僧 宏法成佛僧負責 如何得免竟忘註
惟時正是未臨秋 熾盛魔運見日愁 好把木叉當自謹註 律嚴任爾截吾頭
鞠躬之體勝低頭 瞬目揚眉函蓋收 腦後先捶三痛棒 綠楊風動影相酌
養育深恩不可忘 劬勞乳哺痛心腸 度此生親心未忍 決將九界作爺娘
豈可忘形隨世流 閻君一喊快回頭 鐵面無情真害怕 刀山劍樹血淋漓
敢說青年不白頭 黃泉路上動人愁 多少英雄身後事 豈免荒郊土一坵
毀譽本同火坑天 謗來讚去似陽烟 任是八風吹不動 涅槃生死等皆掀
傷心痛哭可憐生 大半輪迴苦海人 直使千佛常帶淚 不能度盡我心疼
女人極樂不容生 未了迷流欲斷魂 一個糞囊花粉裡 相牽佯作美佳身
慕道還如辦道難 大方知識豈容參 苦行五十年未了 一言道破未生前
貞操密行未真修 大似騎牛又覓牛 見道修行方是道 岸西行去水東流
潔淨持身末世箴 嚴規宏範出高人 脫塵竟志超生死 九祖從今免苦輪

彼	談	罔	忘	莫	能	得	改	必	過	知	良	才	效	男
彼此原同相自分	談玄論道鬼神聽	罔極深恩是法恩	忘法忘人未見心	莫道愚人不會參	能將生死貼眉尖	得道非難學道難	改頭換面幾無歸	必定成佛莫自欺	過雨青山綠似烟	知心能有幾人同	良知不若實無知	才能未是道人才	效力宗門有偉功	男耕女織苦桑麻
龜毛兔角趁豪能	一句能空萬劫塵	諸佛亦是此中生	只緣忘是鏡中痕	當知魯鈍是深禪	不問無緣及有緣	朝勤夕懈志無堅	戴角披毛向苦追	有疑不決信全離	螳螂身後有秋蟬	萬別千差各有宗	不是無知似木石	聰明僅得履官階	一超直入迴難同	唯求衣食別無他
一天雲散空還在	送供散花天利樂	粉骨碎身難報盡	痕境不存尤帶過	內外無知全不住	盡力拚超十界外	一曝十寒忙進退	今日偶登常覺地	覲體相逢無顧盼	仙露傾荷魚嚼點	籠月淡雲風掃去	十界聖凡同一眼	出格良謀非謂此	手能遮住摩醯眼	自身珍寶多饒富
到此方知錯用心	昭昭實據足堪憑	一堆血淚灑空塵	滿空明月覆烏雲	翻身直達上頭關	再來苦海駕慈船	何時透過祖師關	放聲大哭二三回	當空明月野雲低	群花蒙樹蝶爭鮮	大千何處不真空	一毫識得也遲遲	頓超清淨出塵埃	凡聖雙傾稱大雄	何苦桃林拾落花

短處難如長處多 閻羅殿上鑿無訛 油鍋將下青烟起 不分僧俗與公婆
靡仗青年緩用功 休與閻君打合同 鐵煉一聲魂不在 置身任墜瀾泥中註
恃依禪悅作歸程 如教而行步步真 踏破嶺頭雲內月 長江有水映青青
己躬下事要專心 打破當前未了人 帶水拖泥渾不顧 生佛路斷見功深
長劫昏迷逞性流 才離猴面又牛頭 展轉輪迴無限劫 何期佛祖可同儔
信實參禪是上乘 法門最上是宗門 一喚即回無擬議 承當直下本來人
使纏一共是雙十註 六根六境妄奔馳 大好堂堂真面目 剎那識得了多時
可憐甘做演若多註 認影迷頭豈奈何 執鏡照他他不識 反將境內認為他
覆載深恩滿世間 四恩之外報無邊 脚跟竟踏無塵地 鼻孔高撩有頂天
器界從來性不堅 空成壞住四時遷 八十小劫如將屆 毗嵐風刮第三禪
欲把身心向外拋 一拋乾淨也徒勞 法報化佛全體是 青松翠竹總難逃
難之一字鬼神愁 人若稍聞臉帶憂 打破此關稱好漢 不妨變馬復為牛
量徧虛空絕底邊 收來不足一毫端 舉空拋向他方去 壓倒生佛總不難
墨池即硯價非輕 及第三元蓋世人 錦繡文章成大塊 萬里江山一點成
悲愍何如不用功 千生萬劫苦無窮 鼻繩早落閻君手 要你西來不敢東

德	聖	作	念	克	賢	維	行	景	羊	羔	讚	詩	染	絲
德之一字最關心	聖解凡情毒最深	作犯止持淨戒身	念佛不若苦參禪	克苦窮參道更深	賢良二字世稱尊	維護叢林勝起家	行道先須捨自他	景仰禪規識重輕	羊腸大路坦然平	羔傍無米莫成糕	讚揚之道勝醫王	詩詞歌賦賽清波	染淨從來是兩頭	絲綿不作衲僧衣
克己容他大業成	最深失落好身心	戒能入定慧由生	一關參透萬重關	雙非空色義難明	莫若修身復究心	操持謹慎別無他	空花月影莫稍遮	人人有個定盤星	迢遙寂寞少歸人	謂是雛羊有孝章	極下聞之喜欲狂	八股文章映綠蘿	平懷不落聖凡儔	佛制何能有改期
欲得人人直信服	如何不肯超直去	生佛差別全憑此	身後身前皆極樂	禪關打破方無礙	了得目前無一事	識果知因明若鏡	悟來處處真如理	權衡直若無高下	不動腳跟行路盡	跪乳酌親知報本	久恨仇人聞稱嘆	一舉成名天下曉	閑觀野鶴沙灘遠	直任赤身能辦道
倏然捨此別無能	直去無勞動腳跟	萬聖千賢守戒成	他方此處總西天	鼻是直垂眉是橫	直饒千聖也歡欣	為人為法刻無暇	識得條條路是家	一頭稍墜落非因	頓超直上涅槃城	人能忘義不如羊	滿心歡喜解嗔腸	何如及第悟心科	游罷青堤又扁舟	豈將聖戒一時離

聽	習	堂	虛	聲	傳	谷	空	正	表	端	形	立	名	建
聽	習	堂	虛	聲	傳	谷	空	正	表	端	形	立	名	建
到他人說我非	習氣無人去得清	堂堂大道少人行	虛名浮利認為真	聲惡名頹好隱休	傳持大法選人材	谷口深藏野性牛	空有齊傾道莫蠲	正大光明下苦參	表裏通明謂是奇	端嚴整肅是禪家	形彩將蒙性地遷	立志嚴持淨戒根	名利場中有大人	建造伽藍及大鐘
我將性命與他追	任清亦去也同倫	莫謂修行是看經	欺騙終身及法身	貪嗔戀棧鬼神愁	向上關頭首打開	大多力挽不回頭	深工得力勿求玄	雙非凡聖莫心貪	具眼人前呵大迷	寂靜身心足可誇	一帶浩月被雲眠	戒神擁護好修行	可憐終日盡謀生	冥陽兩利道雙宏
到頭只有仇一段	好把禪工綿密用	經內說明修淨性	試看幾人能覷破	公忿耳聞尤未改	淨念律身無穢跡	青草揚揚身漸轉	大海業漚無底止	驀直追到無疑地	宗說並宏尤寶貴	感得諸佛同護念	戴角披毛終未懈	一脚踏翻持犯地	不知生後還歸死	上天富貴歡而壽
且留來世作冤規	直到親家莫罷程	不修淨性復何明	竟無一問我傷心	挺身不顧萬年羞	望高德重感都來	一繩拴上滿心愁	輕風暫息截流源	水盡山窮自轉彎	念佛持戒足稱宜	韋馱忙得坐無暇	四生往返不曾閑	千佛拍掌笑迎迎	到死方知錯用心	盡是佛門擁護功

是	陰	寸	寶	非	璧	尺	慶	善	緣	福	積	惡	因	禍
是非非是是非非	陰陽之理說多岐	寸金難買寸光陰	寶藏深藏性海珠	非心非物亦非佛	璧玉無瑕世更稀	尺高之寶未為珍	慶喜阿難宿有功	善星性惡向佛噴	緣覺聲聞是二乘	福智莊嚴法性身	積德存仁行未差	惡道三途我舊家	因緣悟道辟支佛	禍患無門唯自招
非是非非是非	日繞須彌為轉移	至今已過再無今	牟尼價值許差殊	不是烏龜定是魚	初更聞得曉雞啼	樂道忘懷是上乘	六通又恨足難通	生墮阿鼻大有因	上無佛祖下無人	脫珍著弊度諸生	修齊治過莫閑誇	推車臥凍吃痰渣	何如急早把心拋	
頓了百非絕四句	輪到北洲陰自顯	桃花只准三月放	莫謂世人不易見	好把目前除淨盡	白雲飛向深淵裏	玉兔角生明月內	天上龍宮雖未去	難道生前無厚植	焦芽也是同時種	八句滅度難留世	一言興喪關隆替	比丘曾報金鵬鳥	將心安放無身地	
當陽無去復何歸	南來黑暗太陽推	無情也怕悞前程	磚石瓦塊也曾如	拈來黃土喚師姑	黃犬聲高吠落梅	金鳥翅在日中存	佛言字字記心中	只緣逆罪落烟城	敗種何堪轉上輪	五時大教至今存	何如煨芋野僧家	福感神龍果自差	閻羅雖惡也徒勞	

競 競爭之道是今時 多少迷人總未知 了得世情如夢幻 被他籠罩幾多時
資 資養生身及法身 唯除禪悅別無能 牧童吹罷純牛笛 一派清溪落草林
父 父母深恩報不清 粉身碎骨似微塵 一句發明身後事 始知大地盡雙親
事 事理圓融見不凡 祇緣未過面前關 覲體相逢休錯認 非泥即土已言穿
君 君子為人不計身 單瓢陋巷樂幽情 食無求飽居何問 識者恭惟是聖人
曰 曰參曰悟口頭功 莫若窮追心路通 鞭起鐵牛穿海過 彈傷野鳥躲江東
嚴 嚴守清規莫犯儀 萬人腳下未嫌低 百折不回成大志 千峰頂上作瞻依
與 與他一個惡鉗椎 黑地昏天少處歸 萬古賊窠今打破 哈哈大笑兩三回
敬 敬愛僧伽是智人 當知佛法仗他生 福田最貴唯三寶 捨此奄奄轉苦輪
孝 孝名為戒少人行 眾生是我嫡雙親 禮拜磕頭違未及 可憐忤逆到於今
當 當頭痛棒泯多知 一撥將同也未遲 莫謂宗門垂辣手 超直趕近等閑施
竭 竭盡凡情與聖情 門前藤又別生根 莫怪種苗栽土錯 好將大地掘平沉
力 力挽頽風有大功 捨身救世莫稍鬆 惟願大家齊著力 緊將佛法勸人宏
忠 忠心耿耿是良心 良心尚有一邊傾 莫若無心為正道 大千何處不稱尊
則 則規評理重尤輕 大規小則慢須行 一旦倏然忘進退 範圍越後住難存

如	馨	斯	蘭	似	清	溫	興	夙	薄	履	深	臨	命	盡
如來出世有因緣	馨香一炷禱龍天	斯是高旻妙樹僧	蘭草生來性自香	似乎未悟逞英雄	清淨無為正好修	溫和處世少人欺	興衰毀譽嶺頭雲	夙植深培般若因	薄地凡夫好用工	履真踐實戒為身	深藏惡習怕人知	臨終別有一重關	命斷須臾呼吸間	盡地皆僧一眼睛
眾生難度滿心慚	保我生生在世間	豬頭狗面曷為人	百花芳艷獨稱良	妄言證聖罪難容	莫等霜來草帶愁	忍耐尤宜念念隨	稱譏苦樂鏡中痕	宗門大器悟由聞	莫貪孤靜厭囂哄	大膽前行不怕人	斂污納穢只嫌遲	清安透過恐為難	任何人類總身眠	西江有水少人吞
百歲滅時尤未盡	獨倡宗門微笑旨	寄語世間能識者	撞著宗下無鼻漢	大妄語成將下墮	煮芋少柴連手遞	嗔愛心邊勤研討	任是八風吹不動	蹴踏 _友 奔馳龍象眾	菩薩直向誼譁取	十界性差緣戒別	九賊一犯難遮面	手亂腳忙身不定	既然落得閻君手	若人敲破虛空鼓
可憐少住二十年	南山起火北山烟	相逢好在獸胎尋	根塵識界總消忘	阿鼻地上火飛紅	燒茶無火吻石流	中天紅日黑雲低	閻羅殿上少留名	擒頭戴角甚驚人	自他俱利道方宏	嚴持即佛好兒孫	改衣換服覓棲枝	氣絕獨怕上刀山	任爾燒來任爾煎	敲者何人可認清

松 松柏長青世愛他 誰知鶴髮白如麻 本有真常全不問 以虛為實喜空華
之 之乎也者莫輕觀 渡河無筏過來難 上文不得他傳遞 下筆文章義少圓
盛 盛世唐虞蓋古今 只爭愛國與親民 最後關頭能打破 佛心悟在帝王君
川 川水常流念亦同 午夜紛紛未見終 假使參禪能若此 翻身正是主人公
流 流之一字有高低 當人念內自分岐 逆水行舟難著力 順風道下再加推
不 不是一番寒徹骨 梅花何得撲鼻香 直饒熱得人流汗 荷池蓮蕊也芬芳
息 息念忘形或止觀 宗門提起話頭參 得力工夫無進退 身心動靜不相瞞
淵 淵深似海底何居 上下無窮空也虛 不信且觀心上地 偶緣邊際尚差殊
澄 澄清性海是生前 渾濁心源共一天 知外生知雖會到 見中立見早成偏
取 取捨關_其鍵責任多 不分豈奈聖凡何 善則取之惡則捨 了無善惡恐誦訛
映 映月池塘好映心 將心如月映難明 莫若無心無月映 池塘任在等空存
容 容納虛空世謂奇 轉身未透落痴迷 打破太虛還未了 安身識得與佛齊
止 止作原分犯與持 尸羅妙體少人知 忽破波羅夷大戒 無間受苦幾多時
若 若是真疑悟准開 至開大悟莫疑猜 飯吃飽時欲睡覺 烏雲陡起雨當來
思 思維研審是禪工 不與他門說異同 一法頓超千萬億 知恩報本快宏宗

所	業	榮	令	宜	終	慎	美	誠	初	篤	定	安	辭	言
所以難明要苦參	業障元明本已迷	榮華未是久長存	令我寒心未足奇	宜早離塵割愛纏	終日忙忙未肯休	慎重為人戒最尊	美玉黃金為世爭	誠意正心身好修	初入宗門信既真	篤實真誠舉世尊	定動只須一念收	安閒避世樂忘憂	辭義精通未是功	言辭宜少道宣專
雙融境智理皆圓	任輪六道性常隨	世人病想萬年春	願同塵世共相依	莫推明日與來年	青春年後又白頭	人能無戒鬼神輕	爭來費盡許多心	家齊國治太平圖	三年而後懈將生	換來辦道易修成	收來一念作何留	野鳥尋糧也帶愁	舉念先須向外緣	
白藕紅花荷葉綠	淺知不識誰為主	心中本有真豪貴	九界雙親難度了	急把前途忙看破	可憐碌碌無歸者	縱能飲得人間水	有限光陰無限意	先從知止終能得	只緣未具參學眼	唯怕外真難內實	風自雲兮陰自雨	莫謂真空容易得	心口動時為話柄	
滿池魚水喜團團	悟後當知主也離	硬捨埋頭向外尋	我唯世世緊跟隨	火坑跳出享清閑	嘆煞貧僧兩淚流	五千大鬼緊隨跟	死時眼看與他人	得後其中別有由	寶山空手轉歸程	終身欺己復欺人	滿江黃水向低流	頭頭盡在有當中	幾時得入再來難	

基深牆穩屋常存 大似栽培做箇人 心正身端行處實 好成龜鏡範當今
籍貫人云某縣鄉 誰知貴府在心藏 一念善時天住久 惡時一念住牛房
甚為不善是淫心 愛情相反便生嗔 嗔愛無關心上事 常伸兩腳臥天明
無明打破是常明 要知明是暗之因 打失娘生誰見得 了無空色是真心
竟敢偷閑空過時 有暇剪爪古人叱 一念不存如死漢 全身拶入悟何遲
學佛學祖首學參 萬別千差即此關 追到毗盧無住處 安閒到此莫心歡
優劣從來是鬥因 你強我弱禍由生 果能不顧娘生面 事無高下理皆平
登山涉水訪先知 得箇明師破我痴 一日忽聞鴉鳥喚 頂門豁破足稱師
仕宦場中正好修 大仁大義大恩仇 諫得一言能赦萬 勝修七級好浮屠
攝心一處遠鄉塵 萬籟無聲下苦參 既上高山須到頂 能知有水定尋源
職事為人為法心 捨身不顧護叢林 莫謂首頭不受屈 好將臨濟作模型
從來萬事本清閑 惟人自鬧不相安 果能一念無他事 大地山河也會參
政治較為佛治良 法度森嚴誰敢當 平地一聲雷入耳 霎時正法命消亡
存亡得失轉悲歡 盡世人人那個瞞 得意氣時閑自若 不時失去再來難
以此禪宗作導師 墮坑落塹有人持 探竿影草前途事 直指當人莫教遲

上	卑	尊	別	禮	賤	貴	殊	樂	詠	益	而	去	棠	甘
上請佛慈下度生	卑劣優便世可分	尊崇佛教貴真行	別離惡世是高人	禮節缺圓愚智分	賤物還從貴處來	貴賤無分道自寬	殊深之理妙難言	樂之一字盡人歡	詠賦吟詞義更幽	益魔益考益精強	而轉文辭義更深	去去來來地上天	棠棣之華首愛親	甘苦同嘗免厚肖
以身作則苦同塵	我佛一視盡同仁	舉眼常觀竟少人	愛鎖情枷怎脫身	人能無理蠢同情	若尋貴處在生前	前三即是後三三	不是知音不與談	不樂之時苦自然	全盤詩料喜心頭	謂是金中利快剛	無而不得有孫生	三途往返又人間	昆仲何曾間刻分	親疏彼此誓全拋
莫恨眾生難度了	曾憶乞兒成四果	真講參學真敷衍	咬定牙關尋出路	頓首鞠躬全敬節	所產從來皆劣貨	破衲層層尤寶愛	任是我佛難話到	能悟悲歡從境有	雖曰古詩三百首	最大波旬聞膽喪	大塊文章通始末	一朝得見生前面	同氣連枝人所尚	一視同仁無你我
永從六道伴追行	龍魚聞法也心明	看來心地幾時明	一刀兩斷遠紅塵	迎來送去禮先行	賣他不置一文錢	饑時無飯苦心參	一音道破古佛先	快忘心識境無攀	一言以蔽鬼神愁	誰知各各滿心藏	以而不用意難明	無始窠窠徹底掀	何如大地盡同根	頓超劫外樂陶陶

儀	母	奉	入	訓	傳	受	外	隨	婦	唱	夫	睦	下	和
儀現嚴範總十方	母之一字義尤深	奉勸行人立志堅	入道先須下苦修	訓誨嘉言聽莫忘	傳教忠言是好師	受來聖戒謹持清	外道波旬也是心	隨喜發心念更堅	婦女從來欲性多	唱道之人是教師	夫妻真好共殮齋	睦睦雍和意氣寬	下下為人上上心	和平處世盡人歡
生佛草木盡歸降	千佛萬祖是他生	莫迷經懺莫貪閑	崎嶇跋涉訪高流	好須記取教兒郎	婆心苦口作先知	毗尼律藏儘搜尋	為何不與我佛親	從來入道有因緣	愛河滾滾苦蹉跎	刮心取出與人知	一味清蔬願永偕	飽藏仁厚志深淵	心無高下性何分	見到橫財不肯貪
律條只許成佛果	生佛之母原禪定	檀那粒米如山重	一句未明身已懈	自古聖賢從此去	任從讀盡儒書史	欲做如來親愛子	只恨少行佛正道	鐵鞋踏破天邊月	立志頗生清淨土	大地蒼生能會得	你勸我修我勸你	謹慎言行無越範	識得自他原一體	安分守貧隨意過
豈能違犯作牛王	生母之人覲面承	還時變馬口無言	將來何以作堂頭	名揚身後永馨香	那如親面囑堅持	捨頭不顧戒為身	囑諸四部莫同倫	歸來計算不如前	莫萌一念喜娑婆	捨身供養根尤遲	子孫定得履官階	世何珍寶比來難	長江魚水任波騰	人無苛取國無難

連	氣	同	弟	兄	懷	孔	兒	比	子	猶	叔	伯	姑	諸
連年苦訪大明師	氣得老僧飯少吞	同門盡是道中人	弟子之禮敬師稱	兄友弟恭大義昭	懷中拈出五分香	孔老兩門教最精	兒女成群世甚歡	比譬安排未是功	子老鬚白父少年	猶若須彌不肯修	叔齊忍餓吃芒針	伯夷餓死首陽山	姑娘一句動人心	諸佛滅度復人間
得見明師只恨遲	為何不肯守規箴	好把清規謹共行	並不長為座下人	聖人之道未全拋	奉獻牟尼老法王	高陞成道上青雲	那知討債與還錢	恰如摸象理稍同	世人聞得笑生顛	千年萬載做石頭	饑到深林命併傾	弟恭兄友古今傳	眾生未盡去重來	
函蓋難投當自愧	世人偶見無僧貌	戒律情嚴神鬼敬	擔水挑泥成大器	不但家齊及國治	再請我佛來住世	生死涅槃名尚隱	五報循環終未了	死心塌地真參去	娘生肉臉皮猶皺	大好堂堂真面目	為國亡軀天下有	互遜讓推王國位	肉眼凡夫難見得	
誰人肯認自多痴	退了多方好信心	威儀無缺感人欽	三年而後又師生	太平天下樂昇高	人間天上共爭光	輪迴因果各差分	三途六道累多年	三千里外可相逢	未生面目尚新鮮	不明急得木人愁	捨身讓國世無人	匹夫聞到也心酸	只緣度了暢初懷	

枝棲野鳥夕陽歸 疎磬才聞夢已回 白月滿窗疑是亮 紅霞初放作燈吹
交拳破口犯叢林 行人性惡道何存 業識一翻難作主 可憐又是少歸人
友好知音貴正修 莫圖漂海過山頭 互相流涕加大愧 擊頭痛責道中求
投生人類最稱奇 萬劫難逢識者稀 大海撈針難易得 須彌穿線猛風催
分明說破本來人 未了終須向外尋 日出東方西已照 南方下雨北方雲
切莫依前錯用心 三華聚頂出陽神 大都盡在身心取 駭倒前朝李老君
磨煉身心建大功 千般委屈總能容 百折不搖嗔恚念 萬人頭上逞英雄
箴規圍範好驚人 雨後無雲便說晴 萬朵星珠光照暗 一輪皓月滿天明
規模正大莫愁人 事可無人法更尊 大法無關人多寡 一人悟道勝多人
仁義誠為道德根 春花雨過茂方英 渴望雲霓紅日隱 清風明月露丹心
慈心救世惹多非 訕謗無端忍幾回 用盡好心終被怨 度人一事苦傷悲
隱居陋室避煩囂 粥飯梭巡過一朝 慢等閻羅傳票到 歷生大債償難逃
惻愍無辜濟世心 盡人俱有世皆平 惡念動時天地動 善心將發善人生
造罪還如造道能 貪嗔取捨現成成 任結凍冰高似嶺 慧光照處滴無存
次第修明是止觀 三觀四諦進稍難 何若宗門超頓去 了無階漸亦無關

心	逸	情	靜	性	虧	匪	沛	顛	退	廉	義	節	離	弗
心之力量最宏寬	逸居世外隔天淵	情愛何如慈愛清	靜久歡欣動久非	性情暴躁撞倒人	虧心虧理復虧人	匪為世事看難空	沛澍 <small>水</small> 甘霖潤世間	顛倒昏迷正念傾	退後須知是向前	廉恥為人大賢	義大昭天世所尊	節省浮華戒易清	離境離心道未精	弗論如何禪要參
大地虛空不足含	同首茫茫度晚年	等同一愛有攸分	實是禪人道念虧	反怪他人不讓行	凶惡無知舉念橫	任看空時少慎終	滂沱雨大值低淹	只緣宿世植非因	誰明前後水同源	少知進退莫深攀	古人道德此尤生	少爭人我莫歡新	至離空外儼同塵	任他身外苦多般
任是滿空塵世界	閒坐靜香香已過	情念橫生尤自墮	此處難居他處好	遇事野蠻喉嚨大	國法人情天理滅	六界家庭難捨盡	莫謂菩薩不易做	魔字一言休面講	寄語諸方達道者	識其善者從而樂	任是黃金橫路上	一味孤貧真道貌	直使內心真厭倦	
到來那夠一毫端	偶聞野鳥噪荒園	慈心動處利多人	到他處又有心回	終無一事合條程	轉身可怕落沉淪	往還徒似日來東	命薄何苦怨皇天	彼聞即換惡波旬	了無一步踏人間	否則謙為遜使然	視之不見見無心	終身不改世人欽	快將自己捉生還	
												白雲飛去又烏雲		

動	神	疲	守	真	志	滿	逐	物	意	移	堅	持	雅	操
動靜閑忙道未闕	神通最大首如來	疲厭參禪轉念佛	守持要緊是威儀	真心一字兩分歧	志向超群迴世流	滿願之時世界空	逐物迷塵已至今	物我同根意未周	意義幽深是祖關	移星轉斗道家工	堅牢最固後頭關	持戒先將習氣除	雅屬清高閑灑君	操持人格要留心
直迫得力莫他攀	尚須說法度人天	到頭功行一毫無	人前背後莫稍移	常住真心覺不迷	閑雲野鶴漫為儔	十方法界隱江東	從來苦海任昇沉	要知不出境心囚	舌頭竟挂樹枝懸	北斗南觀義少同	佛祖聞之也說難	戒根戒體保無虞	文章錦繡蓋今人	佛規祖制作金針
笑他假用禪工者	每譏悟後無通者	禪關打破今生悟	惡習穢污從此息	未悟此心為正念	天上無雲龍正睡	試問我將何處去	一拳打破娘生面	豁開頂上摩醯眼	一棒打開無覓處	吃棒青天歸何處	識得當人吃棒處	喜笑觸摩兼話久	袖手風清常自若	舊派新僧空自怨
熟人將到眼先翻	未了當今後與先	佛到來生九品居	管教他日與佛齊	悟來尤貴妄真離	山中有虎犬回頭	未生前畔暫安居	順著彼岸再登程	掣撒虛空死骨頭	塵沙大藏稱心談	星辰日月嘆長空	好同百草對談玄	報因直下廁中居	儒門釋道也同情	有何功課見閻君

面	邨	背	京	二	西	東	夏	華	邑	都	縻	自	爵	好
面情肖厚世炎涼	邨 ^吳 地人之 ^工 尠喜區 ^註 喜怒頻蠲處處如	背塵合覺了無歸	京都謂是帝王家	二諦將融再用工	西方極樂勝娑婆	東土西天傳祖燈	夏至安居範古箴	華嚴梵網頓超經	邑縣高人信佛難	都是埋頭苦幹人	縻纏籠罩萬難逃	自從那日苦來今	爵位何如清慎勤	好之一字世人歡
只有悲心石敢當	只在綠楊能繫馬	只苦今時這一回	萬民垂首謝恩華	三觀三德證圓通	未了迷人取捨多	謂尊北秀印南能	蚊蟲蚤虱免傷生	盡是菩薩修往因	那知三寶是屏藩	大分六路作歸程	急把身心猛力拋	誰知步步踏迷塵	稍閑一字慢高陞	工夫不到醜難瞞
無義少緣咸普敬	大家在綠楊能繫馬	好勸同人休自棄	欲得群黎真富貴	法界一真超未去	大片虛空拋置去	五葉一花開似錦	比丘忽踏簷青草	補處一生來作佛	五戒能持刑自少	果能一刻抬頭望	悟到秋時凋葉早	過現未來毫未隔	富貴功名流若水	苦煉琢磨兼耐久
捨身度盡稱心腸	家家有屋好安居	大家努力用心追	三皈佛種急施他	毗盧頂上道難宏	那知我也是彌陀	心心相繼到於今	吉羅墮罪犯尤存	我曾未脫母豬身	廣推全國作金丹	鳥自高兮魚自沉	桃花春去戀枝梢	只緣覓個掃心心	賺來破衲野山僧	嶺梅香至動風傳

洛陽橋下水東流 尋來甘肅嶺溪收 源遠流長難一致 何如海壑併同游
浮世非堅莫久居 快扶兒女出凡區 借問前途何處是 掉頭回在古家居
渭水河邊訪子牙 文王心事亂如麻 為國求賢成大業 山河至是錦添花
據我批評要究心 遠遊何故昧歸程 急得我佛雙腳跳 哭聲血淚染衣襟
涇水流來甘陝間 直奔東下洛陽前 成謝禹王恩未盡 不然洪水浪濤天
宮娥彩女是皇家 蓋世優榮無盡誇 撒手夕陽紅日下 滿天哀雨潤心華
殿閣微涼會也麼 七支椽下把心抹 柏子庭前如領會 好來吃棒助滹沱
盤桓幻世幾十年 不知那日搭歸船 帶水拖泥無善舉 灰頭土面伴荒山
鬱悶終朝惹鬼愁 有何難事在心頭 事關最大唯生死 當憂之處反無憂
樓臺殿閣數西方 謂是彌陀老故鄉 說法四十多劫後 輪到觀音坐道場
觀音成佛極樂邦 更加極樂勝西方 國土人民加倍好 輪流勢至又稱王
飛鳥浮雲跡渺冥 誰知空裏有通津 關衢大道頻遮斷 任爾都難找處騰
驚心害怕老閻君 鐵面無私駭落魂 陽世所為慈善少 兒孫雖好救難能
圖真描好作依憑 再過三年又改形 何不急尋真面目 無增無減話長生
寫字讀書要用心 官紳多出僻鄉村 天下各家能識字 工商貿易免求人

禽	獸	畫	綵	仙	靈	丙	舍	傍	啓	甲	帳	對	楹	肆
禽中最巧是迦陵	獸走人間有大因	畫盡人間水共山	綵衣最美是袈裟	仙家若不喜雲遊	靈明不昧認為真	丙丁童子道幽玄	舍宅幽間各不同	傍門外道世偏多	啓發愚蒙大教難	甲冑森嚴護法尊	帳幔常撩免睡昏	對面不知對面人	楹柱高呈少露燈	肆大叅途任爾居
頻伽共命播佛音	我佛往世托蟆身	豈知難寫是心源	龍掛一縷命可誇	棄身離念行同途	大似光天見黑人	絕形隱響出來難	華堂茅屋洞棲居	敬勸官方莫用呵	初機應用淺書觀	降魔杵在手常存	全憑努力振精神	參禪由此見功深	燈籠露柱意何存	好憑一念做工夫
惡道之命真未在	灘蟻將蟆圍吃死	識得箇中提筆是	大鵬鳥受如來囑	莫謂道門無意氣	能放下時急擯去	霹靂一聲全體露	善惡兩因分妍醜	吃素念經真去惡	勸世善文宜普散	樓至成佛賢劫後	釋迦無懈成佛早	大事未明急得跳	大轉身回難會得	快了身心三惡了
彌陀變化作分身	捨身故蟻命都存	稍加擬議過前川	海眾紛紛謝釋迦	可扶中下到高流	前途再用苦心行	假如紅日照青天	人無好事報多殊	足為善本利多多	遠塵脱俗作針南	韋馱數滿一千尊	彌勒因循佛後成	有何閒隙理熱情	了無迷悟可當承	毫厘差別苦多殊

筵席百味供三尊^註誠心求禱世安寧
唯願人民常樂利
護持三寶福由生
設建人間辦道場
樹興蘭若利多方
聞法見佛生善信
忙忙苦海上慈航
席上珍饈饌貴賓
誰知賓是主人生
賓主互推離正位
滿盆大菜少沾唇
鼓鈸笙篳最上音
好從音內覓知心
若是大鑼喧擾後
划船唱戲可同情
瑟音清細若風聲
五十絃半古今分
費盡舜皇心一片
只緣國樂慶昇平
吹消紙燭老龍潭
德山狂作始心安
一棒打來空粉碎
擒龍捉虎播家山
笙是十三竹短長
每枝竹內一根篁
乾闥婆吹天地動
帝釋心歡赴樂場
陞高降下事非常
禍福原歸心上忙
一念善心天造殿
惡心將動獄開張
階簷久坐露生涼
深更疑覺是禪床
一陣洪鐘驚夢醒
滿天紅日照樓廊
納受人間幻化身
一肩肉擔實非輕
未知那日能交卸
啣^口來好送狗獾吞
陞前不遠是皇階
聖殿金鸞迴世間
讀得書深來陞下
高官爵祿滿堂前
弁^之士將陞是武官^註汗馬功勞得上歡
若再信佛修善行
國家帥將有時攀
轉凡成聖事非難
只貴行人一念轉
鐵杵磨針能補衲
窮追路盡改身還
疑團未破不離參
莫貪佛祖莫嫌難
直待因緣時節至
瓜熟蒂落豈相瞞
星夜奔馳為道忙
忘殮廢寢使心降
秋至清風白月冷
更回又是一身霜

群	聚	亦	典	墳	集	既	明	承	達	左	內	廣	通	右
群迷終日苦忙忙	聚會十方賢聖僧	亦是迷頭認影人	典章語錄作龜繩	墳間打坐是頭陀	集眾修彈植大因	既然如此苦難居	明心見性事非奇	承紹先宗續祖燈	達道先須識路途	左右逢源中是誰	內外屏除莫顧心	廣大悲心是救星	通明佛法作冤家	右脇降生是法王
收回麥菜又栽秧	同爐大冶煉精金	前途黑暗路無程	迷人不識認為真	十二章中第九科	靜香全是細規成	身心浮燥意何如	三殮粥飯一床蓆	未明不可妄傳心	或參或念或觀頭	如斯見處未加捶	要知心是苦之根	仰求眾德快同情	多為雜毒是文華	三祇劫外我同鄉
士庶工商兼技藝	爛鐵破銅頻拷去	一再屎時一腳刺	指月不分尤帶過	瓶鉢三衣十八種	重大良模如懈怠	置身天地難覆載	試問我今何面目	錯證一言將下墜	行實知真成正見	惡棒當頭吃一頓	打得身心能粉碎	杖在因中急救出	語路斷時心路斷	他已成佛寂滅後
關心末後甚悲傷	皮膚脫落器方成	墮空落塹救難能	得指忘月更無根	堪學佛祖實無訛	諸佛流淚濕衣襟	妄心將動路差殊	東方百出又臨西	轉身墮在野狐身	至開小悟是高流	始知無所復無歸	疑團破後話知音	苦輪果上度難能	宏揚宗教豈非他	我還未脫臭皮囊

英 雄 學 道 是 真 雄 自 與 人 間 迥 不 同 蓋 世 無 雙 高 獨 上 一 超 直 去 入 佛 宗
杜 口 無 言 是 達 摩 西 歸 隻 履 印 心 多 神 光 斷 手 求 何 法 安 心 竟 後 又 如 何
槁 木 枯 枝 發 艷 難 誰 知 根 茂 向 高 穿 掘 樹 拔 根 尤 未 善 好 將 大 地 一 時 翻
鍾 愛 熟 情 出 世 難 任 從 學 道 兩 途 攀 斬 金 截 鐵 塵 飛 去 野 鳥 無 糧 天 地 寬
隸 體 多 倣 上 古 文 草 正 隸 篆 迄 繁 興 五 車 書 盡 詮 儒 理 蒼 頡 遺 文 字 體 成
漆 桶 多 時 未 打 開 裏 頭 欲 出 不 能 來 外 啐 內 啄 同 努 力 一 聲 囚 地 笑 盈 顚
書 持 讀 誦 大 乘 經 轉 教 他 人 如 法 行 然 指 然 燈 燒 卍 字 一 時 痛 苦 種 佛 根
壁 築 千 層 可 聽 音 隔 開 一 紙 見 無 能 好 將 眼 耳 頻 更 換 耳 見 紙 時 眼 聽 聲
經 書 法 語 世 明 燈 照 破 昏 衢 放 手 行 度 脫 眾 生 心 未 盡 不 留 大 地 一 微 塵
府 門 出 入 是 佳 賓 深 處 重 幃 有 主 人 賓 主 情 疏 終 未 晤 難 能 酬 酢 始 堪 親
羅 列 空 華 法 界 寬 十 方 同 住 性 中 間 性 本 無 佛 兼 少 鬼 面 目 何 如 各 一 般
將 帥 雄 雄 逞 大 威 敵 勝 群 陰 旋 凱 回 心 宮 有 主 能 施 令 干 戈 不 動 自 降 歸
相 命 占 方 戒 律 違 釣 魚 看 戲 更 深 虧 邪 命 自 活 輕 聖 制 犯 輕 垢 罪 墮 沉 飛
路 上 為 家 是 二 乘 久 迷 寶 所 進 無 能 我 佛 金 口 頻 呵 責 回 心 向 大 若 晨 星
俠 士 能 強 制 暴 夫 回 心 護 助 保 無 虞 一 片 冰 心 清 似 水 好 來 學 道 樂 清 虛

槐	卿	戶	封	八	縣	家	給	千	兵	高	冠	陪	輦	驅
槐樹陰幽足可人	卿士大夫有勝緣	戶牖閑開總不防	封閉根塵識影空	八識先來後去時	縣藏珍寶是佛徒	家知戶曉釋迦尊	給他一個苦茅球	千佛出世度人天	兵賊水火不同爐	高山流水露禪機	冠冕堂皇是大人	陪伴人間苦眾生	輦輿出內是皇車	驅妄除邪掃懈魔
莫灣亭畔有雙根	實行清修白樂天	只緣深處了無藏	一十八界緊包容	了無人世儘存屍	能信佛徒即信徒	一句佛聲勝萬金	吐時不得吻難收	走到南邊又北邊	禪正參時妄自囚	綠樹青松意更奇	公卿將相滿朝臣	和光接物等同情	前呼後擁大官隨	一生害我過空多
平頂四圍如傘蓋	歷代先儒崇信佛	一袖清風明月後	地水火風空見識	試問英雄何處逞	佛信兩徒成保障	教主中天勤受訓	直到此時無進退	至是全無開口處	了得六賊無住處	悟得世間人是我	佛將法寶求王護	你我俱生同一死	從今一見仁王面	加力猛參絕處去
猛乘涼氣似驚心	東坡悟後大稱賢	啣花野鳥任奔忙	窮追覺了證圓通	閻君拍案也痴痴	人民安樂穀豐收	滿堂兒女樂高陞	長空杲日照南洲	看來盡在我心間	山河大地一空收	再加嶺上一枝梅	仰遵遺囑蔭僧倫	不留半個在凡塵	滿心瀟灑了無遮	著錘無地奈如何

穀必是車中輪軸心 全身若走是他能 試觀身內心如軸 六根雖動始心行
振起禪宗必大興 只愁規矩不愁人 宏規正是叢林本 條章稍壞法難存
纓絡時懸行者身 因緣果報不差分 抱住福修常厭定 慧無福感背披纓
世界無安誰識因 只緣大動是嗔心 嗔起愛違違即鬥 內無嗔愛外清平
祿位高增爵既陞 只爭德行作中心 最大勝因唯三寶 福緣善慶滿官庭
侈奢驕泰富雖榮 未是茅廬得大功 樸實榮華真富貴 高官直上越三公
富貴功名世所欽 先修道德後修身 免得無兒多財富 功名雖有壽雖存
車馬雄雄不住聲 可憐忙利又忙身 渺茫渾沌隨時過 輪迴自此出何能
駕得慈舟苦海游 狂波大浪好撈收 風益大時船益去 貪生畏水救無由
肥瘦身軀莫妄評 也從培植作南針 心地廣時身自厚 心寬體胖古人稱
輕身重道是高人 只顧前行莫問津 一舉成名天地動 眾生分內作依憑
策勵精嚴道好修 一超直入莫回頭 驀地一聲消息盡 長江流水綠悠悠
功滿三祇大劫修 捨身眼髓濟群流 佛信兩門雖愛敬 也曾吃過我佛頭
茂盛枝花果自肥 勤加培植不多萎 一水十乾全未顧 蒂根投火可成灰
實行深修不計春 禪工諦審不留情 莫被眼前些事絆 了無障礙狂追心

曲	宅	奄	衡	阿	時	佐	尹	伊	溪	礮	銘	刻	碑	勒
曲直不辯免分心	宅舍雖屈不久長	奄奄一息渺難存	衡平功過兩無虧	阿彌陀佛在樂邦	時節因緣莫強求	佐助清規剪放逸	尹為輔縣治民官	伊是閑游行腳僧	溪邊澗底有來由	礮石出水作鈎臺	銘鑄肺腑德難忘	刻骨窮心謂是參	碑石屹立在人前	勒逼身心不外馳
世事窺穿賤若塵	主人何故不商量	入世而今不久分	盡過無功苦海追	成佛說法劫攸長	強求終與事難周	語言開導破痴迷	伊尹道尹莫同勘	孤雲野鶴漫相征	白雲深處水長流	獐龍釣起漫歸來	怎奈人間代謝常	身心人我了無攀	各頭各面相多般	謹防境入亂真如
亂絲多理徒多亂	一旦椽頹梁棟倒	忙得一身惡業障	若是全功無一過	緣勝地強福壽大	放大寬懷無罣礙	初學參究難依法	商朝至此年多久	破衲衣囊隨處掛	百草青青無限意	獅象滿堂真法寶	惠我了心真法乳	一種平懷忘世態	一塊雄銘親念過	念念緣心無間歇
一拋直去緲無痕	了無主顧各分張	低頭落淚見閻君	桃紅柳綠任風吹	莫忘一句到西方	深功未入任白頭	漸久純熟悟可期	偶而深審覺心酸	莫學水上浪浮萍	綠楊枝上掛輕球	繼承祖印作良材	生生敬獻一爐香	饑來吃飯睡來眠	深藏所有不相瞞	禪關不破在今時

阜^{ㄉㄞˋ}阜土高原低不平^註夏糧秋稻厚收成 物富民安恆樂利 人無少缺善心生
微塵刹土土微塵 一微一土一佛成 盡徧十方無量土 諸佛苦苦救群生
旦夕常薰救苦心 無緣更要近相親 任他割肉兼捶打 我更歡心他自純
孰能忍受世人輕 再輕我更敬他誠 他為我父我為子 教嚴當自出高人
營謀事業幾多歡 稍有差遲暗作難 得失興衰消午夜 何如捨盡樂清閑
桓公威武振當時 大義深仁濟弱遲 一輩英雄彰四海 而今徒見紙中施
公私兩辦似嫌勞 道業堅持世業拋 道世折衷能互用 閑忙動靜樂終朝
匡弱扶危救世心 仁慈惻隱助寒貧 道德深培為上化 好教各各也須行
合乎妙道准禪宗 一念心空世自空 達到真空無住處 脫然當下悟玄窮
濟世利生莫妄分 將分畛域有疎親 悲心救世無他自 人非人類並施行
弱門直數是僧門 捨家捨世捨身心 一任欺凌能忍辱 謹遵佛制未生嗔
扶持正法世常居 苦海明燈作導師 壽減至十九大盛 禪宗棒喝竟多施
傾倒真空沒躲根 妙有何能作據憑 透過法身無一事 好將大地變黃金
綺言妄語兩頭舌 惡口將開慧自遮 口四惡因兼大謗 三途遞償任推車
迴向功勳與眾生 代他受苦願他昇 若見取魚兼網鳥 不辭生命救飛沉

晉	寧	實	士	多	勿	密	又	俊	丁	武	感	說	惠	漢
晉謁名山禮聖容	寧能吃草或嘗泥	實行終身不改修	士大夫身志最堅	多少愚人說道難	勿論何人盡有心	密傳顯付印東西	又口無船仗義多	俊傑英豪滿世間	丁斯末運道難行	武略文韜蓋世能	感應道交函蓋投	說法四十九載多	惠澤民生莫若佛	漢室明皇請大經
不為還願不圖功	不貪酒肉與葷席	棲身陋巷道中求	治民衛國挺身前	誰知道在汝心間	此心廣大又多深	得法無人路轉岐	身擔筏渡背肩挖	無人追審未生前	法弱魔強滿路橫	七十春後否留存	將空印水義深幽	未留一字在娑婆	人間天上路通衢	我佛至教始東興
親覲德威兼訪道	破戒比丘為獄種	灰色衣縷從佛制	將相額頭堪走馬	悟得道心原一體	迷只說心即是我	金鳳不知何處去	至爾給錢曾不受	能知此我非真我	不理不著 <small>坐</small> 誠至教	百年三萬六千日	正是妙玄人未識	試問病夫嘗藥後	堪忍三千為化境	釋道併爭誰真偽
梯山航海臥雲中	四生遞償受孤淒	莫歡白布與絲綢	公侯肚裏好撐船	寸絲不掛樂悠閑	悟來心我變當人	飛來麻雀作鷹啼	反求來者念彌陀	我離找我是真禪	千魔不動事方成	一死將身送土城	黃金滿地少人收	病除藥去快如何	飛禽走獸喜多殊	一盆紅火梵經存

楚楚清清做箇人 莫貪橫利莫貪名 無黨無偏行得去 終身安分好家聲
更換行裝作上流 虔心稟戒苦清修 莫戀家私與子媳 了無一念挂心頭
霸惡強橫世欲欺 益欺益霸怨相隨 且觀十殿閻羅王 誓作冥王報更奇
趙魏橫梗事更違 想無他法進前追 若能丟下屠刀看 回頭路大滿心灰
魏國原為趙共盟 阻他晉楚未前行 蓋世英雄無敵者 至今紙上落空名
困苦艱難更好修 不比窮人衣食謀 益破再窮真好子 沿門討飯是高流
橫挑棘栗滿峰巔 綠水青山一味閑 放下不知何處好 尋巢野鳥畏人間
假空中道是三觀 空從假出入中玄 次第一心超頓別 三迷惑破證真圓
途次難行辟支弗 茅窟歇下當家居 我佛屢屢催前進 不肯回心路自殊
滅卻森羅與太虛 生佛不卜在何居 試問脚跟如點地 好來吃棒愍無辜
號疆未是寶修成 何得他人取欲吞 能把鬥嗔直放下 我無惡怨你多欣
踐真履實行幽深 達到方知理最平 直待中秋明月淨 麗天杲日見東昇
土無一寸便知心 大地何能少點塵 若在此中能會得 三玄三要露全身
會得而今再苦修 任成佛後更深求 直待眾生將度盡 了無一事挂心頭
盟誓雖深未挂心 行時依舊造熟因 常將密願留心念 事到頭來誓自行

最	軍	用	牧	頗	剪	起	刑	煩	弊	韓	法	約	遵	何
最上牢關少問津	軍容整肅備降魔	用心之處要清明	牧牛童子也修心	頗願人存厭世心	剪除惡習不須多	起疑參究即禪那	刑法森嚴兩律條	煩惱清涼本一鄉	弊除法立事尋常	韓愈輕佛貶廣東	法王法是是如非	約束身心守戒根	遵守禪宗一法修	何法修行為最精
許他未在此途行	魔與軍兵交戰多	毫釐疏忽念難存	不牧耕牛不顧人	幾十年在好光陰	全憑力究緊包羅	非境非心疑自多	一條生受命難逃	此鄉踏破路汪洋	法弊難投且暗傷	大顛遇後信稍融	腦後還須猛力捶	多違聖戒畏多聽	儘身畢世苦追求	指歸禪悅首當親
縱能打破存泥桶	正念即軍邪念魔	昏妄若除多一障	人牛同悟真空理	盡力修持禪定行	心不動時身自靜	貴在一直追審去	一條死後囚諸獄	了得境從心上有	性海從來無半滴	雪擁南關無出路	頭後頭前頻打爛	破戒者聞紅上臉	直到八十年未了	一句能明生死了
不是驚天動地人	軍存魔隱奈如何	全憑怒力與精神	一輪白月照光明	直饒大地少人耕	歷生塵垢漫消磨	莫須途上慢蹉跎	蛇馬蛆蟲歸路遙	境心俱遣悟真常	有何流水濕衣裳	侄唯湘子暗收功	甕罌原不走烏龜	頭低面愧話音輕	轉身依舊畫葫蘆	免奔西土費多心

精勤守法利群生 好捨心肝與眼睛 任是支離心更喜 只緣六度佔頭名
宣說如來往世因 變魚變虎利天人 眼珠布滿三千界 小針插下在珠身
威德莊嚴我佛身 盡是心肝換得成 若不捨身親救度 至今說法聽無人
沙灘野鶴往來飛 青山嶂外看鴉歸 未識本來真面目 回頭好自用心追
漠地深淤盡是沙 黃金雖貴共參差 沙裏淘金終有盡 衣中取寶用無暇
馳奔南北訪仙家 道士雲堂煉五華 常敘玄微真妙處 不聞笙管奏丹霞
譽譏不動可為人 潑天門戶足堪承 一句好聽歡臉上 惡言半字動心嗔
丹桂生來八月香 黃籬菊放滿圍牆 喜得採花蜂意氣 菊邊飛過桂枝香
青黃赤黑紫衣襟 佛制僧人正合身 綢緞金銀兼獸品 大違聖戒好須行
九界爺娘有妍媸 三凡四聖孝當知 唯下三途親父母 不曾知我做兒時
州縣人人益信佛 監牢各獄少人居 審案官員無事問 民安物阜滿倉儲
禹王治水有神功 免遭淹沒保無虞 九州疏濬源流遠 萬民樂業好安居
跡本原為性自分 無生為本跡為生 本跡雙彰佛應化 涅槃返本跡無存
百花枝上祖師心 岩石澗水悟禪深 燕語鶯歌聲朗朗 高談妙諦化歸人
郡府高懸清慎勤 範圍州縣律人民 道德嚴身施正化 好將佛法作通津

雞	塞	紫	門	雁	亭	云	主	禪	岱	泰	宗	嶽	并	秦
雞之職事守晨更	塞斷情河與愛江	紫衣瓶鉢授皇家	門庭舊旨是禪宗	雁門關外鳥高飛	亭臺樓閣映高軒	云何看得世間空	主人各各認為賓	禪堂最貴是清規	岱嶽山高徑上行	泰平寰宇樂無疆	宗門妙旨古佛心	嶽峰高出眾山尖	并是滔滔苦海人	秦室鳩摩羅什僧
犬更勤勞午夜巡	滔天大海少汪洋	高僧傳內又添華	只賣生薑不賣蔥	萬里鵬程一翅回	大廈寬房上蓋天	一句彌陀莫放鬆	指出賓來見未真	慧命長香好自為	滄溟淵海底尤深	綠女紅男喜欲狂	無門恰是正宗門	深岩常隱五通仙	為何不願覓歸程	苻堅謀國又謀人
人若青年無事務	源流自此無消息	當代聖王頻禮拜	徹底專門不二法	往返不知何處去	夏去正逢秋夜雨	直到念佛難講話	未悟只明賓是主	君眾不關人多少	笑看泥牛腳步大	十雨五風民爽快	一夜睹星曾悟道	鳥過翔飛尤掛翅	此處常浸無量苦	譯出大經無數卷
三殮粥飯出何人	長空白日照當陽	國師正出野僧家	任何根器總相容	渺無蹤跡見難歸	零瑯傾落到人間	死時未必面朝東	悟後方知兩不存	大規小則莫稍違	山巔海底一蹄登	桃熟梨結艷芬芳	兒孫代代續傳燈	雲游時憩此山巔	彼岸昇登不二門	尋源飲水報深恩

田 田地荒閑向未耕 毒蛇猛虎久藏深 一下犁頭天地動 虛空耕得大翻身
赤 赤腳科頭苦行僧 恭惟真是道中人 舉世若能觀一眼 已培出世大乘根
城 城郭堅牢免小非 稍為大意禍跟隨 守口如瓶言自謹 能行終與古人齊
昆 昆仲友恭世甚稀 只緣妄信枕邊妻 直使一家成二室 糾紛不了動公提
池 池蓮白藕綠荷花 三教雖然是一家 內外終須三界別 儒門道教行相差
碣 碣山之地性多石 在近農人笑若痴 寶出石山今古有 不須指導竟難知
石 石頭路滑跌多人 青原會下有佳賓 二枝嫩桂芳芬世 馨香今古慶宗門
鉅 鉅細心思總是因 一念緣身萬事成 寄語不明因果者 怕為錯事首留心
野 野僧家是古招提 佛制清規守未移 塵境淡薄心若洗 願從永世不稍離
洞 洞徹元明見自心 此心說與大家聽 犬挨重打狂聲慘 馬履多程動步輕
庭 庭前柏子少人知 鄭地羅卜取未遲 一片轉身親切語 惜人不會話今時
曠 曠野荒郊少住家 潛形隱跡樂堪誇 真心不被迷塵轉 身被塵迷好化他
遠 遠近檀那報大恩 此恩不報枉為人 帶角還他徒自負 嚴持淨戒債還清
綿 綿密深工貴久長 不長終是坐空香 一天過去還能過 過到身亡天未亡
邈 邈迢之路謂多遙 不用身登不用跑 掉面只爭回太快 豈勞動步過高橋

南	載	俶 <small>又</small>	穡	稼	茲	務	農	於	本	治	冥	杳	岫	巖
南睹北斗面朝東	載上清規不易更	俶能耐久作書生	穡須熟後好收藏	稼穡艱難世每稱	茲乃抽身物外遊	務本而修道自生	農人正是苦修僧	於斯悟道實無難	本來面目是何人	治心之法是禪那	冥府清規比世嚴	杳杳人生最可悲	岫嶺烏雲轉見高	巖穴幽居有道人
北望南辰未隔空	若更大負古人心	十載寒窗苦煞人	稼穡 <small>也</small> 豐登五穀倉	內容未識作何云	天寬地闊稱心頭	牢關末後不操心	福田耕罷又耕心	大似身中脫件衫	何人也有本來人	靜定輪迴轉不多	油鍋一下喊皇天	哀憐日月不多回	時遮杲日與長霄	草衣木食土為衾
天眼尚無何處看	萬世不磨行道器	做得文章成錦繡	生活艱難唯稼穡	穀穀飽仁將進穫	直到雲山忘是我	秋收自是盈倉庫	晝夜奔波忙水草	最易莫如明道易	若睹各人真面目	生死關頭一大事	焦爛肉飛誰可救	莽蕩一場無把握	霎刻雷霆將掣電	一日龍天推出世
恰是寒冬撞雪鏟	將無規矩道難存	手登龍榜站頭名	谷無性命保難長	飯熟到口只須吞	滿溪白水向東流	冬藏將見滿衣襟	稍閑終恐變豬身	手伸就獲了無關	魚自稀兮水自清	悟同反掌快如何	此鍋煮過彼鍋煎	傷心那得出輪迴	滂沱大雨瀉終朝	又來一箇架船僧

畝田斗屋過平生 寬房飽食增貪心 饑嚼松枝超美饌 渴飲流泉勝玉冰
我是莫灣來果僧 閑棲陋室用禪心 掃得身心無半物 留個工夫作路程
藝術精明苦拚求 到頭終是一高坵 趁此韶光為自己 身心了後飽無憂
黍糧多苦種田人 當思來處莫因循 一滴汗成一粒菽 烏龜晒背我何人
稷谷難咽種更難 農人午夜不能閑 一面完糧兼付債 所餘只吃不多天
稅課早完萬莫遲 稍遲糧吏到家催 報效官方宜奮勇 齊家愛國首先知
熱情不捨夢難忘 忽念家私眼淚汪 兩斷一刀頻斬去 泯情絕愛各分張
貢獻珍饈及翠釧 虔誠敬奉又除貪 勝報無邊難可量 盡人學到究何難
新羅鷄子過蓮河 懷海聞之會也麼 道一老婆心太切 一針不漏奈如何
勸導回頭莫妄猜 白天過後黑天來 白黑幾天將過去 滿堂兒女哭盈腮
賞罰無私正理彰 賢愚利鈍竟難藏 大法森嚴無袒護 道該儒釋理同詳
黜出違和背道人 難改終無處置身 但願始終無瑕疵 誰家一到喜同情
陟登高位代宣揚 上和下睦遜溫良 既為天下人模範 行藏公正戒芬香
孟浪為人鈍且粗 毫無善念掛心頭 當衣打酒迎賓客 逼得無錢又賣牛
軻為孟子亞聖名 顏曾思孟四配成 母氏為伊機斷杼 宏揚聖道至於今

敦	素	史	魚	秉	直	庶	幾	中	庸	勞	謙	謹	勅	聆
敦信真誠上古人	素性為人溫且和	史籍經緯五車書	魚肉僅為作飯吞	秉性歡為出世僧	直心是道古人箴	庶乎善也可堪誇	幾回到大南洲	中邊不住道方修	庸常定理古今安	勞苦身心為食衣	謙恭和氣惹人歡	謹慎持家富貴多	勅戒奢侈與賭烟	聆教殊深行必真
聖賢由此著諸經	胸襟道業自多多	古今道德盡存儲	一魚一性一龍身	離塵脫俗戒為根	一超行去莫分心	未足為僧居野家	未從心願淚雙流	頓根聞得悟何愁	不定時為業亂翻	奔波午夜債難離	才見忙稱兄弟攀	有餘衣食弟兄和	勤勞黑汗苦工錢	言行不應曷為人
首從誠意終平定	一範多人多範眾	文宣至聖書珍寶	滿世若能除葷宴	學道參方求上進	妙法樹根栽直地	菜飯和湯連蓋煮	只恨眾生不信佛	千日用工時一會	人無定力心無主	兒女口多終未飽	恭遜一人兼傲眾	子孝父慈名振遠	一到刮場全不顧	面是背非誠大慙
萬世師規演大成	大千同唱太平歌	範古圍今敬大儒	盡是義皇以上人	了生脫死是高人	法華顯實足為憑	香焚柏子勝栴芽	不知佛是各人頭	又勝騎牛再覓牛	大似猿猴性不閑	雙親急得暗流涕	良材從此滿山川	積善家庭慶幾多	垂頭嘆氣見人難	陰違陽奉兩頭心

音聲朗梵韻多情 經織深追恐誤人 圓領大袍頭頂戒 出家好負老雙親
察審人間盛與衰 力行好事莫疑猜 積善之家多衍慶 可憐不善苦哀哉
理事圓融泯自他 白雲求去了無遮 海納百川流不盡 空空萬象等浮華
鑑及人心太少真 真心作事理皆平 險詐欺橫無一念 正忠誠實古人心
貌相威嚴有古風 萬人頭上逞英雄 潑天門戶如相委 得月樓臺第一重
辨別賢愚不肖僧 舉頭一看便知因 道習難同情習共 包頭蓋面久無成
色欲推人下火坑 而今那箇肯留心 淫念猛翻全不顧 阿鼻好下竟無人
貽歡喜笑意清閑 道樂幽虛障自遷 野鶴歸來天已晚 尋巢鳥喚夕陽烟
厥世難忘意未清 念家未了念僧情 僧俗兩門無罣礙 安心樂道好修行
嘉尚堪為辦道僧 六時孤立不沾塵 視聽無關兼少語 威嚴整靜絕疏親
猷之宏正範實堪嘉 至理誠言足可誇 蓋世良模稱上策 修行至此等空華
勉力維持道海香 三十二載太無良 玷辱祖山兼懈眾 毫無一事可稱長
其或不能承自當 大咎歸師指未良 逼拶進行無眨眼 頂門豁破禍成祥
祇是從來好勝心 面場難顧便生嗔 不捨一雙高臉孔 到頭只落恨他人
植福延齡世所欽 有福家庭又少孫 大壽奈何無用費 一生難得稱人心

幸	皋	林	恥	近	辱	殆	極	抗	增	寵	誠	譏	躬	省
幸我為僧免世驚	皋陶制獄五刑興	林泉雖是野僧居	恥辱能忘急自修	近來減到七十年	辱能苦忍是良材	殆盡浮生世已蠲	極細心浮似未昏	抗勝塵氛妄自清	增減原無妄自非	寵愛終於道不宜	誠勵誠言作寶針	譏嫌訕謗大非成	躬逢有道孝如親	省儉也須要整齊
藏山隱洞少人聞	僅用生刑免死刑	伴虎陪狼道未虛	任無衣食莫多求	佛法於斯敬若嚴	富貴兒孫特地來	頓忘大地與山川	昏沉正念掃難清	妄清道念自歸真	了無生滅性何虧	阿難因愛被邪迷	莫隨流水過鄉村	阿鼻地獄又添人	陸沉賤役作傭人	破衣歡酒又多妻
一拜觀音一拜佛	舜帝仁慈天下敬	窮谷深藏為自利	只問此心無向背	莫謂此心無善本	德厚心寬多正行	一覺夢回鬚已白	細念輕昏全不理	只緣大覺深埋內	一道寒光明若晝	不是文殊跑得快	一言能信終成棟	我毀他兮他謗你	三二十年行得去	賓客臨門疏款待
禱求人世早清平	笙蕭笛管慶皇恩	何如廛市度鄉愚	不妨流水下三坵	人人擁護矢加尖	門生桂子履官階	晚年唯怕鬼來拴	一直前去有通津	一味真禪掃亂心	騰今耀古破輪迴	摩登伽女欲為妻	大好良材貴若金	相牽同入苦燒坑	一言道破世稱尊	暗將田賣賭錢堆

即離俱是非為是 不離不即是成非 魚在水中水在底 水魚不在底何歸
兩世為人理應分 一僧一俗不同倫 俗世只尊忠孝本 僧時辦道究明心
疏親不別少知音 知之一箭射尤深 見到此中真奧理 見能離見見稍真
見道修行徹底真 盲修空自過光陰 參訪明師求指示 言前薦取不留痕
機鋒轉語古人興 一波牽動萬波騰 今若用時成話墮 妨礙將來大悟門
解悟難如徹悟真 行到黃金說到銀 解徹兩人同見鬼 一人歡喜一人驚
組織何如解纜繩 一收一放理何論 直是無繩空自縛 不能行處也須行
誰人阻我苦奔忙 一身黑汗滿身黃 頭頂星珠腳踏露 奔波為道死無妨
逼拶工夫路要真 不真逼到又途行 心欲到家行更遠 一生錯過好光陰
索債還錢只為家 不知家遠在天涯 人家住過天家住 輪迴六道總堪嗟
居守清閑勝住山 真閑何處也能安 心若動時無靜處 青山流水水流山
閑暇無事只參禪 三關透過莫求安 正因佛性雖然悟 了因了果屬前緣
處此時臨滅劫冬 當來彌勒未相逢 我願減十來此世 釋迦聖道廣宣宏
沉淪苦海實堪憂 聞之無一掛心頭 此時能信還由我 那時受報我難由
默然允許指迷途 切願人人去不留 何故而今還在此 戀情難捨幾時休

感	遣	累	奏	欣	遙	逍	慮	散	論	尋	古	求	寥	寂
感悶中心行更紆	遣散昏沉未竟功	累及身心苦四生	奏稟天龍八部神	欣喜行人有大由	遙望人人早回頭	逍遙物外樂長年	慮而後得義雖精	散放銀錢借致人	論道談經莫懈工	尋訪知音徧大方	古人行處好淒涼	求訪明師破我痴	寥寥寂寞少人知	寂光三昧照無遮
久之妨礙道身軀	昏沉沉處莫稍鬆	不知那日想歸程	用心維護道中人	或僧或俗滿船收	急忙放下苦心修	不若同人受苦煎	莫若歸無所得深	利錢只淺不宜深	逢人且勸悟真空	天南地北隱無藏	背石打米道尤香	我痴天下少人知	寒雁南來去復遲	凡聖含靈自及他
心事放開愁自散	萬朵雜雲空自散	深嘆迷途迷益遠	直令清心修靜慮	猛鼓一風登彼岸	若問自心何處是	你若死時我亦死	得失本緣生滅念	何必認真求大利	但願人人成道去	回首近觀衣線下	臨濟三年挑糞土	悟得一言及半偈	忽睹禪關窗外月	一念不生尤帶過
了無罣礙樂如如	清天白日也銷溶	回家一事更無心	莫隨舊業染囂塵	前程遠大稱心頭	青山高上水低流	你成佛去我成仙	無增無減道方親	追要無還宿債清	不留一箇在凡籠	堂堂獨露性花香	鴻山典座帶田莊	涅槃山頂到多時	悠悠高上桂花枝	六根未動悟無差

謝世絕緣復棄心 免身脫俗念沾塵 回首天涯渾不顧 他日通明道自成
歡天喜地悟將開 大哭流涕拚出來 六道漫漫皆苦地 了無生死稱心懷
招得無間地獄因 只緣惡口毀宗門 欲得不招無間業 莫謗如來正法輪
渠成須是水多多 瓜熟何必用刀科 水盡山窮行路了 轉身之後看如何
荷葉荷花自藕生 了無根蒂亦無因 從因感果方成世 瞞因昧果勢難能
的的真空是本空 本空自不落頑空 妙有堂皇無假借 悟來不滯有無中
歷代先儒古聖賢 專研修齊治國篇 生死輪迴為隱示 至今欲信古無言
園林田地重人耕 人牛雙隱處無存 莫道生前能會得 好來生後漫須尋
莽蕩無知辦道材 根本大智易為開 若信幻軀云是我 直饒伶俐反成呆
抽身離俗不為羞 怕羞終未出凡流 氣斷家財非我有 身亡兒女任拋頭
條條大路要真行 念佛持咒也明心 看經禮拜修禪定 只貴真心不貴人
枇杷花放隔年前 供果尤稱第二鮮 琵琶琴韻聲須鼓 於味於聲感上天
杷葉堅凝耐凍霜 久懸枝上翠攸長 滿結枇杷黃一樹 先陳佛供可親嘗
晚景無多過夕陽 前途有路不多長 事業紛繁尤未了 到頭空手見閻王
翠竹蒼松有好音 此昔微妙最難聽 世間多少知音者 不是知音莫與陳

梧 桐 早 凋 陳 根 委 翳 落 葉 飄 飄 遊 鷗 獨

梧桐落葉鬼生愁 秋雨頻頻更帶憂 饑餓多時無啄飲 荒林孤塚哭啾啾
桐葉初凋天下秋 一塵起後滿空收 階前黃葉紛紛墜 通身放下不存留
早晚一爐五分香 禱求三寶及天王 愍念蒼生無量苦 免除大劫及災殃
凋零散漫實堪憂 富富貧貧各自由 一旦夢魂驚醒後 沉淪常作度人舟
陳新代謝古今同 變化無常轉見空 人事紛紛虛幻現 可憐不悟任漂蓬
根塵識處內外中 會得當陽各界空 夏雨莓苔頻映綠 秋風梧葉落飛紅
委曲求全事未傷 從容和緩理全彰 一計難成百事廢 勸君多忍有榮光
翳者眚目見空華 丈六金容不識他 一遇良醫開正眼 寒冬枯嶺笑梅花
落花流水鳥鳴烟 樹枝喧吵夕陽天 靜夜鐘聲聞不到 一輪明月忽來前
葉落庭前掃未休 清風何故不來收 滿地荆榛難措足 同思道念也同儔
飄搖不定是人心 一念天時一念人 生滅無常無定止 何時能得證無生
颯風吹落水邊花 滿塘魚食喜多奢 可憐深嘆如魚水 徹底乾枯那是家
遊子離家滿面痕 化城久住果中人 寶所難登空自嘆 三生六十劫方成
鷗鵬野鳥鳥之王 一翅能翔兩太陽 食罷龍孫兼吃子 我佛說法竟歸降
獨之一字最尊嚴 儒林也敬此為先 是故君子必慎獨 孤身單念世無牽

運大悲心救倒懸 有緣慢度度無緣 哀嘆眾生何日盡 一生還在我心酸
凌雲侵壤比難能 難畫難描莫看輕 有日手伸擒大地 太虛那夠一喉吞
摩醯首羅天少祥 未悟行人可謹防 恐他缺少波旬種 欲來末世擾賢良
絳赤尤衝亦縣名^註 義本臨霄有大成 地厚人寬兼物阜 才高直上步青雲
霄壤之程隔似虛 剎塵他自亦皆知 十世古今唯一念 無邊勝境不差殊
耽誤青年好髻光 任心荒渺太無良 能夠回頭將自研 不提防處也提防
讀罷蓮經又究心 無瑕顧及世間情 人生老我頭霜凍 一息遲來且怕人
翫耍街塵樂世深 世樂原同雪做人 一日戲完鑼鼓歇 各奔他處路多程
市廛垂手大乘功 等個人來話舊逢 十字街頭如隱穴 萬雜叢內未相同
寓此身居旅客愁 愁難久住滿心憂 有日店人清飯賬 債無還處賣耕牛
目居眉下世多知 只為鼻高見也運 一削齊平兼臉去 本來面目睹多時
囊藏未是寶珍珠 真珠久已在衣儲 性寶本無藏露處 一聲磬後一聲樵
箱滿金銀櫃滿衣 從朝至暮未稍離 不是珍藏先去你 輕裘一匣你離衣
易生易死幾時休 六道輪來未轉頭 往返舊程將厭倦 快尋別路有嘉猷
輜子原名軸兩心^註 白牛車內少難能 三界連襟同聚處 一乘運載出烟城

飽	腸	充	口	適	飯	殮	膳	具	牆	垣	耳	屬	畏	攸
飽暖易生懈怠心	腸肚剖開痛是誰	充滿虛空喜氣隆	口念彌陀意苦參	適意難如忘意深	飯食經行好坐香	殮殮供佛及拯孤	膳養終身道更加	具足戒行與威儀	牆壁傾頹屋自歪	垣墻周密少非虞	耳目心肝作世醫	屬真屬假本無關	畏懼輪迴下苦修	攸久恆長苦耐煩
饑寒逼發苦修行	偶而密問莫忘追	心空及第狀元功	欲成一片萬為難	意忘身口各無心	蒲團靜處暗生光	早午天天莫少虛	饑殮渴飲莫奢華	末世良模佛世齊	道德全無人若衰	恰與諸佛聖戒如	有人能要我恩施	取捨猶如作繭蠶	了心截斷眾生流	莫稍空過莫貪玩
日唯空過隨時混	四大分離支節解	常寂光中添佛祖	心口不能一致信	由來大業憑他造	無量劫前生死本	齋課殷勤常入觀	三常不足方離過	神鬼見之親下拜	一旦倒來拋在地	一戒一牆無越踰	捨我肉身得聖體	嗔愛不除誠自縛	萬派青雲留不住	專研禪家一句子
蓋面遮頭無一真	捨身醫世正施為	如來大法有人宏	兩船隻腳久須翻	徹底翻身莫問程	剎那滅淨體堂堂	當思來處莫徐徐	有念難消半點沙	諸佛微笑喜傾眉	他能唾罵你羞呆	六時以戒作家居	本微利大諒先知	誰知那日透三關	一聲笛後竟雙收	不多三載悟三玄

飢ハ 飢殮渴飲四緣周 不肯修行定變牛 飯債一堆難見得 還時受苦淚雙流
宰 宰殺耕牛惡最深 重鞭死打太無情 一切慢時亡命吼 多時不吃未關心
烹 烹煮黃齋野菜根註 菜根多嚼味香芬 燒熱無油加水炒 裝羹少碗用鍋承
飢ハ 飢殮餓餓飽ハ 餓餓ハ 仰睡常難兩腳收 一問即言多見地 捕風捉影亂安頭
厭 厭違人世做高僧 三衣瓶鉢不離身 苦行頭陀真佛制 阿蘭若處好參心
糟 糟糠釀酒ハ 杜康興 迎賓待客酒為尊 苦得僧人多一戒 手提酒器報無存
糠 糠粃之 正是米之衣 脫落皮膚體更奇 一日三時心腹助 謝他未有半天離
親 親族臨門款待賓 多加素菜莫宜葷 園圃蔬羹皆大補 免傷雞鴨血淋淋
戚 戚友逢歡酒少斟 醉時無故亂傷人 自古三杯通大道 果能無酒是佳賓
故 故斯多說酒和葷 預改迷途作悟因 欲度世人先治本 奄奄不信實傷心
舊 舊習難忘惡見深 妄言應作世間人 世界無人天地壞 人多益善好同撐
老 老子曾言道德經 人清天地悉歸心 天地既歸心地上 多人撐住復何能
少 少年正好辦前程 切莫因循又路行 一鼓精神回頭早 掉身不顧即時傾
異 異類狐狸聽法音 螺絲曾護金剛經 蟒聞皇讖生天上 龍將聽法悟禪心
糧 糧雖辦就少資財 資糧無缺進方前 若待糧空錢用盡 途中多阻命難全

燁	燭	銀	潔	圓	扇	紈	房	帷	巾	侍	紡	績	御	妾
燁光照破四空天	燭照幽衢黑夜天	銀牆鐵壁四圍周	潔淨身心致世違	圓滿菩提無所歸	扇趕蚊蟲死更多	紈綾絲緞貴雖珍	房舍殘污一大堆	帷帳宜寒只溫衾	巾瓶不奉敬全虧	侍奉尊嚴孝必真	紡棉織布女人多	績紡棉絨作線紗	御道皇車唧軋聲	妾身謂是女人倫
鬱頭藍弗也作顛	冥規需善不需錢	出入無能行未休	世人多喜愛花魁	眾生未了少心回	好將身肉供他啄	世務人情轉見新	不生蟲蟻便生蛆	夏天蚊虱莫傷生	空在人間走一回	陸沉賤役用心勤	莫謂尋常事太苛	布成不漏水泥沙	路途內外少行人	四德三從謹慎行
憑空直到牛身內	富貴功名空手去	一腳踏翻離地去	代謝不時成過去	接物同塵隨類逐	修成忍辱波羅密	佛制比丘將色染	外清內必從心潔	大孝好生天必喜	試問中心說得過	執爨負春無恨怨	裸體寸絲能不挂	綿密工夫無缺點	赫赫威風承輦輿	賢淑貞操無懈點
三界而今總未安	只攜功罪到王前	轉身獨步世難留	何如身掛衲衣灰	慈航倒駕頓忘歸	可來末世度沉疴	灰衣粗布道人身	殷勤洒掃頓忘疲	身家發達宦留名	好將禮貌視如歸	擎天大柱許斯人	大家一樣看如何	禪心若織細無加	萬人低首謝深恩	再加愛佛子孫興

煌煌明若日中天 悲嗟鄉處野村間 蠢蠢凶橫無善信 我佛加被之化歸賢
晝夜奔忙只為家 汗流夾背苦桑麻 直待兒孫立志後 抽身出世悟心華
眠臥依時道始親 初時後善莫稍昏 半夜中間熟睡覺 翻身就起振精神
夕陽烟裏鳥歸巢 白月東昇雲徧漂 閑看水魚忙嚼月 靜聽機女叫枝梢
寐寤全蠲體自如 搬柴運水樂幽虛 常言作事無工者 加緊熟來理不殊
藍色白衣綠布衫 僧人任死不宜穿 赤腳科頭衣衲襖 一瓶一鉢一蒲團
筍鮮雖嫩滿席筵 行人立志莫多貪 口味難如禪味好 貪禪莫去四空天
象馬車乘及寶珍 頭身手足肺肝心 內外不留頻捨盡 直須受者信多深
牀座身為徧大千 深恩報盡謂為難 說法度生無厭倦 塵沙頂戴亦堪閑
絃上弓開箭未中 事理周圓兩互融 能識開弓不放箭 大人氣量可相通
歌賦詩詞錦繡篇 文人學士儘當年 李杜詩名天下曉 只爭一偈讚唐賢
酒能迷性使昏顛 心若無知被醉遷 一戒不持各戒犯 命終直下火油煎
讌飲珍餚勝酒鮮 海山百味又奇煎 悟得舌頭從境有 莫疑口味在心田
接引迷人到樂邦 樂邦就在我衣藏 衣裏明珠能識得 逍遙無礙勝西方
盃水能淹上下天 二禪不幸也遭愆 大地全平沉若水 初禪早被火燒然

祭	續	嗣	後	嫡	康	且	豫	悅	足	頓	手	矯	觴	舉
祭莫山河及聖賢	續燈傳印繼家風	嗣法門生道更優	後學晚進要尊先	嫡親骨肉是佛家	康健持身道更佳	且看當年秦始皇	豫為脫俗位居先	悅樂禪心意更幽	足稱禪淨四門先	頓超一法即宗門	手伸天地獨稱尊	矯姿強勝上人間	觴稱雙喜滿筵賓	舉目無親獨趣高
莫宰牛羊作供筵	光光映徹睹星宗	萬人腳下逞風流	我慢難如禮節全	聖凡蠢動共心華	六根完俱甚堪誇	併吞六國漢登邦	首進山門坐在前	山青水綠碧溪流	教律宏揚更謹傳	禪參無我亦無人	大千沙界比難能	不若清閑自在仙	慶祝南山賀壽星	孤身隻履務貞操
賢聖聞聲不吃肉	佛祖心肝挖出盡	智德才學超上品	必敬必恭謙又遜	一擊虛空天地痛	身強力壯多行行	滄海桑田朝夕變	大勸早來為長老	寒雁一聲秋又至	律淨教宗皆寶筏	打破上頭關椀子	娑婆世界真慈父	暢懷時看天邊月	極盛一時將斂退	丈夫自有冲天志
尚祈當軸換蔬餞	通身鮮血徧流東	一陞獅座等佛儔	後人不久又來前	無情雖拙莫離他	福田培厚好栽花	早宜覺悟此心降	莫宜落後侍師邊	曉雞啼後暗將收	度人登岸到家園	有何見性及明心	愧我何能作子孫	悶倦孤棲竹樹間	不因他轉覓無人	不向他人腳後跑

祀饗神祇以意真 意真超過酒和葷 一念虔誠能感格 免傷性命負仁心
蒸燒大肉祭天尊 畜命耐恩深可憐 不若皈心多禮拜 免違上帝好生靈
嘗其味美可陳席 牛羊身脫性孤悽 一點痴魂不願走 殺他他殺報難離
稽首吃葷宰殺人 我今代畜苦冤伸 一口清齋真上味 免吞四兩報還劬
顙額平泥禮拜他 跪稟葷人宰殺家 禍因惡積人難壽 福緣善慶享榮華
再世為人事更難 得來不易失何堪 此身不向今生度 轉眼隨風被業瞞
拜禱天神及地神 從今發願免葷腥 放生戒殺從今始 轉勸他人倣我行
悚惶稽首拜龍天 消我今生大業纏 無始惡因今懺盡 不留冤報轉循環
懼怕殺仇縛我身 我身今是道人心 多誦佛經消舊業 令他脫苦轉高昇
恐怕冤緣不易清 急為脫俗早離塵 大戒三壇登聖地 任何惡業一時輕
惶悚人世不多長 快尋蘭若道中忙 朝聞人道夕亡可 頓悟生前老故鄉
賤短情長意未周 說透人間事與由 莫謂野僧多饒舌 佛性源歸一體流
牒文一到急忙催 寅時不敢卯時歸 烈烈威雄魂不在 陽間那信這一回
簡略玄談就淺文 理由宜俗不宜深 優秀者香無虛棄 不文聞則也關心
要你從今細問心 汝心究在那邊存 莫指肚中團肉是 除他又說我無心

憤	騾	驢	涼	願	熱	執	浴	想	垢	骸	詳	審	答	顧
憤本痴痴一小牛	騾馬來時大有緣	驢胎馬腹我常登	涼風微動短輕衣	願作我佛好子孫	熱時辦道耐熬煎	執著妄想我佛呵	浴室常稱澡沐堂	想到西方又戀東	垢去光明鏡裏人	骸骨盈山見既悲	詳情辯理落凡知	審細思維許正參	答比前朝老香巖	顧名思義義難明
初生敢碰虎當頭	前挪宿債至今還	時變牛羊時變人	熱鳥時來近樹棲	嚴持淨戒教人行	日長夜短好參禪	今人正用不為多	擦揩身淨潔如霜	東西難捨路難通	何如去鏡復絕塵	一骸元是一人為	比喻安排轉見痴	深禪豈落聖凡間	滌 <small>溪</small> 山一問口難開	許我無心卻有心
惹得虎憐難下口	囑咐每天空過者	能識投胎誰是我	忽喚一聲多慘淡	急戒急乘雙自利	滿院花開微笑意	身無著處 <small>著</small> 心皆妄	若知身是誰人洗	好願彌陀垂隻手	光垢同時消滅盡	脫殼堆高如岱嶽	惡見不忘空妄想	大地虛空同命斷	願處深山作飯漢	念佛是心說話是
到齒珍饈那肯留	飯錢要緊莫貪玩	輪迴從此罷歸程	仰觀又看黑雲低	忙參忙究行加深	拈來撞破涅槃天	悟後翻成智慧窩	會得何妨用糞髒	一擒就坐九蓮中	了無一物可云心	忙忙堆上又加堆	談天代替古人施	一塵不染未相干	偶聞一擊悟歸來	面前背後未離身

射	布	亡	叛	獲	捕	盜	賊	斬	誅	驤	超	躍	駭	特
射箭已經二十年	布衣蔬食足充身	亡身捨命護叢林	叛逆心原理應追	獲得清涼似有功	捕風捉影未真修	盜律還如殺戒深	賊子從來不易分	斬金截鐵斷凡根	誅藤砍樹創茅庵	驤駿追行快若龍	超佛越祖指禪宗	躍踴精勤廣度生	駭得魂飛不在身	特為指出各人心
未曾中過一高賢	節省殷勤莫讓人	廢寢忘殮成當身	大多雜妄勢雄威	斷除煩惱樂無窮	妄指烏龜說是牛	私偷一慢罪非輕	認賊為子幾多人	脫落塵纏遠世情	拔土挑泥拾亂磚	八百山程一息奔	不與他門行位同	專搜痛處向直陳	一聞謗戒特驚人	果報循環定有因
有日開弓胸腹挺	一草一針皆血汗	一行到頭無穢點	意王發出降魔令	煩惱清涼同遣盡	一旦閻王活捉去	八萬雙親都殺盡	貶得子賊無躲處	一念繫心三惡種	一片荆榛荒冷地	良馬慢行鞭拂影	一躍高登十界外	切願聞思生淨信	三百矛錐身可忍	生死輪迴如未信
雖然得中未完全	無功不許過沾身	法門龍象又添人	不動干戈死若灰	如如不動道稍同	拔舌地獄苦難休	惡還超過報何云	祖父依然未出門	豈容雜妄染佛因	翻身大似小靈山	倏然將見猛飛騰	轉來依舊輔宗宏	莫辜野衲一番心	寧親入獄再無聞	可知死後處何存

釋	鈞	任	巧	鈞	紙	倫	筆	恬	嘯	阮	琴	稽	丸	遼
釋放男兒早出家	鈞 <small>ㄍㄨㄣ</small> 溪邊	任務艱難是度人	巧拙只須愚智分	鈞是古時秤法名	紙筆儼同墨硯尊	倫常不紊體三綱	筆端錦繡柳顏文	恬靜幽棲性若閑	嘯虎吟龍世見稀	阮嘯鳴琴有古聲	琴音不若聽空音	稽考經詩與典墳	丸散膏丹藥不須	遼遙十萬億途岐
勝得千金自富華	呂望姜 <small>註</small> 輔周得力慰文王	眾生不信淚雙淋	參而未悟兩途人	三十觴滿足為鈞	文華國粹仗斯存	家歡戶喜樂安祥	大雅詩章蓋世人	牽牛荒野漫耕田	水火既濟有高低	迎神奏樂輔歡榮	空音無念亦無分	諸子尤稱道德經	只緣業病要心醫	找個良師把病醫
一子離塵能悟道	渭水一流今尚在	只好耐勞延歲月	滿世最新尤最巧	亦是陶人圓器具	四寶直稱尊父母	一座官庭評聖理	一犁翻落金烏墜	六爻卦內稱凶吉	禮樂聖言知大備	聲振三千塵世界	雖未頓超三界外	心忘罪滅真神劑	才見彌陀歡不盡	娑婆疾苦一時離
九玄七祖樂無涯	而今只見太公坊	捨身手眼濟歸人	悟來巧拙一時傾	禮尊鈞座敬當稱	聖賢官庶此由生	萬民樂業守人倫	萬點星珠塞滿天	數處陰陽識者推	五千年至迄今宏	遠聞近聽一同鳴	人間天上可稱尊	病去藥離識者稀		

紛 紛紜世事亂如麻 吃罷晨飧又種瓜 每日恆常終不懈 換來辦道振僧家
利 利生事業是菩薩 捨己為人_{不問他} 世態炎涼渾不顧 一心度盡統歸家
俗 俗情難捨莫為僧 縱得為僧亦俗人 不但無功加大過 狠心斬斷愛纏塵
並 並是同佛一體生 為何你俗我為僧 僧俗原歸身外事 那知本性未曾分
皆 皆是靈山會上人 只緣迷逐墮情塵 返照回光親證得 從今不染世間因
佳 佳作俚言只逗機 一句投機立轉移 細語粗言皆妙諦 忘蹄得免語言離
妙 妙樹原來朽木成 披毛戴角假裝人 一世橫行無忌憚 閻王逐我出幽冥
毛 毛之不附附尤皮 皮毛去盡骨須離 內外頻蠲空也盡 轉身尤帶血淋漓
施 施盡無餘正好施 布施首度大貪痴 佛祖眾生能捨盡 光明晃耀照多時
淑 淑良之性喜溫和 人道中為好善模 忠孝清廉為眷屬 全家福祿慶如何
姿 姿態雍容進止輕 足為人世善依憑 文質彬彬稱大雅 不愁富貴與功名
工 工夫用到聖凡先 那知天地在人間 行坐不知何處是 一拳打破海中山
顰 顰額憂容感興殊 焦愁道業甚荒蕪 拂去煩思提正念 清涼池內暫安居
妍 妍媸不辨是非忘 任他好惡一囊藏 彌勒肚皮裝世界 悟來始覺性花香
笑 笑看人人那日歸 不歸又是轉輪迴 篇篇苦勸人行善 愁得僧家血淚垂

環	魄	晦	幹	懸	璣	璿	曜	朗	暉	曦	催	每	矢	年
環境重園內外包	魄力堅凝事易周	晦月無光似黑球	幹旋我佛最上輪	懸想痴僧苦更加	璣為方器古時珍	璿 <small>音</small> 為上古玉圓珠	曜古輝今性體光	朗朗明明見識光	暉光日午正中天	曦暉光徹日東昇	催人催世又催心	每日晨昏祝聖前	矢上加尖快若飛	年年盼望早回頭
人人如此自難逃	內心縝密外無求	黑中白盡月難留	懇求恆轉不稍停	自心未悟又憂他	天文臺上映星辰	測量天文慶與虞	無明無暗復無藏	常云有相是虛妄	四維上下照無偏	山上清明山下昏	十百全文頌已成	求佛暗暗早添緣	光陰一去再難追	光陰過去再難留
一重嗔愛一重我	獨志為人孤遠詣	往返如梭容易過	法寶法音常住世	不求自了求他了	圓照天時方照地	器具不凡能一用	任是諸佛神力大	不見空兮不見色	方等大經行普度	正說華嚴時不二	心血寫斯千字偈	一聽佛名生大信	何苦不將心事辦	燕子飛來寒雁去
只有參禪片刻消	一身清格賽高流	青春不覺又霜頭	光明徧照永無昏	度你歸家我出家	安危禍福足須徵	吉凶 <small>之</small> 否泰各安居	不能一見此光芒	只爭活鬼守皮囊	三時說過五時全	法華說過又西沉	一言一淚一悲忱	立為急要出塵纏	四生轉過幾多回	梭巡往返幾時休

照	指	薪	修	祐	永	綏	吉	劭	矩	步	引	領	俯	仰
照顧工夫持戒清	指月雙忘體本空	薪空灰盡證偏真	修行正行選禪宗	祐佑修學辦道人	永作人間粥飯僧	綏靜安寧處處清	吉祥如意永安康	劭勉強為事既良	矩為方則屬圓規	步步踩著老話頭	引偷入室尚無知	領導同學下苦修	俯低自覺有奇知	仰高更覺見居先
末法能行是好人	一千七百葛藤同	高超三界果中人	不落凡修不住空	韋馱至此更加心	無榮無辱亦無名	桃開柳放樂鄉村	人民樂業喜村鄉	不求恩謝不私藏	圓器將依方尺圍	迎賓說話莫稍丟	六賊出入任他施	明心見性砥中流	此知能智亦能痴	此瞻能聖復能凡
謹守無移終不懈	見月當然忘手指	十八神通難度世	經行直許超賢聖	午夜不忘佛囑咐	早晚焚香求國泰	綠女紅男歌徧野	感謝國恩承覆載	任以德深將仇對	世制宏模皆定例	拈匙放箸皆力究	寤寐竟將財盜去	大倡拈花微笑旨	愚智雙絕非木偶	凡聖盡傾非處去
生生如此我佛欣	全指即月更深通	堪嗟緣覺與聲聞	靜坐當離有漏工	三洲普眼看尤清	餘時專懺舊紆因	田禾五穀慶豐登	住行衣食慶綿長	冤緣果報自昭彰	分鑿那得當針錐	道不明時參未休	反將家主細凌遲	盡人聞到漫同儔	千佛出世未全持	眾生度了願將圓

愚	聞	寡	陋	孤	眺 _{去委}	瞻	徊	徘徊	莊	矜	帶	束	廟	廊
愚痴智慧本無分	聞聲見色未忘參	寡欲何如無欲清	陋室閑居別有天	孤詣叢席立志堅	眺望深藏大藏經	瞻仰禪宗好古風	徊惶恐懼路多岐	徘徊不敢住叢林	莊肅衣囊去訪參	矜哀慈恕可憐生	帶水拖泥又吃烟	束衣整帶律嚴身	廟建鄉間作法船	廊牆書偈首黃梅
只要行人信得真	吃飯穿衣審更堅	欲清多感梵天生	喝前棒後薦無難	一聲棒喝起狼烟	無窮法寶世明燈	人間模範迴難同	猛然一步出邪迷	一聽叢林駭怕人	明師指示作金丹	小廟為僧苦倍人	賭錢看戲鬧花軒	品格威儀真實行	一佛一法一僧單	盧能當日話真奇
由信有參參有悟	講話操持工在用	切利諸天因欲盛	磕著痛處全盤露	捉虎擒龍忙未了	人能隨喜稍聞見	首執真慈嚴若父	大好招提生佛祖	就此閑居多染習	再到祖庭披剃地	稍一差遲知是錯	世人加倍誠恭敬	村野人人能見到	男女見聞培聖種	衣鉢沾石搬未動
開花結果信為根	何愁夢裏不參禪	往還人世又迷津	久蓄家私一刻翻	涅槃山頂又加賢	成佛真種種多深	愛如赤子喜心中	悔吾今日到來遲	虛生浪死落冤塵	萬人敬仰自多慚	畏人畏世畏神明	不看僧顏看佛顏	敬如活佛孝如親	福田三寶結多緣	南能北秀到今時

蒙師指導出迷途 粉身碎骨足難耐 一句了然直見性 頓超十界慶高流
 等個知君問路途 街邊久站惹人愁 布袋每天拿在手 魚頭狗角併全收
 誚誚誚更心歡 讚我隨緣毀有緣 但怕不聞尤不問 千佛欲度也為難
 謂云三教有高低 妙道而今識有稀 真俗中機儒釋道 一機一教被咸宜
 語言道斷指禪宗 心行處滅行皆同 根識塵空參再進 扶桑旭日耀江東
 助修正研秉全功 懺身恰與懺心同 事理互融行更易 雙方並進莫稍鬆
 者之成績最優良 三教經文共一章 上句未通皆少者 全文有者義攸長
 焉敢稍違明德篇 儒書柱地與擎天 古聖先賢同化世 陽春一曲妙中玄
 哉乎也者義分明 文章落筆句皆清 助語歇詞無間斷 全篇詩賦足堪成
 乎是途中歇脚亭 追思審義暫休程 理充意足行來快 不亦樂乎去遠深
 也 也是伊之耐苦心 千人腳下慢須行 行到海窮江盡處 語言不立卻無文
 ●毗嵐風——劫風 ●嶂——像屏障的山峰 ●俱——同「具」 ●牝——雌性 ●媿——醜
 ●岫——山峰 ●鞵——同「鞋」 ●罾——網 ●木叉——波羅提木叉：戒 ●莖——同
 「葬」 ●使、纏——煩惱 ●演若多——喻狂心迷亂 ●旬——十年 ●關鍵——限門
 ●傳——陳 ●磬——樂石 ●疎——同「疏」 ●邨——墓塚（第717～741頁）

大悲緣起 卷六(◎谷—同「穀」◎羅卜—蘿蔔〔第756—757頁〕)

大哉佛祖！最上法輪，作迷途之寶筏，為長夜之明燈。

原夫如來演教，法被時機，於斯宗門，堪為最勝。示教外別傳之嫡旨，接上根利智之高流。真參，則諸愆消殞；深禪，則萬善恆持。心王突出，權勢臻隨；萬別千差，咸歸宗窟；五時八教，盡入圓規。行因至果之時，始終不動；利物濟生之處，彼此空函，逐形不礙。上酌覺帝之恩，垂跡無窮，下滿眾生之願。(◎楹—栓子◎啐啄—師徒機宜相投〔第743—746頁〕) 慟哉！睹苦海之汪洋，可傷可慘！看妄波之浩蕩，無救無歸！四生往返，六道昇沉，良可嘆也！由是我等，同志之流，不厭苦土，不求樂邦；正在凡夫地上，業識心中，建立法幢，宏然寶炬(◎然—同「燃」)

華嚴經云：「菩提心為燈，大悲心為油，大願心為炷，大智慧為光。

」方可燭幽途之衢道，破黑暗之明燈。然最初，切須研究心宗，豁然頓悟，了知自心，本無生滅，遂悲六道，枉受輪迴。嗟夫！一念之差，故有聖凡之別；久沉諸趣，何有出期？(◎三尊—三寶◎弁—侍從〔第744頁〕)

居天堂者，則快樂繫縛；沉地府者，則痛苦交加。情與無情，本自諸

佛一體；悟與未悟，咸皆蠢動同源，始因眾生，執迷輪而不返，遂感諸佛興悲願以降臨；如是，運大願船，同遊悲海。三祇劫內，大千界中，視眾生如生身父母，施頭目腦髓而供養；看含靈如手足同胞，捨血肉身命以飽殮。投犬馬，為畜生所化；入飛禽，為鳥鵲所皈；逐類隨形，和光接物。娑婆國中，無一微塵不是如來捨身命處；輪迴界內，無一眾生，不受世尊教育深恩。（◎波羅夷—戒律最重罪，犯者永棄沙門之列〔第732頁〕）

及我等尚在沙門，襲佛後裔，當知諸佛，興莫大之悲懷，俯視眾生受無窮之極苦，茲乃正當發廣大願，運無緣慈，同體大悲，上助諸佛慈化，下拔群生痛苦，中則自他俱利，深植往因，福慧兼修，佛階期近矣！

然不可窺願海汪洋，即望波而退，言及：我等乃博地凡夫，何得如是而行之？若此念纔興，其自也，佛種斯斷；其他也，極苦何拔，可不嘆歎！譬如樓高萬丈，必先從地修基；若無其基，高從何有？我等欲成佛果，必居凡地修因；若無其因，寧有其果乎？（◎阜—土山〔第750頁〕）

世出世間，願為前導！切知諸佛，由眾生悲願而證之，亦知眾生，由諸佛悲願而持之，悟之曰諸佛，迷之曰眾生；倘能了此迷悟之源，何生佛

之可有？（◎十八界—六根、六塵、六識◎六賊—六根〔第747頁〕）

我等實迷途杳杳，業識蒼蒼，不遵先聖本懷，那有將來宏範？由是，故依此願，朝夕二時，對三寶前，至誠發願，頭面禮足，伸此願文，久之薰修。如世人欲修房屋，必先起心思惟，然後發於身口，行於事業，其房屋必成；若先無修房屋之心，何修造之有？今我等發願，亦復如是，欲行菩薩道，利益眾生，必先有願於心，然後發於身口，行如是事，則願必成，若先無利生之心，何滿願之有？譬如前有一病者，欲求眼目醫之，方得除癒。汝先不發捨眼目之願，自眼目豈能捨之？然發願之時，正是修願之心，非是行願之事也！（◎鑄—雕刻◎招提—道場〔第749—756頁〕）

或謂有見此願，甚實難行，不言「犯妄語戒」，便言「發狂願！」如斯之言，將出於口，斯人墮阿鼻無救，何以故？譬如有人，溺於水中，其自見之，無救起之心，他人發心救溺，即出言阻擋，不許救取，如此重罪，報何免之？信此願者，必知佛法之來由；行此願者，必明同體之大悲。如是，可不墜言狂之咎，然此願乃：

衆生無邊誓願度 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門無量誓願學 佛道無上誓願成。

實諸佛之本懷，菩薩之事業；除此願之外，不名至願。

【又有問云】發大願者，有一、二則足，多願有何利益？

【答言】且諸佛菩薩，在因地中為凡夫時，及阿彌陀佛四十八願，藥師如來十二大願，釋迦如來五百大願，觀音大士十二大願，地藏菩薩七十二願，普賢菩薩十種大願，行願品云：「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此大願，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又云：「或復有人，以深信心，於此大願，受持讀誦，乃至書寫，一四句偈，速能滅除五無間業，所有世間身心等病，種種苦惱，乃至佛刹極微塵數，一切惡業悉皆消滅。」（◎偏真—指阿羅漢）

從上諸佛菩薩，無不發廣大願，普度眾生，而後成佛。我等若不發願度苦眾生，欲成佛者，無有是處。故眾生無盡，我願無盡，何數量所能限也！（◎五分香—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第765頁〕）

敬告有志上士：掃盡疑難，痛發大願，以免諸佛流淚，菩薩傷心；護法龍天，搥胸頓足，其奈我何！慘傷痛心，尤奄奄而不向此願者，至感諸佛菩薩，三嘆苦哉！嗟夫！六道眾生，出苦何期？如是拭淚以誠之。

朝夕發願文（●飄—飄搖●皆—生翳的眼病〔第765頁〕）

皈命本師釋迦尊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歷代祖師善知識
護法諸天八部等 我今發願為證盟 仰垂憫念鑒微忱 願賜慈悲哀納受。

第一願—十方諸佛，常居在世，破群迷於九界，令正悟於一乘；法輪轉像末之頹風●慧日燭幽衢之長夜。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二願—十方三世，諸大菩薩，不捨宏慈，憫眾生苦，建法幢於既倒，挽佛日於西沉；逐類隨形，同塵接物。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三願—正法久住，不被魔侵，為眾生正眼，作出世津梁；仰龍天而永護，俾法藏以長存。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四願—伽藍肅靜，海眾安和；禪侶共修六和●僧房遠蔽凶侵；祈祖道蕃昌，作將來宏範。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五願—十方緣覺，諸聲聞眾，棄二乘因，參無上果，坐斷焦芽於定性，驚回灰斷於偏真●不捨三界，普度群生。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六願—盡十方一切諸天，及各天眷屬，捨電光之樂地，免永劫之苦因；覲佛道場，堪聞法要，悟無生忍，棄有漏因；轉天界而成佛界，易無

常而契真常。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像末—像法、末法）

第七願—盡十方一切龍神各部，各捨所執，各蠲所重，悟己愛於非常，息貪瞋於永盡；植眾德本，了契佛因，徧沙界而護法，積行滿以成佛。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絳—深紅色◎韜—輕〔第766頁〕）

第八願—盡十方國土，大小國王，欽崇三寶，正法施行；舉道德，永鎮王席；佈仁慈，克安黎庶；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外界無侵，干戈永息，共享光天，同沾化日。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九願—盡十方一切眾生，未種善根者，令種善根；未成熟者，速令成熟；未解脫者，速令解脫。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十願—盡十方一切眾生，不逢八難，不遇三災，一切惡難橫事，悉皆殄滅，永盡無餘。我若見者、聞者，急行救脫，不令遭之。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飫—吃多◎齧—睡時呼吸聲◎薺—蔬菜〔第768頁〕）

第十一願—盡十方一切眾生，孝順父母，敬事師長，和睦兄弟，恭敬鄉鄰，誠信三寶，受持大乘，性質溫和，心行慈善，公平處世，正直為人，重道輕身，安守本分。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十二願——盡十方一切眾生，不受貧窮下賤，盲聾瘖啞，癱殘百病及諸惡業，悉皆遠離。亦有佛及菩薩，常坐道場，廣宣法要，勿令斷絕。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讌——聚會◎顙_{タテ}額——頂禮〔第770（772頁）〕）

第十三願——盡十方一切眾生，有求衣服愛重者，即脫自身衣及愛重而與之。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十四願——盡十方一切眾生，有求飲食湯藥者，即自忍饑而供給之。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典墳——古書◎罟——網〔第775頁〕）

第十五願——盡十方一切眾生，有求國城妻子，奴婢僕從，房屋田產，金銀七寶，象馬車乘，床座臥具，凡所愛重，悉皆捨之，毫無悵惜。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很——俗「狠」字〔第776頁〕）

第十六願——盡十方一切眾生，若受極苦重病，有求手足作醫者，即將手足捨之。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箸——筷子〔第778頁〕）

第十七願——盡十方一切眾生，若受極苦重病，有求頭目腦髓、耳鼻舌齒，作醫者，即熱心捨之，毫無愛惜。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十八願——盡十方一切眾生，若受極苦重病，有求心肝、脾肺腎，內

一切臟腑作醫者，即快意捨之，萬無悔惱。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十九願——盡十方一切眾生，若有女人，厭惡女身，命終之後，即轉男身，生善信家，常樂布施，相貌端嚴，心行慈善，願早出家，童真入道，自利利他，化他自化。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二十願——盡十方一切眾生，盡受三皈五戒，行十善道，漸入佛乘_云；不墮二乘邪見，及魔外道，一切雜趣中。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二十一願——盡十方一切眾生，生佛法家，住佛性地，息貪瞋癡，修戒定慧，悟最上乘，行菩薩道，即徧十方，一切諸佛，得受記別，盡成佛道。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二十二願——盡十方一切眾生，逞貪瞋癡，造諸惡業，五逆十惡，謗佛謗法，毀齋破戒，應墮阿鼻地獄極惡重罪，萬無赦出，我願代他當受一切惡報等罪，萬無退悔。亦願他早生善道，遇善知識，勤聞法要，了悟自心，成等正覺。若有一罪苦眾生，未成佛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二十三願——盡十方無量阿僧祇，恆河沙諸佛國土，種種地獄，阿鼻大地獄，及諸小地獄，一切受苦眾生，五無間罪，我願代他受大痛苦，令

他出離苦趣，早生善道，遇善知識，發明自性，成等正覺。若有一地獄未空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二十四願——盡十方一切餓鬼等類，願早沾甘露，頓消饑火煙生；快飲瓊漿，急潤針喉猛燄。我願代餓鬼忍受饑苦，令他早獲善道，早證真常。若有一餓鬼，未出苦趣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二十五願——盡十方，一切畜生等類，飛禽走獸，鱗甲羽毛，蠢動含靈，昆蟲螻蟻，我即心念口言：願真靈頓發，早脫身於畜類，業報全消，速了悟於本心，早生善道，頓悟真因，成等正覺。若有一畜生，未出苦趣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二十六願——弟子及十方一切眾生，從無始來，所造一切惡業，已受報、未受報、當受報，悉皆令止；滅盡無餘，永不復造。仰求十方三寶，一切聖賢，憫念垂慈，求哀懺悔，堅持阿耨菩提，住不退轉。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二十七願——弟子及十方一切眾生，隨願投生，不迷本誓，出生茹素，誠懇皈依，幼習佛乘，童真入道。財源豐富，口體香潔，心性溫和，身

形端正，文字精通，言詞辯利；願早出家，不累父母，有為難事，孝順父母，早許出家，堅持梵行，嚴護威儀，萬事隨心，四緣具足，六根通利，三業純和；無諸病苦，不受魔纏，不遭橫事，永離怕怖；開悟正因，洞徹真源，智慧宏深，辯才無礙；萬行具備，六度精修，旋轉法輪，續佛慧命。不厭苦土，不求樂邦；世世生生，同佛出世；在在處處，以法利生；直至成佛，不忘本誓。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二十八願——盡虛空，徧法界，若有無量極苦世界、極苦眾生，我願往彼極苦世界，建立法幢，行菩薩道，令彼極苦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二十九願——盡十方國土，六道一切眾生，盡成佛道。若有一眾生，未成佛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三十願——設我得佛，國土中，有無量金銀、珍寶妙香，合成為地，悉平如掌，無諸雜穢，亦無山陵溝壑，江湖河海。原有七寶池沼，香水清潔，若有飲者，煩惱頓除，悟無生忍。國土中，無貪瞋十惡、無女人、無晝夜、無寒暑、無貧富、無貴賤、無生老病死、亦無成住壞空。若不爾者

，弟子誓不成佛！

第三十一願——設我得佛，國土中，若有一波旬、外道、修羅、地獄、餓鬼、畜生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三十二願——設我得佛，國土中一切萬物，及宮殿樓閣，悉皆自然光明，超諸日月，淨潔殊特，徧照十方無量阿僧祇、恆河沙諸佛國土，若有眾生見者，覺悟自心，證無生忍，亦有寶樹周匝行列，微風吹動，極妙音聲，徧諸國土，若有眾生聞者，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三十三願——設我得佛，國土中嚴淨道場，廣宣大法，直至盡未來際，無有窮盡，所宣法音，所放光明，即徧十方無量阿僧祇、恆河沙諸佛國土；若有眾生，見者聞者，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三十四願——設我得佛，我之壽命，過百千萬億那由他劫，不能盡其數，久遠住世，國土無盡，說法無盡，度生無盡。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三十五願——盡十方一切眾生，志心信樂，發菩提心，修諸功德，植眾善本，至心發願，欲生我國，不用蓮生，不假胎生，不計時間，不須品級，乃至一念稱我名者，命終之後，即以一念，我國現身，現即見佛，聞佛法要，悟無生忍，住不退地；徧及十方，覲佛國土，供養諸佛，得受記別；普度眾生，速成佛道。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三十六願——設我得佛，國土中諸天及人，盡具三明六通，智慧辯才，神通無礙，即徧十方無量阿僧祇、恆河沙諸佛國土，即至彼國佛前，承事供養，尊重讚嘆，得受記別，盡成佛道。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三十七願——設我得佛，國土中諸天及人，不具三十二大人相及八十隨形好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三十八願——設我得佛，國土中諸天及人，欲得衣服飲食，及一切應用之物，悉皆自然而至，不假造作。禪悅法喜為食，無諸大小便利，所受快樂，勝別天上。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三十九願——設我得佛，國土中諸天及人，若聞不善名者，弟子誓不成佛！（◎灰——灰身滅智：將身心歸於空寂無為之涅槃界〔第785頁〕）

第四十願——設我得佛，國土中諸天及人壽命，過十方無量恆河沙劫，不能稱其限量。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四十一願——設我得佛，國土中諸天及人，有自願修短者，壽命終時，即生諸佛國土，承事諸佛，廣修供養，得受記別，廣度眾生，不久成佛。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四十二願——設我得佛，盡十方一切眾生，見我形者，聞我名者，即得無量百千三昧，一發意頃，供養不可思議諸佛，命終之後，即生我國，修諸佛行，行無上道，度不可思議眾生，盡成佛道。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四十三願——設我得佛，國土中菩薩、緣覺、聲聞，於一念頃，即徧十方，行菩薩道，度脫眾生。若有一眾生，不生敬信，不生我國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四十四願——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眾，及十方一切眾生，聞我名者，即發道意，願生我國。臨命終時，不果遂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四十五願——設我得佛，國土中菩薩、緣覺、聲聞，及他方國土菩薩

、緣覺、聲聞，隨其志願，所欲聞法，自然得聞，心開意解，住不退地。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四十六願——設我得佛，國土中菩薩、緣覺、聲聞，其數無有窮盡；乃至天眼視之，亦不能盡其數。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四十七願——設我得佛，國土中諸天，上至有頂及天眷屬，念念衛護道場，保守正法；直至盡未來際，不可思，不可議，不可說劫，無有剎那退屈。若不爾者，弟子誓不成佛！

第四十八願——設我得佛，盡十方國土，一切眾生及非眾生，情非情等，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亦發我所大願，成就爾所眾生，莊嚴佛土。若有一蚊蟻，及一微塵眾生，不成佛道，不生我國者，弟子誓不成佛！
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
自性衆生誓願度，自性煩惱誓願斷；自性法門誓願學，自性佛道誓願成。
虛空有盡，我願無窮；情與無情，同圓種智。

凡我同胞，當觀濁世眾生，迷淪苦海，難登覺岸；正值滅劫催臨，法當末運，魔雲熾盛，佛日沉西，大夜昏昏，冥途杳杳；悲夫慘痛，拭淚含

悲！筆此庸言，哀祈互勸，切願大家出手，扶起剎竿，旋轉法輪，振興佛日；庶使大願船開，而齊登智地，不致隨識波而沉諸趣，尤莫之返也。

仰瞻我界，同體大悲，共發大願，為眾生津梁，作^ト忖途寶炬^註。切不可起人我見，用勝負心，至言：「他是重業凡夫，所作之願，不能有益於眾生；我堂堂人物，豈肯低學小節？」此言此見，龍天聞之動怒，鬼神聞之生瞋，何以故？既能發願，即是菩薩發心；當知此願，根據諸佛菩薩，在因地中，為凡夫時所發之願，等無差別。若藐視此願，或謗此願者，自沉苦海，亦令眾生永墮輪迴，任是諸佛不能救你。悲哉！痛哉！能依此願信而行者，實不負為佛之愛子也。（◎忖—同「旭」）

然發願之儀式，勿論僧俗男女，乃佛前香花供養；僧則搭衣持具，俗則洗心滌^勿慮，恭對佛前，至心發願，一拜下，俯伏宣願一條，共四十八願，即四十八拜，心則觀願，口別宣願，身則拜願，真乃三業相應，可名至願。朝暮薰其心，起止行其事，亦是言行相應。上則報佛深恩，下則眾生受度，今則如是因，後必如是果。儒云：「有願必成，無求不應」況其釋乎？信矣哉！大悲緣起，附四十八願文終。

自行錄 卷七

余僧俗籍湖北省黃岡縣，俗家劉姓，父諱嘉績，母氏方，俗名永理，字福庭，祖上耕讀為業。母懷妊時，不能食葷，吃則腹痛。至臨產夜，父見金鯉進房，母見黃袍白鬚老比丘入內，滿屋通黃，不半時余誕生矣。父命名叫鯉，母取名叫小和尚。父知鯉字，乃孔聖人子名，早死，故遂改理。

出胎後，母乳不能食，催素乳母。不二年，愛吃鹽炒乾飯。至三、四歲時，喜捏泥土佛相，供於田岸土洞中，日往拜者數次，其他非性之愜與註至五歲時，父授初學書本，不一年，悉能背誦如流。至七歲時，在鄰廟攻書，有外道求我，告以心經，至「無智亦無得，無人無我相」，豁然省悟，堅萌出家之念。（◎擻—轉◎睨—怒◎銃—槍）

至九歲時，外道請我先生，告高王經，經中阿閼佛之閼字，先生授以閃字。復問我。我云：「不是閃字，是閃字。」比時先生嗔目視我，責我數竹簡，怒云：「豈有學生睨視先生理耶註」（◎愜—滿足）

從七歲起，每晨待旭日初升時，誦心經七遍；日暮時，誦心經七遍，習以為常。放學途中，見老者，即悲而嘆曰：「你死後安身何處哦？」老

人顧盼，一笑置之。見年輕婦女，即恨曰：「弄這多花粉，塗在臉上，幻作妖嬈，而身上臭烘烘的，粉再多也蓋不住。」一遇女人對走，我即讓路曰：「迷魂鬼來了。」一日，復見打雀子，狩夫正標射時，即拍掌念阿彌陀佛。狩夫見之，氣憤填胸：「你再不走，我就擽你一銃。」我更不肯走，一見雀子彈死，即念往生咒饗之。見牛馬豬狗各畜類，用手撫而嘆曰：「你何苦受此身形，幾時能脫軀殼？」動輒淚下不止，此十歲左右事也。

至十二歲時，每念世態多幻，畢竟莫茁蛭蟬（註）終非久住之地，立志出家，遂跋涉至漢陽，滿擬到歸元寺出家，因不知寺之住址，錯到歸元頂，一進見之酒肉薰心，嘔吐掩鼻，望而知退。予忖度之，定非真歸元寺也，恨我因緣乖謬，造化所苦。正危念中，適堂兄忽來，拖走逼歸，致未遂出家之志，如是氣絕者數次。（◎棹——同「桌」◎茁——生長◎莫——草）

一日，父令長跪棹前（註）邊靠一木棍，父拈肉一塊，逼我吃，吃則罷休，不吃三棍打死除害。我即稟父：「請父打死，誓不吃葷。」我母即攔住。是年皈依大智老和尚，我問：「何法能了生死？」彼僅教以念佛法門，且曰：「汝能念到，睡著做夢，還有佛聲，再告大法。」如是埋頭苦誦

，晝夜忘疲，能一時做，到夢中念佛，師再有大法可告，喜不自勝，急不容緩之一句阿彌陀佛，不出聲念，易得忘失；出聲念佛，恐親不樂，行念有間，即用竹板，書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掛在傘內。若忘念佛，竹板撞響，即警覺，佛聲不斷。若坐即將竹板放在懷內，忘則取出，視之即念。至睡時每被夢轉，無法念佛，即用淨水，供佛前，至晚持水用食指畫南無阿彌陀佛數十遍，吞下使夢中念佛，諸法設盡，未得夢中，歷歷明明念佛，心甚焦急。（◎緯——拉船前進的繩子〔第801頁〕）

一日，詣寺省師，至夜靜坐，睡夢中大聲念佛，驚醒師父，特來問曰：「你大聲作麼？」喊不應，推方甦。師問曰：「汝睡著念佛可知麼？」我答：「不知。」師曰：「此真誠念佛也。」一聞師言，肅立欣慰曰：「請師再告了生死大法可乎？」師即問：「念佛是那個，汝可知否？」我被這一問，如喝一口冷水，往下一吞，臉燒飛紅，半時不能答，冷坐若呆。我復問曰：「此法如何用去？」師云：「候你將念佛的這個人找出來，再向汝道。」師回寮休息，我內心煩躁，意頗躊躇，若學參毫無把握，若學念又覺困難，此十五歲時事也。（◎喂——同「餵」◎杌——小凳子）

由是世塵之心冰冷，參禪之念益堅。時值父病彌篤，醫藥罔效。常思古人，為親盡孝，我何人也？即夜取菜刀私入佛堂，虔誠拜稟諸佛，自願割肝救父。盟誓畢，復覓定磨刀石一塊，恐防不濟，結跏趺面佛而坐，至深夜自解上衣，正胸膛下，用刀力剖；數十轉未開，刀鈍復磨，再剖方開，刀無血跡，身未沾紅。內有乾血一團滾出，見之極圓，即用右手伸入，取肝一塊，割下三分之二，內如沸水之動盪，割後，刀口無法收閉，熱氣外沖，即將褲帶，攔口綑緊，起身禮佛，取豆腐合煮熟透，親送父床喂食。食之還要，我即婉言安慰。侍父睡著，不多時病愈，此十八歲時事也。

父母逼我大婚，慈命難違。無法迴避，只得事前與女商約，結婚時，名為結褵，不染世緣，各行佛道。該女早已為我化歸三寶，茹齋誦佛。豈知該女道心，更加貞切，早有不落紅塵之志，反勸我終身為道是求。至期虛與同房三日，我坐蒲團，女坐椅杌，陪母閑談，母住房勸慰，定要我等安睡方出。如是者三日，母知世俗無緣，怏怏而去。我等各歸佛堂，修性念佛，此十九歲時事也。（慈命——母親之命。妯娌——丈夫兄弟的妻）

至是父母兄弟妯娌悉勸回頭。吃齋念佛，我每夜佛堂，領眾修行，

除父不能盤膝外，其餘皆長夜，不倒單者多年。（◎公牘—公文）

至二十二歲時，被叔祖父，逼回到任年餘；因公牘中①極刑過多，功微過重，目難忍睹，辭職歸里。雖在宦場，佛珠尤未曾須臾離手。每日佛聲不斷，至閱法華經普門品云：「若人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名字，即時觀其音聲，即時解脫。」靜思猛省，念釋迦牟尼佛數句，即時觀聽佛之音聲。其時，身心清淨，萬念潛銷，方知此事，最尊最貴，最上第一；要辦此事，非出家不可。如是蓄意，趕辦行裝，我見母親，既已皈依三寶，兄弟妯娌，全家信佛，外有皈依者，數百人，對於世間，孝道禮義，略盡少分，所憂者父親，雖逐漸信佛，尚未戒口，是我終身鬱悶遺憾事也。

由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向雙親告假，朝謁南海，預到普陀出家，將登海岸，見僧人，口含紙烟者，身穿綢褂者，手把洋傘者，腳穿白襪者，奇形異色，不一而足。當時心生冷落，急將用款，在前後寺打齋供眾，作功德畢，即往梵音洞捨身。此捨身事，後文補敘。

此時，遇有五位穿衲襖科頭赤腳苦行禪師②覲面相談，長嘆曰：「還有真修行人在焉。」遂願出家，自即潛購剪刀一把，私往三聖堂南山麓，

將髮剪下，搓團置埋泥裏；又將鞋襪摔棄，先辦一件破袍子穿上，科頭赤腳，了盡我生平之願。五苦行比丘，偶一見面即吐舌曰：「汝那裡落髮，何不與知？」該五人離方寸，至六月二十五日，私自過海，擬行頭陀苦行，彼五人聞之，不忍獨去，遂一同過江。

我不願彼等同路，求他給一方便鏟、棕蒲團、木瓢、筷子，瞞他遂向深山奔躲。離開後，竟絕食三日，在山打餓七九天，上下四天，共十三天，未吃飲食。由此一餓，家情俗念，徹底忘清。出家後，自願往寶華山受戒，單瓢化食，擬趕華山，不料，夜歇水邊，僧帽瓢篋便鏟等物，被行船緯繩經過，齊刮下水，杳然無踪。（◎科頭——露出頭頂，不戴帽子）

次日，覓一竹棍，化一瓦盆，一路求食。有五天未食者，有三天未見粒米者，日夜奔馳，將到寶華山邊，無力上山，又無衣單。即取青藤一條，將破衲襖捆好，當作衣單，平路背行，堵則扒走，多天未食，氣力毫無，挨至客堂拜下，無力起身，該知客未識來意，向臀股擡起一腳，如是，倒睡在地，無力起扒。知客大師，連吵帶吼，著照客扶起，問：「戒費有否？」答：「無。」又問：「號條有否？」答：「無。」「衣單有否？」

答：「無。」又問：「來做甚麼？」答：「我來受戒的。」知客哩納過，隨送一小房內。舉眼一看，門縫掛有草紙一張，請照客借一筆硯，即書云：「普陀離俗意欲奢，實為生死到寶華，多蒙師眾收留我，參明本性脫塵沙。」貼內牆上，因苦到此地，感激之意。隔二小時，有巡照師來房，先將字條看過，復將我頭細看一周。到客堂隨來二知客，先看我頭，再看字條，問云：「你是新戒？是老戒？」我不知新戒、老戒為何物，故未即答。又將我移住碾磨坊。知客見我頭上有幾個巴子，定是山下大馬溜子，欲來打劫，新戒那能說得這幾句話，你們大家留心謹防，定不是好人。

可憐我此時，還未知這四句詩偈送命，又在碾坊牆上，續題四句曰：「寶藏重開透性天，華嚴海會度深泉，仙佛普利無邊際，山放光芒奠大千。」用寶華仙山四句為題。不半天，有知客見到，即囑碾磨頭，與大眾云：「此人定非好人，請你們看看，此四句，究是新戒能寫出來麼？」眾人加倍用白眼看我，遇笨重過穢事，直令我做。我在家未倒單，出家亦未倒單，與眾新戒同一床。我坐不睡者月餘，點小燈防我者亦月餘。浩老問曰：「點燈作麼？」碾磨頭云：「有個新戒是歹人，特點小燈防他，否則恐

盜寺物。」我又屙血七日夜，睡磨盤內多天，只餘一息。

同戒者，教我溜單；我不知溜單是犯送命的規矩。次日早將同戒乾飯吃飽，將衲襖依舊用籐一捆註負到肩上。碾磨頭問曰：「你做煞？」我云：「溜單。」他云：「好。」可憐一跑，直到黑烏龜石，碾磨頭追來，帶一茨條註混身死打一頓，提耳拖回，如拖豬似。直到巡照樓上跪下，巡照云：「琉璃燈扯起。」毛竹板子打斷，氣絕者數分鐘，莊主討保始饒。二人扶回原處，坐下細想，方知溜單一事，不許人知，雖規矩之嚴，執事之緊，誠利天下範後人。思之：我若不是，幸遇各大善知識，刻骨究實提拔，我何能為高旻一代住持？粉骨碎身，難報萬一，誠律宗戒法之嚴，消業之深，為成佛之基本，作菩薩之種子也。（茨茅草●籐—竹器）

即至次日，衲襖不要，早飯不吃，私自逃出後門，走四五里，猛從深柴山窠直進，又恐捉住，下山至稻田中行。看稻者，擬開銃驚駭，我落荒不能走。黑夜向彼，要求下山苦衷，後放我走。逕來金山求住，預為受戒。我話未畢，知客派眾僧，連推帶拖，一擁而出，云我是馬溜子。兩三天未吃，求一殮飯亦不准。他云：「空手不能趕齋。」該小价註拖我離開山

門。可憐日暮途窮，縵無去向，衲襖丟在華山，身只穿一道士與我單藍褂。直至鎮江街心，沿門討飯，人見我身無衣穿，手無碗筷，無一與之。

如是三天，竟未得一米。偶遇一道士，我即扯住跪下，哀求曰：「我做和尚遭難，現在情願做道士。」該道士云：「我廟在碁盤山頂，你去云是當家叫來的，不久即回。」我聞急上該山，等候四點鐘，該廟當家，亦出外回，將我一看，即著人趕快拖出去，定是壞人。即時來五、六道士，將我連拖帶擡，向柴堆邊一滾，驚動群狗，騷然狂吠。我即佔住狗窠一夜，五六道士巡查，至次日眼睛皆黑，到下晚方明。下山復到金山塔院，七里甸，跪當家前，求救亦不准。（◎小价—用人◎勛—同「斤」）

是時正開山洞鐵路，我擬傭工挑土，苟延性命，再好尋師受戒；即向該處逐一詢問，扁擔糞箕，須要自備，方准入場。思之：一文未有，那有錢置物。至是討飯無人給，做和尚無人收，做道士無人要，做工又無本錢，直到山窮水盡。就在去七里甸十里許，小土地廟內，與化子同歇一夜。至次早立誓云：「此處動腳，直抵大江，無人救我出家，自願投江而死，轉世再來。」如是走一腳，滴一淚。思之：命在這條路上，達到江頭即死。

問人：「大江距此多遠？」得人指迷曰：「還有八十里，即揚子大江。」嗚呼死之時間，當在頃刻！八十里地中，見僧人，即跪下求救。至離鎮江四十里，有一小廟，進廟跪下求食。他云：「食飯現成，你到田上，拔黃豆^豆一擔挑回再吃。」即時去扯挑回。當家出外，女眷不能當家，他們吃白飯，我在一邊冷看。可憐豆子挑回，當家他處。不料竟餓一天一夜，次早當家，令我他去。起身又跑到彌陀寺，地方甚小，當家甚善，我求即允，他問我：「你還有力否？」我答：「能挑五百觔力。」「你能看山否？」答：「能看山。」至晚，燒五人稀飯，被我一人吃空。工人回時，坐嘆冷氣，有恨當家不該留我者，有怒小价不該多添飯者，鬧得當家不安。當家次晨，找破爛衣服一包，囑我到句容縣，寶塔寺討單住下。再想：此位當家，正是我救命恩人。即時飛跑，即到寶塔寺，老當家留當行堂。回顧前之立誓，若無彌陀寺救星，直抵大江，必置身水葬。思之：由發心朝海，披緇至此，雖不若善財之百城烟水，亦有磨身捨命，為道是尊，稍似彷彿，聊只依稀，實際研塵刮垢，去習消愆，有不可思議之受用，此二十四歲時事也。（●揚子江—長江●稻—農作物的乾莖）

受行堂執後，身體強壯，道念更堅。從此重立大誓，盡此形壽，任死再不動筆，作文作詩。回思華山事，皆由文字構害[※]。一致如此，今而後，做一粥飯僧人，蓬願足矣！二時隨眾，上殿過堂，動靜不離「念佛是誰」工夫。自思：前之所行，磨鍊身心，掃除惡習，一向愛身如寶，衛生若勤，徹底放下，渾不顧及，依法出家，求師受戒，否則將成庸輩。

輒有人問我曰：「汝有師否？」對曰：「未有。」他云：「我可成就汝好吧。」對曰：「很好。」可憐舉目一看，無人能為我師者，認定閑居一位老修行，然指拜佛^註禪宗多年，四名山、八小山朝過，似有道貌。一日往寮請示，進門一陣青烟沖出，我疑佛香。三拜畢，請師賜一號條，往金山受戒。師即取名，我辭出寮時，囑師云：「師父多年苦行，被一黃烟薰下地獄，徒心不忍。」師云：「向後決定不吃。」（◎縮—喻出家）

過數日復去探查，師見我進門，急將烟具藏好。我各處尋覓，找出黃烟桿一根，隨折兩斷，從窗縫丟出，黃烟一包，攜出放散園田。又囑云：「師若再吃，今生不來師前問安。」說畢，號條收取，又找衲襖、方便鏟、僧笠子、瓢囊^註一齊辦好。先到茅山，朝陽洞，打一餓七畢，出外問人

：「今天幾時？」彼答云：「今天是二月三十日。」猛然懊喪云：「不好了，金山戒期又趕不上。」如是晝夜飛跑，至初二日趕到金山客堂，將方便鏟蒲團放好，衲襖科頭赤腳，進客堂問訊坐下。知客出，行禮如儀，問云：「老修行那裏行腳來？」我云：「師父慈悲，弟子來山求懺悔的，此受戒的話，在寶塔寺學會的。」知客把臉一變云：「我看你像老參的樣子，原來是個新戒。」（◎然——同「燃」◎瓢——盛物的器具）

知客先是必恭必敬，當行頭陀苦行的老參掛單，後知新戒，隨與掛號，問戒費。我云：「沒有。」知客云：「既受戒，何以不帶戒費？」即用楊枝條杖我五十幾下。眾師承有助戒費者，有助衣具者，有助被單者，戒費衣單齊備，送堂隨眾，還未忘「念佛是誰」工夫。（◎搆——陷害）

一到戒堂，見「念佛是誰」四字，即放衣單，向四字磕四響頭。咦！這裏也有「念佛是誰」，喜不自勝！金山是禪堂，做新戒堂故也，凡散來遮難文各件，目兩遍即能熟背，坐如呆子似，至戒期圓滿，各人四散，獨我一人，無他去向，就勉強在學戒堂住。他人學唱念功課，我無事，即將「念佛是誰」，作一整篇文章，貼房內自賞玩之。忽維那見到，急催進堂

。不三閱月，首座每天舉罰云：「這位新戒，道心很好，白天吃一殮，夜裏不倒單，破壞清規，下次不准。」我思之：挨香板可以，破壞清規不可以。由是發心出外，吃鉢飯，準備直抵中印度，終身覲佛道場，死而後已。

適有老戒名雲先者，定要與我一同行腳，拒之再四，誓與我同生死，無法離開。一路至江北數十里，饑時擬用鉢化飯，請他前行，一村狗子攢吠他，無法抵禦；我復前行，狗趕後咬他。彼即大生退心云：「我恐不及，請你一人先去。」如是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欲問前途路，究竟是誰走？從此立行，每日太陽將出，先舉「念佛是誰」起身，手拗蒲團舉工夫上肩。至晚太陽將落，即放蒲團為止，或止在橋邊路邊，屋邊溝邊，山邊水邊，坵邊糞邊，概我止處，但先提工夫，後放蒲團，若一次空放者，即提起重舉工夫再放，日為常課，誓不掛單，不趕齋，不歇店，不化緣，不倒單，不問路，不洗澡，不存一切，如願而行，未稍違犯，一路經過事實，容後再敘。（◎攢—族聚◎拗—折◎坟—同「墳」）

行至五臺，見一白塔，即禮拜，知是文殊塔，不謀而到。朝五臺後，即向北由桂花城出國，擬往中天竺，一路盡是葷食，別無素食可餐，故不

能吃。見每樹下爛棗纍纍，撿食一飽，以充其饑。忽有東印度，來中國進香之喇嘛，向我問訊，彼此談話。他云：「來中國三年，欲回本土，因途中障礙太多，不敢妄行，特回中國。」我聞之通身冰冷，即時共辭而別。返回中國，適值隆冬大雪，三尺多深，前不知路，後無烟村，在深雪中過一夜，身寒冰透，身穿衲襖，重十五觔。每下雪雨三、五天，堅坐三、五日，蒲團下，坐成窠塘水浸半身，其衣加重十餘觔，身幸未傷。

一路與告化子同睡者，與狗子同夜者，回數很多。自思：既不能往印度，只好回里，化父皈依。主意既定，隻身飛跑，直到本鄉。擬上家廟住宿，次日再行化導。不料將進廟門，適父同進廟內，隨即禮父三拜。父云：「母眼哭瞎，父找汝朝山四五處。」父即將我蒲團拗歸本家，小弟見曰：「父將這邈邈和尚弄到家來作麼？」父即云：「是汝二哥到家。」眾鄉鄰親屬，悲喜交集，隨時令眾親屬人等，排班齊整，開導云：「浮世非堅，趕急回頭，皈依三寶。」

勸畢，令各散去，即請父出外上坐，大勸一番。父之哭聲震耳，我亦同哭。父云：「你要我皈依三寶，我要皈依你，皈依後，不能遠遊。」我

隨口答應，父皈依畢，即告修行路途，隨時向雙親告辭而別，直抵金山銷禪堂假，此光緒三十三年春間事也。

自願以悟為期，不悟不出禪堂，立行不倒單，不告病假、香假、縫補假、經行假、殿假，寧死在禪堂，不死在外寮。單參「念佛是誰」一法，毫無其他妄念。初住禪堂，規矩不會，從早四板，至點心時，挨三百餘香板，只是半天，至開大靜候，共捱四百多下香板，毫無煩念。勞動執事，攪擾大眾，深加慚愧。由是留心學習，大規矩，小法則，堂內堂外，默背透熟。規矩熟後，安心辦道，任人見不到我眼珠，聽不到我音聲，未見我掉一回頭。一日洗澡歸，至大殿門，忽掉面向內一望，即被丈室小价，哩ㄌㄞ嘸一頓ㄉㄨㄣˋ他開口云：「放逸！」我著一望，是一小价，慚愧以極。至大靜後，打耳巴子七八下，痛責自己。（◎嘸—同「嘸」：聲也）

又一日，人問我：「大殿供的，甚麼佛相？」不能答，再追云：「可有鬚子麼？」亦不能答，因我向未舉頭上望。一日齋堂受供，工夫得力，碗舉起不動者，約五分鐘，偶被僧值一耳巴子，連碗帶筷子，一齊下地，衣袍悉沾湯水，碗破數塊，工夫把住，不許打失。

由是迄今，我住地方，齋堂不准執事打耳巴子，即此來因。縱有要講，等候初八、二十三、十四、三十日，正當講之，從朝至暮，日無虛度，夜無暇晷^{ㄉㄨㄟˋ}。每放香時，東西兩單，來我位前，請示問話，周圍一轉，廣單上下，亦有人圍聽。（◎晷——時候◎夜無暇晷——喻精進）

至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晚六支香，開靜漁子一下，猛然豁落，如千觔擔子頓下，打失娘生鼻孔，大哭不止，悲嘆無既，瞞到今天，沉沒輪回，枉受苦楚，哀哉痛哉，無限悲思，嘆何能及！次日，到班首處，請開示時，前所礙滯之言，迄無半句。該班首云：「汝是悟了語句。」即問念佛是誰？應答如流。又問：「生從何來，死從何去？」等等，隨問隨答，了無阻滯。不多日，和尚班首臨堂讚頌，我即搭衣持具，向各寮求懺悔，止其莫讚。一日慈本老人，舉手巾作洗臉勢，問我：「是甚麼？」我云：「多了一條手巾，請將手巾放下。」彼不答而退。自此，益加仔細，不敢妄自承當，苦心用工，必多見人，以免自大。由是日行倍加密切，一聽維那報坡^註勢同搶寶，凡有公務行單各事，置身不顧，操作敏捷，辦事精詳，為眾人冠。（◎報坡——回應出坡。出坡——為常住作事）

至宣統二年春，請堂主執未允，凡外寮行單，悉公務盡，上至和尚，下至打掃，所有規矩，倒背如流。我在規矩上用心，其義有二：一當知叢林規矩，為行人悟心大法，見性宏模，現為行法基礎，未來為進道階漸一也。人能留心規矩，鉅細清明，毫無訛謬，自則為立身大本，他則為拔楔抽釘，一旦受執為人，拈來便用二也。（◎贖—剩餘）

我一日住西單尾，有人來我處問話，鄰單嫉妬，即用醒板，打我數十下。維那得知，進堂問我：「誰個打你？」我即白曰：「是鄰單一位師父，學打香板，在我肩上学之。」悅眾抱氣不平，即云：「是某人打他。」我即曰：「不是。」維那未深追，否則，這位鄰單師父，命送一半。此我學德之密處，故我自用心法，稍得益後，專門習學內外規則，日無倦態。

至夏常住復請班首。自思：「受戒迄今，不過四年，何能擔此重任，自願大寮當飯頭。」時值隱老戒期，往年戒期，飯頭三個，大寮餛飩缸一口，餛飩粥缸各一口。至我當飯頭，只我一人，餛飩物各缸，不存大寮，一戒期滿，未贖粒米_ㄉ粥飯菜蔬，亦未拋散，想法辦好，與大眾吃。據庫執云：「今年戒期，要省九擔米，戒期單銀，及供眾等款，掃數結新戒緣

，多餘之款，辦一涼櫥。」現存未朽。（◎山門—道場）

一日飯將炒好，妙首座和尚，把住鍋鏟柄，答應當班首可放手。不允放手，我乃急死，再遲一刻，飯不能吃，只好答應，委屈求全。滿期後至期頭，本擬進堂，實因學年太淺，怕當執事，私向水頭師，借四角小洋，逃來高旻。此宣統二年，四月三十日事也。

外面聞到，一金山、二高旻，諒高旻不遜金山。一到山門，即生退心，何以？大門是爛洋鐵包的，又加缺破，進門兩邊，石塊瓦渣，青草擋路，用世人眼見，實無安住進取。再思古人之道，及用工之人，此處足稱最上上之道場也，何以？儒人求道，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禪人用工，自己尚不許有，其他何可究竟，我何人也，其不愧乎？由是奮發精進，安住禪堂，夏人居眾不多者，因各處經期、戒期、會期、佛期、看師省親等等，故只有三四人過夏者，亦有十餘人過夏者，或三二十人過夏不等。一日，請月朗定祖開示，問答相投，即厲聲曰：「萬要苦住高旻，不可亂動，汝若溜到外國，我定要把你找回；任你上天，我用烟把你薰下，好好回去，善自護持。」誰知這一次，開示請過，上了高旻圈套。不多時請我當班首

，百計推脫不許，義不容辭，勉允之。受執事後，禪堂凡出坡各事，皆我一人擔負，不勞大眾，以及客庫各寮事，棘手者，我一肩_{〔七〕}拚_{〔七〕}至是放手大做，盡量培福，當仁不讓。（◎拚——用力措物◎奄奄——氣息微弱）

一日外面，有冒名僧數十，威威赫赫來寺，各執被迫潛藏，和尚急召我出。至客堂，將他來文閱悉，即婉言勸走。彼拒不肯去，口中漫罵，如何若何。我即大聲，喊數小工出，抱細繩子來云：「一齊細好，抬到三岔河裏，送身水葬。」彼等駭得飛跑，攜來各件，不及帶去，直奔出外，同伏坐下，嗟嘆曰：「這個好大冒勢鬼，不是跑得快，險險被他捉住。」自是奄奄_{〔八〕}回去_{〔八〕}我這一面把躲藏的各執，一一招呼出來，仍做各事，那一面著人出外，探詢事態何如？據回報云：「他等一到高旻，看到有道德氣象，實不敢妄動，加之有個妙堂主，比閻王老子還狠，我們不是跑得快，險險吃苦，勸你們不必勞神。」我言：「到某處了生死，我們欲想天下叢林怎樣，反遭大過，何以？一進寺門，似像有神擋路，或似有鬼催走。」思之：龍天道場，定有神護等語，此一九一二年四月間事也。

我在禪堂，受執班首，上殿過堂，出坡行香坐香，與堂師同一起到，

未離堂師一步。堂中大規矩，小法則，比人熟，色力比人健，精神比人強，講話比人清，調眾比人順。由此各事過人，難免有礙人事，任是前後執事嫉妬，我不理；表我的堂更不理；提我名字，收拾我，亦不理。一日有一位執事，當眾吼我，我與他磕響頭。至晚請他到西寮明間設位，請他上坐，特裝三支香，向他磕三個頭，請他向後再表我的堂，求他不要提我名字。（◎棹——同「桌」◎盃——同「杯」）

一日，我後一位執事，又講我。我急到寮房，弄一團棉花，把耳朵塞好，前人吼我者，即裝香磕響頭。後人講我者，弄棉花塞耳朵。我有誓在先，寧死溝壑，不在禪堂，與人交口爭鬥，若稍違逆，以誓證盟。每有人言：妙堂主脾氣如洋火，到未聽見與人打個支扎。任人不知，我有成竹在胸，凡報坡夯柴火，別人二人抬一捆，我一人夯兩捆。出坡夯稻，別人二人抬一籬，我一人挑兩籬。禪堂大眾，衣服被條，盡歸我洗，成就人用工，油盆桶，洗竹墊，不准人到，概我一人。

我寮床上被條，龍含珠放當中，毫無其他零細，棹上一塊香板註現在規約一本，其餘茶壺盃子油燈油壺，佛相經書，紙筆墨硯，香爐燭台，

大小各物，一概不存。任是堂內外人，寄存錢鈔衣物，拒絕。內清外淨，了無罣礙，自則身心瀟灑，人見似有古風，此身外莊嚴，斷不能少。每有金山，暗著人來，勸到江天寺。一九一四年，正月期頭，金山請堂主執，辦事時長，諸煩生厭，擬棄叢林，遁居深山。至三月二十四日，約同傳恆師，徑赴終南，隱居湘子洞，居洞情景，容後再敘。

至一九一五年夏，金山慈、融二老，特派普堂主，持親筆函，急催回鎮。高旻月老，用揚州諸山名義，來函電匯路費四十元，亦催我回寺。金山高旻，函電紛馳，殊無回意。我在洞，願死於山崖，埋於溝壑，不願南返。至是各茅蓬得訊，勸歸甚力。一日，持袋取米，將出湘子洞不遠，由山頂忽滾一石，轟轟烈烈直下，正置身後，離腳五寸許。當時駭得精神喪，取米歸，將至洞外，復滾一大石，置於我前，離身尺許，一陣冷風，魂駭離體，至洞奄奄危坐，五內不安。（●拴龍樁——在南五台有遺址）

拴龍樁有高鶴年居士，又加力勸，助資速歸。思之：往返落石，身之前後，恐山神不容我住，抑或催我回揚，至是誓死於洞之志，即被兩石打落，將無居山之念。可憐我不願回揚，石頭作祟，竟催我回。別無他事

，由是一肩，午夜兼程，不十餘日，未攏^攏金山^註直抵高旻。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二日回寺，依法巡察，禮月祖時，月老有病，一手抓住，死不放手，即命現任住持明老，擇期傳法。和尚云：「請老和尚看日期。」月祖云：「就本月十五日。」和尚依而行之，隨請諸山，如期雲集，傳法後，月祖止我他去，侍奉巾瓶。（◎攏——靠近）

至十六日，復令和尚，悉在床侍奉。十六晚，親令和尚打二磬，呼我敲小樵子，同聲念本師釋迦牟尼佛。至晚八點鐘，招手止念，單呼和尚云：「你向來脾氣不純，對妙後堂，特加優容，不可苛刻。你可著住外寮，一同護持常住，要緊，你們念吧。」念約兩點鐘時，招手歇佛，令我請堂內班首上來，一一向其合掌告假，眾人舉目罔措。告假畢，請眾執回寮，復齊聲念佛，念約點鐘，招手止念，抓我手云：「你雖接過法，我還不放心，要你發一誓願，我纔放手；若不發願，我死不放你手。」月祖言畢，不令念佛，候我發願。我正難時，月祖即云：「要你講，生是高旻的人，死是高旻的鬼。」躊躇多時，勉強答應，還不放手，又令念佛。至十七日早課下殿，手還未放，我覺駭怕，漸漸冰冷，我疑恐不開，請人雙手力推

，始放手。如冰凍一塊，貼我手上，約五分鐘落氣，我即與洗澡裝缸，此一九一五年事也。

至我接住，每有困難事，焦愁於心，夜即現身，向我指示者多次。夢中見到，如在生，黃袍白鬚，持杖居我對面。說畢不現，誠不忘高旻，不負我意也。

雖接法未久，各事完全擔負，尤慮工夫未透，預再參方。至一九一六年，到常州天寧，進堂半日，即請班首未允，高旻來人催回，幫收秋租，及理訟事。至一九一七年，復參天童，受後堂執。一九一八年夏，受維那執，秋至福建雪峰，受後堂執，掩生死關，任死不出關。至一九一九年夏，混身水腫，行坐不便，高旻來函催回，函云：「如萬一不回，即派人來，路費歸我，因果歸你。」等云，由是束裝來揚，六月初四接位，二十四日，先造柴火房，因大寮不寬，柴火儘堆灶門，稍一大意，火延上堆，每年到大寮打火者數次。（◎大寮——俗稱廚房◎覬覦——非分的希望）

思之：一切修造，無關重要，堆柴草處，最為吃緊。是故興工，灶外起房一間；至動工時，未擇日期，夜間夢中，見穿藍衫差使，立我前云：

「太歲官請你去講話。」我拒不肯去，他就動拖，我急跪在破土之亂泥石塊中磕響頭。他云：「不必，我替你講講看。」他走我醒，一覺思之：此處動工犯太歲，再翻年曆，查出毫不訛謬。我一向不信算命卜卦，陰陽地理，打銀針貼膏藥，降神問籤。不但不信，時而輕視，由此看來，不能不信，否則被他拖去，下文不知所以。以後無論大小工程，欲動工者，或看曆書方向，能動則動，自此一切相信。（◎批——標示◎係——繫）

又東放生河，上年有人醞釀，擬為公有。九月初事方暴露，彼方先派人來寺查詢，彼限七天答復，否則勘估報領。我在急迫中，翻找各處，忽找一包，外批內係雜碎紙^註拆開一看，內有門板大的一張告示，係南京總督部堂高，施為高旻寺作放生河之用；又找出此河免錢糧執照一張，心纔放下。我即隨時快函，到北京請我至友，專函到縣，急為出示保護，免夜長夢多。七天將到，調查人來寺，即將告示與執照交看，雖收藏好，彼等當下無言對復，即云：「汝有充分證據，回報後聽復。」至一月餘，北京來函，同地方紳董，請給告示，文件送寺，即勒石永禁，私人覬覦等情^註石碑上墻，永為寺產，誠係鐵證，此一九一九事也。

清明掃塔，為僧家順世之道。我在一九一九年時，探詢高旻中興，天慧徹祖之塔，安於何處？據我法師，明公談及：天祖塔院，在常州扁擔河，自咸豐迄今，無人到過；光緒三十四年，楚祖老人，往查一次，找三天纔尋到，認實無訛。彼處當家否認，高旻祖塔，反被他羞辱，掃興而歸。至次年，同月朗定祖再去，即將房屋用具，各件清單帶回。至臨行時，月祖云：「不久擇期修復塔院。」等語，彼當家云：「汝放木料來，我當阻止興工，令你原璧歸趙。」二老又悲痛而歸，由是輾轉住持，多未聞問。至我法師明公和尚，我問云：「老和尚可去過麼？」他曰：「月楚二位老人去過，尚是冒險而歸，我何敢去？」云云，我聞之心生痛切，高旻之興，必飲水思源，既是祖塔，豈肯被人占去，於心何忍！

我於六月初，帶一小价，挑供菜籃，直到奔牛，一路問人，皆不知有揚州高旻之塔。找到第三天，順扁擔河東邊，走到望到，路邊照壁牆外，書磬山寺三字，歇下進內，見一新戒禮接，我云：「當家在家嗎？」他云：「不在家。」我令他：趕快弄飯，你的當家，把我塔院，污糟不堪，今天要同他講話。新戒是前住持之徒，正與現當家不睦，聽我說要辦他，他

將塔院情況，和盤托出；急弄飯菜，先在塔前上供。我即私派小价，四處翻挖；不多時，挖出高旻石碑六塊，洗清，知是天祖語錄後之傳法語句。我依舊用土蓋好，供上好，碑蓋畢。當家回寺，著我一望，我即厲聲正色曰：「你當家做甚麼事，把我塔院弄到這種樣子。」等云。

當家又私聽到新戒講：「高旻和尚要辦你。」當家急轉風頭云：「對不起！少迎接。」他云：「自從接住以來，未到奔牛一回，將將頭一次，和尚就來了。」他即順住我講話，我囑云：「今天要走，塔院田地山場各件，若有人侵佔，或偷竊，你急到高旻報告，少一分田，我就不答應。」彼云：「請放心。」我又將挖出之碑，令他保存好了。他一見碑，魂不附體，知此是收塔院之鐵證也。至九月初，該當家與新戒，涉訟告官。新戒告他：「家養女人，吃葷喝酒，帶吃烏烟，外加嫖賭。」當家告新戒：「偷塔院牛一條，小麥四擔，稻子九擔。」新戒知事要敗，急將牛麥稻交一半與董事，請出理楚。董事急將原由，來函高旻。當家穿老黃色袍子，來高旻找我。我當時不能會，會則鬆脛，睹此事態，會辦與否，就在這些，關門過節處著眼，隨派人代向他云：「你趕快回去，急將所失各物，一律

追回，如少一件，與你有大關礙。」

我候他回家，一封信與董事，不能過問寺事。常住依照共住恆規，當家養女人犯淫戒，急應驅逐。新戒偷牛麥，犯盜戒，應當遷單。不日，派人來塔院，遷二人單，即理偷竊事，這封信去後，董事一見，立即躲藏。該二人，一齊逃跑。派人去看，無一人在塔院，平安收回，未用一文，未勞一人。董事有牛麥關係，怕我深追，故躲。該二人，怕我辦他，遷單故躲。不但收回天祖塔院，加之收租田四十餘畝，如此順手，諒有天祖幫忙，此一九二〇年事也。

寺西行宮，原係順治時，鹽商諸總，情借寺西餘地，修建行宮。至咸豐間，行宮寺塔，均遭毀壞，舊有錢糧，照完無欠。近有私人，藉行宮之名，誤認公產，凶湧來寺，預為勘估，牽繩帶索，有急急不能終日之勢，復召我到場聽諭。膽稍小之人，直被駭得要哭。我次日早，私往上海，找信佛同仁，急電縣府，制止報領等情。縣飭江都官產駐辦員禁止私人，擅在高旻寺，丈量估看。有擾僧人道念等情，由此告一段落，此一九二一年事也。（◎水陸——乃指超度餓鬼道眾生之法會◎江都——在江蘇省）

此時叢林，不酌應經懺佛事者不多，有齋主人情關係應酌者，有靠經懺生活者，高旻雖專門禪宗，每年水陸三兩堂，註餽口數十臺，大小經懺亦有，唯有萬年水陸一堂，勿論如何非做不可。一日因事往申，盛府莊夫人，發心出二萬元，做永久萬年延生水陸頭，至將終時，再助二萬元，為往生萬年水陸頭。此時，有人勸我應允。思之：若擅承認，高旻經懺病根，終不能徹底除清；我擬將來水陸，改淨七一堂，方斷經懺根蒂。因此，故未允諾。傍人笑曰：「捨四萬元，不即採納，何愚之甚？」自此大小一切佛事，悉辭乾淨，寧討飯，或餓死，不做經懺主人，此一九二二年事也。

每至清明掃塔，對於天祖院基，荒蕪破亂，污穢不堪，兼是草房，小而且漏，故特往常州，呈文縣府，請給示諭，保護開工。隨即派人至鎮，採辦木料，定購磚瓦，於二月二十二日，破土興工，依照舊有房腳砌牆，前後兩進，東西兩廂，塔外六角亭一座，至十一月竣工。內修天祖原像，前殿供王靈官。是年置田與贖田，及原有田共約六十餘畝。自此以後，天祖香火，綿綿無間，蔭庇高旻，將無窮盡，此一九二三年事也。

斷而復續之行宮，欲圖取利之人，從事恫嚇，藉端欺詐。有人調處約

用少款，盡可了事者，又有人替我包辦，不費多錢，准在官廳注銷者。欲取漁利之人，不在少數。視此無妥善辦法，終難徹底永久解決。我即往申，找原起事人，作一勞永逸辦法，請人去函省方，派官產處，飭江都駐辦員，嚴查確實，實是寺產，毫無疑義，等云。由是省長、官產處長、江都縣長，根據寺存，雍正九年上諭，將行宮還高旻寺之憲票，合行出示，勒石永遠保護。自此根本打銷，大碑上牆，昭諸遐邇，從興事至了事，除往返川資外，其餘未用分文，此亦大幸事也。（◎川資—旅費）

高旻有普佛，皆隨早晚殿，其他一切佛事，概不應酬。一日，揚州張護法，擬早二板打延生普佛一堂，他云：「出普佛儀二百四十元。」要求我放早板香一枝。我云：「居士當知：『寧動千江水，莫動道人心』，若放香做佛事，居士不但無功，反為有過。」居士來氣云：「二百四十元不肯，出二千四百元，諒必准念嗎？」我亦氣云：「任是二萬四千元，亦不能打普佛。」由是不顧感情，掃興而止，帶歡笑曰：「和尚是鐵打的規矩，如是行去，我很佩服。」云云。自此任何人欲將錢買放一枝香，萬難做到。是年即將萬年水陸，改淨七一堂，水陸約共四十餘人做佛事，牌位每

座一百元，淨七約二百餘人打七，大殿外寮早晚殿二次回向，牌位每座二百元，恐前有牌位之人，不願打七者，僅可還款，願續供者，情免加錢。由是經懺佛事之根蒂，從此永絕，此一九二四年事也。

農人收穫將竟，所有車桶車軸各件，悉數送寺。由天王殿，及兩廊擺滿，無插足處。寶應慈雲庵，倉房亦然，實有污穢伽藍，刺人眼目；即設法包歸佃戶^註江都田車，每車蓬包費五元，橋樑涵洞^註百包在內，腳車二元五角，寶應每車，歸佃修油收藏，約定一九二四年滿，再換新車。寺與佃有騎縫印根條，以根條為換車證據。自此，山門清淨，廊路寬宏，大壯瞻觀，佛天生喜，實減少無限煩擾也。（●涵洞—通水的陰溝）

又常住既無佛事，寺內寺外，當然徹底清淨，不受金錢勢力之所強迫者，故三岔河由關，每年七月上旬，請常住放利孤焰口一堂，復借用寺之長桌，短檯各件^註約一百餘年之歷史習慣，未少一次。我事前，預為通報該關賬房，今年無放焰口之人，亦無焰口臺上用物，因霉爛破碎辭之，請另找他人代放，幸而至時，不復來寺邀約。由是經懺根子拔盡，此一九二五年事也。（●佃—租田耕種●檯—同「凳」）

由關在邇，辦事人員，藉此名目，任何人來寺，常住必恭而敬之，熱心招待。間有弄花果，要竹木，請問：「你是那裡？」彼答：「我是關上。」寺執一聞「關上」二字，趕快與其辦好，率以為常。我思之：該處非法律機關，亦非治安地位，殊無保障性質，每至六月，荷花開時，預先持帖，上下請到，客來招待後，執事陪同玩賞荷花畢，回廳吃齋，名荷花齋，共約十席左右。最感困難者，擇定日期，筵席辦好，只等人吃。天稍涼時，十席不夠；天稍熱時，三席不足；所贖菜蔬，過時則餒。再感麻煩者，後三五日，天復稍涼，不請而至，一陣半陣，趕至客廳，招待稍疏，出言不遜，以此視僧人為用人者，不符大雅。

由是事前報知：今年荷花齋，敝寺無能為力，一候稍長，再為補報；至是如期未辦，亦未稍爭。此齋乃月祖請藏經擬化關上稅款，帶收少分，補請藏經各用，前立經摺，三節持摺，到關取款，或三千文或五千文，微末之至，荷花齋，有三十八年之久，今一免永免，此一九二六年事也。

常住一支靜香，中外尊敬，禪眾悅服，點心後回堂一點鐘，任人放蕩，談心疏散。如此習慣，已非近年有之，最關道念，何以？從早有話，未

與人講，等到點心回堂，放聲大講；致有講不及了者，心煩意悶，挨到明天，吃點心後，由此講話，弄得禪師之心事言談，今日不足，繼之來日，何心辦道，能不暗悞工夫乎？

我鑒如此痛病，不但無人醫治，尚無多人見到，念道人苦，愍用工難。將點心後一點鐘，改坐一支靜香，齋堂兩下火典打過，禪堂當值接打下大樵子止靜，香到開靜。由是從朝至暮，從暮至朝，了無開口處，方符「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足復達摩西來，首先不立語言文字，直指明心見性，成佛之先範。又每月四次犒勞齋者，向是內外寮首領，至三十日，到大廳吃四樣六開飯，初八、二十三六碟吃麵。至楚祖復位，內外首領，及各行單至期，齊到大廳吃齋。有道心者，念動嫌煩，勞身更厭。無道心者，藉隙放逸，借事闖寮。（◎朔——初一◎望——十五）

思之一月，執事離堂四次，清眾放蕩四時，往返途中，閑談世諦，輒論是非，昏昏空過，無補於道。故將四次犒勞麵飯，永遠免除，嚴肅大眾，清淨僧儀。預計免犒勞加單銀，成就諸人零用，始全久住。加之每逢朔望^註東單早晚齊禮法堂，陞座期間，東單亦禮法座，皆我成就道心，免多

鬆懈，一律永免，此一九二七年事也。

常住正坐，九龍之主龍頸上，不能尅服。西來水之活龍，西來水之水劍，正傷主龍之頭顱。故氣脈只有六十年一轉，盡人所說皆然。一日，湖南有明觀老和尚，帶信徒數十人來寺。內有前清知縣，精研地理，他細審看，後山宜起六角亭，四丈高，尅西來水，貴在改六十年，為永久不變福地，再無龍走，氣衰寺荒之弊。故依而行之，隨即興工，自亭落成後，常住氣象，煥然一新，類如亭未起前，人進山門，似冷冰冰之景象；由亭起後，人進山門，似熱烘烘之精神。

又執事行單單銀，每年大洋壹元，錢六百文不等，至散時，心極酸痛，淚凝然下。思之：世人一年工資，有幾百元，有幾十元者，我等忙一年，塊把多錢，實不忍心。立誓曰：「寧我少吃幾天飯可，不加單銀不可。」是故每年，首領十二元，大行單十二元，中行單八元，小行單六元，年底內外首領，加押歲洋三元。

又舊例客庫衣湯各寮，皆用小价，看到俗人，在各寮做事，害多利少，加之工錢不能過少，值此時艱世異，加倍不能用小价，故改用出家人。

客堂可多一二照客，庫房多用一二庫頭，丈室多用一二侍者，衣湯寮執事，輪流做事，不用小价，檀越供佛及僧，諸無遺漏，此一九二八年事也。

法堂西亂竹窠，牛羊糞穢，人難插足，特闢為樂道園，有石山吊橋，涼亭花塢竹壇^註行香坐香，樂可忘懷。此處未開闢前，見一奇事，我與小价，園田歸，將進門一望，如一群鴨子形，約幾千只，密密紛紛。小价駭得直奔，我一人舉目細看，似狗犴形^註腳不能開步。擠擠出外，回頭一望，一只無存，迄今不識是何朕兆？又大殿早課觀東方文，晚殿觀西方文，雖前人因事適宜，久之易於疲弊。（●塢——四面高而中央低）

行人發願，最大者，莫過普賢十大願王，其他皆次之。對早願東方，晚願西方者，文相稍長，路不一致，故博約折中，早晚悉觀十大願王，遶釋迦牟尼佛，勿論天氣早遲，坡事輕重，概無改易。又凡普佛回向，諸方遶佛，至牌位前對面站。高旻遶佛，一直歸位回向，凡大殿內，不用鐃鈴，用鈴鼓代，出大殿外上供，或有其他佛事，可用鐃鈴。又大殿，初一、十五，大殿上供，加念文殊、普賢、地藏聖號，又送往生，不念阿彌陀佛，改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犴——野犬）

上供不念往生咒，寺亡僧，往生普佛，念佛寶讚，拜釋迦、文殊、普賢、觀音、地藏，彌勒十方願。送往生，不念彌陀經，念大懺悔文，有規約存焉。又齋堂，加念地藏王菩薩聖號。又禪堂放參，改歸常住辦理，發給各物，歸香燈，到庫房照牌取物，免煩維那，減少一切困難，使維那專心調眾，凡有供放參，助小食款，概歸丈室收存，此一九二九年事也。

每念禪宗一法，極關重要，有傳佛法印，續祖心燈之最大任務，高著眼看。高旻稍能荷負，故特盡全付精神，擬將高旻，修若磐石之堅，穩如泰山之固。先將地面，提高五尺，足免水患。修建五大工程者——寶塔、大殿、禪堂、延壽堂、如意寮。原有高旻，全盤高築；最重要者，寶塔為一寺之主體，為九龍之神珠，故古云：「三岔之洪濤暫緩，九龍之真脈方全。」又云：「鎖九龍之真脈，鎮三岔之洪濤。」前塔磚木造成，易遭火燬。今用蘇石砌塔，諒保無虞。我將麻石、青石、礮石、沙石、紅石，五種石塊，收集一爐燒畢，取看麻石原樣未動，青石成灰，礮石脫皮，沙石燒亂，紅石成塊。詳細試驗，最堅固是蘇州金山麻石為高上，何以不用近處石耶？

要知：此塔在寺當中，深恐一周圍房失慎，塔可無虞，因石牢固。若用青石起塔，圍房起火，塔先成灰，故用遠處之麻石是也。地高五尺可免水災，塔成內外，不用一木，可免火災。上下堵塞，內外不通，可免兵災。辦法如是，世之成住壞空，何能料及？大殿為廣容大眾，日行功課，免擁擠排踏，禪堂移歸原址，舊基係九龍中之主龍口內。前每發起，要在龍口起禪堂，因地靈人傑故也。延壽堂，為養天下老年人，終身行道之所。如意寮，為病者養病棲身之處。首則五大工程，次則全盤改造，謀事在我，成否在天。由一九三〇年發起，迄未完工，愧我無能，聽因緣而已，非等閑細事可比擬，此一九三〇年事也。（◎圩—防水的提防）

常住舊有柴洲，塌江沉沒，柴火關係，為一大宗。故特在儀徵十二圩註永定官洲，第三塊子，百八十餘畝，時值大水荒年，無能為力者，勉強購成，足一年用。又寶塔破土，大殿勘基，為工程之發起日，遠近僧俗，來寺拈香上供，頗集一時之盛。又禪堂每年七期，不能克期取證，復不得深遠工夫者，皆由雜事打叉，直令行人，不易入道。故特將有名無實之各小點心，一免乾淨，支支香無一毫雜事，行人不動一毫雜念，工夫得力與

否，過當歸己，否則咎歸常住。自此而後，外寮行單少麻煩，常住首領少勞動，辦道行人少打叉，三方得益，功在其中，此一九三一年事也。

常住古規，乃唐之百丈老人製之，風行全國，自古迄今，尚兢兢執為龜鏡，由是時移世異，法久成弊之謬論興焉。要知法本無弊，弊在行人，非法有弊也。每見各叢林規約，有二本者，有一本者，殊為憾事！何以？言之不全，行之必缺，日用鉅細各事，若無憑證，單仗口言心記，終非上策。

我深思之：將來人之根性，有規可約，有據可憑，禪者恆情，尚難調服，內外各事，若信口吹，渺無根據，人何可信？類如散香四六分持，規約註明，任何人不能改動。若無規約令人查考，你知四六分，他要三七分，大小規矩，盡成爭柄，何法之有？故特依古人規約，刪繁取要，言真行實，集成五大本，客堂庫房禪堂，各一本，文室兩本，照本宣科，不問他人，不審是非，勿論你是我是，你非我非，一概不依，一一照規約行之。規約錯者，依錯行之。規約不錯者，依不錯行之。永息爭論，永斷煩惱，一日行之，千日倣之，此處記之，他處用之，誠萬不可輕忽之規箴，來今

之鑑鏡也。（◎水腳—旅費、水費、路費）

又每年，元旦日早起，大眾到齋堂吃元寶湯，一年一次，臘月三十晚，普茶吃過，大家辛苦，有飯頭忘煮者，有行堂忘挑者，有未預備者，至時執事招呼，你們洗過臉，到齋堂吃元寶飯。可憐有元寶二字，就不要命搶元寶，有黑地頭碰破者，有腳跌跛者，或喊救命者，有到齋堂黑坐者，有罵飯頭者，大年初一早上，執事替清眾找藥膏者，有揉腳者，有扶回者，有執事罵行單者，有行單怪執事者，不一而足，鬧得一堂糊塗。試問：元寶耶？吃湯耶？一日不吉，弄得一年不祥，我鑒如此，一免乾淨，此一九三二年事也。

塔殿興工，派人分往南洋勸募。時值不靖，無法進行，改化玉佛。由一九三〇年九月起程，至一九三三年，整整三年，共化得大小玉佛，七十八尊，銅佛一尊；預供寶塔外，八九七十二門，每門供玉佛一尊，玉佛之多，誠今時所罕見，抑常住之幸事也。又船運水腳^註直令駭人，類如蘇州，裝石一百元，到寺水腳九十元；計算單裝寶塔水腳，約有十一萬元。思之：非自辦不可，大小船四隻，共約二萬元，不但寶塔成功，五大

工程一齊成功。船尚未舊，賣則可值萬餘；加之自辦自用，了無凝滯。若用外船，你急用料，他急拿價；擬用大船者，只有小之。擬裝多者，間裝少之，花費大錢，外加淘氣。自辦之後，寬大如意，省事多矣！又舊有水閣涼亭基址，在水中心，乃順治時修，至咸豐時燬。今在原基，恢復舊觀，實因護法家來寺，招待之處，太為草率，怠慢之處，已非一日。

我聽到一次，揚州來賓，來後懊悔云：「高旻辦道不錯，對於招待，全不過問，一到客房，坐如班房似，破床稻草，有棹棹無椅，不但棹上書大字，椅上堆灰寸厚，實不敢坐。知客用手指云請坐，四面一望，滿庭灰做，站久不支，用手巾隔下，坐在石廊邊，一進內房，霉氣沖出，不及掩鼻。」我初住次年，楚祖囑我，先修客廳。我云：「如有緣法，先修禪堂。」直到寶塔興工之際，思之原有房屋，盡行移築，由是古涼亭石柱，起建客廳，為工程上，往來施主，酌應之用，自修之後，諒不再有改造故也。塔工肇造，始於是年三月初二日，開始興工，能不被時世所阻，合尖之期，當不在遠，此一九三三年事也。

寺有湖山石若干，屢有人謀，故特設法，集於水中之地，堆積石山，

誠萬古不朽之莊嚴。有二原故：一當處地帶，勘定盡是房基，無半方地之閑隙，故搬讓地，以便修屋。一高大花石兩座，一塊有人出過五千元，一塊有人出過三千元，均未變賣。數年前，聞士參觀，見到即向我言：「這兩塊石，不日派人運出，作花園用。」思之好害怕，直言運去，不提其他所以，因此種之關係，故不惜勤苦，設法運拖，水中收藏，向後足保萬年無虞也。

又每年，臘月三十，初一、初二、初三至各處普供，約二十八、九處，每至上供時，人聲嘲雜，任情放逸，毫無恭敬。故特將合寺，諸佛神聖名字，各立一牌位，齊供大殿，用大齋設供，住持拈香，大眾虔誠上畢，外上四聖供，齊集禪堂合供。此時大眾一進禪堂，就上供畢，各回寮休息，只有三十、初一兩天上供，初二無供，初三、四聖供，一則誠心，一處上供，一則免人放逸，兩德具也。

普茶並非清茶，兼有果餅各色，茶出趙州，餅興雲門，故有吃塊雲門餅，喝盃趙州茶，大事畢矣！誠含有禪意在焉，到過年疲於勞碌，大眾不吃晚飯，又無放參，平時吃得溫飽，過年反餓肚皮，故將初一、初二，晚

課下殿普茶，改乾飯。晚二板普佛下殿，大眾吃麵，諸人吃得飽，年可過得好，工夫再不忘，不費多時了，此一九三四年事也。

每年七月期頭，有大進堂者，當要律苦其身，策發其志，不負來者，故兩單大帳，一齊收洗，如法歸藏。如意寮，事同一律。又每過年時，除夕、元旦、亞朝，禪堂皆要請散香，大眾上單養息，大樵子止靜，不許一人講話。初二如有公事，可免止靜。又每年臘月三十夜，至開大靜後，任何人不得出外一步，安心休養，以備全付精神，恭迓_下新年_註是夜大殿各處，概不准然香、然燈，燒香燒臂等。至正月初二午後，准然香然燈，拜佛發願，唯不闖寮。（◎迓——相迎◎跳——條）

又為寶塔工程起見，特安裝電燈，因塔邊木跳_註多人抬石，極關重要。凡來石匠，只願出細，不願抬高。思之：實難勉強，故設法，做上海工程處之辦法，用電力繳上，又少危險；加之塔成，塔上擬安電燈供佛，預為一角一燈，一佛一燈，因種種關係故安之。萬不料到，非安不可之需要，何以？常住佛燈、蠟燭、洋油，三共價低者，約二千餘元，高約三千餘元，電燈一安，三行不用，電費一年不過千餘元，每年平均省二千餘元

，電燈之利，誠大也。又用水管者有四——各工程用，二減省人力，三省用明礬，四免傷生靈。塔工用水灌漿，各寮不挑不提，凡挑水者，先用明礬，後方能用，大小魚蝦，悉被藥死，沉於缸底。因四關係，只圖便用，不畏繁瑣，計算人工，飯食明礬等，平均攤派，每年約省一百元，此一九三五年事也。（●猥——混雜）

每年十月十五日，打禪七前，所辦各物，所忙多人，所用各費，當不在少。每有人言，打七定要吃包子，否則不名打七。此語不值一駁，實因包子手續，過份麻煩，原為減少雜事，成就行人用工。每做包子時，有青菜太老者，有菜未剝細者，有油太少者。云包心太淡者，云包子未熟透者，云包子比往年小者。又有庫執怪小工，不辦好者。又禪堂執事，怪庫房太馬虎者。足可以說，一天到晚，盡是鬧包子，弄得清眾發笑，惹得常住生愁。因吃包子，擾亂常住，內外不安；加之有私藏送禮者，有瞞人送寺外者。一日我在山門外有事，見有閑寮一位溜出山門，我即攔住云：「你又送包子，與在家人吃吧！」他云：「我沒有。」假用兩手佯拍，十幾個包子一齊滾地。嗟曰：「叢林猥弊[×]何法清除？」直令包子一齊送寺，

隨即統到普同塔住，亦因包子關係也。由是有害無利之包子，一免乾淨。又七期中，麻油飯，舊例晚四支香，開大靜，到齋堂吃。今改晚六支香，在禪堂吃；養息香開靜吃乾飯^註六支香開靜吃麻油飯，均有規約存焉，此一九三六年事也。（◎養息—休息◎孤負—同「辜負」）

常住首眾各執，舊例每年兩期，正月十六，七月十六，更換執事，散發單銀，上古迄今，未稍更動。我見此例，大與行人，培福修慧，最關得失。古人行行，動經幾十年，世尊因中，當圓頭九十劫之長期，倣我六個月一換，似孤負天下人不少^註故毅然，改六個月一期，為三年一期，因世間百工技藝，總以三年為出師期。果人呆笨，四五年修學不等，類如學六個月木匠，鋸不會用，再學剃頭，刀不會拿，弄到一生無吃飯處，可乎？我等之學，無名無相，無下手處，無撈摸處，理應加三倍之學，方為合格。不但不加，反而減少，其可得乎？高旻今後，三年滿期，方散單銀，少一天不可。一則強勉多培福慧，多修常因；一則免一年二次麻煩，人皆厭之。此例一興，埋頭三年，毫無他念，不亦快乎！

又每年九月十五加香後，至十二月十三解七，七期中，和尚班首，

舊例講開示，走清眾外圈。每有年輕，道心稍次者，三五私談，或放逸等事，致令執事見之，清眾受屈，執事勞神。加之，門外有人聽者，轉到頂後，不易聽清，故改和尚班首，圍佛龕講；維那表堂，站本位講。又每逢十四、三十兩日，洗擦碗筷，多勞大眾，執事稍離，即便放逸，殊與道違，故改在如意寮廊下，香燈司水，副當監值，正巡散香，冬天八人，夏天六人，急為辦好，進堂坐香執事當要時而查之，免談心放逸也。

又一寺之範圍，以牆圍之，方能就範，否則漫無防堵，外者犯不勝犯，內者防不勝防。佛制行人，滅除諸過，偷僧伽物，過惡倍大，所以只與人增福，不與人以罪，皆行菩薩道也。周圍一轉圍牆，於一九三六年冬動工，至一九三七年七月圓滿。不久閱月^註國際風雲，陡至揚州^註全仗圍牆，安然無事，常住享極度平安，毫無其他損失。雖是牆圍之利，大都佛天冥中擁護，二六吉祥。路人見而笑曰：「你會八卦麼，知其時而作其事，最為恰當。」我回答云：「此乃工程必須之事，未為奇特。」歡呼而散，此一九三七年事也。（◎閱月一過了一個月◎陡一頓）

冬七五十六天，一番辛苦，人人足而夠之，再云打七，多數畏而想溜

，前訂規約，春七決要照辦，不可一年減少，今又免之，豈不出乎爾反乎爾。非也！必觀機設教，因事制宜，否則徒勞無益。故將正月初七起七，至本月二十一日解七暫免，如居眾人多，或護法決意，不能辭卻者，僅可隨時隨事行之。又人被風雲雷雨，駭得無藏躲處，置性命於草芥，冷觀諸仁者，心地學術未深，念誦經文也淺，偶被他人一問，答得出准存，答不出准亡。

思之：設何法以救之，雖是我心，理想而成，將恐難免事實，故特於大眾前，令人將一生所有伎倆及全付精神，和盤托出。外面僅是作文，實際有切膚關係。故預出文題數十則，各人自取一則，舉似當陽，能否達到本分，一見而知。為選人才料，一則文之淺深，見地有無，對於將來，能否擔任難事，知之者，佛法前途將無他慮。直令合寺首眾作文陳見，乃我為大眾，善保安全苦衷，為法為人之道，過無不及也。又內外首眾，每次誦戒時，及每月四次表堂時，加之一年四次宣規約，除公事及老堂外，任何人概要到堂，否則違犯共住清規；此亦成全人之參學，亦盡各人自己責任，常有法規策勵，觸目驚心，得加幾分道心，銷得幾分業障，自己參學

，必也周到，常住規矩，亦也無違；正自他兼利，始具參學人之面目，此一九三八年事也。（◎般舟行——只行不臥、不睡念佛精進）

高旻為專門禪宗，盡人來寺，只許坐香，為接人利器，其他閉關，般舟行^註念佛七，持午，講經，學社，學戒堂，大小經懺佛事，及焰口等等，概與專門相抵觸，一禁乾淨。寧沿門討飯，萬不能做破專門事。再則，願作粥飯僧可以，若作破壞專門禪宗罪魁，萬不可以。否則有墮地獄之速報在焉！又各寮舊例，每月十四、三十兩次，發佛香燈油臘燭草紙，深有年代，近因安置電燈，發物當然改換時期，係每月十四一次，各寮發取佛香，洋火草紙^註現因寺窮物貴，又改為各寮，對於佛香，洋火草紙，那樣用了，隨發那樣，發時不得齊發，不拘那天，以免洋火堆積黑處，佛香多下一碰成粉，草紙多下大捆，私堆暗處。間有查出洋火數十盒，草紙一大捆者，悉令送庫房收存。思之：一人痛病，唯恐通同，這裡至時無發的，那裡大堆堆，住此之猥劣，只有用了再發，免除此弊，此一九三九年事也。

際此天災人禍，目難忍睹，急欲設法，布施一切，聊舒己願。思之再四，唯有學佛因中，入海求龍，賜寶回山，拯濟窮苦，誠為上策。如是令

眾咸知，有人同發斯願，能念眾苦共發大心者，曷興乎來，不一時間，擁擠爭先，跪求同去。原有計劃，二十人一同入海，不料五十餘人之多，食用維難，終恐危困。特檢能去者，約二十人，不料去心各切，有云和尚不帶我去，即扒船尾死者^註有云跳海死者，有云懸梁死者，思之責任過大，特假作停止朝海，上山打七。寺事令請人公務，約三年銷假，至上山後，隨著人往申，急辦起程手續，不料一再疏通，徒增懊喪，與說朝海，無一人信，即向各方請求護照，一律拒絕，傷心痛切，恨我福薄，恐無誠意，感動龍天，故不護法。得訊後，悶絕欲死者數時，如是依舊葫蘆，朝海心歇，寺責仍負，此之大心，一發恐難再發，何以？身將老而力尤衰，志愈削而心愈冷，此之謂也。（◎洋火——火柴◎扒——攀援）

又禪堂解七後，仍依照未加香前規則行之，對於現時人之根性，及所 有道心，很為薄弱。若不設法調處，般若^{ワザ}深因^{ミヨ}定難久植。是故從權接引，令久安心，免致力難擔負之人，自私其往，良可哀嘆也！特於解七後，日所行事，依照加香前之規則行之，少些辛苦，多睡些覺。雖然，還是日無暇晷，夜無多眠，何以？恆規在焉，勿論如何，萬不出恆規一步，用此方

便，為調眾之苦心，作久留之辦法。

自一九一九年接住迄今，調大眾，整規矩，殊無寧日，早見人心陷溺，日非一日，對於大規細則，視之生畏，行之嫌煩，稍有用工，久難立足。故我用二十年之苦心孤詣，不避世譏，大改小更，符機契理，現正專門，行香坐香，上殿過堂，出坡各重大事，其餘刪繁取要，修曲從直，乃云：「皮膚脫落盡，唯露一真實。」自改以後，任何法，不能再易；任何人，不准再改。類如身衣，熱則束帶棄之，外衣脫之，棉衣卸之，內衣去之，寧可熱死，再不能動；否則傷皮，次則傷肉，其得能乎？我之心願，今將禪法，深修盡善，植人因中，今生後生，或叢林，或陋居，或茅舍，或世廬，專宏斯道，直至壽命。止十歲時，更倍於前，大扇宗風，誓不稍受，任何阻礙，由減而增。禪宗一法，屢屢奮興，彌勒成佛，依然倡道，單闡宗乘。任劫滅，而宗風大播；縱劫增，而不墜宗猷，亦我素願也。自一九四一年至一九五一年，內中自行事實，未遑錄出，候後再酌。

【來果禪師語錄 終】

禪藏法海 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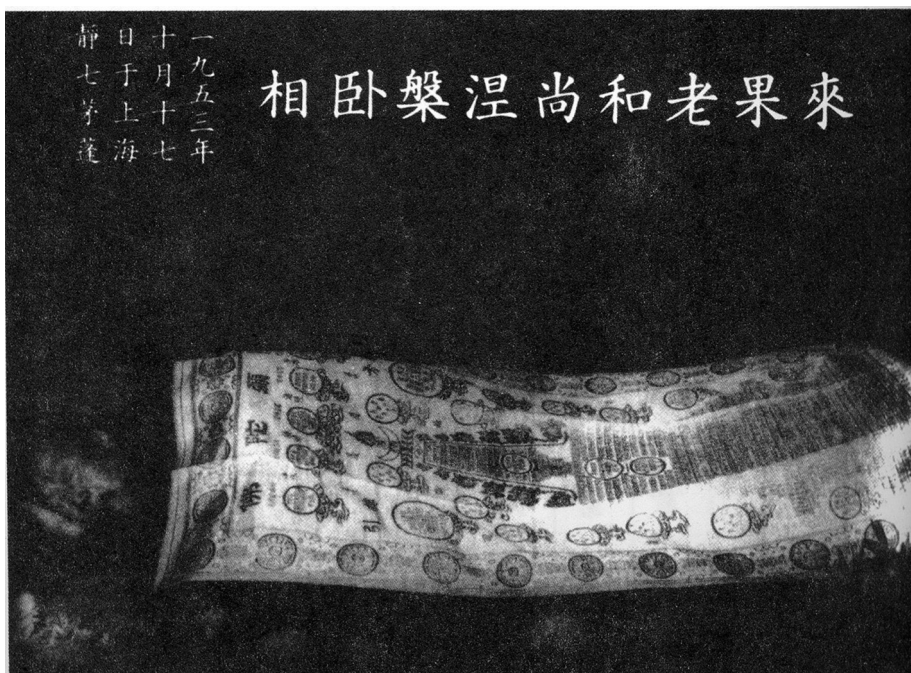
來果禪師禪七開示錄

◎述者：民國·來果禪師

來公老和尚像讚

以相見相 眾生一樣 見相
非相 佛祖惆悵 離相見
相 多一層障 無相不相 乃
名實相 祖德巍巍 相貌堂
堂 踞法王座 號獅子王 婆心
苦口 慈悲無上 為萬世師
曷盡讚揚

嗣法門人德林拜題



揚州高旻寺來果禪師塔銘並亭記（●秕糠——粃糠：塵垢）

像教之末，宗風陵替既久，教內外同深慨歎！輓近而還註世咸知有高旻來果禪師勇於擔負承當，為燈下不世出之雄傑；一時龍象並無異辭。

師承高旻明軒長老法，為臨濟宗第四十六世，領眾三十餘年，道侶咨扣，檀信皈依者累萬數；有「馬駒踏殺天下人」之概。近十餘年，宇內苦兵，鹽醬多缺；百丈農禪之制，既失修而廢，寺眾常百數十人，少壯者或事編織雜作以餬口；苦行長老，難勝勞作，守死不去，秕糠菜根註甘之如飴；而掛單者猶踵相接，禪堂內行、坐十四枝香，拄杖、竹篋敲擊相應，亙古如新。昔人語云：「上有文殊、寶光，下有金山、高旻。」今行腳僧言：「天下叢林不止單、守禪制者，獨有高旻耳！」（●輓近——近代）

師於啓示開導之餘，日憂道糧不給，坐是病，卸住持位。庚寅春，移錫滬瀆註病少瘥註假上海鳳陽路侯在里內崇德會，闢茅蓬建靜七道場，緇白嚮風，信眾全集註（●全——聚集●瘥——病好●滬瀆——上海）

公元一九五二年壬辰八月，弟子編次語錄諸稿，彙印行世。師既樂觀厥成，當世善知識讀之，歎為不落古德窠臼，信能丕振宗風；其中解謗扶

宗及參禪普說各百篇，舉似清代願雲鍛練說，湛愚心燈錄，未脫文士習氣者，則師為警切悍利，能開人天眼目，直欲提三尺法劍，辟土開疆，恢廓法門材器者。雖未即著效於當世，必能沾丐於方來。衰遲之際，固有一概復枯之烈已。（◎丐——請求、給予◎江干——江岸的旁邊◎搏節——節省）

越年，師知寺眾舉炊維艱，病遂危篤，忍死以待；入室弟子禪慧至，啓手撫足，師聞述常住事畢，吉祥示化。（◎瑰異——奇異而偉大）

師諱妙樹，字來果，一號淨如，湖北黃崗農戶劉姓子。生具異稟，七歲，聞鄰僧誦心經——「無智亦無得」句，有省；十二歲有脫塵志，潛逃出家，為兄尋回。年十五，大智和尚教以念佛了生死，師遂能念佛成片；夢寐中猶大聲念之；和尚曰：「此真念佛！念佛是那一箇，汝知否？」師不能答，和尚曰：「待汝尋到念佛之人，再向汝道。」年十八，割肝療父疾。歲乙巳，朝普陀，遇苦行僧有感，遂剃落在寶華山；不勝寺僧磨折楚撻，逃至江干，不食多日，與野犬同臥，欲投江死，遇救於京口彌陀寺僧；隨到金山，仍不嫻規矩，嘗一日被擊香板四百餘次。（◎壘篋——和協）

清光緒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晚六枝香開靜樵響，猛然豁落，千斤

重擔放下，打失娘生鼻孔，痛哭不止；覺雲空川流，礙滯全消；壘篋協應
①有問有答；和尚、班首臨堂讚歎。一日慈本老人舉手巾作洗臉勢，問師
是甚麼？師曰：「多了一條手巾。」慈老不答而退。師自是益子細②曾充
飯頭，力事擗節③首座勸任班首，自度學淺，逃往高旻，一任班首；忽動
遊方之念，潛修於終南，遇高鶴年居士，促其南歸。及返高旻，月祖令明
老擇期傳法，臨終執手，堅命師發願：「生為高旻人，死為高旻鬼。」師
升座後，規復舊制，以修建寶塔、大殿、禪堂、延壽堂、如意寮，五大工程
自矢，終未圓滿，祇期以乘願再來；唯古涼亭落成，水木清幽，增人法喜。

師應諸方禮懇，依天慧徹祖先例，撰自行錄一卷，一生瑰異行跡④具
載於內，已附語錄印行，無俟贅述。（◎子細——同「仔細」◎鯁諤——正直）
師長身瓠白，細目聲洪；五十以後行頭陀行，並以素志未遂，不去鬚
髮，用志其煢煢之思⑤儀表益威嚴。性情貞介鯁諤⑥遇事強項力行，使人
妄意自消。生平以弘法悟道為己任，棒喝雙舉，鐘鼓交參，未嘗少懈。當
世虛雲禪師，同負宗門重望，壽高於師，而與師密契無間。

初，常住募緣修塔，師集徒眾共議，願任諸方行化者數人，一僧至武

漢，感檀越之發心^註遽自斷一臂以酬，遐邇驚歎。師靈櫬歸高旻^註鄰村有老行婆自斷一指，命其子攜奉靈前供養，此皆有會於藥王焚身之旨；正法感人，深廣且久，而沐師之化者，其行實尚如此。（◎煢煢——孤獨）

師生於清光緒七年，歲次辛巳，七月初二日寅時。滅度於公元一九五三年，歲次癸巳，十月十七日寅時。世壽七十有三，僧臘四十九春，戒臘四十九夏，法臘三十九秋，住持三十五冬。於冬月初一日，由上海靜七茅蓬運柩回寺。臘月初八日閣維^註四眾雲集，如喪考妣^之；舍利纍纍，瑩如琉璃，五色爛然。明年，四月初四日辰時入塔；安奉於本寺塔院，建亭藏焉。光熹受師教有年，既預編次語錄之役，侍師順寂，隨參飾終之典。今常住禪慧和尚，請以塔銘、亭記，辭不獲已，自忘謙陋^註謹為銘記云爾！銘曰：

初祖安心，廓然無聖；曹溪直指，言下見性。
續焰聯芳，但貴眼正；五燈既明，參禪風烈。
鞭策功行，見地始徹；話頭疑情，妙不可說。
高旻儀制，為世所宗；果公蔚起，闡振祖風。
瑰奇卓犖^之實踐在躬；行擬睦州，孝思不匱。

板擊鏗然，脫巾善對；大徹堂前，虛空粉碎。
弘開大冶，鍛凡練聖；棒喝淘鎔，殺活頻仍。
道場弘啓，獅子怒吼；颯馳霆訇，大蟲抖擻。
畫龍點眼，奇巧換互；解黏去縛，抽釘拔楔。
奔風迎雨，窺天鑑地；造就龍象，不可勝計。
一堂禪眾，饑殍為鄰；憐愍慈懷，不倦濟僧。
順逆境遇，定力坦平；養痾退院，應請滄濱。
絕澗鹿臥，空坑象填；累年開示，醫王妙藥。
信士遮眼，喜付編削；無言之教，儼然如昨。
離生死相，現常寂光；立塔建亭，虔奉瓣香。
莫灣法運，永劫無極；來瞻禮者，生大福德。

佛曆二千九百八十一年

農曆甲午年四月 穀旦

嗣法門人禪慧暨兩序首領合院大眾滄寧蘇常鎮揚西山四眾地子等同敬立

蘇南鎮江魏克錢·蘇北懷安劉壽文 敬刻

來果老和尚禪七開示錄 序

達本居士（溫光熹）

禪宗以無門為門。自世雄氏拈花迄今，蟬帶聯輝；為接學人，不得已而有方便：一曰直指，二曰參禪。現前說一直指，亦是多餘，故皆曰方便。凡粗聞禪宗者，類能道及直指。而於參禪，或尚不了了。甚謂宗下至參禪似較直指減色，其實，機有不同，法無高下也。（◎嶠——尖而高的山）

參禪者何？參話頭也；由話頭而起疑情也。北宋以後，話頭盛行，此在宗門法脈，大有淵源，所謂祖師禪者其精神即在此。故宗下指示行門之書，莫詳如中峰廣錄者，而中峰國師教人，則不離參究話頭。

明龍池幻有老人有四大弟子，曰：密雲悟、天隱修、雪嶠信、抱璞連。密雲、天隱，道行於長江流域；抱璞，道行於黃河流域；雪嶠，道行於珠江流域，並及南洋；而為清世祖所崇敬之玉琳、木陳，一出天隱之門，一出密雲之門。（◎檀越——施主◎櫬——棺材◎闍維——火化〔第850頁〕）

明末至今，三百餘年，臨濟宗派繁衍，皆自幻有一派流傳；幻祖則尤力主參話頭者；故宇內禪宗門庭均用話頭。至萬曆後，更集中於「念佛是誰」之一話頭，有由來也。（◎譚陋——淺薄〔第850頁〕）

或以為參「死話頭」，消耗歲月。詎知：正因有此「死話頭」，方能抵住生死！（◎卓犖——才能出眾◎訇——大聲（〔第850—851頁〕））

又或以為話頭云者，話之前頭，即一念未生以前；今所參四字乃話尾，非參禪本旨。此說，誤人不少！虛雲老和尚嘗言：「若真用功人，有何話頭話尾？本自如如。若初心用功，不得不從話尾追究。蓋末法衆生障深慧淺，不從參話尾入手，難達話頭；不從有心處用功，難證無心。」從知自古老古錮，皆無話頭、話尾之說，不分別頭尾戲論，只教參話頭者，其故在是。且覈實論之：直指與參禪，二而一者也。何以故？直指者，指人當下不生滅、無相之真心；參禪，參「念佛是誰」，試問：正當疑情得力時，此「誰」尚有一切相否？有生滅否？凡在老參無不知其無一可得。然則，非直指人心而何？故吾曰：直指與參禪，形式非一而理致不二也。

更進而論之：若於此間分根器之高低，如言直指多用於上根利智等語，亦是方便言說；其重點則在何者適應當機，能使人實際受用耳！（曩年拙著震旦為甚麼多大乘根器一篇早已詳論此理；並言：「禪宗由直指到參禪，乃辯證之發展」）（◎曩——從前◎世雄氏——佛陀）

禪宗修學之關鑰有二：對悟後論見地，對悟前講工夫。古德根機較利，言前薦得，句下明心，電撒颯揚，莫窮涯際。後人世智太深，學根轉鈍，則難免儻侗擔板，生死到來，憑何搪風抵浪（○）搪（○）抵擋（○）。

高旻乃了生死之門庭，專重真參實究；有清二百餘年來，天慧、方聚諸祖遺風至今猶存，玄風四播，龍象駿興。曩歲日本豔稱「高旻禪」，世界人士仰為震旦佛教之景星鳳凰者（○）洎來果老和尚出世，以繩武為志，黻宗綱（○）尤重實地工夫。一九四二年冬七，開示此義特詳，會下諸學人逐日記錄成書；全篇白話，通俗明瞭，較其語錄尤為詳盡，而便於普攝。不知禪宗者，讀此亦可揚長而入；雖不能參禪亦能參禪，不能起疑情亦能起疑情。譬猶日月行天，罅隙畢照（○）依而行之，重徽疊照（○）雖百世而無弊可也。（○）景—大○罅—裂縫○黻—光美贊助○徽—喜、美（○）

茲因來老順寂，同仁為恐鈔本久而遺佚，將付剞劂（○）為同學友人修持之用，囑為撰序，並予潤文。私以為道人之言，木訥樸實，不假修飾，更見其真。此篇無異來老之「留音片」，故恐傷原稿詞氣，不便多所竄改，力存其舊。校讀竣事，並請了願老法師參訂；法師焜耀鏗錡（○）高旻老鳳，

其於來老蓋金春而玉應者。來老文字般若，已有手訂語錄八種，繫以拙序行世，茲不贅述。（◎剖劂——雕刻◎鏗錡——鐘鼓聲相雜◎耀——同「耀」）

余慚愧萬分！不學涼德，業深障重，從不知禪，何敢妄肆饒舌，重增罪愆！惟因像教之末，祖燈秋晚，傳胤承宗，學者多失其真；驚於高遠者，有立異之見；安於淺陋者，無深探之志。所以言彌近而彌遠，理愈似而愈非；異言喧豗^{（註）}莫之適從。此余於來老開示錄發刊伊始，不得不推原來老方便說法之一片婆心，而瑣言之也！（◎喧豗——吵鬧◎涼——同「涼」）

佛元二千九百八十一年（公元一九五四年）歲在甲午立夏 白衣達本敬撰

來果禪師禪七開示錄 序

倭虛法師

凡聖心體，本無生滅；眾生無始沈迷逐妄，以未知自己安身立命所在也。宗門特為發明此事，信手拈出示人，其作用類同舉拳示珠；若夙根種草，窺影知鞭，從緣便薦。所謂薦者，知諸聖，皆用此一念心起時，了不可得；纔入思惟，便成剩法；故是真不可思議耳。以此薦入，一念相應，如同本得，豈非疾乎？所謂本得者，驗知六根本性無生，六塵各從緣起，

自體全無，亦無生滅；根、塵、識三，應時消落。如是的實領荷，則中虛外寂，可施無功之功，任運「保任」「長養」，此為一受常寂然，法門大種草之作略也。然此等根性，求諸今日，實難其人；即機語機用，亦施用不著。以今時芸芸之眾，結習牢強，豈容以黠慧聰明，承虛接響，鹵莽承當。苟不令深歷一番寒徹骨工夫，充其力用；就令識得生是不生之法，卻被生死所流轉。流識未淨，而欲現量遽呈；內黏未脫，而欲發本明耀，決為不可。故話頭究參一法，近古以來，未之或易。（◎翦——同「剪」）

高旻寺來果和尚，現代宗門碩德，具挺特資，懷濟世志；徹透個事委要，剔盡學者疑膜。近頃，誠祥法師出示其手鈔，來公完善足本禪七開示錄，擬付梓流通；並得顏居士世亮發心，將之轉述英文，公諸世界；問序於予。予唯禪宗一道，中國千餘年來，大暢其機。來公宗說兼通，痛念祖道秋晚，別出手法，普接三根；隱理致機用於普說之中：直說、橫說，法說、喻說，粗說、細說，方便、了義說。始自入門途徑，翦盡荊榛^註規矩法則，堂堂軌範。心行由粗入細，總歸一條心行，而至無心。工夫由站立不長，而至能穩、能長，成團、成片。逐日策發，一路挾持；令學者田地

穩密，尋究到無用心處，而豁見自己安身立命所在。觀其觀面提持^九鉗錘緊密：婆和處，如剝盡核皮，與人下口；巖峻處，如驅耕奪食，逼人納財。反復伸說，而不為費辭；行到說到，而全無孤負。凡茲打掃潔淨，蕩滌一切依稀、光影、穿鑿、卜度之病，無非志在學者證得本分清晰；如此荷挾，刻骨究實，不妨易得。（◎觀——見面◎捋——抓住某物之部分而移動）

宋代靈源惟清禪師云：「學者未脫生死，病在偷心未死耳！古人言下脫生死，效在偷心死盡；然非學者能爾，實由師家鉗錘妙密也。如梁武帝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枯竭無餘。」茲篇作者宗師，切見時人之病，不取活句接人，唯用大死大活手段；學人不悟則已，悟必頂底透徹。宗下悟後，有牧牛行，田地若仍未穩，且順摩捋^註若不犯苗稼，四方放去，要收祇在索頭；行、住、坐、臥，到處在不變異處行履。古人謂此著與圓教暗合。法華經云：「佛子住此地，則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總觀全篇示話，皆是作者親歷甘苦境界得來，與普通泛說者異其旨趣。吾願閱者細加研究，依而行之，則受用處，有非意想所及者矣！

一九六三年歲次癸卯六月 湛山倭虛 綴語

來果禪師禪七開示錄 序

復仁法師

考初祖西來，單傳直指；六代相承，唯論見性，此為宗門正脈。後雖五家分化，各立綱宗，金鎖玄關，益臻妙密；然其所以指示當人者，莫不率循斯徑，無復二途。是則從上諸祖之大用繁興，當機縱奪，皆為接引之方便，祇如何令人明此向上一著，返本歸元而已，法爾如是，固無所謂機鋒也。矧（しん）古人類皆根機猛利，向道志堅，故能於一錐一筭（しゅん）之間透脫，直下承當。寢（しん）至野干竊用，盲棒瞎喝，生陷菩薩，帶累機鋒。於是參話頭一法適應時機，立地大驗。蓋此法，剗（しん）知解，重行履，唯令甘苦到頭，自見自肯；亦不擇根器，唯除不信，凡解語者，均可著腳，洵（しゆん）三根普被之法門。天下叢林奉為圭臬者，有由然也。（●矧——況且●筭——針刺●渠——他）

若溯話頭源流，於禪宗初期椎輪已具，如：四祖問法融：「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六祖示惠明：「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雖未逕作話頭之用，實隱話頭機用之理致於其中。進至鵝湖大義禪師之垂誡：「瞠起眼兮剔起眉，反覆問渠渠是誰」可云話頭文彩畢彰；足證此法，乃從禪宗鼎盛時孕育而成，其能流布廣遠者，蓋築基

久矣。(◎寢—同「浸」◎洵—真實不虛◎少室—指達摩祖)

良以法無定法，契機者勝；凡有言說施為，俱為標月之指，何須強分軒輊？奈有一般學人尚知解，喜談辯，不耐話頭之平淡，更無刻苦參究之功，遂於其間妄起分別，逞解逞能；將宗門所重之行履、證悟，轉資談柄，殊堪浩歎！幸高旻來果禪師應緣而興，力挽狂瀾，全提正令；刹竿扶起，重揚少室家風。竹篔拈來，大演磬山嫡旨；恢復宗門氣象，廓清季世異言。復以悲心未已，恐今後學人顛預佛性，儻侗真如，不惜眉毛，別施手眼。於壬午禪七期中曲垂方便，直示旨歸，稱性而談，不落前人窠臼，發古德之未發，明今人之不明。由下手工用功，途中境界，直至踏轉上頭關棧，一應參禪要旨，從淺入深，逐層策發，大似嚼食餒嬰。逼與下口，亦無鯁噎之虞。雖未聞禪者，依示而行，亦可直上涅槃山頂。記錄成書，獨標一格，首尾連貫，一氣呵成，綱舉目張，層次井然。若非具眼宗師，曷能作如是透徹而圓融之示語？誠開語錄之新貌，作午夜之明燈。篇末以戒為殿，防杜禪人流於魔狂之境，尤見深存密意焉。敢言若讀此錄而不知禪者，則幾希矣！(◎涅槃—不生不滅◎鯁—同「梗」)

客秋堂中諸子敦促倡印，余以此希世法寶，不宜久晦，欣然應諾；今春諸事就緒，出版有期，復央為序。仁自維拙陋，不善說辭，抑倏（音）虛老法師（註）本居士已有序於前，何用山僧之喋喋？然有不能已於言者：參話頭一法，譏之者謂為立樞實地，使學者老死話下。

噫！參禪大病，正唯學者不肯向話下死去耳！仁根性愚劣，經教上一無所知，數十年只參此一句「念佛是誰」，個中況味，有口難宣；學者能向此中切實參究，保有無窮受用。正如師云：「要參禪，非參『念佛是誰』不可；了生死，亦復『念佛是誰』可了」。竊願學者三復斯言，玩索錄中示話，決不相賺，庶乎說者讀者兩不孤負；然見地毫無，扯來一堆腐爛葛藤，貽笑高明，增人情識，深自慚惶耳！

佛曆二千五百一十四年 歲次庚戌孟夏之月

復仁 序於芙蓉山虛雲和尚紀念堂 時年八十二

◎荆榛——荒蕪、困難（第856頁）

◎倏——不疑。

來果禪師禪七開示錄 【上冊】

佛曆二千九百六十九，民國三十一（公元一九四二年）歲次壬午，開示於江蘇揚州三汊河高旻寺，冬結制禪七期中，夏曆十月十五日起至十二月二十七日止。

起七法語（◎鑪——或作「爐」）

師執香板云：

鑪開大冶正斯時^註萬聖千賢總盡知；鐵額銅頭齊下鍊，虛空瓦礫莫宜遲。重添炭，猛加追；太虛破後莫停椎！直待生前脫落盡，快將自己捉生回。起！

起七開示

今天常住替你們起七，忙了一些人：禪堂、外寮、首領、行單，乃至寺外的人，都是很忙的。為了你們打七，不但寺內寺外的人忙；大概十方諸佛、諸大菩薩、護法龍天，也是忙的，不歇的忙罷！總是為你們打七。

我問你們：打七做甚麼事？為甚麼忙了這許多人呢？這還不算，連十方諸佛、諸大菩薩、護法龍天，要比我們還忙，忙的是甚麼事呢？你們還

有人知道嗎？打七做甚麼事？大概還有人不曉得。你們心裏說：「平常的苦頭就不得了，還又要打七！你說的好聽，為我們打七，又說十方諸佛、諸大菩薩、歷代祖師、護法龍天，都為我們忙。忙的甚麼事，打七做甚麼事的，不過把點苦頭我們吃吃就是了，還有其他甚麼事？」對罷^㊸真是可憐！不可說的可憐！你們雖然這樣子的愚迷，我還要照常住上的規矩辦。

你們要曉得：打七規矩是嚴厲的，與平常不同的。不同的在甚麼地方呢？就是今天你們向過去諸祖告生死假，又向我告生死假。我允許你們的生死假，你們的生死就在我兩隻手裏抓住，要你生你就生，要你死你就死——站在這裏死。在平常，色身交與常住，性命付於龍天；七期裏不然，色身、性命都交在我手裏。（◎罷——語助詞，同「吧」）

規矩嚴厲是怎麼樣呢？我把大概告訴你們聽聽：向後七期中，清眾、行單不向維那合一個掌，亦不向班首問一個訊，亦不向我合掌、問訊。七期裏，佛也不拜，香也不燒，你們問訊、合掌做甚麼？我替你們預先說一下子：大不了的事，就是一個大病！最大的事沒有了，統起來說罷，就是病。一有了病，不是要向維那合掌告假嗎？維那不敢准假，不是又向班首

合掌嗎？不行，班首就敢准你病假嗎？不但病假，就是香假、經行假，乃至一切假，班首、維那大概沒有這麼大的膽子。甚麼道理呢？

你告生死假，不是向班首、維那告的，是向我告的。他們就敢准我的假嗎？有了病怎麼辦呢？沒有甚麼辦法，生也打七，死也打七，好也打七，病也打七，終歸打七。就是病重了，站也不能站，怎麼跑呢？你們真真達到不能跑的那個時候，就把你們身體向廣單底下一拋，你病也好，生也好，死也好，直到解七後送往生。七期不送往生，三個、五個總拋到廣單底下，這是有病的解決。（◎架房——又稱淨房：廁所、化妝室）

還有，你們七期中行香、坐香、過堂，乃至大、小架房^註把頭掉一下子，或笑一下子，那麼，我告訴你們：你的命就沒有了！怎麼辦呢？你一進堂，班首、維那的香板一齊擁上來，一、二十塊香板，不論頭、臉、耳朵，一齊打，打掉了，沒有死，還是打七。假使打傷了，怎麼辦呢？也是向廣單底下一丟，解七後一齊送往生。不是平常打死了就趕往生，打傷了送如意寮，七期裏不是這樣的。那麼？高旻寺打死人不算一回事？往年七期裏總有幾個，這是平常事，不算奇特。

我再三告訴你們：交代甚麼規矩，就是甚麼樣子；不徇情，不能訛錯^ざ一下子的。我再總說一句：有病要死，沒得病假，死了，就丟在廣單底下；犯了規矩打死，也丟在廣單底下^註我交代得清清白白，絲毫不能訛錯的。還有，平常的時候，你們靜中要上架房，向維那告假，維那打六個香板，就可以開門出去。七期裏不許，因為一天十二枝行香，可以有二十四回上架房，你們就是屙肚子，有多少屙呢？無論那枝香，是不准開門的；你們就是屙在褲子裏，或屙在墊子上，不怪你們的；墊子上屙可以，開門不可以。你們要留心！打七為甚麼事？大眾要明瞭：無非是參禪、悟道、了生、脫死，沒有其他的事。要參禪，非參「念佛是誰」不可；了生死，亦復「念佛是誰」可了。各人發起心來——參！

十月十六日開示（首七 首日）

良醫之門病者多。世間人有了病，都要到醫生那裏去，你患甚麼病，醫生就給你甚麼藥；他對症給藥，一定可以使你藥到病除，這是世間法一定的道理，出世間法也是如此。（◎廣單——就是「通鋪」）

我們無量劫來，患病患到今天，盡世間人祇知道色身上的痛癢，還有

一種大病毫不覺知。世俗人不知有此大病，還可以說得去，因為他以迷入迷，少善根，不能怪他；你們用功辦道，了生脫死的人，為甚麼也與他們一樣？你以為比世俗人要好一點？我問你：「有病沒有？」你聽到這話，心裏頭到會不高興了：「好好的人，為甚麼要問有病沒有？一天到晚吃幾大碗飯，茶也喝，水也喝，有甚麼病。有病有甚麼好處？」對罷！真正太苦惱！這麼大的病，就這樣馬馬虎虎的過去，我看你們這個樣子，心中太不忍！

譬如：一所大醫院，有院長、院士；許多人到他院裏，去的人都是看病的。醫生問你：「有病嗎？」你說：「有病。」他問你：「有甚麼病？」你一定說：「頭痛，吃不下飯，以及一切的病。」醫生就照你說的，及他所探的脈，把藥給你。你拿了藥，無論是的、非的就吃；祇要病好，見了藥一定要吃，吃下去終歸要好的。

我們這個禪堂，也就如一個醫院，你們來，是醫病的，當然要問你有甚麼病，你還能說沒有病嗎？沒有病來做什麼？你們當然要說：「有病。」我再問你們：「有甚麼病？」恐怕你們沒有一個能答得出來的罷！有甚

麼病，你不說出病由來，我怎麼下手？你不說，我有甚麼辦法呢？你們少許知道一點，說出一點來，我也可以給藥你吃。但是，你一點不知道，我還有甚麼辦法？師父們！有了這種大病不知道，都是背道而馳，越跑越遠。

你們當中還有幾位以為：「說甚麼大病、小病，我們來，是看看家風的；來，是當當參學的，加香、打七的格式看一點，知道一點就是了。」差不多有好幾位都是這樣子想法的。因為，你們不徹底知道自己有個不得了的大病，非醫不可的大病。祇有在你們徹底知道有個甚麼大病之後，你們纔能夠知道這個病的厲害，非醫不可，要吃藥的。倘使這個病你們不知道，還說甚麼吃藥？這個醫院到不要住了。因為，不知道自己有病便不關痛癢，不吃藥好像也沒有甚麼事，還要住醫院做甚麼呢？

現在我告訴你們：這個大病，就是「生死大病」！這個大病，一定要醫，一定要吃藥的！（◎孤負——同「辜負」）

你們要曉得：今天能夠到這個地方來，是不容易的，是在往昔劫中培植來的。這個人身是不容易得到的，在異類中一去就是幾大劫，今天好容易得到這個人身，我就把他空過了，豈不孤負了前世的培植^註要曉得：人

身並不是常久的。就是一百年，現在我們已過了幾十年，以後的光陰有多少日子？況人生祇在呼吸之間，一口氣不來，下去便很苦了。現在我們既然遇到了這一種好機緣，就應當切切實實的來辦一下子，纔不孤負我們為人一場，纔知道生死是我們的大病。這個生死大病，不同世間的病，非吃「念佛是誰」的藥不可。各人提起「念佛是誰」來——參！

十月十七日開示（首七 第二日）（◎拏——同「拿」）

打七做甚麼事？沒有別的，就是一個精進。並且我說是「真」精進。為甚麼打七就是「真」精進呢？平常也許你們能精進，然而終歸不能恆常；由於平常打岔的事多，不能怪你們。因為：恰巧精進用功，板響了要上殿，纔覺工夫稍為得力，又要過堂，以及禪堂裏巡香、當值，皆是打岔。但是，現在打七便不同了，不上殿，不過堂，乃至上架房，草紙也不用你拏^{ㄉㄨㄛˋ}。可算再週到沒有了。平常一切打岔的事，終日心裏忙的不得了；但，今天則把打岔的事拏得光光的，一點也沒有，因此，便可以完全精進了。不過，我又要問你們：既然打岔的事拏得光光的，恐怕你們心裏不是光光的罷！你們能光、不能光呢？大家站在這裏，我問你們：光沒有光？大家

研究研究看！

若要常住上這樣的成就你們，萬緣放下，單單的用功，你們得到這個好機會，一切不要我們去做——空空的，就這麼空空的過去，就是打七嗎？這樣空過，實在孤負常住，也孤負你們自己！但是，我今天還許你們孤負自己嗎？

你們要知道：這種空「因」如種下去，到了感「果」的那個時候，就不知道怎樣子了！我是這樣講，你們的心裏大概不是這樣的罷！是怎麼樣呢？「正好！我進堂到今天，甚麼上殿、過堂，大、小規矩，忙的不得了，沒有一點空閒。吃了許多辛苦學的楞嚴、法華以及見到的，領會到的，還沒有摸索摸索；今天打七，好了，沒得事，我坐下來翻翻我的老交易，不要把它忘記了。」對罷！你們坐下來心裏是不是這樣子？

我看你們肚子裏裝得滿滿的甚麼楞嚴、法華，倒背如流。但是，今天辦根本大事，你們肚子裏所裝的許多經教，一個字也安不上的；不但一個字安不上，並且一毫頭也用不著。你們還相信嗎？我替你們想想，恐怕不容易相信。何以呢？你們以為：「宗門下這是甚麼道理，一字也安不上？

難道楞嚴經七處徵心①十番顯見②不是工夫嗎？華嚴經的一真法界，為甚麼宗門下一字也安不上？」不是教你們難信嗎？是的罷！

那麼？我要問你們：「念佛是誰」參、沒有參？你們不要問「念佛是誰」是大法？是小法？就把它當個爛木渣，最無用的，「你把它嚼嚼看，還有甚麼味道？教你們嚼，你們就嚼一下子！

我們現在眼見是同的，譬如：一個紅紙條上寫的「念佛是誰」，貼在柱上，你看到，我也看到，可算同一眼見罷！我說：你見是紅的，我見是綠的。你們還相信嗎？我不但見到不是紅的，乃是綠的；又連綠的都不可得，你們更不容易相信。我要問你：這個爛木渣的「念佛是誰」，你嚼出一點味道來沒有？假若已經嚼出一點味道來了，便自然也會見到不是紅的，是綠的。再加七期一個精進，不是當下一個綠的亦不可得麼？到了那個時候，我問你：楞嚴還在嗎？法華還安得上麼？以及一切見、聞、覺、知，還在否？你們研究研究看，是不是這個樣子？所以教你：將一肚子學的、見的、聞的、會的丟掉！丟得光光的，一點也不能留；大概你們還不肯丟；即使丟，也不肯丟得光光的。即使你們丟得光光的，宗門下還不算了

事；那麼，再把肚皮也丟得空空的，可算了事嗎？還不是的；宗門下的事，還要把肚子也丟掉，才算了事。

若不把肚子也丟掉，則久久以後，它還是要裝起來的。各人發起心來——參！

十月十八日開示（首七 第三日）

用功千日，悟在一時。要用一千日的工夫，開悟就在一時。倘使你們能夠在工夫上沒有絲毫的間斷，用上一千日，那麼？對於開悟的事，我就能保；倘使工夫還不到這步田地，則我不敢保。

你們當中，有人在此地住有三年、五載的，亦有人在金山住三年、五載的；總算在金山、高旻十年、二十年的苦行，難道就沒有千日的工夫嗎？既有千日的工夫，不是在此七期中一定要開悟嗎？七期裏是專門講求開悟的工夫，為甚麼不開悟呢？因為你們太可憐，雖然說五年、十年、二十年的工夫沒有，千日的工夫還有罷！你們若沒有千日的工夫，對於開悟的事還沒有做到。我這麼講，你們心裏頭以為：「過夏天氣太熱，又是上殿、過堂，工夫有點不恰當；等到過期頭，又是大規矩、小法則，忙的不得

了；乃至加香，都不是用功的時候。打七，是要認真的用功，不能再放過它去！」對罷！大概你們都是這個樣子。

我看你們這一種思想，以為一年就是打七用功，過夏就過夏，期頭亦復期頭，加香還是要上殿、過堂，打七纔要用功；這一種人是最下劣，最下劣的大苦惱子。何以呢？打七，是剋期取證，一聞千悟的時節；那裏是用功的時候？用功要在平常；平常不用功，等到打七纔用功，到甚麼時候開悟呢？悟的一句話，還有你的份嗎？

與你們打一個譬喻：如前清讀書之人，讀了十年，一遇開考，不是就去考嗎？如果進了考場字還不會寫，認也認不得，考期裏纔認真用功，這樣還行嗎？頂子還有你的份嗎？在十年讀書期中，你沒有讀書，就掛了一個讀書的名字；平常不讀書，到考場想戴頂子，恐怕做不到。

我們今天打七，也等於考場期；用三年苦功，已經到家了；一到常住上就打七，馬上就悟了，纔對呢！你們平常擔了用功的名，並沒有用功，到了打七，那裏就能開悟呢？等於沒有讀書趕考一樣。你們這個錯，錯得好遠！不是今天纔錯。照這樣子看來，七還要打嗎？不是不打也可以嗎？

因為，你們沒有一個人有打七的資格。

你們這樣子很孤負常住上的，常住上一切處替你們研究，有一點於道相違的，趕快的改革；那裏有一點動你們的念頭，趕快整好；這個樣子，我敢說常住上對得起天下人，寧可說你們孤負常住，常住上絕沒有孤負你們。若有一個人，有了三、五年用功，穿衣、吃飯，上殿、過堂，上架房、睡覺，已經用成懸崖撒手，萬仞峰頭的工夫，今天來到高旻預備打七，就要剋期取證；不料常住上不替你打七，那就是常住上孤負你了。我問你們：還有這個人嗎？我再問你們：莫說過去三年、五載沒有用功，錯過去了；一個夏天沒有提過「念佛是誰」，乃至入堂加香，不知道提、沒有提；就是你們現在七期中，一枝香、一枝香，一個七、一個七，坐、跑，提了幾句「念佛是誰」？你們撫心自問，看還對得起人嗎？

對於任何的學業，都要談一個進步；宗門下的進步，你還知道在那裏？上殿有進步，過堂有進步，上架房乃至一切處皆有進步。你要曉得上殿的進步在那裏？站在殿上，頭沒有掉一下子，身沒有動一下子，這就是進步。何以呢？用功用到得力時，頭怎麼會掉？身子那裏會動？頭一掉，不

是見色，就是聞聲；身子一動，不是痛，就是癢；那裏還有工夫在過堂、上殿，乃至一切處？而至，上架房蓋子不響，乃至揚眉、瞬目，行、住、坐、臥，皆是用功處。你們要認識宗門下平常的貴處，打七的好處。各人發起心來！

十月十九日開示（首七 第四日）

禪宗一法，本來不立文字，不借語言。不立文字，則無言可說；不借語言，有甚麼口開？照這麼說，不是不要講話嗎？為甚麼一天有數次的講話呢？要曉得：宗門下的講話，是出於不得已，因為你們的心各有不同；宗門下的不立文字、語言者，必須達到同一個行處；十方諸佛如是行，歷代祖師亦如是行，你們現在也可以如是行，方可以不借語言。因為你們心行不同，一百人是一百條心行，要你們這一百人總歸一條心行，故此要說。但是所說的話，是宗門下的話；宗門下無論甚麼人，不許講經典、語錄、公案。你們當然有種懷疑；「佛說的經典不能講，難道祖師的語錄、公案也不能講嗎？」因為，講了與你們無益，並且增加你們一百個人的心分成幾千個心。這是甚麼道理呢？你們所行的都是要向上這一條路上去，以

此「念佛是誰」是敲門瓦子、指路碑。

古人雖有「父母未生前」、「狗子無佛性」，乃至一千八百公案；但任何諸祖，無不是在一則公案上一門深入；所以禪堂和尚、班首開口「念佛是誰」？閉口「念佛是誰」？講話「念佛是誰」？不講話也是「念佛是誰」？這是宗門下最要緊的。

你們心裏以為要等於遊上海一樣，今天新世界，明天大舞臺，後天先施公司，纔與你們相應。「今天到禪堂，為甚麼一天到晚，一年到頭，盡是一個『念佛是誰』？一點味道也沒有，把人悶死了！」對罷！「次則，講話一點程序也沒有，起、承、轉、合的影子也沒有；教人真不樂聽！難怪人說：『通宗不通教，開口就亂道。』」對罷！你們真正可憐！

我說：就是你不會道，假使你真會亂道，正好！何以呢？你不投機，你不要聽，人家聽得高興得很；你聽得好，他聽就不好；因為各人的心行不同，講話那裏能一致？至於起、承、轉、合一點也沒有，你們又會錯了，這裏不許你作文章；又不是教下講經，依文釋義，分科、判教；宗門下猶如我今天東說、西說，也有人聽得道好；回頭班首師父講玄、講妙，也

有人聽得好；這就是「粗言及細語，概歸第一義」，貴在你們會聽話。你要曉得講話人的一片苦心，因為，你們各人的心行不同；不同者，皆是你們的「妄想執著」^妄，所以你們有百個心，講話的人說百個法，要教你們這百個心皈成這一心，是不容易的。

會聽話的人，今天我講的工夫路頭，你聽到心裏好得很，似乎還有疑情沒有講到；恰當明天就講疑情怎麼起法。你聽好，疑情會起了，又站不長；後天就講疑情發不起的緣故。一步一步的向前講，乃至一個七、一個七講話不同；頭一個七講不曉得用功，二個七講用功的路徑，三七講工夫的進步，四七講工夫的消息，五七講工夫的見處，乃至十個七，以淺入深，以遠至近。

今天把講話的程序告訴你們，你們心裏就有把握了。好好——參！

十月二十日開示（首七 第五日）

你們都是慕道而來，因為高旻有道可辦，你們人人都是這樣的。但是，慕道的一句話，聽起來，是好聽得很，問其實行：道，為甚麼要慕？你們千里、萬里要慕高旻寺的道，這不是向外慕道嗎？如是慕道，不是向外

馳求嗎？那裏一定要到高旻才有道麼？

道，本來沒有東、西、南、北，亦沒有你、我之分別，直下承當就是的；承當的一句話也是多的，本來無欠無餘，現現成成的。可憐我們無量劫前與十方諸佛同一面目；不但同，恐怕還有超過十方諸佛的地方。忽然得了一個幻化的色殼子，不高興，換了一個，再不高興，又換了一個，一個換一個的換到今天。每換一個的時候，加上一點痕跡，就把我們的本來面目，蓋得牢牢的，一點氣也不能透。

雖然被它蓋得牢牢的，總之，沒有少一點；十方諸佛也是的，菩薩、祖師乃至微細的昆蟲也是的，山河、大地也是的，草木、叢林、虛空裏也是的，虛空外也是的，一個虛空裏，乃至無量無數的虛空裏都是的。你也不少，我也不少，可憐就是一個不能承當！我們假使承當一下子，恐怕就不是這樣的人罷！

幸喜我們今天得了這麼一個人的軀殼，在這「人」的期間，想個甚麼辦法可以承當呢？

對於承當我們自己的辦法，這就要你們「相信」。但是相信，首先要

相信自己這個色殼子不久要壞；壞過以後，路頭很多的，不曉得那一生再變一個人；前頭的路茫無所知。

自己的面目徹底要信的，極要這樣的相信自己，非承當不可，非了我們自己不可。能相信自己，再相信「念佛是誰」的辦法；「念佛是誰」是承當我們自己，「念佛是誰」是了我們自己。不是說「念佛是誰」有這麼許多好處，要你們自己見到「念佛是誰」確實不錯。但是教你們用，你們以為：「這一句話，用個甚麼？念佛是誰？念佛就我；還有別人替我念佛嗎？」不但你們初初參禪是這個樣子，我們以前也是如此。

我在諸方看見貼的「念佛是誰」，見過之後，似乎與世間一切學問不同；世間學問，一學就通了；這一句「念佛是誰」，不容易通。以此研究：「念佛是誰」就是我嗎？再一回想，不對！是我？那麼？以何為我？次則，我說念佛是我，我今天就把紅紙條改一下子——念佛是我，還能夠嗎？既不能改，即不是我。再說，念佛不是我，是佛嗎？不是的；一切所有，皆不是的；就這麼思量分別一些時，回頭才知道錯了！那個教你在思量分別上用功？你纔知道「念佛是誰」——「不曉得」；就在不曉得、不明白上

去求個究竟，就是疑情！在這個疑情上久久的用，用到回過頭來，這個時候，你才徹底認識你自己。——參！

十月二十一日開示（首七 第六日）

佛在世時，有一個外道持花供佛，拜畢。佛說：「把花放下！」外道遂將花放下。佛又說：「把手放下！」外道就把手放下。佛又說：「把身放下！」外道愣了半天，身怎麼放下？就問：「世尊！身怎麼放下？」佛說：「放不下，挑起去！」外道就悟了。

你們大家想想看，「放下」兩個字，還了得起嗎？我每每教你們放下，要你們放得空空的：心放下，身也放下，世界也要放下，放下也要放下。你們不但肯放下，似乎還要多一點纔好。因為一向習慣以得多為進步，以少為無進步；所以今天學楞嚴，明天學法華，後天學華嚴，再多更好。

你們聽說今天講「念佛是誰」，明天講「父母未生前」，後天講「狗子無佛性」，這樣的一天換一個話頭，才稱你們的心；聽得多多的，熱熱鬧鬧的，才對哩！是的罷！

今天教你放下，還要放到無可放處，無可放處還要放下；從這個地方不能領會宗門下的嫡旨，不肯相信宗門下的痛切婆心，你們就要發一種誤會，一個誤會下去，就種了一個謗因，將來要招謗果，那個時候苦死了！你們誤會的地方在那裏呢？第一、教你放下，你就放下；放下來就在鬼窟裏作活計，黑洞洞、昏暗暗的。第二、教你把聽到來的，學到來的，領會到來的一齊放下；你不但肯放下，反要大起瞋心說：「宗門下開口，不是說教的不是，就是說淨土的不是，這不是專門謗教、謗淨土嗎？」你們這麼一誤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因為，你們不曉得宗門下是一個甚麼門庭；它是一個絕相、超宗、離名、離相的門庭；並非教你把經典毀掉，把淨土丟掉，沒有這樣的罷！總教你們在這個參禪期中把一切都放下——就是教你們歇心，所以說：「歇即菩提」；要教你們歇到一毫頭也沒有才對，若有一毫頭在，這一毫頭要遮太虛。（◎鉤——刮平木頭的器具）

我來說個譬喻：如一個人學木匠，學了三、五年，總算學成了；斧頭也會拏，鋸也會鋸，鉤也會鉤_{ㄅㄨㄛˊ}。因為賺錢不多，改業學裁縫；做裁縫，就要學翦、學針，是的罷！你到了裁縫店裏，還許你帶斧頭、鋸子嗎？斧頭

、鋸子還用得上的嗎？不但斧頭、鋸子用不上，也不許有做木匠的心在，因為你手裏拏針，心裏做木匠，你的裁縫還學得好嗎？

今天你們參禪，當然要做參禪的事，參禪必須要放下，要歇；你們把學得來的，聽得來的，會得來的，擺在肚子裏，還有用嗎？禪還參得上嗎？如同，學裁縫，把斧頭、鑿子帶在身上，一個道理。你們仔細想想看，對不對？並不是我說就了事，要你們心裏頭徹底的領會說：「是的！」參禪是要萬念放下，如有一毫放不下，這一毫頭要遮太虛。你們各人還領會嗎？

眾生從無量劫來，就因為一個放不下，大而世界，小而身心；一生、一生已來，將來還不是一生、一生的下去？

我們要返本歸元的人，不把身、心、世界了掉，返本歸元祇可說說，實事辦不到。若要名實相符，首先要知道：世界那裏來的？身從何有？心以何有？能知身、心、世界從何而有，就可以從根本上一斷，一了一切了，纔是釜底抽薪；若不在根本上解決，都是揚湯止沸。

世界以甚麼有的呢？要曉得：世界以身有，身以心有，心以惑有。若

要了身、心、世界，以根本上首先要了惑；惑能了，心就了；心了，身就了；身了，世界當然會了。那麼？了惑的法，就是「念佛是誰」；這一法，了惑最如法。惑，非「念佛是誰」不能根本了。

你們可以把「念佛是誰」苦苦的參通之後，再行大悲救世，那一行不好？恐怕你一生所學的不夠用！要你們都要具一種正知、正見，以免好心為道，反招惡。要緊！要緊！發起心來——參！

十月二十二日開示（首七 第七日）

可憐我們今世的人，那個都開口說了生，閉口說脫死！恐怕還不知道如何為生，怎麼叫死。不但世間人如是，連我們用功辦道的人也如此罷！

拿我們今天的出家人說，一天到晚的用功，怕還不知道用功做甚麼？現在修何因？將來感何果？你們沒有一個人曉得罷！一天到晚俱是打混空過，亦不曉得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為何是四聖，為何是六凡；我們今天住禪堂，修的是甚麼因，將來感的是甚麼果，無有那一個人曉得罷！你們要是曉得，恐怕今天我不教你用功，你們還肯不用嗎？

你們要知道：今天住禪堂，種成佛的因，將來一定感成佛的果。古人

云：「如是因，如是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我們用功的人，祇要死心塌地用去，不論三年、五載也好，十年、八載也好，三十年、五十載也好，總而言之：徹底大悟為究竟。

古人說過的：「高掛鉢囊，以悟為期。」一直的用去，決定以參「念佛是誰」為我的正行；縱然一生不悟，發願再來，不問它三生、五世，三十世、五十世，決定不修第二個法門。你們要能有這個堅固的志願行去，我敢保決定開悟。如是行去，若不開悟，諸佛、祖師豈不落妄語嗎？趙州老人說：「你們若能如是行去，若不開悟，把老僧頭截去！」

「念佛是誰」這法，是真實不虛的一法，是有情、無情本具的根本法；祇在用功，不問開悟與不開悟：工夫用到，自然會悟，不用你想悟；如光想悟，不用功，那能得悟呢？古人說：「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用想悟，只要「念佛是誰」一直參去，參到山窮水盡，ㄉ的一聲註到了這個地方，「如人飲水，冷暖自知」。（◎ㄉ——喻徹底開悟）

在過去，有一位禪和子在禪堂住三年，以為堂內人多打岔，自覺工夫不能深入，就去住山。在山中住了一個茅蓬，種了一點菜，白天看守，不

教野鳥吃菜，夜間虎狼爭鬪，晝夜不安，於自己的工夫又打閒岔；住了三年山，工夫沒得深入，又不住了；想找一個關房閉關罷！才與工夫相應。以化小緣二、三年，遇到一位明眼的在家老婆婆，婆婆一看，這個和尚很有道德行持，就把他請到家中辦點好齋，請他用過齋，談談心，談得很投機，老婆婆說：「大師父，我成就你閉關罷！」禪和子一聽：「很好！我正想閉關。」老婆婆就送他入關。

這婆婆沒有別的人，只有一個姑娘，纔十六歲，也是開悟的；老婆婆每天派她給這和尚送飯，一送送了三年，婆婆對她說：「妳送飯已經三年了，今天送飯的時候，等那和尚吃好了，妳就上去把他抱住，教他道。」姑娘聽了，記好，如說而行，上去抱住就教他：「道！」和尚說：「枯木倚寒岩，三冬無暖氣。」

姑娘鬆手回家，對母親一說，老婆婆聽見，就訶和尚，叫他趕快起單，把茅蓬燒了。「我供養三年，纔供了一個死漢子！」禪和一聽，面帶慚色，拏起蒲團就走，還去托鉢。痛恨自己受人家三年供養，沒有開悟，受她訶斥，很是慚愧，努力用功。

托了三年鉢，又到老婆婆這個地方來，與老婆婆談談工夫，還要求成就他閉關。又閉了三年關，還是教姑娘送飯給他吃，三年圓滿後，姑娘照前次母親教的辦法，上去抱住說：「道！道！」禪和這回開口說：「天知、地知，妳知、我知，莫教妳家婆婆知！」姑娘回去一說，婆婆聽見，心中歡喜，對和尚說：「善哉！善哉！恭喜你開大悟了！」

你們大家同聽見了罷！你們想想看，你知我知，莫教婆婆知，要以世間人說，還有好事嗎？大概你們同是這個會法，如是這樣一會，就錯了！教你們在本份上會，你們想想看，領會、不領會？如不領會——參！

十月二十三日開示（貳七 首日）

了生、脫死、明心、見性；參禪一法，最為當機。也可以說是三根普被。我真相信這一法，在八萬四千法門之上，任何法門都比不上這一法。但是，你們還有許多的人不以為然，以為參「念佛是誰」，那裏就可以超過八萬四千法門之上呢？你即不相信這麼說，也可以；我們就把「念佛是誰」擺下來，你們說那一法是了生死最直接、最捷徑的？莫非還有不用參，也不用功，一見就可以明心、見性？你們想想看，如真有一法比參禪還

要來得快，我也要跟你學。因為，你們「我見」太深，善根太淺；要除你們的偏見，歸這一條大路，故此要給你們指出來。

你們仔細的想想看：還是看經可以了生死？還是念佛、持咒可以了生死？你們大家到這裏來，是為生死來的，當然要研究，不是小事。

你們討論一下子：看經，纔許種一點善根，知道一點意義；要說了生死，做不到。念佛，念「阿彌陀佛」，了生死可以；要教他到涅槃山頂做不到。持咒，身、心清淨，可以得點神通；了生死不可以。因為，看經、念佛、持咒，都是向外馳求；各人的生死不從外得，不依他有，都從自己家裏來的，你向外跑，越跑越遠。你要知道：參「念佛是誰」就是往家裏跑。甚麼道理呢？我說個譬喻：

如孩子讀書，念「百家姓」，由趙錢孫李，周吳鄭王，一直念下去，不用幾天就念熟了；假使念了一句趙錢孫李，問他甚麼道理，怎麼講法，這麼一問，不是停住了嗎？僅在趙錢孫李這一句上研究，周吳鄭王不是沒有了嗎？達到研究的深入處，趙錢孫李也會沒有的。

你們想想：念佛，不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一句、一句的向下念嗎

？今天問你：念佛的是那一個？站在這裏，不是回過頭來嗎？就同念趙錢孫李一個樣子，你們仔細思量一下子，對不對？「念佛是誰」，是不是回過頭向家跑？

向家是甚麼？沒有生，也沒有死，說明心、見性，也是多的話；到家，心不待明，本來明的；性不要見，現現成成的。這個「念佛是誰」，一腳就送你到家；祇要一句，就可以歸家穩坐了。

在你們那裏會知道一句「念佛是誰」有這麼好！在你們就是：「一天到晚，一提『念佛是誰』，妄想就來了，又站不長；這樣子，怎麼說參一句『念佛是誰』就能到家？真教人不容易了解！」

對罷！你要曉得：知道有妄想，這就是工夫的進步；提起來站不長，更是進步。你要曉得：任那一種法門都在妄想裏過活，那裏會知道有妄想？所以知道有妄想，見到站不長，都是好消息。

你們辦道實在可憐！大家站在這裏，都是幾十歲的人，說起來生死不得了，要辦道；追究起來，一句「念佛是誰」不能通；三年、五載，還是一個不通。這個樣子，說甚麼辦道？說甚麼生死不得了？儘是打混！這一個

「念佛是誰」參不通，還算一個人嗎？處處要面子，「念佛是誰」不通，就不要面子了！

有點知識的人，看你怎麼對得起自己？你們還有人淌點眼淚嗎？可憐！可憫！都是黑窟窿侷的。天天我教你們把眼睛閉起來，你們大家就閉起來。我問你：眼睛開了，見到我嗎？眼睛閉了，你還看得見你自己嗎？還不是眼睛一閉，黑洞洞的，一點也見不到甚麼。我再問你：就在眼睛閉了的時候，再向前動一腳，到甚麼地方了？你們還有把握嗎？曉得這一腳動到甚麼地方去？——參！

十月二十四日開示（貳七 第二日）

初發心的人，用功怕妄想；久坐的人怕昏沈。我說你們這一種人，不能用功，了生死沒有你的份。何以呢？因為，你們不知道妄想的範圍，亦不知道昏沈的出身處。

要曉得：無量劫來，上天堂也是它，下地獄也是它，變牛馬也是它；今天要辦道也是它，要了生、脫死也是它，要成佛、作祖也是它。要曉得：上至成佛、下至地獄，一切蠢動含靈，都是它作主。它的力量大得很，

你要怕它，必須要離開它；你要離開它，你有多大的力量？它的力量，灑水不進；你的力量，在它灑水不進的當中，祇有一滴水進去那麼大。你們想想：你這麼一點小力，怎麼可以離開它那麼大的妄想力呢？你一定是怕它，離又離不開它；離不開它，更怕它；有一天離不開，總是怕它，越怕它越離不開；三年、五載如是想離，如是怕，直至一輩子也是想離它、怕它。你們想想：還能用功嗎？既不能用功，了生死還有你的份嗎？所以你們怕妄想，怕昏沈，是不對的。

再則，妄想怎麼會離的呢？根本你整個的在妄想裏。因為，你的心是妄想心，身亦是妄想身，世界也是妄想，虛空裏是妄想，虛空外亦是妄想；舉心、動念，動轉、施為，一切處都是一個妄想。我問你們：離了妄想，你在甚麼地方？離了妄想，你是一個甚麼人？你們仔細研究一下子，還能領會一點嗎？

那麼？要怎麼樣纔能用功呢？妄想再多，不要怕它；不怕它，要愛它嗎？亦不可以愛它。不怕它，不以它為惡友；不愛它，不以它為良朋。你假使愛它，那麼到又要下地獄了。因為，你愛它，就要隨順它；順它就要

破戒，破戒不是要下地獄麼？所以，怕也怕不得，愛也愛不得，祇要將這個「念佛是誰」——是那一個？提起來審問、追究，但是追究，只許你追「念佛是誰」？究竟是誰？到底是誰？若要以「念佛是誰」的「是誰」，追究的又是誰；這樣子不但不是追究，反到又回過頭來了，這是識神邊事，不名參禪，不能了生死。

那麼？怎麼參呢？我今天告訴你們：直捷路頭，就在「念佛是誰」是那一個？不曉得；究竟是誰？也是不明白；到底是誰？還是不曉得，不明白；除此以外，絲毫的思量、卜度也沒有。你們在這個地方審實一下子，看還有妄想嗎？還有昏沈嗎？仔細研究一下子，不是小事體。

你們參禪時抽解，打過小圍，坐腿子；坐好了，沒有止靜，還要等一下子；三板、一鐘止過靜，纔思量「念佛是誰」，提起來，妄想來了，討厭！把妄想離掉，一離，離不掉；再離，昏沈又來了；打不開，隨它去了。開靜，又沒得事了，跑香就跑香，大概都是這個樣子。可憐！這樣下去，盡未來際，還是沒有了期。

你們要見到生死的苦，三惡道的苦，轉眼就下去，好怕！好怕！唯願

你們徹底的認識，趕緊把一個「念佛是誰」站到這裏就參通了，生死沒得你的份，六道輪迴那裏來呢？各人發起心來——參！

十月二十五日開示（貳七 第三日）

「眼睛打開不做夢，心不起意不落二。」這兩句話的意義，略略的講一下子：眼睛打開，就是眼睛睜得大大的，不會做夢；眼睛一閉就要做夢，大概是這個樣子（◎蘇——通「甦」）

我說：眼睛閉著做夢，眼睛睜著還做大夢，你們還相信嗎？你們以為：「眼睛閉著，是睡覺做夢；那裏睜著眼睛，還做大夢？我到有點不相信。」對罷！我說：你們站到這裏做夢，一天到晚的做夢；眼睛閉了做夢，馬上還可以醒；你們睜眼做夢，沒有醒的時間，還曉得這個夢，做到甚麼時間可以蘇[㊦]可憐！未了的人都是睜眼做夢，還不曉得是夢！要曉得這個夢幾時蘇，非開悟不可；開了悟，就同睡覺做夢，忽然蘇過來一樣子。我問你們：這個夢還有蘇的期限嗎？

再說：心不起意，意就是念；心可以善念、惡念；一切念頭不起，就是不落二，大概是這樣子。其實不然，必須聖不可得，凡不可得；念不

可得，心亦不可得；說不落二，更落三；連一也不可得，纔許與宗門下有點相應。（◎懶——通「懶」）

宗門下正要打破睜眼做夢，掃除一切邪念。夢不能醒，生死不能了；邪念不除，妄生枝節；枝節一妄，善因招惡果。你以為不錯，其實謗佛、謗祖、謗禪堂、謗大法輪，這一種因種下去，不得了！要墮阿鼻地獄。每的有人說：「宗門下講起來好得很，有玄有妙，行起來似乎有點不對，每每坐下來睡覺，還要打呼。」你心裏就生一種輕慢，你這麼一來，謗因就種下去了。何以呢？過去古人有個榜樣，告訴你們聽聽：

四祖老人走到南京牛頭山，見有紫氣，祖云：「山中必定有道人。」因此上山；看是懶融禪師註有虎在旁，四祖作怕勢，融云：「你還有這個在！」四祖心中云：「這是個道人。」走至茅蓬座位上寫一「佛」字，融不敢坐，四祖便說：「你有這個在！」識得同是有道。

夜間融讓祖睡床，四祖就睡；祖睡一夜，盡打呼。第二天，融云：「你太不知愧！打一夜的呼，教我坐不住。」四祖云：「你打我的岔，你把蟲子掉在地下，腿打斷，叫跳不了，一夜沒睡得安寧！」

後人有兩句話：「懶融未見四祖前如何？見四祖後如何？」未見以前，天人送供，猿猴獻果；見祖以後，供亦不送，果也不獻。你們參參看是甚麼道理？（◎廣單——通鋪）

再講：我在金山用功得力的時候，在廣單上聽到嘈鬧，我下去一看，無人，大眾一齊睡覺，沒有一人講話；我在廣單底下一看，原來兩個蟲子相咬打架，我把牠送到如意寮去，給點東西牠吃吃，你們想想看，還可以妄加分別嗎？我講的是我親自行到的。

今天我說我的行處，恐怕你們還有點懷疑；等到你的工夫用到這步田地，你就會知道；等到你知道，再後悔以前所造的謗因，那就遲了！所以我今天特為你們指出。最要緊的，各人發起心來——參！

十月二十六日開示（貳七 第四日）

參禪用功，貴乎一個「行」字；能行，才算是參禪；不行，口說參禪，不能算了事。宗門下「行」之一字最為重要。不但近世人對於這個行字誤會，乃至自古以來，誤會的亦不少；都以為見到就算了事，或者領會到這一件事，人人本具，不假修證，當體全是，要行甚麼？以為行是多餘的

。宗門貴乎行者——實行，不致誤會。要知：宗門之門，是無上之門；宗門之行，是無上之行。

要達到目的，首先要知道：我們從無量劫前到今天，是行到來的，並不是憑空而有，亦不是人家送你來的；上天堂也是你行去，下地獄也是你走下去，到牛胎、馬肚裏也是你行去，今天為這麼一個人也是你行來的，大概總是如此。不見得人家送你上天堂，也不見得人家拖你下地獄，以此類推，凡有生死的眾生，皆是此理。

我們既然知道一切都是自己行到的，難道今天返本歸元，說說就是到家嗎？領會的就是的嗎？來的時候跑了無數的年代，來到這麼遠；今天要返本歸元，當然要舊路歸家。再則，在你們各人的心行上，都知道煩惱不好，妄想是壞東西，業障翻不得；那麼，既然知道煩惱不好，去掉它；妄想壞東西，去掉它。事實上，還可以去得掉嗎？假若去得掉，站在這裏就去掉，很好的；你說去掉就去掉，大概你有天大的本事，恐怕不能這樣說做到罷！既然不能做到，不能就這麼了事的，照這樣子的研究一下子，「行」之一字，當然不可少。但是，對我們中、下根機的人講，這個行猶

如走路一樣，從多遠跑來的，還要走這麼多遠，纔能回到原處。

譬如：從一千里外走來的，今天回去，還要走這一千里路；一天走百里，要走十天，纔能走完。假若少走一天，或少走一里，都不能到家，這個理由一定的。

對於你們有點根機的人，再加我們宗門下的嫡旨，不是這個樣的。我們的行處是甚麼樣子的？你一千里跑來的，今天不但不要你走一千里就能到家，連這一千里路的名詞也不可得；名詞尚不可得，還要你走嗎？回頭就是的，腳根都不要動，一轉就是了。

你們想想，這一法還直接罷！上等根機的人，要曉得不是生來的上根，也是從我們中、下根機的人做來的；以下根做到中根，以中根做到上根，到了上根，那是一聞千悟。「念佛是誰」？——參！

十月二十七日開示（貳七 第五日）

參禪這一法，是救世的大法，救身的正法，救心的妙法。這一個禪字，是當人必要的關頭。參禪的，並不是把禪，參上就算了事；真實的得到參禪一點意味，那麼？你是忙的不得了，教你休息一下子，你也不肯。

真能達到禪的目的，成佛是現成的；此佛無有此土、他方，無有眾生、諸佛。要成那個三大阿僧祇劫經過的佛，還要捨頭目、腦髓、心肝、五臟，結大地眾生的緣，直至緣結好，因緣成熟，示跡降生，苦行，成佛坐道場，一代聖教。但是，這一種果地佛，乃是因地佛而來的；果地佛一成功，就是一個世界的教主。

你們參禪人，要你們個個達到禪的目的；不但你們禪堂裏這幾個人，乃至大地或僧或俗，或男或女，均要達到禪的目的；既然達到禪的目的，當然有一番事體。但願你們還多出幾個人沒得事，在這裏沖盹。何以呢？一個世界一個教主；無量的世界乃至虛空的微塵，一微塵一個世界，虛空微塵數的世界，都有教主；還多出幾個沒有世界容他去教化眾生的，這就是我對於你們的希望。那麼，不但我希望你們，即是十方諸佛，在常寂光中見到你們有這樣參禪的知識，當然也是破顏大笑；諸大菩薩乃至護法龍天，都是合掌歡喜護持你們，不但護持，叩頭也可以。

因此，住到這個道場，再加這個剋期取證的時間，必須認真的努力，把一切一切的放下來，放得空空的——參！

十月二十八日開示（貳七 第六日）

住宗門下的人，要行宗門下的事。你們要曉得：宗門下行的是甚麼事？若明白了，縱許你住一輩子禪堂，還是一個門外漢。

我今天告訴你們一下子：宗門下的事，沒有別的事，就是一個參禪、悟道，了生、脫死的事。然參禪是參自己的禪，了生死是自己的生死，並不是替別人辦的；你有天大的本事，替別人亦替不來；還有人住禪堂，以為替人家住的，乃至做一切事，是替別人做的。須知：一切事，那一件不是自己的事呢？你們有點知識的人，不待我說，早已會歸自己。差不多的人，以為住高旻寺的禪堂，用功是與高旻寺用功。你們這樣的人，還能說是辦宗門下事的人？參禪、悟道，了生、脫死還有你的份嗎？所以要你們打起點眼目來！然而，參禪、悟道，了生、脫死，兩句話並起來，就是「參禪」兩字；由參禪就可以悟道；悟了道，那有生死不了的理？總之，就是參禪。

對於參禪的事，如何是禪，如何是參，你們應當要知道。參禪意義很廣很廣的，我略略的指導你們一個確確實實的下手處，要你們一聽就能領

會，一直的行去，就會到家。

首先要知道：從無量劫前，由一念不覺，都是向外跑路，跑到今天還不知不覺，甚至都不知道有家；這麼一來，纔說是眾生。

要知道，向外是甚麼？向內是甚麼。你們要知道：向外，就是六道往返，生死不定；向內，就是一個諸佛同體的本來面目。教你們參「念佛是誰」，就是教你們向內；參「念佛是誰」，即是參禪，參禪就是向內。總之，要見本來面目，非向內不可；不向內就是生死。

為甚麼說參「念佛是誰」就是向內？大概你們不明白，我講一個譬喻給你們聽：

你們大家坐在這裏，我問你們：「看見佛龕子嗎？」你們當然說：「看見。」我再問你：「佛龕上有甚麼？」你們一定說：「裏頭有毘盧佛及一切物^註」我再問你：「看見佛龕的是那一個？」你們當然回過頭來，向自己看罷！（●毘盧佛——毘盧遮那佛：法身佛）

在這時間，不見有佛，連龕子也沒有了；別的東西還有嗎？不但無有，回過頭來，到又向自己念頭上審問去了。

你們試試看：看見佛龕，就是向外；不見佛龕子，在念頭上「追」，即是向內。把這個譬喻會到「念佛是誰」上是一樣的。念佛，有佛可念，是向外；參「念佛是誰」，在念頭上審問，是向內，向內就是參禪！

今天把參禪的譬喻講到你們聽過了，你們再不能說不會參禪，不曉得參「念佛是誰」。我今天明明白白交代你們過了，發起心來——參！

十月二十九日開示（貳七 第七日）

根機利一點的人，用功起來，不算一回事，不假修證，當體本真，無欠無餘，清淨光明，不從他得，皆自本有。惟在你們不能如是行去！病在那裏？就是一個「障」字。

我們本來沒有迷，因障而有迷，障去即悟；生死因障而有，若無障，生死亦無。倘若把障去了，我們的本來面目，自然會現前的。既然這個障是用功人緊要的關頭，你們還曉得嗎？倘能知道這個障，當然有辦法去掉它。倘不知道「障」是甚麼？以何為障，還說甚麼去障的辦法？那裏安得上？

在普通的人，以為：「生死是障，生死以此岸故障，彼岸即是涅槃，

涅槃即不是障；迷是障，悟即非障；塵勞是障，清淨是究竟；眾生是障，佛是很好的。」大概是這樣的。宗門即不然，生死是障，涅槃亦是障；迷是障，悟亦是障；眾生是障，佛亦是障；身是障，心亦是障；山河、大地是障，虛空也是障。

你們還相信嗎？你們以為：「生死是苦，當然是障；涅槃是樂，為甚麼是障？眾生是障，佛那裏是障？山河是障，虛空為甚麼也是障？照這樣說，我還用功做甚麼？宗門下的事真難辦！」對罷！你們這樣的狐疑，我要替你們指導一下子，要領你們上宗門下這條路。但是，我指導你們，領導你們，還要你們自己行；自己不行，我不能替你們行。

為甚麼宗門下要說生死、涅槃，眾生、諸佛，此岸、彼岸，清淨、煩惱，迷、悟，身、心，虛空、大地，皆是障呢？

當知：一切障不離心；有生死是心，證涅槃亦是心；有眾生是心，要成佛亦是心；乃至一切虛空、大地全是心。這個心，是一個根本障；根本是障，那裏不是障呢？

你們要了這個障，是怎麼了法呢？若要說：「生死苦是障，了掉；涅

樂的樂是障，把樂也掉了；此岸不住，彼岸不住；煩惱不住，清淨亦不住；乃至虛空不住。總之，身外世界上一切的塵勞了光，身上的痛癢了掉，心上如沙的妄想了掉。」這樣的了法，錯是不錯！宗門下不是這樣的，甚麼道理呢？若要如是一條一條的了，沒有了期；這邊了，那邊就生；水上撇葫蘆^{ㄉㄨㄛˊ}是不容易的。到家，纔可以把它根子一下子了掉。

說個譬喻：日月、星辰，山河、大地，種種的色相雖然多，總不出一個虛空。我要了日月、山河，不是很多很多的嗎？若要一樣一樣的了掉，恐怕沒有這麼大的本事！我們假使有力量，一拳把虛空打破，還有個甚麼？了障亦如是。日月、星辰及一切物，就如我們種種的障，虛空就等於我們的心。若能把心了掉，不是一齊都了掉了嗎？

了心的一法，就是「念佛是誰」。將這一法擺在念頭上審問、追究，久久的，就會心也了，妄也了，人、法雙亡。那一個時候：你們纔認識高旻寺，纔曉得「念佛是誰」禪堂的利益！但是，你們現前的用心，必須將「念佛是誰」時時刻刻的追究，不問動、靜，行、住、坐、臥，念念提撕，自有打破虛空之日。——參！（●撇——同「揜」：用手掌重按）

十月三十日開示（參七 首日）

法輪未轉食先行。常住上在此萬分的困難中，萬分的逼迫中，盡力的維持，替師父們起七。總算師父們道心懇切，能可感動龍天護法，幾位諸方長老發大慈悲，痛念常住上的清苦，關心你們的道念；因此，特送供油、鹽、柴、米，令常住無累，師父們安心辦道。

這幾位長老，向任常住上的首座和尚^註西堂師父及堂主師父，一向把這邊清苦道場放在心裏。但是，他們並不與大富長者可比，皆是省吃減用二、三圓，聚集自己衣鉢之資而有，很不容易的。那麼，你們吃了，是怎樣消齋呢？不能說就這麼跑跑、坐坐，就算消齋罷！你們假使這樣，沒有其他的事，那麼？不容易與你們算這筆飯債！

「古人講過：『寸香能消斗金。』為甚麼一天到晚的坐香，還不能消飯債呢？」對罷！我要問你：一天到晚，那一寸香能消斗金？那一寸香不能消斗金？

你們大家研究一下子，不是小事。我看你們對於寸香消斗金，大概還沒做到。對於消飯債，我可許你們，不但許你們，我還可以擔保。我擔保

在甚麼地方呢？要你們對於「念佛是誰」？不知道是誰；究竟是誰？不曉得；到底是誰，還是不曉得！一天到晚，前念是「念佛是誰」，究竟是誰，到底是誰；後念亦是這樣子的，一天到晚都是這樣；在你自己是這樣的行，我就能保你能消飯債。

我要問你們：「參禪，參、沒有參？」你們當然要回答我：「一天到晚『念佛是誰』，一點也沒有間斷！」我再問你們：「『念佛是誰』、『念佛是誰』，念了未斷，你身上還穿的衣服嗎？過堂還吃的米飯嗎？」你們回答我，是怎樣答法？若要穿的是衣服，吃的是米飯，那就不對了！我就不能保了！除此外，你們答個甚麼？大家研究一下子，穿衣不是穿衣，吃飯不是吃飯；所謂「終日穿衣，沒有掛著一縷紗；終日吃飯，沒有咬著一粒米」。你們這樣子的參禪，這就是我可以擔保的鐵證。否則，不但我不能擔保，釋迦老子再來也不能擔保。要緊！要緊！各人發起心來——參！

（◎註：依當時擔任維那師的香港芙蓉山觀音岩住持倫參法師所述：首座和尚為上海小東門靈山寺住持了願和尚，西堂師父為上海三昧庵住持寬道和尚，堂主師父為法度上座，執筆記錄為道真法師。）

十一月初一日開示（參七 第二日）

參禪這件事，不是等閒事。今天到了七期的時候，不應再講工夫的路頭，若要講工夫的路頭，到不是打七了。何以呢？工夫要在平常用好，到了打七，加一個精進就悟了。若要七期講路頭，那麼，路多得很；妄想、昏沈、不知道參禪、不知道起疑情、煩惱、無明：多得很。照這樣，還是打七嗎？

打七要開悟，譬如從前趕考一樣，考期不是讀書的，要在平常把書讀好，一到考場就要得功名的，假若在考場內字都不識得，還要去求人問字，這就對了嗎？打七也是這樣。七期裏不曉得用功，又不知道妄想與參禪同、不同，疑情起來是怎麼樣子的。這就是打七嗎？你們太可憐，不得不講！若要講，不但深處見不到，連淺處也見不到；故此要替你們講參禪起疑情是怎麼樣子。

當知：「念佛是誰」？不明白；究竟是誰？不曉得是誰？到底是誰？還不知道是誰；不明白，不知道，顛顛、僂僂，就是疑情。妄想與參禪，同是一個妄想，同一路徑。

我這麼一講，你們聽了以為：「參禪也是妄想，還要參禪做甚麼？妄想就是六道輪迴，參禪也是妄想，不是輪迴嗎？」

要曉得：參禪的妄想，與妄想的妄想，不同的地方在那裏呢？妄想是隨業轉；參禪是隨心轉；隨業轉，業在前頭走，你在後頭走；隨心轉，就是心在前頭走，你在心後頭走。業是專門向六道輪迴裏走，所以打妄想是隨業轉，隨業轉盡是生死。

參禪隨心轉，心，是個甚麼東西呢？還是肉團心是你們的心？還是以甚麼東西是你們的心？心，還是在裏頭？還是在外頭？還是在中間及一切處？可憐！你們太無知識！我說舉足、下足，行住、坐臥，出入、往返，一切處沒有離開絲毫，那裏不是的？就是不能承當。我今天雙手捧到你面前，恐怕你們還不識得！還有人可以承當嗎？我敢說你們一個人也沒有。

那麼，「念佛是誰」待你們參究到得力處，要你們自己認識一下子，我說怎麼樣子，你們也可以相信；不到這個地方，我說再好，也不容易相信。但是，這一句「念佛是誰」，說是真如亦可以，說是佛性也可以，說是法身亦可以，說是心亦可以，它的範圍很大的。你們太可憐！對於心，

是絕對不知道，我今天教你們就以「念佛是誰」為心罷！

「念佛是誰」到那裏，你就到那裏；「念佛是誰」在前頭走，你就在後頭走。總之，以「念佛是誰」審我的心，問我的心，究我的心；久之，可以明我們的心。這就是：妄想隨業轉，即是生死；妄想隨心轉，結果就是明心。你們各人徹底見到我講的對不對？

講得是，是我的，於你們不相干；要你們工夫用到那裏，自己見到，你纔有受用。假使我講的，你們對於自己本份不聞不問，那真正是可憐！可憫！要曉得：這一個色殼子，光陰是有限的，站在這裏一倒，前途不堪設想！要緊！要緊！——參！

十一月初二日開示（參七 第三日）

用功的人，謂「一人與萬人敵」。這一句話，在古人最好，在今人則不行，何以呢？古人道心充足，百折不回，一勇可以超過去；今人道心不堅，一折就回，一勇再勇，也超不出去；不但超不出去，不勇不敵還好，一勇一敵，反過來要降他了，不降不得過。這是甚麼道理？因為，我們一個人力量是有限的，他們一萬人，個個都是力量很大的。

萬人是甚麼？是貪、瞋、疑、慢、疑，種種的煩惱無明。這一萬個念頭，是一向純熟的，不要你去近它，它會自然的隨順你。這一種自然隨順的一個念頭，有無量的力量；萬個念頭，力量更大到不得了。

今天用功的一個念頭，是向來沒有見過，又沒有做過，它那裏會隨順你？不但不隨順你，還要你去尋它、順它，可見得一個尋它的念頭，極小極生疏，力量很小。

譬如：一個家庭，兒、女、孫、姪，以及眷屬，都是自然團結一致的；忽然外面來了一個生人，說：「你們出去！這個家是我的。」你們看這一家人還肯讓他嗎？不是要敵他嗎？你一人向他們要，他們一家人向你敵，你還敵得過他們嗎？

我們這一念敵一萬個念頭，也是如此，一萬個妄想是熟的，是家裏現成的；這一念用功是生的，是纔有的，與它們不同伙。你們想想：如同一個人要他的家，他一家人跟你拼命，你一人還敵得過他一家人嗎？同是一理。那麼？敵不過，又是怎麼辦呢？不能隨順它去就罷了！辦法是有，先要你們明瞭，不能敵它的原因在甚麼地方；明白了這個地方，當然纔有

辦法。

因為，你一人要與萬人敵，你早已有敵的念頭——就是敵的心；心既有敵，念頭的形色自然是一個敵的形狀，你有了敵的形狀表示，當然是因敵人而有的；敵人見你要敵他，他當然要敵你。

譬如：一個人預備與人打仗，一定手上要拿刀，頭上戴盔，身上穿甲，站在一個寬大的地方，你有了這個預備；不是對方一萬個人也就要來與你相打？他們各人不是也要拿刀、拿槍？這一萬個人的刀、槍洶湧的來了，你一見還敢打嗎？不是一見就要降他嗎？

次則，你能預備拏刀、拏槍打人，不但一萬人要來與你打，就是一個人、兩個人看見，也要與你打。何以呢？你與他是對頭，他當然視你也是對頭，豈有不打之理？對嗎？

這都是譬喻，我們要合喻法。你們以為妄想來了，趕快把「念佛是誰」「打開，把眉聳起來，「念佛是誰」、「念佛是誰」：就這麼與它敵，三敵、兩敵，不知、不覺，隨妄想去了。半天知道了，以為：「奇怪！我參『念佛是誰』降伏妄想，怎麼打了半天妄想，還不知道呢？」再來參「念

佛是誰」，一刻業障翻起來了，你還照前一樣敵它，三敵、五敵，不知、不覺又隨業障去了，還是翻了半天纔知道。你們照這樣一天到晚與它敵，不知、不覺隨順它，這就是你們用功「一人與萬人敵」；實在今世人不能用。

要怎麼樣使這一萬人化惡為善，一律投誠呢？我們單單的「念佛是誰」？不明白；究竟是誰？還不知道到底是那一個；妄想來了，我不問它；業障來了，我也不問；總之，不離「念佛是誰」？佛是那一個念的？任它情來、愛來，種種的不得了，來的再多，我也不問；我還是念佛是那一個？清清爽爽的，歷歷明明的，不慌、不忙，不急、不緩的參。正是你打你的妄想，我參我的「念佛是誰」，各人做各人的事；你打妄想也好，你不打也好；我的念佛是甚麼人，不知道，總是參。它們的妄想打夠了，打到了，看看我還是這樣參，撓也撓不動；久久的，它不是要我投降嗎？令它至心投誠，不是返妄歸真嗎？

譬如：我穿一件破衲袍，搭一頂衣，頭上戴一頂合掌尖的帽子，我是站著或盤腿子坐在路旁；任是千軍、萬馬，拏刀、拏槍，走經我這裏，有

甚麼關係？不是他走他的？因為我不是他的敵人，他那裏會打我？久久的，久久的，他跑來、跑去，跑熟了，他還來請教，請教我談談心，很友好的，還不是歸順我嗎？

你們大家想想，對不對？我與他為敵，他就與我拚命；我不與他為敵，他就親近我，照常隨順我。你們想想，我單單一個「念佛是誰」不明白，任甚麼妄想一概不問；不以它為惡友，亦不以它為良朋，不去近它，亦不遠它；這樣子參禪用功，何等好！

足見得這一句「念佛是誰」認真參究，不與一切妄想、業障為侶，不與天人、修羅為侶，亦不與諸佛、菩薩、歷代祖師為侶。你們恐怕又有一點疑問：「說『念佛是誰』不與妄想、業障為侶還可以，不與諸佛、菩薩為侶，我倒有點不相信！」對罷！不相信不怪你，我要問你：「念佛是誰」你參、沒有參？假使沒有參，你信我的話，參參「念佛是誰」到底是誰？究竟是誰？你這麼一天到晚不斷一下子，一點空檔子也沒有；正在疑情得力的時候，你打開眼睛來望一望：還有佛在，還有祖在嗎？這，就要你們自己行到那裏，纔可見到。——參！

十一月初三日開示（參七 第四日）

參禪的程度，大概以多心而至少心，由少心而至一心，以後漸漸達到無心、了心。你們的多心，現在一定不會有。

多心是甚麼？總是外面的境界，或上海、北平，或蘇州、南京，而至一切處，這都是多心。多心既無，還有少心；少心就是堂裏的見色、聞聲；至於這一個少心，大概有的。

今天講「念佛是誰」，明天也講「念佛是誰」，久久的自會由少心至一心；一心，就是「念佛是誰」一個心；其他甚麼也沒有，行、住、坐、臥，也是此一心；穿衣、吃飯，也是此一心；此一心純熟，對於無心、了心就可以接續達到，這就是宗門下用功參禪的程序。並不是教下的六識、七識、八識，塵沙無明。宗門就是從多而至少，從少而至無；至多講粗、講細，這就是方便之極。

再說，「念佛是誰」這一句話，你們實在聽得不樂聽。「天天講，太多了，討厭得很！有甚麼講頭！四個字，一點味道也沒有。」你不樂聽，為甚麼我還要講這一句無義味的話？

那麼，我要問你：要參禪？不要參禪？你們是做甚麼的人？若是要參禪而了生死的人，那麼生死是要了，禪是一定要參。

多心，是人人有的；你用甚麼方法，可以使多心成少心，使少心成一心，乃至無心、了心？參禪的程序，非經過這一條路不可。「念佛是誰」這一法，是恰恰當當，收多心，成少心，由少心而至一心、無心、了心。這一法你不相信，你相信那一法可以做到？你們實在不相信，不要聽，我也不要講。

「念佛是誰」也無甚麼大範圍，它的地方是很小的，一寸大也沒有，一分大也沒有；方便說：可以說很小很小的，把它擺在手上可以；把它踏在腳下，也可以！再把它安到眉毛尖上，亦可以。你們看得以為不算一回事。可憐！我們都在它這個小房間裏頭，你也在裏頭，我也在裏頭，十方諸佛、歷代祖師都在裏頭。你們還有一個人不在這裏頭嗎？還能出這一個小小的範圍？我問你們：能不能出？不能出。

牛肚子也從這裏去，馬肚子也從這裏去。你們還有一個人站出來說：「我不在裏頭，我已經在外頭了！」你們還有人敢出來講嗎？大概你們沒

有這麼一個人；即使你有一個人說：「我已經在外頭了！」還不對——你在外頭，我在裏頭——還要把裏頭、外頭拋去纔對，若不把裏、外拋去，終不算了事。

「念佛是誰」不樂聽，沒的義味，弄到末了，還在它肚子裏，不能出它的範圍一步；通天的本事亦不能奈它何，你們還要信它嗎？不信它，你有甚麼本事出它的圈套？

「為甚麼要說『念佛是誰』把我一齊圈到裏頭去呢？」因為，這一句念佛的是那個，總是不明白，被它一關，關得牢牢的；這一關不能打破，當然是天堂、地獄，牛胎、馬腹，不能打破，終歸被它關住，若要打開這一關，還要「念佛是誰」——參！

十一月初四日開示（參七 第五日）

「生處轉熟，熟處轉生。」大概世間、出世間法都是這樣的。譬如：有人住金山的房屋，你是通通知道的，不但房屋知道，椽子、落地磚你都數得過的，可算熟透了。今天來到高旻，一處也不通，甚麼也不曉得，完全是生的；這就是普通的道理，大家可以見到。高旻雖然是生的，金山是

熟的，你能在高旻住一天，當然就會熟一天；初初的人，雖在高旻，心仍然在金山，等到住一年，就會熟一年，二十年、三十年住下來，當然高旻也是熟透了；高旻熟一天，金山生一天；高旻熟一年，金山生一年；三十年高旻熟透了，金山也生透了。這就是普通的恆情。

對於我們用功也是如此，「念佛是誰」從無量劫來一向沒有見過，又沒有做過；打妄想、翻業障倒是熟透了，從無量劫到今天，沒有絲毫的空檔子離開它；妄想裏過夠了，再翻業障，業障翻夠了，再弄一個情愛，情愛弄夠了，又到瞋恚裏去過過；如此一天到晚，一年到頭，這一生又到那一生，這一劫又到那一劫，沒有一刻間斷，這一切都熟透了。今天要你們參「念佛是誰」，一點影子也沒有，一句「念佛是誰」纔提起，妄想馬上就把它拉去；亡起命來提一句、二句，心仍然在妄想上。你想要一天到晚不離「念佛是誰」，終歸被妄想、業障牽去。這是甚麼道理呢？就是妄想、業障熟透了，「念佛是誰」完全生的；如同金山熟、高旻生一樣的。

假若你有妄想也是「念佛是誰」，沒有妄想也是「念佛是誰」；翻業障也是「念佛是誰」，不翻業障更是「念佛是誰」；提起來也是「念佛是

誰」，提不起也是「念佛是誰」；生也「念佛是誰」，熟也「念佛是誰」；終歸不吃飯可以，不睡覺可以，沒有「念佛是誰」不可以。今天也是生，明天也是生，久久的當然會熟；乃至一年比一年熟，三十年、二十年決定可以熟透了。「念佛是誰」由生漸漸的轉熟，妄想、業障由熟漸漸的轉生；「念佛是誰」熟透了，妄想、障業、世事也就生透了；如高旻熟透，金山生透一樣。（◎四維—四隅：東南、西南、西北、東北）

你們少許有點知識的，我這麼一講，你就會曉得生、熟關係，是不是要苦苦的參究？要久久的參究？參不上，沒有其他的病；因為太生，妄想、業障打不開，放不下；要得生轉熟，熟轉生，當然要將「念佛是誰」苦苦的參，久久終有一天做成功的。

工夫用不上，就是「念佛是誰」這一法你不肯徹底相信。為甚麼？因為，「念佛是誰」提起來，猶如銀山、鐵壁一樣，教你行，你向那裏下腳？不但沒得路走，連站腳的地方都沒有；打開眼睛來看看，又看不到東西；打開耳朵聽聽，又聽不到音聲；眼看不到，耳聽不到，下腳的地方也沒有，教你行，你怎麼會行？你不會行，你還相信嗎？一定是不相信。

因為無量劫來所走的地方，都是有色可見，有聲可聞，有路可走的；今天教你參「念佛是誰」，這個地方與它們不同：看不到，又聽不到，腳又沒處下，似乎難死人。你以為：「一向甚麼地方都到過，這個『念佛是誰』的地方沒頭沒尾，無東西南北，無四維上下^註不但無人，連我也不可得；這個地方是沒有到過，怎教我相信？相信甚麼東西？有個東西把我看一看，有個音聲把我聽一聽，是真好的，我纔可以相信。譬如有個姑娘，身上穿得紅的綠的，面貌好得很，講起話來聲音好聽得很，你教我相信，我一定是相信；因為看到紅的綠的，聽到細軟的音聲，自己眼見、耳聞當然相信。今天弄個『念佛是誰』，空空洞洞的，甚麼也看不到，還教人不得了的相信，真是把人難死了！」

如同教你向虛空裏跑路一樣，不跑，還不得過；要跑，又跑不到；不跑，是逼的不得了，今天也逼，明天也逼，逼得沒有辦法，把「念佛是誰」提起來，下不得腳，也下它一腳；看不到東西，聽不到音聲，不管它，就在這個地方向前跑跑看；等到你跑了一腳，似乎有點下腳處；不管它，再跑一步，咦！可以走，久久的，一點一點的向前去，照常可以跑出一個

明朗朗的路來。就等於教你向虛空裏跑，沒處下腳，要逼你走；今天也是逼，明天也是逼，逼得沒有辦法，一點一點向前去，久久的，虛空裏也可以走走；跑慣了，也不以為然；一打滾，翻個身，也就可以聽你自由。這是甚麼道理呢？沒有別的，就是一個生、熟的關係。生的是不動，熟了，甚麼都可以做。「念佛是誰」弄熟了，還有用功用不上的道理嗎？——參！

十一月初五日開示（參七 第六日）

想了生死的人，忙用功；不知道有生死的人，忙辛苦。對於住叢林的人，恆情都是這個樣子。少許有點道心的人，知道「生死」兩個字的厲害，當然非了不可；天下事可以停一步，生死是急不容緩的。

要辦道這一種人，見到打七，他就抖起精神，歡喜無量；因為，平常打閒岔的事多；雖然做事是培福，在各人本份事上說培福可以，說是打閒岔亦未嘗不可。

在此七期裏頭，甚麼事也沒有，用起工夫纔恰當，一枝香與一枝香自己考審：這一枝香工夫還得力，那一枝香或半枝香得力，半枝香不得力，一切的自己考究，自己逼自己；上一枝香不到底，下一枝香有大半得力，

再一枝香就可以完全得力，一步進一步的向前；要了生死的人，儘忙這許多事。至於一點道心沒有的人：「不好了！平常還有點事做做，消消閒；似乎昏夠了，還可以藉做事打打岔，還好解著悶。今天打七，壞了！一點事沒有，真要把人悶死了！一天到晚，就是跑跑、坐在堂裏，上架房、小圍也在止靜門裏；除過堂以外，看也看不到外面的境界，真教人難住，辛苦死了！一刻工夫也沒有。」

這是甚麼道理呢？因為，你們的心，一剎那、一剎那不落空的；你平常除打妄想以外，做做事，做了，翻翻業障；業障翻夠了，沖沖盹睡覺；睜開眼睛，又打妄想。今天打七，事沒有得做，睡覺又不許，打妄想就不能奈你何！不但我不能奈你何，釋迦老子亦不能奈你何！許你打妄想，但是單打妄想，還不高興；除打妄想以外，心沒有個東西可依，忙心辛苦，忙香太長，忙開梆又不曉得吃甚麼菜，或是監香的香板打得太重，還有別的事，都在這些地方忙。

你們這樣的人還不少，大多數是這個樣子的；你們若果不改換面目，我要與你們不客氣的講一句老實話：你們這種人，算是一個「罪人」。

你們以為：「沒有犯法，為甚麼算一個罪人呢？」對罷！你要曉得：常住上內外一切護法檀越，都是為了你們用功辦道，了生脫死，那個教你打混？你這樣不用功，不辦道，不是罪人嗎？我說：「你們大多數的人沒有用功是罪人，我還是優待你們，還相信嗎？」你們一天到晚三茶、四飯、兩開水，現成受用，沒有用功，當然是罪人！

「這個罪人既是我們要承當，為甚麼又說優待我們？」我說優待你們，為甚麼？當知：「毫釐繫念，三塗業因」^註你們大家想想：何止毫釐？一天到晚上千、上萬的念頭也有；一毫之念就是三塗業因，將來就要感三塗的果，有因，當然決定有果。三塗的果是甚麼？地獄、餓鬼、畜生。有一毫的念頭在，就有這許多的果報；念頭不休不息，是怎麼說呢？我是優待你們罷！（◎三塗——地獄：火塗、餓鬼：刀塗、畜生：血塗）

但是，我的希望：人人都要將「念佛是誰」參通了纔好！要得它通，首先要把手用上，甚麼是工夫用上的地方？我要問你：「有參『念佛是誰』沒有？」你說：「有。」我再問你：「疑情還得力嗎？」你說：「得力。」我又問你：「得力的時候，善念、惡念還有沒有？成佛的念頭還有

沒有？度眾生的念頭還有沒有？以及一切雜亂紛飛的念頭還有沒有？」既皆沒有，連沒有的一句話都不知道。照這麼講，能行了！

要你們自己行到這個地方纔有受用；你們真有這樣的工夫，回過頭來，「念佛是誰」那有不能開口的道理？今天我問你：「念佛是誰？」沒得口開；我再問，你的臉到紅了，不能再問；再問，就不對了。這樣就是工夫嗎？一個人被人家一問，沒得口開；再問，更不能開口；這就是你們的為人。

有點知識的人，當然要把最好的學問也一齊放下來，單單的把個「念佛是誰」死也不放鬆；要我的頭也可以，把「念佛是誰」放下來不可以。職事上招呼墊子擺好，我不曉得墊不墊，「念佛是誰」要緊，大不了，你打幾個香板就罷，終歸教我放下「念佛是誰」去理墊子，做不到，願挨香板。

我們以前用功是這樣的，寧可犯規矩打香板，教我把「念佛是誰」放下來不可以。你們沒有一個人說工夫要緊罷！「犯規矩打香板，不算一回事，有工夫用就罷了！」還有這樣一個人嗎？我敢說：沒有。

你們是怎麼樣子的呢？要鼻子外面顧得好好的，深怕倒架子，挨香板難為情。這一種狗屎爛糞臭面子，要它做甚麼？把你的臭面子是要顧好，不能待慢它；把你的最貴最貴的一個本來面目不聞不問；「不要緊！人家又見不到，只要把一個臭面子顧好就罷了！」這樣，豈不可憐！可憫！你們就甘願做這種沒有用的人？你還知道你苦惱嗎？

今天有緣我替你們講講，你們還不容易多聽呢！各人好好的珍重！——參！

十一月初六日開示（參七 七日）

用功的人，在平常用起功來還好，雖打妄想，「念佛是誰」一提，妄想就沒有，工夫也有得用，靜中可以用，動中也可以用，念念似乎不空過。『今天打七，反過來，不對了！』『念佛是誰』提不起，妄想也打不起，清清淨淨，要想把『念佛是誰』提起來用，一提提不起，再提也不行，三提、五提，把心氣提痛了也是提不起，似乎打七打壞了。平常很好，為甚麼打七反不能用功？罷了！擺下來罷！」

另一種人到了這個地方以為：「好得很！清清淨淨，工夫雖然提不起

，妄想是沒有；既是無有妄想，大概就是這個樣子，不要再用功，再用功豈不多事？就在這個清清淨淨、光光堂堂的地方歇下來，住一住罷！」少許有點道心的人，在工夫上摸索摸索的人，一定是會有這一回事實。何以呢？這個地方是用功必經之地，你要用功，總要依這條路走，走過這條路，不算甚麼奇特事，用功人必有之路，雖然必有之路，你們這兩種人的知識不對：

「一個是提不起，再提，還是提不起，三提、五提擺下來了。一個是不要提，以為到家。」（◎見惑——意根對法塵所起之諸邪見）

這條路與你的本份事遠之遠矣！如天地懸隔。兩者都是錯的！為甚麼呢？提不起，不要提，皆是你們沒有見得透這一種工夫的理由，倘若見到徹底，自然不會有提不起就不提、住下的道理。

用功的人為甚麼有這種路頭？要曉得：在平常時候用功，都在聲、色上用功，不是眼見色，就是耳聞聲；在那個時候，雖然提起「念佛是誰」來得用，仍在見色、聞聲的一個大粗心上用；這個粗心，妄想也有，昏沈也有，業障也有，時常發現，因為粗心就是這個樣子。今天打七，外面一

切聲、色不得到你面前，總算不要你除聲、色，聲、色自然沒有；內裏因無外面的聲、色，則無分別思想，可算外無聲、色，內無攀緣。因聲色而起攀緣，因攀緣分別而說聲色，因聲色、攀緣互見而說一個粗心。今天聲色既無，攀緣那裏會有？攀緣、聲色俱無，粗心當然也沒有；粗心一無，一切當然會歇下來。提又提不起，用又用不上，妄想也打不起，清清淨淨，光光堂堂，就是這個地方。也是粗心歇下來了。

宗門是這樣講，並不是教下說前五識，甚麼見^註思惑；宗門下，就是聲色、粗心。粗心歇下來，不是沒有事，還要向前走才對。

既然「念佛是誰」提不起，怎麼走？有沒有這一種辦法？有！這辦法對那兩種知見的人都可以合用，提不起、擺下來的人，也是這一個辦法；不要提以為就是到家的人，也是要這個辦法。

甚麼辦法呢？就是在你們提不起的地方，想出辦法來，這是：「念佛是誰」？參！「你未講，我已經說過：『提不起，怎麼參？』」那麼？提，放下來；念一句「念佛是誰」，大家都可以念罷！既然念了一句，就在念的地方參！照這樣子，再提不起的地方，不要提；念一句「念佛是誰」

，即從能念的地方再下手參，這一下手再起疑情來。我告訴你：你不要參，它不由你，疑情湧湧的，好得很！但是，我講，好歹是我的；要你們行到這個地方，你們才曉得真實不虛。（◎思惑——迷於現在事理的煩惱）

我在金山住的時候，工夫用到這個地方，也是你們這個樣子，提又提不起，妄想更不用說，當然打不起。因為我的工夫與你不同：在那裏，我最初用功，自己與自己一枝香、一枝香的考究，每逢一枝香開靜，必先審問自己：這一枝香工夫怎麼樣？還有昏沈？還有妄想？若要有一點昏沈，或一寸香的妄想，當下自己打自己的耳巴子；下一枝香，跳起腳來苛責自己，非辦到昏沈、妄想一點也沒有，「念佛是誰」單單的，明明白白，我纔把它放過。用到了這個地方，雖是提不起，我是不與人同：對於這裏，我是不住，知道不是好境界；即是好境界，我亦不住，總要參究纔是。沒有辦法，找個最熟的妄想打打，剛剛的找到，還沒有打，就沒有了，說上海大舞臺好得很，去打打它的妄想罷！不行，還是打不起；後來慢慢的念一句「念佛是誰」，想想念的這一句，從甚麼地方來的？

既然能念，為甚麼不能參？就從這裏下手。歇的到有二天，後來從這

個地方再一參，好像三天沒有吃飯，見了飯沒命的要吃一樣，纔覺好用，再向前。那種情形是多得很，要你們用到了這個地方，我再與你商量。——參！

十一月初七開示（肆七 首日）

從前浮上座打六天七開悟，趙州老人打一個七開悟，中峰國師打兩個七開悟，本寺天慧徹祖打四個七開悟。你們今天打了幾個七，還曉得嗎？我雖是這麼問，你們還有人說：「我起七以來，甚麼早晨、夜晚都不分；今天、明天，初一、十五，更不曉得；只曉得一個『念佛是誰』，那裏知道幾個七呢？」有這一種人，我是很讚仰他！我告訴你：今天第三個七已經完了。

古人一個七、二個七開悟，你們已經三個七，對於開悟一件事，還沒有一點消息，你們問問自己：即使無有一點消息，祇要不知道有解七的日子，大眾睡覺，你也倒下來，睡、不睡，不曉得；「念佛是誰」明明白白的。人家坐，我也坐；人家行，我也行；但是坐、行都不曉得。大家向齋堂裏跑，我也去，去，是去了，做甚麼事，我還不知；人家吃飯，你盥筷

也不曉得拏^註你們有這樣的用心力，三個七不悟，五個七、六個七，我可以擔保你決定開悟。我但要你有這個工夫；若沒有這樣的工夫，開悟的一句話安不上。（◎盃——同「椀」^本；小孟◎縣——同「綿」）

但是，了生死的開悟的心，當然是人人有的，人人有希望的。對於工夫用到隨緣起倒，而不知道有起倒；跟人家到齋堂，不曉得拏碗筷。你們恐怕還有點疑惑：「一定是騙人的，那有這樣的道理？」對罷！別人的行處，你們不相信，因為沒有看到；今天，我把我的行處告訴你們聽聽，不能再不相信，是我親自走過來的，你們一定會相信。不是空教你們相信，還有一點事實在這裏：齋堂不許打耳巴子，就是我用功吃苦過來的。

我在金山住的時候，工夫用到極緊的那個時間，疑情湧湧的，你不參，它也不容你，縣縣密密的^註打七的時間，開梆過堂，我也隨大家跑到齋堂去，坐下來，疑情得力得很，人家吃飯，我不知道拏盃筷；人家吃得差不多了，我打開眼睛看看，飯菜裝得好好的，我就將盃筷移攏來；後又一想：不能把工夫放下來，吃飯還要提好工夫；又把「念佛是誰」一追，菜飯不曉得向口裏扒，呆呆的坐在那裏；忽然手一鬆，菜盃一掉，把菜盃打

破了。僧值師跑過來一個大耳巴子，打得我瞿然一沖^註飯盃又掉在地下打破。僧值師又連打三、五個耳巴子，打得我頭昏腦悶。一想：打雖打了，工夫還要照顧好，不能因為挨打，就把工夫放下。因此，凡我所住的地方，齋堂不許打耳巴子。加之這邊常住上，住的人，都是道人；所以祇許大吼，不許打耳巴子。（◎瞿然——驚、跳起來的樣子）

你們恐怕不是這樣子，一挨打，馬上就退步了！這個事，本不容易辦：顧到這頭，失那頭，顧到規矩，工夫一定顧不到，就因此退下；故此我任他外面再怎麼樣，我的生死未了，終歸工夫不肯丟。

你們要開悟，必須要工夫用上；用到行不知行，睡不知睡，小園不知道扯袴子^註這樣工夫，不是駭你們的，是我行過來的。

我有一次，在打抽解樵時，不知道向那裏走；這正是工夫吃緊的時候，大家出堂，我也跟出堂來；於是乎跑到韋馱殿來了，也不知道做甚麼事，班首見了，就是一吼，我也不知道甚麼事。後來有某西堂見到我，他即指點我說：「大概是工夫恰當，忘其所以然了罷！此時是打抽解小園啊，你向西去！」給他一說，我纔知道。（◎袴——褲子）

我在工夫得力的時候，好多次均蒙這位西堂師父照應，到今天我還感謝他：這都是我經驗過來的。所以我希望你們亦行到這樣工夫，不是欺騙你們的。

再講警策：你們同在這一個禪堂，同參一法，而感果則有千差萬別，各各不同：天上、人間、牛胎、馬腹。「念佛是誰」？——參！

十一月初八開示（肆七 第二日）

有人問趙州：「云何是大道？」州云：「平常心是道。」又問：「我不是問這個道，我問的是大道。」州云：「大道通長安。」問話的這位，當下猛省，就悟了。

古人悟道有這麼直接，你們今天也這麼問，我也這麼答，你們還也猛省悟道嗎？恐怕你們辦不到咧！若說古人是菩薩轉世，羅漢再來，這是欺人的。要曉得：古人的行履與你們不同，如天地之隔；古人用功，不分寒暑，沒有晝夜，一切處不論，還說甚麼打七、不打七？他是二六時中，不肯剎那離開工夫；所以他們一有機緣，一言、半句當下就悟道。

你們不能悟，是甚麼道理？是「臨渴掘井」一種大錯誤。在平常絲毫

沒有用功，總以為平常不要用功；加香、打七纔可以用功。又以為過夏天氣熱得很，又要上殿普佛，下期頭上規矩要緊，這許多的時間，隨隨眾而已；加香、打七那個時間，纔要認真用功。大概你們被這種惡知、惡見錯誤光陰不少；錯誤的人也不少。你們想想：臨渴掘井，人渴死了，井還未掘成，還有益嗎？世界上百工技藝，都要三年、五載以後，纔可混得一個飯碗；況我們這個出世間無上妙法，那裏這麼容易？

你們有點知識的人，當然要不分嚴冬天冷，與夏暑天熱，總把「念佛是誰」不明白處，苦苦參究，恆常不斷。任它再熱，我有「念佛是誰」，當然清涼自在；任是再冷，我亦有「念佛是誰」，也不曉得有冷。就這麼苦苦的參，三年、五載要開悟，當然現成事。若要以加香、打七用功，平常不用功，一年計算，要荒廢九個月，祇有三個月用功。你們想想：對不對？還算一個用功的人嗎？

我今天對打七前的事，解七後的事，全盤托出；能有心了生死的人，當然會照這麼做；並不是我單獨要你們這麼做，我是這樣做過來的，我行過來的事，說到你們聽。你們有知識超過我的人，則以我為戒；或有不

我的人，則要跟我學。（◎疇—同「酬」）

我以前住金山的時候，用起功來，甚麼人情，甚麼應酬，我是一概不顧；我祇顧「念佛是誰」，歷歷明明毫不間斷；任是得罪何人，雖係職事，我是不管的。每每跑路只顧工夫，見了知客，我也不知道合掌讓路，當路一撞，把知客撞退多遠，他即時一頓一大吼；那時我思想：不對！如此衝撞，於人情上有關係，把工夫放下來，應疇◎應疇罷！再復一想：「咄！不可以的！我為甚麼出家？我既為生死出家，今天生死還沒有了，竟把工夫放下來應疇人情嗎？胡說！若要這樣，不如不出家罷！還是我的工夫要緊。任他吼，就是打，我亦歡喜。好！他不打我，我還要請他打我幾下，試試我的工夫如何？假使幾個耳巴子打下來，我的工夫還是照應如常咧！這是好得很的。若是一個耳巴子打下來，『念佛是誰』跟耳巴子跑了，我這個人還算一個用功的人嗎？」

所以立定主宰，任何人再吼我、罵我、打我，終歸「念佛是誰」不能丟，這就是我的為人處。

老是這樣跑路，很常一撞、再撞，人家當然不高興；到了期頭，大家

都出堂，知客問班首：「堂裏有個湖北佬，走沒有走？」班首說：「沒有走。」知客搖頭道：「這個湖北佬，壞得很！甚麼大老官出家？跑起路來，鹵莽得很，不撞倒這個，便撞退那個。真是『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這斯還不走[㊟]實在討厭！」（◎斯一作「廝」）

這些話是我親耳聽到的。總之，我的生死未了，這些閒事那會管他！還有一天，點心後小圍回堂；走到路上，有西單某師擋住問我：「大殿上是男菩薩？是女菩薩？」我被他一問，使我茫然，沒得口開，我說：「不曉得。」他又問：「當中的菩薩，有鬍子沒有？」我又沒得口開，只好再回他一個「不曉得」。實際上，我住金山二、三年，上殿沒有抬過頭，那裏會知道是男菩薩、是女菩薩，有鬍子、沒有鬍子。

你們今天還有這一個人嗎？我有如是行處，到今天還是一個業障的人。你們的行處呢？不能開悟，還能有生死嗎？各人發起心來，問問自己看！——參！

十一月初九開示（肆七 第三日）

每每有人說：「用功站不長，對於『念佛是誰』提也會提，疑情也會

起，得力與不得力都清楚，就是站不長。」這句話，講的人很多；要知道它的原因，恐怕不容易知道。再則，站不長這種人，如果有點知識，必須要它站得長；想點法子，把站不長，決定做到站得長。你們還有這樣的知識嗎？

要曉得：用功站不長，不是今天站不長，你們從無始劫來，都在站不長裏頭打滾！你們還曉得？你們一向所修是站不長的因，今天那裏就可以站得長？但是，過去所種站不長的因，今天當然感站不長的果，這是一定的理。難道就隨它去？隨它去，當然還是牛胎、馬腹也隨它去，一切都隨它去；隨它去還有別的事嗎？無非六道裏轉！你們有點道心的人，還願意在這裏轉嗎？若不願意，當然要想個辦法，非要它站得長不可！你們還有這麼一個人嗎？各人自己問問心看！

要說使工夫站得長的辦法，古人指這條路教我們走，實在對我們中、下根機的人不得已而講；本份上那裏還要走路？掉頭就是，腳一轉就歸家穩坐。要說一條路可走，到又向外跑了！因為，你們不能直下承當；現前走的路又太多，所以設一個方便，指這一條路教你們走，可以去掉那一切

的路。

譬如：頭上一把頭髮一根不少，你們走的路，比這把頭髮還要多；我當然想替你們把這一把頭髮多的路，一下子拋到九霄雲外去，教你們當下可以見到本來面目，纔滿我願。然而不能做到，十方諸佛也不能做到，一切菩薩、歷代祖師更不能。若十方諸佛可以替做到的，大家可以不要用功；佛若替我們做得到，那裏還有眾生？能夠不能夠？

十方諸佛祇可以指這一條路，你們能依這條路上走，可以去掉那一切的路；這一條路走盡頭，亦復歸家。所以十方諸佛，祇可以指路教你們走；你能走，一切的路當然會去掉，十方諸佛不能替你走。你若不走，十方諸佛亦不能奈你何！

這一條路就是：「念佛是誰」——我今天指你們的路，佛及菩薩、祖師亦是指這一條路。你們走的那麼多的路，是甚麼路？就是站不長的路；無始劫來都是在這個站不長的路上走，今天站到這個地方，就要它站得長，當然不能做到。站不長的路雖多，總逃不出身、心、世界；因有身、心、世併成一處，纔變化出無量的路來。你能走出這個「念佛是誰」的一條路

，可以去掉那身、心、世的一切站不長的路。

為什麼要說身、心、世是站不長的呢？你們要明瞭這個站不長，在教下的人，對於名詞大概容易知道；宗門下祇說站不長，不講其他的。在教下講，站不長是個甚麼？就是：生、住、異、滅；生，也是站不長；住，也是站不長；異，也是站不長；滅，也是站不長。

我要問你們：「還有心嗎？」你們當然要說：「有心。」我又問你們：「以甚麼為心？」你們當然會說：「以能知、能覺為心。」那麼？能知、能覺是你的心，這個知覺有多長？這知覺是不是生、住、異、滅？各人思想思想看！生，馬上生就起來；一生起來，就是住；還能住好久嗎？馬上又換異；一異，這一念就滅；滅後的事又如何？你們研究研究，答我一句。可憐！我們滅後又是生、住、異、滅。因有知覺說心，知覺當然是生、住、異、滅；生、住、異、滅，就是站不長。你們想想：這個心的站不長，還是今天有的？過去有的？源頭還摸得到嗎？乃至到盡來際的邊際，還能測量嗎？

我們現在的身四尺多高，將來還要減到一、二尺高；最高有四十丈。

現在的壽有六、七十歲，未來還要減到十歲；最長有八萬四千歲。你們想想：身高有幾十丈，壽有八萬四千歲；於其中不能離開生、老、病、死。身體從生而有，無論未來的十歲，現在的六、七十歲，乃至八萬四千歲，總有老的一天。老後，總有病；病後，當然是死；死後的事又是如何？當然又是生、老、病、死，這生、老、病、死的站不長，展轉不斷，還有了期嗎？身、心、世的樣子，亦復如是。身、心、世站不長還是略說，若廣說，太多。

你們有心用功的人，當然要想個辦法，使這一切的站不長，能站得長。祇可以：「念佛是誰」，這一法是直達心源的一法。心雖站不長，而心源是永長的。譬如：水流一樣，水是流轉，水源是不流轉的；水源若是流轉，當然流去就沒有了；因為源不流，所以長流不息。我們必須達到心源，方可以站得長。然而這個心源離我們有多遠？我略說你們聽一下，譬如那天開槲，你在靜中聽到罷！今天開槲，又聽到；乃至明天、後天開槲，也聽到。我問你：昨天的聽，今天的聽，乃至明天、後天的聽，是一個，還是二個？

若是一個；是長？還是不長？大家仔細研究一下子！要領會一點才好！在教下說這個常住真心，一天到晚沒有離開一步。我們要截流歸源，則要苦苦的在「念佛是誰」上認真下一番死工夫，不怕它站不長，總可以由這個不長，達到一個真常。——參！

十一月初十開示（肆七 第四日）

「三學兼修，一參具備。」三學就是戒、定、慧。教下對於這個三學，修持極為要緊。為甚麼要說兼修？就是先要持戒，由戒而定，定後可以發慧。戒有大、小，定有正、偏，慧要由智而慧；單說慧，其慧未廣，智慧具足，纔可說圓慧。在教下必須經過若干時期，方可以達到。宗下不然：一句「念佛是誰」，三學具備。

何以每每人說：「宗門下『戒』的一字，向不聞問。」因為他們沒有見到宗門下的持戒。宗門下持的戒，並不是普通人的大乘、小乘，是持的「無著聖戒」。這是甚麼道理？你們把「念佛是誰」提起來，不明白；就在不明白處追究、審問，我問你：還有身去殺人、放火嗎？究竟是誰？還是不明白；你還有心去兩舌、妄語嗎？一句「念佛是誰」，身不可得；

究竟是誰，心亦不可得；到底是誰，不可得也無。身不可得，那裏還有犯殺人、放火的事？心不可得，那裏有持戒之心？不可得亦不可得，就是十方諸佛聖戒等持。持、犯俱不可得的這一種無著聖戒，還說甚麼大乘、小乘？宗門下不持的一句話，還安得上嗎？

教下一個「定」字呢，身坐在一個地方，心裏萬緣不動，制止身、心俱不動；心不動，不容易做到，必須作觀；觀不住，要用照；照再照不住，必須想出一個方法，把它制住，由此漸漸的制久就會定；定到那一步的功夫，發那一步的慧。大概是這個樣子。

宗門下徹底相反，不是那個定，是動中的定。何以？跑香是動，盤腿子、搬墊子是動，一天到晚是動；雖然是這麼動，在這個動中，「念佛是誰」歷歷明明，絲毫不間斷。這一個動中定，任是一切動，不能動這一個定；因為它是一個動做成的，全定是動，全動亦是定。

為甚麼一切動不能動這個定？你們一提到「念佛是誰」，不明白處一得力，上海最好也沒有。到底是誰，任是最好的女人到你面前，也沒有心去想她。上海既沒有，就是上海的動不能動它；與無心去想女人，女人的

動亦不能動它；這二種最易動的動，都不能動它，還有甚麼可以動它？

可以達到這個定，智慧就易如反掌，當下就可以具足。到了這個地方，真正一參具備。（警策從略）——參！

十一月十一日開示（肆七 第五日）

參究這件事，要念念分明，心心清澈；念念分明則無妄想，心心清澈則無昏沈。祇要分明，妄想不除而自除；祇要清澈，昏沈不去而自去。

如何是分明？「念佛是誰」四個字提起來，一個字、一個字清清楚楚的，念佛是那一個呢？這個疑情下去，歷歷明明，沒有一毫釐的含糊，妄想從那裏有？怎麼是清澈呢？「念佛是誰」四個字提起來，要誠誠懇懇，念佛兩個字一出口，把那個念本師釋迦牟尼佛這一種的念頭就在其中；是誰，就是那一個人呢？

這一問，就要他答我一樣；雖然沒有人答，我就等於大聲問人的話一樣：「念佛的是那一個？」字字分明，想念清澈；並不是糊糊塗塗的把「念佛是誰」這四個字，似有而似無，走口內一過而已。起初到是想用功，但，四個字一出，又打妄想去了；或是沒得精神一般，疲疲倦倦的，「念

佛是誰」也沒得甚麼疑情，無疑情，一句就算了；這一句還沒有念了，眼睛閉起來了，似睡非睡，再念一句「念佛是誰」，沖起盹來了；這就是不分明，不清澈。

你假使抖擻精神，好像擔一百二十斤擔子一樣，又如有滋有味的食東西，念佛是那個呢？清清亮亮的，疑情是明明白白的；不知道是誰，懇懇切切的再問一句：「究竟是誰？」還是打不通到底是那一個。你能有這樣子念念分明，心心清澈，不給它有絲毫的空檔。我問你：妄想從甚麼地方來？昏沈從那裏出？因為不分明，一儻侗，就是妄想入處；少有含糊，昏沈早已上身。

工夫與妄想，本來沒有兩個，工夫念念分明，就沒有妄想；打妄想，工夫當然沒有。並不是你要用功，它拚命的要打妄想；你不用功，它還歇一下子；你一用功它就要打妄想。這不是有兩個？豈有此理？一定沒有這種道理的。

譬如猴子一樣：牠在樹上東跳、西奔，一時桃樹，一會李樹，像有十個、八個一樣；只要定睛一看，實在就是一個；桃樹上有，李樹上則無。

妄想亦是如此，一天到晚，似乎上千、上萬的，其實祇有一個；這「一個」，為我們中、下根機的人不得已而講；若要再不方便講這一個，教你們更沒處下手。

所說上千、上萬的妄想，其實祇有一個，這一個在妄想上打，就沒有工夫；若在工夫上，就不會打妄想。猶如猴子在此樹不在彼樹一樣。若要這裏用功，那裏打妄想，不是有兩個嗎？沒有此理！要你自己見到，不是我說就是了事的。若光要我說，與你們不關痛癢，那就苦死了！

你們也有人聽到我說念念分明，心心清澈，就是把「念佛是誰」、「念佛是誰」，一句接一句的念，又不對了！如此的念，不久心氣要痛；要一句、一句，不緩、不急，分分明明，清清亮亮的。急，則會傷身；緩，則容易起妄想；念不明白不清亮，容易睡覺。你們各人能以縣縣密密的，分分明明的下去，把念佛是那個提起來自己看，還有一點漏洞嗎？

若要馬虎一點，「念佛是誰」似有似無，好大的一個洞！文殊、普賢也從這裏跑進、跑出，豬、羊、牛、馬也從這裏跑進、跑出。你們大家想想：還是小事嗎？可以分分明明的，不就是把這個洞塞住了？文殊、普

賢也不能進出，牛、馬、豬、羊也永斷了。何等不好？這個洞子雖然塞住，終歸要把「念佛是誰」參通，一定要把「念佛是誰」是那個找到纔對。明明有念佛的人，把他僮侗的過去就算嗎？

你要曉得：無始以來，被這一個身、心、世縛得緊緊的，你要想少許離開，絲毫也不能夠！因此，六道往返，亦不得離開一方寸。

今天要參念佛是那一個？到底是甚麼人？究竟是誰？你們這樣一參究，一審迫，我問你：身還有嗎？身一定會沒有。身既沒有，心亦沒處安。身、心既沒有，世界還安在那裏？你們在這身、心、世界俱沒有的地方，我問你：「念佛是誰」？你就在這個地方，答我一句。

若要答不出來，必須就在這個答不出來的地方，提起「念佛是誰」來猛迫！猛省！將來總有一個消息。我這麼講，無非兩句粗話，亦復你們粗心聽；要想到細的地方去，必須從這句粗話上做到細處去。——參！

十一月十二日開示（肆七 第六日）

打七的人，大概都曉得說：「用功辦道。」說，是許你們曉得說，若要問你：為甚麼要用功辦道？恐怕大多數的不能徹底瞭解。因為都是聽到

人家說：「住叢林，要用功辦道！」自己不曾有個滿盤計劃。你們要知道：生死未了，祇一口氣不來，前程路途很險很險！要有這種滿盤計劃，必須要知道：無量劫以前，最初一念未動時，與十方諸佛同，一切菩薩、祖師同，無二無別。

我們於此覺海上，靜風一動而生一念，由此一念生，覺海變成苦海；雖名苦海，因我們一念不覺而有，其實並未離覺海；直至今天雖有十世古今，百世、千世、萬世，我們現前一念不隔分毫。

為甚麼做眾生？要曉得：雖然做眾生，然而本有的佛性，與諸佛的佛性亦無有差別；所差別者，由一念不覺，造成無量生死，乃至到了現在，仍是心心造生死，念念造生死。

生死是甚麼東西？你們大家要聽好！虛空、大地是生死，我們這個身是生死，心亦是生死。總說有三：就是身、心、世的生死。

有了我的身，有了我的心，有了我們住的這個虛空、大地——這就是我們輪轉不息生死的根本。但是，這個世界與身、心，仍是一念不覺造成的；假若你們反妄歸真，脫苦海而證覺海，虛空、世界、身、心，皆在我這

一念中；這一念若覺，身、心、世俱不可得。我們現在不但不能覺，還是繼續造無量生死。是怎麼造法？因為有這一個虛空、大地的世界，就有我們的身體住在這個世上；有了身，決定有心；這個心，就是造生死的家具。

一念之間造就十法界的生死，現前一剎那、一剎那念念不息，就是念念造成十法界生死的因。因既造成，將來感果，絲毫不差；種瓜一定得瓜，種豆一定得豆。你若種的佛因，當然感成佛的果；若是種修羅、地獄因，一定要去受修羅、地獄的果報；這就是念甚麼，就種甚麼因。

當人現前這一念，念眾生苦，發菩提心，即是向上修佛因；這一念造殺、盜、淫，即是向下做地獄、餓鬼、畜生因；如有十種的因，感果就是十種法界。

若要明瞭十種法界的名目，就是上四界：佛界、菩薩界、緣覺界、聲聞界，名四聖界；下六界即：天界、人界、修羅界、地獄界、餓鬼界、畜生界，名六凡界；四聖、六凡總稱十法界。這十種法界的因，就在我們當前一念造成。

就以我講話為個譬喻：我在這裏講話，你們站在這裏聽，我一個人講

，你一百個人聽，各有會處不同。有的聽了我一句話，心裏非常的清淨，信從為實，毫無疑惑，當下就要立定志向，非做到不可，這就是成佛的因。有的聽了心中歡喜踴躍：「我將來把生死過了過，還要度一切眾生。」這就是菩薩因。還有人聽了，心裏想把工夫用上，住住山，住住洞，世界上苦得很，這是緣覺、聲聞因。還有人聽了，心裏以為：「你到說得好聽，那裏會行得到？我們還是持持戒，求求福罷！」這是天、人因。再有，或是聽了，心裏大為不然說：「討厭得很！天天都是這一句話，聽了不樂聽！說點新時話我們聽聽，到還好！」既是討厭，就是瞋因；瞋因，就是修羅因。其餘破戒、慳、貪、邪淫，種種之惡，就是三塗因。如是合成這十法界的因，就在我一句話，你一百人聽了各有思想不同，就是各人所種的因不同。十法界因，就是十法界的生死。

你們想想：一天到晚，東打一個妄想，西打一個妄想，歡喜的，瞋恚的，一切煩惱、無明種種的因種下去，生死還有了期嗎？還有出頭的日子嗎？連氣也透不出來！你們研究研究，是不是這個樣子？那麼？生死有這麼多，要怎樣子纔能了？念佛可以了嗎？我說可以。但是，念佛祇可收一

切念，「念佛是誰」它能離一切念。

譬如：你們正在那裏打妄想，造生死，忙的不得了；一個「念佛是誰」馬上替你們把造生死的念頭就離開了。你們大家想想：「念佛是誰」的力量還大嗎？我說它的力量大。再說得大，要你們相信，似不容易。你們自己試驗一下子，就會知道了。你們找一個妄想打一下子，正在打的時間，把「念佛是誰」明明白白的提一下，到底是誰？究竟是誰？這麼一參，妄想的影子還有嗎？你看它的力量是多麼的大啦！你們可以心心這麼參，念念這麼參，後來的事，我與你商量。——參！

十一月十三日雙解七考工開示（肆七 第七日）

已經打了四個七，你們的工夫當然有了深入處。第一個七不知用功，第二個七知道用功，第三個七工夫就用上了，第四個七當然會有深入。

在起七中忙了一些人：堂裏的班首師父時時刻刻照應你們，講話多了，恐怕你們動念頭；減了又減，深怕多講一句，動師父們的念頭。講開示、公案、典章，不帶一句經典、語錄；乃至外面任何境況，都不與你們講一句。為甚麼呢？因為，你們參的是「念佛是誰」，其他一切言句都不

合這一法，這是他們的苦心。及至看見你們這裏也不對，那裏也不對，心裏挨不過，想說，想講；說出來，又怕說出來師父們動念，只好自己放下，此亦復是成就師父們的道念。

維那師父堂裏、堂外的照應，乃至跑香長，深怕師父們傷氣；跑短，又怕師父們精神不足，坐起香來容易睡覺；催起香來，深怕打著師父們的耳朵，或打傷了退師父們的道心。一天到晚在你們身上用心，一副精神完全用在你們身上。一切監香師、香燈師、司水、悅眾，內、外護七，外寮、庫房、客堂，都是為你們用功辦道，成就你們打七。

今天打了四個七，還說工夫沒有深入！考工的規矩與上次同，一考就要答。但是，答出來要天搖、地動；不然，不是火葬，就是水埋。交代在先！（考工、解七從略）

十一月十五日開示（伍七 第二日）

前四個七的講話，都是教你們用功。最初是不知道用功做甚麼，又不曉得甚麼叫做用功；漸漸知道要用功，又不曉得怎麼用法，從甚麼地方下手。再則，初初的知道一個「念佛是誰」，又不深信，這都是你們過去的

程序。所以一向講的為甚麼要用功。但工夫下手的路途，岔路多得很！故此要領你們走這一條正路；路上的荆棘又替你們打掃得光光的，這條路教你們走，不教有一點障礙；一層、一層的說給你們聽。

今天四個七打下來，你們不知道也知道，不用功也要用功，不肯向這條路上走的人，也向這條路來了；大家都上了路，不能再說未上路的話，要替你們講講工夫話了。

但在你們當中還有好幾位，連「念佛是誰」尚沒有相信，怎麼參？怎麼起疑情？一回也沒有做一下子。人家跑，你也跟到跑跑；人家坐，你也跟到坐；根本沒有動一腳，那裏說得上已經走上了正路的話？若要你們這個樣子看，工夫話還要說嗎？說，還有甚麼用呢？本來是沒有口開，而又不能不講，大概有一、二位又需要我講工夫程度的；即使一個人也沒有，我又不能因沒有而不講。

你們以為我沒得口開，是你們工夫用到了沒得口開的地方！你們真用不到沒得口開的地方，我走三個空圈子，我是不言之言，你是不聽之聽。不言之言，是真言；不聽之聽，是真聽；那是很好的！恐怕不是這個沒得口

開罷！是因為你們工夫的程度一點也沒有。能可我講的話在前，你們就跟我的話行在後。譬如行路，我在前一里路，你在後一里路，你也看到我，我也看到你，這樣才對。今天，光得我在前頭講，你在後頭行不上，我到講了十里、八里下去，你一里路還沒有走；你也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你；我講向南，你到向北，還能對嗎？我的話講來，還能言、行相應嗎？既不能相應，不是不要開口嗎？我是這樣沒得口開，並不是工夫上沒得口開。

或者有人說：「你這樣講，恐怕委屈人。」也許委屈人，但是，寧可我委屈你，是很好的，恐怕不委屈。你以為：「你那裏知道人家心裏的事？」雖然你的心在你肚子裏，你的人站在這裏，我把你一看，望到對過清爽爽的，如一個琉璃瓶一樣，裏頭心、肝、五臟，看到一點也不差，你心上的事，我還看不到？我還委屈你嗎？

宗門下的事，不是說說就了，也不是付於來日的。教下開座講經，可以下座睡睡覺，外面跑一跑；因為今天講過，就付於來日。宗門下不是：要今天說的今天行，明日說的明日行；我說的，就是你們行的！你們行的，也就是我說的！言、行要相應；倘若言、行不相應，不是宗門事。

你們有不少的人，未進禪堂以前，以為禪堂了不起，十方諸佛、菩薩、諸祖師出身之所；禪宗一法，極玄而妙，是很相信。今天住到禪堂，反過頭來認為：「不好了！外面說禪堂怎麼好，而今進堂以來，七也打過三、四個，沒有甚麼了不得，不過就是這樣子罷！在外面聽到人家的話，恐怕是人家騙我的！我到要想個旁的事幹幹纔好！」你們這一種人，可憐！可憐！真是不可說！

我亦要替你們把這一種病源指出來，使你們知道是病，可以向前走。這一種人，「念佛是誰」影子也沒有，我問你「念佛是誰」，你還有點影子嗎？不但沒有，還以為：「不好了！我所學的，所會的，很多很多的！以前提一個題，似乎湧湧的言句就可以說出來。今天，把禪堂一住，七一打，反過來，文章想不起，一句也想不到，一想，再想，終歸想不起；好像肚子裏空了，似乎不相應，七不能再打了！再打，恐怕將我費了許多辛苦學來的楞嚴、法華都忘了！恐怕空費許多的經濟，空費多少困苦，這樣子，七不願意打了！把肚子打得空空的！」

你還是這一種心理！？我說：你們不要弄錯了！這是好事，不是壞事

。你們還相信嗎？我說：你們學來的忘掉，會的也忘掉，不算事；還要你們連「學的是甚麼人？」還要忘掉！連「會的是甚麼人？」也要忘掉！你們大家領會一下子，還要深一層，把我問你們「學來的」忘掉，學的「人」忘掉了沒有？可憐！可憐！學到來的還是滿滿一肚，那裏肯把它忘了！天天坐下來，還要摸索摸索，深怕忘了；學的「人」忘掉，那裏說得上！宗門下，首先要你空！要你忘！空了，忘了。那個時候，我自然會再與你商量。你為甚麼不肯空？不肯忘？

世界上甚麼事都要講求進步，就是你們學教，亦復要進步；你們今天住禪堂，為生死大事，求成佛、作祖的，為甚麼不講進步？學來的，會來的，少許忘了一點，還不願意？你們自己想想：可憐、不可憐？所以要你們大家認識。

能可以把我「能學」註「所學」忘得光光的註這是好事；不忘，還要「勇猛忘了」纔是。（◎能——主動、主體◎所——被動、客體）

那麼，你不用功的人，光打七覺得很好的，坐坐，跑跑，睡就睡，一下子到也不怕，很受用。用功的人，反過來，到是五心煩躁，身、心不安

。為甚麼呢？因為，用功的人，他知道生死非了不可。我的生死是苦，大地眾生的生死更苦；若要令他們離苦，必須我先離苦，而後再度他們的苦。我要離苦，非用功不可；我要度眾生離苦，亦非用功不可。所以一天到晚，刻刻用功，時時研究工夫，深怕工夫打失，總要工夫成片。因不得成片，總是自己苛責自己；因為大事未明，是這樣的不安。

但是，你們大家在這裏還有一半人是這樣？或者三分之一是這樣？恐怕也沒有！假使有一個、兩個，也是好的！還算是一個道場！若要一個也沒有，這一句話是怎麼講法？教我開口講話，還有味道嗎？你們想想看！我看你們都不是這樣，是甚麼樣呢？「常住上真是向我們要命！八個七打了就罷了！為甚麼又添兩個七？這不是與我們為難嗎？還說得好聽，成就我們！真實不要你成就，早點解七罷！讓我們睡睡覺，休息、休息；似乎現在去睡纔好！」那裏還有精進、勇猛的一句話！想快活、快活，適意、適意，纔對呢！對嗎？你們自己想想看：這樣，還是一個辦道的人嗎？

師父們！要認真吃一番苦，這樣快活適意，不能算事的！還得把「念佛是誰」提起來，參去！才有受用。——參！

十一月十六日開示（伍七 第三日）

「一念不覺生三細，境緣纔動成六粗。」宗門下的事，不講根、塵、五識，六、七、八識，一概不講；只講粗、細。對於「念佛是誰」當然要講，因為這一法是發明我們本有的一法。雖然，它可以發明本有，不說也不能使人行這一法。或者有人說：「既然有說、有講，莫非是教宗嗎？因為有言、有說。」你們會錯了！宗門下所講、所說，不與教同，亦不與宗同；反過來，也與教同，亦與宗同，與佛同，與祖同，一同一切同。今天與你們講粗；本來，宗門下細亦不可得，說甚麼粗？實在是方便之方便，替你們中、下根的人，不得不講；上根利智的人，是一超直入，不假說粗、說細。

甚麼是中、下根的人？因為與上根的人稍次一點，故此說是中、下根人；恐怕還是與你們客氣。何以呢？這個粗，你們還知道嗎？是個甚麼東西？是大、是小？是圓、是方？你還曉得嗎？你們可以曉得，出來告訴我！你們有這麼一個人，我就許你是一個中、下根的人；恐怕你們沒有一個人知道，連這一個粗的影子都不曉得，那裏還說得上是中、下根人？下

下根人還是勉強；說是中、下根人，是客氣罷！

那麼？究竟這個粗，還是個甚麼樣子？有多大呢？恐怕還不容易知道；我就告訴你們，恐怕也不容易曉得。略說一點你們聽聽：你們今天用功，用不上是粗，不相信用功亦是粗；不信「念佛是誰」是粗，疑情發不起亦是粗；怕吃苦是粗，要快活亦是粗。你說它有多大呢？有情，最大是金翅鳥，還沒有它大！無情，大山、大海，亦沒有它大！它既然有這麼大，為甚麼不見呢？因為我們整個的在粗裏頭。

譬如：杲日當空，雖然有白雲遮蓋，還有少分光明；假使一陣黑雲整個的蓋起來，便伸手不見掌。假使有一個人，一輩子都是在這黑地方過日子，一腳泥巴，一腳狗屎，問到他：「腳下是泥巴麼？」他說：「是的。」再問他：「還有狗屎沒有？」他說：「沒有，是泥巴。」狗屎當泥巴踏在腳下是不知道；究竟問他泥巴是甚麼樣，他到沒得口開。

何以呢？向來沒有看到過，那裏會知道是甚麼呢？就等於我們這一件事。如：杲日當空，因為被業障一遮，就似一點雲霧；今天也造業，明天也是造業，久久的，就如黑雲一樣，把一個本來的光明，遮得牢牢的。今

天問到你：「粗是甚麼東西？」沒得口開，因為沒有見過，那裏會知道！就如黑地裏見泥巴一樣。你們想想：被這一個粗障，把你們本有的光明障得氣也不透。今天住在這裏頭，還以為：「好得很！」一向你都住在障裏頭，連這一個障都不曉得，那裏說粗不粗！粗裏、粗外這句話，還安得上嗎？

今天，教你們：天下的事不要相信，要相信一個自己；你們為甚麼不相信自己？是被粗障障住了！任何法門不要你相信，「念佛是誰」這一法要你們相信，你還是不肯相信，何以呢？亦是粗障障住了！你們若有一個人有點向上的知識，一個了生死的堅決心，說：「天下人被它障住可以，我是不能被它障的；若我被它障住，我還算一個人嗎？」自己與自己商量計劃，並不是甚麼奇特事，又不是甚麼難事；就是不相信自己，不相信「念佛是誰」。

今天，我非相信不可，任你障得最牢，我總要打破你；沒有其他，只要相信「念佛是誰」，就能打破障。被它障住了，就是不相信；不被障，就會相信；這是很顯明的。我這麼一講，你們有心於道的人，當然有個領

會處。

我說：你們不相信「念佛是誰」，你就把「念佛是誰」相信一下子，提起來參一參，等到你知道一點味道，恐怕就不同了！何以呢？你若把「念佛是誰」參一下子，不明白，就在這裏追究：「是那個？到底是誰？噢！似乎有個東西，大概就是我自己罷！再一參究，不錯！是我自己！」

雖然不十分相信，終歸被我見到一點；就如杲日當空，黑雲遮住，忽然黑雲退了，還有點白雲遮住一樣。那麼？白雲遮日，總還有點看到；我們的本來面目被障遮蓋滿了，今天把障少許去一點，當然要看到一點；不十分清爽，就如一點白雲相似。

自己見到以後，那是很好的；無量劫來沒有見到，你今天把「我」見到了！我再問你：「相信『念佛是誰』嗎？」你一定說：「不相信，我見到自己就罷了！還要相信『念佛是誰』做甚麼？」你到又錯了！你見到你自己，怎麼會見到的呢？

你要曉得：「念佛是誰」很吃了一番苦，今天也是磨，明天也是擦；你的自己，是「念佛是誰」苦中得來的。你若不相信它，不是忘了本嗎？

你們想想：對不對？可見「念佛是誰」是去我們粗障的一法，是明我們本來面目的一法。若要發明本有，了生脫死，非「念佛是誰」不可。各人發起心來！參！（◎生前——未死之前◎生後——往生後）

十一月十七日開示（伍七 第四日）

生前的事◎各人都知道，都相信；生後的事◎甚麼人都不知道，不信。因為生前的事，都親自眼見，不能不相信；生後的事，因為未見到，所以不相信。你們以為：「這個肉殼子的我，是很好的，非要愛惜它，非要寶貴它不可！將來有七、八十年的受用。」這是你們最相信。「生後的事，我又沒有見到，你教我相信個甚麼？」大概人人都是這一個知見。你們以為七、八十年是很長的。

你要曉得：生後的果報，與你七、八十年的長比較，生後一彈指的功夫，就有你七、八十年長。你還相信嗎？還說一天、一月、一年？他過一天，我們要過幾大劫！

考究到這一點，我來比較一下子：可算這七、八十年的功夫，似石火、電光的一瞬間。但，那一個長期裏頭的生活，就是在我們這個石火、電

光中造成的。造的甚麼生活，就問我們現前這一念是個甚麼「念頭」。念頭固然多得很，我們不要講多，就說一個念頭罷！這一念感甚麼果？

古人云：「**毫釐繫念，三塗業因。**」三塗是甚麼？地獄、餓鬼、畜生。你們想想，一毫釐的念頭，就要招這麼大的報，還要說一天到晚打妄想、翻業識？這樣的感果，我真不要講！

次則，你們想過七、八十年，閻王老子他還不由你，他一叫你去，你趕快跑，一刻也不能遲；就等於一根繩子這頭拴在你鼻子上，那頭就在閻王手裏，他把繩子一拉，你就跑；這是沒得客氣的，恐怕比我們拉牛還要厲害十倍！他把你拉去，叫你變牛，就去變牛，馬上牛皮就到身上來了，角就安在頭上了，尾巴也安上了；你還有多大的本事把牛皮、牛角去掉？恐怕不由你！叫你去，你就去，少停一刻不行！要想不去，更做不到。可憐！我們那個時候，吃苦不能由己。那麼，變牛一次還不算了，恐怕變了一個又一個，骨頭堆起如山一樣，牛形脫後，才可換一個其他東西去變變；他的期限很長很長的，不是我說來嚇你們的！

在過去，有一位老比丘誦金剛經，念的音聲不好聽；這位老比丘已證

四果，年老音聲當然不好聽，有一位年輕比丘在旁說：「你誦經的音聲，好像狗子吠聲一樣。」老比丘當下就說：「你講這一句話，你將來不得了！墮了地獄，還要去變狗子。」那位年輕比丘聽了，大吃一驚，趕快求懺悔，痛哭得不得了。老比丘說：「你有這樣的懺悔，地獄可免；狗子身不可免。」過七日後，年輕比丘死了，閻王老子叫他變狗子去；他還問閻王：「我為甚麼變狗子？」這一句話還未問了，狗子的皮和尾巴早已安好；後來，變狗一個一個的骨頭，堆起來，有須彌山那麼高大。

你們想想：這一句話的果報，有這麼厲害！這不是我說的，是古人典章證明的，你們不能不信。

你們大家想想：閻王老子這一根繩子拴在我們鼻子上，還厲害嗎？任你有天大的本事，還能逃得了嗎？你們真要逃避他，決定不到閻王老子那裏去，也不算一回事；要不去，就可以不去！極容易的事，恐怕你們又有一點不相信，「閻王老子那麼厲害，翻天的本事，也逃不了他的手；你還說容易，不算一回事，我那裏相信？」

我要說個鐵證你們聽聽，就知道了：以前，有個金壁峰，他的本事好

得很，夏天到清涼山過夏，冬天到南方來過冬，很好的。有一天，閻王叫小鬼來拴他，費了許多工夫才把他抓住；他是有本事的人，就問小鬼：「你捉我做甚麼？」小鬼說：「閻王老子叫我來捉你的。」他說：「你還能慈悲、慈悲，讓我七天？你再來，我跟你去。」小鬼說：「不行！」再三懇求，小鬼也有慈悲，說：「好！容你七日可以，你去！我七天再來。」他見小鬼去了，他就把「念佛是誰」一提，拳頭一捏，牙關一咬，「究竟是誰？」「到底是誰？」這一來，拚命也不放鬆。到第七天，小鬼來了，甚麼地方都找過，天上、人間，虛空裏、虛空外，都找過，也找不到。

他在虛空中說：「閻王拿我**金壁峰**，猶如鐵鍊鎖虛空；鐵鍊鎖得虛空住，方可拏我**金壁峰**。」很好的。你們想想：你們的本事再大，天上還躲得住？地下更不要說；虛空裏躲不住，虛空外也躲不住；唯有一個「念佛是誰」能躲得住。躲在「念佛是誰」裏，任他閻王老子本事再大，亦不能奈你何！**釋迦老子**也不能奈你何！「念佛是誰」還要緊嗎？——參！

十一月十八日開示（伍七 第五日）

初發心用功，怕妄想；工夫用久，怕昏沈。這是甚麼道理呢？因為，

你們全在昏沈、妄想裏做活計，說怕妄想，怕昏沈，「怕」的那個東西，亦是昏沈、妄想做的。怕妄想，不打妄想，還是妄想；怕昏沈，不落昏沈，還是昏沈；你們還曉得嗎？大概不容易！

雖可以說你們現在打七用功超過平常幾倍，一個七要超過平常三年。但是，用功的一句話，有種種差別：其中，有身精進、心不精進，有心精進、身不精進，有身、心俱精進，有身、心俱不精進，四種差別。

如何是身精進？就是行香、坐香不同：行香，飛跑；坐香，外面好得很，心裏還是昏沈、妄想。

心精進者，就是一天到晚，心上「念佛是誰」歷歷明明的；外面行香、坐香平平常常的。

身、心，俱不精進這種人，無須多說，六道輪迴是他的好窠臼。

如何是身、心俱精進？這一種人，行香、坐香是有精神；心地上清清楚楚的，「念佛是誰」時刻不離。若有這一種工夫一天到晚的用，一個七打下來，決定超過平常三年。

這麼講，不是超過心精進、身不精進的一種人？假使光對那身精進的

人講，超過三十年還要多！再說身、心俱不精進的人，更安不上。我雖是這麼講，要你們從自己心行上討論一下子，在七期裏是那一種的精進？不是小事！凡是有心用功的人，應當檢討的。

你們平常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俱是身、心精進，莫說一個七、十個七，再多也不能超過你這一種人。大家要研究一下子，不是馬馬虎虎的。莫說平常，就是打七也然。

但是，現在你們七打了五個下來，身上的精進早已放下來了：跑起香來，兩隻腳拖不動；坐起香來，腰一彎，爬下來了；一天到晚捱命似的。問到你們「念佛是誰」？到要說：「參夠了！」弄不出一個名堂來。起疑情，更夠了；一起，起不起；再起，還是起不起。夠了！與身、與心，與「念佛是誰」，與疑情，總是一個夠了；工夫是完全拋得光光的。這，也是好事。但是，要光纔好，恐怕你這頭拋得光光的，那頭到又堆滿了，那裏得光？終歸有一頭：不在這頭，就在那頭。究竟那頭堆滿的是甚麼東西？無非是打妄想，翻業障。

七打了五個下來，你把「念佛是誰」拋掉，不顧用功，這個妄想，那

個業障，多得很！十年、二十年以前，乃至做小孩的事，通通翻出來，緊翻、緊翻，翻得很有味道。你們站在這裏，聽我講的對不對？你們這樣的人，精進兩個字還安得上嗎？工夫用不上，有甚麼事？當然要打妄想，翻業障。你這一種妄想同業障翻起來，連你本形都忘了！上海、南京，紅的、綠的，男的、女的，盡氣魄、盡力量的去打。

未打七以前，似乎還有一點把握，在用功時，心裏打起妄想來還有點底止。不談開悟，對於工夫絲毫的名堂也沒有。這個妄想還有底止嗎？你們若是這個樣子下去，我替你們真可惜！可惜到淌眼淚！未用功以前，業障高如須彌山，厚如大地；現在把「念佛是誰」今天也擦，明天也磨，似乎少了一點；今天忽然大翻一下子，這一來，恐怕比從前還高、還厚一點。譬如：一個人老欠人的債，今天也想法還，明天也想法還，還了多時，還得差不多了；忽然把錢一賭，輸了一筆，到比前債還多。對不對？

妄想、業障還能由它翻嗎？工夫用不上，還能隨它去嗎？但是，你們現在忘形、忘體的翻起業障來，也可以有回頭的一天；你久久的打，久久的翻，有一天翻夠了，回過頭來，纔知道我是一個出家人，是住高旻禪堂

的！一個人到了那個時候，太遲了。所以要你們早點覺悟才好，債拉多了要多還，業障翻多了要多加生死。還有甚麼別的話講？

再則，妄想、業障在這個時候不許翻，將來到了一個時候，還要你們翻，非翻不可；現在翻，有罪過，那個時候翻，沒得罪過，還有功。這是甚麼道理？是你們工夫上的程序，行到那裏，是那裏的事。甚麼時候可以打妄想？要你做到工夫落堂自在，那個時候，你不翻還要你翻，非翻不可。假若不翻，又不對，非宗門事了。甚麼道理？你工夫用到那個時候，若不翻，反被工夫障住了。

你還曉得嗎？那落堂的工夫，是甚麼境界？就是把「念佛是誰」做到與現在打妄想一樣；現在一天到晚在妄想裏，不打妄想也在妄想裏。到了工夫落堂的時候，抬起頭來「念佛是誰」，動起腳來「念佛是誰」，舉心是「念佛是誰」，動念亦是「念佛是誰」；總之，要起一個別的念頭，是做不到，了不可得。工夫到了這個地方，忘想想打，打不起；業障要翻，翻不起；任是天翻、地覆，要想離「念佛是誰」不可以。若就住在這個地方又不對，必須還要向前走。

「怎麼向前呢？天翻、地覆，要想動個念頭了不可得，再向前走？」若是沒處走，不要你走；此時纔許你們打妄想，翻業障，緊打，緊翻，越多越好。何以呢？

這個時候，打一個妄想，少一個業障；翻一個業障，少一個業障。妄想、業障若要不打、不翻，又被工夫蓋住了，終歸不行；打了、翻了，才算無事。（◎勦——殺滅、襲取）

譬如：一窩大盜，有五、六個人，一年到頭都是偷人家的東西；今天偷了一個茶壺，放在家裏；明天偷一個酒壺，放在家裏；你偷雨傘，他偷帽子，一齊的在窩裏藏得滿滿的。偷久了，有一天被人家降住了。降了以後，很好的，很太平的。好雖好，還有賊在，還有窩子在；若不把賊翻出去，窩子打破，不久，強盜又要住進來。你把他的賊也翻了，窩子放火燒光，強盜再來，住甚麼地方？豈不是永遠太平？工夫亦如勦匪一樣。強盜是甚麼？就是你們眼、耳、鼻、舌、身、意；偷的東西，就是妄想、業障；剿匪的人，就是「念佛是誰」！今天也參，明天也參！首先外境界、內妄想力量大得很，眼一動，「念佛是誰」丟了；耳一動，丟了；

乃至身、意等亦復動即丟了。久久的用功，眼再動，「念佛是誰」亦在；耳再動，「念佛是誰」亦在；乃至身、意等再動，「念佛是誰」還在；即如強盜降了，工夫落堂自在。

雖然工夫落堂，強盜已降，賊還在，窩子還在。所以要你再打妄想，翻業障，翻一個少一個，就如把賊物一件、一件向外拏，把它拏了，就可以把窩子打破；破了這個時候，是真太平。

但是，我要問你們：太平以後還有事嗎？恐怕到又不曉得了！那麼，落堂的工夫，你還沒有用到，窩破、賊盡的事，更沒有用到，再向後的事說也無用。等你們工夫用到了這裏，我再與你們講。

現在回過頭來，再與你們說：現在的工夫，就是工夫用不上，妄想非打不可，業障翻了還要翻；「念佛是誰」降也降不住，一降、再降，更降不住，沒得辦法。因為，你要降它，這一個要降它的心一起，更是妄上加妄，業上加業，那裏會降得住？你就是一個不睬它，不理它，不降它，不壓它；終歸我的「念佛是誰」可以參，不斷的追求，自然會上路。這是正要緊！要緊！發好心來——參！

十一月十九日開示（伍七 第六日）

工夫的程序大概有三種：第一極生，第二極熟，第三非凡、非聖。這三個題目，把你們用功的程序，一概包盡；任你工夫用到甚麼樣，不出此三種。

極生的工夫，大家都可見到：「念佛是誰」擺不進，你要參，「念佛是誰」被妄想擋得牢牢的；再提一句，妄想奮勇起來，被它一勇！一枝香，二枝香，沒有斷頭；照常一天、半天不得斷頭。忽然想起來，再提一句、二句，昏沈又來了，睡了半天纔知道；再提，業障、音聲、色相，身上的痛癢，：乃至一切處，都是打失「念佛是誰」的一種對境。甚麼道理？因為「它們」熟透了，「工夫」生透了。並沒有甚麼奧妙，祇要久提、久參。

現在，七打了五個下來，不能說是極生，一定有點進步；雖還沒到極熟的地方，總是這麼用，任是再生，提起來就不放鬆；久久的，一天有半天工夫，這半天雖還是聲色、妄想的打岔，但那半天把得住。在這個工夫上，再考究一個得力、不得力，念佛的是甚麼人？不曉得；再問：到底是

誰呢？這一追問，不明白不行，總要問過明白纔放手。就在這個地方緊問，不交代我明白，總不放手；這麼老問，回過頭來一看，工夫有點力；再檢點一下子，我這身還在嗎？似乎身上的事，身外的事都沒交涉。

仔細的一考究，身體似乎沒有了，我這一個身體既然沒有，音聲、色相、痛癢，安到那裏？工夫慢慢在用，一時、半刻身雖沒有，似乎還有一個、二個妄想，業障還突突的要出來的樣子。這是甚麼？心還沒有去掉！還要「念佛是誰」不放鬆的參。久久的，妄想打不起來了，業障的影子都沒有了；祇有一個「念佛是誰」不明白處，到了這裏，心亦不可得了。身忘了，心亦忘了，身、心俱忘，任你再好的色，再好的音，沒有身，它在甚麼地方落腳？不怕情愛再深再厚，沒有心，它在甚麼處安身？身、心俱不可得，可算工夫現前，亦是工夫極熟。

極生是凡夫；極熟並非聖人，亦不是非凡、非聖的工夫。工夫現前，是個甚麼境界？要你們自己走到這個地方，自己會見到；我與你講到，你不行到，也是白講！

因為你們太可憐！對於用功的前途，沒有一點把握，不能不替你們略

講一下子。工夫現前，就是「念佛是誰」現前，任你行、住、坐、臥，打妄想，翻業障，俱是「念佛是誰」。就如你們極生的時候打妄想一樣，行、住、坐、臥，在妄想裏；舉心、動念，在妄想裏；穿衣、吃飯，在妄想裏；提「念佛是誰」亦是妄想；怕妄想、除妄想更是妄想。今天，工夫現前，一切處皆是工夫，任是打妄想，翻業障，俱是工夫；這樣，就是工夫現前，亦是極熟。

不能就算了事，還要生不可得，熟也不可得；生、熟俱不可得，纔算到了非凡、非聖處。

那麼？在工夫現前的時候，就是個「念佛是誰」嗎？你們不要會錯了，到了這個地方，祇有「念佛是誰」不明白處，還祇許一個不明白，不許有思量處；亦不是糊糊塗塗的不明白，亦不是馬馬虎虎的不明白；這纔是工夫現前。甚麼道理呢？

趙州老人講：「老僧三十年不雜用心，穿衣、吃飯是雜用心處。天下人在明白處，祇有老僧一人在不明白處。」

這就是一個鐵證。那麼？到了這裏，可算到家嗎？沒有，可說生死的

輪子停住了；就等於停住的車盤一樣，不轉就是，還不能算了事。再進一步，到了那個時候，我們談談家常話，說說家裏的事；現在說的、講的不是家裏事，是路上的事，是指路碑。

你們還不曉得罷！宗門下的事，轉凡夫成聖人，不是究竟事，不是宗門下的特長處；何以呢？聖人地位是途中事，到家的事仍隔一程。你們還能領會一點嗎？若能行到這裏，方許是宗門下的事，是宗門下的特長。這一句話祇許宗門下講，其他一切法門不許講；這是極熟以後，一層、一層的事；雖然說給你們聽，大概不容易領會，就是由生轉熟，善根少的人還有點滯礙。

我再說個譬喻你們聽聽：我們一堂的人住久了，行香、坐香毫無奇特；忽然來了一個紅頭洋人，鼻子很高，眼眶很深，塊頭很大，一切與眾不同；你們大家的眼睛向他望，他的眼睛也向你們望，你看他是奇特，他看你也奇特。跟進、跟出，你又不能向他講話，他亦不能向你講話；他一個人坐也不敢坐，吃飯更不敢吃。久了，你望他一笑，他也向你一笑；再久了，說一、兩句話；再久，熟了，不奇特了，彼此都熟了。再久，打同

參；再久，不對了！他到欺負我們了，每一舉動，要聽他指揮；再久，反過頭來，向他磕頭了。

你們大家想想：世間上的事，是不是這個樣子？今人的常情，亦是這個樣子，工夫下手亦是如此。

一堂的人猶如妄想、業障，一向的習氣熟的很；紅頭洋人即「念佛是誰」，是生的。下手用功的時間，是不是提起「念佛是誰」來，妄想就湧起來？就如你們大家看見洋人，一齊將眼望到他身上一樣。久久熟了，當然也可以參參。再久，參也好，不參也好；妄想打也好，不打也好；打同參了。再久，妄想站不住了；「念佛是誰」為主了，為王了。是不是世界上有這個道理？用功亦是如此。

你們真可憐！太苦惱！一個「念佛是誰」，到今天還有人不相信，是不是苦惱？大家都是明白人，我勸你在「念佛是誰」上多吃一番苦，多受一點委屈，與辦道才有點相應。——參！

十一月二十日開示（伍七 第七日）

「一念錯過，百事皆非。」這兩句話，是說我們念頭一錯，一百件事

皆錯，大概是這一個樣子。我說：一念錯，不但百事皆非，千事、萬事悉是皆非。何以呢？我們的根一錯，枝末那裏會是對的？

根，就是我們現前一念；這一念若真，千事、萬事皆真；這一念若非，千事、萬事皆非。六祖大師講：「自心不離假，無真何處真？」足可見得證明我們現前一念可真、可非。如果我們這一念非下去，是沒有底止的。當知：從無量劫來非到現在，很難得！很難得！今天得到這一個肉殼的身子。

在過去，苦吃了多少？若把眼睛打開一看，真是要痛哭一場！四生中的軀殼，那一種沒捩過？皆因一念非之故。現在再不把這個「非」字解決一下子，師父們！盡未來際，日子很長很長的！眼睛閉著，一腳高，一腳低，這條路不容易走，遙遙無期的！恐怕連遙遙無期這一句話都安不上。何以呢？你能知道這條路是遙遙無期的，才可以說遙遙無期；根本這條路還沒知道，遙遙的一句話，那裏安得上？

那麼？這個「非」字是不好的，你們回過頭來就「是」的；因為「非」的不好，一定要了它；沒有甚麼味道，找個「是」的做做，大概是好的

。是的！因為「是」的好。大概這一個「是」字你們還不容易知道，纔有這麼測度。

我問問你們：何以說「是」的一個字是好事？宗門下不然；雖然不然，還是必經的一條路。宗門下何以說不然？非，雖不是好事；是，乃對非而說以為好的。

宗門下不許以非為是，亦不以是為是；是、非俱不住，纔是宗門下的事。既然是、非不住，以後還有事沒有？有、無，要你自己領會，我說不行。何以呢？我說有事，你們到又向「有」上用功；我說無事，你們又向「無」事上過活；正如古人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那麼，為這麼一個人，究竟是甚麼人呢？這一個人，我可以替你們指出來：你的工夫用到這裏很清高，可以說「不與萬法為侶」的。一個人不與有情為侶，亦不與無情為侶，這樣行履，從那裏做到的呢？是現前一念。這一念「是」全體是，這一念「非」全體非。這個你們恐怕還沒有明瞭，那麼，我要告訴你們一下子：天下事都不是！祇有一個「念佛是誰」「真是」的。何以要說念佛是誰「真是」的？不但我敢說，我還敢擔保；

你們恐怕有點不相信，我既敢說、敢保，不是空說，當然要有評論的。

世上人不足論；譬如釋迦老子，過去諸佛，請到來罷！任誰與我對談，我問：「釋迦老子，『念佛是誰』還『是』的嗎？」他說——我代他說：「不是的，這四個字，那裏能說『是』的？」我再問：「釋迦老子，我說『念佛是誰』是的，還是對是的人說？還是對非的人說？還是對離是、離非的人說？」我這一問，釋迦老子恐怕沒得口開。何以呢？觀機設教，不得不如是。若要對家裏人說，我問釋迦老子，他當然有得答；若要釋迦老子問我，我亦有得答。那麼，釋迦老子沒得口開，甚麼人還能呢？不是的！雖然不是的，還要你們念念有，心心有，才能算「是」的；「是」的一句話，我們就此告一段落。

我們雖說念念有得參，心心有得參；要參到甚麼樣子，纔能說念念有，心心有呢？能可以把「念佛是誰」擺在心頭上，老是一個不明白，總是不放手；忽然人家坐香，你竟不曉得坐；打抽解，大家去小圍，你不知向甚麼地方跑；這就是行不知行，坐不知坐。你這個不知，不是糊塗、不明白的不知。心裏明明白白的：念佛的不曉得是那一個，一直的參去；總是

「念佛是誰」，佛是那個念的？到底是誰？究竟是那一個？總在不明白處；以大悟為了期，不悟，總是參。各人發起心來——參！

【下冊】

十一月二十一日開示（陸七 首日）

用功人，以為自己的工夫很好，可以把得住，坐下來身、心輕安，工夫是清清爽爽的。自己心裏以為：「好了！我的工夫把得住。」在我來說，太苦惱了！夢還沒有夢到！

對於有工夫用的人，還可以說是得少為足；但，你要行到得少的地方，才可這麼說；少的地方還沒有到，那能為足？你這一種行處，尚不能說是一個用功的人，說甚麼為足？那麼，要怎樣纔是用功的人？要靜中有工夫，動中亦有工夫，動、靜均有工夫。這一種的行，是怎樣行的呢？

若要靜中的工夫做好，回頭再做動中的工夫；這樣做，三十年、五十年也做不好。何以呢？你將動、靜分成兩個，那裏會做得好？靜了的時候，動轉的時間，關頭的中間，要將工夫把得住，纔可以說：動、靜都不礙你，你亦不被動、靜所礙。若是不在這個地方把持得住，靜中用則被靜轉

，動中用則被動轉；能在動、靜關頭工夫不走失，可以說：動也動不到你，靜也靜不到你；任是紅的、綠的，男的、女的，悉皆不被他轉，才許你動、靜一如。

雖然有這樣的工夫，還要考究一下子，一天二十四小時，還能完全如是用嗎？假如不能完全如是用，且問你：「有幾個時辰不如是用？有幾個時辰如是用？」若要二十四小時內有三、兩個時辰不在工夫上用，我不敢保你了生死，亦不能說你有開悟的希望，不但我不敢保，釋迦老子也不敢保；就是釋迦老子站在這裏，你們問他：「工夫，還要一天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用嗎？」假使他說：「不要，一天有十個鐘頭，或二十個鐘頭用功就夠了！要有五、六個小時的休息、休息，談談、說說。」很對的！我要問他：「二十個小時用功，是種的甚麼因？五、六個小時談談、說說，是種的甚麼因？」釋迦老子有甚麼口開？故此，我說工夫要這麼用，釋迦老子一定也說這麼用纔是的。

那麼，二六時中不間斷的用，這一種工夫可以說算到家了？還沒有，早得很！十分纔有一分。我這麼一講，你們倒又以為：「宗門下的事太難

，工夫用到這個地方，還說祇有一分工夫，太難！太難！」對罷！因為你沒有用功的知識，所以說難；若要有點知識的人，當然不說難，應當這麼用。

為甚麼應當這麼用？為甚麼說十分還只有一分呢？因為，二六時中，就算你的工夫恰當得很，但，一經有病，那就壞了！你們想想：有病的時候，用過功沒有？工夫還恰當嗎？病，大家都害過的；當害病的時候，用過功沒有？恐怕連影子都沒有！我們研究研究：有病的時間，要用功？不用功？若說病來不要用功，你們講可以，我是不敢講；在我說：病中工夫用來，還要比平常恰當些纔好。

為甚麼要恰當些？痛不知痛，苦不知苦，死，我不曉得，工夫明明明白的；熱來、冷來雖是要命，我一絲也不知道，祇曉得工夫比平常還要好；平常雖好，沒有痛苦，工夫便沒有這麼得力。如是，可以說：動不到你，靜不到你，害病也害不到你，纔是好！

這種工夫到了極頂罷？還沒有，還祇有十分二。這麼一來，弄到那裏去了？真把人弄昏了，太難！我要告訴你們，要你們見到纔對，任是動、

靜一如，病也病不到你，你還睡覺嗎？睡熟了，做起夢來，工夫如何？你們大家想想：還恰當嗎？我並不是說來難你們！夢，大家都會有的；若要睡下覺來，做起夢來，不要用功；我告訴你們，古人說：「業識茫茫，無本可據。」這兩句話怎麼說？照這樣說，睡夢一定要用功。若能在睡覺的時候，不知有睡覺，還會做夢嗎？夢，也是「念佛是誰」。無論睡與不睡，一概不離工夫，纔許你有相當的把握；還不能說是十分。何以呢？

古人云：「靜中工夫十分，動中才有一分；動中工夫十分，睡夢中只有一分；睡夢中有十分，八苦交煎，生死臨頭，又祇有一分。」這不是我講的。工夫，必須用到臨末關頭有十分的把握，了生、脫死纔有你的份。

生前的工夫不用到死後，死後的工夫不用在生前；用，不能一直一個。我這麼講，你們覺得宗門下的事太難，太難；都要搖頭，似乎辦不到，太難了！我說不然，你看到它這麼多麼深，只要我們一個「念佛是誰」就行了！一個「念佛是誰」，那裏能有這麼大的力量？

我們試驗一下子看：「念佛是誰」提起來——在；歇下來就——不在。你們這樣做看看：「念佛是誰」提起來不放手；在這個時候，你們研究一

下子，審覈一下子：動還能礙它？靜還能礙它？不論是有病，是睡夢，還有它的份嗎？八苦交煎怕甚麼？這一個「念佛是誰」就送你到家。這就是「一超直入」。

雖然這麼容易，這麼直接，終歸要你們「念佛是誰」做到：提起來在，放下來也在。用到這個地方才對。——參！

十一月二十二日開示（陸七 第二日）

動轉施為中，工夫要把得住；晝夜六時中，工夫要把得住。若有如是的工夫，與你們的本份事纔有點相應。為甚麼要這麼用呢？要曉得：工夫上有一點放下來，就是一點空檔子；這一個空檔子，就是一個洞，我們的生死就從這個洞裏冒出來；這一個空檔子，就是發生六道輪迴的根據地。

你們想想：工夫上有這一點絲毫的空檔子，就是生死輪迴的生處；那麼，豈有白天用功，夜裏就不用功的道理？坐香是用功，行香就不用功；再說睡覺更安不上，這樣知見的人還不少——這就是你們的大誤會處。這一種誤會，誤的人不少！誤的時間也不少！我看你們這樣的誤下去到那一天為止？

你們現在打七是精進用功，班首師父、維那師父是助你們的精進，是助你們的奮勇的；你把行香的事到不放在心上，跑起來如是，催起香來還是如是，這就是你們的精進！這個七還要打嗎？若要行香如是不在乎的跑，催起香來還是這樣；那麼？和尚、班首、維那，不是無用？照這樣，我還答應你們嗎？

規矩：招呼行，就要行；招呼催香，就要飛跑；不得訛錯一個字的！我指導你們用功，你們用與不用，我還可以原諒一點；但是，我的規矩，你不能訛錯一個字的。照你們這樣：招呼你行，你不行，你的命還要嗎？你這個色軀還想在禪堂住幾天？我今天告訴你們：向後執事上招呼你們行，就要行；一聽催香，就飛跑。訛錯一點，我看了，就是三個香板，把你骨頭打斷，有命沒有命，我不管。你們好好的當心！我不講到給你們聽，香板打下來，你要怪我：「太無道理！犯這一點小規矩，那裏要打這麼重的香板？太厲害！你的規矩沒講到我聽；你若講過，我們聽過，知道規矩的厲害，當然要聽招呼，我就飛起來跑，不算甚麼事。」對罷！你們是要這樣子怪我。今天我交代過了，你們留心記好！

為甚麼要這樣呢？要曉得：你們一年到頭企望七期裏了生死。七期裏用功，全仗一個精進；精進、勇猛的，尚且不能了；懈怠、怠怠的，還能用嗎？平常指望七期裏，七期裏這樣，還指望甚麼時候？我把你打死，還有罪嗎？但是，叫你飛跑，不是跑著玩的，還要步步不離工夫，念念不離工夫；若是空跑，到不如不跑！大家要留心記好！

現在用功的人，都要考究一個純熟；猶如山中野牛一樣，要這野牛做事，必先把牠教純熟，而後纔可以用。你看：初初把牠拴住的時候，東奔、西跳，一點不上軌道；今天也教，明天也打，漸漸的可以上路了。再久，就可以跟著你跑；純熟以後，不用拴繩，牠還可以在你前走。

用功亦是如此，初初的一個「念佛是誰」與野牛一樣，你要用功，它不隨你用，不是這裏打岔，就是那裏打岔。久久的，就好用了；再久，純熟了，祇有一個「念佛是誰」向前用去。以前「念佛是誰」用不上，儘是打妄想；現在妄想打不起，儘是「念佛是誰」；白天、黑夜儘是工夫，想打一個妄想不可得，能這樣的用，就可以說純熟了。

為甚麼要這樣用？我們的工夫要想成團，必須要上這條路，從這條路

走過去，纔可得到成團的工夫；若不從這條路上走一下子，工夫不得成團。

如何是工夫不成團？如何是工夫成團？這兩種路上的工夫，你們要徹底見到，用起功來纔對。成團，並不是有個甚麼東西，是泥巴團子或木頭團子，若要這樣會，是弄錯了！是著相。這個團，是「念佛是誰」得力的時候，心是「念佛是誰」，打妄想也是「念佛是誰」，翻業障概是「念佛是誰」；身上是「念佛是誰」，腳下也是「念佛是誰」，手裏是的，眼、耳、鼻、舌等，均是；站在這裏，站的地方也是「念佛是誰」；抬起頭來看天，天也是「念佛是誰」；如是心，如是身，如是虛空、世界，通通共成一個「念佛是誰」。就是這麼一團，並不是木頭、泥巴的團。「念佛是誰」這一個團子，滾到那裏也是這一團；你要想把它打破，用木頭、榔頭打它一下，木頭、榔頭也成了「念佛是誰」；用個石頭打它一下，石頭也成了「念佛是誰」。我這麼說，是一個譬喻，你們心裏要有點領會才對！這樣的工夫，就是成團的工夫。

對於成片的工夫：「念佛是誰」提起來疑情得力，到了這時，疑情也是「念佛是誰」，「念佛是誰」也是疑情；山河、大地就是我自身，自身

就是心，心亦是身，身亦是山河、大地，假如給磚頭、木頭打一下子，一點動靜也沒有。能可以如是用，成片的工夫就容易到家。

我這麼講，你們的工夫用到這裏沒有？不要你們說，我曉得你們沒有；既然你們沒有用到，就不要講纔對；要是不講，見到你們太苦惱，前途用功一點知識也沒有！你雖沒有用到，我在前慢慢的領到這裏，你們也可以跟到這裏；即是不能用到，也可以種一點道種。

你們有志向的人，這個工夫也不難做到；纔要認識二六時中不論行香、坐香、睡覺，都要把工夫照顧好，不許它一點落空；行起來，要認真行，步步不離「念佛是誰」；坐下來，孤迥迥的，疑情歷歷明明的；將來可以達到成團、成片的工夫。——參！

十一月二十三日開示（陸七 第三日）

用功的人，似乎靜中用功好用，坐下來用，工夫就現前。要說動中用功，不容易！工夫恰當的時候，似乎不能動，一動，工夫就沒有；還要說動中、靜中疑成一團，打成一片，真是不容易辦到。對罷！

那麼，老實說一句：動中工夫不容易用。何以呢？「一動再動」，這

一動還未了，那一動又來了，後頭節節跟上來，一向是這樣：「一動再動，再再動。」就如你們坐香，工夫好得很，遇著開靜，不是動了嗎？開靜後，就要放腿子；起過香，就要小圍；這許多事，可以說：開靜，放腿子，是一動再動；起香，小圍，是再再動。你們想想：這樣子念念不停的動，以及又沒有在動上用過心，今天要你們動中用功，一下手那裏會做到？

現在我們五、六個七打下來，靜中的工夫大家當然已用好了。你們現在要做動中的工夫，不容易用，是甚麼道理？因為你們一向沒有留心。你要曉得：靜中的工夫雖然得力，那小許有一點動作，馬上就丟了；倘若你在動中能把工夫用上，任是一切的動也不能動你的工夫；因為你的工夫從動中得來的，那裏還怕動呢？

你們以為動中難，我說不難：第一，要你們有這一種知識，要了生死，必須要將工夫在動中用上；能可以把工夫用好，自然就可以動、靜一如。生死的長期，生死的厲害，生死苦惱，非要動、靜一如工夫不能了：這就是第一個知識。次則，要知道工夫是要用，無論動中、靜中，工夫是不能離開。要了生死，必須工夫用到成團、成片：這就是你們第二個知識。

有這二個知識，立定志向，非辦到不可；若不把工夫辦好，我就不算一個人！任是行、住、坐、臥，不問動、靜，終歸把一個「念佛是誰」抱得牢牢的，死也不放鬆。你有這樣的一個決志，還怕辦不好嗎？

但是，決志還要會巧，不會巧就弄成拙。怎麼是會巧呢？首先要知道：生死不是一天造下來的。今天要了生死，也不是急事。要怎樣呢？三年、五載工夫用不到家，我總是用，三十年、五十年，乃至此生；此生辦不好，來世再辦；來世辦不好，我亦不改初志，終歸以辦了為期。久也好，快也好，快、久與我不關心，寬寬大大的，毫無一點疑意，這樣去做就是會巧。

不會巧的人，三天一用，沒有味道；或是靜中用，動中不要用；他看沒得味道，要用、不要用，還要緊嗎？這是不會巧。你們大多數的人，還有這一種知識嗎？

現在的工夫，我問問你：「動、靜中的工夫如何？」你一定講：「早板香，靜中還可以；午板香，有昏沈；養息香，上半枝香還好。」恐怕你們眾口同音。這麼說來，靜中還沒有完全做好，那裏還說動中？沒有一個

說：「我枝枝香把得住，就是動中老不得力。」還有這麼一個人嗎？再者，「靜中也有工夫用，動中也有工夫用，就是一個抽解樵子一打，把我的工夫打掉了！」你們還有這一個人嗎？有這麼一個人，也是好的。

你們不能做到的病在那裏？就是在一個面子上，一天到晚怕碰人，怕礙人，對於做事不能訛錯一點；若錯一點，馬上就是香板，面子上不好看，難為情！

你們想想看：是不是？一天到晚，就在人、我上留心？因為「我」要面子，不能犯人家規矩；這一關就把你關得牢牢的！還有那一個人說：「我不管規矩不規矩！規矩是第二，我的『念佛是誰』有絲毫不在，我就沒得命了；就是那裏訛錯，把我打一下子，哩啦一下子，我的工夫是不能打失！」

你真有這一種工夫，香板打到你身上，不知疼痛；哩啦，我也不曉得難為情；打、罵都不曉得，那裏還知道要面子？不是把這個難關安然過去？並不是說不要規矩；不要規矩，你到又放逸了；真實有工夫的人，工夫越恰當，規矩越守得好。你們以為：「工夫最難處是：『念佛是誰』用到

了極難的地方，怎麼得過去呢？」你真用到為難處，要想把這難處過去，本來是不容易的事。

譬如：「念佛是誰」用起來不能向前，又不能退後，左之、右之，都不可走，站在這裏又不對。譬如：前頭一個人拏一把刀，你向前，他就是
一刀；後頭一個人拿一根槍，你退後，他就是一槍；左面是大火，右面是
大水；四圍都是險地，動步就是傷身失命！站到這裏不動，四面又逼來，
亦復傷身失命。

我問你們：從那裏走？這一關怎麼打得過去？大家靜下來領會一下子，這是譬喻，你們就把這是譬喻的意義擺在心裏體會一下子，把「念佛是誰」來證明一下子，看是怎麼樣的過去？這不是小事！大家心裏答我一句。

若能答出這個前有刀、後有槍，左火、右水的地方過得去；任是劍樹、刀山亦過得去；鑊湯（註）爐炭也過得去；不把這個地方逃過去，一處也免不了！（◎鑊—鍋子）

我到多多的與你們討論一下子：前面拏刀的人很凶勇的跑來，刀離頭祇二寸，後面的槍就要刺到身上，左面烈火炎炎，右面萬馬奔騰的大水，

到了這個時候，你的身命還要嗎？要，就要走過去祇對。你們有甚麼辦法過去？心裏想一下子。你們若是沒有辦法，還能算一個用功了生死的人嗎？可憐！你們恐怕沒辦法，你們那個有這膽子說過得去？

這一關我要替你們過一下子，不然你們總是不得過；這一關口過不去，用功了生死沒得你的份。

你們各人把工夫提起來！我再問你：你正在這個不得過的時候，怕得不得了的時候；你再問：「念佛是誰」？究竟是誰？到底是甚麼人念的呢？這麼一問，我再問：你的身在甚麼處？心在甚麼處？你們研究一下子：這麼一問，當然身、心俱不在；身、心既不在，你還有個怕刀、怕槍在嗎？水、火的相貌還有沒有？任它再惡的境界，我把工夫一追究，當下不是就冰消、瓦解、滅跡、潛蹤嗎？這一關過得去，任何一切的境界都可以過去。這一關我替你們過去了，向後的事，就要你們自己去。

譬如：南京到北京，再遠，中國與外國，不怕隔山、隔水，我今天乘飛機，一下子就過去了，可是極容易罷！發起心來——參！

十一月二十四日開示（陸七 第四日）

「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這幾句話，是說用功人一天到晚心行上的事。見得要你們動、靜一如，不分晝、夜，用功是要這樣的。

為甚麼要這樣？不可以歇歇嗎？要曉得：你有這樣真切的工夫，將來纔有真切的悟處，如果你有一處沒做到，將來的悟處就有一處不到。真悟是一悟一切悟；若有一點未悟，就不能說真悟。所以要你們現在行的真，將來的悟一定會真。

但是，這個悟，並不是求悟，亦不是想悟，也不是信口說悟。要得真悟，必要真行；行到，它自己會悟。可是，要你們抱定一個「念佛是誰」，行也參，坐也參，工夫恰當也參，不恰當也參，有妄想也參，有昏沈也參；你有這樣耐苦親切的參，真實不虛的工夫，還要開悟做甚麼？我說不悟也可以。何以呢？你有這樣耐苦親切的參，真實不虛的做，怕甚麼三災、八難？怕甚麼四生、六道，生死輪迴？一切都不怕！這樣不是不開悟也可以嗎？你的工夫用到了家，那有不悟的理？

譬如：到鎮江瓜州一條路，出山門一直向南跑，把眼一閉，放開腳來

跑；路上有人我也不問，到與不到，也不問，跑了一天就會到了。既到瓜州，還能說不是瓜州嗎？或者，教你一直向南跑，你跑就是了；但，你纔上了路，東張一下子，西望一下子，找一個人說說、談談，坐下來吃杯茶，問問：「到沒有到？還有多遠？」你們這樣，還能到嗎？

用功亦如跑路一樣，教你「念佛是誰」一直參去，得力也參，不得力也參；開悟，我也不問；不開悟，我也不問；終歸我行到那裏，不要開悟也不由我；你的工夫沒有行到，想開悟也不由你。猶如跑路一樣，到了瓜州，你說不是瓜州，不由你！未到瓜州，你說是瓜州，也不由你！

你們有許多人，教你一直用功，你是不肯用；就如那跑路的人一樣，東張張、西望望，這就是妄想、昏沈；問問此地是瓜州不是？差不多是的！你用功也是這樣：「我已經悟了嗎？」見神，見鬼，妄自穿鑿，空自卜度、思量、分別，自己悞自己，怪那個？你以為騙騙人就罷了？騙人可以騙自己，到了那受報的時候，你叫苦也是無用！因為你的因地不真，當然要受報。所以教你們不要求悟，你把求悟的心拏來用功多麼好呢！

「念佛是誰」這一句話，你不用到行不知行，坐不知坐的地方，要想

有點受用，是靠不住的。不是三天、五天，三月、五月，就能到家的；要不問日、月，把一個「念佛是誰」一直參下去，二、三十年還沒有悟，我要教你歇下來。

我問你：「念佛是誰？」念佛是那一個？你們沒有一個有口開。天下人都被這一關關住，你們那一個說：「天下人關在裏頭，可以；我不被它關在裏頭！」還有嗎？那麼，你三十年的工夫用下來，我問到你「念佛是誰」，你必有話了；我一問，你隨時就有得答。你們想想看：天下人都被它關住，不能出口氣，就因為念佛是那個，不能答話。到了那個時候，我問你，你就有得答。

還有，你們的工夫還沒有用上，禪又不曾參，開起口來要假面子：「我悟了，我知道了，我領會了！」你這樣子做光影門頭的門外漢！徒託空言的掠虛漢！有甚麼好處？你騙人家可以，你騙你自己，可是苦惱之甚！

從今天起，向後請開示，無論到我那裏，或班首師父寮房，不許講別的話；一去就道「念佛是誰」。從前請開示，是你問我；今天我要改規矩，不許你開口；你一到，我就問你：念佛是那個？你就道！道不出，我就

是一頓香板。或者，你不敢開口，心想不去；我查到了那一個人不去，我就進堂催香，起碼三、五塊香板。因為工夫非逼不可，不逼，不能進步。但是，我問你，你如果一定要答，假若答錯了、不是的，我告訴你，我的香板打下來你吃不消；倘若自己沒有把握，不開口，吃兩個香板還好；開口亂道，我不答應你的。各人發起心來——參！

十一月二十五日開示（陸七 第五日）

宗門下的人，不亂開一個口；假使說錯一句話，就要喪身、失命。你的身喪了，命失了，還算小事。如何是大事呢？妄答一字，就要墮阿鼻地獄。你看這個事還小嗎？何以有這麼厲害？不是我講，佛的金口說：「未證謂證，未得謂得，未明謂明，未悟謂悟，大妄語成阿鼻地獄。」此是佛說的，不能說錯的。（◎三明——宿命明、天眼明、漏盡明）

謂證的是甚麼？沒有證到初、二、三、四果，已說已證。謂得者，沒有得到三明^註六通、八解脫者，自己言得。謂明者，沒有天眼明、天眼明，已說已明；念佛是那個不知道，就是未明；能答一句，就是已明；本來不能答，隨口答一句，就是已說已明。謂悟者，對於十方諸佛的百千三昧

，一切祖師的無量妙義，一點未悟，已言已悟。「念佛是誰」悟過來，塵說、剎說無窮無盡；此一句未悟，口也沒得開；如要信口答一句，就是己說。依你來說，是不是答錯一句就要下阿鼻地獄？大叫喚，小叫喚，都有你的份；又如秤砣落水，一直到底。

你這一位今天信吹，隨便答了這麼一句，你不在意；因為你不曉得這一種因最厲害，我把你一看太可憐！可憐！這一句話不是說了就了事的！古人答錯一句話，墮五百世的狐身——前百丈與後百丈公案一則。

你們真把「念佛是誰」參通，安然有得口開，並不是老沒口開；你行到那個時候，不但口能講話，耳朵也能講，鼻子也可以講；古人不是說：「盡大地都是我的口。」比虛空還要大？我再問你：「虛空，你一口吞下去還可以嗎？」你當然答：「我已吞下去了！」我再問你：「把虛空吞下去，身放在甚麼地方？」要屙出來罷！你再答我一句，不能沒得口開！——參！

十一月二十六日開示（陸七 第六日）

參禪人工夫用到深入，自然會身、心俱失，動、靜全忘。所以教你們

動中如是用，靜中亦如是用。靜中的工夫是怎麼做法？動中的工夫是怎麼用法？分動、分靜，實在是對你們初用功的人不得已而講。本來祇要一個「念佛是誰」提起來不明白，認真的把住，不教它有絲毫的間斷；你真能這樣真實不虛的用，你打開眼睛來望望，心安在甚麼地方？當然心不可得；既然心不可得，身亦當然不可得。何以呢？心因住身，身由心有；有心就有身，有身亦復有心，身與心是跟到來的。

今天，工夫恰當，心不可得，身亦不可得，這個不是身、心俱失工夫。動要身去動，靜亦要心去靜，身、心上有動、有靜，必要分別才知。你的工夫身、心不可得，拏甚麼分別？有了分別，不是有了心嗎？心既有，一切皆有，說甚麼工夫？有工夫就無這樣的心。既沒有心，決定沒有分別；既無分別，動、靜的相更不可得，故此動、靜全忘。

因為你們五、六個七打下來，工夫還沒用到這裏；你的工夫若不用到這個田地，這個七期裏要想得點消息，想得一知、半解，沒有你的份！再說了生、脫死，更沒你的份。照這樣，不是白吃了一番辛苦？或千山、萬水，或一年到頭，全望七期裏了生、脫死，桶底脫落的。

我見你們一個人也辦不到，故此要助你們一下子，把你擺在堂裏，要你們真用功，不准有一點放逸；若有一點懈怠，馬上就要催香；這個香催下來，你的命就靠不住了！

教你去寮房，要你，道不出來，就是一頓亂香板。怎麼叫亂香板？打香板的規矩：二、五、八，三、六、九，這是上規矩的；亂香板就是盡我的力量打，不問十個、八個，這就叫亂香板。

要曉得：這個亂香板打下來，是丟面子的；打了亂香板，面子是不好看的！你們還有人不在乎甚麼亂香板，丟面子也不問，祇要混過這一時就罷了。你心裏又說：「催香的香板太重了！不如到寮房去一下子，打一頓香板就沒事了。祇要混過就算了，其他還有甚麼？」你們的用心都在這些地方。或者，「還有某班首師父寮房沒有到，不對，要去罷！應酬一下子；不去，恐怕他不高興。」你們都在這些地方用功。還有沒有一個說：「不對！到寮房挨一頓亂香板，太無味道！天下人被打可以，我不肯作這麼一個人。我要去，不但不打，還要說說家常話，還要恭敬我。那裏不是人做到的？」要你們道，不是騙你們好聽的，沒得口開，是你工夫沒有到這

裏；你的工夫用到了，自然會道的。

我在金山的時候，並沒有住好久，只住一年多。但是「念佛是誰」早已相信；在家的時候，就用這一法，但沒有深入；及至金山住了一年，粗妄歇了；二十天，細妄歇了；七、八天下來，那一種的境界仍是一樣，並不算奇特。何以呢？此是工夫上應有的境界；你們的工夫用到那裏，也會有的；十方諸佛、歷代祖師，也從這條路上走過去的，所以不算奇特。

粗妄歇下來是甚麼樣，細妄歇下來是甚麼境界，我自己見到，說給你們聽也是惘然！徒增你們的妄想。

你們只要真實懇切，抱定一個「念佛是誰」，死也不放鬆的用，你行到這裏，自己會見到。

我那個時間，粗妄、細妄歇下來將近一個月，那天正是光緒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夜晚六枝香，一下樵子打下來，好像半虛空裏翻筋斗，地下翻到空中，空中翻到地下，有這麼一回事。自此以後，舉止、動靜與平常不同。對於悟，有沒有悟，我不敢講。但是，在這一樵子打下來的時候，似覺到要歎兩口冷氣，為甚麼呢？這件事不隔毫釐，為甚麼還要我吃

這一番苦呢？一點不隔，為甚麼把我埋到今天？真是冤枉！冤枉！還又好笑！笑個甚麼？其他也沒有甚麼好處，將來說生天，我高興生，我就去；不高興，就不去。假使下地獄，我願意去，我就去；不願意，就不去；這個我可以做得到。對於悟，是沒有悟。

由那次向後，有一位首座和尚，這位老人家本份事是很好的，他看見我的行止不同，他把我叫過去，就問我：「念佛是誰？」教我道，他這麼一問，我心裏明白，你問到我家裏來了！譬如：你問我禪堂裏的事，我還不曉得嗎？兩張廣單，一個佛龕，後面有維摩龕，當然是現成事；家裏有甚麼？破布爛草鞋，壞伽藍褂子。他教道，破草鞋一手就丟出去；再問，伽藍褂子也拋出去，這都是現成事。假使沒有進過山門，有人問你禪堂內的事，你那裏曉得？也許你聽到人家說門向南，再問裏面還有甚麼東西，一定不曉得。彼此一問一答，他說：「你悟了！」我說：「沒有悟。」他說：「沒有悟，是學來的？」我說：「學也沒有學。」那時，由這麼一來，轟動了大家，他們都讚歎不止。當時我覺得不對，搭衣、持具去請他不要如此，我說：「我還沒有深入堂奧，請你們諸位老人家原諒到還好！」

後來，有一位西堂師父慈本老人，這位老人本份事也很好，他歡喜以活句子接後人。活，就是機鋒轉語；我一向不願意用活句，因為，今時的人根性不同古人；教他抱住這一句「念佛是誰」死參，尚且死不下來；再用活句子，更死不下來，所以不願意。偏偏這位西堂師父，他要與我談談。有一天，他正要洗臉，將手巾提起來問我：「這是甚麼？」我說：「放下來！」他說：「我要洗臉。」我說：「還要放下來！」他到弄得沒有口開。

這許多話，你們聽了並不是教你們學的，莫要弄錯了！是說到你們聽聽，要你們知道這件事是有口開，並不是老不開口的，大家要聽清。那麼？我當時並非要與他爭勝負，總想教活句子丟掉；今世人不可用，是這個用意。

他仍是不改，又一天，到他寮房裏喫茶，他把一個桂圓擘開，肉子給我吃，殼子拏在手裏說：「盡十方虛空都在這一個殼子裏。道一句！」我講：「盡十方虛空都在這殼子裏，你在甚麼地方？請道一句！」他又弄得不能下臺。

大家都是道人，還有甚麼人、我？你們想想：那裏會沒有口開的呢？所以我逼你們一下子——在堂裏不去寮房，是不行；道不出來，又不行！逼到你們首先這身沒有處放；放到無可放的時候，心也沒處安；直至逼到你身、心放到無可放的時候，還要逼到你山窮、水盡。到了那個時候，你不能開口，我當然還要你的命！各人留心記好！——參！

十一月二十七日開示（陸七 第七日）

有道、無道，自己知道。再說，有道、無道，人家知道。現在要你們天天到寮房裏去道這個念佛是甚麼人，你自己的工夫用到了甚麼地方，能道不能道，道出來是的、不是的，自己豈有不知道的道理？果真不知道，還是你的工夫沒有用到。假使你工夫還沒有用到，要假面子，東卜、西度，古人的言句找一、二句，拿來以為自己的；人家聽你一開口，是的，不是的，人家還不知道嗎？（◎函蓋相投——喻師徒機理相契）

為甚麼知道呢？任你怎麼道，不出乎四種，就是：意到、句不到，句到、意不到，意、句俱到，意、句俱不到。大概任你卜度再好，一點也沒有用，終歸不出這四種言說；還要機鋒相扣，函蓋相投^註就算你所說的是的

，與我的問處不扣，或者少許停思一下子，都不是的。這是甚麼道理？古人不是有的？

高旻寺中興第一代天慧徹祖見雍正，同是一樣話，有是，有不是。

這一個公案說與你們聽聽，但是，說他打了四個七，又給一把尚方劍，那許多都是傳說，沒有典章可考，我是不說的。何以呢？你問我在那個典章上，我找不出，所以我不講。（◎內典——佛經）

光說有典可考的：前清雍正皇帝，治政十年後，專看內典^註想起世祖的事，拜了一個出家人為師，這個出家人有甚麼特長？能為帝師？他就找玉琳國師語錄看，看過之後，才知玉琳國師足可為國之師。那麼，有其師必有其徒，即派欽差大臣四方尋找，後來在磬山找到天慧徹祖，天祖那時在磬山當書記。雖然工夫有得用，口頭禪也學到一點，但腳跟還未點地；當時不敢去，後經諸山的勸導，乃同欽差進京。當時雍正皇帝要會出家人，特起一所花園名曰圓明園。他見皇帝後問答的意義，你們聽好！

皇帝問：「父母未生前，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天祖當時似乎稍為思索，隨即把拳頭一豎。

你們還領會嗎？我今天照這樣問你們，你們還有人答我嗎？也把拳頭一豎，這麼一豎，不對！你們還知道嗎？恐怕不知道。

皇帝見他少許有點思索即不許；亦知天祖腳跟未點地，所以不許。何以呢？「少一停遲，白雲萬里。」就是說，停一下子，白雲就障蔽了萬里的天。要怎麼纔是的？問你的話將了，你就把拳頭豎起來，就是的；少一停，就不是的。雍正見天祖是個法器，有心成就他，便說：「你來問我，我答。」天祖就問：「請問萬歲，父母未生前，如何是你本來面目？」雍正把拳一豎，天祖就悟了。

雍正回過頭來又問天祖：「父母未生前，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天祖說了四句偈：「拳頭不喚作拳頭，喚作時人眼內眸；一切聖賢如電拂，大千沙界海中漚。」雍正當下就說：「這回如意！這回如意！」說了兩句，當時就賜了兩把如意；詔令奉旨回山，賜衣、鉢、錫杖等物。

你們想想：答出來一句話，稍遲一點就未悟；同是一樣話，不遲就是的。

你們今天能可以答出一句來，雖沒有奉旨那麼榮耀，聲望總是有的。

這一句話多麼貴重！答不出來，任你工夫再好，也是枉然！這一句話道出來，知道你的工夫是的、非的，可以說「言前見道」；一句話一出口，你就悟了，這就是「句下承當」。

故此，要你們把一句「念佛是誰」認真參究，行、住、坐、臥、吃飯、睡覺，都不離這一句；有此一句，就是有工夫；沒此一句，就是沒有工夫。你現在用的是這一句，將來明的也是這一句，悟也是悟這一句，了也是了這一句。終歸生死未了，這一句未了；心地不明，這一句不明。要得明，要得悟，要得了，必須以這一句「念佛是誰」參究去。——參！

十二月初一日開示（柒七 第三日）

宗門下的悟處有二種：一種大疑大悟，一種小疑小悟；不疑不能說悟。這二種大、小的悟處，必先借個譬喻說一下子，你們就會明瞭大悟是怎樣，小悟是怎樣；大、小悟的程序，都要明白一點。

小悟比如老鼠鑽牛角，大悟就如狗子爬牆頭。你們知道嗎？再說個譬喻：猶如從前讀書一樣，小悟如讀書三年進了學；大悟如讀書三十年纔進學，就是這麼個道理。讀了三年書能夠進學，他因一種精進力；但他的書

實在沒有讀完，雖然進了學，還有書他不懂的。那個讀了三十年的人，五經、四書、諸子、百家，甚麼都曉得。這二個人雖然同是一個秀才，學問當然不同，讀三十年書的人，他肚裏甚麼也有；就算沒有進學，也要超過他。

這麼一比較，更顯明大悟、小悟的程序。

我比小悟如老鼠鑽牛角，告訴你們是怎麼鑽法的呢？你看！那牛角是很大的，老鼠初進去的地方是大的，角裏有一層一層的肉。那些老鼠啃了一層又一層，啃得很有味道，大、小一齊進去，一層一層的啃；雖很有味道，但，再啃的地方小了！小是小了，越啃越有味道；雖然地方小，很有味道的，不肯捨去。

再則，大、小老鼠都要吃，不能不啃，地方越小，越要啃，啃到臨末，要轉身也轉不來；再啃，又啃不動了。大的、小的還要吃，心急如焚的不得了，忘記命來啃。你看角的殼又厚又硬，啃又啃不動；不啃，又不得過，非啃不可。前先，嘴啃；次則，前腳爬；再則，用後腳爬；忽然把地方啃大了一點，轉過身來，牠以為啃通了，大大的路好走了，好了，通了

！開小悟就是這樣的。

「念佛是誰」？不曉得；又追，到底是誰？還不明白究竟是誰，似乎有點味道；再追，又有點味道；既然嘗著點味道，當然不把它放手。又追，到底是誰？抖擻精神，不追通不放鬆，老是這麼樣用下來，三天、五天；一月、半載下來，當然有個回頭處。古人不是講過的：「用到山窮水盡時，自然有個轉身處」。這一個身轉過來，就不同了！雖然走也是走這條路，現在回頭來，還是這條路；路雖是這一條，路上的行處不同；可以說是本來面目找到了。

這一種小悟開了，有一種人以為無事：「這個地方很好的，歇下來罷！在這個地方住住罷！」這就是小悟的程序。他以為路已經走了，任是山路、水路都走盡了；世界上不是山路就是水路，走得山路窮了，水路盡了，還有甚麼路走？他不是當然要歇下來嗎？以為：「本來面目我也找到了，還有甚麼事？」是的罷！他這種悟，是由他的身、心精進，一種奮勇力而悟的；就如那個讀了三年書，並不是讀得多進學的，是他精進力進學的一樣。他這一種工夫，是粗、細俱有。何以呢？他由身體的勇猛，心裏工

夫上的精微；心上工夫精微就是細，身上勇猛即是粗，他是粗、細兼用而悟。

這一種悟還對嗎？不對！沒有到家。何以並不是對呢？在教下說「得少為足」，宗下就是「認賊作子」，這兩句話比較，很對的。何以呢？因為他這種悟，本來沒有到家，他以為這個面目就是的。這種小悟，是方便權巧；徹底說，就是得少為足。

宗下為甚麼說這是認賊作子呢？雖然是小悟，不能說是賊罷！因為，他纔有少份受用，就歇下來；這一個少份，雖然是的，就在這裏住下來，以為自己無苦處，以此少份為他的快樂。所以佛訶曰：「焦芽、敗種」。這樣的穀芽，將來還有甚麼收穫？你要以此小悟就歇下來，孤凋解脫，上不求佛道可成，下不思眾生要度，認此為是，豈不是認賊作子？

小悟既不好，還要悟、不要悟呢？當然要悟！何以呢？大悟、小悟其理則一，其事有別。

大悟、小悟體沒有兩個，小悟悟了與大悟的體同，事上則不同。大悟的事，以眾生的苦為己苦，眾生的顛倒邪見，是招苦之根，要替他拔掉；

逐類隨形，同塵接物，這就是大悟的事。小悟的事，厭惡生死，怕諸污染，所以深山修道，遠離生死世間；視生死如冤家，觀世界如牢獄，這是小悟的事。

大、小悟的體既同，為甚麼事上有這一種分別？因未悟以前，工夫上的功行不同；就如那個人讀三十年書方進學，這個人讀三年書也進學，此二人同是秀才，對於做事，心量當然不同。何以呢？讀書多，任你怎麼問他，天南、地北他都知道；讀書少，就不能如他問答周到；秀才同，作事不同。大、小悟的事有別，就是這個道理。

為甚麼說小悟還要悟呢？因為小悟以後的事行雖比未悟的人好得多，比如行路，未悟的人，跑起路來，一腳高也不知道，一腳低也不知道；狗屎裏一腳，糞坑裏一腳，全是不曉得的；橫衝、直撞，就如瞎子那樣走。

開小悟的人不同，因他眼睛睜開，雖沒有大明，路的影子總看得到，狗屎、糞坑也不會踐著，行起路來，比未悟的加幾倍快。

但比起大悟的人就不同，猶如一個人在平地看山河、大地，一個人在須彌山頂看山河、大地；這兩個人所見，當然不同；故此小悟的人還要悟。

開大悟的人，為甚麼叫狗子爬牆頭的呢？那個狗子關在一個院子裏，四面是牆，很高的，狗子不會爬得出的；你把牠關在裏頭，牠當然要吃，老不給牠吃，不是要餓死了嗎？牠當然要爬，爬不出也要爬，出去纔有命；爬不出去就無命；老爬，老爬，不是也可以爬出去嗎？

但是，大悟的人未悟以前用功的行是怎麼行？他是「念佛是誰」提起來也是疑情，不提也是疑情，當然在疑情上用；不用，歇下來，還歇在疑情上。他的知識曉得要這一種「純一不雜」的大疑，從這個大疑疑下去，久久的會塵盡、光生；到了那個時節或者不悟；一悟，就是徹天徹地。

這一種行是甚麼用法呢？要曉得：「念佛是誰」這一句話，他不是用人家的言句。我告訴你們：這一句「念佛是誰」是我講的，他用功不是從我的這一句上用來的，是由他自己家裏出來的。他自己心上知道「念佛是誰」要會歸自己，要從自己心上發出「念佛是誰」，由這個地方發生一個疑情。疑，不曉得念佛是那個？終歸這一「疑」是不放鬆。

首先光是你不放它，用久了，你預備放下來歇歇，它到不肯放；你若不用，身上諸多不滿意；要用，身、心纔好。

他從這裏放下，也是工夫；用功，更有工夫；行、住、坐、臥、穿衣、吃飯，總一無二的工夫。這麼樣的用，就是他有開大悟的知識，非如是用不可；功到自然成，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是要借勇猛力的，所以他的工夫是純細無粗的。

他有了這一種知識，他就一直向這一條路上走，當然有個結果；工夫用到這地方，磕著、碰著，就開大悟。猶如狗子老在那裏想爬，想久了，四隻腳、眼睛、鼻子、耳朵，全身、全心，都是要爬！一爬，再爬，再爬，就可以爬過去。大悟也是這樣的，因為他的工夫用到這裏，自然會悟。那麼？小悟就如老鼠鑽牛角，回過頭來，路雖是大，還有路在；有路，就有人，故此還有人、有路。大悟如狗子爬牆頭，可以爬出去就是了。但是，爬過去的事，我慢慢再給你們講。——參！

十二月初二日開示（柒七 第四日）

「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這四句話，是永嘉大師講的。用功的人，對於這幾句話的工夫，還要領會。

你還曉得這幾句話的工夫到了甚麼地方？安在甚麼處？大家都是用功

的人，難道這幾句工夫話，還不能領會？恐怕還真不知道，替你們解釋一下子：「念佛是誰」恰恰當當正在用心的時候，回過頭來一看，恰恰沒得心用；沒有心時，恰恰得用，用久了，恰恰也無。

這麼一說，你們大概明白些。但是，我這麼說，還要你們工夫用到這裏纔可以領會。不然，聽我說，你領會；或學來的領會，都是無用。何以呢？人家的於你有甚麼關係？譬如：出山門去揚州，路上有龍王廟、土地祠，有橋，有壩等等，走過的人，還不曉得嗎？學來的，聽人家說的，總不能一一實答。

腳跟未著地那一種工夫的行處，與你們講一下子：恰恰有心用，恰恰無心知，總不出乎有心用、無心用。如何有心用？如何無心用？首先，要知道我參的「念佛是誰」須是自己的；若是從人家來的，有心、無心都安不上。何以呢？「念佛是誰」是人家的句子，不是這一種工夫，對於有心、無心太遠，太遠！所以說安不上。

要怎樣子纔相應呢？首先，要從自己心上發出一個「不知道念佛是那個人？」假若不把念佛的那個人找到，仍是苦海無邊；能可以把這個人找

到，纔可以出這個苦海。有這一種懇切、非辦不可的念頭，「念佛是誰」在這個地方，當然就有得用。這一個不明白，念念有得用，心心有得用，均是由自己心裏頭發出來；這就是自己行到的工夫，就是有了深入的工夫。

若要聽到講，或者聽班首師父講「念佛是誰」是甚麼人？要參——把它參通，找到這個人，苦海就可以出；參不通、這個人找不到，苦海不得出。你以為是的，我們就參參罷！就在這麼的外面問問，這樣的參，不是昏沈，就是妄想。因為你在外面用人家的，自己沒有事做，它當然要打妄想；心裏既無有懇切的用，要緊的用，用外面的，那裏會站得長呢？所以不是從自己心上發出來的，就是人家的；假若是你自己心上發出來的，當然有得用，還用不了。猶如借錢用一樣：自己沒有錢，要向人家借；自己有了錢，當然就不向人家借。自己有錢用，是個甚麼境況？借人家的錢，是個甚麼境況？故此說用人家的「念佛是誰」，不能算工夫；要用自己家裏的，纔算工夫。所以說毫釐之差，會有天地之懸隔。

那麼，自己的工夫已經有得用，你還肯放手？當然一直向前用去，用

的時間久了，你不是要歇一下子嗎？不由你歇下來，還是「念佛是誰」，要想放，放不掉；不要你去找它，它自己會念念不歇的追究，放也放不下來，提也不要提，工夫是一點不會間斷。有心也是用，無心也是用，完全不要你有心。可以有這樣的工夫，纔算你到無心用的時候。

這一種無心，以何為驗呢？就在我們日用中，工夫恰當時間，還有心去行、坐嗎？就如打抽解上架房去，正去的時候，跑起路來還有工夫，未揭蓋子還有工夫，拉袴子沒有工夫了！坐下來儻而侗之，一齊下去了！你還曉得嗎？若要知道儻而侗之下去，你是甚麼東西？「知道的！」你這不知，還許你是無心嗎？無心，不許知道的。何以呢？「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倘若揭蓋子你知道有「念佛是誰」，這樣就是有心。倘若揭蓋子不知道蓋子，「念佛是誰」有的、沒有的也不曉得，這就無心。

這麼一說，你們到又不知是有心好，無心好。何以呢？有心，還知道「念佛是誰」；無心，連「念佛是誰」也不知道。但是，這種有心、無心從何為鐵證呢？要從你們心行上找出一個鐵證來，大家容易明瞭。如：你們從各人自己心裏提起一個「念佛是誰」來，這一提，工夫永遠現前，不

要再提；或三十年、二十年都是這一個，不曾有第二個。用久了，要想放下來歇一下子嗎？放下來，要問你放在甚麼地方？還找得到嗎？若要放下來，不知放在甚麼地方，沒有了；想再提，提起來，又有了，這就是有心。有心，是甚麼工夫？放下來沒有，就是滅了；提起來又有，就是生起來了；再放下，又滅了；原來就是一個生、滅心，一向直說有心，就是生、滅心。

若無心用呢？就要你「念佛是誰」這一提，十年、二十年沒有第二個「念佛是誰」，要想放下來歇一下子，放下來還沒有離這個「念佛是誰」，歇下來還是這個「念佛是誰」。說：再提起來，同不要提，現成的；放與不放，歇與不歇，概在這個「念佛是誰」上，可以說是無心。無心以後的事，慢慢與你們講。——參！

十二月初三日開示（柒七 五日）

「有心用到無心處，無心不許有心知。」這兩句工夫話，你們可以到；對於這種工夫確實見到，那可算是到家的消息就快了，這一條路差不多到了盡頭。

用功未到這裏，當然要說心。心，還是總名，略說還有三種，就是：散亂心、有心、無心；大概用功人不出此三種心，任你怎麼說，不能離開的。

怎麼叫個散亂心呢？就是我們未用功以前，甚麼貪、瞋、癡、人我、業識、煩惱：這一切的心，總稱一個散亂心。但是，你在這個散亂中的時候，不許你知道這許多散亂心；這一種心太多了，不能團結起來，猶如散沙一般，你看那些沙一個不結一個，就如我們的念頭似沙般，本來散的，要捏成一團，是不容易的罷？容易！要久久的把它捏，捏不起也捏，非捏不可，你有這一種決志，就可以捏成功的；成了一團以後，一切的散沙收歸這一團：這是一個譬喻。

會歸到我們的工夫上，最初不會用功，亦不曉得用功，無非在這個雜念紛飛中過日子；這一種雜念不須說，無非業識塵勞，善惡幻化；這許多雜念，都是世間業、生死業、天堂、地獄業。今天參「念佛是誰」，想把這個世間業、生死業的念頭歇下來，單單的用這一個出世間、離生死的「念佛是誰」，初初不容易做到，如那散沙想捏成一團一樣；久久參，久久

用，散亂的雜念就會少了；再久，就會沒有，祇有一個「念佛是誰」，就如散沙被捏成一團一樣。那許多散亂心收歸這一個「念佛是誰」，這一個「念佛是誰」就是有心。

有心，向前見到散亂心，向後見不到無心。何以呢？你要是沒有用功，當然不知道有心，散亂不散亂，一概由「有」。今天要用功，提起「念佛是誰」來，妄想就來了；照這樣看來，用功時纔知道以前那樣的散亂念頭。

今天見到以前散亂的境況，就是這一個「念佛是誰」的有心見到的散亂心；現在的有心亦復看見。

譬如：一個人在強盜窩裏，出身就是強盜，只知道想法子搶人家、盜人家，他不會回頭想想：「我是一個強盜。」沒有這句話，一定要教他離開強盜窩子，他纔曉得：「不對！我以前是做強盜。」以後當然不肯再作搶盜事。就等於未用功以前，不知是散亂心；「念佛是誰」用一下子，才知道從前的散亂心不好，一定要用功。

為甚麼說有心不許見無心呢？猶如：這個強盜知道不好，不去再做，

還要離開他們的窩子遠遠的纔行，何以呢？若要不離開他們，你想做好人，不行！因為，給從前同是做強盜的看見，還要你去做；你不去，人情不得來，他也不由你。你能離開他們遠遠的，這一班強盜見不到你，當然無事；假使你被他們見到，你這個好人不能做；可以離開強盜不見，你纔可以為好人。那麼，無心猶如好人，若要知道他是好人，你這個能知道的，又是強盜，所以無心不許有心知；如有心知，就不許你是無心。那麼，你們現在大家都是有心的時候，無心的工夫大概沒有到，亦不能說是散亂心，這是實際上的話。若要說你們還是散亂心，那就是委屈你們；縱有一位、二位是散亂心，不要去說他。

我們單說現在這個有心：「念佛是誰」提起來，妄想又翻出來，已經有了妄想，當然就有妄想的相貌；翻上海的妄想，上海就現出來了。今天教你們參「念佛是誰」是甚麼人，要你們反問為甚麼有一切相？空相，實相，非空非實相，亦空亦實相，概皆沒有。教下的言句，或真如，或一真法界等等；宗下不言這一種，「念佛是誰」無一切相。

我再說點你們聽聽，要你們容易知道這一種工夫的程序：以前「念佛

是誰」提起來，妄想也有，業障也有；漸漸的，妄想也沒有了，業障也不出來了，工夫是不斷的有得用；再純熟，再成片，就可以落堂自在。你到這時，我教你把工夫放下來打個妄想，你說：「好的！你教我放，我就放下來。」打妄想，打了半天，打不起來。那麼，我教你，若是上海、南京太遠；高旻寺的妄想打打也好：「寶塔未成功，大殿太小了」這是最近的，你試想想！但，總是想不起；純是「念佛是誰」一個靜念，縣縣密密的，其他的念頭想也想不起，攀也攀不上，這當然一日千里。

為甚麼想不起的呢？我剛纔講的：強盜在強盜之中，自己不見到自己是強盜；自己在好人裏，還知道是好人嗎？那麼，靜念現前的時候，當然一切相無；不但鬼神見不到，閻王老子他更見不到，閻王老子既然見不到，生死在那裏？恐怕釋迦老子也見不到；若要釋迦老子見到，不但有生死，還有涅槃呢！我們的靜念現前，生死不住，涅槃也不住。各人發起心來——參！

十二月初四日開示（柒七 第六日）

「莫謂無心便是道，無心更差一程路。」這些話同你們講，實在沒有

甚麼講頭；在你們還以為不十分要聽；因為各人的心行上差得太遠。我亦不能不盡我的天職，祇好一層一層講下去。

用功的人，對於世間上名利、榮耀，冤親、貪愛、瞋恚等等，總名世間事，必須要死^註還要死得一點不許存。古人講：「大死大活，小死小活。」就是此理。（◎死—指心死）

怎麼叫小死？這是別名，就是小悟。大活，亦是別名，就是大悟。如何是小死呢？身死，就是小死；身上的痛癢等等一概不知，與一個活死人差不多；身雖死，心沒有死，心還是活活潑潑，就是小死。

大死呢？就是身、心俱死；心死，祇許「念佛是誰」心心用，念念用，忙忙的用，雖然這麼用，還不許知道是在這麼用；若要知道有「念佛是誰」，有忙忙的用，心就沒有死。那麼？以何為鐵證呢？你的心大死了，我要問你：你叫甚麼名字？你能答我，你就沒有死；要你答不出名字，不曉得叫甚麼名字，纔許你的心是死了。

我問你：大死沒有？現在七個七打下來，工夫不用到大死，怎麼可以大活呢？大家站這裏，撫心自問：看死到了甚麼程度？但是，這許多話，

不是我信口開河的，我是從這條路上行過來的。古人的話，你們不相信，我也不相信；何以呢？沒有看見，怎麼會相信呢？我自己行過來的，說到你們聽，大概要相信。

我在金山住的時候，四個人共一個位子，剛巧的，四人名字都是妙字，妙某、妙某，內中，有我師弟叫妙豐。維那常常講：「人家三藐三菩提，你們四藐四菩提。到好玩！」

我是一個人獨坐地下，他們覺得難為情，常說：「妙師父，你坐位置罷！」我也不理他叫我不叫我，我照常坐在地下。我那師弟老要與我講話，我也不理他，他說：「你是湖北人不是？」我說：「念佛是誰？」他說：「你叫妙樹，法號淨如嗎？」我說：「念佛到底是誰？」他說：「你大概是法師兄！」我說：「念佛究竟是誰？」他弄得沒有辦法，一個冬好幾次這樣問，我皆如是答他；他要我講一句話，了不可得。

到了正月期頭，他回小廟，師父問到他說：「你師兄在金山住，你知道不知道？」他說：「我是知道，我與他講話，他總不答我，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的？」師父講：「快去把他帶回來！」他就來金山，一把拉住

我說：「我說你是我的師兄，你總不答我；原來真是我的師兄！」我說：「念佛是誰？」他說：「不管是誰不是誰，你跟我回去！」我說：「念佛是誰？」他說：「師父特為教我來帶你回廟的，你不能不回去！」我說：「念佛是誰？」他弄得沒有辦法，便拉住我說：「你這個人太無道理！回去看看師父，也沒多遠，就在句容，為甚麼不回去？」我說：「念佛是誰？」他把我放下說：「罷了！罷了！」他回去了。

你們想想：我那個時候，把這許多最要緊的應酬都死得光光的，還有「我」在嗎？你們還有幾個人照我這麼行？恐怕你們不但鄰單、共位的知道名字，西、東單的人都知道名字。你們想想：我那樣子為人，至今天有四十年，還是一個平常人，你們的工夫不用到這裏，怎麼想開悟？可憐！你們沒有一個人肯抱定一個「念佛是誰」認真的死去；抱定這一個死句喏，不問開悟不開悟，終歸用功，一直死句死下去；死透了，還怕不活？你們不但不肯死，還要東想、西想，想出一句、兩句話來安排比喻一下子，以為：「對了！這就是我的工夫。」你們苦惱不苦惱？再則，或者可以死一下子，早晨死去，到晚想想：「不對！死得沒名堂；又不高興死句

，要改改話頭。」就如早晨栽秧，晚上就要收稻，沒有稻子收，耕掉！再種豆子，就是這樣的。

你們看！這樣的工夫，還能算是參禪嗎？你們大多數是這樣的。你們自己問問自己，對不對？

撫心自問：照你們這樣工夫，我還要向你們講嗎？何以呢？我講到那裏，要你們行到那裏，你們行的就是我講的。你們這樣的行纔對，纔說「言、行相應」。我講到那裏，你們跟不上來行，不是白講嗎？

雖然這麼說，你們幾十個人，總有幾個工夫深入的；不要多，就是一個人工夫到了我講的這個地方，不能說一個沒有；既有這麼一個人，當然我要替你這一個人還向前講。

你們對於這一個死句子「念佛是誰」一直死去，直至連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這樣的行，是怎麼行的呢？要你把「念佛是誰」用到不知有「念佛是誰」，人也不知，我也不知。人、我怎麼不知呢？人，即是世界、虛空；我，即是這個肉身體。

教下言：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宗門下不是，首先把世界、虛空

要忘了、死了。那麼，世界、虛空既無，我在甚麼處？我這個身體既死了，身上的痛癢，穿衣、吃飯、飢寒，還有嗎？既沒有這許多，一定這許多都沒有；還有名字在嗎？你們想想：「對不對？」那麼？內也忘了，外也死了；還有我們中間一個「念佛是誰」在。

「念佛是誰」是要參的，首則歷歷明明的參，次則清清澈澈的參，再則精進、勇猛的參。你參到這個時候，縣縣密密的，我問你：「世界、人、我、虛空，還有沒有？」你說：「沒有。」很好！再問你：「我還有沒有？」你說：「也沒有。」很好！我再問你：「你的心還有沒有？」你答一句「無」。我問你：「心既沒有，口裏的話那裏來的？」你若說：「有」，我問你：「這個『有心』是在『念佛是誰』上？還是『念佛是誰』在『有心』上？」大家答我一句看！我要看看你們的工夫到了甚麼程度。發起心來——參！

十二月初五日開示（柒七 七日）

「根、塵、識俱遣，心、意、識全忘；十方坐斷，不通聖、凡。」這四句話，擺在工夫上研究一下子，對於到家的事與到家的消息，大概有點

工夫的人聽了，就會知道是到家的事或途中的事，一目了然。倘若在工夫上沒有一點深入，或是沒有用功的人，聽了這幾句話，一點意味也沒有。

在你們來說：「根、塵、識，心、意、識，遣了，忘了，倒沒有事做了。」你們想想：對不對？根、塵、塵、識忘了，你們當下還有甚麼事？你們不但要不忘，還不肯忘。那麼，不能與你們這一種人講這種話，必須要替你們解釋：宗門下，根，即是身；塵，即外境。教下，根，即六根；塵，即六塵；每一根對一塵中，有一識。宗門下言心、意、識，就是心知、起念，分別一切；統而言之：心、意、識。教下又不是這麼說，是前五，後六、七、八識。

用功的人為甚麼要遣、要忘呢？因為這許多東西，把我們從無始劫縛到今天，若不把它遣了、忘了，還不知要縛到那一天！要把它們一齊了掉，才可以辦我們家裏事，走我們家裏路。

這些東西與我們究竟有甚麼關係？要知道：我們生死不了，因為有現在一個凡夫心；因有心而有身，有身、心纔有世界，就被身、心、世，把我們縛得牢牢的。所以要了身、心、世，就是了眼、耳、鼻、舌、身、意

，這是根，根是身上的；色、聲、香、味、觸、法，這是塵，塵是世界上的；識是心有的；能了根、塵、識，即是了身、心、世。身、心、世能了，在教下是很好、很高的；在宗門下不算一回事。

我今天講的是宗門下的，不是教下的那種。何以呢？宗門下還有甚麼特別不同？不同的在那裏？

教下的了，是許他了；宗門要了教下的那個「了」。譬如：他們用手了的，我要了他的手；他用腳了的，我要了他的腳。何以呢？要知道：身、心、世的力量再大，沒有了身、心、世的「了」力量大；這個「了」你們不易清楚。

譬如：一切的路如身、心、世，要了這許多路，用腳走到盡頭就會了；路了，是腳走了的；這一雙腳就是了路的腳，亦是了身、心、世的腳。這雙腳的力量最大，天堂、地獄也是它，成佛、作祖也是它，輪迴往返，牛、馬、昆蟲：皆是它。宗門下要了，首先就把這雙腳了掉。你們看：這一了，可是坐斷十方罷！你們想想：這麼樣的工夫還是到家嗎？依我說：還沒有！何以呢？工夫雖有，沒有開悟，還算途中事。

這許多話本來不要講，講給你們聽，亦是無味。能可以我說到，你們行到；你們行到，我也說到；才可以講得是說到、行到。我說到，你們行不到，還有甚麼好處？

雖然這麼說，你們雖是沒有行到，我這麼說與你們聽，你們將來不是可以照樣說給人家聽？你們行到能講的時候，你纔知道我的心肝！不然，你說我是妙樹，我說不是；你說我是來果，實在不是來果，可以說是當面錯過。

你們還知道嗎？對於宗門下這些事，也不算奇特。今天替你們一層一層的向前講，在實際上本沒有層級！不要一雙腳就是的，連腳都不要，那裏還有層級呢？並不是教下四十四位，五十五位，用到甚麼地方，到那個位子，一步、一步的；要想一腳扒兩級，做不到。宗門下不但沒位置，連腳都不要，就可以坐得高高的，比他還要高，還要大。

那麼？十方坐斷是甚麼坐法的呢？並不是拏身子去坐；若要身子去坐，又錯了！（◎三輪一指體、客體、中間物）

要知道：若要有世界、身、心「可」了，有我「能」了，這都是教下

說的，有能、有所；必須能、所俱了，中間不住，三輪體空^註在宗門下不然，只要一個「念佛是誰」，一直向前不落階級。在宗門下有這樣工夫，可以算坐斷十方嗎？不然，在宗門還未進關，還是中途事，門外漢。

宗門下何以有這麼深遠？有這麼奇特？不相干！何以呢？在你力量小的人，就如到了銀山、鐵壁的地方，沒有辦法了！以為這銀山、鐵壁，再沒有打開的一天。你要曉得：力量大的人，銀山、鐵壁的關口關不住他，他也不到來這銀山裏；好似他非要一拳打破，一腳跳過，纔是他的事。等你們打破銀山，跳過鐵壁，我再與你們說坐斷十方的話。（打催板）

十二月初六日開示（捌七 首日）

用功的人要有工夫用，纔是個道人。假使說起來是用功的人，對於自己實行上沒得工夫，怎麼能稱道人呢？

對於行道，就如行路一樣：最初十字街頭跳來，跑去，熱鬧哄哄的，很好的，來往行人很多的，甚麼也有；慢慢的走下去，似乎往來的人少了，也沒有那麼熱鬧了；再走，走到山野的邊境上去，就不輕易見到一個人，已經冷淡了；再向前，就到深山、窮谷了，人是一個也沒有，地方是冷

清清的，路是愈跑愈小。

你們有工夫的人，對於這一番話，似乎與自己很相應，一點也不錯，一個字也不錯。沒得工夫用的人，是不知道我說的是那裏話，街，又不知道那個市鎮上的街；山，又不知道那一座山，不知那一碼對那一碼。真教人摸不到！大概你們都是這一種知見。我要告訴你們：這是工夫上的話，你們不要弄到外面去。那麼？路既然跑盡，漸漸跑到深山、窮谷裏頭，走到這裏，還有路走沒有？路，是沒得走了！在工夫上怎麼會呢？

「念佛是誰」初用是妄想、煩惱、瞋愛等，比十字街頭還要熱鬧，因為太多了。今天也是「念佛是誰」，明天也是「念佛是誰」，就同行路一樣，慢慢的走；「念佛是誰」參的日子多了，慢慢的，妄想、瞋愛、煩惱等也會少了。

再則，疑情會起了，漸漸的熟了；疑情一熟，就如到了山野地方了，妄想、煩惱不輕易起了。

再參，再疑，就此疑成團了。前門的路，首先愈走愈小，冷清清的路；現在疑成團，路也沒得走了，一點味道也沒有，孤單單的，冷淒淒的。

在你們的知見還以為：「不對！那裏用功的人，工夫上這麼冷清清的做什麼？熱熱鬧鬧的多麼好！為甚麼要孤單單的？一點味道都沒有做什麼？」對罷！我說：要熱鬧做甚麼？路都沒有，熱鬧安在那裏？沒得味道，還有口嗎？既沒有口，舌在甚麼地方？有味道、沒有味道，非舌不能知；舌已經沒有，味從那裏來？

對於禪的一個字，當然是要參；但是工夫行到，還說甚麼禪？譬如：有病纔吃藥，病好了，還吃藥做甚麼？病既好了，還是吃藥，到又不對了！病好，藥一定要除的。這話你們還有會處沒有？能把這初初的工夫話有點領會，也不孤負你們是打七的一個人。

那麼，我說的路走完了沒有？還是站在這裏？還是向後退？站在這裏不對，不能了事，人站在路上，不能算是的；向後退，更不對。來，便好來！你要想後退，後面就是烈火，當然不能退；不退，一定要向前進；不能進也要進，這是不容易的事。要想伸腳，腳又沒處伸；要想伸手，手又沒處伸。你們看：一個鱉在缸裏，雖然爬不出來，牠在裏面不得了的爬，總想逃命；爬來，爬去，還可以翻一、二個筋斗。你們工夫疑成了一團，

在這個團子裏還能翻身嗎？恐怕不容易！因為這一團太大了，要想伸腳，一毫的空隙也沒有，虛空裏在團子上，虛空外也在團子上，十方的都在這一個團子上。你們想想：這個腳向那裏伸？手向那裏伸？頭向那裏伸？要想把腳伸一下子，伸腳的地方在團子裏；伸手的地方，也在團子裏；伸頭亦復如是。不但手、腳沒處伸，大家還要研究一下子，到底這一團有多大？我們這個人在裏頭還是在外頭？外頭還有甚麼地方？裏頭還有甚麼相貌？你們都要有一點見處才好，必須清清楚楚的見到纔對；光是聽我講，還

是我的。

這一團子是很大的，不但虛空被它滾在裏面；連釋迦老子，文殊、普賢、觀世音諸大菩薩，乃至十方諸佛，都被這一團團到裏面去了。天堂、地獄，昆蟲、螞蟻，也在這一團裏。

你們還曉得不曉得？要研究一下子，不是小事。何以呢？你不把它研究清楚，怎麼說打破疑團的話？把疑團打破了是甚麼樣子？若要說「疑團打破，親見本來面目」，胡說！你見你的本來面目，還有我的面目沒有？他的面目有沒有？這一個面目，還是比「疑」大？還是比「疑」小？這是

你們學來的，說這麼一句「打破疑團，親見本來面目」。我問你第一句，你到又答不出來了。所以要你們自己見到，要切實討論一下子；若不如是見到，如是親切，就是許你們真把疑團打破，還是一個弄精魂漢！要緊！要緊！（◎扒—攀援◎仞—七尺或八尺）

要曉得：「萬里程途，始終不離初步」，若不把它見到清清爽爽的，假使一錯永錯，千錯、萬錯，皆因這一錯。最要緊—參！

十二月初七日開示（捌七 第二日）

（講：釋迦佛於今日午夜睹明星成道，及說法等事跡。從略。）

十二月初八日開示（捌七 第三日）

行道的人，比如一萬里到家，現在已經走了九千多里路，差不多就要到家。譬如：萬仞山頭[㊟]我們由山下往上爬，一腳狗屎，一腳荆棘，想要一條大路走走，沒有，不問有路、無路，均是向上扒[㊟]今天也是扒，明天也是扒，就你扒上去了。上是上去了！到了頂尖上，祇有站一隻腳的地方。向上是萬丈壁巖，動腳就是虛空，向後亦復無路。到了這個地方站下來，似乎很好的，可以說「萬仞懸崖」、「百尺竿頭」。到了這個地方，好

是好，還差一步；一萬里路走了九千九百九十九里，只差一里就到我們本來的家，到了這裏就是希望無窮。這一里路，只要你一動腳就可以到家，祇要向前把腳動一下子，就可以有成佛的希望、作祖的希望；超佛、越祖的希望，也在這一動。

為甚麼要動一步呢？這裏當然不好，不是久站的地方；亦不祇我說不好，古人也說不好。何以呢？古人說：「百尺竿頭坐的人，雖然得入未為真。」就是說：你們到了百尺竿頭的工夫坐下來，不向前再進一步；雖然如是，不能算是一個真到家的人。

我今天要問你們：工夫到了這個地方沒有？這些話是因為你們工夫應該到了這個地方，纔對你們講；在三個七的時候，講這些話無用，因為你們的工夫沒有用到這個地方；若在平時，更安不上。今天打了七、八個七下來，工夫當然到了這裏，你們撫心自問：有沒有？若要工夫到了這裏，很好！很好！我這麼一說，你們就一定領會；教你再進一步，你也有一定的把握，照常就進一步，這不是很好？沒有這樣的工夫，那麼？我是空說了！還有甚麼益處？但是，我不能因你們這樣子，就歇下來。七打了

七、八個下來，當然要替你們講到這個地方來；你們的工夫沒有用到，是你孤負我，不是我孤負你。

那麼，萬仞山頭，還是一個譬喻，會歸我們的工夫上來是怎麼樣？要你領會一下子，從不會用功，一腳狗屎，昏沈、妄想的，用到純熟；乃至成團自在；乃至萬仞山頭。但這種工夫，如何見到呢？工夫到了成團的時候，要能夠心、意、識俱遣，才可以到這一步田地。

詳細的講一下子：心，就是我們所知一切，無論是善、是惡，是出世間、世間，能知者是心；這個心要離掉。意，就是一切法，任是大乘法、小乘法，若要去思索一下子，就落意思了；也要離掉。這是宗門下話，並不是教下的話；大家要認清楚，教下不是這樣講的。再說識呢，這就要你們認真的參禪了！如何真參呢？真參是無參。

這一句話，又要替你們徵別一下子，這句話誤會的很多。何以呢？不會用的人，聽了這一句話：「好了！真參是無參，我正不知道參即是無參；是真無參嗎？不要再用功了！」你以為很對的，「我是無參」。其實，你這個無參，是六道輪迴的無參，不是超佛、越祖的無參；他那個無參，

是工夫用成團而不曉得有參。我前天講成了團，十方諸佛、一切菩薩、歷代祖師，都在「疑」這一團裏，不許你知道有這一團的工夫；參到這個地方，不許知道參，這纔是「無參」。他這個無參，與你們這個無參同不同？若大家所參乃真參這個「無參」，那麼？這個無參既然用功都不許知，還許你分別嗎？若要一分別就落識了。所以不許心知，不許意思，不許意識，纔算到了萬仞山頭，也就是百尺竿頭。

我要問問你們：工夫上究竟到這裏沒有？你們以為這件事很難很難，我說不難。你們自己打開眼睛望望，你站的地方是甚麼地方？工夫到了這裏，豈有見不到的道理？那麼，我要問你們：「工夫是到這裏嗎？」你答：「我到了！」我再問你：「這個地方睜開眼睛望望，還有甚麼東西嗎？」你要答我纔對。還有人？還有我？佛有沒有？法有沒有？僧有沒有？我又問你：「那麼，都是有？」你要答我：「有。」既然是有，你這有是從那裏有的？要說沒有，你在甚麼地方？這不是小事。我問你們，你們要清清楚楚的纔對。你能把工夫用到了百尺竿頭，一定知道的。

要曉得：工夫到了這裏，希望很大的；能以進一步，受用無窮的。——

參！

十二月初九日開示（捌七 第四日）

「懸崖撒手，絕後再蘇。」這兩句話，住過叢林的人，大概會聽過。但是，聽，許你聽過；行，不許你行過。何以呢？你要是從這個地方行過一下，今天不是這樣的一個人。

對於這兩句話的工夫，是甚麼工夫？必須要替你們詳細的解釋一下子；本來，宗門不假言說，對於領導你們行道，若不假言說，似乎又無路可走。所以我在前面說，你們就跟我說的行到來，這一種言說，不可少的。那麼，我昨天講到了山的頂尖上，向上就是萬仞壁巖，後面一寸空地也沒有；從這裏向前再進一步，就到了虛空裏，不就是萬仞懸崖撒手嗎？但是，這一步非等閒事！何以呢？腳尖前面就是虛空，這一步是怎麼動法？這一步動下去有沒有路走？虛空裏頭不能走路，甚麼人做得到在虛空裏頭走路？可非等閒罷！

對於工夫到了這裏的人，他自會知道確有這條路，他不但撒手跑，他還要撒開腳來跑，東、西跑，上、下跑，聽他怎麼跑，都有路走。

沒得工夫的人，可憐！聽到我說，就駭死了！那麼高高的、孤單單的一個人站到這裏，四面都是空的，歪一下子，命就靠不住了。

譬如：我把你安到那麼高頂去，一定駭死，那裏還知道在虛空裏有路？你們想想：對不對？但是，比如上面無路，用甚麼法子可以走的呢？豈不是喻法不合嗎？「譬喻」是有的，太多了；再說，太長了。但是，從這個地方動一步，就可以說跌下來罷！是，跌下來。我說，不但跌下來，還要打死，還要打得成粉子一樣，一根毛都沒有，纔對。要是沒有打死，或者還是與未跌一樣，那你這一種工夫倒又不對了！是甚麼呢？半死不死的，成一個弄精魂漢！若要仍然照這樣，又成一個守屍鬼！必須要打得粉碎，從這個地方纔許你「絕後再蘇」。這一蘇過來，就不同了，不是我們這個人了。

那麼，我昨天講心、意、識要忘，但是，心、意、識忘了，還有心、意、識的一個窠子在。工夫到了這個地步，就要把這個窠子替它拏掉；窠子，就是七、八識。可以把七、八識離掉，工夫纔可以到「再蘇」這步田地；若不能離掉這個窠子，成佛也是這個窠子，作祖也是這個窠子，天

堂、地獄、飛禽、走獸：皆從這個窠子去的；因此，工夫一定要到這步田地。（◎囚——喻徹底開悟）

窠子一經打破，纔許囚（全）的一聲（註）桶底脫落，徹底翻身，回頭轉腦，絕後再蘇，都是這個地方。

但是，這個地方不祇我這麼講，古人也有鐵證的言句。甚麼呢？就是說：「百尺竿頭重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百尺竿頭，萬仞懸崖，是一樣的，如十丈高的一根竿子頭上你扒（去）上去，與那個山站到它頂上一樣；在這個山頂再向前一步，與百尺高的竿頭上再進一步一樣；絕後再蘇，就與十方現全身一樣。這兩句話，可以證明我們的工夫到了這步田地，是到家的。

回過頭來，還是這個人嗎？還是這個心嗎？你想想：是不是這個人？大概，人，是這個人，心則不同。人家說：「悟同未悟。」若要說人也同，心也同，那就撥無因果了！

未悟以前，吃三盃飯，已悟之後，還是吃三盃飯；飯還是同的，他的心與你的心，那是天地懸隔。

從今向後，我說是很好的！恐怕你們到又不然，以為：「甚麼東西好？不打七，纔好呢！還要我們打兩個七，把人苦死了！還說好呢！」對罷！我說：向後，年是好的年，月是好的月，日是好的日，你們還有人知道嗎？

無論你工夫行到這步田地，沒有行到這步田地，我的話是講到。再向後，我就不是這一番話，另是一番話。你們未悟的人，工夫未到的人，聽了我另一番話，會有點不相應；因為再向後，我不是與你們這一樣人講話，那裏會相應呢？我是向那一個悟的人講話，我是顧全那一種人；老與你們講路頭上的話，已悟的人不是擺下來嗎？對於你們：無論我講到那裏，雖然你的工夫沒有用到，但我今天講的這個地方，必須要行，總要行到這步田地纔放手；不然總在這面行；不要以為我講的與你們行的不對，就放下來，那不對了！還要向前用。不然，就孤負自己這一番苦心的工夫。發起心來——參！

十二月初十日開示（捌七 第五日）

「未悟以前猶自可，已悟以後事更多。」這兩句話，是宗門下的話，

要把三藏十二部經翻破了，也找不到。宗門下的話，與教下的不同在那裏？教下的，他是不論你們的心行上如何？他是一直說下去；宗門的話，要在你們當下的心行上說；不同的就在這裏。

你們就將一個「念佛是誰」參參，幽幽雅雅的，清清淨淨的，不覺到有人，也不覺到有我，難道還有其他的事嗎？還是「念佛是誰」，並沒兩個；這樣子，一天到晚，自自在在，寂寂靜靜，你們想想：是不是這樣子？

已悟過來，就不同了。何以呢？你把眼睛睜開一望，就要大歎一聲！不悟，到也罷了，這一悟還有這麼多的事！多！多！多！譬如甚麼呢？

就如，我們三十年前住的一個老家，是一間小小的房子，裏面擺設器具。今天已經離開了三十年沒有到過家裏一次，望也沒望過。忽然今天到家，一腳把門打開，抬頭一望，很不好的：桌案上的灰塵，地下的綠苔，多麼厚的！鍋裏老鼠窠，佛前貓屎、蛛網：不曉得有多少！這一看，要說不要這一間小房嗎？到處沒有我住的地方。不然，又看不下去，只好慢慢的，一件一件的來掃除。所好者，幸喜兩隻眼睛打開了！若不是打開眼睛

，那知道有這許多的不是呢？這是譬喻，會到法上是甚麼？

未悟的人，一天到晚在生死、煩惱中，業障、妄想中，毫不知覺；即使知道，祇是從人家的言說中聽來，或在經典上見到，沒有腳踏實地。外邊來的見到，雖見而猶如未見；所以他在用功時，纔有工夫在。今天忽然開了悟，就如隔了三十年的老家一間房子，今天一脚到了家一樣；眼睛打開一望，才知道還有這麼的許多事在！既然有事，當然要一件一件的處理。古人有兩句話是證明我們工夫到了這步田地的，他說：「未進門來猶自可，一進門來事更多。」這兩句話的意義就與今天說的一樣。

對於這許多話與你們講，真是不要講；不過，宗門下這許多話，都是圓因、圓種，你們工夫雖未到，把這一種圓種種下去，將來的收穫很好很好的。因為你們這麼多的人，那裏會沒有門頭、戶口的人？捕風、捉影，光影門頭，一知、半解大概有的，不見得沒有。那麼？能可以把風捉住，影子抓住，也算是難得的。

譬如：我在說家裏的事，你們雖然沒有進來，門頭、戶口的人在門外，不可以聽聽嗎？雖屬門外漢，究竟我在家裏的話，你在門外還聽得到；

假若動一腳，當然就進門來了。就怕你遠隔三千里，門外漢一句話還安不上！連這一類還不許，你知道還有甚麼用？不可！到了這一步田地的人，有了這一點受用，雖然有這許多的事，還不以為多；你到了這裏，不但怕多，還要愈多愈好。若要怕多事，到又成了一個擔板漢！那裏還算明眼人！明眼人做事，全體是事、理雙融，最有力量出眾的；他這一悟，事、理不住，心、境不住，佛也不住，祖更不住。

古人言句說：「毘盧頂上行。」在這悟上，才有神通；雖然有神通，也不是全通，是看你那一個根上栽培得多，先通那一根。大略是這麼三種關口：對於破本參後，就是見性，但未了事；事雖然多，眼睛已經打開，不怕多，能了一件少一件。那麼，事是甚麼東西？你們還知道嗎？

譬如：一桶糞擺在那裏，今天向外澆，明天也向外澆，天天向外澆，一下子把它澆完了。澆是澆完了，似乎很好的，但是還有臭氣在。臭氣是甚麼？是垢；垢，就是事。了事，就是了垢；了垢，就是了這個臭氣。這個臭氣是怎麼了法呢？向前是用「念佛是誰」澆的；現在去垢，還要「念佛是誰」不要？你們思索一下子！當然以「念佛是誰」刮這個垢。

刮過三層、五層還是臭，何以呢？木頭把糞吃進去了！木頭與糞混合起來，試問如何刮得了？刮不了，怎麼辦呢？必須把桶子刮成粉子，連粉子都要飄掉纔對。為甚麼要這樣？當知：了垢，是了我們心上的垢；糞與糞的渣滓都是心上的病；今天糞也去了，渣也除了，垢還要刮盡，連桶也不許存。就如心上的病，心病好了，心上的垢光了，連心還要去掉。你們想想：糞去了，糞桶還能擺在這裏？垢去了，心還能擺在這裏？大家可以明白「了事」的事；所以說時間要久。那力量最大的人悟過來，心也了，事也了；理也通，事也融；可以說「事、理雙融，心、境無礙」；但是沒得神通。在過去的祖師，大概破這一關的居多。

每每有人說：「既然悟了，為甚麼沒有神通？」這就是誤會。再則，他不知道宗門下的事，所以有很多人會弄錯。得神通，要到得神通的那一部關口；能可以打破向上的關頭，佛、祖不住，有餘涅槃不住，無餘涅槃亦不住，這個時候，纔得神通。「頂門有眼」，「腦後加錐」，亦復如是，以通為證。（●無餘涅槃——煩惱永盡，已斷生死因及滅依身無所餘）破本參未了事的人，可以說是破祖師關；明心、見性，事、理雙融的

人，也可以說是破重關；頂門有眼，腦後加錐的人，是破末後牢關。這是宗門「黃龍三關」的正解。

我在當清眾的時候，有一位老參師父，他是四十年的苦行單，住金山、高旻，功行是有的；對於工夫上，知識少一點。他每每與人說話，都是講他破那一關，開口就說甚麼關。有一天，他問我：「破那一關？」我說：「不知道甚麼叫關。」他真把我當初參，他說：「這個人連三關都不知道，還算是用功的人麼？」我就問他，他說：「第一、是當面關，第二、是山海關，第三、是雁門關。」我聽了他這三關，我心裏愈好笑！愈可憐他！（◎有餘涅槃——煩惱永盡；雖斷生死因，仍餘有漏依身而色心相續）

我又問他：「怎麼叫當面關？」他說：「工夫用純熟了，人家打、人家罵，無論稱你、毀你，連念頭也不動，就可以過了當面關。」我問他：「你姓甚麼？」他跳起來，紅了面說：「我又不是和家人，為甚麼問我姓甚麼？」急的不得了。我問他：「過了當面關，為甚麼還有這個？」他聽了，似乎不錯。歇下來又問他：「如何是山海關？怎麼過法？是先過山關，後過海關？」他說：「不是的，生死是海，涅槃是山；愛是海，瞋是山

；斷愛，就是出生死海；除瞋，就是打破涅槃山。」他說的理還有一點。我問他：「如何是雁門關？」他說：「那深了！恐你不懂！」我說：「你告訴我！」他說：「雁門關，要工夫用到如雁過晴空，過空不留痕跡，纔算破雁門關。」

你們想想：這許多錯見，錯到那裏去了！後來，我告訴他這黃龍三關話。

再說，有一居士稱論某法師，「心明纔說是眼明」。心雖明，垢未盡，那裏沒有事的道理？明眼人應有的事，還有怕的道理？真是明眼人，當然是事愈多愈好。何以呢？眼明的人，因為人家見不到的他能見到，所以稱他明眼。那麼，眼明，鼻子還可以明，耳朵也可以明嗎？明，要一切明才對！耳朵也能見物，眼睛也知道有香臭。

能、所互融，事即理，理即事；用即體，體即用；用亦復是心，心亦復是事。

香板拿到手上就是心，心就是香板；小圓是心，心也是小圓。你們想想：能有這樣互融，還怕甚麼事？但是，今天你們工夫沒有用到這裏的人

，必須認真的參究，總要用到大悟以後，纔算是你們的目的；不到那個時候，工夫不能放手的。

你們現在站在這裏，我問你：「站在甚麼地方？」你們一定會答我：「站在落地磚上。」等你們到了那個時候，我再問你：「站在甚麼地方？」你一定答我：「不是站在落地磚上。」不站在落地磚上，站在甚麼地方？——參！（◎祖師關——又稱：初關）

十二月十一日開示（捌七 第六日）

「悟理一時，了事久遠。」悟理，就是開這個悟是快得很，可以一時能悟；悟過以後，了事的時間長得很，不是一天、二天了的。

但是，宗門下悟處的三個關口，本來，在唐宋以前沒有甚麼三關的話；到了宋朝的時候，纔有黃龍禪師立的三關語。宗門確乎有此三個關口：第一祖師關◎第二重關，第三牢關。

這三種關的名詞雖有前、後，在用功方面，並不是用甚麼功可以破祖師關，破過祖師關，也不是又有一種甚麼工夫可以破重關，亦不是破重關後另用一種法子再破末後牢關，這都不是的。要知道：關是有三重，深淺

亦各有不同，工夫就是一個「念佛是誰」！在乎「念佛是誰」的力量大、小的關係。

譬如：射箭一樣，力量小的人，一箭射過一面鼓；力量少許大一點的人，一箭射過兩面鼓；有特殊的力量，超群出眾的力量，一箭射過三面鼓，就是這樣的道理。釋迦世尊力量最大，一箭射過九面鼓。這三面鼓猶如三關；用功就如射箭似的。

對於宗門這三關工夫，是怎麼用法？關是怎麼破法？破到那一關是甚麼境界？必須要詳細說到你們聽一下子。但是，我深心痛惜你們七期裏沒有一個人工夫有點深進，不曾有一個人有開小悟的工夫，這是我深所痛惜的！倘若「工夫上猶如窗格上有一層紙，太陽隔紙照進一樣，雖然隔一層紙，光還可以照進來」有這麼一個人也是好的。雖是深惜，也不能不替你們講到。

你們祇要一個「念佛是誰」參去，到了工夫極頂的時候——我前天說過的「絕後再蘇」這個時候——力量差不多的人，一悟就是破本參。但是，這個「悟」許他見性。生死，也許他知道生從何來，死從何去。雖然性是見

了，垢還沒有除；生死許你知道，事沒有了。

力量大一點的人，從這一悟：性也見性了，心也明了；理也了了，事也了了；心、境全忘，依次破三關的。不是某法師說的：「禪宗已了生死，還要變牛、變馬的。」不是這個道理。他著一本書送來與我看，我不許；現在許多人還誤信他這種毀謗禪宗的說法；且不管他的，莫與他爭，你一爭，就鬥起來了。

所以我們出家人，第一要正知見，生真信，一個「念佛是誰」以悟為期。發起心來——參！

十二月十二日開示（捌七 七日）

未開悟的人，舉心、動念就是妄想；開悟以後，舉心、動念皆是真如。一個妄想，一個真如，究竟是同？是別？要問你們一下子：妄想是甚麼？真如是甚麼？「同」，在甚麼地方？「別」，又在甚麼地方？

破了本參的人當然是清楚的；要替你們工夫未到的人，詳細分別一下子，不然，恐怕你們都是儻侗的。

我們未悟以前，妄想一動，就是一個相；打南京的妄想，南京的相就

現出來了；再打上海的妄想，南京的相早已滅了；上海的相就跟到生出來了。以此類推，此相生，彼相滅；此相滅，彼相生；彼滅，此生，無暫刻停留，這是一個妄想。

你們在妄想不停留的中間提起一個「念佛是誰」，一提，疑情現前；疑情是甚麼形相？你們討論一下子有甚麼相？你們七打了八個下來，雖然沒有開悟，疑情上有相、沒有相？大概都知道一定沒有相。

這一個「念佛是誰」提起來祇有疑情，疑情是無相；妄想不停就是形相不停，於這個中間安一個無相的疑情；人的心行上祇存一個，那裏有兩個的呢？所以有了無相的疑情，有相的妄想就沒有了。漸漸用，漸漸用，自然會到純一無相；自有這個純一的工夫破本參。破過本參，就是一個純一無相，不會再有一點妄想影子在。

你若承認破了本參，我問你：「還有妄想沒有？」你若講：「有，不多，一時、半刻還有一點。」我就要吐你的口水！這還算破本參？你哄那個？

破了本參，要想找個妄想是沒有的。到了這步工夫，舉心、動念都在

這個無相工夫上；吃飯也沒有離，穿衣也不少一點，任是再有事，這一種工夫是不會缺少；在這個地方立一個名字，叫做「真如」。

真如兩個字是對妄想說的，因為離了妄想，纔說一個真如；不安這個名字，怎麼說呢？雖然勉強叫它一個真如，真如的本來面目，還是這個樣子嗎？還不是的？究竟是個甚麼樣？就要你們自己工夫用到了這個地方，自會知道；光是聽我講是沒有用，不但沒有用，即使我說出來，你們還要不相信。何以呢？（◎三際——過去、現在、未來）

從前有位學者要我把真如講到他聽，我說：「講到你聽，你還相信嗎？」他說：「我相信。」「你既相信，我說到你聽：『真如頭上四個角，前門兩個，後面兩個；有兩條尾巴，一條在屁股上，一條在肚子上。』你信嗎？」他說：「不對！那有這個道理？真如那裏有角、有尾巴？即使有角，那裏會有四個，前面有，後面還有？屁股有尾巴，肚子那裏會有尾巴？豈有此理？我不相信！」我說：「我早已說你不相信。」我說：「這，還是真的真如；這個真如，你不相信，我說個假的你聽聽：『真如豎窮三際^註橫徧十方；在諸佛不增，在眾生不減，無淨，無染。』」他聽了說：

「這個大概差不多，教我相信還可！」

你們想想：我說真的，他不相信；我說假的，他到相信。今天，我講給你們聽，你們有人相信嗎？你是不會相信的！

終歸破了本參是無妄想；無妄想，即是無一切生、滅念頭；念頭有生、有滅，就有相。有相，閻王老子一把抓得到，抓到去變牛、變馬，就要聽他指揮。我們沒有妄想就沒有相，閻王老子抓甚麼？所以破本參的人，生、死一定會了。

破重關的人，一定沒有夢想；睡覺還是睡覺，夢是不許有。每每有人說：「宗門下的事實一點找不到，說起來，宗門開悟的人，還有昏沈，豈有此理？」其實他不知道宗門下的事，要達到那一步纔沒有昏沈。那麼，要知破重關的人沒有夢想，還有甚麼呢？要知道夢想是從那裏有？任你甚麼夢，不出世間事相。

破重關的人，理、事俱了，心、境雙融，那裏還有世間事在？所以決定破重關的人沒有夢想，有真如在。那麼？有妄想，就有相；有相，閻王老子看得到，就是有生、死在。有真如在，閻王老子雖然看不到，釋迦老

子還看得到；釋迦老子看得到，就有涅槃在；了生、死，還要了涅槃。

破末後牢關的人，他是昏、妄俱除，夢想全滅；到了這個地方，他沒得昏沉，他到了這裏，生、死不住，涅槃也不住；說一真法界，他連一真法界都要超過。

再則，破本參是見法身，破重關是證法身，怎麼說見？怎麼說證呢？譬如禪堂：見法身的人，如站到禪堂門口，堂裏的事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沒有進來。證法身，就是進禪堂來，一直就到維摩龕裏坐下來。怎麼坐來維摩龕？還有點關係，就是這麼個道理。所以說，破本參，見法身；破重關，證法身；破牢關，透法身。一切法門，證法身就是到了極頂的工夫；唯有宗門下要透過法身，才是宗門下的事。

我所講的這許多話，與你們本來沒甚麼講頭；不過，我這麼講一下子，你們用耳朵聽一下子，可以說：「一入耳根，永為道種。」有此種，將來一定會發芽，發芽便會結果。佛說：「如是因，如是果。」——參！

十二月十五日開示（玖七 三三）

「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他人，看看臨到我！」這是古人

講的。

今天，常住上都監師父，一天病未到就死了。真是令人深深痛惜！他在常住上，我面前做事十餘年，未曾有絲毫的違背。別人雖然也有這樣的行持，總有一點不如法；唯有他可算得完全的！

但是，我住的地方，外面有個外號說我：「對清眾如菩薩，對首領如羅刹。」這兩句話，我也承認是不錯的。但是我這一種用心，恐怕盡人難知。至於我抱定這個辦法，並不是我的私意，是古人的辦法。

譬如：一個水桶漏了，縫口很大的，當然不能裝水，而且不久要散。我問你：有什麼辦法能教水桶不散，還要能裝水。你們想想看：有甚麼法子？若要超不過我的辦法，或是與我相同，就不能說我的不是。我的辦法就是要「緊箍」。你們的法子還有超過緊箍的法嗎？難道緊板子，緊桶底，還是用泥巴糊糊？行不行？能超過我的緊箍嗎？任是桶再漏，箍一緊，自然會完成一個好桶，還能裝水。

要知道：錘頭打在鑿子上，鑿子打在箍上，箍當然要吃虧；但桶子得以成就完好。這是一定的道理。我惡，我狠，我狠；祇許我惡、我狠；假若你惡

就不對了！為甚麼呢？你的惡，不是我這個惡；你是造惡因，或是破戒，或是破壞常住；你這一惡因造下來要下地獄。我的惡，是不許你造惡因，將來不會造地獄的惡果；故此祇許我惡，我惡是好事，你惡是坏事。

我今天為甚麼要說這位都監師父的好處呢？他在我面前十多年做事，常住上甚麼緊要的事，他從沒有誤過一回；畫一個圈教他站在裏面，他也沒有違背一絲一毫；田務上那裏租子不好收，他一去就成功，任是再遠也是一樣辦好。我明打聽，暗打聽，他沒有一點習氣，對於吸香菸、打牌，他是沒有。（◎馬將—麻將）

有許多人離了常住，以為家裏不知道，香菸也吸，馬將也打^註這樣子，到了下地獄那時，後悔晚了！以為我不曉得，我還有不曉得的理？即使我不曉得，你的因果還能逃嗎？所以這位都監師父，我要稱他是一個好人。好人是平常做到得來的，要我稱你為好人，是不容易的。

今天他病半天，就死了，我心裏是很痛惜的！這一種人，我今天讚歎他替我做事；我希望他來世還與我共事纔好！但是壽命無常！師父們要知道人人有份的。發起心來！

十二月十六日開示（玖七 第四日）

我們出家人，很多很多的不知道為甚麼事？要做甚麼事？要曉得：我們的事很多很多的，第一、要布施，二、要持戒，三、要忍辱，四、要精進，五、要禪定，六、要智慧。還有慈、悲、喜、捨等等。：（講六度意義。從略。）

十二月十七日開示（玖七 五日）

「心心常照理，念念契真常。」悟過來的人，他的一切動作皆有他的理論，不出乎理外。未悟的人，一定辦不到；因為他未悟，即是心地未明，理，當然不能十分達到。

未悟的人，他是以自己為自己，以他人為他人。悟過來的人，不是這樣的，以我為他，以天下人為我，因此不同。你們想想：以我為我的，當然是處處先有我；穿衣、吃飯要先有我，當然也要揀好的衣穿，好的飯吃；對於一切必須先有我而後有人。

悟過來的人，不是這樣的，他是徹底相反；穿衣先要人家穿，你沒有袴子，他可以不顧自己，把自己的脫下來給你穿；沒有褂子，他也脫給你

；吃，也是先要人家吃飽，自己餓，一點不要緊。為甚麼呢？因為他悟過來，他的心與你們的不同，他的心是菩薩心；未悟的人，是凡夫心。

所以一個凡夫，一個菩薩，天上、地下之別，就是悟與未悟。

那麼，菩薩與凡夫的不同在那裏？我說一個譬喻，你們就容易知道。譬如：一個飯頭是菩薩，大火是凡夫。菩薩與凡夫共同一事，共同一寮，其行處當然不同。（◎大火——燒火僧◎飯頭——煮飯僧）

凡夫是要快活一點，做起事來要少做一點，處處都要佔點便宜；他顧人家動煩惱、不動煩惱，動念頭、不動念頭，蝕福不蝕福，他不問。

菩薩不同，吃苦的事，自己去做，讓人家佔便宜，你快活，我纔有苦吃；深怕人家動煩惱，動念頭，自己蝕福。

猶如：飯頭的米正在下鑊，要大火燒火；大火呢？他跑到別處去與人家講話；那個飯頭想到灶底下去自己燒火來不及，寧好與人家磕頭、合掌，請人家代燒，也不肯動大火的念頭，不去叫他。假使大火來了，看到你請人代燒，他當然要謝你，要感激你，飯頭還要安慰大火，說許多好話。你們想想：菩薩是這樣子的，不會與凡夫同一個樣子。那麼，大家都

是凡夫，未有那個是菩薩，要想做菩薩事，也可學學。

我宣統二年在金山當飯頭，我也是一個凡夫，又不是菩薩；那麼，凡夫那裏不高興學菩薩？可以學到一點，當然好一點。我們一齊三個人都是請班首不當，要發發心報效常住，所以討行單；我是西單三，那兩位是西單頭、二。我們初發心出外寮，三個人說好：「我們是請班首不當的人，到了外寮不能『打吱喳』；莫說下客堂，就是講一句高聲的話，給客堂知道都不對。」他們二人贊成。（◎菜頭——管領菜蔬之僧）

戒期，往年三個飯頭，那年就是我一個人。往年大寮四口大缸裝臘飯、剩粥，我一個也不要。有一天加了二百人，是受比丘戒的；那一天我的籬不夠用，向菜頭借籬^註他不肯；我再三的去借，他也不肯借。剛巧他有別的事去了，我因米要下鑊，不得已，拿他的籬就要淘米；還沒有淘，他來了，一把抓住我的衣領說：「我們下客堂罷！」我不肯去，他拖又拖不動，我向他磕響頭說：「同參！同參！不要下客堂。我們初出堂的時候講過不下客堂，不要教人家發笑罷！」再磕三個頭，他纔放了我。歇一天，他搭衣、持具，到我寮房求懺悔。

你們大家想想：要想行菩薩道，是不是要行忍辱行嗎？各人發起心來！

十二月十八日開示（玖七 第六日）

沒有悟的人，與大悟以後的人，前途各有不同。大略替你們講一下子，不然，僮侗下去，是不容易分別。

未悟的人，眼睛是沒有打開的，猶如瞎子一般。你們想想：這個瞎子還有甚麼好處？一腳踏到狗屎，用手一摸，還以為好東西，或是好吃的東西。或者把一盃好米飯給他，他還怕你們哄弄他，大概飯裏頭還有不淨的東西。把他安到架房裏去，他到以為好的很，坐也方便，站起來，一伸手就有倚靠，大、小便都便利，很好的。把他安到大殿上去，他到說：「不對！四面無靠，不知道是甚麼所在。」反以為在曠野中，空無倚靠，「不好！不好！趕快找一個好地方去安身罷！」

你們想想：可憐嗎？苦惱嗎？給好的他吃，他怕不淨！安好的地方他住，他嫌空野！為甚麼？因為是瞎子，不知道是好、是歹；這就是沒有開悟的人第一件苦惱。

次則，前、後無去所；來，固然不知從何處來，來的處所有無，也沒

有甚麼關係，不去說它。現前這個身軀，今日不知明日事，要想一定的把握，將來把這個身軀行到甚麼地方，辦不到，不由你！身後更是茫無所歸。你們想想：死後到甚麼地方，你還知道嗎？上天堂也不知，下地獄也不知，變牛、變馬也不知，乃至變一切都不知；這就是未悟的人第二個苦惱。略說此二種，再說多了，時間來不及。你們想想：就是這二種苦惱，就夠你受了！若不開悟，誰能打開眼睛？不開悟就似瞎子，都是前、後無去所。

那個開了悟的人不同，他纔知道：「我以前是個瞎子，雖然在做瞎子的時候，還不知道自己是瞎子，今天纔曉得。我既知道了，把眼睛打開一看，你們都是瞎子，這還得了麼？」

你們想想：他的眼睛一打開，他還高興住到架房裏嗎？牛屎、狗糞他還不知道嗎？他這個時候，來也有路，去也有腳，不是那個茫無所歸的時候。看見大地眾生苦海裏做瞎子，自己曾經如是，故此要發大心救度他們。到了這個時候，纔知道愛惜這個色殼子。

在未悟以前，「甚麼東西？臭皮囊！痛，就痛一下子，饑、飽、冷、

暖，沒有關係，壞就壞，換一個再來！要把工夫放下來顧身體，做不到！」到了這個時候，為甚要愛惜身體，寶貴身體？因為要這個身體培植我們的萬德莊嚴，要行我們的六度萬行。

因為眾生苦，你要救他，你不行菩薩行，那裏會救得到他？不結他們的緣，他那裏會相信你行菩薩道？結眾生緣，還易行嗎？譬如：這個悟了的人去行菩薩道，跑到一個地方，看見一個女人，他說：「大姊，你念佛嗎？」這個女人掉過頭來看看，說：「你這個壞和尚，誰是你的大姊？你再叫我，我就打你一頓。」行菩薩道的說：「好，請你打罷！還要打重一點，手打倦了，歇一下子再打。」

被她打了一頓，喜喜歡歡的去了；再到別處行菩薩道。總之，一天到晚算一算，被三個人打，五個人罵，這是好事，是賺錢。假使今天到晚上不曾有人打，亦不曾有人罵，不好了！今天蝕本了！行菩薩道是這個樣子的。若不這樣子，怎麼結眾生緣？與眾生無緣，你要想度他，辦不到的。不是我這麼講，佛在世時，無緣的眾生尚不能度，何況菩薩？

佛在世的時間，有一國眾生，佛在因地中一向沒有結過他們的緣；佛

在天上，他們在地下；佛到地下，他們到水裏，終歸沒有一回遇到佛。佛出世度眾生，總不能度他們；佛去到他們的國土，他們也不理佛。可是，迦葉尊者在往昔劫中為樵夫時，他們為蜂，尊者曾在蜂窠前念佛一聲，與他們有這點緣；所以佛叫迦葉尊者去度，他們纔受法。

你們大家想想：結眾生緣還要緊嗎？——參！

十二月十九日開示（玖七 第七日）

（講自己住茅蓬掉鍋公案一則。此公案載在自行錄。從略。）

十二月二十日開示（拾七 首日）

佛的正法難遇。我們業障重的苦惱眾生，雖有善根感受這一個人身；再發一點道心，相信佛法，用功辦道，這就要有無量的培植；不然，決不能到這步田地。但是善根雖有，感不到正法，誤受許多的外道法，在我看來苦矣！還不如一個不修心的人。何以呢？

不修心的人，現在雖然不修，將來一遇機緣感受正法，這就可以發心修行，馬上就可以證果。那些外道雖然用功，他用的是精、氣、神，修的是仙道：地行仙，飛行仙，空行仙，天行仙，絕行仙等十種仙類。其中，

有二種：九公道，先天道，可以近於天道；感果雖然到天道，然而，他求壽而不求樂，這就是居天捨天，不同那八種仙類；直至修成了，住位在七金山洞裏、巖下無人到的地方，壽有十萬歲。

為什麼住在這裏呢？因為，他們所修不與人知，怕與人同居一處，傳道就是一師、一徒，沒有三個人的，就是六耳不傳道；他用起功來就是他一個人，不與人共；故此，修成了功，還是一個人住在七金山裏頭。

這兩種道為甚麼修成功近於天的呢？他在修因的時候，有利人的心，有做功德的心；祇求壽命長，先要斷欲，因此，修成功，與欲界天同壽而不同樂。你們想想：他的結果，七金山裏，六欲天上，壽命若了，仍然墮落；亦有下地獄的。何以呢？祇信他的道好，不相信別的；你教他相信三寶，他不但不相信，還要毀謗；因為他不謗三寶，他不能立足；所以他這種謗因種下去，將來一定要招果報。

這許多的人，往昔因中的好因，今天，遇不到正法，便接受種種邪見，將來，感不到好果。我真替他們可惜！又要淌眼淚替他們可憐！如此修心，不如不修。

師父們！今天在這裏參最上上禪，修十方諸佛的正法，行十方諸佛的心行；不要開悟，就這樣行去，這一種正行、正因，還了得！我的口還能讚歎得盡嗎？（再講自己行腳時，教化外道公案一則。自行錄有載。從略。）

十二月二十一日開示（拾七 第二日）

七打了九個下來。宗門下這一件事，說起來很難，又無相可見，無形可表；世間上的事，有相可見，有形可考，自然是好做；無論甚麼人，大概都是這一種要考察實際。

但世間的事亦不容易，你們看：學木匠的人，要學三年、五載，學成，有時沒得人僱用。再則，學木匠一定要拏斧頭，不能拏剪刀來學；學裁縫的，一定拏剪刀，不可以拏斧頭。學裁縫的也非三年不可，不經過這麼幾年，也學不好的，這是多麼的難！

你看宗門下的事，纔真正容易！看不到，正是的！手抓不到，抓得到，都是的！腳踏不到，是的！腳踏得到，也是的！任是用功，不用功，善念，惡念，皆沒離開。如說穿衣、吃飯那麼容易，比穿衣、吃飯還要容易得多；磕著、碰著便是！彈指之間，時間還多了；一張紙也不隔，那裏說

遠？你們想想：這麼容易一件事，你們反把它當作難事。這一件事，祇要你承當下去，拏斧頭也能做裁縫，拿剪子也能做木匠，這是多麼容易！多麼簡便！你們反把它當個不得了的難；把世間上的難事，反認為容易。但是，每每有人空腹、高心，不肯實行其事，以為任何人都不如我，我總比人強；這一種人不許是宗門下的人。若要真實是宗門下的人，他並不是以鐘板敲得好，香板打得好，就是宗門下的人。這就是弄錯了！

以何為宗門下的事呢？對中等根機人說，先要從不會用「念佛是誰」說起，例如：「念佛是誰」用不上，怎麼樣子用法？會用了，是怎麼用法？用熟了，是怎麼用法？直至得力轉入深奧工夫的路頭，總要明明白白的；並不一定要開悟，祇要工夫上的路頭清楚就是。對於上等根機的人，由凡夫地做甚麼事，至聖人地做甚麼事，未悟以前做甚麼事，既悟以後做甚麼事，都要清清楚楚的，纔許你是宗門下一個人。

我從前當清眾的時候，看到許多「二百五」、「半吊子」當清眾，談起來，某班首的規矩不熟，某班首講開示講得不好，又拖拉得很，維那是初參，種種看不起人，他以為自己超過人家。等到常住上請到他代職事，

糊塗亂闖，一天到晚引人家發笑。我看的多得很！這一種人，還許是宗門下材料嗎？大概你們還有好幾位是這一種心理。

你這一種人，我要問問你：你是看不起人家，你還知道香板上的「警策」兩個字有多大？兩個字中間有多少距離？上頭多長？下頭多長？共有多長、多寬？散香多長、多寬？茶壺是怎麼拏法？絆子是怎麼裝法？你還知道嗎？這許多事，雖然不是宗門正行，也是宗門的助道法。何以呢？香板打得好，馬上就開悟；散香的音聲敲得好，也是開悟的門徑；茶壺絆子放下來一直的，人家一看就悟了；眼見、耳聞、身觸，皆是悟道的因緣。古來，靈雲睹桃花而悟道，香巖聞竹聲而有省。宗門下的大規矩，小法則，還能有一點馬虎嗎？

我以前在天童當維那時，堂裏有一、二位「二百五」的人，早已聽到他說：「禪堂有甚麼住頭？班首講的話還講不好，維那的規矩又不熟，真是糟蹋人！這許多規矩、法則還要學嗎？不算一回事。」我知道他們是這一種心。我問他：「禪堂還願意住嗎？」他說：「我願意住。」我說：「規矩，你還能守不能守？」他說：「能守。」我說：「很好的！」

那天午板香開靜吃茶，茶杯子散到他的手上，他兩邊一望，我走上去一頓香板，不與他講話；茶壺來了，他又不知道怎樣接茶，我又是一頓香板；吃茶，頭勾下來吃，我又是一頓香板；吃了一回茶，打了五、六十個香板。（◎五心——率爾心、尋求心、決定心、染淨心、等流心）

我回頭問他：「你的香板吃得還願意嗎？」他大生慚愧說：「維那師父慈悲！你老人家這一頓香板，我纔知道禪堂深處，我纔知道以前的不是；從今而後，大規矩，小法則，我是要認真學一下子。」

你們想想：這一種人可憐不可憐？他吃了我這番痛苦，纔知道禪堂裏頭可貴處，纔把他的空腹、高心打掉。真是一個大苦惱子！為甚麼會這樣？要知道：初發心的人住禪堂，如果「我見」不捨，總有這樣的心，也不怪他；並不是那一個人，纔是這樣子的，我們以前初住禪堂也是這樣的。

我求了戒住禪堂，自己以為住禪堂一定要了生、脫死纔出禪堂門；不料進了禪堂，看看人家處處不對，坐起香來，沖盹睡覺；開了靜，或是放香，或是離了執事，不是調皮，就是充殼子；今天看如是，明天看也如是；第三天，就不願意看了，不要再看，當下五心煩躁，難過得很。

我這個人與人不同，在俗家看人家種種不好，我才出家；後至普陀山看了一些出家人，白褂袴、白襪子、洋傘，我又看到不好，我就至梵音洞捨身；在世界上看到不好，我就不住世界，我是這麼一個人。

到了禪堂裏，還看得這麼許多不好，就自己回頭想：我是為甚麼出家？難道為看人家來出家的？還是混不了飯吃出家的？自己問自己，自己說：「都不是的，是為道出家的。」我又與自己考究：「既是為道出家，辦道就是的！為甚麼看人家呢？」這一問，纔自己痛責自己，這個不是，那個不是，皆是自己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岔。

所以，初發心的人，皆有這個不是；雖然有，還要自己覺悟；若不覺悟，一輩子不能為人。（◎五心——心識覺知外境，順次而起之五心）

若果你把定這一個「我見」不捨，我說：你不是宗門的材料，是「二百五」，是「半吊子」，恐怕一定不錯。各人發起心來——參！

十二月二十二日開示（拾七 第三日）

出家人頭上燒了幾個香疤，為甚麼？還有知道的嗎？三壇大戒是那三壇？恐怕還有許多人不清楚。說沙彌戒，還不知道是怎麼叫沙彌；再說戒

，更不知道。再說比丘、菩薩也不知道。這一種出家人，還能算是一個出家人嗎？本來這許多話，不應在這個時候講；要想不說，我又真替你們可憐！不得不略略的與你們講一下子。

三壇大戒：第一壇是沙彌戒，第二壇是比丘戒，第三壇是菩薩戒。廣說三壇大戒的戒法，各有多少，各有不同。但是，我們都受過菩薩大戒的人，應當要把菩薩的事業負起責任來纔對。

菩薩是行的甚麼事呢？他是以六度萬行為他的事業。在我們也有萬行，不是萬善行，是萬惡行；這種萬惡行，就是我們的身、口、意造成的。要懂得這一種萬惡行，還要帶一點「教」講。

就帶一點「教」講，也沒有甚麼關礙。何以呢？這是各人當前的急務，故此亦可以講。身有三業，口有四業，意有三業，共為十惡。身三，就是殺、盜、淫；口四，就是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意三，就是貪、瞋、癡，共十業。由十業轉增萬數，這是在教乘法數上，這裏不多說了。

可以開悟的人，他看見這些是惡的，立定志向改惡向善，行菩薩萬行。菩薩有六度；首先布施度，度這個貪，因身、口、意俱貪。

譬如：人家一件袍子好得很，心裏想要，就是意貪；口說：「你的袍子賣給我罷！」這是口貪；用手去摸一下子，是身貪；這一種身、口、意貪，非布施不能度。何以呢？看到人家的好，便向他討。假使行布施度的人，不但不向人家討，自己有甚麼好的，或褂子，或褲子，有人想要，還要布施；他有布施的心，身、口、意的貪當下就完全消滅；布施有這一種的功效。

但是，貪與愛不同，為甚麼不同呢？愛以貪不到而成愛，愛在心裏如膠似漆，布施不能除；非「戒」不能除。

談到這一個「戒」字，今世人更加可憐！祇知貪圖一時快樂，不知道有幾大劫的受苦！要曉得：我們聖戒決不能犯；任是殺、盜、淫、妄，都是聖戒。為甚麼說是聖戒？當知「我體即是佛體」。何以呢？佛說：「一切地、水是我本體，一切火、風是我先身。」一切地、水、火、風，既是佛體；我這一個身體，當然也是地、水、火、風而成；這不是證明佛體即我體、佛制的戒即是我的戒嗎？故稱聖戒。

譬如：犯姪戒，必須將身去犯；我身即是佛身，我犯戒，即犯佛戒。

你們想想：這一種聖戒犯下來，還了得嗎？以此類推，殺、盜、姪、妄犯了，即犯聖戒。這一種聖戒犯一下子，不是口說就了事，它的果報真是可怕！我不是說到駭你們，犯了殺戒、盜戒、姪戒、妄語戒，至少阿鼻地獄一大劫；重一點，就是三大劫。

你們想想：犯戒時間不過一時半刻，受起報來動經大劫，這還算少嗎？比如犯殺戒，一刀便是，有多大的時間？偷人家的東西，至多一個鐘頭；再則犯姪戒，有多少時間的快樂？妄語戒，就是一句話，有多大功夫？如招起報來，一大劫，二大劫，三大劫的阿鼻地獄。此獄一晝一夜，非非想天八萬大劫；非非想天一晝一夜，人間八萬大劫；算起來，將來還得了嗎？

如果犯戒一個鐘頭，受罪也是一個鐘頭還可以；但是一個鐘頭的快樂，要受那樣長的果報，少許有點知識的人，聽了我這麼講，還有人淌眼淚嗎？我替你們可憐！替你們淌淚！因為你們祇知快活，就不知道將來受果報的痛苦，可憐的就在這個地方。

「戒」，為甚麼能度這幾大劫的苦呢？比如一個女人在你面前，你的

心動了，馬上就要犯了；但，在你兩人當中弄一塊木板一隔，兩下分開了，要犯也不能了。這木板猶如「戒」，所以可以持「戒」，就與一切罪隔開了，當下就消滅了；故此，任是最愛的不得了，不怕如膠似漆，有了「戒」就能度他。

所以你能「持戒」就不犯戒，不犯，就沒有苦果。還有忍辱度瞋恚，精進度懈怠，禪定度散亂，智慧度愚癡。這六度是菩薩應行的。你們受過菩薩大戒的人，雖不全是菩薩，應當學菩薩，頂要緊的。各人發起心來——參！

十二月二十三日開示（拾七 第四日）

（講釋迦世尊入海，取如意珠公案一則。從略。）

十二月二十四日開示（拾七 第五日）

（講自己發願公案。載在自行錄。從略。）

十二月二十五日開示（拾七 第六日）

（講叢林掌故及祇園掌故。從略。）

十二月二十六日開示（拾七 第七日）

(講正法來源。西天二十四祖遇難；東土初、二祖及六祖遇難。載在解謗扶宗淺說。從略。)

十二月二十七日考功大解七

師拈竹篋云：十七已畢，徹悟準的；把住放行，絕本絕跡。

試問：七期中還有做夢者麼？若無，即死漢；若有，即俗人。各人檢點看！

良久一偈云：

大事未明心已懈！何時再聚話無生？
若能不被常情轉，道海淵源轉見深。

如其不會，上殿、過堂去！解！

【來果禪師禪七開示錄 終】

佛學名相暨辭彙

- ◎ 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陰熾盛苦。(第69頁)
- ◎ 九腦——六年苦行報、孫陀利謗報、木槍穿徹足趺報、食馬麥九十日報、琉璃王殺釋種報、乞食空鉢報、栴荼女繫盂於腹毀謗誣賴報、提婆達多比丘以石擊佛報、凍寒不堪索三衣報。(第77頁)
- ◎ 八難——佛前佛後、畜生、餓鬼、地獄、盲聾瘖啞、世智辯聰、生長壽天、生於邊地(或北俱盧洲)。(第79頁)
- ◎ 十八天：初禪三天、二禪三天、三禪三天、四禪九天。(第164頁)
- ◎ 三十七道品——①四念處：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
 - 。②四正勤：已生善令增長、未生善令生、已生惡令消除、未生惡令不生。
 - 。③四如意足：欲、精進、念、思惟。
 - 。④五根：信、進、念、定、慧。
 - 。⑤五力：信、進、念、定、慧
 - 。⑥七覺支：擇法、精進、喜、除、捨、定、念。
 - 。⑦八正道：正念、正見、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定、正思惟。(第195頁)

◎十地：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燄慧地、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第195頁）

◎四十二位：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覺、妙覺之各菩薩位。（第195頁）

◎十二頭陀：在阿蘭若處、常行乞食、次第乞食、受一食法、節量食、中後不得飲漿、著弊衲衣、塚間住、但三衣、樹下止、露地住、但坐不臥（第226頁）。

◎十二部：契經、應頌、記別、諷頌、自說、因緣、譬喻、本生、本事、方廣、希法、論議。（第294頁）

◎九有：欲界五趣地、離生喜樂地、定生喜樂地、離喜妙樂地、捨念清淨地、空無邊地、識無邊地、無所有處地、非想非非想處地。（第294頁）

◎二十五有：六欲天、四禪天、四無色天各一有，初禪之大梵天有，無想天有，淨居天有，地獄有，餓鬼有，畜生有，阿修羅有，弗婆提有，瞿耶尼有，鬱單越有，閻浮提有。（第349頁）

◎十力：處非處智力、知三世業智力、知諸禪解脫三昧智力、知諸根勝劣

智力、知種種解脫智力、種種界智力、徧趣行智力、宿命智力、死生智力、漏盡智力。(第413頁)

●八音——極好音、柔軟音、和適音、尊慧音、不女音、不誤音、深遠音、不竭音。(第438頁)

●十二因緣——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第445頁)

●八解脫——①內有色想觀外色解脫、②內無色想觀外色解脫、③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④超諸色想，滅有對想，不思惟種種想，入無邊空，空無邊處具足住解脫、⑤超一切空無邊處，入無邊識，識無邊處具足住解脫、⑥超一切識無邊處，入無所有，無所有處具足住解脫、⑦超一切無所有處，入非想非非想處具足住解脫、⑧超一切非想非非想處，入想受滅身作證具足住解脫。(第447頁)

●八功德水——澄淨、清冷、甘美、輕軟、潤澤、安和、除饑渴、長養善根。(第499頁)

●六和敬——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

同均。(第509頁)

◎十身——如來所得之十身：菩提身、願身、化身、住持身、相好莊嚴身、勢力身、如意身、福德身、智身、法身。(第515頁)

◎八相——降兜率、託胎、降生、出家、降魔、成道、說法、涅槃。(第521頁)

◎七處徵心——心在內、心在外、潛根、在暗內、隨所合處、在中間、無著。(第869頁)

◎十番顯見——直指見性是心非眼、約客塵顯見性不動、約觀河顯見性無遷、約垂手顯見性無滅、約標指顯見性無還、約周徧顯見性非物、約無是非是顯見性唯真、約外道世諦對簡顯見性非因緣非自然、約二妄合明顯見性非見、破和合與不和合顯見性即如來藏性。(第869頁)

七佛偈（過去莊嚴劫千佛第九九八尊—現在賢劫千佛第四尊佛）

毗婆尸佛びはし—身從無相中受生 猶如幻出諸形像 幻人心識本來無 罪福皆空無所住

尸棄佛—起諸善法本是幻 造諸惡業亦是幻 身如聚沫心如風 幻出無根無實性

毗舍浮佛—假借四大以為身 心本無生因境有 前境若無心亦無 罪福如幻起亦滅

拘留孫佛—見身無實是佛身 了心如幻是佛幻 了得身心本性空 斯人與佛何殊別

拘那含牟尼佛くになんみ—佛不見身知是佛 若實有知別無佛 智者能知罪性空 坦然不怖於生死

迦葉佛か—一切眾生性清淨 從本無生無可滅 即此身心是幻生 幻化之中無罪福

釋迦牟尼佛じや—幻化無因亦無生 皆即自然見如是 諸法無非自化生 幻化無生無所畏

西天二十八祖付法偈

釋迦牟尼佛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
初祖摩訶迦葉尊者	法法本來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非法
二祖阿難尊者	本來付有法	付了言無法	各各須自悟	悟了無無法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非法亦非心	無心亦無法	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
四祖優波鞠多尊者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五祖提多迦尊者	通達本心法	無法無非法	悟了同未悟	無心亦無法
六祖彌遮迦尊者	無心無可得	說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	始解心心法
七祖婆須蜜多尊者	心同虛空界	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八祖佛駄難提尊者	虛空無內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虛空故	是達真如理
九祖伏駄蜜多尊者	真理本無名	因名顯真理	受得真實法	非真亦非偽
十祖脇尊者	真體自然真	因真說有理	領得真真法	無行亦無止
十一富那夜奢尊者	迷悟如隱顯	明暗不相離	今付隱顯法	非一亦非二
十二祖馬鳴大士	隱顯即本法	明暗示不二	今付悟了法	非取亦非離
十三迦毘摩羅尊者	非隱非顯法	說是真實際	悟此隱顯法	非愚亦非智

十四祖龍樹大士	為明隱顯法	方說解脫理	於法心不證	無瞋亦無喜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本對傳法人	為說解脫理	於法實無證	無終亦無始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	法非有無相	內外云何起
十七祖僧迦難提尊者	心地本無生	因地從緣起	緣種不相妨	華果亦復爾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有種有心地	因緣能發萌	於緣不相礙	當生生不生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性上本無生	為對求人說	於法既無得	何懷決不決
二十祖奢夜多尊者	言下合無生	同於法界性	若能如是解	通達事理竟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泡幻同無礙	如何不了悟	達法在其中	非今亦非古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	隨流認得性	無喜復無憂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認得心性時	可說不思議	了了無可得	得時不說知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正說知見時	知見俱是心	當心即知見	知見即于今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真性	無道亦無理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為智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生理	果滿菩提圓	華開世界起
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尊者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華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東土六祖付法偈（東土初祖：達摩祖師）

二十九祖	慧可大師	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 <small>ㄉㄨㄥˋ</small> 華生 <small>ㄉㄨㄥˋ</small>	本來無有種	華亦不曾生 <small>ㄉㄨㄥˋ</small>
三十祖	僧璨大師	華種雖因地	從地種 <small>ㄉㄨㄥˋ</small> 華生 <small>ㄉㄨㄥˋ</small>	若無人下種	華地盡無生 <small>ㄉㄨㄥˋ</small>
三十一祖	道信大師	華種有生性	因地華生	大緣與性合	當生生不生
三十二祖	弘忍大師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亦無種	無性亦無生
三十三祖	惠能大師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生	頓悟華情已	菩提果自成

補闕真言

南ミナ無ム喝カク囉ラ怛タン那ナ 哆ダ囉ラ夜ヤ耶ヤ 佉ク囉ラ佉ク囉ラ
 賀カ賀カ 蘇ソ怛タン拏ナ吽ウン 潑セ抹マ拏ナ 娑サ婆バ訶カ
 俱ク住ジュ俱ク住ジュ 摩マ囉ラ摩マ囉ラ 虎コ囉ラ吽ウン

懺悔偈

(罪從心起將心懺 心若滅時罪亦亡 心亡罪滅兩俱空 是則名為真懺悔)

我ガ昔キ所シ造ゾウ諸シュ惡アク業ギヤク 皆ハレ由ユ無ム始シ貪オン瞋オン痴チ
 從シテ身シ語ゴ意イ之ノ所ヨリ生ナリ 一ニ切セ我ガ今イマ皆ハレ懺オン悔カエ

懺悔文

(●源錄——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大乘金剛般若寶懺)

弟子○○○至心懺悔 自從無始至於今日 未識佛時 未聞法時 未遇僧時
 不知善惡 不信因果・遇不善緣 近惡知識 動身口意 無惡不為・身業不善 行
 殺 盜 淫・口業不善 妄言 綺語 惡口 兩舌・意業不善 起貪 嗔 癡・殺
 父 殺母 殺阿羅漢 破和合僧 出佛身血・焚燒塔寺 誹謗大乘 侵損常住 汗
 梵誣僧 犯諸禁戒 作不律儀 自作教他 見聞隨喜 如是等罪 無量無邊・今日
 披陳 發露懺悔・惟願三寶 同賜哀憐 令我罪根 一念霜融 悉皆清淨・

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和南聖眾

回向

誦經功德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回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刹

回向

(回向—須從自心發出真實成佛願、行，至誠懇切，普願一切眾生同生西方極樂世界，而我心無所執，如是清淨心，等如虛空，是名回向。)

諸佛正法賢聖僧

菩提道中我皈依

以我所修諸福德

為利眾生願成佛

回向（回向之意義——回小向大、回迷向悟、回事向理、回凡向聖）

願以此念經咒 念佛功德 恭請十方三世 一切佛菩薩 正法
脈三寶 傳承祖師 龍天護法 恆常住世 法輪常轉 有情無情
同圓種智·並加被○○○（所要回向的對象）及其累世冤親債主
生生世世父母師長 歷代祖先 法界眾生 皆能信受正法三寶 每
個當下 清淨佛心相續·十方世界一切眾生 過去 現在 未來之
每個當下 修行施 戒 心 慧 等善妙事 已生而圓滿 未生者
令生·不善事 已生者令消除 未生者令不生·一切怨結 病障
魔障 邪氣 詛咒 皆消除·十方三世諸佛願行 回向如是 我亦
如是·我與法界眾生皆發四弘誓願 及普賢菩薩十大願行之菩提心
並願生西方極樂淨土 修證佛果 度一切眾生 眾生皆成佛·

南無阿彌陀佛！

慈雲懺主晨朝十念法

宋·遵式（慈雲懺主）法師

十念門者 每日清晨服飾已後 面西正立 合掌連聲 稱阿彌陀佛 盡一氣為一念 如是十氣 名為十念。但隨氣長短不限佛數 唯長唯久 氣急為度。其佛聲不高不低 不緩不急 調停得中。如此十氣連屬不斷 意在令心不散 專精為攻 故名此為十念者 顯是藉氣束心也。作此念已 發願回向云：

我弟子某甲（唸自己姓名） 一心皈命 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
願以淨光照我 慈誓攝我。我今正念 稱如來名 經十念頃 為菩提道
求生淨土。佛昔本誓 若有眾生 欲生我國 志心信樂 乃至十念 若不
生者 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 我今自憶 此生已來不造逆罪 不
謗大乘 願此十念 得入如來大誓海中。承佛慈力 眾罪消滅 淨因增長
。若臨欲命終 自知時至。身不病苦 心無貪戀 心不散倒 如入禪定。
佛及聖眾 手執金臺 來迎接我 如一念頃 生極樂國。華開見佛 即聞
佛乘 頓開佛慧。廣度眾生 滿菩提願。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為十方三世一切佛、成佛之心要、字字真空妙心、達契實相，能除九界生死之苦，證佛果—每日早晚各21或108遍倍數）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

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

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

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

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無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

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

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

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

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

波羅僧揭諦菩提娑婆訶

大悲咒

(心誠每日持 21 或 108 遍倍數之咒—當生諸佛國、具足無量三昧辯才、善求皆滿願，治一切病)

蘇	囉	罰	醯	薩	南	但	提	南
嚧	舍	闍	摩	婆	無	那	薩	無
耶	耶	耶	醯	薩	那	那	埤	喝
菩	呼	帝	摩	哆	囉	寫	婆	囉
提	盧	帝	醯	那	謹	南	耶	怛
夜	呼	陀	摩	摩	墀	無	摩	那
菩	盧	囉	醯	婆	囉	悉	訶	哆
提	呼	囉	摩	薩	囉	吉	薩	囉
夜	盧	囉	囉	多	摩	栗	埤	夜
菩	呼	室	地	夷	訶	埤	耶	耶
馱	盧	那	唎	醯	那	伊	南	南
夜	呼	室	尼	唎	摩	蒙	無	阿
菩	盧	那	室	俱	婆	阿	阿	唎
馱	呼	阿	佛	盧	伽	唎	耶	耶
夜	盧	囉	囉	羯	摩	耶	婆	婆
菩	利	參	耶	蒙	罰	婆	盧	盧
彌	娑	佛	遮	度	特	阿	吉	羯
帝	囉	囉	囉	盧	豆	他	帝	帝
唎	囉	舍	遮	度	恒	豆	喻	燦
夜	囉	利	遮	盧	姪	輸	薩	鉢
那	悉	罰	摩	薩	他	朋	囉	囉
囉	唎	沙	摩	婆	喻	阿	罰	耶
謹	悉	罰	摩	薩	阿	逝	曳	耶
墀	唎	參	罰	婆	婆	孕	數	菩
地	蘇	佛	摩	囉	囉	盧		
嚧	嚧	嚧	嚧	嚧	嚧	嚧		

心經 大悲咒 十小咒

利瑟尼那 波夜摩那 娑婆訶 悉陀夜 娑婆訶 摩訶悉陀夜 娑婆訶

訶 悉陀喻藝 室幡囉耶 娑婆訶 那囉謹墀 娑婆訶 摩囉那囉

娑婆訶 悉囉僧 阿穆佉耶 娑婆訶 娑婆摩訶 阿悉陀夜 娑婆訶

者吉囉 阿悉陀夜 娑婆訶 波陀摩羯 悉哆夜 娑婆訶 南無喝囉怛那

墀 幡伽囉耶 娑婆訶 娑婆利 勝羯囉夜 娑婆訶 南無喝囉怛那

哆囉夜耶 南無阿唎耶 娑婆訶 娑婆利 勝羯囉夜 娑婆訶 南無喝囉怛那

都 漫哆囉 跋馱耶 娑婆訶 娑婆利 勝羯囉夜 娑婆訶 南無喝囉怛那

如意寶輪王陀羅尼 (心誠每日持21或108遍倍數之咒一具足佛智、轉煩惱為菩提)

南無佛陀耶 南無達摩耶 南無僧伽耶 南無觀自在菩薩摩訶薩 具

大悲心者 怛姪他 唵 斫羯囉伐底 震多末尼 摩訶鉢蹬 嚕嚕

嚕嚕 底瑟吒 唵 娑囉阿羯利 沙夜吽 發莎訶 唵 鉢躡摩 震多末

尼 簫囉吽 唵 跋喇陀 鉢亶謎吽

消災吉祥神咒

(心誠每日持21或108遍倍數之咒，消除災難而吉至)

曩謨三滿哆 母馱喃 阿鉢囉底 賀多舍娑曩喃 怛姪他 唵 佉佉

底瑟姪 底瑟姪 瑟致哩 瑟致哩 娑發吒 娑發吒 扇底迦 室哩

曳 娑嚩訶 (註：佉佉—文殊大士眷屬 佉佉—普賢大士眷屬)

功德寶山神咒 (心誠每日持21或108遍倍數之咒—如禮大佛，臨終至佛淨土)

功德寶山神咒

(心誠每日持21或108遍倍數之咒—如禮大佛，臨終至佛淨土)

南無佛陀耶 南無達摩耶 南無僧伽耶 唵 悉帝護嚕嚕 悉都嚕

只利波吉利婆 悉達哩 布嚕哩 娑婆訶

準提神咒

(心誠每日持21或108遍倍數之咒—可具足善財、健康、正當事業，滿一切善願)

稽首皈依蘇悉帝 頭面頂禮七俱胝

我今稱讚大準提 惟願慈悲垂加護

南無颯哆喃 三藐三菩提 俱胝喃 怛姪他 唵 折戾主戾 準提

娑婆訶

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陀羅尼

(心誠每日持21或108遍倍數之咒—可消除短命夭折、增壽吉祥—)

唵 捺摩巴葛瓦帝 阿巴囉密杳 阿優哩阿納 蘇必你 實執杳 牒

左囉宰也 怛塔唎達也 阿囉訶帝 三藥三不達也 怛你也塔 唵

薩哩巴 桑斯葛哩 叭哩述杳 達囉馬帝 唎唎瓦哩 娑訶 桑馬兀唎帝 莎

巴瓦 比述帝 馬喝捺也 叭哩瓦哩 娑訶

藥師灌頂真言

(心誠每日持21或108遍倍數之咒—具足成辦藥師佛之悲願—)

南無薄伽伐帝 鞞殺社 寔嚕薜瑠璃 鉢唎婆 喝囉闍也 怛他揭多

也 阿囉喝帝 三藐三勃陀耶 怛姪他 唵 鞞殺逝 鞞殺逝 鞞殺

社 三沒揭帝 莎訶

觀音靈感真言

(心誠每日持21或108遍倍數之咒—可如可契觀世音悲心—)

唵 嘛呢叭彌吽 麻葛倪牙納 積都特巴達 積特此納 微達哩葛

薩而幹而塔 卜哩悉塔葛 納補囉納 納卜哩 丟忒班納 唵麻噶吉
說囉耶莎訶

七佛滅罪真言

(心誠每日持21或108遍倍數之咒—可除四重五逆、過去重罪情寃、孽緣之業)

離婆離婆帝 求訶求訶帝 陀羅尼帝 尼訶囉帝 毘黎你帝 摩訶伽
帝 真陵乾帝 莎婆訶

往生淨土神咒

(心誠每日持21或108遍倍數之咒—可消災、滅罪、超度亡者至西方淨土)

南無阿彌多婆夜 哆他伽多夜 哆地夜他 阿彌利都 婆毗 阿彌利
哆 悉耽婆毗 阿彌利哆 毗迦蘭諦 阿彌利哆 毗迦蘭多 伽彌膩
伽伽那 枳多迦利 娑婆訶

善女天咒

(心誠每日持21或108遍倍數之咒—早日修成金光明三昧、轉三障速証菩提)

南無佛陀 南無達摩 南無僧伽 南無室利摩訶提鼻耶 怛你也他
波利富樓那 遮利三曼陀 達舍尼 摩訶毗訶羅伽帝 三曼陀 毗尼

伽帝カチ 摩訶迦利野マカカリノ 波禰ハミ 波囉ハラク 波禰ハミ 薩利縛栗他サリハクシタ 三曼陀サンマンダ 休鉢シュハツ
 黎帝カチ 富隸那フリクナ 阿利那アリナ 達摩帝ダマチ 摩訶毗鼓畢帝マカヒクヒツチ 摩訶彌勒帝マカミレチ 婁簸ルハ
 僧祇帝ソウジチ 醯帝シチ 徒僧祇トソウジ 醯帝シチ 三曼陀サンマンダ 阿他阿菟アタアツ 陀羅尼ダラニ (●註：縛——康
 熙字典，注音「ㄉ」，咒音「ㄉ」)

◎解毒神咒

(釋迦佛應世初期，外道常在水與食物中下毒，佛即傳此咒。唸者，中毒即止。今時〈民國九十二年農曆四月十五日〉中台禪寺上惟下覺老和尚在法會中，因應SARS之緣，心誠每日早晚各108遍之倍數)

三鉢囉佉多サンハツラクハタ

◎飲水前與飲食前各唸3遍

◎迴向：願一切眾生皆免疫、免毒，皆成佛

◎解冤咒

(三寶僧眾道場，晚課中當日持念——凡緣遇他人對吾：毀謗、成見、誤解、不和、嫉妒、欺壓、孽緣等，皆可念此咒，心誠則契——每日早晚各108遍之倍數)

唵オン 三陀囉サンダラク 伽陀娑訶カダサカ

●迴向：弟子○○○願念此解冤咒，蒙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加持，弟子○○○與○○○（所要迴向之一切對象）之過去、現在、未來惡因、惡緣皆消除，並轉化為善因、善果、善緣、佛緣，一切皆清淨，眾生皆成佛。

●虛空藏菩薩咒

（心誠每日早晚21或108遍倍數之咒—具諸三昧、加強記憶力，懺罪滿善願）

阿彌 邏闍鞞鈴 浮娑闍鞞耶 婆奈闍鞞 博廁 娑迷 波吒 邏闍
 鞞 他奈婆邏鞞 薩多邏伽 邏泥 休磨 休磨 摩訶伽樓尼迦 娑
 婆訶

●地藏菩薩滅定業真言

（心誠每日早晚持念108遍之倍數—拔三障苦，施三德樂，除罪具智証佛果）

唵 鉢囉 末隣 陀寧 娑婆訶

●金剛心陀羅尼

唵 烏倫尼 娑訶

天台智者大師觀心誦經法（緇門警訓卷第八）

夫欲念經滅罪・第一先須盥漱整威儀 別座跏趺而坐・

第二入觀所坐之座高廣嚴好・次觀座下皆有天龍八部 四眾圍繞聽法・次須運心作觀——觀我能為法師傳佛正教 為四眾說想所出聲 非但此一席眾 乃至十方皆得聽受 名為假觀・

次觀能說之人所念之經 何者是經 為經卷 是為紙墨 是為標軸 是誦者為當心念 是口念 是為齟齬和合而出？為有我身 為無我身 誰是念者？觀此四眾 為是實有 為後想生 四眾非有 推尋畢竟無有我 能念者是名空觀・雖無所念之經 而有經卷紙墨文字・雖無能念之人 而有我身為四眾宣念・雖非內外不離內外 雖非經卷不離經卷 雖非心口不出心口 從始至終必無差謬 名不可思議・能作此解能作此觀 名為三觀・於一念得不前不後 三觀宛然 雖無施者而有法施 雖無受者四眾宛然 雖無法座登座宣說 非一二三而一二三 名為

法施檀波羅蜜·專心執持無諸遮礙 名為持戒·忍耐惡覺 名聞財利皆不能惱
名之為忍·一心不息 從始至終無有慚愧 名為精進·專念此經無有愛味 名之
為禪·分別無謬^{口天} 序 正 流通無不諦^{之天}了 字句分明 名為般若·是名六波羅蜜
具足·自行此法名之為實 傳授外人名之為權 若從生至老一生已辦 以此成功
德·於無始心名為正因種子 若有心觀名為了因 高座四眾說授因緣 名為緣因
三因具足·若觀未明但是性德·研之不已觀心相應^{之天} 名托聖胎 以胎業成就
名為修德·中間四十二位亦名性修 至於極果名為種智·伊字三點不縱不橫 名
大涅槃^{之天} 名到彼岸 名第一義空平等大慧 是名念經正觀·三世諸佛無不從此而
生 信者可施 無問莫說·

第三流通者 若自調自度 不名為慈 見苦不救 不名為悲 既修正觀現前
復應莊嚴法界 所念經竟 出觀之後 以此道觀功德 已登正覺之者 願度眾
生入位之人 悉登上地·未入位者即運慈悲二法 願未來世成等正覺也·

印光大師開示

無論在家出家 必須上敬下和 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
行 代人之勞 成人之美·靜坐常思己過 閒談不論人非 行住
坐臥 穿衣吃飯 從朝至暮 從暮至朝 一句佛號 不令間斷·
或小聲念 或默念 除念佛外 不起別念·若或妄念一起 當下
就要教它消滅 常生慚愧心及懺悔心·縱有修持 總覺我工夫很
淺 不自矜誇 只管自家 不管人家 只看好樣子 不看壞樣子
看一切都是菩薩 唯我一人實是凡夫·果能依我所說修行
決定可生西方極樂世界·

南無阿彌陀佛

印光大師 十念記數法

當念佛時 從一句至十句 須念得分明 仍須記得分明。至十句已 又須從一句至十句念 不可二十三十 隨念隨記。不可掐珠 唯憑心記 若十句直記為難 或分為兩氣。則從一至五 從六至十。若又費力 當從一至三 從四至六 從七至十 作三氣念。念得清楚 記得清楚 聽得清楚 妄念無處著腳 一心不亂 久當自得耳。須知此之十念與晨朝十念 攝妄則同 用功大異。晨朝十念 僅一口氣為一念 不論佛數多少 此以一句佛為一念 彼唯晨朝十念則可。若二十三十 則傷氣成病。此則念一句佛 心知一句 念十句佛 心知十句。從一至十 從一至十 縱日念數萬 皆如是記 不但去妄 最能養神。隨快隨慢 了無_之滯礙 從朝至暮 無不相宜。

淨戒十益

月燈三昧經·卷六

一者滿足一切智·

二者如佛所學而學·

三者智者不毀·

四者不退誓願·

五者安住於行·

六者棄捨生死·




七者慕樂涅槃·

八者得無纏心·

九者得勝三昧·

十者不乏信財·

尺牘（信札）規範

輩		長							
俗	僧								
老大老長 居師士者	大吾師住法大老長和翁公恩師 德師尊持師師老尚人師父			稱呼	開				
用		通							
蓮澄清法淨慧  覽鑒	講紺佛 席目眼	仁尊慈  座鑒		稱呼	首				
		跪恭祇敬  頌叩頌請		稱呼	結				
法喜無量	智慧圓滿	得大自在	慈航普渡	福慧無量	法化無疆	尊安	慈安	稱呼	尾
用		通		僧					
末學	晚學	侍學	弟子	徒					
敬上	敬稟	拜稽首	跪白	和南	頂禮				
				自	署				

尺牘（信札）規範

(封 信)

○
○
○

學 同 居 法
長 學 士 師

法 淨 道 安 慈 尊

敬 啓
緘 緘

(片 信 明)

○
○
○

(平輩) (長輩)

淨 慈
收

輩 平	
同學戒禪蓮道師居開 學長兄兄兄兄士士	
如 蓮 蓮 晤 席 右	
即 此 即 順 頌 祝 請 頌	
淨學修法法道淨法慧禪 喜充 祺 滿喜綏 安	
輩 晚	輩 平
具 啓 字 手書	兄弟學後慚 弟學弟 愧
	合 敬謹 合 十 啓 掌

尺牘(信札)規範

妙音印經會

●宗旨：承紹如來家業 毛端現寶王刹 塵轉無上法輪 共入毘盧性海。

●方法：郵政劃撥帳號 19842911 戶名：劉明印（釋見海）

●說明：①約每二個月（偶數月底）募款助印及付梓經書（以大藏經為主）

②擬請經書者 可聯絡電話：〇九六三—〇五三〇七〇

③共發菩提心 同結無生緣—感緣隨喜 收到助印經費 俟經書出時

依「通信欄」註明本數及「功德芳名錄」而郵寄。

④累積功福二資糧 普結衆生淨法緣—勸人一世以口 勸人百世以書。

●預印經書（一〇五年四月）：

①角虎集·欲海回狂（25 K本）

②天台宗綱要·教觀綱宗科釋（25 K本）

淨財入妙音 功德歸十方 解行具正見 衆生皆成佛



མི་གཞི་ལུ་རྩ་རྒྱལ་ལ་འདི་དཔེ་ཚའི་ནང་དུ་བཞག་ན་དཔེ་ཚའི་དེ་ཅི་འདྲར་
བཞོམས་ཀྱང་ཉེས་པ་མི་འབྱུང་བར་འཇམ་དཔལ་རྩ་རྒྱུད་ལས་གསུངས་སོ།།
書籍中設置此二十六梵字，任何逾越及失誤皆不生效
—《文殊根本續》所宣說

普為出資印贈及讀誦受持
展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疾疫饑饉等

悉皆盡除滅 國泰民康寧

出資印贈者 誦持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所求皆果遂 隨願得往生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開放版權 請勿販售 隨喜助印 發菩提心

來果禪師語錄

來果禪師禪七開示錄

◎敬印者：妙音印經會

電話：○九六三—○五三○七○

承印者：耿欣印刷有限公司

住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72巷30號3F

電話：(○二) 二二二五—四○○五

中華民國一〇五年二月敬印

版暫存耿欣·感緣弘化

所印經書 若有錯誤 退承印處 功福無量

發菩提心 發菩提心 發菩提心